

弘公道風

印西敬題



佛陀教育基金會 贈



交悲
集欣

序

乙酉寒露，入山習靜。晨起焚香煮茗，寄意蓮心，取樂貝葉，不減飛天。文酒之暇，無忘菩提芽根。時取大珠為策杖，依止宣公為毘尼，契彌陀本懷為異方便。朝夕相對。某日酉，一鳥。五色繽紛，狀雅淳、勢雄偉、振奮飛，由老茄冬，直擊西客堂。裂帛一聲、淒入秋心！色鳥或見，玻璃琉光之妙美，影塵色相之幻有……機薪既盡！何處為家……。

《彌陀經》云：「……今現在說法。」人何異鳥乎，無明何異琉光。在在處處，不失依正。念念相續，不離當下。色鳥何辜，琉光何礙，兩相不捨，有你有我。因緣幻有，令人唏噓……。

今人常以絕識為悟明，以穿鑿機緣為參學；以險怪奇語為權巧，以斷滅真常為解脫；以達權附貴為出世方便，世好競辛鹹，古味殘淡薄……。

憶起！弘公道影：「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悲乎！老圃日暮，黃華秋容。一息不來，何異色鳥。無常殺鬼，不即不離。

「未來捨輪王位易，現在不取一錢難。未知何人？能稟斯囑！悲夫！」靈芝律祖之警訓——文詞雖短，文意悲泣；字字珠璣，扣人心弦。

昔如來滅度，敕諸弟子，以戒為師，三藏結集，先律而後經論。正以三學相因，以戒為初，故戒為一切聖道之基。又者，雖解脫生死，功在定慧，然佛法興廢，實賴毘尼。故律云：「毘尼藏者，佛法壽命；毘尼藏住，佛法亦住。」末法邪見偏長，相似法橫行，法道日微，俗人以惑自溺，日用威儀，難護根門。是故，理染！而橫計斷常；去事！而偏離

因果。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凡俗塵棄天真，腥集世味。嗟夫！士君子，細行必謹，小物不遺。況佛弟子，當更懼工夫之間斷，畏善念之停息。

弘一上人——獨鍾南山，畢生荷擔。誠！勢之所趨，理之所決；聖人亦不得而毫髮也。三藏唯解能入，三學以行為尚，然次第研習，律為鋼骨，乃契入實相初階，末法修學前導。

弘公曾云：

南山律教，已八百年湮沒無傳，何幸遺稿猶存東土；

晉水僧園，有十數眾承習不絕，能令正法再住世間！

甲戌年夏，本擬書寫懸諸學堂，後因故不果行。復於癸酉年夏，師又撰南山律學苑聯，壬午年重錄忽忽九載矣！老人悲心，度眾權巧，巍巍矣！

青山不老為雪白頭，綠水無憂因風皺面；老人形影，不相違遠，何曾相離？後學，志於有生，管窺，老人由俗入僧之心境，由華入淡之筑雅；由繁入簡之權巧，亦動亦靜之一如……舉凡老人一言一語，揚眉豎目！老婆窩心。儼然！大雨滂沱，澈骨澈髓，人生心境，無一不為楷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德之休明，沒能彌彰。」坊間，老人文集多矣；有俏麗、有雄偉、有奇、有巧、有典、有隱、有情、有古……，不一而足。

或曰：追思既多，子何嘵嘵為哉？綜觀老人一息至一生，實可謂三心了不可得。挹其貌，則謙和軒爽如宿儒。聆其所述，則經經緯緯粹然一念於三大阿僧祇！後學，探蹟索隱，擷各家之長，去蕪存菁。

例言如下述：

甲、依年譜，再述原委。定架構、分次第、乞可為學人喘息進階。

乙、舉凡大師懿行、美德、嘉言、小節……語默動靜，貼心動人者，悉採錄之。或有重述，實婆心天趣，期望！巧入寶山；快著精彩。

丙、考據上人，金石、字畫、詩詞、名號……是年因緣，祈學人或可體悟，老人心境與用心之微妙。

丁、本書唯依老人行持，闡述、感懷……。毘尼住世，佛法常存；歡喜信受、依教奉行。是為學人泣血之回向。

敬祈！

十方緇素飲功德水而一一同味，截栴檀根而寸寸皆香。

虛空有盡，波羅提木叉永存；東土台灣——南山律學一片曙光！

弘公道風 目錄

序

文集架構 1~2

幼學	1~5	0001	深深一鞠躬	20	0027
自傳（樂石社）	1	0002	折服了我們的心	22	0029
席不正不坐	1	0002	做一樣像一樣	23	0030
惜福	2	0003	不多言笑	24	0031
學僧	4	0005	事母至孝	25	0032
幼學	4	0005	認真	25	0032
青年文教	1~33	0007	絕食感化偷兒	26	0033
上人細行	1	0008	審時度勢	26	0033
學習制藝 心思所在	2	0009	詳審堅決	27	0034
徹底	3	0010	貸款助學	27	0034
量力助學	4	0011	道義	28	0035
李雙行	5	0012	考驗待事守信	28	0035
行己有恥 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	5	0012	情同父子示導	29	0036
興礦強國	6	0013	東京美女	31	0038
適應環境	6	0013	言教之餘益以身教	31	0038
執教之要求	7	0014	青年文教	31	0038
務實寧無友	8	0015	出家 1~13		0041
風度	8	0015	祖德	1	0042
脾氣	9	0016	子然長往	1	0042
律已	9	0016	身教	2	0043
思古幽情	9	0016	霜影錄	2	0043
索性做了和尚	10	0017	不回頭	3	0044
翼翼然	15	0022	斷食	3	0044
細心	17	0024	一蚊帳破洞二百餘	4	0045
清瞿如鶴竹	19	0026	戒元	4	0045
			小僧	4	0045
			出家（告知母校書）	5	0046
			出家遠因、近因	5	0046

慈悲攝受、允列門牆	1 1	0 五二
出家弘法	1 2	0 五三
詩詞 1 2 5		0 五五
詩的風格	1	0 五六
詠菊誌別	2	0 五七
最后的紀念	2	0 五七
愛國情操	3	0 五八
金縷曲	3	0 五八
愛國	4	0 五九
人譜	4	0 五九
文藝摸象	7	0 六二
書法——出家前	1 3	0 八一
去俗折筆	1	0 八二
書藝 1		0 八二
書法——出家後	1 9	0 八五
無復六朝習氣	1	0 八六
佛號結緣	1	0 八六
心交神會	2	0 八七
藝林珍重比前賢	3	0 八八
習字 4		0 八九
斂神藏鋒 書法	4	0 八九
位正不偏差（九宮格）	5	0 九〇
悲欣交集管窺	7	0 九二
書法 8		0 九三
此生最精工之作	9	0 九四
書藝年表略記	1 3 1	0 九五
書法作品 1 1 5		一 二七
金石——出家前	1 3	一 四三
印 1		一 四四
金石——出家後	1	一 四七
書寫邊款悉心研究	1	一 四八
重操刻刀	1	一 四八
金石作品 1 9		一 四九
畫 1 8		一 五九
畫 1		一 六〇
學畫 4		一 六三
神與形 5		一 六四
流通畫集	7	一 六六
耐人尋味	8	一 六七
音樂 1 9		一 六九
音樂 1		一 七〇
聲音之道 3		一 七二
割開指膜 4		一 七三
應機逗教 4		一 七三
落花、月、晚鐘 5		一 七四
最後五線譜 7		一 七六
代撰歌詞註釋之法 8		一 七七
戲劇 1 3		一 七九
戲劇 1		一 八〇
其它 1 9		一 八三
藝術 1		一 八四
多才多藝 1		一 八四
佛法與藝術 2		一 八五
藝術人生的最高點 3		一 八六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3		一 八六
李息翁臨古書法蠡測 6		一 八九

陌生人	9	一九二	著作不輕易出版	9	二二四
經論 1 2 1	一九三		功課 1 7	二二七	
重視小乘經 1	一九四		勝異方便 1	二二八	
警勵 1	一九四		用工 1	二二八	
付裝佛經 1	一九四		正衣冠 尊瞻視 寡言辭 慎行動	2 二二九	
勿忽小乘 2	一九五		歌唱贊頌 利益甚多	2 二二九	
修持妙法 3	一九六		日定一小時為寫經功課	3 二二〇	
聞法得悟呈奉聯句 4	一九七		標示典籍 定日課	3 二二〇	
經、論題記 4	一九七		幼年僧眾 教育方法	4 二二一	
生平論學之代表作品 1 4	二〇七		為法侶定修持日課	5 二二二	
重切書面不厭煩細 1 7	二一〇		行持——廉節 1 1 5	二二五	
研習 1 8	二一一		杜門謝客 1	二二六	
閱淨土十要次第 1 9	二一二		一清二楚 1	二二六	
宗論修學次第 1 9	二一二		不講價 1	二二六	
閉關集錄祖師法語 1 9	二一二		素淨 2	二二七	
律學 1 1 1 1	二一五		一盆水四用 3	二三八	
函授尼律特設旁座 1	二一六		共享 3	二三八	
長坐春風 2	二一七		通身汗下 3	二三八	
答披衣茶毘 3	二一八		不尚空談 切實力行	5 二四〇	
弘律本意 4	二一九		不驚聲華 7	二四二	
乞念法門眾生 4	二一九		述而不作 7	二四二	
學律發願文 5	二二〇		節儉 8	二四三	
九載重錄聯句 老人獨鍾南山 6	二二一		三事 8	二四三	
溫習英語 7	二二二		留待後人來 9	二四四	
律華 7	二二二		轉供養 供常住 9	二四四	
善巧誘掖 8	二二三		律已甚嚴 1 0	二四五	
疏鈔科如鼎三足不可闕一 8	二二三		僧納簡樸 1 0	二四五	
手寫精稿 9	二二四		見機 1 1	二四六	

瑞穗古蒼蠅	1 1	二四六
走了還打掃	1 2	二四七
破香爐	1 2	二四七
倫理（老人不越矩不邀譽）	1 2	二四七
不受匯款	1 3	二四八
謝客用功	1 3	二四八
威德謙光	1 3	二四八
習勞	1 4	二四九
遠名利	1 4	二四九
不徇人情	1 5	二五〇
莫誣老僧好	1 5	二五〇
行持——應俗	1 3	二五一
不募款築居	1	二五二
牛乳	1	二五二
代曬草包箱	1	二五二
拙于辯以著述終其身年	1	二五二
行持——書法	1 1 5	二五五
鴻梁道影	1	二五六
求仁得仁	2	二五七
用拙得巧	8	二六三
一律平等	1 0	二六五
千佛名室	1 0	二六五
字即是佛法	1 0	二六五
日僅清晨一餐	1 1	二六六
孝歉傳芳	1 2	二六七
聖默禪室	1 3	二六八
士先器識	1 3	二六八
行持——感應	1 1 1 1	二七一
超塵精舍	1	二七二
三件奇事	1	二七二
受恩最厚	地藏菩薩	二七四
示外聞三事（與高勝進居士）	3	二七四
枯樹新芽	4	二七五
猛獸	4	二七五
滅佛	4	二七五
無畏權勢	5	二七六
天台老僧	7	二七八
護生	7	二七八
敬鼠如敬佛	8	二七九
石禪皈佛碑	9	二八〇
飼鼠	9	二八〇
提示前生	1 0	二八一
多生有緣	1 0	二八一
懺摩	1 1 3	二八三
斷絕食物	1	二八四
我在想我的錯處	1	二八四
僧寶	3	二八六
草庵鐘	5	二八八
應酬和尚	6	二八九
擬遁世埋名	閉門思過	二九一
閉門思過念佛待死	9	二九二
食言之事日夜抱愧	9	二九二
逆惱事而道念增進	1 0	二九三
忘寫回信乞諒	1 1	二九四
生大慚愧	1 1	二九四
二次出家	1 2	二九五

為法師尊 為教禮賢	1 2	二九五
誓作地藏孤臣	1 3	二九六
華嚴為境	1 1 3	二九七
護法 護法 護法	1	二九八
賣了也情願	1	二九八
將為僧	2	二九九
惠濟貧病	2	二九九
愛惜物力	3	三〇〇
有殺意不忍再書	4	三〇一
勞苦功高不轉業	4	三〇一
一切眾生當如慈母	5	三〇二
憶音剌染大慈 實賢首紹介之德	5	三〇二
助學	5	三〇二
恒自韜晦	6	三〇三
大菩提心	6	三〇三
傳貫師代受眾生苦	6	三〇三
肉體受苦 佛法大益	7	三〇四
代眾生受苦	7	三〇四
超度小黃犬	7	三〇四
度亡蜂	8	三〇五
莫嫌老圃秋容淡 猶有黃花晚節香	8	三〇五
我奉耶教受感同深	9	三〇六
上品上生再來	1 1	三〇八
以藝術為方便 人道主義為宗趣	1 1	三〇八
戒律為行	1 2 5	三一
斷食伏怒	1	三一
殉教	2	三一
斷食抗議	2	三一
謗法	3	三一四
心口如一 生死如一	3	三一四
一舉一動都當心	4	三一五
慎重慎重	6	三一七
殉教應流血	7	三一八
殉教堂	7	三一八
柳枝刷牙	8	三一九
幸福的鴨	8	三一九
捨身護法	9	三二〇
最后一著	9	三二〇
防盜悲心	10	三二一
沙門不受領版稅	10	三二一
中止寫模字	10	三二一
捨身殉教	11	三二二
偷稅之罪	12	三二三
愛語持戒	12	三二三
以後不要再來了	12	三二三
約法三章(始出家)	14	三二五
大眾菜	16	三二七
拍賣眼鏡充齋糧	16	三二七
自謙	16	三二七
晉水蘭若	17	三二八
桃子	18	三二九
四雙鞋	18	三二九
寮房功課	19	三三〇
遵法重律	19	三三〇
貼郵票	20	三三一
不見客	21	三三一

不做獅子蟲	21	三三二
送還碗筷	22	三三三
結盜罪	22	三三三
護佛門捨身命	23	三三四
食物	23	三三四
不管錢 不收錢	24	三三五
念佛為果	113	三三七
午夜洪鐘	1	三三八
一公德慧	1	三三八
披剃為僧	4	三四一
叮嚀	5	三四二
廓爾亡言	6	三四三
當拙不當巧(天才編輯)	8	三四五
就是一句	9	三四六
不負佛恩厚德	10	三四七
掩關謝客簡	10	三四七
流布著述	11	三四八
初始出家	11	三四八
用功謝客簡	11	三四八
不耽逸樂	12	三四九
不要問病好沒 要問有沒有念佛	12	三四九
上海	1	三五一
緣緣堂	1	三五二
閩南	111	三五三
今天起 我是閩南人	1	三五四
閩浮不可留	1	三五四
跪受歸依	2	三五五
做好人	2	三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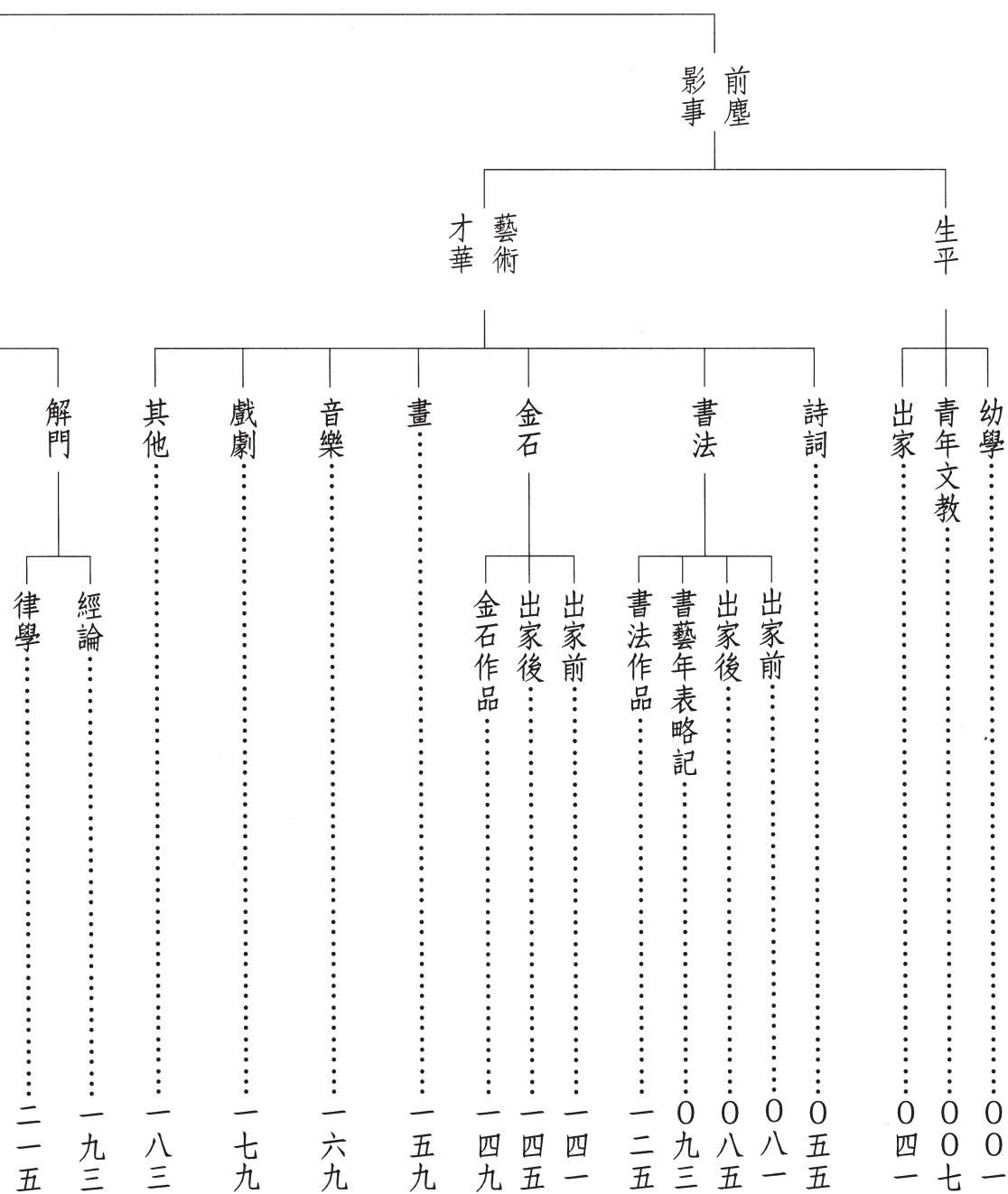
一一老人	3	三五六
身教(老人與芳遠童子數則可會婆心)	4	三五七
勿潛行出走(擬一妙法)	5	三五八
語默動靜	6	三五九
三寶歌	6	三五九
惠安淨峰寺	7	三六〇
悲智訓語	9	三六二
了身如虛空	9	三六二
浙杭	13	三六五
人格感化(附原文)	1	三六六
矜平躁釋	2	三六七
青島	15	三六九
一定又在念佛了	1	三七〇
天性流露	2	三七一
滿眾生願不失菩提心	4	三七三
傳燈一僧	127	三七五
紹隆僧種	1	三七六
誠勸披剃	2	三七七
水雲山居	2	三七七
願受惡辣鉗錘已不可得矣	7	三八二
慈悲垂愛	9	三八四
默對二小時	10	三八五
寂寞的午餐	16	三九一
慎行利生	17	三九二
人格修養	18	三九三
書偈共勉	19	三九四
幼年學僧教育方法	19	三九四
老人實用心	21	三九六

命終諸事依行 否則是為逆子	21	三九六
施食	21	三九六
關切后學	22	三九七
以緇門崇行為教本	22	三九七
養正院教科用書	22	三九七
觀緣行化	24	三九九
遺訓（生平得力處）	24	三九九
諄諄開示	25	四〇〇
掩關筆示	25	四〇〇
大汗淋漓慚愧無地	27	四〇二
傳燈—俗	1~19	四〇三
香火因緣話晚晴	1	四〇四
平等行慈	2	四〇五
以身示教	3	四〇六
一切都好	4	四〇七
自誓自要	7	四一〇
悲智頌	7	四一〇
務實循序	7	四一〇
謙德（示編輯）	8	四一一
利根人愈須用笨工夫	8	四一一
夢中規勸皈依	9	四一二
擬傳資人改過	9	四一二
詳校	9	四一二
淨土法門著手處	10	四一三
前生和尚	10	四一三
方外弟子	11	四一四
無言勝有言	13	四一六
遠公說法無多語	13	四一六
安人	15	四一八
豐子愷皈依開示	16	四一九
學格言聯璧次第	16	四一九
平等	17	四二〇
讚	1~39	四二三
弘一大師與印祖因緣	1	四二四
以藝術弘法	30	四五三
入蜀願	30	四五三
惜才	31	四五四
蘇曼殊與弘公對馬一浮觀點	32	四五五
釋名	33	四五六
遵命閉門靜修	33	四五六
誓不為方丈和尚	34	四五七
開靜	34	四五七
示書法二偈	36	四五九
貧兒捨資請宋藏	37	四六〇
旭光室	37	四六〇
宣講祖德道風	38	四六一
往生蓮友	1~3	四六三
孝友之道	1	四六四
略表微忱	1	四六四
考周尺	2	四六五
賞心樂事 不可復得	3	四六六
側影 1~39		四六七
雪峰茶	1	四六八
高麗菜乾	1	四六八
五十年破皮匣	2	四六九
芳軌盛德	2	四六九

離愁	3	四七〇
謙恭之情 俾人我慢山崩	4	四七一
不要怕好好用功 做個有為的和尚	6	四七三
去去就來	7	四七四
廓然無礙	8	四七五
清	9	四七六
初秋	10	四七七
到了西方乘願再來	12	四七九
飭終莊嚴	12	四七九
示導后學	14	四八一
毫無矯飾	15	四八二
和善的笑意	15	四八二
安詳謙虛	16	四八三
訪故居(城南草堂)	16	四八三
師弟之情	16	四八三
示寂	17	四八四
僧再拜	18	四八五
過午不食 大病三次	21	四八八
情深父子	21	四八八
綠滿窗前草不除	22	四八九
虛空的笑容	23	四九〇
無處不近人情	24	四九一
衣單樸素	26	四九三
不禁泫然	27	四九四
悲欣交集	28	四九五
孩子氣	29	四九六
捨命護墨寶	30	四九七
孤高自持	31	四九八

深山古木	31	四九八
影子	32	四九九
平凡的和尚	32	四九九
最後講經處	33	五〇〇
淚墨畫	33	五〇〇
小病從醫大病從死	33	五〇〇
金鉢奇緣	35	五〇二
導儒歸佛	36	五〇三
退家書	36	五〇三
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	37	五〇四
步履轉慢	37	五〇四
澄覽大師	38	五〇五
名號考析	1~31	五〇七
手書經文年表略記	1~5	五三九
著作繫年	1~15	五四五
四分律傳承	1~3	五六一
第一人	1	五六二
南山孤臣	1	五六二
勉后學 無疲厭	2	五六三
研校律典	3	五六四
台灣律學	1~5	五六五
濟濤律師	1	五六六
廣化律師	1	五六六
道海律師	2	五六七
果清律師	3	五六八
書	3	五六八
法帶 (CD.VCD.MP3)	5	五七〇
弘公道風參考書目	1~2	五七二

文集架構



[illegible]

弘公道風

幼學



自傳（樂石社）

我看弘一大師 檔案中的青春象：李叔同與東京美術學校贈書 劉曉路 / 347

李息，字叔同，一字息翁。燕人，或曰當湖人。幼嗜金石書畫之舉，長而碌碌無所就。性奇僻，不工媚人，人多惡之。生平易名字百十數。名之著者，曰文濤，曰下，曰成蹊，曰廣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桐，曰漱筒，曰惜霜，曰桃溪，曰李廬，曰壙廬，曰息霜；又自謚曰哀公。

席不正不坐

弘一大師永懷錄 記弘一大師之童年 胡宅梵 / 24

師幼時食必置薑一碟；蓋效乃父不撤薑食之義。一日師食時，桌少偏，其生母訓之曰：「席不正不坐。」蓋公之守《鄉黨篇》之則，已感化於婦孺矣。自公逝世後，家人死亡相繼，師雖年幼，亦時興人事無常之感焉。

師至六七歲，其兄教督甚嚴，不得少越禮貌，並時以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囑師瀏覽。時有王孝廉者，至普陀出家返，居天津之無量庵，師之大姪婦早寡，常從王孝廉學大悲咒、往生咒等，並學袁了凡記功過格。時師年約七八歲，見而甚喜，常從旁聽之，旋亦能背誦，且亦能學記功過格。師有乳母劉氏，能背誦名賢集，（集為格言詩，四五七言遞加。）時教師習誦其詞，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又如「人貧志短，馬瘦毛長」。

師雖在八九歲之間，亦頗能解其義。至十餘歲，嘗見乃兄待人接物，其禮貌輒隨人之貴賤而異，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貧賤者敬之。富貴者輕之。性喜蓄貓，而不平之心，時亦更趨偏激，往往敬貓如敬人。迨聞康有為戊戌之變政，似有合乎懷抱，於

焉救世之心，亦日甚一日。

師於閒居時，必習小楷，摹劉世安所臨文徵明心經甚久。兼事吟詠，如「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等句，皆為其幼年之作，謂其為代表師當時之思想可，即視為萌出世之心，亦無不可。

綜觀大師之生平，十齡全學聖賢；十二歲至二十，頗類放蕩不羈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學風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後，始漸復其初性焉。

惜福

弘一大師演講錄 青年佛教徒應注意的事項 惜福 / 31

我記得從前小孩子的時候，我父親請人寫了一副大對聯，是清劉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掛在大廳的抱柱上，上聯是「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我的哥哥時常教我念這句子，我念熟了，以後凡是臨到穿衣或是飲食的當兒，我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飯，也不敢隨意糟掉；而且我母親也常常教我，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時小心，不可損壞或污染。這因為母親和哥哥怕我不愛惜衣食，損失福報以致短命而死，所以常常這樣叮囑著。

諸位可曉得，我五歲的時候，父親就不在世了！七歲我練習寫字，拿整張的紙瞎寫；一點不知愛惜，我母親看到，就正顏厲色的說：

「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親在世時，莫說這樣大的整張的紙不肯糟蹋，就連寸把長的紙條，也不肯隨便丟掉哩！」母親這話，也是惜福的意思啊！

我因為有這樣的家庭教育，深深地印在腦裏，後來年紀大了，也沒一時不愛惜衣食；就是出家以後，一直到現在，也還保守著這樣的習慣。諸位請看我腳上穿的一雙黃鞋子，

還是一九二〇年在杭州時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給我的。又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間裏來看看，我的棉被面子，還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傘，也是一九一一年買的。這些東西，即使有破爛的地方，請人用針線縫縫，仍舊同新的一樣了。簡直可盡我形壽受用著哩！不過，我所穿的小衫褲和羅漢草鞋一類的東西，卻須五六年一換，除此以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時候或是初出家時候製的。

從前常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別的珍貴之物，但我大半都轉送別人。因為我知道我的福薄，好的東西是沒有膽量受用的。又如吃東西，只生病時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從不敢隨便亂買好的東西吃。

惜福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主張，就是淨土宗大德印光老法師也是這樣，有人送他白木耳等補品，他自己總不願意吃，轉送到觀宗寺去供養諦閑法師。別人問他：

「法師！你為什麼不吃好的補品？」他說：

「我福氣很薄，不堪消受。」

他老人家——印光法師，性情剛直，平常對人只問理之當不當，情面是不顧的。前幾年有一位皈依弟子，是鼓浪嶼有名的居士，去看望他，和他一道吃飯，這位居士先吃好，老法師見他碗裏剩落了一兩粒米飯；於是就很不客氣地大聲呵斥道：

「你有多大福氣，可以這樣隨便糟蹋飯粒！你得把它吃光！」

諸位！以上所說的話，句句都要牢記！要曉得：我們即使有十分福氣，也只好享受三分，所餘的可以留到以後去享受；諸位或者能發大心，願以我的福氣，布施一切眾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學僧

弘一大師影集/2

李叔同的父親在病重期間，曾延請僧人朗誦《金剛經》，靜聆其音，而不讓他人入室。當時李叔同雖年幼，卻時常撩幃窺探。父親去世後，李叔同亦親見僧人之舉動，覺得十分可敬。此後他便時有偕侄輩放焰口施食之戲，並自居上座扮大和尚。

李叔同的信佛在幼年時即已埋下了種子。

幼學

毫端舍利 李璧苑/42

少年求學時期（一八八〇—一九〇三）

弘一法師俗姓李，一八八〇年十月廿三日（清光緒六年農曆九月廿日）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庵前陸家胡同。幼名成蹊，一名廣侯，字叔同，亦作漱筒、瘦桐、舒統、庶同、俗同，別號惜霜。原籍浙江平湖，世居天津。父名世珍，字筱樓，與合肥李鴻章、桐城吳汝綸為會試同年中舉進士，並曾出仕吏部。後承家業，與天津、上海諸大票號存有巨資。筱樓公，素精陽明之學，晚好內典；樂善好施，設立義塾，創「備濟社」，為津人稱「李善人」，其有一妻二妾，有子三人。法師行三，為妾王氏所生，時父年六十又八，母十九。

法師雙親均信佛。誕生時，父為買水族、鳥放生。自後，每逢生辰必大舉放生如故。筱樓公，飲食起居悉以《論語》〈鄉黨篇〉為則，樹立家風，感化婦孺。至七十二高壽臨終前，囑人延請僧朗誦《金剛經》，安詳而逝。當時弘一法師才五歲，即為法事、僧儀所攝，常偕侄輩「效焰口施食之戲，而自據上座，為大和尚焉。」

師初為學，緣於家族，延之士紳。六、七歲，從仲兄日課《玉曆鈔傳》、《百孝圖》

、《返性篇》、《格言聯璧》，及《文選》。八、九歲，隨大姪婦旁聽舉人出家的法師學誦《大悲咒》、《往生咒》等，並記袁了凡「功過格」；又從乳母習誦《名賢集》；此外，繼受天津士紳讀《孝經》、《毛詩》、《唐詩》、《千家詩》諸類。十歲，讀《四書》、《古文觀止》。十三歲，略習訓詁之學，讀《爾雅》，並學《說文解字》，及開始臨摹篆帖。其間又曾學放焰口。十五歲，兼讀《史漢精華錄》、《左傳》。十七、八歲，以文童入天津縣學，學習時文（八股文）制藝；眼見時勢，遂又兼學算術、英文。法師童年即從天津趙幼梅、唐敬嚴、嚴範孫、王仁安、王吟笙、孟定生、王綸閣、周嘯麟、李紹達、姚品侯、姚兆臣、馮玉夫、曹幼占、陳寶泉等，學習詩文書畫篆刻；此間，王維詩意尤為所喜；並常摹刻劉石庵所臨文徵明《心經》而兼吟詠。

師年方十九，即已才華洋溢，耿介不阿。傳曾自刻石云：「南海康君是吾師」，因而戊戌政變時，京津之士有傳其為康梁同黨者，遂奉母攜眷，南下上海，賃居法租界卜鄰里，並加入新學人士許幻園所設之「城南文社」。翌年，與幻園、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等社友同結金蘭，號稱「天涯五友」。隔年，又應幻園邀，移居城南草堂，自稱「李廬主人」。於時作有《二十自述詩》，出版《李廬印譜》、《詩鐘彙編初集》，並與上海書畫名家朱夢廬、高邕之、湯伯遲等組書畫公會。二十二歲時，法師改名李廣平，入南洋公學經濟特科，從蔡元培受業，為蔡所賞學生之一。

弘公道風

青年文教
圖書

上人細行

弘一大師永懷錄 追憶大師 姜丹書 / 154

上人少時，甚喜貓，故畜之頗多。在東京留學時，曾發一家電，問貓、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時雖錦衣紉袴，風流倜儻，演新劇時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為教師時，已完全布衣，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分，下顎亦留一撮黃鬚子，及臨出家時，則剪幾根黃鬚子包贈其日姬及摯友為紀念品，及既出家，當然鬚鬚剃光，而成沙門相矣。

上人走路，腳步甚重，當為杭州第一師範同事時，與余同住東樓，每走過余室時，不必見其人，只須遠聞其腳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於黎明時必以冷水擦身，故其體格雖清瞿。而精力頗凝鍊，極少生病。

上人對於煙酒賭等毫無嗜好，平日勤於職務，有暇則寫字。

上人為教師時，對學生素無厲聲正色之責讓，至不快時，只於面貌上稍見慍色，而連說幾聲「嚙趣」「嚙趣」，即是頑劣學生亦無不敬畏悅服。此種感化力，實為常人所不及，余等輒戲之曰魔力也。

上人通四國文字，除國文外，精日文、英文、意大利文，當然於國文之造就最深。

上人於西畫，為印象派之作風，近看一塌糊塗，遠看栩栩欲活，非有大天才真功力者不能也。於國畫，雖籍於賞鑑，初未習之；但晚年畫佛像甚佳，余曾親見一幅於王式園居士處。筆力遒勁，傳色沉著，所作絕少。

上人書法最精，寫字亦最勤，惟出家以前多在滬、杭所寫，經過幾度兵燹，遺留者已

如鳳毛麟角，爾時作風，多具漢魏六朝氣息。出家以後僅寫佛號贈人，以結墨緣，佛號以外所書絕少，即書亦屬經典語，其氣息亦如不食煙火食者焉。

上人有一件百衲衣，計有二百二十四個補釘，皆親手自補，老友經子淵奇而留之。今子淵與上人相繼蛻化，余不勝人琴之慨矣。

上人出家於虎跑寺，受戒於靈隱寺，世稱受戒第一人為戒元，第二人為戒魁，那屆戒元為上人，戒魁為余另一鄉友俗名彭遜之、釋名安忍者，與上人亦為文字交也。據云欲為戒元者，須量力捐貲為施食結緣之用，故上人最後三個月校薪，躉支取來，除劃出一部分作呈請省政府詳部脫籍手續費（他人為僧並不如此，此亦為上人別致之處），及間接帶給日姬為紀念金外，餘即備作此項捐貲之用。

學習制藝 心思所在

百年家族 李叔同 門風與世風 田濤 / 98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李叔同考入天津的輔仁書院學習制藝，為參加科舉考試作準備。所謂「制藝」，也就是八股文，清朝科舉制度沿襲明代，專以四書五經命題，謂之制藝，是科舉考試的標準文體，也是讀書人的必修課。李叔同在書院就是接受這種訓練。書院每月考課兩次，一為官課，一為師課，課卷評定等級，發給獎賞銀，督促學業。李叔同的文章和書法都很出色，在這期間，他讀到了山西渾源縣恒麓書院教諭思齊對諸生的一份〈臨別贈言〉：

讀書之士，立品為先。養品之法，惟終身手不釋卷。……誦讀詩書，論世尚友，是士人絕大要著。持躬涉世，必於古人中擇其性質相近者師事一人，瓣香奉之，以為終身言行

◎人琴：論人琴

俱亡之
典故。
（俞伯
牙）
謝知音

之準。……古文則須於唐宋八大家中師事一家，而輔之以歷代作者；時文則須於國初諸老中師事一家，輔之以名選名稿。小楷則須於唐賢中師事一家，而縱橫於晉隋之間。……天分絕倫者無書不讀，過目不忘。此材誠曠代難逢。至於中人之資，總不能博覽兼收，而四部之中，亦有萬不可不講者。……制藝之道，方望溪以「清真雅正」為主，此說誠不可易。自來主司取士，無人不執中異不中同之說，習舉業者，不可不知。……應試之文，必有二三石破天驚處，以醒閱者之目，又須無懈可擊，以免主司之吹求。……小楷是讀書人末技，然世之有識者，往往因人之書法卜其終身。其秀挺者，必為英發之才。其腴潤者，必為富厚之器。至於乾枯潦草，必終老無成。大福澤既不可期，小成就亦終無望。況善書之士，大之可以掇詞科，小之可以奪優拔，要皆仕進之階。有志者誠不可以忽也。

細細讀來，這位教諭的贈言，無非是一篇科舉考試的應試綱領和學習要點，類似於今日中學課堂老師的教誨。李叔同對這篇文章十分珍視，親手抄寫，反覆研讀，可見此時李叔同的心思所在。

徹底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一半勾留是此湖 田濤 / 185

李叔同在杭州時期，他投身於藝術教育，為人師表的李叔同，給學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的李先生」是學生們對他的稱呼。

曹聚仁說：「在我們的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對李叔同不無愛戴之情。豐子愷說，李叔同最大的特點是認真，做什麼像什麼，學一樣像一樣，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早年在上海，他是一個徹底的翩翩公子，在日本留

學是一個徹底的留學生，在杭州任教，就是一個徹底的教師了。

量力助學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一半勾留是此湖 田濤 / 207

李叔同，曾試圖為劉質平在浙一師謀一職位，但經亨頤以劉質平在日本曾「誹謗母校師長，已造成惡感」為由，予以拒絕。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的幾封信中，李叔同還談到為劉質平補官費一事所做的努力。從李叔同的信中推測，劉是私費留學日本，此時經濟上陷入了窘境，想補為浙江省官費留學生，以解窘迫。李叔同敘述說，為此找到校長經亨頤，但沒有結果，不歡而散。不過，李叔同在信中也表示理解經亨頤的難處，「經先生事務多忙，本校畢業生甚多，經先生倘一一為之籌畫，殊做不到。」他還稱經為「爽直」之士。當然，這樣說也是為了避免劉質平對經亨頤的不滿，可見李叔同用心良苦。

為了使劉質平能夠繼續學業，李叔同表示可以量力資助，還把自己收入和支出的詳細情形告知劉質平。摘錄如下，從中可見當時李叔同生活之一斑：

不佞現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 年節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元 年節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應酬費買物添衣費五元

如依是正確計算，嚴守此數，不在多費，每月可餘廿元。

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學費用。中國留學生往往學費甚多，但日本學生每月廿元已可敷用。不買書、買物、交際遊覽，可以省錢許多。

將來不佞之薪水，大約有減無增。但再減去五元，仍無大妨礙（自己用之款內，可以再加節省）。如再多減，則覺困難矣。

又不佞家無恒產，專恃薪水養家。如患大病，不能任職，或由學校辭職，或因時局不能發薪水；倘有此種變故，就無法可設也。

李雙行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10

輔仁書院的性質近似於官辦的地方學府，以準備考課為主。每月考課兩次，分別由官方和掌教命題評閱，成績優異者，依等級發予獎銀以督其學。以李叔同的資質，他很快便成為學生中的佼佼者。時文的寫作有著嚴謹的格式，當時書院考課之時，所發試卷每人一份，均已印好方格，文字必須寫於方格之內，務令書寫齊整乾淨。作文之時，李叔同每感思如泉湧，尺寸之間書難盡意，便常常一格之中，夾寫兩字，以此之故，同學之間皆贈之以「李雙行」的美號。

行己有恥 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17

李叔同於縣學應考時，又留下了兩篇議論時政的文字。在《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論》中，李叔同借題發揮，痛斥朝廷不學無術之輩誤國辱君。

然而我中國之大臣，其少也不讀一書，不知一物，以受搜檢。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是其在時已忝然無恥也。即其仕也，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則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睹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群豬，曾不為恥！

興礦強國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18

一篇題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詳論興礦強國之策，建議由各省紳商公議成立礦學會，資助士子洋留學礦務，並扼要提出四種舉措：一曰習礦師，遣士留學，培養自己的礦業人才；二曰集商本，發行股票，誠募民間資金；三曰弭事端，嚴督礦物管理；四曰徵稅科，因時因地隨宜立法徵稅，以酌盈濟虛。中文提出，「事之濟否，首在得人」，強調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結文處云：

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悌為本，才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後。

適應環境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68

魯迅筆下關於當時清朝留學生們的有趣描寫在中國也同樣有名：

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也的確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諳：熟習

○瞽聾：眼瞎、聽覺遲鈍

○耄：八九十歲

○頤：年歲一百

○栗：同慄

○濡：遲緩

○棧豆：指馬槽裡的豆料

○弭：消除

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了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一扭，簡直標緻極了。

來自清朝的大多數留學生或許真像魯迅所描寫的那個樣子，不過李叔同肯定不會屬於這道風景。來東京不久，他便毅然剪去了長辮，而且很快就適應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到他入讀東京美術學術的時候，人們從外表上已經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個異國的留學生。早浴、和服、長火鉢，諸如此類的江戶趣味，他都地地道道地嘗試過。

日本記者眼裏，李叔同是個圓肩膀兒的青年，身材魁梧，在久留米的紺絀的和服外衣上，繫著一條黑縐紗的黑腰帶。頭上留著漂亮的三七分的髮型，他的語調是那種一貫的平和而安詳。

執教之要求

李叔同有過執教的經歷，對於學校中藝術教育的狀況自然很清楚，他是那種不做則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性格，既然已經決定接受友人的邀請，便會投入最大的努力。在來杭州之前，李叔同向經亨頤明確提出了一些教學條件，包括要有專門的繪畫和音樂教室，繪畫教室中要配有教室用的石膏頭像，音樂教室裏要有鋼琴，同時還須為每個上課的學生配備好畫架和風琴，經亨頤都一一答應下來，保證盡全力予以滿足。

學校特別為李叔同的到來，準備了幾間專用教室。美術教室有三間，一間用來講課；一間存放從日本購進的各種石膏模型等畫具；另一間則是寫生專用。李叔同對寫生教室的光線要求很高，學校根據他的意見，特別在教學樓的二樓選用了一間教室，屋頂開有天窗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144

紺：深青帶紅的顏色

，用玻璃代替瓦片，玻璃下還有可以自由移動的布幔。教室一側，高敞的玻璃窗也配上了長長的落地窗簾，用來調節光線，便於學生體會光線的變化效果，有點像舊式照相館的佈置。寫生教室裏擺放著三十多個畫架，牆壁上張掛著許多世界知名畫家的相片和名畫。音樂教室則是在校園內單獨修建的，四面都裝有玻璃窗，裏面配備著兩架鋼琴和五十多架風琴，在當時國內同級別的學校中，這樣的教學設施無疑是最先進的。

務實寧無友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163

一九一七年初，劉質平感到了深入學習的困難，一向心高氣傲的他為此頗為沮喪，李叔同在信中寬慰他愈學愈難，本是進步的表現，不需以此為憂，又特為叮囑：

君志氣太高，好名太甚，「務實循序」四字，可為君之葯石也。

旋即告誡他，交友無需勉強，寧無友，也不可交尋常之友，以免浪費時間和精力。

風度

我看弘一大師 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 黃炎培 / 5

我和叔同是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上海南洋公學——後來被先後改名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特班同學。叔同名廣平，原籍浙江平湖，出生於天津鹽商的富有家庭。同學時他剛二十一歲，書、畫、篆刻、詩歌、音樂都有過人的天資和素養。南洋公學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獨居一室，四壁都是書畫，同學們很樂意和他親近。特班同學很多不能說普通話，大家喜愛叔同，因他生長北方，成立小組請他教普通話，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風度一貫地很溫和、很靜穆。

脾氣

我看弘一大師 春柳社的開場 歐陽予倩 / 20

自從他演過茶花女以後，有許多人以為他是個很風流蘊藉有趣的人，誰知他的脾氣，卻是異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約我早晨八點鐘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區，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遠，總不免趕電車有些個耽誤，及至我到了他那裏，名片遞進去，不多時，他開樓窗，對我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完他便一點頭，關起窗門進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氣，只好回頭就走。

律己

我看弘一大師 春柳社的開場 歐陽予倩 / 22

像息霜這種人，雖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己很嚴，責備人也嚴，我倒和他交得來。我們雖好久不見面，常常總不會忘記。

思古幽情

我看弘一大師 春柳社的開場 歐陽予倩 / 24

宣統年間，柳亞子先生創設「南社」，編印社集，以文字鼓吹革命。社集裏面也有李先生的著作，雖然那些著作只是些哀感頑艷的詩歌韻語，並沒有慷慨激昂的政治文章，可是它的字裏行間充滿著思古的幽情，愛國的熱淚，有心人讀之，李先生的悲天憫人的一腔孤憤，是躍然如見的。那時我已投身報界，革命思潮一天高漲一天，對於李叔同先生的文學，格外欽愛，對於他的人格，也有清楚的認識了。

索性做了和尚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法師之出家 夏丏尊 / 58

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佛學書局因為我是他的老友，囑寫些文字以為紀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經過加以追敘。他是三十九歲那年夏間披剃的，到現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侶生涯。我這裏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舊事。

說起來也許會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關於這層，弘一法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記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後的事，他要到新城掩關去了，杭州知友們在銀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餞行，有白衣，有僧人。離後，他在座間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

我聽了不禁面紅耳赤，慚愧無以自容。因為一、我當時自己尚無信仰，以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師出家以後即修種種苦行，我見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緣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卻豈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夢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對於他的責任，很是難過。

我和弘一法師（俗姓李，名字屢易，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後改名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的時候。這個學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不輕易更換教職員。我前後擔任了十三年，他擔任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我們朝夕一堂，相處得很好。他比我長六歲，當時我們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氣息懺除將盡，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工夫。我擔任舍監職務，兼教修身課，時時感覺對於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

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舉一個實例來說，有一次，寄宿舍裏有學生失少了財物了，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檢查起來卻沒有得到證據。我身為舍監，深覺慚愧苦悶，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說也怕人，教我自殺！說：

「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佈告，說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

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提出來的時候卻是真心的流露，並無虛偽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我們那時頗有些道學氣，儼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夠。可是所想努力的，還是儒家式的修養，至於宗教方面簡直毫不關心的。

有一次，我從一本日本的雜誌上見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穌，都曾斷食過。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德，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並且還列舉實行的方法及應注意的事項，又介紹了一本專講斷食的參考書。我對於這篇文章很有興味，便和他談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雜誌去看。以後我們也常談到這事，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把斷食來試試」的話，可是並沒有作過具體的決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說過就算了的。約莫經過了一年，他竟獨自去實行斷食了。

，這是他出家前一年陽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當然都回上海的。陽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後我也就回家去了，總以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滿返校，不見到他，過了兩個星期他才回來，據說假期中沒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斷食。我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笑說：「你是能說不能行的，並且這事預先教別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驚小怪起來，容易發生波折。」他的斷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漸減食至盡，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湯逐漸增加至常量。據說經過很順利，不但並無苦痛，而且身心反覺輕快，有飄飄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寫字的，在斷食期間仍以寫字為常課，三星期所寫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隸書，筆力比平日並不減弱。他說斷食時心比平時靈敏，頗有文思，恐出毛病，終於不敢作文。他斷食以後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塊的肉（平日雖不茹素，不多食肥膩肉類）。自己覺得脫胎換骨過了，用老子「能嬰兒乎」之意改名李嬰，依然教課，依然替人寫字，並沒有什麼和前不同的情形。據我知道，這時他還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學書和道家的書類，佛學尚未談到。

轉瞬陰曆年假到了，大家又離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為他在那裏住過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靜，所以又到那裏去過年。他的皈依三寶，可以說由這時候開始的。據說，他自虎跑寺斷食回來，曾去訪過馬一浮先生，說虎跑寺如何清靜，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陰曆新年，馬先生有一個朋友彭先生求馬先生介紹一個幽靜的寓處，馬先生憶起弘一法師前幾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師正在那裏，經馬先生之介紹就認識了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幾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發心出家了，由虎跑寺當家為他剃度。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一切，大大感動，可是還不就

此想出家，僅皈依三寶，拜老和尚了悟法師為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

從此以後，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經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學書偶然仍看，道家書似已疏遠。他對我說明一切經過及未來志願，說出家有種種難處，以後打算暫以居士資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後不再擔任教師職務。我當時非常難堪，平素所敬愛的這樣的好友將棄我遁入空門去了，不勝寂寞之感。在這七年之中，他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多，有時是因為對於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為別處來請，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的。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他已接受聘書了，因我慰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於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月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次。他的愛我，可謂已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的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係，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複雜的因緣的。暑假漸近，我的苦悶也愈加甚。他雖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總熬不住苦悶。有一次，我對他說過這樣一番狂言：

「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這話原是憤激之談，因為心裏難過得熬不住了，不覺脫口而出。說出以後，自己也後悔。他卻是仍是笑顏對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朋友、學生及校工們——我所得到的可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錶等——自己帶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幾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門，他不許再送了，約期後會，黯然而別。暑假後，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

父親病了，到半個月以後才到虎跑寺去。相見時我吃了一驚，他已剃去短鬚，頭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個和尚了！他笑說：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勢至菩薩生日。」

「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嗎？」我問。

「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我無話可說，心中真是感慨萬分。他問過我父親的病況，留我小坐，說要寫一幅字叫我帶回去，作他出家的紀念。他回進房去寫字，半小時後才出來，寫的是楞嚴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且加跋語，詳記當時因緣，末有「願他年同生安養共圓種智」的話。臨別時我和他作約，盡力護法，吃素一年。他含笑點頭，念一句「阿彌陀佛」。

自從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謗毀佛法，可是對於佛法見聞不多，對於他的出家，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以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斷食的話頭，也許不會有虎跑寺馬先生彭先生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最後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麼快速。我一向為這責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以來，我因他的督勵，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

翼翼然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 / 81

在杭州兩級師範任了教課以後，他忽然變為一個很嚴肅的教師了。灰布長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後判若兩人。在學校裏很少見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間裏好像也不很走動的，教員休息室裏也不常去。到上課時，總是挾了書本去上課，下課直接回到房間。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顧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嚴冬並不生火。後來法師告訴我，他的身體不適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閩南，就是這個緣故。這個我很能領會，因為我自己也是如此，晚間多蓋一點，就很容易傷風。

法師初到校時，在未上課以前，已經有多數學生的姓名他都能叫得出來。當初我們很是驚奇，後來經過研究，才知道法師早已把我們的學籍簿拿去仔細地默認過了。由此一端，就可以推知他對於教學的認真。又如我們每次上美術史時，法師總是預先把各時代、各名家的代表作，搜集起來，附記在紙條上，在桌上堆了一大堆。還有在那時候（一九二一年）學校裏恐怕還沒有什麼教學進度表這類的東西吧？但是法師在每學期末開學以前，已早把本學期所教的內容和順序詳細編定，預告我們了。

起初法師是教我們西洋畫和美術史的，後來經我們再三要求，才兼任音樂。在第一次上音樂課時，發了一張問題表，問我們音樂學過幾年？想學到怎樣程度？等等。有一樁事情，覺得很奇怪，就是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見他自己預備過琴，但是他能按照我們的程度，漸漸地高深起來，即使我們平時有什麼疑難的曲節去問他，他總能立刻把指法彈給我們看。而且他彈琴是十分嚴格的，無論附點、切分音、休止符、強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準確。我們每週「還」新曲的時候，結果使他滿意的，他就在本子上寫一個「佳」或「尚佳」。

「尚可」等字樣。否則，他立刻立起來，用天津腔的上海話對你說：「曼好，曼好，不過狄葛浪好像有點勿大里對」，或說「還可以慢一點，狄葛浪還要延長一點」等等。這時候，你不必嚕嗦，嚕嗦也沒有用，他決不再講第二句話，你還是趕快退出來，再練你的，到下一週和新曲子一同再彈給他聽。所以同學們對他都非常敬畏。你說他嚴厲吧，他倒是很客氣的，你說他客氣吧，可是有時候又有點兒不大好講話。雖然他滿面慈祥，但是見了他總是有點翼翼然。這不單是學生，就是同事中對法師也是非常敬畏。有一次我們有幾個同學擁到日本教師本田利實先生的房間裏，要求他給我們每人寫一幅書法屏條。可是他那裏文具不完備，他不肯寫，我們請他到法師的寫字間裏去寫，他連說不好。後來探知法師出去了，他才答應，不過叫我們放哨似的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門口，都站了人，如法師回來須立刻通知他。我們說：「李先生決不會因此發惱的」他說：「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隨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說，連日本話也說得那樣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寫好了，我們就誑他說：李先生來了。他就立刻狼狽地逃到自己房間裏去了。我們不覺大笑起來。

有一天，我在木炭畫教室裏，沒有注意到後面正在改畫的法師，而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說明卡，因此擋住了法師的視線，他說：「跑開！」聲音有點不太禮貌，也許他是無意的。但在我聽起來，有點不自然，當時我少年氣盛，就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畫板故意敲了一下，以示不快，不久就出來了。等到中飯後，那個工友聞玉遞來一張條子說：「李先生請你去。」我立刻覺到，這一定是為了上午的事，所以心裏不免有點惴惴，但不去又不行。等到走進法師的房門，看見夏丏尊先生正在與他閒談，這時我真有點急了。然而法師

○惴：憂懼不安的樣子

一見了我，並沒有改變常態，立刻就站了起來，把我領到隔壁房間裏，隨手把門關上，我想不知將有怎樣嚴厲的教訓呢。那知出於意料，法師輕輕地對我說：「你上午有點不舒服嗎？下次不舒服請假好了。」他又隨手把門拉開，又對我說：「你去吧！沒有別的事。」我就慢慢地走出來，我聽到他仍舊回到自己的房裏時，我就一溜煙似地跑回自修室。這時心上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矛盾心裏，一方面如同得了大赦似的放心，輕鬆愉快；同時心裏又有一種慚愧的內疚，如同大石一般地壓在心頭，雖然拿了一本書在看，然而看了半天，不知看了些什麼，一直等到同學喊我去上課，我才醒了過來，抬頭一看，人已走光了。從此有好幾天，慚愧得不敢和法師當面講話。

還有一次，我從圖畫教室裏出來，隨便高聲地直呼其名問：「李叔同到哪裏去了？」那知法師立刻從教室隔壁的小房間裏走了出來，我一看到他還沒有露出全身以前，已經從扶梯上連滾帶跳地逃了下來。但是我耳朵裏聽見法師並不兩樣，仍很自然地在問：「什麼事？」然而我已汗透小衫了。憑良心講，我從來沒有直呼其名，就是到他出家直到現在，還是叫他李先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這樣神經錯亂地失了常態！直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臉孔熱辣辣的。

細心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 / 87

我們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畢業的。法師就在這一年暑假到日本去洗溫泉浴，臨行時給我的信，大致是教我處世要「圓通」，否則不能與世相水乳。因為我那時只二十一歲，而生性戇直，鋒芒太露。所以法師第一次給我寫的對聯是：「拔劍砍地，投石沖天

。』條幅是「豪放」二大字，旁系小字七絕一首。他是九月間回國的，回國前打了個電報叫我到南京高等師範（即東南大學前身），去代法師的課。因為我那時對於教學毫無經驗，年齡又這樣輕，驟然去教同等程度的學校，心裏頗有點忐忑不定。但是見到法師，他馬上拿出本學期的教學進度給我看，並且告訴我那邊校裏的一切情形。同時交給我一串鑰匙，還關照我，臥室與教員休息室很遠，每天早晨必須把自己的錶與鐘樓的大鐘對準，號聲有時候聽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車子回校時，一定要和車夫說清楚拉到教員房，否則頭門離教員房是很遠的。每逢吃飯時，要記住，每人兩雙筷子，兩只調羹，如覺不便，可以關照廚房，把飯單獨開到自己房間裏來的。還有那個管理房間的工友叫「□□」，你須注意等等。最後交給我兩封介紹信：一封是給學校的；一封是給一個法師的朋友，當時在南京道尹公署任視察的韓亮侯先生的。這天我就在法師處吃的晚飯，臨走時，他送了我一把從日本帶回來的絹面折扇，一面寫的是天發神識碑，一面是龍門三種（後來不幸失落在上海電車上了），另外還送了我一只日本溫泉鄰近瓷場出品的底下雕刻一個鬼臉的三腳杯。

第二天早晨，我剛起來，法師就到旅館（城站旅館）裏來看我了，邀我去吃點心，然後送上火車，一直到開車信號發出後才離別。

後來我在南師時，韓亮侯先生談起他與法師認識的經過。據說，有一天他在日本的一個音樂會裏，發現一個衣服襤褸的座客，他想這種資產階級的西洋人的音樂會裏，怎麼會有這樣一個人呢？這門票又怎麼會給他買到的呢？後來等到散場時，相互招呼之後，這人還邀請韓先生到他寓所去坐坐，那時韓先生為好奇心所驅，就跟了他走。不多一會到了一所很講究的洋房，他住在二樓，一進房，吃了一驚，滿壁都是圖書，書架上擺著許多藝術

意味的小玩意兒，屋角上還有一架鋼琴，這真把韓先生弄糊塗了。當時我聽韓先生講，也好像在聽浪漫派小說，這個檻樓人，就是法師，後來他換了筆挺的西裝，邀韓先生到外面去吃飯。

清癯如鶴竹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 / 89

一九一六年我結婚的時候，法師送了我四件衣料。這一年的夏季，我接到法師的信，告訴我他將去虎跑實行斷食的事，說他很想一試，但苦無機會，想不到竟會實行起來了。後來大約過了二十多天，法師來信了，趕快拆開，裏面還附有他斷食後的半身像片，兩手捧著經本，展開在胸前，他本來面容清矍，現在更其瘦削了。信中敘述斷食的經過：第一週是半斷食，就是漸減食量；第二週是全斷食，只飲泉水；第三週一反第一週的順序而行之，結果良好。還說到陪他去的工友聞玉，在他斷食期間，常常唱些曲子，因此頗不寂寞云。後來我到上海去看他，那時法師仍住在海倫路，這個地方我去過好幾次，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書架以外，還有一架可以旋轉的方形兩層書架，擺在進門的右角，上面有一個圓盆，裏面栽著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處鋪上了些細粒的白石，法師說，這是代替水的。法師本來清矍到像一隻鶴，現在竟成了一枝竹了，但精神很好。後來講到斷食，法師說，全斷食開始的一二天，雖然有時想吃東西，但到後來也就不想了，所難受的倒是須飲大量的泉水。當時心地非常清涼，感覺特別靈敏，能聽人所不能聽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後來法師邀我同到外面去吃飯，走到一家菜館，他叫了好多菜，我就問：「還有那幾位客？」他說：「就是我們兩個，並沒有別的客人。」我說：「要不了這

許多菜。」他說：「你能喝酒的，我雖然不能喝，可是我懂得喝酒的趣味。」法師就向堂倌要了一斤黃酒。等到菜上來了，他用調羹吃菜，吃了很多的，還吃了三碗飯。我就提出了忠告。法師說，他現在胃口很好，照胃口還可以吃兩碗飯呢。臨走時送了我一本他在斷食期間所寫的只有三寸高二寸寬的日本天理教經典。

深深一鞠躬

我看弘一大師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豐子愷 / 129

二十九年，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貢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裏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一年中我見他的次數不多，因為他常常請假。走廊上玻璃窗中請假欄內，「音樂李師」一塊牌子常常擺著。他不多請假的時候，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這教室四面臨空，獨立在花園裏，好比一個溫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還沒有到而嘴裏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裏。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裏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溝，顯示和藹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錶，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

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帶著難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著，親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裏，一架放在彈琴教室裏。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範奏。有一次正在範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李先生及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阿摩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自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阿摩尼亞氣散光了，他的

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折服了我們的心

我看弘一大師（廈門佛學會講稿，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豐子愷／142

我十七歲入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廿歲畢業以後沒有升學。我受中等學校以上學校教育，只此五年。這五年間，弘一法師，那時稱為李叔同先生，便是我的圖畫音樂教師。圖畫音樂兩科，在現在的學校裏是不很看重的；但是奇怪得很，在當時我們的那間浙江第一師範裏，看得比英、國、算還重。我們有兩個圖畫專用的教室，許多石膏模型，兩架鋼琴，五十幾架風琴。我們每天要花一小時去練習畫圖，花一小時以上去練習彈琴。大家認為當然，恬不為怪，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李先生的性格和學問，統制了我們的感情，折服了我們的心。他從來不罵人，從來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同出家後完全一樣；然而個個學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學習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為就人格講，他的當教師不為名利，為當教師而當教師，用全副精力去當教師。就學問講，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歷史比歷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圖畫音樂，他是拿許多別的學問為背景而教他的圖畫音樂。夏丏尊先生曾經說：「李先生的教師，是有後光的。」像佛菩薩那樣有後光，怎不教人崇拜呢？而我的崇拜他，更甚於他人。大約是我的氣質與李

◎恬不為怪：
視之安然
怪，不以為
怪之意

先生有一點相似，凡他所喜歡的，我都歡喜。

做一樣像一樣

我看弘一大師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豐子愷 / 159

夏丏尊先生曾經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特點，他說：「做一樣，像一樣。」李先生的確做一樣像一樣：少年時做公子，像個翩翩公子；中年時做名士，像個風流名士；做話劇，像個演員；學油畫，像個美術家；學鋼琴，像個音樂家；辦報刊，像個編者；當教員，像個老師；做和尚，像個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夠做一樣像一樣呢？就是因為他做一切事都「認真地，嚴肅地，獻身地」做的緣故。

李先生一做教師，就把洋裝脫下，換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長衫，黑布馬褂，金邊眼鏡換了鋼絲邊眼鏡。對學生態度常是和藹可親，從來不罵人。學生犯了過失，他當時不說，過後特地叫這學生到房間裏，和顏悅色，低聲下氣的開導他。態度的謙虛與尊重，使學生非感動不可。記得有一個最頑皮的同學說：「我情願被夏木瓜罵一頓，李先生的開導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原來夏丏尊先生也是學生所崇敬的教師，但他對學生的態度和李先生不同，心直口快，學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親一般愛護學生，學生也像母親一般愛他，深知道他的罵是愛。因為他的頭像木瓜，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夏木瓜，其實不是綽號，是愛稱。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們的父親和母親。

李先生上一小時課，預備的時間恐怕要半天，他因為要最經濟地使用這五十分鐘，所以凡本課中所必須在黑板上寫出的東西，都預先寫好。黑板是特製的雙重黑板，用完一塊，把它推開，再用第二塊，上課鈴沒有響，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壇上「恭候」學生，因此

學生上畫圖、音樂課絕不敢遲到。往往上課鈴未響，先生學生都已到齊，鈴聲一響，李先生站起來一鞠躬，就開始上課。他上課時常常看錶，精密的依照他所預定的教案進行，一分一秒鐘也不浪費，足見他備課是很費心力和時間的。

吃早飯以前的半小時，吃午飯至上課之間的三刻鐘，以及下午四時以後直至黃昏就睡——這些都是圖畫音樂的課外練習時間。這兩課在性質上都需要個別教室，所以學生在課外按照排定的時間輪流地去受教，但是李先生是「觀音齋羅漢」，有時竟一天忙到夜。我們學生吃中飯和夜飯，至多只費十五分鐘，因為正午十二點一刻至一點，下午六點一刻至七點，都是課外練習時間。李先生的中飯和夜飯必須提早，因為他還須對病發葯地預備個別教授。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時間來當教師，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獻身的！這樣，學生安得不崇敬他，圖畫、音樂安得不被重視。

不多言笑

我看弘一大師 憶李叔同先生 傅彬然 / 162

先生平居不多言笑，常衣灰布大褂，寬大而整潔，總見得到挺直的褶棱。先生的儀態，平靜寧謐，慈和親切，但望之卻又莊嚴可敬。上課時所說的話，似乎是北方話，說得不大順口，同學們實在不很聽得懂。教圖畫，著重於木炭寫生，靜寂而明朗的畫室裏，先生在雜亂的畫架間踱來踱去，看到同學們構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或教同學讓給坐位，他先提木炭測量石膏像在畫面上所應處的地位，然後擦這麼一筆兩筆而去。教唱歌，著重於音程練習，音調或拍子有些微不合拍、不和諧的地方，非得重唱過不可。教彈琴，多在課外的時間；初學時特別著重於基本的指法練習。指法有一點點錯誤，拍子有一點點不準確，

先生就輕緩而和悅地說：「蠻好，蠻好，明天請再彈一遍。」一定要達到完全準確的地步，才得通過。先生的施教，實在談不到什麼方法，也從來不向同學們多說什麼話，可是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藝術薰陶之下，全校四五百個同學，凡是懷有藝術天才的，他們的天才無不被充分發揮出來了。

事母至孝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法師的俗家 李孟娟 / 314

叔祖父事其母至孝，一九〇五年王氏曾祖母（我們通稱為王氏老姨太太）在上海故去，叔祖父一家運靈回津，打破外喪不進宅的舊例，停靈在前院五間大客廳的正中（由門房老張爺張順吊線找正），按禮儀開吊出殯。喪儀為西式，有人致悼詞（不是孝子跪地讀祭文），叔祖父彈鋼琴，唱悼歌，待客是吃中西餐兩種，全家穿黑色衣裳送葬（未穿白色孝袍）。這件事情在親朋中轟動，說是「李三爺辦了一件奇事」。

葬王氏老姨太太以後，叔祖父就去日本留學了。

認真

品茗說弘一 美的教化 弘一大師與吳夢非 陳星 / 86

一九一五年，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來徵集參展作品。李叔同選中了吳夢非的幾件油畫送展。豈料作品送至博覽會籌備處後，即被無故退回。李叔同氣憤之極，曰：「我們的作品，過了百年以後，總會有人了解的。」到了第二年的一個夏夜，李叔同乘一只小船找到了正在西湖孤山蘇公祠度夏的吳夢非，並邀其一同泛舟湖上。談及萬國博覽會事，李叔同仍憤憤不平，且又拿出了一張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報上刊

有一篇關於李叔同的消息。據吳夢非回憶，此消息的內容是：「上海藝術界如鄭曼陀之流，專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驚人，每月竟能得數千元；而中國第一批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李岸回國，懷才不用，任其自生自滅，真可使人嘆息！」令人意外的是，李叔同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日本研究藝術時，自己萬萬沒有料到回國後會當一名藝術教員的……」吳夢非認為，「李先生畢竟是一位情超高尚的人，他不以個人得失為重，決然肩挑了教育責任，認真悉心地施教」。其實有許多事正是這樣，一個能在某項事業上做出成績的人，其本意並非一定想從事這一事業的。李叔同當然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教育家，但他在研習藝術時並未想過將來要做教師，這也是很正常的。但他有著超凡的適應能力，正像夏丏尊、豐子愷經常說的那樣，他只要幹一樣，就必能幹好一樣，是他「認真」的秉性使然。

絕食感化偷兒

品茗說弘一 未必清靜 弘一大師與潘天壽 陳星 / 124

杭州高級中學的前身即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潘公凱先生在訪談中說：潘天壽在學時，一次，他的一件絨錢衣被同學偷了，學校一時查不到竊者。李叔同就決定絕食，以此喚起竊者的覺悟。終於，在李叔同人格的感召下，竊者還是交出了潘天壽被偷的絨錢衣。

審時度勢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 / 4

將各院獎賞銀皆減去七成，歸於洋務書院。照此情形，文章雖好，亦不足制勝也。昨朱蓮溪兄來舍，言有切時事，作詩一首云：「天子重紅毛，洋文教爾曹，萬般皆上品，惟

有讀書糟。」可知，李叔同頗能審時度勢。

詳審堅決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質平／94

鄙人擬於數年之內，入山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時機遠近，非人力所能定也）。現已陸續結束一切。君春秋尚盛，似不宜即入此道。但如現在之遇事憂慮，自尋苦惱，恐不久將神經混雜，得不治之疾，鄙人可以斷言。鄙意以為，君此時宜詳審堅決，如能痛改此習，耐心向學，最為中正之道。倘自己仍無把握，不能痛改此習，將來必至學而無成，反致惡果；不如即拋卻世事，入山為佛弟子，較為安定也。叨在至好，故盡情言之。閱後付丙。

貸款助學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質平／94

質平仁弟：

來書誦悉。借款無覆音，想無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學，曾受不佞補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銀行副經理，故以借款商量，雖非冒昧，然不佞實自志為窶人矣，於人何尤！）不佞自知世壽不永（僅有十年左右），又從無始以來，罪業至深，故不得不趕緊發心修行。自去臘受馬一浮大士之薰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多荒。近來請假，逾課時之半，就令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譏（人皆謂余有神經病），內受疚心之苦。君能體諒不佞之意，良所歡喜贊嘆！不佞即擬宣布辭職，暑假後不再任事矣。

所藏音樂書，擬以贈君，望君早返國收領（能在五月內最妙），并可為最後之暢聚。

○窶：貧窮簡陋
○佞：才能

不佞所藏之書物，近日皆分贈各處，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習靜，不再輕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前寄來之木箱，已收到。豐仁君習木炭畫極勤。即頌

○晤：見面

旅祉附匯日金二十圓，望收入。

李嬰

前曾與經先生談及，君今年如返國，可否在一師校任事？經先生謂君在東，曾誹謗母校師長，已造成惡感。倘來任事，必無良果云云。附以直達，望以後發言，宜謹慎也。

不佞擬再托君購佛學數種，俟後函達。

○俟：等待

道義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質平／96

質平仁弟：

書悉。君所需至畢業為止之學費，約日金千餘圓。頃已設法借華金千元，以供此費。余雖修道念切，然決不忍置君事於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職至君畢業時止。君以後可以安心求學，勿再過慮。至要至要！即頌
近佳

演音 三月廿五日

考驗待事守信

白馬湖畔話弘一 陳星／127

一九一二年冬的一天，身為學生的劉質平寫下了平生第一首歌曲。這天適逢天下大雪，但劉質平還是興奮地將作品拿去給李叔同看。但見李叔同細閱一過，若有所思，並注視

學生良久。劉質平以為老師怪罪自己急於求成，正在羞愧之中，忽聽李叔同說道：「今晚八時三十五分，赴音樂教室，有話講。」

晚上，雪越下越大，不時還颳著狂風。劉質平準時赴約，可他走到教室的走廊時，看見地上已有足跡；再抬頭看看教室，室內一片漆黑，沒有一點聲響。於是，劉質平就一個人站在門外廊前等候。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忽然，教室內燈光突然亮了起來，教室的門也開了，從裡面走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早已到來的老師李叔同。只見李叔同手持一錶，說相約時間無誤，並告訴劉質平現在可以回去了。

劉質平沒有想到，李叔同這是在考驗他的待事是否守信認真。是晚劉質平冒著風雪大寒準時赴約，且待在教室門外等候達十分鐘之久，李叔同認為他是一個肯吃苦的學生，心裡十分滿意。從此，他倆師生情誼日深。李叔同不僅自己每週課外單獨指導他兩次，還特意介紹他到當時在杭州的美籍鮑乃德夫人處學鋼琴。

情同父子示導

白馬湖畔話弘一 陳星 / 128

劉質平於一九一六年夏畢業後在李叔同的鼓勵下去了日本。李叔同在給他的信中仍殷切告誡他為人處事的準則。這些準則共有六條：

《（一）宜重衛生，俾免中途輟學……；（二）宜慎出場演奏，免人之嫉妒……；（三）宜慎交遊，免生無謂之是非……；（四）勿躐等急進……；（五）勿心浮氣躁……；（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樂……》

不久，劉質平在彈奏〈貝多芬鋼琴曲〉時產生了畏難情緒，又擔心報考正規音樂學校

○俾：使
○躐：越過

時落榜，有負老師栽培。李叔同在信中又是側重心志的清正：「……愈學愈難，是君之進步，何反以是為憂！B氏曲君習之，似躐等，中止甚是。試驗時宜應試，取與不取，聽之可也。不佞與君交誼至厚，何至因此區區云對不起？但如君現在憂慮過度，自尋苦惱，或因是致疾，中途輟學，是真對不起鄙人矣。從前鄙人與君函內解勸君之言語，萬萬不可忘記，宜時時取出閱看。能時時閱看，依此實行，必可免除一切煩惱。從前牛山充入學試驗，落第四次，中山晉平落第二次，彼何嘗因是灰心？……」

一九一七年，劉質平考入東京音樂學校。可是他又為學費而苦惱起來。李叔同曾為他申請過官費，但沒有成功。接著劉質平家中亦宣布要中止資助。在這種情況下，李叔同毅然決定解囊相助，並給學生立下了規矩：「一、此款係以我輩之交誼，贈君用之，並非借貸與君。因不佞向不喜與人通借貸也。故此款君受之，將來不必償還。二、贈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與第三人談及。家族如追問，可云有人如此而已，萬不可提出姓名。三、贈款期限，以君之家族不給學費時起，至畢業時止。但如有前述之變故，則不能贈款（如減薪水太多，則贈款亦須減少）。四、君須聽從不佞之意見，不可違背。不佞並無他意，但願君按部就班用功，無太過不及。注意衛生，俾可學成有獲，不致半途中止也：……」

李叔同資助劉質平繼續留學，並未因他一九一八年決意出家而置之不顧。他估計至劉質平畢業還需日金千餘元，就準備借款。他說：「余雖修道念切，然決不忍置君事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職至君畢業時止。君以後安心求學，勿再過慮。至要至要！」

東京美女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58

弘一出家以後，日本天皇的妹妹曾攜著宮女，懷抱櫻花，來杭州想見法師一面，然而他拒絕了；此時此刻的他，複雜的心緒無法言表，他第一次寫下了「悲欣交集」四個字。天皇的妹妹，只得悲慟地帶著宮女在法師住的寺廟哭著繞了三圈後，返回了日本。弘一法師圓寂後，這位天皇的妹妹又移來日本的花，栽種在杭州弘一法師的墓塔前。據說法師在日本留學時。風流倜儻，狂放不羈。天皇曾在弘一扮演的茶花女劇照上題下了「東京美女」四個字，天皇的妹妹見了十分愛慕其才華、風度，並因此結識了弘一。弘一法師和天皇的妹妹曾有一段往來，兩人還共同培植了一園櫻花。弘一法師墓塔前所栽的櫻花就是這花園裏的一枝。

言教之餘益以身教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三十三歲 林子青 / 108

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方清之季，國內藝術師資甚稀。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浙江兩級師範），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經子淵氏因事制宜，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

青年文教

青年文教時期（一九〇三—一九一八）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44

○莘：多的樣子
○翕然：和順的樣子

一九〇三年，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學生群起退學。後兩年間，弘一法師譯有日書《法學門徑書》及《國際私法》二種，並集友朋創「滬學會」，以演說、興辦補習，散播新思、移風易俗。一九〇五年，母仙逝，師自彈鋼琴唱悼歌，首倡喪禮改革，天津《大公報》評為「新世界之傑士」。後即東渡日本，以李哀、息霜名躍日本「隨鷗吟社」。一九〇六年，入東京美術學校（今之東京藝術大學前身）油畫科。初名李哀，繼名李岸，從黑田清輝油畫；校外又從上真行勇學音樂；且平時又研究戲劇。由於當時留日學生學美術者極少，而受到東京《國民新聞》的報導。在日期間，並與同學友人共創中國第一個新劇團體——「春柳社」，資賑華災，宣揚民族。一九一一年歸國後，初任直隸模範工業學堂圖畫教員。翌年即至滬任教城東女學，並加入「南社」，與社長柳亞子等創辦「文美會」，並主編《太平洋報畫報》。秋後，應舊友經亨頤之聘赴杭，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越年後，改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簡稱浙江一師）圖畫、音樂教員。一九一八年，弘一法師以其文藝盛名結束了七年的師鐸生涯，而將藝術書物分贈友生，披剃於杭州虎跑寺，開始其半生的雲水生活。而承其藝術職志者，美術如豐子愷，音樂如劉質平。

○滬：上海簡稱
○悼：追思

頤

○鐸：古時宣佈政令之大鈴

弘公道風

出家圖

祖德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1

曇昕

記得有一次，我在南普陀時一連接到弘一大師家屬寄來的信，我將它轉給大師，但大師卻一連幾次原封不動的吩咐我將它退回去。其中有一封，因為如是的去去來來一共回郵了五六次，以致信件因郵遞而導致信件破損，我便斗膽貿然的取出信箋，發現該信原來是大師的一個在家兒子寫來的，要求大師替他的兒子取個名字。現在我一時也想不起，那是大師的大兒子或是二兒子寄來的。信中再三要求大師為他的孫子取個名。信中又說，大師雖然是出家人，但那嬰兒，依然是他的後代，因此一定要大師為該孩子取個名。弘一大師自我手中取信閱後，靜靜的坐了很久，才說：「唉，我是出家人，世俗的事，我也管不了許多了。」我聽了，便問大師，到底什麼事，大師便把信中的情由說給我聽。我聽了，也在旁助口請大師為那孩子取名。大師閉目坐了許久，才取了一張小小的紙條，寫了「祖德」兩個字，叫我將它寄回去。事後他解說道：他本來是沒有後代的，自己本來是對不起自己的祖宗。

既然現在有一個孩子出世，那是祖上積德的緣故，因此名曰：「祖德」。

孑然長往

百年家族 李叔同 〈契子〉 虎跑斷塵緣 田濤 / 28

嘯月在〈弘一大師傳〉中描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愛。」眾度其意不可挽，相對泫然。忽一友問曰：「君果何所為而出家乎？」曰：「無所為。」曰：「忍拋骨肉耶？」曰：「人事無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拋又安可得？」翌日破曉，遂孑然長往矣。一校役名聞玉者送師至寺。師易緇衣後，尊聞玉曰居士，遜之坐。師自掃除居室，

○泫：淚水滴垂
○翌：明日
○孑：孤獨
○緇：黑衣
○遜：退讓

玉欲代之，不可。師自支板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抑，師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遲之又久，乃痛哭而回。

身教

弘一大師演講錄 弘一大師略傳 / 152

師才華蓋代，飄然脫白，麤衣淡飯，甘之若素，破衲敝席，用諸數十年。一生不收徒，不主寺刹，而海內縉素咸霑其澤。邃於經論，從不談玄說妙，惟以念佛，持戒，誦普賢行願品示人，飲然若不足者。接人無多言語，平實明簡，而聞者動容，沒齒不忘。平生無疾言厲色，慈悲仁藹，而見者肅然。責己綦嚴，以躬作則，聲教遠被，所至易風。

霜影錄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22

弘一法師將回杭州時，手書《大乘戒經》和出家後的近作七篇，贈與尤墨君。他出家後所作的文字，已變得沖淡淵穆，有如一泓止水。尤墨君讀之甚喜，便想起將法師的舊作輯成一冊。弘一法師明裏沒有表示反抗，但表示傳佈著作，寧少勿濫，又提出很嚴格的要求。當尤氏幾經努力編定目錄交大師審定時，大師復指出若錄舊作傳佈，詩詞悉可刪去，以為自己的詩並非佳作，而詞更多有綺語。若按他的標準，幾乎沒有幾篇可錄了，擬編中的《霜影錄》只好中途作罷。顯然，法師是無意於為自己編輯這樣的紀念文字，昔日所醉心的詩文詞賦，在他早已是醒後夢境，不復介懷了。

泓^ニ：水深廣貌
穆^ム：溫和

綦^シ：甚
藹^ア：和順

飲^{イン}：不自滿足
邃^ス：精通

霑^{セン}：都
麤^ロ：粗劣

不回頭

我看弘一大師 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 黃炎培 / 6

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經過了幾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東女學楊白民夫人詹練一和我當時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幾個寺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抬頭睜眼向三人注視。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一回頭。但見一槳一槳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麼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斷食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 / 34

上人自為人師以後，刻意於本身之修養，聞斷食可使身心更新，乃於民國五年，乘寒假餘閒，往西湖虎跑大慈寺，身親驗之，兼旬而回。嘗為余言：「第一週間，漸減食量，並漸薄其質，由兩碗而一碗，而半碗，而斷粒，由飯而粥，而湯，而水。第二週間，全飲泉水；第三週間，一反第一週之序而行之，以至復原。經過良好。」余視之，而目鰲瘦，而神采奕奕。余問：「當第二週間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答曰：「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靈，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定能生慧，理固然也。上人以一名士而為斯奇舉，寺僧自必異而近之，況住居日久，環境移人，載具宿根，乃染佛化；返校之後，室內供佛，朝夕膜拜，卒至皈依；乃於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矣，時正三十九歲。自是又由藝術教育家一變而為沙彌矣。

一蚊帳破洞二百餘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續傳 姜丹書 / 44

弘師在俗弟子之最契合者，首推劉質平、豐子愷二人，而質平尤為照顧其半生生活者。據余所知及質平所述，有足撮要補志者如後：

○撮：採取要點

一、師在西湖定慧寺（虎跑寺，亦即大慈寺）出家，雲林寺（靈隱寺）受戒。與其師兄弘祥、弘傘同禮了悟和尚為師。但其自己終身不收徒，不主寺刹，不募化，雲遊各處，隨緣而止。

二、師所用僧服，大都由質平供奉。但僧服簡樸，赤腳草履，或舊布鞋襪，有一蚊帳，破洞二百餘，或用布補，或用紙糊，堅請更換，不許。

戒元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續傳 姜丹書 / 47

師將出家時，曾預留浙江第一師範學校薪金三月不起支，至入山期近，支取此金，分為三份，其一份，連同所自剪下之黃鬚一綹，用紙包封，托上海城東女學校長楊白民待其已入山後轉交其日姬；其又一份連同呈文送交浙江省政府，請轉呈北京內務部開脫俗籍，拔入僧籍，將此金充作印花稅及手續費；另一份，在受戒時舍入寺作齋飯補充費，因其為第一名受戒，稱戒元云。

○絡：束
○姬：婦女美稱

小僧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續傳 姜丹書 / 50

入山之日，未破曉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僅一校役名聞玉者，肩一行李蕭然隨行。及至虎跑寺後，上人易法服，便自認為小僧，稱聞玉曰居士，坐聞玉，茶聞

玉，頓時比在校中，主賓易位，已使聞玉坐立不安。少頃跣足著草鞋，打掃陋室，聞玉欲代之，不可；自捐鋪板架床，聞玉強請代之，又不可；聞玉乃感泣不可仰視，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聞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別云。

上人有一件百衲衣，計有二百廿四個布釘，皆親手自補，老友經子淵奇而留之。

出家（告知母校書）

我看弘一大師 檔案中的青春象 陳星 / 376

拜啓：

仲夏綠蔭，惟校友諸君動靜安豫為頌。不慧近有所感，定於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名虎跑寺）為沙彌。寺為臨濟宗，但不慧所修者淨土。以末法眾生障重，非專一念佛，恐難有所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郵通不便。今系通信處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內李增榮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

李岸 法名演音 號弘一

校友會諸君博鑒

出家遠因、近因

杭州這個地方，實堪稱為佛地，因為那邊寺廟之多，約有兩千餘所，可想見杭州佛法之盛了。

我看弘一大師 我在西湖出家之經過 高勝進筆記 / 452

○捐：用肩膀扛東西

最近「越風社」要出關於《西湖增刊》，由黃居士來函，要我做一篇《西湖與佛教之因緣》，我覺得這個题目的範圍太廣泛了，而且又無參考書在手，短期間內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現在就將我從前在西湖居住時，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幾件零碎的事情來說一說，也算是紀念我出家的經過。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緒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記年月，皆依舊曆。）在杭州住了約莫一個月光景，但是並沒有到寺院裏去過。只記得有一次到涌金門外去吃過一回茶而已，同時也就把西湖的風景，稍為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時，那是民國元年的七月裏。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說是很久了。

我的住處在錢塘門內，離西湖很近，只兩里路光景。在錢塘門外，靠西湖邊有一所小茶館，名景春園，我常常一人出門，獨自到景春園的樓上去吃茶。當民國初年的時候，西湖那邊的情形，完全與現在兩樣。那時候還有城牆及很多柳樹，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兩季的香會之外，西湖邊的人總是很少，而錢塘門外，更是冷靜了。

在景春園的樓下，有許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搖船抬轎的勞動者居多。而在樓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個人了，所以我常常一個人在上面吃茶，同時還憑欄看看西湖的風景。

在茶館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慶寺了。我吃茶之後，也常常順便地到那裏去看一看。

當民國二年夏天的時候，我曾在西湖的廣化寺裏面住了好幾天，但是住的地方，卻不是出家人的範圍之內，那是在該寺的旁邊，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樓上。痘神祠是廣化寺專

門為著要給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當時我住在裏面的時候，有時也曾想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裏卻感覺得很有意思呢！

記得那時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學校裏有一位名人來演講。那時，我和夏丏尊居士兩人，卻出門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當時夏丏尊曾對我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可以說是我後來出家的一個遠因了。

到了民國五年的夏天，我因為看到日本雜誌中，有說及關於斷食的方法，謂斷食可以治療各種疾病。當時我就起了一種好奇心，想來斷食一下。因為我那個時候患有神經衰弱症，若實行斷食後，或者可以痊癒亦未可知。要行斷食時，須於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預定十一月來作斷食的時間。

至於斷食的地點呢？總須先想一下，考慮一下，似覺總要有個很幽靜的地方才好。當時我就和西泠印社的葉品三君來商量，結果他說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為斷食的地點。那麼，我就問他，既要到虎跑寺去，總要有人來介紹才對，究竟要請誰呢？他說有一位丁輔之，是虎跑寺的大護法，可以請他去說一說，於是他便寫信請丁輔之代為介紹了。因為從前那個時候的虎跑，不是像現在這樣熱鬧的，而是遊客很少，且是個十分冷靜的地方啊。若用來作為我斷食的地點，可以說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時候，我還不曾親自到過，於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邊去走一趟，看看在那一間房裏住好？看的人回來說，在方丈樓下的地方，倒很幽靜，因為那邊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時候都是關起來，遊客是不能走進去的。而在方丈樓上，則只有一位出家人住

痊癒

◎西泠印社：指
杭州：西泠印社

著而已，此外並沒有什麼人居住。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樓下的那間屋子裏了。

我住進去以後，常常看見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經過，即是住在樓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卻十分歡喜呢！因此就時常和他來談話，同時他也拿佛經來給我看。

我以前雖然從五歲時，即時常和出家人見面，時常看見出家人到我的家裏念經及拜懺。而於十二三歲時，也曾學了放焰口，可是並沒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時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內容是怎樣，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們那種生活，卻很歡喜而且羨慕起來了。

我雖然在那邊只住了半個多月，但心裏頭卻十分愉快，而且對於他們所吃的菜蔬，更是歡喜吃。及回到了學校以後，我就請佣人依照他們那種樣的菜煮來吃。

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民國六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時候，我即請了許多經，如《普賢行願品》《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很多的佛經，而於自己的房裏，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等等的像，於是亦天天燒香了。

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並沒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裏面去過年了。我仍舊住在方丈樓下。那個時候，則更感覺得有興味了。於是就發心出家，同時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樓上的出家人做師父。他的名字是弘祥師，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紹我拜他的師父。他的師父是在松木場護國寺裏面居住的。於是他就請他的師父回到虎跑寺來。而我也就

於民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於此年的暑假來入山。而預先在寺裏面住了一年後，然後再實行出家的。當這個時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學習兩堂功課。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親的忌日，於是我就先於兩天以前到虎跑寺去，在那邊誦了三天的《地藏經》，為我的母親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時候，我就提前先考試，而於考試之後，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後，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預備轉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時候，夏丐尊居士來，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還未出家，他就對我說：「既住在寺裏面，並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所以還是趕緊剃度好。」

我本來是想轉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勸，於是就趕緊出家了。便於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所以就在那天落髮。

落髮以後，仍須受戒的。於是由林同莊君的介紹，而到靈隱寺去受戒了。

靈隱寺是杭州規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對著它是很歡喜的。我出家以後，曾到各處的大寺院去看過，但是總沒有像靈隱寺那麼的好。八月底，我就到靈隱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卻很客氣，叫我住在客堂後面藝香閣的樓上。

當時是由慧明法師做大師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裏遇到這位法師了，他看到我時，就說起既是來受戒的，為什麼不進戒堂呢？雖然你在家時候是讀書人，但是讀書人就能這樣地隨便嗎？就是在家時是一個皇帝，我也是一樣看待的。那時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樓上，而於戒堂裏面有了緊要的佛事時，方命我去參加一兩回的。

那時候我雖然不能和慧明法師時常見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篤實的容色，卻是令我佩服

不已的。

受戒以後，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後即常常到別處去，沒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記得在民國十二年夏天的時候，我曾到杭州去過一回。那時正是慧明法師在靈隱寺講《楞嚴經》的時候。開講的那一天，我去聽他說法。因為好幾年沒有看到他，覺得他已蒼老了不少，頭髮且已斑白，牙齒也大半脫落。我當時大為感動，於拜他的時候，不由淚落不止。聽說以後沒有經過幾年工夫，慧明法師就圓寂了。

關於慧明法師一生的事跡，出家人中曉得的很多，現在我且舉幾樣事情，來說一說。

慧明法師是福建汀州人。他穿的衣服毫不考究，看起來很不像大寺院法師的樣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無論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惱子，他都是一樣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人家上中下各色各樣的人物，對於慧明法師是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馬溜子」（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稱呼）了。寺院裏是不准這般馬溜子居住的。他們總是住在涼亭裏的時候為多，聽到各處的寺院有人打齋的時候，他們就會集了趕齋去（吃白飯）。在杭州這一帶地方，馬溜子是特別來得多，一般人總不把他們當人看待，而他們亦自暴自棄，無所不為的。但是慧明法師卻能夠教化馬溜子呢！那些馬溜子常到靈隱寺去看慧明法師，而他老人家卻待他們很客氣，並且佈施他們種種好飯食、好衣服等，他們要什麼就給什麼。而慧明法師有時也對他們說幾句佛法，以資感化。

慧明法師的腿是有毛病的，出來入去的時候，總是坐轎子居多。有一次他從外面坐轎

回靈隱時，下了轎後，旁人看到慧明法師是沒有穿褲子的，他們都覺得很奇怪，於是就問他道：「法師為什麼不穿褲子呢？」他說他在外面碰到了馬溜子，因為向他要褲子，所以他連忙把褲子脫給他了。關於慧明法師教化馬溜子的事，外邊的傳說很多很多，我不過略舉了這幾樣而已。不單那些馬溜子對於慧明法師有很深的欽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無不佩服的。

因為多年沒有到杭州去了。西湖邊上的馬路洋房也漸漸修築得很多，而汽車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邊上居住時，那種閑靜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現在只能托之於夢想了。

慈悲攝受、允列門牆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六歲 林子青／234

上寂山和尚書：「師父大人慈座：頃奉 法諭，敬悉一一。尊恙已大痊否？為念。弟子近因感受潮濕，背間生癬疥，幸用西藥擦抹，今已漸減退矣。寶嚴辦道果相宜否？現在頗難決斷，且候將來再詳為斟酌也。（或不久須遷移他處，亦未可知也。）弟子到此以來，承唯善師兄諸事照拂，慈悲攝護，感激無既。以後恩師與唯善師兄晤面時，乞常常隨時為之諄託一切，至為深感。又弟子在家時，實是一個書獃子，未曾用意於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動與常人大異。此事亦乞恩師婉告唯善師兄，請其格外體諒而曲為之原宥也。弟子以師禮事慈座，已將三載，何可忽爾變易，伏乞慈悲攝受，允列門牆，至用感禱。承命因弘與弟子同居，護侍一切，銘感尤深。此復，祈叩慈安，弟子演音稽首，四月初九日。」

○恙：小病

○癬疥：皮膚病

諄：撫

○默：同呆

○宥：寬恕

出家弘法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45

出家弘法時期（一九一八—一九四二）

弘一法師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而別署甚多，幾近二百。

其風嚴謹苦行，棲無常所；且拋捨諸藝，純以書作與人結緣，尤其致力寫經。又以戒學為入道之本，遂誓弘南山律學，以戒為師，以法為行。重要佛學著作有《地藏盛德大觀》、《藥師經析疑》、《晚晴老人講演集》、《南山律苑文集》、《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及一九五七年入藏的「普慧藏」部分等七十餘種。為繼隋道宣祖師脈，第十一代律宗大師。師之行止，以戒為本；復以華嚴思想；最後導歸淨土。其之遊化，特緣閩南。而於國事蜩蟬之秋，詠菊之勁節，率爾從殉教之精神，面對佛教幾被殘之命，挺身護法，因而廣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句贈人，是為風雲變色中屹立不搖之高山！

弘一法師喜好唐李義山詞，取其詩「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意，自號「晚晴老人」；晚又自省「一錢不值何消說，一事無成人漸老」，號「二一老人」。後留絕筆「悲欣交集」四字圓寂於泉州，享年六十三。

苑誌

◎國事
指國事憂
患不寧

弘公道風

詩詞圖

詩的風格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47

弘一法師所留詩詞作品，多係在俗之作。其詩風頗受〈離騷〉、杜詩，及李白、王維之影響，而詞風則屬李商隱一路。以留日歸國以前劃分，其詩詞以含屈原之形象，及融合〈離騷〉與杜詩的感情主要風格，屬悲壯、淒楚而寫實的浪漫精神；留日歸國後，任教浙江一師期間的作品，則較偏李白、王維之詩意；而早年與名妓交遊之作，是以李商隱詞風為主。

(1) 屬杜詩派：如「莽莽風塵塞地遮，亂頭粗服走天涯」（一九〇四，〈二月望日歌筵賦此疊韻〉）。「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一九〇九，〈初夢〉）。「一顆頭顱一杯酒，南山猿鶴北山萊」（年不詳〈春風〉），形象突顯，情境寫實。

(2) 融合杜詩與〈離騷〉意境一派：如「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一九〇五，填〈金縷曲〉留別祖國）。「醉時歌哭醒時迷，甚矣吾衰慨風兮。」（年不詳〈醉時〉）。「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一九一二，民國肇建填〈滿江紅〉誌感）。

(3) 屬李白、王維詩意一派：如「春風吹面薄於紗，春人妝束淡於畫。遊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一九一三，〈春遊〉），頗近李白詩之天然、浪漫。「撫碣傷禾黍，怡情醉管弦。西湖風月好，不慕赤松仙。」（一九一七，〈孤山歸寓成小詩書扇貽王海帆先生〉），則似王維詩之閒適、自然。

(4) 屬李商隱詞一派：如「游絲苦挽行人駐，奈東風，冷到西橋。鎮無聯，記取離愁，吹徹

○窳：拂

哪

○碣：刻有文字的石碑

長方形叫碑
圓形叫碣

○黍：玉米

瓊蕭。」（年？〈高陽臺〉憶金娃娃）。「屋老，一樹梅花小。住個詩人，添個新詩料。受清閒，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一九一四，〈玉連環影〉為丐尊題小梅花屋圖）。

弘一法師出家後，僅留詩作一二，如「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一九三五，〈將離淨峰詠菊誌〉），而風味清淡，頗具禪意。

詠菊誌別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六歲／347

〈將離淨峰詠菊誌別〉：「乙亥首夏來淨峰，植菊盈畦，秋晚將歸，猶含蕾未吐。口占一絕以誌別：『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弘一老人。」

最后的紀念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豐子愷／185

朽人已十數年未嘗作詩，至於白話詩，向不能作。今勉強為之，初作時，稍覺喫力，以後即妙思泉湧，信手揮寫，即可成就。其中頗有可觀之作，是誠佛菩薩慈力冥加，匪可思議者矣。但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俟不再作文作詩及書等，唯偶寫佛菩薩名號及書籤，以結善緣耳。

此畫集中，題詩并書寫，實為今生最後之紀念。而得與仁者之畫及李居士之戒殺白話文合冊刊行，亦可謂殊勝之因緣矣。（但朽人作此白話詩事，乞勿與他人談及。）

念佛一聲，能消無量罪，能獲無量福。惟在於用心之誠懇恭敬與否，不專在於形式上之多少也。

愛國情操

百年家族 李叔同 國粹與西洋藝術 茶花女遺事 / 156

在春柳社這次最初的演出後，他以〈茶花女遺事演後感賦〉為題，從留日前為上海滬學會所撰〈文野婚姻新戲冊〉中摘錄了兩首詩，表達當時的心情：

東鄰有女背佝僂，西鄰有女猶含羞。

蟋蟀寧識春與秋，金蓮鞋子玉搔頭。

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台說法身。

孟旗不作吾道絕，中原滾地皆胡塵。

這兩首詩既寫《茶花女》表演，又表達了演出的政治目的，可見李叔同當時的愛國情操。

金縷曲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175

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大師東渡日本留學，臨行填「金縷曲」一詞留別祖國：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怒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旗

蟋蟀

青紫色
背上有
黑白紋

佝僂

背部向
前彎曲

佯

黯黯

淞：上海的
吳淞江

愛國

我看弘一大師 李叔同先生的愛國精神 豐子愷 / 153

我小學畢業，考進了杭州師範，方才看見《祖國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愛國運動，勸用國貨宣傳，依舊盛行在杭州師範中。我們的教務長王更三先生是號召最力的人，常常對我們作慷慨激昂的訓話，勸大家愛用國貨，挽回利權。我們的音樂圖畫教師李叔同先生是徹底實行的人，他脫下了洋裝，穿一身布衣：灰色雲章布（就是和尚們穿的布）袍子，黑布馬褂。然而因為他是美術家，衣服的形式很稱身，色彩很調和，所以雖然布衣草裳，還是風度翩然。後來我知道他連寬緊帶也不用，因為當時寬緊帶是外國貨。他出家後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裝用的粗布，因為看見他用麻繩束褲子，又買了些寬緊帶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寬緊帶退還我，說：「這是外國貨。」我說：「這是國貨，我們已經能夠自造。」他這才受了。他出家後，又有一次從溫州（或閩南）寫信給我，要我替他買些英國制的朱砂（vermilion），信上特別說明：此雖洋貨，但為宗教文化，不妨採用。因為當時英國水彩顏料在全世界為最佳，永不退色。他只有為了寫經文佛號，才不得不破例用外國貨。

人譜

我看弘一大師 先器識而後文藝 豐子愷 / 156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師範任教時的學生，曾經在五年間受他的文藝教育，現在我要回憶往昔。李先生雖然是一個演話劇，畫油畫，彈鋼琴，作文，吟詩，填詞，寫字，刻圖章的人，但在杭州師範的宿舍（即今貢院杭州一中）裏的案頭，常常放著一冊《人譜》（明劉宗周著，書中列舉古來許多賢人的嘉言懿行，凡數百條），這書的封面上，李先生親手寫著「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我每次到他房間裏去，總看見案

頭的一角放著這冊書。當時我年幼無知，心裏覺得奇怪，李先生專精西洋藝術，為什麼看這些陳貓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後來李先生當了我們的級任教師，有一次叫我們幾個人到他房間裏去談話，他翻開這冊《人譜》來指出一節給我們看。

唐初，王（勃）、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見《人譜》卷五，這一節是節錄《唐節·裴行儉傳》的。）

他紅著臉，吃著口（李先生是不善講話的），把「先器識而后文藝」的意義講解給我們聽，並且說明這裏的「顯貴」和「享爵祿」不可呆板地解釋為做官，應該解釋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先器識而後文藝」，譯為現代話，大約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可見李先生平日致力於演劇，繪圖，音樂，文學等文藝修養，同時更致力於「器識」修養。他認為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誡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我那時正熱中於油畫和鋼琴技術，这一天聽了他這番話，心裏好比新開了一個明窗，真是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後來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這冊《人譜》連同別的書送給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緣緣堂中，直到抗戰時被炮火所毀。我避難入川，偶在成都舊攤上看到一部《人譜》，我就買了，直到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書架上，不過上面沒有加紅圈的「身體力行」四個字了。

李先生因為有這樣的文藝觀，所以他富有愛國心，一向關心祖國。孫中山先生辛亥革

命成功的時候，李先生（那時已在杭州師範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志慶喜：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鼯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荆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

（見《弘一大師年譜》第三十九頁）

李先生這樣熱烈地慶喜河山的光復，後來怎麼捨得拋棄這「一擔好河山」而遁入空門呢？我想，這也彷彿是屈原為了楚王無道而憂國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靈山勝會」上和屈原相見，我想一定拈花相視而笑。

【校記】

① 崑崙，原作昆侖，校改。

② 囊，原作葉，校改。

③ 顱，原作頗，校改。

④ 聶，原作攝，校改。

⑤ 餘，原作余，校改。

⑥ 山河，原河山，校改。

弘一大師詩詞全解 徐正綸編著

年 代	詩 名	文意摸象
一八九四	斷句	對弟子蔡冠洛就說過：「年七八歲時，即有無常、空苦之感」。
一八九九	詠山茶花	詩人借花言志，通過對山茶花的讚頌，抒發了自己當年那種敢爭天下先的志向。 短短二十二個字，對許幻園的氣質（「文采風流合傾慕」）、心境（「情適閑居賦」）和生活方式（即「城南小住」，「閉戶著書」），作了生動的概括。下片四句寫景，對許幻園田園生活的內容進行生動的補充。這四句詩在藝術手法上頗有獨到之處，一句一景，分別抓住各個季節最具特色的景物，通過畫面的不斷變換，依次遞進，點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演變。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	清平樂（贈許幻園）	詩的最後一句：「休管人生幻與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認識人生的本質。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	和宋貞題城南草堂原韻	一九〇〇年，李叔同長子李準出生，他由為人子、為人夫，到為人父，步入了人生的新的階段。按常規來說，他當年才二十歲，風華正茂；而又早得貴子，宗桃後繼有人，本應為之歡欣鼓舞，額手稱慶；但是李叔同卻因此感到青春速逝，人生易老，心情反而顯得有些頹唐和沮喪。這首《老少年曲》詞，正是他的這種心情的形象反映。
一九〇〇	老少年曲（梧桐樹）	李叔同寫這四首詩，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嚴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禮教的叛逆心理，而且他敢於在比他年長十八歲的譜兄面前，進行如此放肆的調侃，又寄予誠摯的祝願，也正是他們之間親密情誼的生動而又真實的寫照。
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	戲贈蔡小香四絕	古人有折柳贈別的風習。此處的「楊柳」，既指北行時間在春季，又形象地點明離別之意。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 南浦月 （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	途經大沽口，沿岸殘壘敗竈，不堪極目。「天涯」句：原為蘇軾《蝶戀花》描寫春景的名句，此處用以比喻普天之下都有親人、知己。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 夜泊塘沽	據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一九四四年版一九〇一年條下載：李叔同在撰寫上文前，曾於當年寒食（即清明前一日）將此詩書扇贈世交華伯銓，詩後署「俗同錄近作」。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 遇風愁不成寐 （到津次夜，大風怒吼，金鐵皆鳴，愁不成寐。）	燭盡：喻指夜深。「春寒」句：語出李煜《浪淘沙令》：「羅衾不耐五更寒」。五更，舊時計時制度，分一夜為五更，也稱五鼓、五夜，這是一晝夜之間氣溫最低的時節。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感時	「晤日本上崗君，名岩太，字白電，別號九十九洋生，赤十字社中人，今在病院。筆談竟夕，極為契合。蒙勉以『盡忠報國』等語，感愧殊甚，因成七絕一章以當詩云。」 「不是將軍」句：典出《三國志·蜀志·張飛傳》。東漢末年，張飛攻克巴郡，俘虜太守嚴顏，飛要其投降，嚴說：「我州唯有斷頭將軍，而無有降將軍也。」 詩前有以下文字：「北方當仲春天氣，猶凝陰積寒，撫事感時，增人煩惱。：既而風雪交加，嚴寒砭骨，身著重裘，猶起栗也。」 「杏花」句：清明前後，正是江南杏花盛開時節。 邊城，因天津位於渤海之濱，故稱。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示津中同人	說明：「世人每好作感時詩文，余雅不喜此事，曾有詩以示同人。」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日夕登輪	「風捲旌旗走」二句：描寫帝國主義侵略軍在我國領土上肆無忌憚，橫衝直撞的情景。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西江月（宿塘沽旅館）	說明：「二月杪，整裝南下，第一夜宿塘沽旅館。長夜漫漫，孤燈如豆，填〈西江月〉一闕。」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舟泊燕台	「舟泊燕臺，山勢環拱，帆檣雲集。海水瑩然，作深碧色，往來漁舟，清可見底。登高眺遠，幽懷頓開。」但河北易縣係山區，不可能有如此景觀。以作者乘輪由津返滬之航線，「燕台」疑為「烟台」之筆誤。
一九〇一	〈辛丑北征淚墨〉輪中枕上聞歌口占	說明：「開輪後，入夜管絃嘈雜，突驚幽夢，倚枕靜聽，音節斐靡，淪淪動人。」次日「午餐後，同人又各奏樂器，笙琴笛管，無美不臻；迭奏未已，繼以清歌。愁人當此雖可差解寂寥；然〈河滿〉一聲奈何空喚，適足增我回腸盪氣耳。」 念家山：曲名，即〈念家山破〉，為南唐後主李煜自度曲。此處為雙關語，既指作者輪上所聞之歌，又指思念家鄉。
一九〇一	書贈蘋香	這三首詩依次抒寫了詩人在天韻閣的所見、所聞、所感，儘管時間有前後，行為有不同，但都傾訴了詩人對國家現狀的悲憤和對祖國前途的憂慮。這樣的詩篇，與古代那些艷情詩中的打情罵俏，以至色情、淫穢的描寫，豈可同日而語。
一九〇一	和補園居士韻，又贈蘋香	這四首七絕，只是停留在對李蘋香才華的讚賞和對她不幸遭際的同情；並結合抒發自己某些感慨。

一九〇二	重遊小蘭亭口占 (重遊小蘭亭，風景依稀，心緒殊惡，口占二十八字題壁，時壬寅九月望前一日也。)	處於新舊觀念激烈碰撞、交替的清代末年，人們的思想狀況是複雜的、多元的，李叔同於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先後參加浙江、河南的兩次鄉試，都以失敗而告終，倒向人們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明：李叔同雖富有文藝才華，「二十文章驚海內」；但對僵死的、呆滯的、教條的科舉考試和帖括之學，卻很不擅長。也許在他身上，拙於後者，正是善於前者的必然結果吧！
一九〇四	為滬學會撰《文野婚姻新戲冊》既竟，繫之以詩。	這四首七絕，是李叔同寫完這一新戲冊後有感而發。第一至三首是作者對戲冊的劇情及其主題思想的闡明和弘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組詩的第四首，著重揭示了作者積極提倡、參與戲劇活動，並動手撰寫戲劇的目的，成為這組詩的「畫龍點睛」之筆，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
一九〇四	二月望日歌筵賦此疊韻	在這裡，李叔同就是把戲劇的功效，提到救國救民這樣的高度上來評價和認識的。
一九〇四	前塵（七月七夕在謝秋雲妝閣重有感，詩以謝之。）	尾聯從現實追溯到歷史，回顧中國千餘年的興亡歷程，揭示當時的清朝政府正在重蹈荒淫無恥的亡國之君隋煬帝的覆轍。這是全詩發聾振聵的一筆！
一九〇四	金縷曲（贈歌郎金娃娃）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廝磨金粉，走馬章臺，不但不能擺脫憂傷，反而加深了痛苦，這原是不足為怪的。發之於詩，也就難免「卑弱」的格調和「曼靡」的音節。他寫的這首〈前塵〉，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一九〇四	《滑稽傳》題詞	詩人寫人，也寫己；寫對金娃娃的讚賞，也寫自己心緒的變化。
一九〇四	贈語心樓主人	遊戲人生的發展前景可以有二：一是從此沈淪下去，醉生夢死，了此一生；一是重新振作起來，直面慘淡人生，繼續奮鬥。
一九〇五	菩薩蠻（憶楊翠喜）	這四首詩是目前發現的李叔同詩中僅有的詠史詩。當時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帝國主義多次侵入中國，燒殺擄掠；清朝政府一再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李叔同耳聞目睹國事日非，憂心如焚；思圖有所作為，以救國救民。但一介書生，手無寸鐵，只能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如言論、文字等，非議當局，喚醒民眾，報效祖國。

一九〇五	為老妓高翠娥作	更沒有投以猥褻的目光；而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向她表達了自己真實、誠摯的傾慕之情。李叔同曾先後參加一九〇二年杭州的浙江鄉試和一九〇三年開封的河南鄉試，最後均以「落榜」告終；而他就讀的南洋公學特班，也因抗議學校當局無理開除學生，在一九〇二年冬自動散學。李叔同這個有才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最終沒有找到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一種被拋棄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因此，棄婦的形象，在他此時的思想中必然引起共鳴。這首詩，應當透過表層文字，看到李叔同當時對自己處境和前途的深刻失望和感傷，而不能簡單地以一般詠妓詩視之。
一九〇五	喝火令（故國今誰主）	《宋史》卷四二七載：北宋哲學家邵雍（一〇一——一〇七七），宋共城人，居洛陽三十餘年。一次在洛陽天津橋上聽到杜鵑哀鳴，慨嘆：「北方原無此物，今地氣自南而北，天下將亂。」後人常借用此典比喻國家面臨大亂的局面，或抒寫感傷雜亂的心情。詩的最後兩句，詩人用兩個「記否」，提醒人們切莫忘記當年離亂的慘象，切莫忘記做帝國主義順民的卑賤處境和苦澀滋味，其用意是想在人們的心靈傷口上撒進一點「鹽」，希望他們有所警覺，有所醒悟。
一九〇五	哀祖國	李叔同的這首歌詞則主要是抨擊當時國內政治腐敗，使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有志之士「英雄無用武之地」；眼見青春消逝，卻不能實現抱負，徒喚奈何。看來，兩者思想內容差異甚大。
一九〇五	愛	「聞鼙鼓而思良將」。從這道歌詞看出：作者面對當時祖國山河淪喪，岌岌可危的緊急局勢，希冀能有英雄聖賢出來，力挽狂瀾，收拾殘局，拯救國家和人民。
一九〇五	化身	歌詞的最後一句「眾生皆仙」為例吧，這是這首歌詞的「畫龍點睛」之筆。這首歌熱情鼓吹「翻倒四大海水，眾生皆仙」，筆者認為，這正說明他寄希望於人們奮起顛覆舊有的封建秩序，實現不分貧富貴賤的人人平等。
一九〇五	男兒	李叔同看來，儘管當時中國流傳的「孔」、「佛」、「耶」、「回」諸種宗教，其產生的文化背景和具體教義差異很大，但在許多重要方面，如宇宙觀、人性觀、倫理觀等等，具有若干共同之處。這也就是歌詞中所說：「道毋岐歧」。
一九〇五	婚姻祝辭	李叔同在這首歌詞中，認為男和女儘管性別不同，但作為同樣的自然「人群」，都要參與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競爭，都面臨著強者得以生存、弱者必遭淘汰的同樣命運。因此男女應當享有同等權力，也就是歌詞中所唱的「權力要平分」。

一九〇五	追悼李節母之哀辭	<p>《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卷，在「現代訃告出現與喪葬改革」條下，又一次援引了《大公報》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那則報導，並稱：「近代著名音樂家李叔同為其母所開的追悼會，尤為別開生面」，「其中，由李叔同親撰之哀歌（指〈追悼李節母之哀辭〉），是中國近代最早用於追悼會上的哀歌」。</p> <p>李叔同對母親的深摯感情和他對舊禮儀勇於改革精神之一斑。</p> <p>寫於一年之前的贈歌郎金娃娃的另一首〈金縷曲〉作比，同是〈金縷曲〉，而內含的感情因素卻完全不同。前者反映了作者眼見國事蠅蟻，而又無能為力的苦悶，採取了消極的遊戲人生的態度：「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但此首〈金縷曲〉則說明作者開始擺脫彷徨與困惑的處境，勇敢地跨出國門，尋找救國之路：「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兩首〈金縷曲〉，相隔雖僅一年，從消極轉為積極，由彷徨進入行動，標誌著作者的思想感情經歷了一次質的飛躍。</p>
一九〇五	金縷曲（將之日本，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	<p>這幅〈山茶花〉就是他對水彩畫法的一次創作實驗。他選山茶花為題材並非偶然。早在一八九九年，他就上海寫過一首讚頌山茶花的詩，作者不僅為它的色彩所傾倒：「春色鮮鮮勝似錦，粉痕艷艷瘦於梅」，也為它的品格所折服：「本來桃李羞同調，故向百花頭上開」。這幅畫大概是憶作，但也不排除寫生的可能，因為他去日本不久即值冬季，正是山茶花盛開的季節。但不管哪種情況，這幅畫中的形象，配以畫上的那首小詞，都反映了作者對山茶花的傾慕之情。</p>
一九〇五	題手繪山茶花	<p>這首詩句抨擊的是一種什麼現象呢？詩人究竟針對什麼有感而發呢？只要讀過李叔同在五個月前發表在《音樂小雜誌》上的〈嗚呼，詞章！〉一文，就會找到注腳。</p> <p>予到東後，稍涉獵日本唱歌，其詞意襲用我古詩者，約十之九五。（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漢詩。）我國近世以來，士習帖括，詞章之學，僉蔑視之。輒近西學輸入，風靡一時，詞章之名辭，幾有消滅之勢。不學之徒，習為蔽冒，詆謫故典，廢棄雅言。迨見日本唱歌，反嘖嘖稱其理想之奇妙。凡吾古詩之唾餘，皆認為島夷所固有。既齒冷於大雅，亦貽笑於外人矣。（日本學者，皆通《史記》、《漢書》。昔有日本人，舉《史》《漢》事迹，質諸吾國留學生，而留學生茫然不解所謂，且不知《史記》、《漢書》為何物，致使日本人傳為笑柄。）</p>
一九〇六	東京十大名士追薦會即席賦詩	

一九〇六	朝遊不忍池	此詩與詩人這一時期所寫的其他幾首詩一樣，充滿了濃郁的鄉愁和深長的故國之思，一種孤獨感和寂寞感撲面而來。 詩人是怎麼寄託自己的故國之思呢？此聯的第一句，喻指祖國當時的情狀，就像「枯黃」的「秋草」那樣衰敗、沒落、奄奄一息；重要的是第二句「紫薇紅濕水仙祠」。他以一九〇五年底湖南籍留日學生陳天華抗議日本政府取締留學生規則，決心以死激勵大家，在東京投水自殺作為背景，謳歌在祖國日益衰亡之際，居然還有像陳天華那樣的革命志士，以自我犧牲的英雄行為，給枯萎、肅殺的大地增添一道亮色，帶來若干生機。
一九〇六	喝火令（哀國民之心死也）	詩人描寫了某些國人，面對山河破碎，國土淪喪的危急局面，無動於衷，依然燈紅酒綠，歌舞昇平。他為此感到焦急，感到憂慮，感到悲哀，即所謂「哀國民之心死也」。
一九〇六	高陽臺（憶金娃娃）	作者追憶當年與金娃娃相聚的情景，抒發了自己對他依依不捨之情。最後一句：「最難拋，門巷依依，暮雨瀟瀟」，把詩人的這種情思高度概括而又極其形象地表達了出來。
一九〇六	醉時	一、二句抒寫了詩人由於救國救民理想的不能實現而奔走國外所引起的感情波瀾。三、四句化用了兩個典故，傾訴了詩人對世事滄桑的慨嘆和對天下大亂、改朝換代的預感。五、六句，詩人從大到小，由遠及近，感嘆自己白髮已生，青春消逝，而一事無成；流露了詩人強烈的失落感與孤獨感。七、八句是全詩的要點所在，詩人就是在夢裡也找不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故鄉，卻只見西邊暮雲一片，風雨沈沈而已。
一九〇六	春風	大久保在評語中稱此詩為「李長吉體」，看來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溢美之辭。何謂李長吉體？李長吉，即唐代著名詩人李賀（七九〇—八一六），河南福昌（即今河南宜陽）人。他出身於貴族，父親李晉肅當過縣令，因避父諱，未得應進士試，最後只當了九品奉禮郎。一生鬱鬱不得志，死時僅二十七歲。著有《李長吉歌詩》。
一九〇六	昨夜	就感情而言，在這首詩中，悲怨層層加深，而又不是簡單的重複，有悲傷、悲憤，更有悲壯。總之，全詩節奏迭變，意脈斷續。這是李叔同以前的詩作中並不多見的。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	人病	詩人心緒不寧，起身憑樓遠望，不禁想到近在咫尺的祖國，山河破碎，動盪飄搖。這首詩以記實的手法，寫出了作者患肺病以後所引發的生理變化和心理變化，寫得十分貼切、逼真，可以看出李叔同寫詩的功力。作者首先描寫肺病使他嘔血了，消瘦了，畏寒了，無力舞文弄墨了。繼而寫他多日臥病，一旦出門，引起周圍人們的詫異，而自己對門外變化了的景色也感到驚訝，生動、真實地傳達了久病者的心態。

一九〇六	我的國	歌詞中宣傳中國和外國相比，自有其地理上、歷史上、民族上的獨特優越性，目的正是在於克服國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提高國人的自信心，推動國人更積極地投身於救國的大業中去。
一九〇六	春郊賽跑	整個歌詞寄希望於青年一代，即所謂「男兒年少」；倡導一種奮勇爭先，「奪得錦標」的競爭意識。
一九〇六	隋堤柳	他的學生吳夢非回憶：他在一九一三年任教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時，曾說過：「音樂、體育、幾何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所必具的條件。」
一九〇七	《茶花女遺事》 演後感賦	詩人傾訴了自己對祖國刻骨銘心的懷念，抒發了對祖國命運的深沈憂慮，觸及他對祖國受盡欺凌，一蹶不振原因的深層思考。
一九〇七	初夢	李叔同不管是《文野婚姻新戲冊》、《茶花女遺事》或是其他一切戲劇活動，都不能背離「誓度眾生」的宗旨，不能忘卻救國救民的神聖職責。其實，早在他撰寫《春柳社演藝部專章》的「前言」（經考證，它出於李叔同的筆下）時，就赫然引進了這首詩的開頭兩句。「前言」的最後部分這樣寫道：「藝界沈沈，曙雞曉曉，勉旃同人，其各興起！息霜詩曰：『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臺說法身。』願吾同人共矢茲志也。」
一九〇七	簾衣	聯繫詩人寫作此詩時所處的歷史背景進行剖析，不難看出：這是作者為紀念舊民主主義革命烈士陳天華所作的一首懷舊詩。 詩人在到日本留學之前，寫過不少吟詠歌妓的詩篇，但令人注意的是這首詩卻具有顯著的不同之點： 其一，以前詩人所寫的類似題材的詩，其吟詠對象大多是個別歌妓，如《書贈李蘋香》、《贈語心樓主人》、《七月七夕在謝秋雲妝閣有感》和《為老妓高翠娥而作》等等。然而，這首詩則不同，它卻以歌妓的群體為抒寫的對象。詩人是不是在這裡進行了藝術的想像和虛構，把他以前接觸過的各個歌妓，概括、抽象為一個共同的群體，加以吟詠，以寄託自己的思念呢！ 其二，李叔同以往吟詠歌妓的詩篇，情緒一般比較低沈，或者結合悲嘆青春的流逝，或者借此感慨故國的淪喪，等等。但這首詩篇則不同，把歌妓生活描繪得如此艷麗、歡悅，沒有絲毫哀愁、憂傷的痕跡。這是不是與詩人創作這首詩的動機有關，他想藉此沖淡和抵消當時深以為苦的孤獨、寂寞之感，才作出如此別具一格的處理。

一九一二	滿江紅（民國肇造誌感）	<p>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勝利，李叔同為這個歷史的重大變革所鼓舞，遮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和興奮，便寫下了這闕詞。他把緬懷、歌頌為這場革命獻身的烈士，作為全詞的主題。因為在他看來，沒有這些烈士們的奮不顧身，英勇捐軀，就不會有中華民國的誕生。</p> <p>「美女香草」，典出屈原的《離騷》，詩文中常用以譬喻明君和賢臣的關係。林黛玉在《葬花詞》中，既以「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花木遭遇，來比喻自己在賈府中的處境，詩人便化用《離騷》這個典故規勸：世上還是能夠找到可以信賴、依靠的賢德之人，無須如此悲觀、絕望。</p> <p>這兩首絕詩的整個情調是健康的，特別是第二首的最後一句，作為全詩的點題之筆，昭示了詩人當時積極的人生態度；在他看來，人間並非一團漆黑，仍有生機和希望。</p> <p>李叔同為丁慕琴《黛玉葬花圖》的題詩，是現存文字資料中對李叔同這一崇高品格的最早一次表現。因此這兩首絕詩的可貴之點，不僅反映了李叔同當時積極的、樂觀的人生態度，而且還折射了他重視新生力量，努力提攜後進的偉大的人格魅力！</p> <p>詩人盡情歌頌了秋菊的強大生命力。它不同於春花，憑藉春風的送暖茁壯成長，而是在蕭瑟的寒秋到來時節，傲霜獨放。詩人在這裡化用了宋韓琦的詩句：「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深情地讚美了秋菊的節操。</p> <p>聯繫李叔同的生活經歷，他的這首詠菊詩，實際上也是他當時心境的一種寄託。詩人以菊花自喻，反映了他孤芳自賞，鄙視榮華，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一種生活態度。</p> <p>李叔同在辛亥革命前後，堅持不懈、始終如一地以音樂為武器，向國人宣傳祖國的光榮、崇高和偉大；千方百計、殫精竭慮地對廣大同胞，特別是青年一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育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在國勢岌岌可危的關鍵時刻，李叔同作為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為喚醒人民群众的愛國意識，持之以恆地作了這樣大量的宣傳工作，其精神是極為可嘉的。</p> <p>李叔同先生在向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學生教唱《祖國歌》等愛國歌曲的同一時期，還積極投身當時如火似茶興起的「勸用國貨」運動。他脫下了洋裝，換上灰色雲章布的袍子和黑布馬褂。由於當時寬緊帶國內不能製造，全從外國進口，他就拒用寬緊帶，以麻繩束襖子。直到後來有了國產的寬緊帶，他才開始使用。：當然，以「使用國貨」之類小事，來概括李叔同的愛國主義行動，肯定是掛一漏萬，遠遠不夠的；他的愛國精神主要不表現在這些細小的方面。但是，即使從這樣具體得有些瑣碎的角度上來理解，也可看出：李叔同的愛</p>
一九一二	詠菊	
一九一二	題丁慕琴繪黛玉葬花圖	
一九一二	大中華	

一九一三	春遊	<p>國主義，不僅有言，而且有行，不僅教人，而且律己。他不僅通過愛國歌曲，不餘遺力，積極鼓吹愛國思想，而且還腳踏實地地身體力行。</p> <p>據一九一二年考入浙江兩級師範學校高師班、並任該班班長的學生吳夢非著文回憶：「原來這所學校的圖畫、音樂課，不為大家重視，處在可有可無的狀況中；自李先生上任後局面起了根本的變化。」文中舉音樂教學為例：「在音樂課中，他率先採用五線譜。教『樂理』時，有作曲、和聲和樂典。教『器樂』時，有鋼琴和風琴。教『聲樂』時，有視唱、歌曲齊唱和男聲四部合唱（當時尚無女生）；選用的歌曲有英文歌、中文歌和李先生創作及填詞的歌曲。由於李先生不僅誨人不倦，而且教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激起了學生濃厚的學習音樂興趣，提高了學習音樂的自覺性。校中僅有鋼琴兩架，風琴若干架，每晨學生在天未亮時即起床搶坐在琴旁等候，起身號一吹，琴聲齊鳴，校園中立時振盪起交響樂般的迴響。……」（見吳夢非〈一代名師〉）。</p> <p>這首〈春遊曲〉的歌詞和曲譜，都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這是李叔同歌曲創作中，較為難得的現象。</p> <p>這首〈春遊〉在藝術上有很多獨到之處，故後人經常把它和第二年創作的〈送別〉相提並論。倘若說〈送別〉歌，抒寫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沈沈的相思；那麼，這首〈春遊〉，則創造了一種熱烈的活躍的意境，一種歡樂的輕快的氛圍。</p> <p>這首小令雖僅寥寥數句，但運用寫實筆法，記敘了夏丏尊一家當時的居住情況，也抒寫了他對這位摯友興致和愛好的讚賞。</p> <p>這首五律，與其說是對宋夢仙的緬懷，毋寧說是對他早年寓居城南草堂時那段美好生活的眷戀。</p>
一九一四	題夢仙花卉橫幅	<p>夕陽山外山：語出龔自珍〈己亥雜詩〉：「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此處既為寫景，指傍晚的太陽正漸漸墜落在群山之後，又是抒情，寄託他對遠行遊客的依依不捨之情。</p> <p>這首〈送別〉歌，全歌以其淡淡的離愁，沈沈的相思，風靡了中國三十年代歌壇，成為中國音樂史上耀眼的一筆。直到今天，它仍為人們所廣泛傳唱；它纏綿悱惻的歌詞和旋律，使新一代的歌曲愛好者同樣為之折服和傾倒。</p>
一九一四	送別	

一九一五	憶兒時	<p>它抒發了一種情緒，對舊日幸福、歡樂的眷戀和對「斯樂不可作」的絕望。它曲折地傳遞了李叔同對當時現實生活的某些失落和遺憾情緒。作者採用白描的手法，通過幾個有特徵的事物：「茅屋」、「老梅」、「啼鳥」、「游魚」，把兒時「家居嬉戲」的情景，烘托得栩栩如生，營造了如此濃烈的歡樂氣氛。</p> <p>歌詞末尾的「天末涼風」一句，更為傳神：「天末」吹來的「風」給人帶來的感覺不是「冷」，而是「涼」，不正從一個側面說明殘暑未消嗎？</p> <p>李叔同本人就是一個具有強烈時間觀念的人，他通過這首歌曲，對學生進行「惜時」教育，也正是他本人時間觀念的體現。</p> <p>歌詞題為〈月夜〉，但詩人不寫月色的皎潔明亮，也不寫月下下的舉杯邀賞，而是著意營造月夜的靜境、靜意和靜趣，集中突出了一個「靜」字。</p> <p>李叔同要從兩個方面入手寫靜：一是從視覺上，以動態寫靜。一是從聽覺上，以聲音寫靜。</p>
一九一五	悲秋	
一九一五	月夜	
一九一五	秋夜	<p>「秋之為言，愁也。」（孔穎達《禮記正義》中國歷代文人，自宋玉「悲哉，秋之為氣也」開始，借秋景賦詩作文，以抒寫自己內心愁緒悲思者，比比皆是，且不少是傳誦後世的名作，可以說形成了一個悲秋的傳統。他們作品中描繪的秋色、秋聲、秋思，讀來令人鬱悵、傷感。李叔同的這首〈秋夜〉則不同。以「秋」為吟詠對象，卻沒有一點淒涼、哀愁的情調。）</p> <p>在這首歌詞中，詩人全景式地敘寫了自己在秋夜的聽覺、視覺和觸覺。對某些構成秋夜獨特風貌的有特徵意義的景物，前代詩人雖也曾作過謳歌，但李叔同的著眼點不同，他為讀者營造了另一種不同的審美感受。</p> <p>李叔同在這首短詩中，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對這張荷花小幅加以由衷地讚頌。特別在詩中，李叔同用「慧業」這個佛教的專用褒詞，美化荷花，並以此進行自我勉勵，作為自我努力的目標，從中可以看出李叔同當時在思想上已進一步走近佛教。他寫這首詩後的不到兩年，最終遁入佛門，在此已顯露端倪。</p> <p>這首詩追憶了他與王海帆的交誼和情緣，也描述了此次遊覽的幾個場景。作者在詩中自謙「後學」反覆尊稱王海帆為「先生」，前後竟出現七次之多。特別是他把此次與王海帆的同遊，注為「侍先生遊孤山」，一個「侍」字，更反映了兩人的「代溝」距離。這種過分</p>
一九一六	題陳師曾荷花小 幅	
一九一七	貽王海帆先生	

	(孤山歸寓，成小詩書扇，貽王海帆先生)	謙恭態度，說明李、王之間只是一般社友關係，決不屬於「忘年交」之類，因此全詩自然也沒有太多的感情交流。 但是，詩的最後兩句：「西湖風月好，不慕赤松仙」，卻很值得人們注意。聯繫李叔同當時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這兩句詩雖僅短短十個字，卻反映了李叔同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作的重大決策。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直隸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歌	整首歌詞大多是對學生的勸勉之詞。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意含雙關，既點出這所學校的個性，又有對莘莘學子寄寓祝福，進行鼓勵的涵義。 最後的「七十二沽水，源遠流長」一句，點明了這所小學地處沽水之濱的天津城，也暗示著學生的前程，就像這源遠流長的沽河水一樣，未可限量。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夢	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走入佛門之後，儘管對妻子兒女的感情聯繫逐漸淡化，到了最後，基本瀕於「割絕」與「中斷」；但唯獨對自己的亡母卻始終念念不忘，眷戀與感恩的情懷，不絕如縷。每逢母親忌日，他都要為她念經迴向。如：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為亡母五十九週歲冥誕，手書《無常經》，以資冥福」；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他「為亡母六十冥誕，先後敬書《贊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佛三身贊頌》二種，以為迴向」；一九三九年舊曆二月初五日，他又「為亡母謝世三十四週年，於《前塵影事》冊上，手書《金剛經》偈頌，迴向菩提」。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師當著大眾哽咽泣如雨。 聯繫李叔同對亡母的這一感情背景，他寫出像〈夢〉這樣的對父母之愛的深情頌歌，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長逝	這首歌詞與此一時期所寫的另一首歌詞〈悲秋〉，主題、構思幾乎一致，都是從描寫花開花落、葉生葉枯這些人們所習見的自然現象變化入手，感嘆光陰流逝之迅速，青春一去不復返。 但是兩者在體裁與用語上卻差異不小。如果說〈悲秋〉的結構近乎古詞，那麼這首〈長逝〉則採用了「離騷」體，而且直接引用了《離騷》中不少現成的詞句。如歌詞中的「春與秋其代序」，「老冉冉以將至」等，都見之於《離騷》。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春夜	從歌詞的第一句看，似乎這次春夜之遊的地點就在金谷園。其實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金谷園，這時早已不復存在了。那麼，作者為什麼這樣寫呢？這是因為石崇當年在金谷園舉行的遊宴，一向被歷代文人視為曠古的雅事。因此歌中的「金谷園」只是虛指、泛指，作者借此典故，無非要強化春夜遊宴的品位，渲染春夜遊宴的氣氛，並能更好地寄寓自己對人世的滄桑巨變，今昔盛衰的感慨。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鶯	詩人在歌詞的開頭，只簡單地點到春天的「日暖風和」，百花爭放，使春的視覺形象顯得比較籠統和蒼白；然而，詩人緊隨其後，卻在營造春天的聽覺形象上落力，著重描寫從花間傳來的一聲接一聲黃鶯的宛轉啼鳴，使得春色忽然變得如此豐富多彩、熱鬧非凡。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採蓮	詩人把採蓮的畫面，安排在月夜之下：天際掛著一輪圓月，皎潔明亮，清涼如水；湖面接天的荷葉上，滾動著點點夜露，映照圓月的銀輝，就像珍珠般晶瑩。這樣的時空背景，自然給採蓮的場面，增添了無限的藝術情趣。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秋夜（之二）	作者不用「睡意」而用「睡味」，不用「濃」而用「清」，正是對這種審美情趣的強化。一個「清」字，既是由以上景語引出，又是對以上景語回應，把人們對秋夜景色的欣賞，由五官的感覺，進入心靈的感受，很值得玩味。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冬	這首歌詞中看到豐富的色彩：素色的臘梅，嫣紅的山茶；淺淡的水仙，濃綠的松林；籠罩其上的，還有黃色的月影。也看到了遞進的層次。李叔同是把四種花木，置於一定背景上進行描繪的。這裡有近景，如「小閣明窗」，屋沿「牆角」；有中景，如簾外「掩映」的「疏林」；還有遠景，如昏黃的「月影」，遙望始能得見的「嶺頭」。整首歌詞所構築的畫面，不是平面的、淺表的，而是由近及遠，從淺入深，多層推進。
一九一三至 一九一八	西湖	六橋：杭州西湖蘇堤原有橋凡六，即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為宋朝蘇軾所建。蘇東坡曾在《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詩中稱：「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這是一解。另一解是西湖裡湖原也有六橋，名環璧、流金、臥龍、隱秀、景行、濬源，為明代楊孟瑛所建，見田汝成《西湖遊覽誌》。

李叔同在出家二十年後，即一九三七年，曾應杭州《越風》雜誌之約，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說到觸發他出家動機的兩件事：一次到湖心亭吃茶，聽夏丐尊說到「我們這種人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覺得很有意思，遂成為他出家的「遠因」；後來到環境幽

一九一八	落花	靜的虎跑寺，試驗斷食半月，接觸了寺院生活，十分喜歡、羨慕，便成為他出家的「近因」。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豐年	詩人在描寫事物時，除以聲、以形等等為喻之外，也常以典為喻。這首歌詞中，作者把實現豐收的唯一希望，寄託於冥冥的上蒼，反覆謳歌：「惟天降德垂加祥」。他在這首歌詞中對天那樣的崇拜、信賴，寄予那樣殷切的期望，是不是也反映了他思想變化的這個重要信息呢？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人與自然界	一九一五年夏畢業的李鴻梁在回憶中說到：他當學生時性格豪爽，但又失於耿直，一有情緒，不能自制，表露於外。李叔同對他性格中積極的一面熱情鼓勵，曾送他一副對聯，上聯是「拔劍砍地」，下聯是「投石沖天」，還有一張橫幅：「豪放」，充分肯定他的優點；但對他的性格不足之處，也不放過，常常從正面或側面進行勸誡。在他畢業前夕，即將去日本度暑的李叔同，曾臨別贈言，留信給他，反覆叮囑李鴻梁「處世要『圓通』，否則不能與世水乳交融」等等。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歸燕	李叔同在這首歌詞中，借燕子寓情寄意，抒寫了他對人世滄桑的無限感慨和對退隱生活的強烈嚮往。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幽居	一首對隱士生活的熱烈讚歌，也是作者當時思想傾向的一個真實寫照。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幽人	這首歌詞與〈幽居〉的主題思想一致，都是對隱居者的謳歌，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幽居〉著重從旁觀者視角，描寫隱居者的生活和精神狀態。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天風	〈幽人〉則主要以隱居者本人的口吻，傾吐了他退隱山林的動機和目的。 全詩描寫的是詩人憧憬自己駕馭自然界天風，遨遊長空的種種景象。第一部分抒寫詩人飛越山峰時之所見；第二部分抒寫詩人飄過海洋時之所睹。李叔同雖然終其一生沒有坐過飛機，但他對從上而下俯瞰地面自然景觀的描寫，卻如此逼真和豐富，這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高超的想像能力和非凡的描寫才華。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落花	泉壤興哀：目前有的版本（如李芳遠編《弘一大師文鈔》和《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等），「興哀」均作「興衰」，既費解，又與上句「盛衰有常數」用字重複，誤。此據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 李叔同在這首歌詞中的開頭雖然用了較長篇幅，描述了春殘花落的種種景象，但這決不只

			<p>是一般的借景抒情，而是以落花為比喻，揭示了青春必將流逝、生命終須殞滅這一人生的普遍現象。尤其是作者在歌詞中由落花想到：「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哀。」更把這種思考推進到一個哲理的層次。而這也正是全歌的點題之筆。</p>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朝陽		<p>詩人在〈人與自然界〉、〈豐年〉，把塵世的「吉祥」和「幸福」寄希望於天，一再出現「惟天」的字樣；而在〈朝陽〉中，卻由「惟天」一變而為「惟神」，在歌詞最後一段的第一句，連用了三個「惟神」。從抽象的「天」演變為具象的「神」，這意味著李叔同思想上的重大變化，表明他向宗教靠近了一大步。</p>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月		<p>這首歌詞與〈朝陽〉的主題雖然相同，但側重面並不相同。如果〈朝陽〉重點是在驅趕塵世的黑暗，因而特別強調陽光的輝煌的話，那麼這首歌詞重點便在祛除人間的污濁，因而突出了月亮的皎潔和清涼。</p>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	晚鐘		<p>在李叔同出家前夕，接連寫了〈朝陽〉和〈月〉等兩首謳歌神恩的歌曲；如今他又寫了篇幅更長的〈晚鐘〉，又一次歌頌神恩在時間上的「永存在」和在空間上的「大無外」。</p>			
			<p>〈朝陽〉與〈月〉等歌曲，從樹立視角形象入手歌頌神恩，把神比喻為輝煌的晨曦和清涼的月色；但是這首〈晚鐘〉則不同，它突出地在塑造聽覺形象上下功夫。</p>			
			<p>從徘徊在諸種宗教之間，到決定皈依佛教，這也是李叔同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這首〈晚鐘〉，是忠實反映了這個變化的。</p>			
			<p>〈晚鐘〉是李叔同出家前所寫的最後一首歌詞。如果把〈晚鐘〉與〈朝陽〉、〈月〉一起，比喻為李叔同出家皈依的三個信號，那麼，這首〈晚鐘〉應當是最大、最亮、最耀眼的</p>			
一九二九	眾生	《護生畫集》題詞	一個。			
一九二九	生的扶持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今日興明朝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母之羽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親與子	《感應類鈔》云：「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碾一蝙蝠為末。及和劑時，有數小蝙蝠，圍聚其上，面目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今略擬其意，作〈母之羽〉圖。 《護生畫集》題詞 參用宋黃庭堅詩句。				

一九二九	開棺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屍林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倒懸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誘殺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雀巢可俯而窺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投宿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囚徒之歌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生機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殘廢的美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喜慶的代價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示眾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農夫與乳母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乞命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倘使羊識字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死別歟？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生離歟？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訣別之音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暗殺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沈溺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兒戲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仁獸	<p>《護生畫集》題詞</p> <p>兒時讀《毛詩·麟趾章》，注云：「麟為仁獸，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余諷其文，深為感嘆，四十年來，未嘗忘懷。今撰「護生」詩歌，引述其義；後之覽者，幸共知所警惕焉。</p> <p>日本風俗，有以雞肉與卵，置於飯上而食之者，名「親子丼」。親謂父母，子謂兒女；丼者，彼邦俗解，謂是陶製大盃也。雞為親，卵為子，以此二物，共置中，故曰「親子丼」。</p>

一九二九	蠶的刑具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昨晚的成績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惠而不費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醉人與醉蟹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懺悔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冬日的同樂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老鴨造像	戊辰十一月，余乘番舶，見有老鴨囚於樊，將齋送他鄉，以餉病者。謂食其肉，可起沈疴。余憫鴨老而將受戮，乃乞舶主，為之哀請，以三金贖老鴨。歸屬子愷圖其形，補入畫集，聊志遺念。
一九二九	楊枝淨水	放生儀軌：若放生時，應以楊枝淨水，為物灌頂，令其消除業障，增長善根。
一九二九	我的腿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二九	平和之歌	《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三一	清涼	《清涼歌集》 真常：與「真如」同義。佛教用語。《成唯識論》卷九稱：「『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
一九三一	山色	《清涼歌集》 法：泛指一切事物和現象，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如說「一切法」、「三世諸法」等等。
一九三一	花香	《清涼歌集》 「用志不分」二句：出自《莊子》外篇〈達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佁僂丈人之謂乎？』」意即人只有不三心兩意，才會使精神集中在一處。
一九三一	世夢	《清涼歌集》 無明：《大乘起信論》稱：「當知世界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主持。」
一九三一	觀心	《清涼歌集》 自性真常：自性，指一切事物自己固有的性質。真常，即真如，不妄為真，不變為常，一般均解釋為絕對不變的「永恒真理」，也譯為「佛性」。

一九三五	淨峰種菊臨別口占	聯繫弘一法師當時思想和行為的背景，細讀這首〈淨峰種菊臨別口占〉，不難看出這首短詩決不是弘一法師對自己種菊過程的簡單抒寫，而是蘊含著他的捨己為人的願望。 飲黃龍：今吉林農安縣。金天眷三年（一一四〇）改為濟州。南宋初抗金名將岳飛曾對部下說：「直抵黃龍府，與君痛飲爾」，黃龍府即指此。作者此處借用岳飛這個典故，意即把當時侵佔我國領土的日本帝國主義徹底打敗。 葉青眼在〈千江印月集〉一文中一段回憶：弘一法師曾有一次「於當食之頃，潛然出涕」，對他的弟子這樣說：「吾人所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為釋迦如來張點臉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腠額受食，能無愧於心乎！」 據印西和尚在〈弘一法師〉一文中回憶：一九三九年弘一大師六十壽辰，當時居於西天目山麓的他，聯合「在浙縉素弟子」阮毅成、徐浩、姜卿雲、施叔範等人，發起徵文集資，為弘一祝壽。遠在福建的弘一法師知道此事以後，「即致書數千里外，囑以所集之資，轉奉衛國將士，及避難同胞，庶乎有用。」（見《弘一大師永懷錄》）。
一九三七	廈門第一屆運動會歌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盥漱避蟲蟻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燕子飛來枕上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關關雎鳩男女有別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敝衣不棄為埋豬也	「敝帷埋馬」二句：典出《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指破舊之物亦自有其用。作者借用此一典故，還有另一層含意，即物我平等，即使養養之馬、狗、豬等牲畜死亡，也應給予埋葬，不使露屍於外。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解放	「至誠所感」二句：典出漢劉向《新序·雜事四》：「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意即至誠可以感動萬物。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〇	採藥	《續護生畫集》題詞

一九四一

贊紅菊花

北宋韓琦《安陽集》中一首題為〈九日水閣〉的七律（載《全宋詩》、《宋詩鈔》）。全詩如下：「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一作黃花）晚節香。酒味已醇新過熟，蟹黃先實不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漫有高吟力尚狂。」這首寫於一九四一年的〈詠紅菊花〉偈詩，實際上就是「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這句古詩，在特定情景下的延續與深化。

詩開頭的兩句：「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與那兩句韓詩一樣，都是謳歌耐霜的「菊」，都是強調它的「節」。說它是「深化」，因為偈詩的後兩句：「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由菊花的「紅」色，聯想到「紅」色的鮮血，把弘一法師為維護宗教，不惜以身相殉的決心，表達得十分鮮明、十分形象、十分壯烈。

蕭

弘公道風

書法 出家前



去俗折筆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 / 41

李叔同出家前，曾應姜丹書的請求，為其先母寫過一篇《姜母強太夫人墓誌銘》。此墓誌銘書於李叔同出家的前夜，書寫完畢，李叔同即將毛筆折成兩截。此為李叔同在俗時的書法絕筆，又是他出家後的開篇。

書藝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48

弘一法師之書藝，概分出家前後。而依其致力方向：前主臨古，後主寫經。

法師自謂學書甚早，又為能書畫金石的家，中賬房徐耀廷（月亭）所啓。十二、三歲後，就一直勤加臨摹篆帖，尤好石鼓文。十七歲，從唐敬嚴（靜岩）學篆隸、刻石，已為唐稱許「好古主也」好古主者，「居嘗雞鳴而起，執筆臨池。」臨古範圍上起大篆石鼓文、小篆繹山碑、古隸三公山碑、天發神識碑、魏晉南北朝各碑版墓誌銘、再下迄黃山谷等，「尤致力於天發神識、張猛龍及魏齊諸造像。」

臨古之外，尚遺有書蹟數件，受北魏書風影響故，起筆、轉折略呈方筆，而中融以圓。又合眾碑為一體，樸茂沈雄。

弘一法師出家前，已將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決不續藝事。後因慕名求書者眾，遂請示居士范古農而再開筆以文字作佛事。故出家後之書藝多為寫經、佛號、經偈集聯等。所書經典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般若心經》）、《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簡稱《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藥師經》、《佛說阿彌陀經》（簡稱《阿彌陀經》）、《大方廣佛華嚴經》。

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簡稱〈普賢行願品〉）、《地藏經·見聞利益品》、《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稱〈普門品〉）……等共五十五部。佛號以「南無阿彌陀佛」為主。經偈集聯，主要集自《華嚴經》，以《華嚴集聯三百》為代表。

弘一法師出家後之書藝風格，約分三期發展：一、蘊育期：臨古綜合影響（一九一八—一九二九）；二、成熟期：字形較方且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系（一九三〇—一九三二）；三、圓融期：延續中鋒用筆而字形清瘦的作風（一九三二—一九四三）。造成此三期發展的主因，可能與致力寫經有關。其寫經書體，受印光大師啓，以工楷主。後，目力衰微，則偏行楷。而綜觀寫經用筆，早期尚有章草隸筆筆意；中期則時而主方，時而主圓；晚期，似乎是「有意識」地選擇純用圓筆。（見第四章第四節《小結》）

弘公道風

書法 出家後圖

無復六朝習氣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35

弘一法師自出家以來，一直未輟寫經，或是以此贈人結緣，或是以此供養三寶，正是由於寫經的緣故，他的書法風格漸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這年夏天，法師在致浙一師友人堵申甫的信中說：

拙書爾來意在晉唐，無復六朝習氣。

所謂「六朝習氣」，一是指形式上不拘定式，富於變化。從他出家初期數年中的若干手札來看，信筆而書，隨處可見。二是在風格上以蒼勁雄渾為主，有些臨作甚至於剛猛險奇，帶有一絲兵戈之氣，碑體浸染之深，一望可知。出家後幾年，因寫經的需要，書風開始向帖靠近，這裏所說的「意在晉唐」，便是此意。

不過，法師書風的變化，已不是基於書法的興趣要復歸晉唐時代的書家正統法脈，而是因為，從寫經的角度來看，法度嚴整、張弛有度、典雅端正而清秀圓潤的晉唐書風無疑要較碑體更為適宜。

佛號結緣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 / 93

法師第一次蒞紹是在民國十三年，這是不會錯的，並且我還記得，師在若耶溪上讚美過紅葉，所以是在秋天無疑。第二次在民國二十年秋，因為有一次我們在寺裏吃飯，有一樣菜，法師特別指出是鳳仙花梗，所以在深秋了。第三次，大約是在二十年上半年。

那年我雖住在女師，但在五師還留有臥室，室在龍山南麓，窗外樹木伸手可觸，小鳥常常飛來桌上，窺人讀書，尚可住得，故法師初到即住於此。學校離我家不遠，飯食由我

○麓：山脚
梗：公

○弛：舒緩

堵：多

家送去的。他說：「菜太好了，我門出家人，不應當吃這樣的菜。」因此只得由四色減到二色，但他還嫌精，後來因附小學生在下面鬧得厲害，所以住了沒有幾天就搬到城東草子田頭普慶庵裏去了。因為這庵是童姓家庵，地近城郭，很是僻靜。師在此住了半個多月，寫了三百張佛號。一百張存蔡巧因處，二百張分存孫選青處與我處，囑分贈有緣者。曾名其室為『千佛名室』。師又在庵中發現太平天國碑，惜系還魂碑，故字跡不易辨識（因碑系舊碑改鑄，舊碑原文既未完全磨滅，而改刻之新文又不十分深刻，故文字重疊模糊），此碑後移立於龍山越王殿下，於抗戰期間，殿屋碑碣俱毀，唯此碑尚獨立於瓦礫堆中。那時還與法師同遊過平水顯聖寺，寺為越中名剎之一。

心交神會

品茗說弘一智慧之燈 弘一大師與馬一浮陳星/65

在一九三九年弘一大師六十初度之時，馬一浮有一首六言詩致賀：

世壽迅如朝露，臘高不涉春秋。

寶掌千年猶駐，趙州百歲能留。

徧界何曾相隔，時寒珍重調柔。

深入慈心三昧，紅蓮化盡戈矛。

馬一浮對弘一大師的書法有過準確的評論。他在為弘一的學生劉質平題《華嚴集聯》跋中說：「大師書法，得力於《張猛龍碑》。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在書家當為逸品。嘗謂華亭於書頗得禪悅，如讀王右丞詩。今觀大師書，精嚴淨妙，乃似宣律文字……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也。」弘一大師也曾因自己的書法得到馬一浮的贊賞而引以為

◎城郭：有城牆或城邑之意

◎鑄：雕鑿

◎刊落：謂刪除繁蕪也

榮：『拙書爾來，意在晉唐，無復六朝習氣，一浮甚贊許。』這便是兩位大師的心交神會。

藝林珍重比前賢

品茗說弘一 藝林珍重 弘一大師與馬敘倫 陳星／75

馬敘倫曾經得到過李叔同的書法，但此後不慎遺失。一九二七年，馬敘倫因事到杭州時曾有心拜訪弘一大師，並索討書法。但當時適逢弘一大師駐錫外地而未能如願。為此，他後來寫了一首「乞書詩」委托夏丐尊先生轉給弘一。這是一首七言絕句：

五陵裘馬最豪華，看盡長安陌上花。

歌舞霎時齊放手，一枝禪仗一袈裟。

四分律戒已森森，一味歸依平等心。

降龍伏虎人何在，道向泉州寺裏尋。

天台初祖妙書傳，智永千文八百篇。

我亦乞師書一紙，藝林珍重比前賢。

然而此詩還沒有能帶到弘一大師的手中，馬敘倫卻聽到了弘一大師圓寂的消息。為此，他十分沮喪，說：「獨以余知師之早，而蹤跡轉輾最疏，向服其書法，而竟不得其一字，今方欲乞其書，而師又游寰外，不能不自惜耳。」

其實，馬敘倫自己也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鄭逸梅先生曾在《南社中的幾位能書者》一文中這樣介紹過：「他幼時讀書杭州宗文義塾，比賽書法，他就得標第一。書法隨筆所至，自成體勢，不以姿態取媚。」據說馬敘倫對別人的書法，尤其是古人的書法很少有贊

○裘：皮衣
○霎：剎那

許的。比如他說：「米虎兒親承海岳之傳，於海岳書若具體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晉，而虎兒局促唐人轅下，仍是宋人面目。」他評趙松雪：「除側媚無所有。」論董香光：「若大家婢女，鬢影釵光，亦是美人風度，然不堪與深閨少女並肩。」馬敘倫對別人的書法有如此苛求，而對自己向弘一法師乞書未成抱憾終生，這裏足見他對弘一法師書法、人品之推崇了。

習字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廣洽法師 / 294

性願法師處存有《三希堂法帖》（會泉法師處亦有），乞仁者借其中蘇軾，黃庭堅兩家之帖十數種，於暇時隨意翻閱，自能得其神髓，不必臨摹也。

斂神藏鋒 書法

弘一法師永懷錄（弘一法師在閩南） 陳祥耀 / 54

法師在泉，為泉州人士寫字不下數百幅，大都書寫經句，字數較多，費力亦甚。入永後，凡有求者，概一「佛」字以應，這一個難寫之字，法師寫得挺好，所謂一字抵人千百，結構極嚴整，線條極生動有力。這兒，吾似乎有把自己對法師的書法的觀賞的一點意見提供的必要。法師早年臨古墨蹟，人莫不知其能得古人之神髓；近年獨創一格之法書，人亦莫不知其有不食人間煙火氣象；然能深刻體會，確知其功夫苦切處，確知其精神結集處，則未多見。法師近來所創書體之演進，吾從其作品上觀察，似有三階段在：其初由碑學脫化而來，體勢較矮，肉較多；其後肉漸減，氣漸收，力漸凝，變成較方較楷的一派；數年來結構乃由方楷而變為修長，骨肉由飽滿而變為瘦硬，氣韻由沈雄而變為清拔，冶成其

戛戛獨造的整個人格的表現的歸真返樸超塵入妙的書境。其不可及處乃在筆筆氣舒，筆筆鋒藏，筆筆神斂。寫這種字，必先把全股精神，集於心中，然後運之於腕，貫之於筆，傳之於紙，其發於心也，為心澄，為神住，故其作為字也，有一種斂神藏鋒之氣韻，心正筆正，此之謂矣，與信手揮灑，解衣磅礴者，又自不同也。有法師之人品，有法師心靈修養工夫，有法師書畫天才，故有法師那種清氣流行、線條俊蕩之書法。此蓋自個人平日體會揣摩之所得言，若以個人前年所費兩星期臨摹法師的書法知難而退的經驗：則法師之字，最難寫是每筆收筆的那一剎那，收筆時能夠學得到法師之斂神藏鋒工夫者，其人可謂得此道三昧矣。總之，其氣韻之生動，在線條之俊蕩；線條之俊蕩，在氣力運轉之得宜；氣力之運動，在心靈靜定之有方。由靜心而運氣，而行筆，而線條俊蕩，而氣韻生動，而精神顯露，字之精神，即出於人之精神也，故不能學其用心而欲學其用筆者，終徒費其學也。法師近來寫「佛」字，其線條更生動得有韌性，我用「韌」字來形容，大家也許疑為生疏，其實我自己認為是再適宜不過的形容字，夫古人之見鬪蛇而草法大進者何耶？蓋蛇一鬪則頸間力量所運之處，一伸一縮，胥為線條活動的表現，胥為線條氣韻的表現，胥為線條韌性的表現。法師老年書法，根脈愈來愈韌，愈有柔而堅之力量，尤不徒吾前邊所論骨清神秀已矣，是亦夕陽絢爛黃昏最好之一徵象也。

位正不偏差（九宮格）

一九三七年，弘一法師於佛教養正院談〈寫字的方法〉（高文顯記錄）時，曾示範其用九宮格的方法，如左圖（錄自《弘一法師書法集》），並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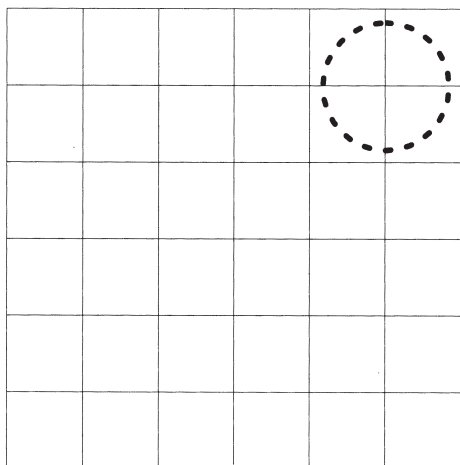
◎戛戛獨造：形容藝文上別創一格

◎胥：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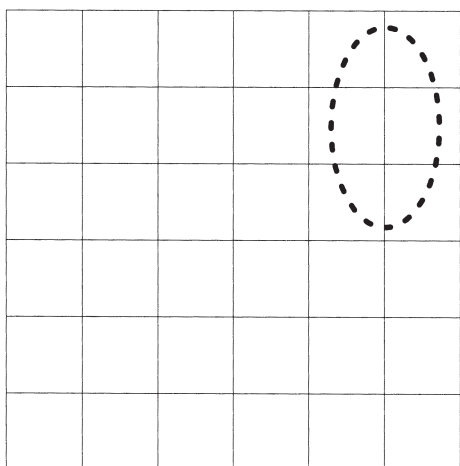
「若用這種格子的紙，寫起字來，是很方便的。這樣一來，每個字都有規矩繩墨可寫的。：要曉得寫字總不能隨隨便便，每個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標準。因為線有中心點，初學時注意此線，則寫起來自然會適中，很『落位』了。」

弘一法師所示範的九宮格圖（錄自《弘一法師書法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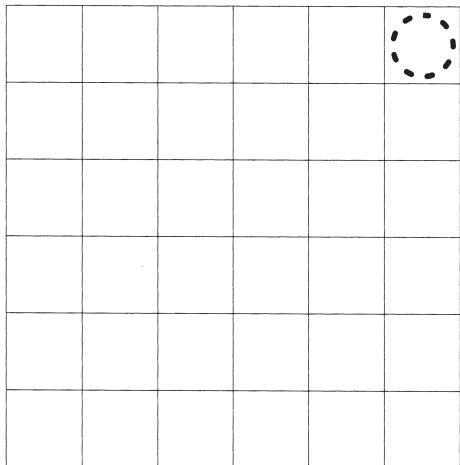
寫大楷用



寫篆字時用



寫中楷時用



悲欣交集管窺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23

弘一法師圓寂前的最後墨蹟——「悲欣交集」四字，每為聞者所討論：

因其書風大不同於法師出家前後之作，屬於輕鬆自如、隨意拈來一格；而眾臆紛紛更謂悲何？欣有？遂漸形成公案色彩。弘一法師名號、別署特多，且多是某種特別心情的表達，如早年就有「李哀」、「李欣」之名，因此，研究法師「悲欣交集」四字之義，此二名在客觀上可為一種遠因的初探，繼而在日後屢言中，見出接近弘一法師「悲欣交集」的心境。如：一九一八年，〈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跋〉：「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毘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翫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

一九三二年，〈人生之最後弁言〉：「歲次壬申十二月，廈門妙釋寺念佛會請余講演，錄寫此稿。於時了識律師以病不起，日夜愁苦。見此講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摒棄醫藥，努力念佛。…」

一九三四年，〈一夢漫言跋〉：「曩見經目，見《一夢漫言》，…披卷尋誦，乃知為明寶華山見月律師自述行腳事也。…反復環讀，殆忘寢食，悲欣交集，涕淚不已。」及一九四二年，咐囑妙蓮法師五事之二：「當在此誦經之際，若見余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

翫

○曩：從前

○殆：幾乎

書法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上人史略 劉質平／104

先師用筆，只需羊毫，新舊大小不拘，其用墨則甚注意。民十五後，余向友人處，訪得乾隆年製二十餘錠奉獻，師於有興時自寫小幅，大幅則須待余至動筆。余在寺院，夜半聞云板即起，盥洗畢，參與眾僧早課。早餐後，拂曉，一手持經，一手磨墨，未磨前，硯池用清水洗淨，磨是不許用力，輕輕作圓形波動，且不性急，全副精神，貫注經上，不覺間，二三小時已過，經書畢讀，而墨亦濃矣。

所寫字幅，每幅行數，每行字數，由余預先編排，佈局特別留意，上下左右，留空甚多。師常對余言：字之工拙，占十分之四，而佈局卻占十分之六。寫時閉門，除余外，不許他人在旁，恐亂神也。大幅先寫每行五字，從左至右，如寫外國文，余執紙，口報字，師則聚精會神，落筆遲遲，一點一劃，均以全力出之，五尺整幅，須二時左右。

某次師對余言，藝術家作品，大都死後始為人重視，中外一律，上海黃賓虹居士（第一流鑑賞家，現已去世），或賞識余（師自稱）文字體也。

師之書法，乃學問、道德、環境、藝術多方面之結晶。晚年作品，已臻超然境界，絕無塵俗氣，宜乎鑑賞者之傾倒也。

此生最精工之作

我看弘一大師 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 蔡冠洛 / 220

法師書法極有工力，上規秦漢篆隸，而《天發神識》《張猛龍》《龍門二十品》諸碑，更是法乳所在。但出家以後，漸漸脫去摹擬形跡，也不寫別的文字，只寫佛經、佛號、法語。晚年把《華嚴經》的偈句，集成楹聯三百，有人請他寫字，總是寫著這些聯語和偈句的，用筆更來得自然，於南派為近，但以前學北碑的功夫，終不可掩，因之愈增其美了。據他自己說，生平寫經寫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廬山牯嶺青蓮寺所寫的《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饒有道氣，比之《黃庭》。太虛法師也推為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法師寄來時也極珍重，信上說：

此經如石印時，乞敦囑石印局員萬不可將原稿污損，須格外留意。其簽條乞仁者書寫。

後來《華嚴經集聯三百》印成，來信又說：

邇來目力大衰。近書《華嚴集聯》，體兼行楷，未能工整。昔為仁者所書《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應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後無能為矣。

我最愛他近十年中所寫的字，純用毫端，體兼行楷，工力全在『淡』字和『拙』字，而卻愈拙愈妙，愈淡愈有趣。現在他已脫去人寰，這些遺墨也只有日見其少了。

弘公道風

書藝年表略記



毫端舍利 李璧苑/267

年 代	年 歲	書名題跋
一八八〇	庚辰一歲	◎無
一八八六	丙戌七歲	◎開始練習寫字，拿整張的紙瞎寫。
一八九二	壬辰十三歲	◎略習訓詁之學。讀《爾雅》，並學《說文解字》。開始臨摹篆帖。
一八九三	癸巳十四歲	◎力摹篆字，尤喜《石鼓文》。
一八九四	甲午十五歲	◎是年仍致力篆書。
一八九六	丙申十七歲	◎常摹劉世安所臨文徵明《心經》，兼事吟詠。
		◎從唐敬嚴（靜岩）學篆隸及刻石。唐為書鐘鼎篆隸各體書一小冊，後為師刊行《唐敬嚴司馬真蹟》，並親自提簽，署名「當湖李成蹊署」。抄寫山西渾源縣「恆麓書院」教諭〈思齊〉對諸生〈臨別贈言〉傳本，奉為讀書圭臬，以為終身言行之準則。
一八九八	戊戌十九歲	◎刻「南海康君是吾師」印。
一九〇〇	庚子廿一歲	◎出版《李廬印譜》，並自序。
		◎題「天涯五友圖」。
一九〇一	辛丑廿二歲	◎是年寒食，書扇（二面）贈華伯銓。 一面：「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跋：「辛丑寒食，伯銓先生大雅屬，成蹊。」（篆字二字一行，落款仿蘇字。） 一面：「世界魚龍混，天心何不平。豈因時事感，偏作怒號聲。燭盡難尋夢，春寒況五更。馬嘶殘月墜，金鼓萬軍營。」
		◎跋：「俗同錄近作」。（仿陶濬宣魏碑字）
一九〇二	壬寅廿三歲	◎書上海《中外日報》報額。
		◎臨摹周秦兩漢金石文字，製成小冊。
一九〇三	癸卯廿四歲	◎無
一九〇四	甲辰廿五歲	◎無
一九〇五	乙巳廿六歲	◎填「喝火令」詞手稿。
一九〇六	丙午廿七歲	◎無
一九〇七	丁未廿八歲	◎無
一九〇八	戊申廿九歲	◎無

一九〇九	己酉卅歲	◎無
一九一〇	庚戌卅一歲	◎書范伯子詩贈楊白民：「獨念海之大，願隨天與行。」 ◎跋：「宣統二年大暑，寫范伯子詩，上白民先生，哀公。」 ◎印：「漱筒長壽」（陽文）、「臣本布衣」（陰文）。
一九一一	辛亥卅二歲	◎書「游藝」。◎題：「哀公」。 ◎書聯贈楊白民：「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 ◎跋：「宣統三年，白民先生正，哀公。」印：「李哀」（白文）
一九一二	壬子卅三歲	六月 ◎以各體字戲寫陶淵明〈詠貧士〉詩之一贈義兄許幻園：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問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山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跋：「壬子六月，戲寫各體字奉幻園譜兄一笑，息。」 七月 ◎書為歌郎金娃娃作〈高陽臺〉詞。 立秋 ◎書趙秋谷詩贈胡寄庵。 「落絮沾泥會有時，鬢絲禪榻最堪思，阿難一笑花偏著，合向楞嚴覓道師。曉漏趨朝夢已乖，日高和風泥香懷，不教名輩輕揮扇，縱戀鱸魚亦復佳。」 ◎跋：「壬子立秋節後，寄庵先生命息寫趙秋谷詩。」 是年 ◎書「壽佛」。◎題：「李息為城東女學書」印「丐尊收藏」（白文）。 ◎書「壽」。◎題：「李息為城東女學書」。 ◎書「演壇」。◎題：「李息」印「李息」（白文）。
一九一三	癸丑卅四歲	五月 ◎題《白陽》刊物誕生號封面。 五月十四日 ◎友夏丐尊廿八誕辰，摹「漢長壽鉤鉤銘」，以祝。

一九一四	甲寅卅五歲	<p>◎跋：「右漢長壽鉤銘二字，阮元案：銘作陰款，揣其制當更有一鉤，文必陽識。古人合之以當符卷也。癸丑五月十四日，丐翁同學廿八年誕辰，摹此以祝丐翁長壽，當湖老人息翁。」</p> <p>◎為夏丐尊題陳師曾繪「小梅花屋圖」：「屋老，一樹梅花小，住箇詩人，添箇新詩料。愛清閒，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p> <p>◎書〈哀夢仙大姊詩〉。</p>
一九一五	乙卯卅六歲	<p>◎手書柳亞子題「明女士廣陵馮小青墓」散記，及同遊諸子題名。以上分書二碑，字作北魏筆法，未署名。</p> <p>◎漢銅鐙書「林華觀行鐘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p> <p>◎跋：「質平仁弟屬，乙卯，息。」印「李息」。</p>
一九一六	丙辰卅七歲	<p>春</p> <p>◎臨魏碑書。</p> <p>◎跋：「新□小品拓本數種，明窗多暇，臨以遣悶。丙辰春分前六日，息翁。」印「李息翁印」（白文）</p> <p>秋</p> <p>◎題陳師曾畫「荷花小幅」：「師曾畫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貽聽泉先生同學。今再展玩，為綴小詞，時余將入山坐禪，慧業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一花一葉，孤芳致絜。昏波不染，成就慧業。』」</p> <p>冬</p> <p>◎虎跑斷食期間臨摹各碑題記：「丙辰十一月卅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斷食大慈山定慧寺所書。」印「不食人間煙火」（白文），「一息尚存」（白文）。</p> <p>◎寫《斷食日志》，封面印「李息翁」。</p> <p>◎斷食後，手書「靈化」二字，加跋贈朱穌典。</p> <p>◎跋：「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書此奉穌典仁弟，以為紀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印「李息」（白文）、「不食人間煙火」（白文）。</p> <p>是年</p> <p>◎日者謂師有大厄，因刻一印「丙辰息翁歸寂之年」。</p>
一九一七	丁巳卅八歲	<p>九月</p>

	<p>◎書「永日視內典，深山多大年」聯句贈法輪長老。</p> <p>◎跋：「余於觀音誕後一日，生於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謁法輪禪師，說法竟夕，頗有所悟。歸來書此，呈奉座右。嬰居士息翁。」</p> <p>是年</p> <p>◎以〈天發神識碑〉體書同右聯贈孔爽。</p> <p>◎上款：「孔爽仁弟屬，集吳天璽碑。」 下款：「丁巳嬰居士息翁。」</p>
<p>一九一八 戊午卅九歲</p>	<p>夏</p> <p>◎以所藏印章贈與西泠印社，社長葉舟為鑿龕度藏，題曰「印藏」，以為紀念。少年時得朱慧百、李蘋香二妓所贈詩畫扇葉各一，裝成卷軸，貽夏丐尊，自題其端曰「前塵影事」。</p> <p>◎跋：「息霜舊藏此卷子，今將入山修梵行，以貽丐尊，戊午仲夏並記。」</p> <p>◎以舊藏贈金娃娃〈高陽臺〉詞橫幅加跋贈夏丐尊。</p> <p>五月廿二日</p> <p>◎書姜丹書先母強太夫人墓誌銘。</p> <p>◎書「南無阿彌陀佛」直幅贈楊白民。</p> <p>◎跋：「戊午仲夏演音將入山，為白民書南無阿彌陀佛。」</p> <p>七月十四日</p> <p>◎剃度翌日，寫〈楞嚴念佛圓通章〉贈夏丐尊。</p> <p>中秋</p> <p>◎手書〈秦嶧山刻石〉贈夏丐尊。</p> <p>◎題：「中秋書扇，補書古德偈語三首，贈夏丐尊。」</p> <p>九月</p> <p>◎夏丐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以為迴向。</p> <p>十月</p> <p>◎手書「南無阿彌陀佛」贈李紹蓮。</p> <p>◎跋：「演音於戊午七月十三日剃度，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十月來秀州（嘉興），閱藏於精嚴寺。書此贈俗兄紹蓮居士，以為紀念。西湖大慈山定慧寺弘一沙門釋演音。」</p> <p>冬</p>

		<p>◎書「勇猛精進」貽夏丐尊。</p> <p>◎跋：「戊午大雪丐尊居士屬，大慈弘一沙彌演音時住銀洞草庵。」</p> <p>歲暮</p> <p>◎楊白民訪師於玉泉寺，師寫訓言二則貽之，並加題記。</p> <p>(一)「古人以除夕當死日，蓋一歲盡處。昔黃檗禪師云：豫先若不打徹，臘月卅日到來，管取你手忙腳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夕事不為早；初識人事時便理會死日事不會早。哪堪荏苒荏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及老者，豈不重可哀哉？故須將除夕無常，時時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舊蹉跎去也。」</p> <p>◎跋：「余與白民交垂二十年，今歲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猶沈溺塵網。歲將暮，白民來杭州，訪余於玉泉寄廬，話舊至懽。為書訓言二紙貽之，余願與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雪窗大慈演音。」</p> <p>(二)書《十善法》。</p> <p>◎跋：「戊午歲暮，為白民書《十善法》，勉旃。西湖定慧弘一釋演音，時客玉泉清澗。」</p>
一九一九	己未四十歲	<p>夏</p> <p>◎居虎跑結夏，夏丐尊往訪，手寫《楞嚴》數則貽之。</p> <p>◎跋：「己未中伏，丐尊來大慈，檢手寫《楞嚴》數則貽之。定慧弘一淨行近住釋演音並記。」</p> <p>秋</p> <p>◎書「知止」二篆字貽夏丐尊。</p> <p>◎跋：「己未八月書貽丐尊居士，大慈定慧弘一釋演音」</p> <p>◎敬錄藕益老人《四無量心銘》。</p> <p>冬</p> <p>◎掛搭靈隱，書「慈悲喜捨」橫幅答胡樸安贈詩。</p> <p>◎題唐人寫經殘本：</p> <p>「是冊為龍丁貽曼達者，曼達蹤跡不可得，為轉貽吳居士演定，以結法緣。己未大雪，弘一演音記。」</p> <p>是年</p> <p>◎書「佛」字貽劉質平。</p>

一九二〇	庚申四十一年	<p>四月初八</p> <p>◎手書《金剛三昧經》一卷。</p> <p>四月廿一</p> <p>◎手書《無常經》為其亡母五十九周冥誕迴向。</p> <p>五月</p> <p>◎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p> <p>六月</p> <p>◎書「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並摘錄滿益大師警訓及《三皈依》、《五學處》等，以付石印，廣結善緣：</p> <p>「明滿益大師云：念佛功夫，只貴真實信心。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養的可歸，熾然欣厭。次信現前一舉一動，皆可迴向西方；若不迴向，雖上品善，亦不往生。若知迴向，雖誤作惡行，速斷相續心，起殷重懺悔，懺悔之力，亦能往生，況持戒修福種種勝業，豈不足以莊嚴淨土？」</p> <p>◎跋：「庚申六月，將之新城貝山掩關念佛，書此以志紀念。大慈定慧弘一沙門演音。」</p> <p>◎書「珍重」贈夏丐尊。</p> <p>◎跋：「予居杭九年，與夏子丐尊交最篤，今將如新城掩關，來日茫茫，未知何時再面？書是以貽，感慨系之矣，庚申夏弘一演音記。」</p> <p>七月</p> <p>◎為弘傘法師亡母書《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p> <p>七月十三</p> <p>◎為師剃度二年紀念，書《佛說大乘戒經》，迴向法界眾生。</p> <p>七月廿九</p> <p>◎地藏菩薩聖誕，書《十善業道經》，迴向法界眾生。</p> <p>十二月</p> <p>◎敬寫《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本事經》合輯並裝訂。</p> <p>◎書《佛說戒香經》。</p>
一九二一	辛酉四十二年	

		<p>○書《佛說五大施經》。</p> <p>三月</p> <p>○書《佛說木槵子經》。</p> <p>三月十日</p> <p>○書《佛說十二頭陀經》。</p> <p>四月</p> <p>○安居前，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p> <p>四月廿一</p> <p>○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冥誕，寫經以資迴向： 《禮讚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佛三身讚誦》三種。</p> <p>八月初五</p> <p>○為亡父卅七周諱日，寫經以資迴向：《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戒經》。</p> <p>九月</p> <p>○手書《增壹阿含經》。</p> <p>十二月</p> <p>○城下寮度歲，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本事經》。</p> <p>是冬</p> <p>○手書蕩益大師等法語贈夏丐尊。</p> <p>○跋：「丐尊居士發心念佛，為寫先德法語以督勵之。辛酉嘉平演音。」</p>
一九二二 歲 壬戌四十三	歲 壬戌四十三 歲 壬戌四十三	<p>○書《法常首座辭世詞》贈白民居士：</p> <p>「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誇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p> <p>○跋：「法常首座辭世詞。壬戌歲朝寫贈白民居士，弘一音。」</p> <p>二月五日</p> <p>○為亡母王太夫人逝世之期，手書「地藏菩薩」聖號立軸，分送道友。</p> <p>○跋：「於時歲在玄默二月五日，亡母棄世十七周年，敬書菩薩名號，並錄《地藏本願經》句。」</p>

一九二三	癸亥四十四歲	<p>以此功德，唯願亡母，速消業苦，往生西方，廣及法界眾生，同圓種智。大慈弘一沙門演音記於甌嶺城寮慶福藏堂。」</p> <p>二月八日</p> <p>◎刻印「大慈」、「弘裔」、「勝月」、「大心凡夫」、「僧胤」（皆白文）五方贈夏丏尊並加題跋。</p> <p>◎跋：「十數年來，久疏雕技。今老矣，離俗披剃，勤修梵行，甯復多暇耽翫於斯。頃以幻緣，假立臣名，及以別字，手製數印，為志慶喜。後之學者覽斯殘礫，將毋其結習未忘耶？於時歲陽玄默吠舍佉月白分八日，余與丏尊相交久，未嘗示其雕技，今齋以供山房清賞。弘裔沙門僧裔並記。」</p> <p>二月</p> <p>◎依《靈峰宗論》摭寫警訓一卷，曰《寒笳集》。</p> <p>◎集靈峰蕩益大師詩句，寫付丏尊居士。「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作大舟。」</p> <p>◎跋：「歲陽玄默寶羅代拏月弘裔僧胤。」</p> <p>是年</p> <p>◎春夏秋三季，於溫州各寫古德詩文一紙，寄贈上海夏丏尊，並自題跋：春，手書〈念佛三昧詩〉。</p> <p>◎跋：「於時歲陽玄默吠舍佉月第一褒洒陀前三日，寫貽丏尊居士慧覽，弘一法門演音居甌嶺慶福。」</p> <p>◎夏，手書蓮池大師等法語。</p> <p>◎跋：「壬戌夏付丏尊居士，弘裔沙門僧胤居溫嶺。」</p> <p>◎秋，書〈蘇軾阿彌陀佛像題偈〉。</p> <p>◎跋：「於時遜國後十一年，歲次玄默秋孟之節，寫付丏尊居士，弘裔僧胤。」</p> <p>六月</p> <p>◎為杭州西泠印社書《阿彌陀經》一卷，該社為刻於石幢，以為紀念。</p> <p>臘月</p> <p>◎作〈大中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p>
------	--------	--

一九二四	甲子四十五歲	<p>四月</p> <p>◎書《華嚴經淨行品偈》一卷，以奉黃涵之居士。</p> <p>五月</p> <p>◎書《佛說八大人覺經》，以贈陳伯衡居士。</p> <p>八月</p> <p>◎手書篆字佛號貽孫選青、蔡冠洛（丐因）。並錄靈峰、蓮池、印光法師之法語。</p> <p>◎跋：「歲在星紀初霜，遊方會稽，晤丐因居士，為書此紙，以志遺念。晚晴沙門論月。」</p> <p>◎手書《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脫稿。</p> <p>仲冬</p> <p>◎手書《梵網經》成，馬一浮居士為題一詩。</p>
一九二五	乙丑四十六歲	<p>冬</p> <p>◎手裝《普賢行願品別行本》贈蔡冠洛。</p> <p>◎跋：「太歲在析木，永寧晚晴院沙門曇昉敬錄，以貽丐因居士，同生西方，早成佛道，普利含識。」書面題：「乙丑小寒日黃昏，曇昉敬題於華藏室。」</p>
一九二六	丙寅四十七歲	<p>五月</p> <p>◎篆書「南無阿彌陀佛」。</p> <p>◎並錄蓮池大師語錄：「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靛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易為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為青。是則青以綠會而青，翠以綠會而翠，非唯翠之為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蓮池語錄。」</p> <p>◎跋：「歲在丙寅木槿榮月，時居西湖招賢華嚴閣。晚晴沙門曇昉書。」</p> <p>◎書《普賢行願品偈》一卷。</p> <p>◎跋：「歲在析木五月，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p> <p>◎手書《晚晴牘語》十餘篇，寄贈叔姪李聖章。</p> <p>◎跋：「歲在星紀木槿榮月，將入深山，埋名遯世，檢集彙稿得十數首，始於癸亥歲晚，迄於乙丑夏首，題曰：《晚晴牘語》，寫付家仲兄子聖章居士，聊記遺念。永寧晚晴院沙門曇昉。」</p> <p>九月</p>

		<p>○至廬山，居牯嶺五老峰後之青蓮寺，寫《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p> <p>○書佛號兩紙贈日本竹內居士。</p> <p>○跋一：「歲在析木寒露後八日微雪，修葺華嚴堂成，研朱書佛名並寫經偈，江州匡山寺沙門月臂。」</p> <p>○跋二：「丙寅九月廿日，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竟，寒夜篝燈，並寫此紙臘月。」</p> <p>○寫贈蔡冠洛《華嚴經》禮誦日課一幅。</p> <p>是年</p> <p>○書《地藏經·見聞利益品》。</p> <p>○跋：「歲次析木江州匡山寺沙門月臂書。」</p>
一九二七	丁卯四十八歲	<p>十月</p> <p>○手書禪偈贈夏丐尊。「龔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p> <p>○跋：「佛眼遠禪師偈。歲次戊辰十月，丐尊居士囑書，智幢。」</p> <p>是年</p> <p>○囑李鴻梁繪普賢、文殊二菩薩像，並囑姜丹書布彩，而自題菩薩名號，由上海佛學書局流通。</p>
一九二八	戊辰四十九歲	<p>十二月</p> <p>○書座右銘四句自勗：「正衣冠 尊瞻視 寡言辭 慎行動」</p> <p>○跋：「戊辰十二月居泉州雪峰寺敬書。曇昉。」</p>
一九二九	己巳五十歲	<p>正月</p> <p>○購晉索靖書《出師頌》影本題記：</p> <p>「戊辰十二月來思明，購得此冊。爾後留滯南安雪峰者月餘。近將歸臥永寧，重展斯冊，聊為題記。明年己巳正月廿三日，月臂。」</p> <p>七月</p> <p>○選錄明薛文清公《讀書錄》。</p> <p>○題：「《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明名臣薛文清（暄）公撰。其中說性理者，頗近佛法。惜模糊影響，似是而非，故無足取。但其習氣之言，皆精湛切實，可資吾人警惕，故擇錄」</p>

百餘則，以備尋覽焉。己巳七月，賢瓶道人書。」

◎選錄清三韓梁瀛侯《日省錄》。

◎題：「余既選錄《讀書錄》一卷，今復披閱三韓梁氏《日省錄》。其中警策身心之言，頗為精切。皆年閱歷有得而後筆之於書者，故亦選錄一卷，奉於座右，以資修省。梁氏之書，為編集前賢嘉言而成，非一家之言也。」（欲請閱弘公佩玉篇者，請傳真0六—二八〇四八一八）

◎佩玉篇為大師擷錄、讀書錄、日省錄之精華集。

九月廿

◎書唐李義山《晚晴詩》句「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一聯，贈夏丐尊。

◎跋：「己巳九月曇昉，時年五十。」

◎篆書：「具足大悲心」五字。

◎跋：「此古法卷紙也。藏於錢塘定慧寺者百年後，歸於余又十數年。爾將遠行，寫《華嚴經》句，以付後人，共珍奉焉。晚晴院沙門論月時年五十。」

十月

◎撰聯讚歎地藏菩薩，並自題記：

「多劫荷慈恩，今居永寧，得侍十年香火；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成無上菩提。辛酉三月，余為永寧，居慶福寺，親得瞻仰禮敬承事供養地藏菩薩摩訶薩，並修《占察懺儀》。明歲庚午，首涉十載，自幸餘生，獲逢聖教，豈無慶躍，碎身莫酬，攬筆成詞，輒申讚願，惟冀見聞隨喜，同證菩提。己巳十月，時年五十，弘一。」

◎至廈門南普陀，為閩南佛學院撰「悲智」訓語，並手書以贈。「己巳十月，重遊思明，書奉閩南佛學院同學諸仁者：『悲智』；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我觀仁等，悲心深切。當更精進，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三學，次第應修。先持淨戒，並習禪定，乃得真實，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猶如蓮花，不著於水。斷諸分別，捨諸執著；如是觀察，一切諸法。心意柔軟，言音淨妙；以無礙眼，等視眾生。具修一切，難行苦行；是為成就，菩薩之道。我與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會，生大歡喜。不揆庸受，輒述所見；儻契幽懷，願垂玄察。大華嚴寺沙門慧幢撰。」印「弘一」（朱文）。

是年

◎夏丐尊以所藏大師在俗所臨各種碑帖，出版名《李息翁臨古法書》，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師

	一九三〇 庚午五十一年	<p>自為序：「居俗之日，嘗好臨寫碑帖，積久盈尺，藏丐尊小梅花屋，十數年矣。爾者居士選輯一帙，將以鋟版示諸學者，請余為文冠之卷首。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趨佛道，非無益矣。冀後之覽者，咸會斯旨，乃不負居士倡布之善意耳。歲躔鶉尾，如眼書。」</p>
	歲	<p>正月 ○書「以戒為師」贈曇昕法師。 ○跋：「敬贈晉江月臺佛學社庚午冬季考試品行最優者惠存，以為紀念。一音。」 二月 ○書「當勤精進，但念無常」。 ○跋：「庚午二月居萬壽，如理。」印「弘一」（朱文）。 四月 ○書〈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 五月 ○〈題經亨頤贈夏丐尊畫記〉： 「庚午五月十四日，丐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約石禪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飯蔬食，石禪以酒澆愁。酒既酣，為述昔年三人同居錢塘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今已不可復得，余乃潸然淚下，寫《仁王般若經》苦空二偈貽之：『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為害。欲深禍重，瘡疣無外。三界皆苦，國有何賴？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盛者必衰，實者必虛。眾生蠢蠢，都如幻居。聲響皆空，國土亦如。』永寧沙門亡言，時居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六月 ○書「佛光」二字。 ○跋：「證無上法，究竟清涼。《華嚴經》句。庚午六月，亡言。」印「弘一」（朱文）。 ○集《華嚴》偈句贈劉質平：「獲根本智，滅除眾苦；證無上法，究竟清涼。」 ○跋：「庚午六月，質平居士重來白馬湖晚晴山房，商榷《清涼歌》，因為撰輯第一集，都凡十首，並集《大方廣佛華嚴經》偈句，書聯貽之，以為著述之紀念，法界寺沙門亡言，時年五十又一。」 十月</p>

		<p>◎書座右銘。</p> <p>「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痴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p> <p>◎跋：「庚午十月居金仙，侍權法師講席，聽《地藏菩薩本願經》，深自悲痛慚愧，誓改過自新。敬書靈峰法訓，以銘座右。」</p> <p>◎書「華藏」篆文橫額。</p> <p>◎跋：「庚午秋晚，玄入晏坐此室，讀誦《華嚴經》，題此以誌遺念。」</p> <p>是年</p> <p>◎書聯贈承天寺印月長老歸虎溪。「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p> <p>◎跋：「印月法師歸臥虎溪，書此呈之。後學月臂，時庚午居豐州。」</p> <p>致力華嚴研究，綴聯書成《華嚴集聯三百》，次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p> <p>◎書《華嚴經》句。「世尊光所照，眾生悉安樂，有苦皆滅除，心生大歡喜。」</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庚午一音書。」</p> <p>◎書《華嚴經》偈，貽佩弦居士。「分別觀內身，此中誰是我；若能如是解，彼達我有無。此身假安立，住處無方所，諦了是身者，於中無所著。」</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偈。佩弦居士受持讀誦。庚午亡言敬書。」</p> <p>◎印「避」(白文)。</p>
一九三一	辛未五十二歲	<p>春</p> <p>◎書先父遺聯贈劉質平。「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見我非僧。」</p> <p>◎跋：「先吏部公通陽明修，兼修禪那，捨報之時，安詳遷化，如入正定，蓋此季世所希有矣。是聯為其遺作，今以寫奉質平賢首慧覽。辛未春沙門玄入。」印「大慈沙門」(白文)，「避」(白文)。</p> <p>二月初五</p> <p>◎師先慈歿廿六年，敬書《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以資迴向。</p> <p>三月</p> <p>◎書《華嚴經》偈頌集句：「如來境界無有邊際，普賢身相猶如虛空。」</p> <p>◎跋：「歲在辛未三月居蘭阜，敬書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頌集句：世間淨眼品第一，盧舍</p>

那佛品第二。明州大誓莊嚴院沙門亡言。」

四月廿一

○手書《華嚴集聯三百》，在滬付印，師自為序，弟子劉質平為之跋。後一九三二年經亨頤、一九三七年馬一浮再為序。

七月十三

○自誓受菩薩戒，敬錄羯磨文，以備受時讀白。

「我名演音，仰乞十方如來已入大地，諸菩薩眾：我今欲於十方世界佛菩薩所，誓受一切菩薩淨戒，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如是學處，如是淨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具，未來一切菩薩當具，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具。於是學處，於是淨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學。」

○跋：「辛未七月十三日，自誓受菩薩戒，敬錄羯磨文，以備受時讀白。」

九月

○在白湖金仙寺，撰書《清涼歌集》〈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等五首。

〈清涼〉

○「清涼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潔。今唱清涼歌，心地光明一笑呵。清涼風，涼風解溫，暑氣已無蹤。今唱清涼歌，熱惱消除萬物和。清涼水，清水一渠，滌盪諸行穢，今唱清涼歌，身心無垢樂如何。清涼，清涼，清涼，無上究竟真常。」

○跋：「大明院無依。」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遠觀山色鬱然翠，如藍成靛。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力有長短。自近漸遠，易青為翠。自遠漸近，易翠為青。時常更換，是由緣會。幻相現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萬法皆然。」

○跋：「歲次鶉首，日燈院玄入。」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晝有香。香淡如入夜來，香乃烈。鼻觀是一，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白晝眾喧動，紛紛俗務縈。目視色，耳聽聲，鼻觀之力分於耳目喪其靈。心清聞妙香，用志不分，乃

一九三二	壬申五十三歲	<p>凝於神，古訓好參詳。」</p> <p>◎跋：「歲次鶉首，晚晴院沙門髻音。」</p> <p>〈世夢〉</p> <p>◎「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生不如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不自知，非真夢歟？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貪名利，梯山航海，豈必枕上爾。莊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夢時固是夢，醒時何非夢。曠大劫來，一時一刻皆夢中。破盡無明，大覺能仁，如是乃為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尊。」</p> <p>◎跋：「依明蓮池大師竹窗三筆中世夢文綴錄。」</p> <p>〈觀心〉</p> <p>◎「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難。出世學問義理深，線索一，雖難而似易。線索為何？現在一念心性應尋覓。試觀心性，在內歟？在外歟？在中間歟？過去歟？現在歟？或未來歟？長短方圓歟？赤白青黃歟？覓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是應直下信入，未可錯下承當。試觀心性：內、外、中間、過去、現在、未來、長短方圓、赤白青黃。」</p> <p>◎跋：「歲次鶉首。慈力院沙門亡言。」</p> <p>是年</p> <p>◎為蔡冠洛撰書其亡父淵泉居士墓碣。</p> <p>◎撰題〈永嘉慶福寺緣冊〉。</p> <p>◎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十住品》偈頌句。「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隨文。」</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十住品偈頌句。卒未慧燈院沙門亡言，時年五十又二。」</p> <p>二月</p> <p>◎書宋施護等譯《佛說五大施經》。</p> <p>◎書〈普賢行願品〉偈句貽劉質平。「起大願雲周法界，以普賢行悟菩提。」</p> <p>◎跋：「唐貞元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偈句。壬申二月質平居士始學《大悲陀羅尼》及《般若心經》，書此以奉，敬志讚喜。沙門被甲，時年五十三。」</p> <p>◎刻「看松日到衣」印（白文）贈了智上人。</p> <p>三月</p>
------	--------	--

	<p>○書《華嚴經·入法界品》偈頌。「往因今淨解及事善友力，增長諸功德如水生蓮花。」</p> <p>○跋：「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偈頌（時年五十又三）：仁以大悲清淨手，攝於憶念諸眾生；今於一切厄難中，獲得無憂安隱樂。歲次壬申三月，無盡藏院沙門玄策居明□伏龍峰。」印「避」（白文）、「□□」（白文）。</p> <p>五月</p> <p>○書《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迴向趙伯頤居士大母蘇氏。</p> <p>○書《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頌。「智慧照十方莊嚴諸法界，大慈念一切無礙如虛空。」</p> <p>○跋：「唐貞元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頌：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迴向眾生及佛道。歲次壬申五月，最吉祥院沙門勝鐙時居明部。」印「□□」（白文）。</p> <p>○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偈頌。「當今眾生喜當今菩薩喜，當今諸佛喜當成此歡喜。」</p> <p>○跋：「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偈頌（時年五十又三）：我為精勤常救獲，起諸宏誓救眾生；憐愍一切如己身，常以普門隨順轉。歲次壬申春晚，法藏日院勝臂居明□伏龍山中。」印「避」（白文）、「□□」（白文）。</p> <p>六月</p> <p>○書《阿彌陀經》迴向先考。</p> <p>○書「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p> <p>○跋：「先進士公六十八歲生余，今夏六月五日為公百二十齡誕辰，公邃於性理之學，身體力行，是聯句其遺作也，質平居士請書以為紀念。歲在壬申大華嚴寺沙門演音，時居箬山。」</p> <p>秋</p> <p>○書古德法語贈夏龍文。</p> <p>○跋：「歲次壬申早秋，安居伏龍講苑，龍文居士書來，云將築室楊谿，埋名遯世，寫此付之，月臂。」至紹興，大寫佛號三百張結緣。</p> <p>十一月</p>

		<p>◎書晉譯《華嚴經》「句子性常法師。」「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燈。」</p> <p>◎書《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p> <p>「後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上海李圓淨居士來書，謂將助編《九華山志》，屬為供其資料。自惟剝染以來，至心歸戒地藏菩薩十有五載，受恩最厚，久欲輯錄教跡，流傳於世，讚揚聖德，而報深恩，今其時矣。後二月，雲游南閩，住萬壽嚴，乃從事輯錄，都為一卷，題為《地藏菩薩聖德大觀》，並付書局別以刊布，並貢諸圓淨居士備採擇焉。」</p> <p>臘月卅</p> <p>◎書《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於了識法師受持讀誦。</p>
一九三三	癸酉五十四歲	<p>正月</p> <p>◎題竹園居士幼年書法：</p> <p>「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別心，云何測度？若風畫空，無有能所。如是了知，乃為智者。竹園居士，善解般若。余謂書法亦然。今以幼年所作見示，歎為玄妙。即依是義，而說二偈。質諸當代，精鑑賞者。癸酉正月，無礙。」</p> <p>正月十三</p> <p>◎夜夢有人誦《華嚴經》，醒後，書贈普潤法師（廣洽），並加跋語：「歲次癸酉正月八日，移居妙釋禪寺。是夜余夢身為少年，偕儒師行。聞後有人朗誦華嚴偈句，審知其為賢首品文。音節激楚，感人甚深，未能捨去。與儒師返，見十數人席地聚坐，中有一長髯老人即是歌者。座前置紙，大寫一行，若寫華嚴經名。余乃知彼以歌而說法者，深敬仰之，遂欲入座。因問聽眾：可有隙地容余等否？彼謂兩端悉是虛席。余即脫履，方欲參座，而夢醒矣。回憶《華嚴賢首品偈》，似為「發心行相五頌」。因於是夜篝燈書之。願盡未來際，讀誦受持，如說修行焉。演音。普潤法師供養，後五日並記。偈云：</p> <p>菩薩發意求菩提，非是無因無有緣。於佛法僧生淨信，以是而生廣大心。不欲五欲及王位，富饒自樂大名稱。但為永滅眾生苦，利益世間而發心。常欲利樂諸眾生，莊嚴國土供養佛。受持正法修諸智，證菩提故而發心。深心信解常清淨，恭敬尊重一切佛。於法及僧亦如是，至誠供養而發心。深信於佛及佛法，亦信佛子所行道。及信無上大菩提，菩薩以是初發心。」</p> <p>五月</p> <p>◎手書《南山律苑住眾學律發願文》：</p>

「中華民國廿二年，歲次癸酉五月廿六日，即舊曆五月初三日，恭值靈峰滿益大師聖誕，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宏誓願。敬祈

南山道宣律師 靈芝元照律師 靈峰滿益大師，慈念哀愍，證明攝受。學律弟子：

弘一演音 性常宗凝 照融廣洽 傳淨了識 傳正心燦 廣演本妙 寂聲誰真 寂明瑞曦 寂

德瑞澄 騰觀妙慧 寂護瑞衛 廣信平願」

閏五月

◎為盧世侯居士題所繪《地藏菩薩九華垂蹟圖讚》並記：

「壬申仲冬，余來禾島，始識世侯居士，時方集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居士割指瀝血，為繪聖像，捧持入山。余感其誠，因請續畫『九華垂蹟』。爾後世侯往青陽觀禮聖蹟，復游錢塘、富春。逮於四月、藻繪已訖，余為忭喜，略綴讚詞，併輯一帙。冀以光顯往跡，式酬聖德焉耳。於時後廿二年歲次癸酉閏五月，住溫陵大開元寺尊勝院結夏安居。大華嚴寺沙門弘一演音。」

夏

◎古志禪師（性願）撰《唐神僧靈應祖師現化記》，師為書寫。「溫陵自古多佳勝，靈秀所鍾，聖蹟彌著。世傳有三真人六祖師，靈應即其一也。師字文愈，示蹟唐代。誕生仁宅李家，幼有孝行，迥異群倫。常現神變，事蹟昭聞。如渡溪飛笠，行路鞭甕，立石朝天，插竹茁地。逮及示寂，坐化茄藤，異香遠聞。鄉人柯長者感其靈異，因奉真身而建伽藍。迄於近世，香火因緣，普被遐邇。有仁宅沐恩弟子黃種樹、黃書漢，景仰慈光，冀報大德，募建浮圖，永鎮山中。爰略記事實，以示將來。使見聞瞻禮，獲福於無窮焉。中華廿二年癸酉夏月，住山比丘定眉立石、沙門古志撰文，沙門月音書寫。」

十月二日

◎書《尊勝堂楹聯並題記》：

「南山律教，已七百年湮沒無聞，所幸遺編猶存海外；晉水僧園，有十數眾弘傳不絕，能令正法再生世間。此聯，於今年五月撰就，本擬書寫，懸諸尊勝堂前。後因故不果行。爰以此稿，奉諸普潤法師，聯為紀念耳。是歲十月二日為講律圓滿前一日，演音。」

十月三日

◎書〈唐新羅國青五大賢法師偈〉贈性常法師。

「勇士交陣死如歸 丈夫向道有何辭 初入恆難永無易 由難若退何劫成 丈夫欲取三界王 當揮智劍斬群魔 吾於苦海誓無畏 莊嚴戒筏攝諸方 廿二年歲次癸酉正月廿一日，開講《四分律含註戒本》三卷，《戒相表記》一卷、《刪補隨機羯磨》二卷，迄於十月三日講竟。是日為南山道宣律祖涅槃之時，性常律師爰立別字曰豐德。以我律祖晚年居終南山豐德寺，重修隨機羯磨，刪定僧戒本及重出羯磨疏含注戒本並疏等，皆在此時。律師字曰豐德，將以追隨律祖遺囑，中興律宗而紹隆光大焉耳。演音書，時年五十有四。」印「安住」（白文）、「化入幻土」（白文）。

冬

◎至晉江草庵度歲，為撰書一聯云：

「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撰書摩尼石像聯一幅：

「石壁光明，相傳為文佛現影；史乘記載，於此有名賢讀書。」

除夕

◎手書「紹隆僧種」橫幅贈性常法師。

◎跋：「歲次癸酉與豐德法師同住草庵渡歲，書此以為遺念。演音，時年五十又四。」

是年

◎書戒經後偈三頌貽性常法師。

「世尊涅槃時 興起於大悲 集諸比丘眾 與如是教誡 莫謂我涅槃 淨行者無護 我今說戒經 亦善說毘尼 我雖般涅槃 當視如世尊 此經久住世 佛法得熾盛」

◎跋：「歲次癸酉於妙釋寺講四分戒本，正月廿一日蒞益大師涅槃日始，二月十五日釋迦牟尼佛涅槃日竟，性常律師隨喜講席，勇猛精進，眾所稱讚，為書戒經後偈三頌以呈敬志歎仰。演音「印」胤」（白文）。

◎篆書「佛滅度後，以戒為師」贈普潤法師。

◎跋：「歲次癸酉於妙釋寺講四分戒本，正月廿一日蒞益大師涅槃日始，二月十五佛涅槃日圓滿，普潤法師護持贊助，書此以奉敬志功德。慧光明院沙門曇昉並識。」

◎劉質平母謝世，手書《心經》一卷。

一九三四	甲戌五十五歲	<p>正月</p> <p>◎書「清高勤苦」。</p> <p>◎跋：「甲戌正月，晉江梵行清信女講習會第一期始業，書此以勗勵之。沙門一音。」</p> <p>二月</p> <p>◎篆書「意空樓」樓額於福建草庵。</p> <p>◎跋：「藏在甲戌二月，沙門一音題，性願贈。」</p> <p>◎僧普潤割指瀝血，師為書《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多紙，分施有緣。</p> <p>五月</p> <p>◎贈僧懺上人華嚴集聯。「當度眾生界，當淨國土界；普入三昧門，普游解脫門。」</p> <p>◎跋：「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菩薩說頌》集句。僧懺上人供養，歲次甲戌五月尊勝院沙門髻目敬書。」</p> <p>九月</p> <p>◎自撰一聯，寄託宏律志願贈廣義法師。</p> <p>「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大苦；誓捨身命，宏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p> <p>◎跋：「歲次癸酉正月廿一日為靈峰滿益大師涅槃日，迄二月十五日，講《含註戒本》及《表記》初二編。三月初九日迄四月初八日居萬壽岩，講《隨機羯磨》。八月廿四日迄十月初三日為律祖南山道宣聖師涅槃日，住大開元寺補講都竟，敬發誓願，以安心策志，資成勝行焉耳。曇昉並書，甲戌九月以奉廣義法師慧鑑。」</p> <p>冬</p> <p>◎函天津俗姪李晉章請其刻印數方，以為紀念，並託購《昨非錄》，為書寫結緣之用。</p> <p>是年</p> <p>◎書「無住齋」橫幅贈夏丐尊。</p> <p>◎跋：「丐尊居士屬，甲戌勝解。」</p>
一九三五	乙亥五十六歲	<p>二月</p> <p>◎書《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以奉汝晉居士供養。</p> <p>三月</p> <p>◎補題泉州溫陵養老院中朱子祠「過化」亭額。</p>

一九三六	歲 丙子五十七	元旦
		<p>○跋：「泉郡素稱海濱鄒魯。朱文公嘗於東北高阜，建亭種竹，講學其中，歲久傾圮。明嘉靖間，通判陳公（陳堯）重建斯亭，題曰『過化』，後亦毀於兵燹。邇者葉居士青眼欲復古蹟，請書亭額補焉。余昔在俗，潛心理學，獨尊程朱。今來溫陵，補題過化，何莫非勝緣耶？遜國後廿四年歲在乙亥，沙門一音書，時年五十六。」</p> <p>四月</p> <p>○書「南無阿彌陀佛」中堂，及《華嚴經》句「持戒到彼岸，說法度眾生」聯文貽葉青眼居士。</p> <p>夏</p> <p>○書清末莊貽華《詠淨峰寺》詩。</p> <p>「淨峰峰高高更曲，半天雲氣芙蓉削。曇貝重重覆翠微，眼中滄海盈一掬。怪石蒼松別有天，嘯傲煙霞看未足。傳燈此地幾何年，淨土依然古天竺。我來恰值海國秋，躡履梯雲聘游矚。蓮花座上禮空王，一炷爐香薰寶錄。最愛夕陽山更幽，酣臥林巒無拘束。人生即此見蓬萊，安得烏巾占叢竹。戊申秋日漆園後人貽華氏題。乙亥夏首，尊勝老人居淨峰重錄。」（今猶保存於紀念堂）</p> <p>○為淨峰李仙詞題聯：「是真仙靈，為佛門作大護法；殊勝境界，集僧眾建新道場。」</p> <p>○為淨峰寺客堂書題聯：「自淨其心，有若光風霽月；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師。」</p> <p>○跋：「乙亥首夏，歸臥淨山，書此補壁。尊勝院沙門一音撰，時年五十有六。」印「無畏」（白文），居淨峰寺。自書一聯以策勵：「誓作地藏真子，願為南山孤臣。」</p> <p>○跋：「龍集乙亥五十六歲誕日，敬書以自策勵，銘諸座右，沙門演音。時居惠安淨峰寺研習《事鈔》並《戒》（本）《業》（羯磨）二疏及《靈芝記》文。弘裔。」</p> <p>十一月</p> <p>○廣洽法師割指瀝血，師為書寫《戒經》。</p> <p>○書詩偈贈勝進居士。</p> <p>○跋：「出家之後，所有印章，大半散失。勝進居士屬集為一冊，未之能也。於時乙亥十一月，適普潤廣洽上人，割指瀝血，請寫《戒經》，盡有殘血。為補書詩偈於後。時居溫陵過化亭。」</p>

一九三七	丁丑五十八歲	<p>○跋：「丙子元旦晨試筆，時臥病草庵，沙門一音年五十又七。」</p> <p>三月</p> <p>○書《乙亥惠安弘法日記》贈曾詞源，並為題記。</p> <p>○大病始癒，篆書《華嚴偈頌》集句。「能於眾生施無畏，普使世間得大明。」</p> <p>○跋：「十三歲學篆，弱冠以後，遂即棄捨，忽忽垂四十載矣，余無勉力作書，握管生疏，無復兒時故態，衰老寢至，道業未就。殊自慚也。歲次玄枵閏三月，大病始癒，《華嚴偈頌》集句，晉水簷蔔院沙門髻嚴，時年五十又七。」</p> <p>三月廿一至四月初八</p> <p>○為亡友金咨甫書《金剛經》一卷。</p> <p>四月</p> <p>○書《壬丙南閩弘法略志》贈蔡契誠，並為題記。</p> <p>五月</p> <p>○書《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為傳貫師亡母迴向。</p> <p>○書《佛說阿彌陀經》，呈奉日光常住。</p> <p>歲暮</p> <p>○臨別日光巖時，手書《佛說無量壽經》，贈南普陀寺主清智上人。</p> <p>是年</p> <p>○書《佛說五大施經》，迴向士惟居士。</p> <p>○書《般若心經》和墨寶數件，贈廈門名醫黃丙丁博士。</p> <p>元旦</p> <p>○書一九三四年九月贈廣義法師自撰詩聯。「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眾，備受大苦；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p> <p>○跋：「歲次丁丑元旦居南普陀講《隨機羯磨》敬書。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有八。」</p> <p>歲首</p> <p>○書明石屋珙《山居詩》句贈煙水庵主。「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p> <p>○跋：「明石屋珙山居詩句，丁丑歲首，以奉煙水庵主慧鑑。澹沲院沙門亡言書。」印「無畏」（白文。）</p>
------	--------	--

一九三八	戊寅五十九歲	<p>三月</p> <p>◎集《華嚴》偈句贈萬均法師。「開示眾生見正道，猶如淨眼觀明珠。」</p> <p>◎跋：「去歲萬均法師著《先自度論》，友人堅執謂是余撰，余心異之，而未及覽其文也。今歲法師復著《為僧教育進一言》，及獲被見，歎為稀有，不勝忭躍。求諸當代，少有匹者。豈余暗識，所可及也！因呈拙書，以誌景仰。丁丑三月，集《華嚴》偈句，一音。」</p> <p>四月</p> <p>◎書《般若心經》貽伯麟居士供養。</p> <p>五月</p> <p>◎跋蘇州靈巖山《印光、真達二老像手卷》：</p> <p>「靈巖中興，厥惟二老。續述有人，紹隆永保。披圖尋覽，若覲高賢。願茲續卷，奕葉綿傳。丁丑夏五月沙門一音，時居齊州。」</p> <p>七月</p> <p>◎書「殉教」橫幅。</p> <p>◎跋：「曩居南閩淨峰，不避鄉匪之難；今居東齊湛山，復值倭寇之警。」為護佛門而捨身命，大義所在，何可辭耶？於時歲次丁丑舊七月十三日，出家首末廿載。沙門演音，年五十有八。」</p> <p>九月中旬</p> <p>◎書《華嚴經·淨行品》贈夢參法師。</p> <p>冬</p> <p>◎返廈，駐萬石，自題室曰「殉教堂」。</p> <p>是年</p> <p>◎書《華嚴經偈集》句貽妙燈法師。「光明晃耀如星月，智慧境界等虛空。」</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集》句，妙燈法師玄督。二一老人書。」印「弘一」（朱文）。</p> <p>◎撰壽聯一幅，奉祝轉道老和尚七秩大壽。「老圃秋殘，猶有黃花標晚節；澄潭影現，仰觀皓月鎮中天。」</p> <p>三月</p> <p>◎題泉州梅石書院圖書樓「無上清涼」四字。</p>
------	--------	---

七月

◎書古德偈句贈許宣平。「祇今休去便休去，若待了時無了時。」

◎跋：「歲次戊寅閏七月十三日，為余刺染二十週年，是日始講《阿彌陀經》於龍溪尊元經樓。宣平居士（任職銀行）先一夕自福州歸，獲預法會。逮十九日講經圓滿，居士設齋供養三寶及諸善信，慶幸歡忭，得未曾有。居士久處塵勞，恆思厭離，乃囑題句，用自惕勵，並志近事，以為紀念焉。一音錄古德句。」

◎書《苦樂對照表》二紙，以奉泉州城中尊元經樓。

◎跋：「華民廿七年，歲次戊寅七月十三日，余刺染出家廿周年，是日諸善友集聚尊元經樓，為余誦經懺罪。余於是日始講《阿彌陀經》一卷，迴向眾生，同證菩提，並書《苦樂對照表》二紙，呈奉經樓，以為紀念焉。沙門一音。」

秋

◎應嚴笑堂之請，為其「祇園」題寫園額，並撰《祇園記》以為紀念：

「笑堂居士性高尚，不治生業，惟於舍旁拓地數弓，雜植花木，以為游息弦誦之所。顏曰『祇園』，意謂是外無長物也。又亦假用梵典之名，而音釋悉異，藉以志其景仰所歸也。戊寅仲秋，余弘法龍溪，居士請題園額，為述其義如是，因併記之。溫陵沙門一音。」

◎舊時弟子劍痕居士過訪，師追懷往事，錄《華嚴經》句及唐李益《喜見外弟又言別》詩以贈。

歲暮

◎為漳州雲洞岩鶴鳴祠篆書「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並題記：

「戊寅歲晚，築祠雲岩，將以祀明蔡鶴峰大儒並清略庵居士。時余方覽《王遵嚴集》，有《壽鶴峰布衣序》，因得窺其所學，粹然一出於道。略庵居士好善樂施，惠及鄉里，並以學行垂諸不朽。余維闇短，未能歌讚令譽。敬書佛號，以斯功德，迴向菩提。並願見聞隨喜，同植勝因，齊成佛道云。一音。」

◎居泉州月臺，時印光法師撰《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流通序》，師為精心書寫，附印於該書。是年

◎書扇面贈惠齊居士。「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現在萬般皆放下，一心念佛到西方。」

◎跋：「惠齊居士玄譽。戊寅，二一老人。」印「音」（朱文）。

	一九三九 己卯六十歲	<p>◎書「以戒為師」贈晉江月臺佛學社庚午冬考試品行最優者。</p> <p>◎跋：「敬贈晉江月臺佛學社庚午冬季考試品行最優者惠存，以為紀念，一音。」</p> <p>◎書草庵門聯贈俞嘯川居士。「草積不除，便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p> <p>◎跋：「此數年前為草庵所撰寺門聯句，下二句，疑似古人舊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聯隱含慈悲博愛之意。宋儒周程朱諸子文中，常有此類之言，即是觀天地生物氣象，而興起仁民愛物之懷也。嘯川居士玄覽，亡言。」</p>
	元旦	<p>◎書佛號及《華嚴經》偈，贈漳州劉綿松（勝華居士）及其母（惠靜女居士）。</p> <p>◎「佛法僧」</p> <p>◎跋：「勝華居士禮敬供養。己卯元旦，沙門一音書。」「與世為依怙，如日處虛空」</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偈句，勝華居士供養。己卯晚晴老人。」「南無阿彌陀佛」</p> <p>◎跋：「惠靜老女居士禮敬供養。己卯元旦，沙門一音敬書。」「妙智清淨日，大悲圓滿輪」</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偈句，惠靜老女居士供養。一音。」</p> <p>二月五日</p> <p>◎為亡母謝世三十四週年，於《前塵影事》冊上書《金剛經》偈頌，迴向菩提。</p> <p>◎跋：「二月五日為亡母謝世三十四週年，敬書《金剛經》偈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迴向菩提，時年六十歲。」</p> <p>仲春</p> <p>◎書集《華嚴經》句。「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p> <p>◎跋：「己卯仲春居月臺別院，集華嚴句，一音時年六十。」</p> <p>◎書集《華嚴經》句贈了智法師。「速見如來無量光，見此普賢最勝願；勤修清淨波羅蜜，恆不忘失菩提心。」</p> <p>◎跋：「了智法師供養。歲在己卯仲春，《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句，後學一音集書於月臺。」</p> <p>六月</p> <p>◎李芳遠入山參訪，師賦偈贈之：「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p> <p>◎又書「無畏」篆額贈芳遠。</p> <p>◎跋：「遠童子淵。己卯殘暑，一音時年六十居逢峰。」</p>

一九四〇	庚辰六十一歲	<p>夏</p> <p>○書《行事鈔》警訓贈圓拙法師。 「應自卑下，如拭塵巾。推直於他，引曲向己。常省己過，不訟彼短。」</p> <p>○跋：「南山《行事鈔》警訓，書奉圓拙法師供養。庚辰夏，一音時年六十有一。」</p> <p>○篆書「見性、明心」小聯贈李芳遠。</p> <p>○跋：「歲次壽星初暑，居毘湖普濟山中，養病習靜。書此以奉芳遠童子。老病頹唐，無能工也。善夢，時年六十有一。」</p> <p>九月廿</p> <p>○蓬壺普濟寺後精舍題壁：「閉門思過，依教觀心。」</p>
		<p>九月</p> <p>○蔡冠洛舊藏杭州雷峰塔出土《陀羅尼經》數卷，請師題簽。</p> <p>九月廿</p> <p>○師六旬初度，弟子豐子愷為畫《續護生畫集》六十幅奉壽，師為之題詞並跋：「己卯秋晚，〈續護生畫集〉繪就，今以衰病，未能為之補題，勉力書寫，聊存遺念可耳。晚晴老人。」</p> <p>是年</p> <p>○特題《格言聯璧》，以自策勵。 「余童年恆覽是書，卅以後，稍知修養，亦奉為主臬。今離俗已廿一載，偶披此卷，如飲甘露，深沁心脾，百讀不厭也。或疑『齊家』、『從政』二門，與出家人不相涉，然整頓常住，訓導法眷，任職叢林，方便接引，若取資於此二門，善為變通應用，其所獲之利益，正無限也。演音。」</p> <p>○錄《藕益大師警訓》：「身見重者宜苦行消之，貪愛強者宜苦境鍊之，人我山高者宜逆緣挫之。」</p> <p>○跋：「明藕益大師警訓。己卯、一音時年六十。」</p> <p>○篆書集《華嚴經》偈句貽豐德律師。「見法如幻，以道自娛。」</p> <p>○跋：「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集》句，豐德律師玄督。己卯，亡言時年六十。」</p> <p>○伯祥居士屬題「書巢」橫幅。</p> <p>○跋：「伯祥居士屬題。己卯，沙門一音時年六十。」</p>

		<p>◎跋：「庚辰九月二十日，世壽週甲，書以自勗。晚晴老人。」</p> <p>◎集古詩句為普濟寺補壁：「山靜似太古，人間愛晚晴。」</p> <p>◎跋：「蓬壺普濟寺補壁，歲次庚辰集古詩句。晚晴老人。」</p> <p>十月</p> <p>◎書「梵華精舍」匾額於所居茅蓬之廳堂，兩壁則書藕益警訓、印光法語。</p> <p>◎書《華嚴經》偈句贈閩南文人月笙。「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p> <p>十二月朔</p> <p>◎書聯贈轉應老法師。「閩南砥柱，佛法金城。」</p> <p>◎跋：「歲次庚辰十二月朔，靈應寺主延請諸師蒞寺禮懺，齋天餞口，日夜勤勞，行者疲憊。翌朝黎明，轉應老法師子身入大殿，持誦晨課，梵音圓朗，威儀端嚴。余親見之，大為歎服。師道心堅固，任事正直，久為縉素所稱讚。朝暮二課，數十年來，精勤無間，尤為眾所難能。世衰道微，人多文弱，不具剛骨。有如師者，可謂末法芬陀利矣。謹書聯句，奉慈座以志敬仰。並勵後賢。晚學一音，時年六十又一。」</p> <p>是年</p> <p>◎應泉州人士請題《李卓吾先生象贊》：「由儒入釋，悟徹率機。清源毓秀，千古崔巍。」</p> <p>◎書聯贈新加坡居士林。「普令眾生得法喜，猶如滿月顯高山。」</p> <p>◎跋：「晉譯《華嚴經》偈句，新加坡居士林供養。沙門一音集書。」</p>
一九四一	辛巳六十二歲	<p>二月十七</p> <p>◎書「三省」橫幅以自勵。</p> <p>◎跋：「辛巳二月十六夜夢兩示三省二字，翼日書此自勗。晚晴老人。」印「弘一」（朱文）。</p> <p>四月十九</p> <p>◎書古德偈句贈陳海量。「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時無了時。」</p> <p>◎跋：「古德偈句。辛巳四月十九日，第二次居南浦水雲，明朝將復之福林，書此以奉海量居士。晚晴老人，時年六十又二，未御目魚書。」</p> <p>夏</p> <p>◎書「尊瞻齋」橫額於晉江福林寺下榻淨室。</p>

◎友黃福海訪，寫韓偓詩二首相贈。

「炊煙縷縷鷺鷥棲，藕葉枯香插野泥。有個高僧入圖畫，把經吟立水塘西。」

「江海扁舟客，雲山一衲僧。相逢兩無語，若箇是南能？」

閏六月廿三

◎惠安勝王江山求書「孝歎傳芳」四字，以誌先嚴之懿行。

秋

◎書錄《華嚴經》句。「佛《華嚴經》云：以無礙眼等視眾生。」

◎跋：「歲集鶉尾秋，居蕘林，沙門亡言時年六十二。」印「龍辟」（白文）。

◎書錄《華嚴經》句貽伯祥居士：「佛《華嚴經》云：如大地能作一切眾生依處。」

◎跋：「伯祥居士淵督，沙門一音。」印「龍辟」（白文）。

中秋

◎書「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贈杜安人醫師。

冬

◎賦《紅菊花偈》示傳貫法師。「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跋：「辛巳初冬，積陰凝寒。貫師贈余紅菊花一枝，為說此偈。晚晴老人於蕘林。」

◎為愴痕比丘起名「律華」，復為書律偈。「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

◎跋：「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邇者律華法師，於是偈言，深為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讚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峰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為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蹤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遵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

◎書蕩益大師警訓贈傳淨法師。「專求己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上下。」

◎跋：「傳淨法師頂禮《法華經》，書此以為供養。演音。」

嘉平六日

◎為淡生居士書所撰聯。「游衍書績，唾棄利名。」

	一九四二 壬午六十三 歲	<p>◎跋：「淡生賢首自撰聯句屬書，略為潤色，並附注釋其意，以奉慧覽。『游衍書續』者，游衍見《詩·大雅》傳記云：自恣之意。續與繪通。『唾棄利名』者，輕賤鄙棄也。歲集辛巳嘉平六日，晚晴老人書於百原。」</p> <p>◎書「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貽靜淵法師。</p> <p>◎跋：「辛巳歲寒靜淵法師清鑑，一音時將游菲島。」印「弘一」（白文）。</p> <p>◎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p> <p>◎跋：「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辛巳歲寒，大開元寺結七念佛，敬書呈奉。晚晴老人。」</p> <p>是年</p> <p>◎書「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p> <p>◎跋：「靈峰大師偈句。歲次鶉尾，亡言。」印「弘一」（朱文）。</p> <p>春</p> <p>◎書藕益大師警訓。</p> <p>「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則德日廣大。」</p> <p>◎跋：「藕益大師警訓。壬午春首，晚晴老人書。」</p> <p>◎集書《華嚴經》句：「無上慧堅固，功德華莊嚴。」</p> <p>◎跋：「《大方廣佛華嚴經》句。壬午春，晚晴老人。」印「弘一」（朱文）。</p> <p>三月</p> <p>◎書冠頭聯贈杜安人醫師：「安寧萬邦，正需良藥；人我一相，乃謂大慈。」</p> <p>◎書「無量壽佛」貽石有紀。</p> <p>◎為惠安龍安佛寺作並書冠頭詩一首。</p> <p>「龍勝空宗傳竺土，安清古譯冠中邦。佛曦遍照閻浮境，寺剎崔峨建法幢。」</p> <p>◎跋：「惠安，華藏寺沙門一音。」</p> <p>◎勝聞居士請寫遺訓，書《論語》一段贈之。</p> <p>「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p> <p>◎跋：「壬午初夏，衰老益甚，將邈世埋名，求早生極樂。勝聞居士屬寫遺訓。余行疏學淺，何</p>
--	--------------------	--

敢妄談玄妙？謹錄余生平不敢忘懷《論語》一章，以酬勝屬。是為予生平得力處，願共勉焉。晚晴。」

◎題勝聞居士贈東華法師畫冊：「鏡花水月，當體非真。如是妙觀，可謂智人。」

◎跋：「勝聞居士以畫冊呈贈東華法師，為說是偈，書冠卷首。亡言。」

◎郭沫若馳書李芳遠，請代求師墨寶。師寫《寒山詩》贈之：「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上款署：「沫若居士澄覽」。

仲夏

◎書密林法師所作《詠靈山八景詩》。

◎跋：「密林法師詠靈山八景詩。歲次鶉火夏仲，晚晴老人書。時年六十又三，居溫陵。」六月

◎撰並書《福州怡山長慶寺修建放生池記》：

「閩中自唐以來，梵宇林立，禪德輩出，故放生之風，迄今猶盛。：福州西郊怡山長慶寺，又名西禪寺，為閩省一大叢林。寺中舊有放生所，廢圯殊甚。十六年歲次丁卯，羅鏗端、陳士牧居士游怡山，見而感喟。乃倡議募資，重為修建。：計園池修建，前後歷十餘年，費資萬餘金。羅鏗端、陳士牧居士始終董其務。近述修建經過事跡，請撰碑記，垂示來葉。爰依其草稿略為潤色，並書寫刊石，以志讚喜云。華民卅一年歲集壬午夏六月，南山律苑沙門演音。」

秋

◎題張人希先人所藏畫冊：「承平雅頌」

◎跋：「歲次鶉火秋仲，溫陵晚晴老人。」

◎贈張人希條幅：「書畫風度，每隨時代而變易。是為清季人作，循規蹈矩，猶存先正典型，可寶也。」

◎跋：「壬午秋，亡言，時年六十有三。」

八月廿三

◎為轉道、轉逢二老書大柱聯。漸示微疾。

八月廿八

◎自書遺囑，並附遺偈二首致夏丐尊、劉質平、性願法師。三者內容大同。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 ◎遺囑發表後，即將手書《藥師經》一部，及《格言別錄》一本，交與妙蓮法師供養。 九月初一 ◎書「悲欣交集」四字與侍者妙蓮法師，是為最後絕筆。
--	--	--

【校記】

- ①民，原作衣，校改。
- ②卅，原作州，校改。
- ③洞，原作□，校改。
- ④篝，原作葦，校改。
- ⑤積，原作藉，校改。
- ⑥綿，原作錦，校改。
- ⑦己，原作乙，校改。
- ⑧亡，原作無，校改。
- ⑨勁，原作晚，校改。
- ⑩鏗，原作堅，校改。
- ⑪亡，原作無，校改。

弘公道風

書法作品圖

(擷錄代表性作品數幅)

我名演音。仰乞

十方一切如來，已入大地

諸菩薩眾。我今欲於

十方世界佛菩薩所，誓受一切

菩薩學一聚。誓受一切菩薩淨戒。

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如是學處，如是淨戒，過去一切

菩薩已具，未來一切菩薩當具。

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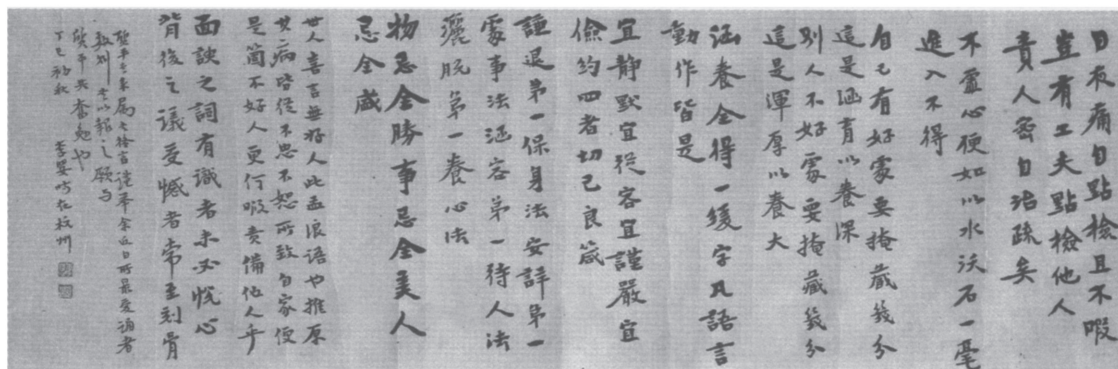
於是學處，於是淨戒，過去一切

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

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學。

辛未七月十三日自誓受菩薩戒
敬錄羯磨文以備受時讀白

大師自誓受菩薩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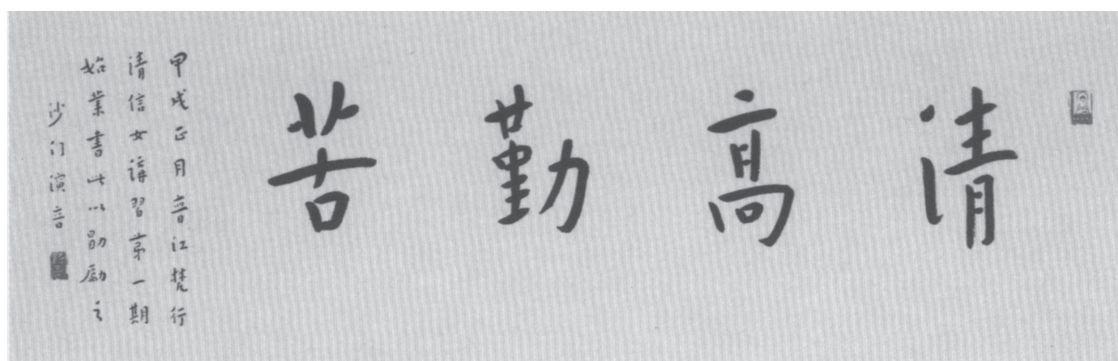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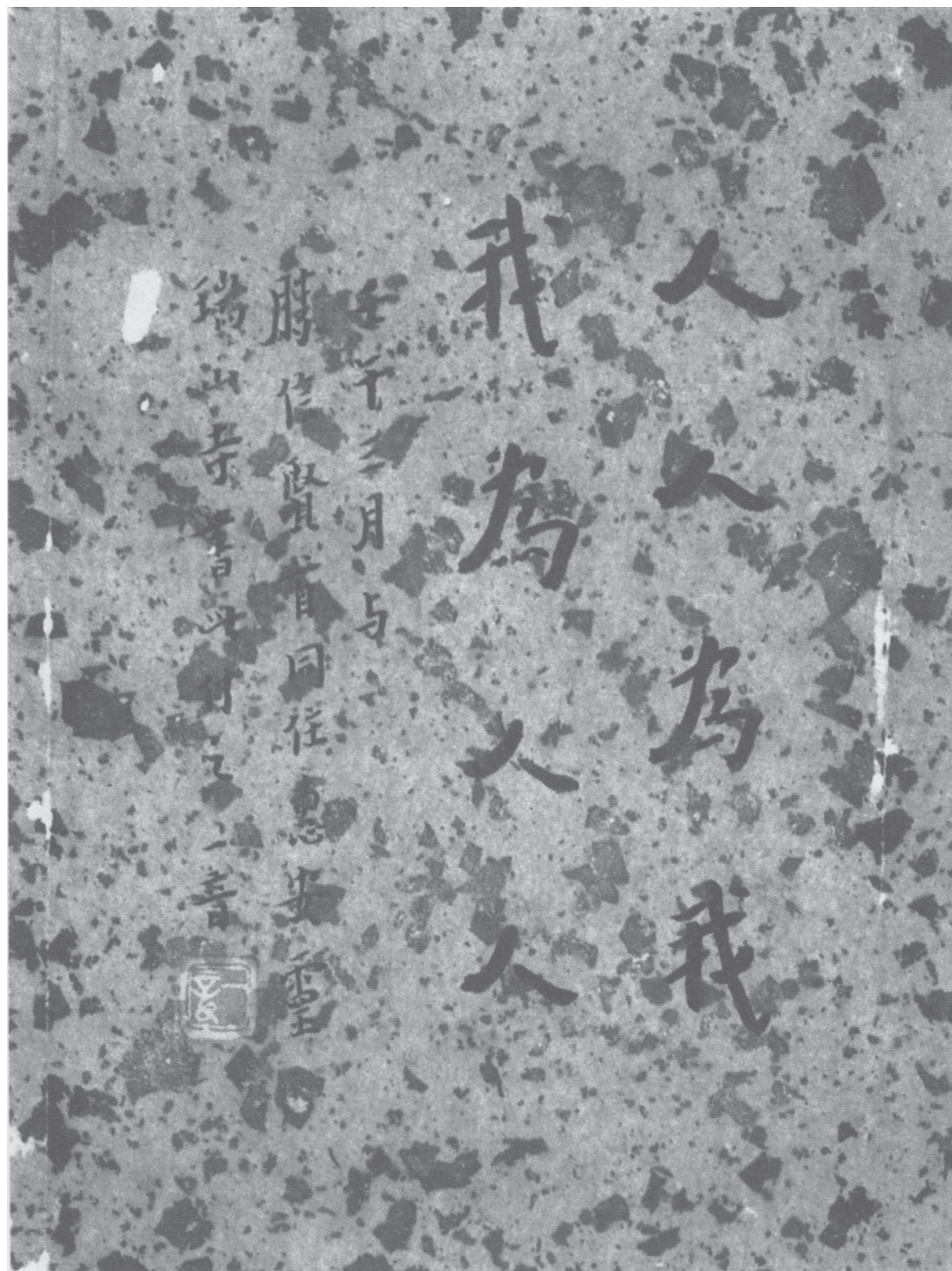
時常背誦格言數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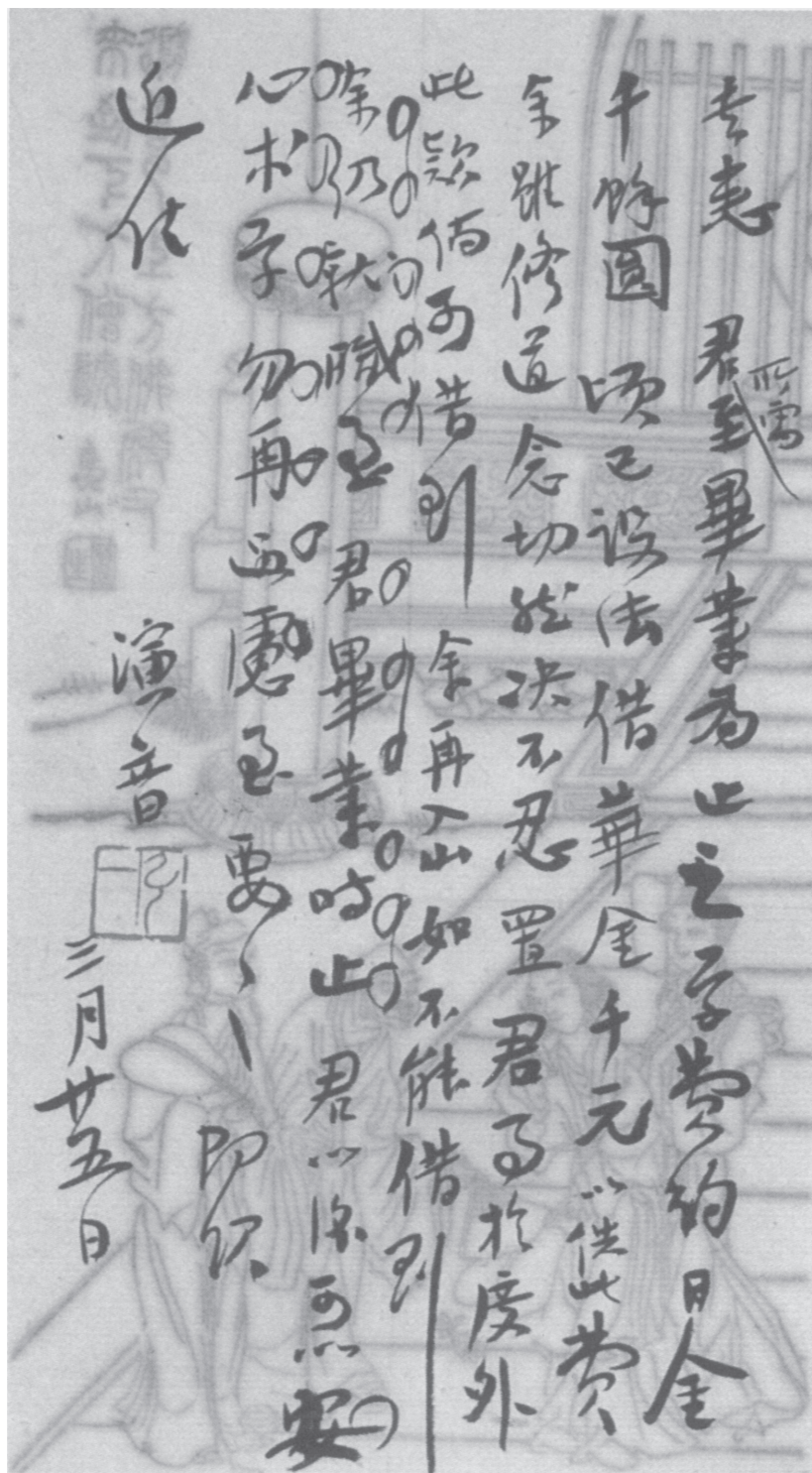
古法卷紙書華嚴經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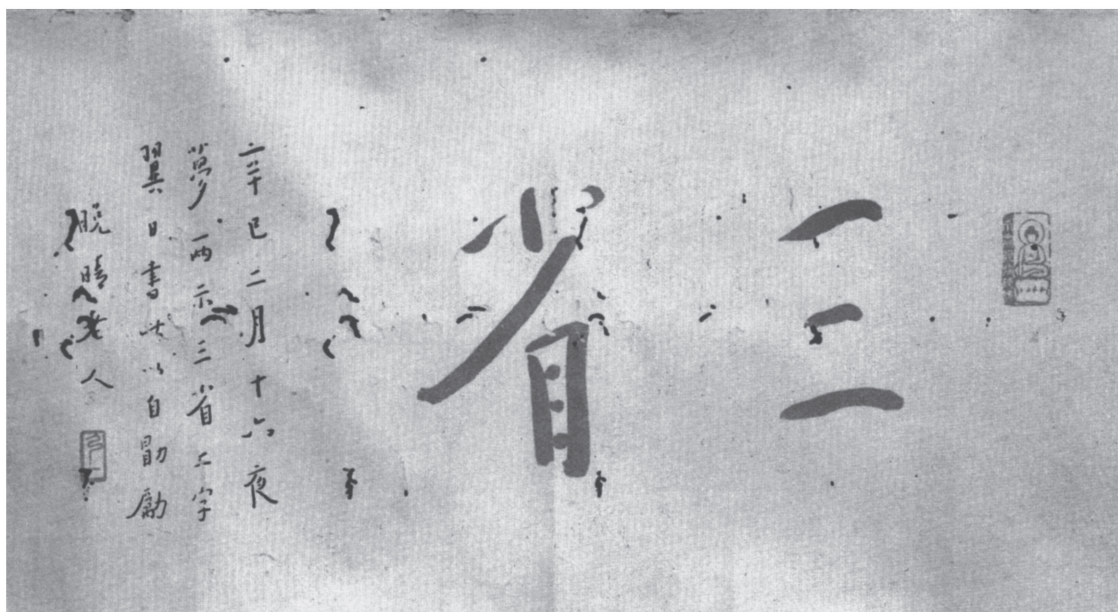
勸勵清信女墨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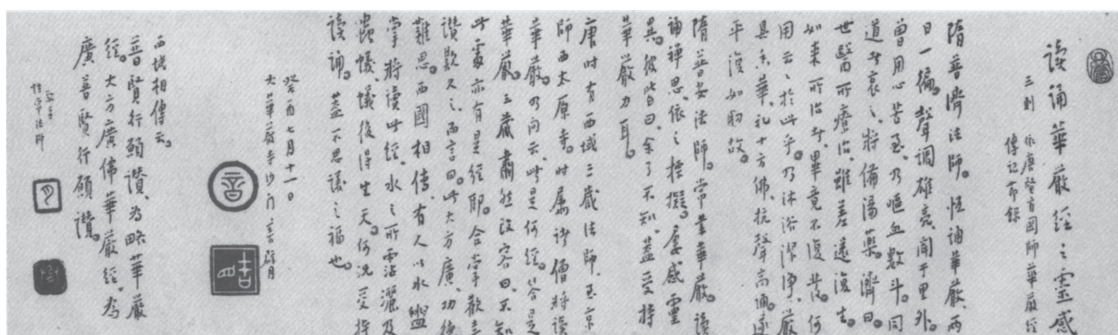


同住墨寶





夜夢兩示



誦華嚴經靈感三則

423



延機類聚今所傳者有數本。
 高麗藏宋紹興元元藏明藏及宋藏均藏清藏并明清別刊本等
 宋元諸藏此本極多明藏與清藏亦多互改唯高麗藏較為完善天津劉經家
 作尉如居士曾據此本參互考訂以所藏藏本為主而參用他本之長并據南山業疏及
 聖賢記以為指歸中其詳歷時年餘乃成此冊以古本之歧誤使初學之誦習如獲律校
 功和焉也居士校刊此書近二十卷當以此冊為最精湛而扶義植學之功亦最偉矣
 今復校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詳為覆校與舊宋藏及宋元明藏并南山疏初聖賢記
 之精密審定稍有修改俾臻完善學身復此庶幾無遺之想宋元明藏本中此書
 此誤最多外錯脫誤滿筆皆是有指其與數重宜高閣若無今新校行本決定予人
 物誦習也南宋已後南山律教漸以湮沒此由是耶余以夙素發後新校行本教善持護
 如教者亦有其願盡和和際檢諸身命竭其心力庶為弘傳更願後之學者奉持此冊
 珍如珠璧傳諸品布俾燈不絕俾吾祖律教可以光大熾盛常輝世間耳

四分律刪補隨經二燭磨

是歲七月十三日依燈燭
王介對校擇要改正

出歲次甲戌五月十日
王介演音敬書



古本對校擇要改正

所平居士 之前函後，為慰。近來老作仍衰弱，稍勞
 軟，即甚感疲憊。再遲十數日，夏居士必返白馬湖。
 當與彼商量，預備後事，并交付遺囑。可作此生一
 結束矣。此次為新華回字，諸君老寫字，極本為
 往，生西方，略別之紀念。深愧精力不足，未能滿足諸君
 之願。但亦可稍留紀念。字之工拙，大小多少，不以計也。
 余因未能滿諸君之願，甚為抱歉。此意乞向新華
 諸君言之。請多之原諒，為禱。

書法佳者，不必字大而字多。故小冊之字，或圓較大幅為佳。
 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足，寫大幅時，常敷衍了之也。
 但以前交來之大冊直幅，決定書之，不計工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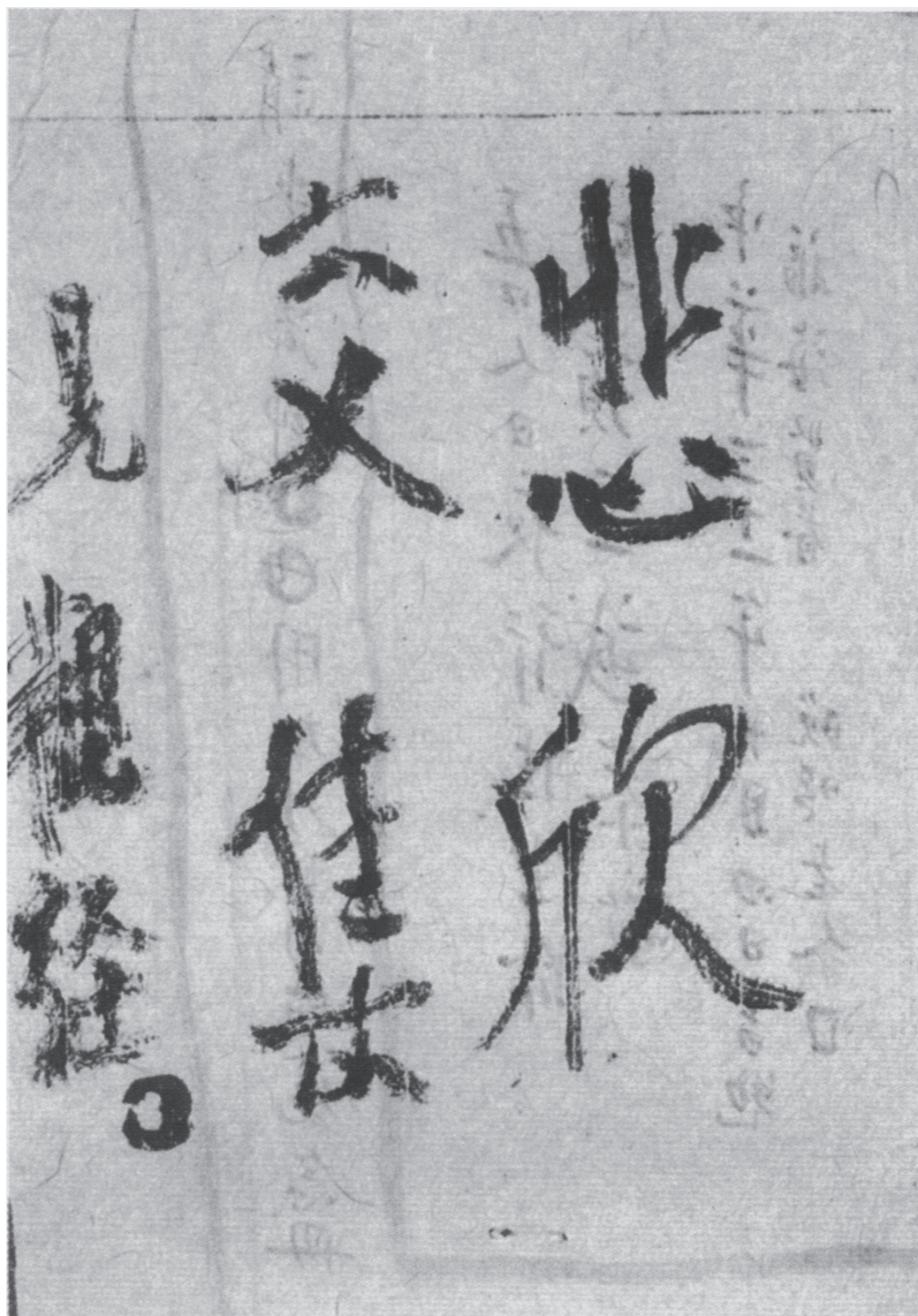
承惠字，為品，收以敬謝。

演音

下次信若未收，請向商務印書館轉交。
 大楷純草書（湖南）二校葉

正月初一日	彌勒菩薩聖誕
廿一日	滿益大師往生
二月初五日	母忌日
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出家
十五日	釋迦牟尼佛涅槃
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廿一日	普賢菩薩聖誕
四月初四日	文殊菩薩聖誕
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聖誕
廿一日	母生日
五月初三日	滿益大師聖誕
六月初五日	父生日
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成道
七月十三日	大勢至菩薩聖誕
三十日	地藏菩薩聖誕
八月初五日	父忌日
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
十二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成道

同書佛菩薩聖誕與父母生忌日



末後一著

遺囑

劉師平居士 披閱

余命終後，凡追悼會、建醮及
其他紀念之事，皆不可做。因予種
毒，與年等無，反失福也。
倘欲做一事，與余為紀念者，乞

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印二千冊。

南北新法，同慶諸公（即居士林等）
以一千冊交佛學書局流通，每冊經手流通費五分。
此書即贈予書局。諸書局於本月刊中，登廣告。

以五百冊贈予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存貯，以後隨意轉與
日本佛居。
以五百冊分贈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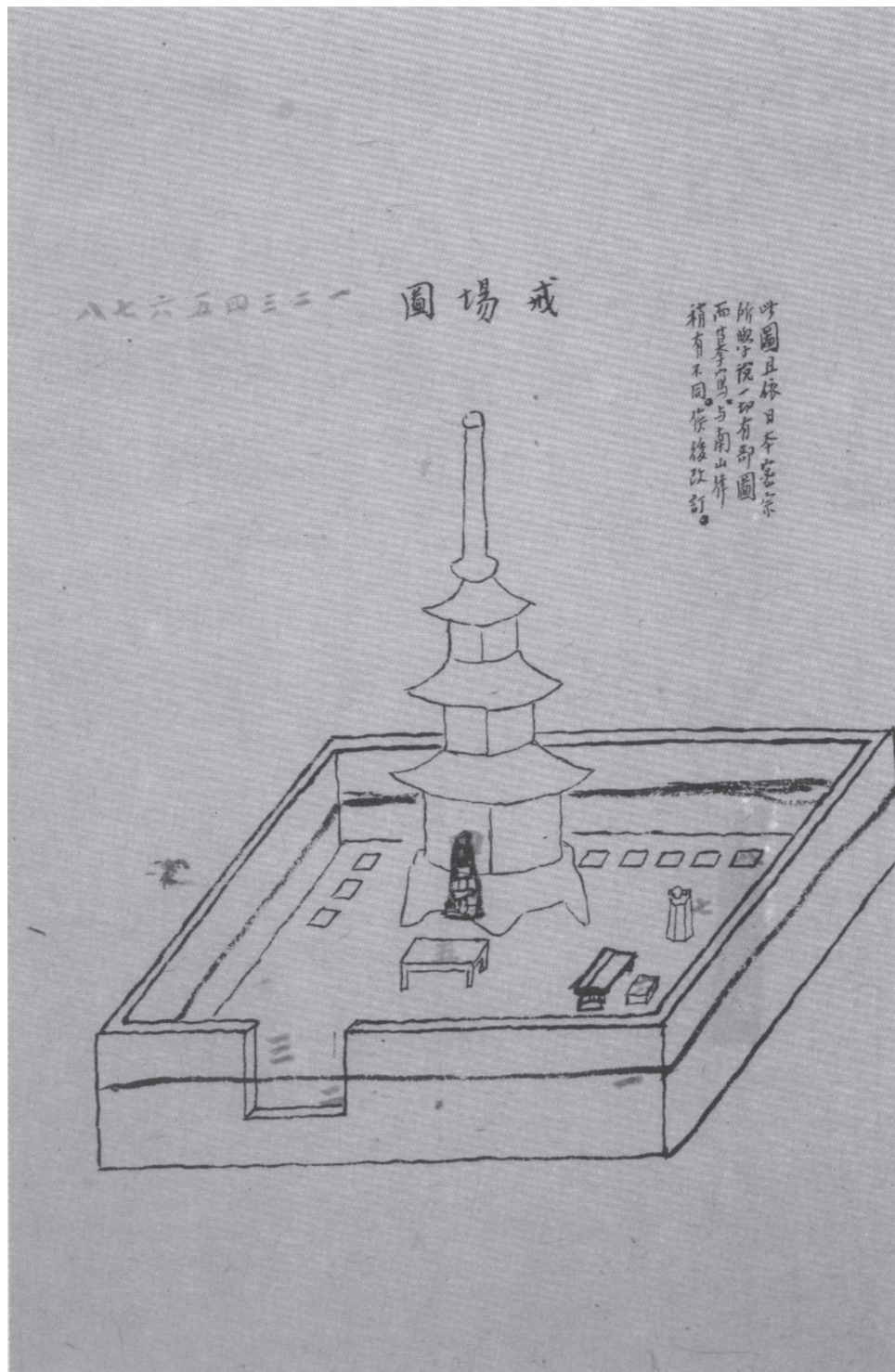
此書即交諸佛學書局。並作誠信，附印書後。
仍由中華書局存印。之與印刷主任，於贈居士校法。
一切照前式，惟裝打改良。

此書原稿，存在穆溫初居士處，乞託作囑託轉借。
此書可為余出家以後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為紀念也。

弘一書



遺囑一則



戒場圖

如我心事宜於未來受
無間苦終不發生一念之意
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
人耶

龍集壬午元旦沙門弘一師年六十三

大師晚年菩提心切

大方廣佛華嚴經

十迴向品初迴向章
弘一大師恭書

師自述此生最佳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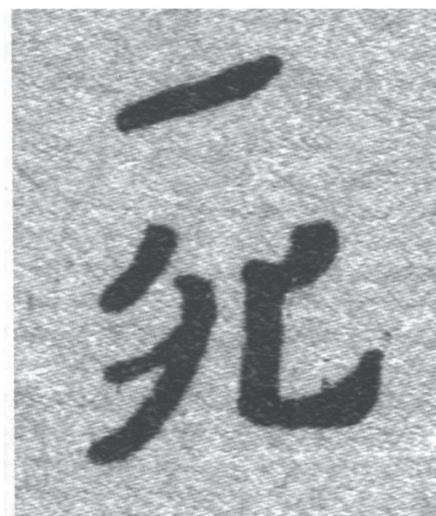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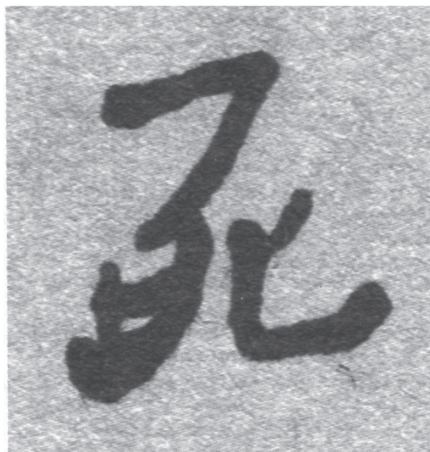
願盡未來晉代法界一切
眾生備受大苦

歲次丁丑元旦
獨鍾南山
記

律教久住神州
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

南山律苑沙門一
時辛丑十有八

獨鍾南山



大師書「死」字，不同意趣

弘公道風

金石 出家前



印

毫端舍利 李璧苑/50

弘一法師自十七歲從唐敬嚴學篆隸、刻石後，二十一歲後，便與上海書畫公會諸翁游藝忘年，常與高邕之、朱夢廬、烏目山僧宗仰上人（黃宗仰）……等聚會雅集，品茶讀畫。於時，師集印藏，復以手作，出版《李廬印譜》問世，並自為序二百三十三字，道盡源流。任教杭州第一師範時，又利用課餘，集友生組「樂石社」，切磋金石。友南社詩人姚鵬雛為撰《樂石社記》記之。後日益規模，師遂作《樂石社社友小傳》附《樂石社記》。並往來西泠印社同道，與吳昌碩結古歡。值將出家，以所藏印章贈與西泠印社。社為紀念，鑿龕求藏，題曰：「印藏」。

弘一法師在俗印石作品遺約四十四件。其篆法工細者如「成奚」、「庶統小篆」；而厚實者如「李廬」、「成蹊」；刀法平整者如「叔桐篆隸」；粗曠自然者如「屺研齋」、「殿中執法」；邊欄變化靈動者則有「隴西李氏」；而抒情言志者如「我本楚狂人」、及「四時佳興與人同」等。

弘一法師出家後，遠離雕技，唯遺印六方。如「看松日到衣」印，為了智法師屢請師畫彌陀像未應，刻以贈之。而「僧胤」、「弘裔」、「大華」、「大心凡夫」五印，則是一九二二年法師假私名別字，刻與好友夏丐尊清賞之作。

以上五十方印中，大多章法方正自然，不求奇險，且疏密平衡，無大對比。此外，弘一法師創有椎刀法，並曾於一九三八年，《致馬冬涵書》論篆刻書法中述及：

「：刀尾扁尖而平齊若椎狀者，為朽人自意所創。錐形之刀，謹能刻白文，如以鐵筆寫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終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錐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

邕²胤⁵：後代裔[→]：後代子孫

。此為朽人之創論，未審當否也？……」

而此一九三八年所論之法，仍可以一九二二年之最末六方白文印中，見出理路。葉聖陶對此五印的評價是：「好極，不可言說。」；而篆刻家王北岳於其現有遺印的看法是：「方正平整、古樸平實，大致不出漢印的範圍，但並未豎立自己的風格。」

弘公道風

金石 出家後圖

書寫邊款悉心研究

我看弘一大師 劉質平 / 103

先師書寫邊款，悉心研究，長幅作品，因佈局關係，須將地名、山名、寺名、院名、年月、筆名、全部寫上。用印亦費准酌——一印、二印、大印、小印、朱紋、白紋，須將整個作品，詳加考慮，方始決定。

所寫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意造者，有全部意造者，均與筆名同時決定。

重操刻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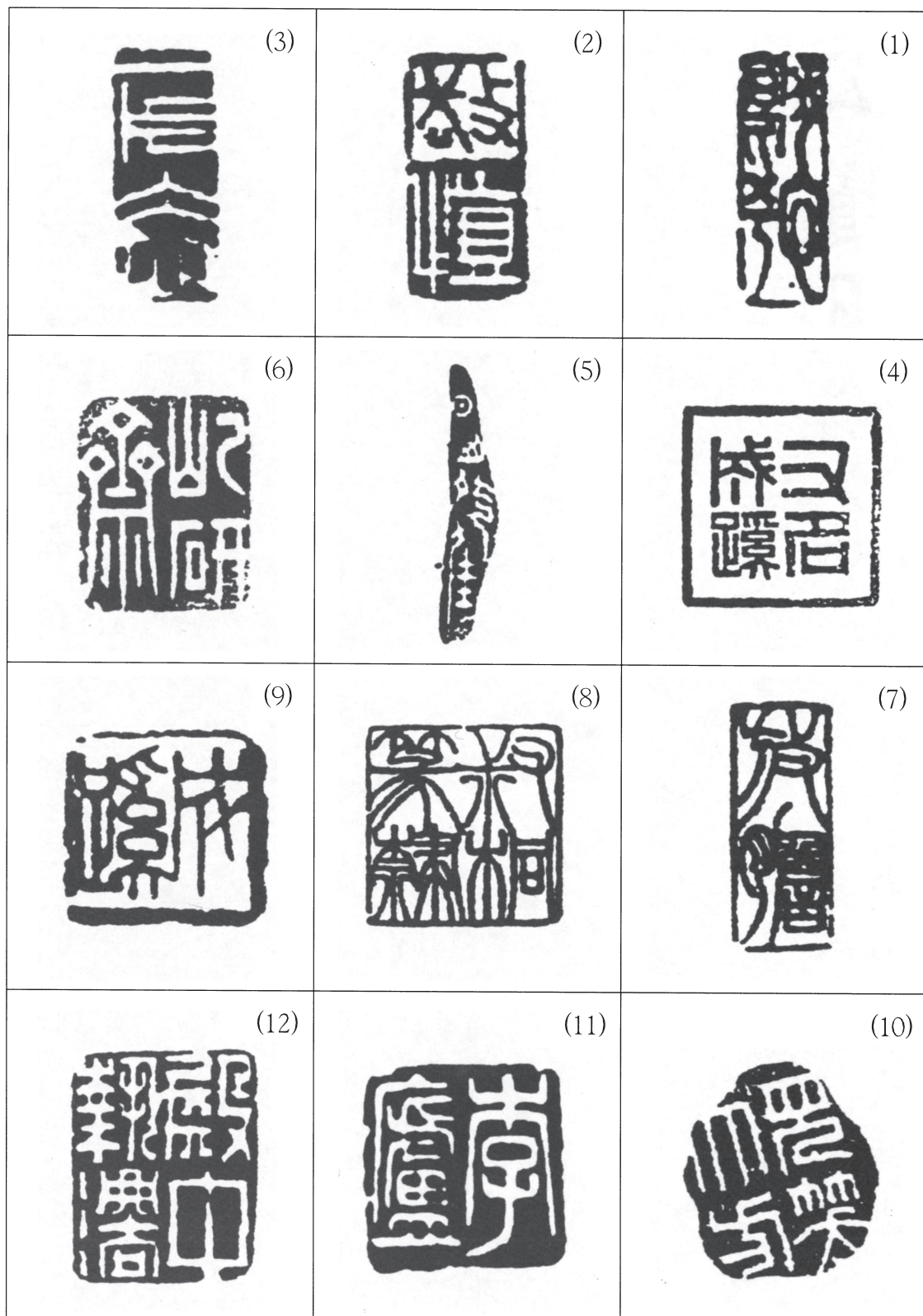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與德淵上人的因緣（上） 秦啓明 / 46

因與上通經史訓話，下達書畫篆刻之汪夢空居士結為善友，故在汪居士的頻頻勸請下，大師還在蓮華寺重操刻刀，治印結緣。先是選章石二方，分別工書「放下」與古德共庵禪偈：「千峰頂上一茅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裡去，到頭不似老僧閒。」治印贈與汪居士，得彼讚許：「大師不愧西泠印社中堅，印藝不減當年！」大師意趣日濃，以至欲罷不能，不僅為汪居士等作印，而且還為外地友人親屬製印相贈。













弘公道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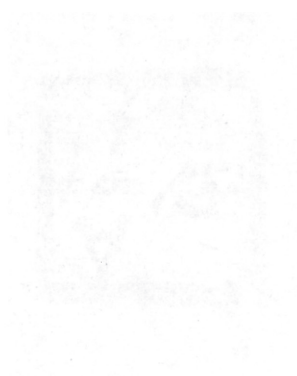


金石作品圖

一〇四七弘一法師在俗時的金石作品





<p>(27)</p> 	<p>(26)</p> 	<p>(25)</p> 
<p>(30)</p> 	<p>(29)</p> 	<p>(28)</p> 
<p>(33)</p> 	<p>(32)</p> 	<p>(31)</p> 
<p>(36)</p> 	<p>(35)</p> 	<p>(34)</p> 

 <p>(39)</p>	 <p>(38)</p>	 <p>(37)</p>
 <p>(42)</p>	 <p>(41)</p>	 <p>(40)</p>
 <p>(45)</p>	 <p>(44)</p>	 <p>(43)</p>
 <p></p>	 <p>(47)</p>	 <p>(46)</p>

一〇六弘一法師出家後的金石作品 弘一法師常用印（印友所刻）七〇九演音

(1) 胤



(4) 大慈



(7) 李矯 演音



(10) 黃寄慈 吉眼



(2) 大心凡夫



(5) 弘裔



(8) 謝磊明 演音



(11) 黃寄慈 廣心



(3) 僧胤



(6) 看松月到衣



(9) 演音



(12) 謝磊明 沙門月臂



弘一法師常用印（印友所刻）。一〇七佛像



(1) 李鴻梁 南無阿彌陀佛



(2) 佛像



(3) 佛像



(4) 佛像



(5) 佛像



(6) 黃寄慈 佛像



(7) 黃寄慈 佛像



(8) 李鴻梁 臂



(9) 李鴻梁 臂一



(10) 馬冬涵 龍臂



(11) 馬冬涵 沙門月臂



(12) 臂

弘一法師常用印（印友所刻）一々四音 五々一二弘一

(1) 黃寄慈 龍音



(4) 一音(?)



(7) 弘一



(10) 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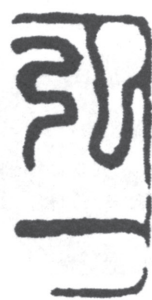
(2) 善力音



(5) 弘一



(8) 張慧弘一



(11) 弘一



(3) 善力音



(6) 費龍丁弘一



(9) 有輝弘一














(12) 弘一



弘一法師常用印（印友所刻）

 <p>(3) 心潛靜觀</p>	 <p>(2) 月</p>	 <p>(1) 幻士</p>
 <p>(6) 化人幻士</p>	 <p>(5) 大明草堂</p>	 <p>(4) 息霜</p>
 <p>(9) 善力亡言</p>	 <p>(8) 亡言</p>	 <p>(7) 大明沙門</p>
 <p>(12) 弘一六年十以後所作</p>	 <p>(11) 李息</p>	 <p>(10) 息翁晚年之作</p>

弘一法師常用印（印友所刻）

<p>(1) 本來無一物</p> 	<p>(2) 石卿 晚晴老人</p> 	<p>(3) 生諡哀公</p> 
<p>(4) 李矯 無畏</p> 	<p>(5) 李矯 吉眼</p> 	<p>(6) 李</p> 
<p>(7) 馬冬涵 弘一六十後作</p> 	<p>(8) 馬冬涵 亡言</p> 	<p>(9) 馬冬涵 名字性空</p> 
<p>(10) 息</p> 	<p>(11) 許晦廬 二一老人</p> 	

弘公道風

畫
圖

畫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52

弘一法師遺世畫作存不多，僅依所留作品與相關資料略分：(1)上海時期（二件）(2)留日時期（六件）(3)留日歸國時期（三件）(4)出家時期（一件）等而試探之。

一、上海時期：

弘一法師少年時期，因受家中賑房徐耀廷及師唐敬嚴啓迪，已具繪畫基礎。一八九八年，南下上海，棋逢盛會，正是海上畫派講求以金石筆意入畫的風潮；一九〇〇年，即與上海書畫名家湯伯遲、黃宗仰、朱夢廬、高邕之等人，共組上海書畫公會，每週出《書畫公會報》一紙，共研畫藝。而上海時期之作，據秦啓明〈名士、藝術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觀〉所載，僅有二幅：

①「墨梅」（一八九九，於上海）：「淡墨鉤花，畫面冷豔絕俗，原畫存韓介侯處。」

②「秋意」（一九〇〇年，於上海書畫公會時期）：「濃墨畫菊，畫面峻潔高雅，原件存韓介侯處。」

二、留日時期：

一九〇六年，弘一法師入東上野美術學校（今之東京藝術大學）油畫科，從留法畫家黑田清輝主任、中村源次郎及長原孝太郎等教授習畫。黑田清輝等人之畫風為印象派，師初入學，為中國學生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的第一代、該科設立的第十屆、法國印象主義繼續延續其世界潮流的影響階段。因此，姜丹書〈近憶大師〉文中，述及法師此期之畫風為：

「上人於西畫，為印象派之作風，近看一塌糊塗，遠看栩栩欲活。…」而此期所存作品秦啓明該文中載有：

①「山茶花」(一九〇五，水彩，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題款：「回闌欲轉，低弄雙翹紅暉淺；記得兒家，記得山樹一枝花。」下署：「乙巳冬夜，息霜寫於東京小迷樓。」

②「樂聖貝多芬」(一九〇六，木炭畫)

③「曾存吳(延年)相種種」(一九〇九，漫畫)：「表現曾存吳喜怒哀樂十二相。一九〇九年作於東京美術學校，寄贈返回四川省親的曾存吳。原件繪於明信片，曾刊一九一二年四月上海《太平洋報》」

而除秦文所記外，另有：

④「紹津風景寫生」(一九〇五，水彩，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為弘一法師寄徐耀亭(月亭)明信片，所附畫之水彩風景。題：「沼津，日本東海道之名勝地。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千本松原』，有山聳於前曰：『愛鷹』。山崗中黃綠色為綠田之將熟者，田與山之間有白光一線，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畫法寫生，奉月亭老哥大畫伯一笑，弟哀，時客日本。」

⑤「少女肖像素描」(一九〇六，木炭畫)：以英文簽名「ATI」。

⑥「花卉」(一九〇九，油畫)，臺北儲小石教授藏。

三、留日歸國時期：

弘一法師一九一一年留日歸國。一九一二年任上海《太平洋報》文藝編輯，主編《太平洋報畫報》時，即與北京書畫家陳師曾同享藝術盛名，人稱「北陳南李」。而其留日歸國後之作，秦文中記有山水畫三幅：

①「寒林」。

②「雪後」：「筆墨洗練，色調清靜。」

③「黃昏」：「右上幅畫歸鴉展翅，中幅畫一叢秋樹，尾露瓦屋頂部，曾刊三十年代文藝雜誌《現代》。」

且其刊於畫報中的作品曾於孤芳〈憶弘一法師〉文中如是描寫：「畫報的內容既不是點石齋的新聞畫，也不是沈伯塵的百美圖，：它是一幅立軸，或一方冊頁，或一幅對聯，大半是法師的手筆——書法和花鳥。法師那時候的書法，近似《鄭文公碑》而更雄健，花鳥亦如他的書法，雄健適勁，寥寥數筆，別有風致。」

《鄭文公碑》為北鄭昭所書，其生年不詳，卒於北魏孝明熙平元年（五一六）。芟陽開封人。而此碑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評曰：「有雲鶴海鷗之態」。

故由上可知，弘一法師雖赴日學習西洋畫風，但於中國的傳統書畫仍相當投入，而形簡筆勁金石韻，乃為法師此期的花鳥畫風，惜已難得一見。

四、出家時期：

弘一法師出家後，於一九三〇年代前後，繪有佛像並題〈華嚴經偈〉一幅，屬逸筆草草之風，而筆簡形具。

除上舉畫作外，弘一法師又於中國近代美術教育上作出突破。一九〇五年，法師到日後，於留日學生高天梅主編之《醒獅雜誌》撰寫〈圖畫修得法〉與〈水彩畫法說略〉，故法師應於留日前已備西畫基礎。學成歸國後，首將西洋美術教法引進中國，並開設人體寫生課程，啓發繪畫新觀念。後為劉海粟釀成風潮。而弘一法師於浙江一師的美術教學情形

，吳夢非〈弘一法師和浙江教育藝術〉中有述：

「：我想在民國初年，我國其他各省一般學校的藝術教法，大致也如四川的情形，不過使學生臨臨黑板畫而已。但是弘一法師在浙江兩級師範教導專修科的學生時，計劃十分周詳，設備更力求充足。凡學生用的石膏模型，重要的，無不購備。人體寫生也曾雇用模特兒。一切教法完全仿照外國的專門學校。」

而除了美術教室的室內課程外，弘一法師又常帶領學生至戶外寫生，乘坐校方預備的木船，速寫西湖山色，以融藝術、自然於生活當中。

學畫

臺听大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3

記得有一次，泉州有一個姓黃的，他善于畫畫，他多次要請大師吃飯，大師給他請多了，就破例在藏經樓上叫我預備了幾樣菜。那時正是戰爭時期，什麼菜都十分希罕。不過，當時我弄的幾道菜倒是過得去。在進食中，黃居士請大師批評他的畫。大師從來就不直接批評他人，他看了黃居士的畫，隨口說：「好，好！不過，學畫的人應學多看，能多看好幾家的畫，才能吸收人家的特長。學畫要先學畫圓，畫了圓將它對摺起來，如果四周都能相疊，才算有了起步的準備。接下來第二步就要學習一筆就能畫出一條直線。第三步則是一口氣能畫出一個正四角形來，同時將畫紙對摺後，四角形的四個角都能相疊為準。」大師強調，一個學畫畫的人，開始時一定要完成這幾個步驟。若不能完成這三個步驟，則將來可很難畫畫了。他又說西洋畫家最講究畫面的構圖圖案，空白在畫面上有時是要加以保留的，因空白本身對畫面具有重要性。大師還告訴我，叫我和黃居士說，最好去買商務

印書館所出版的歷朝觀音寶像一書來參閱。他說該書收藏了各家的作品，若能小心參考各家的筆法，知悉其優劣點，然後自成一家，那是最好不過了。大師亦指出，藝術貴在清淡，如佛法所說，「此法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此法是指佛法，也就是說佛法不是單靠思量而不去精讀而能瞭解的。同樣的，此書、此畫、此藝術都是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大師對我說：「我不好意思告訴這畫家這些話，勞煩你轉告給他知道。我的感想是這樣，對不對由他自己去想想。」弘一大師說這話時是非常客氣的。呵呵，多補充一句，大師曾說過，藝術到了最高峰就是佛法。

神與形

我看弘一大師 一代高僧弘一法師 沈本千 / 1990

我童年時，先後從故鄉老畫師學國畫，進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兩級師範於一九一三年改為第一師範）以後，由於同學豐仁（子愷）、葉天瑞（天底）二人的鼓勵，參加了校中的「桐蔭畫會」，學西畫習寫生。當時我雖尚無寫生經驗，但對寫生卻極感興趣；同時又不忍捨棄國畫，以為既學了國畫就不應學寫生，這個『魚與熊掌是否不可兼得』的問題，常掛心頭不能解決。葉天底知道了我的問題，自告奮勇願意陪我上虎跑請教老師父。老師父者，即『桐蔭畫會』導師李叔同先生，亦即不久前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師。我們決定行期後，卻又聽到校中人傳說，李先生出家後，已戒絕聲色之好，再不弄音樂、不談國畫了。這又使我產生了重重顧慮，臨行前夕，理了髮，洗了浴，還換上了潔淨的襯衫褲。因葉天底曾對我說：「李先生已是得道高僧，去見他必須齋戒沐浴。」我看葉天底自己也沐浴、理髮，深信他不是和我開玩笑，為表格外崇敬虔誠，更穿上一套新制服。

一九一八年新秋一個晴朗的星期日，我和葉天底步行到虎跑。剛到寺門，恰巧法師送夏丐尊先生出來，我就想起，原來夏先生早來了，因在山坡下見有一輛人力車停著。夏先生見了我們，使著他習慣的高嗓子說：「你們來望望李先生？好格、好格！」點點頭，不等我們回答，徑自下山去了。

我們隨著法師到了僧舍的樓上，葉天底先說明了我們的來意，我只緊張地望著法師。見到他清瞿的面上微微露出一些溫和的笑容時，我的心情才和緩下來。他看了看我帶去的兩張國畫山水，隨即問了聲：「沒有經老師改過吧？」我答：「沒有。」法師叫我們坐下來，為我們作了這樣的論述：

「中國畫注重寫神，西畫重在寫形。由於文化傳統的不同，寫作材料的不同，技法、作風、思想意識上種種不同，形式內容也作出兩樣的表現。中畫常在表現形象中，重主觀的心理描寫，即所謂寫意，西畫則從寫實的基礎上，求取形象的客觀準確。中畫描寫以線條為主，西畫描寫以團塊為主，這是大致的區別。在初習繪畫，不論中西，都要經過寫形的基本練習，你向來學國畫，現在又經過了練習西畫的寫生，一定感覺到西畫的寫生方法，要比中國畫寫形基本方法更精密而科學的。中畫的《丈山尺樹、寸馬豆人》不若西畫的遠近透視、毫厘可計；中畫的《石分三面，墨分五彩》，不若西畫的陰影、光線、色調各有科學根據。中畫雖不拘泥於形似，但必須從形似到不拘形似方好；從形似到形神一致，更到出神入化。中畫講筆墨，做到《使筆不可反為筆使，用墨不可反為墨用》，從而《寄興寓情，當求諸筆墨之外》。宇宙事物既廣博，時代又不斷前進。將來新事物，更會層出不窮。觀察事物與社會現象作描寫技術的進修，還須與時俱進，多吸收新養料，多學些新

○徑：直接，
通「逕」

技法，有機會不可放過。」

這一席話，給了我一個新的啓發，不但使我堅定了在畫會學畫的信心，而且還使我下了在畢業後再進美術學校的決心。從此我在他的鼓勵下習西畫十年。至今每逢臨筆作畫時，當年法師的諄諄教誨，還常在耳邊。

此後第二年的初春，畫會同學李尊庸約我陪他同上虎跑去見弘一法師，懇請他出信介紹到海潮寺去寫生佛像。這時恰巧見到了好久未見的豐子愷。他也將上虎跑去見法師，我們就跟著他同去。

法師在給我們寫好了介紹信後，和豐子愷談話中知道他將開始離開杭州出發雲遊去，豐子愷也和他談些畢業後的去向。離情別意，絮絮話長，不覺到傍晚才辭出，一同步出寺前。時斜陽在西，鐘聲忽起，法師凝神肅立，我們也默然相對。好一會，始在他老人家『多念念佛』的臨別贈言中告辭下山。在歸途中，豐子愷和李尊庸都默然不作聲，我也腳步沙沙無言地跟著趕路。

流通畫集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豐子愷 / 192

今年朽人世壽六十，承繪畫集，至用感謝。但人命無常，世壽有限。朽人或不久謝世，亦未可知。仍望將來繼續繪此畫集（每十年繪輯一編，至朽人百齡為止），至第六編為止。朽人若在世，可云祝壽紀念。若去世，可云冥壽紀念（此名隨俗稱之甚未典雅）。或另立其他名目。總之，能再續出四編，共為六編，流通世間，其功德利益至為普遍廣大也。

○諄：誠懇

○絮：言語繁瑣

○世：奢侈的

耐人尋味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李圓淨 豐子愷 / 196

圓淨子愷二居士全覽：

披閱畫集，至為歡喜讚嘆，但稍有美中不足之處。率以拙意，條述如下，乞仁等逐條詳細閱之，至禱。

△案此畫集為通俗之藝術品，應以優美柔和之情調，令閱者生起淒涼悲愴之感想，乃可不失藝術之價值。若紙上充滿殘酷之氣，而標題更用「開棺」、「懸樑」、「示眾」等粗暴之文字，則令閱者起厭惡不快之感，似有未可。更就感動人心而論，則優美之作品，似較殘酷之作品感人較深。因殘酷之作品，僅能令人受一時猛烈之刺激，若優美之作品，則能耐人尋味，如食橄欖然。

○全：同「同」

弘公道風

音樂圖

音樂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57

弘一法師年少時期，即備傳統音樂和西洋音樂的基礎。茲分：(1)「滬學會」時期；(2)留日時期；(3)留日歸國時期；(4)出家時期，簡述其教、習音樂的過程。

(1)「滬學會」時期：

南洋公學散學後不久，弘一法師便投入「滬學會」的社會教育工作。一九〇四年，即為該會改編老六板配詞的「祖國歌」，以振作積弱的民族士氣，是最早提倡民族音樂的先聲。一九〇五年，編印《國學唱歌集》，用以借古諷今，歌詞取材於《詩經》、《離騷》、唐宋詩詞和崑曲等。同年，為母逝的追悼會上，師彈鋼琴，唱悼歌。故法師未赴日前，已有西方器樂的認識與才藝。

(2)留日時期：

一九〇六年，弘一法師初至東京，即創辦中國第一份音樂雜誌——《音樂小雜誌》。入東京美術學校時，在校外又從上真行勇兼攻音樂。而受東京《國民新聞》專訪時，其正學小提琴。

(3)留日歸國時期：

弘一法師一九一〇年歸國後，先後於天津、上海任圖畫、音樂教師。而雖主以西方音樂教學，但時有雅興撥弄古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常任浙江一師音樂課程時，即曾大力為學生練琴設備向校方要求。此事，馮藹然〈憶畫家潘天壽〉文中有提：

「……經（亨頤）校長以留日同學情誼，懇李來兼任美術、音樂，他提出設備條件，是每個學生有一架風琴，……經校長想盡辦法，弄到大小風琴三百架（夠要求的半數），排滿

在禮堂四周、自修室、走廊上，再請他來看過。……」足見弘一法師於音樂教育上的投入與重視。

(4) 出家時期：

弘一法師出家後的音樂作品以作詞為多，而以一九三一年於白湖金仙寺撰《清涼歌集》之《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五首歌詞為代表，並請芝峰法師代撰歌註，俞絃棠、潘伯英、徐希一、唐學詠、劉質平作曲。作曲之作則有一九二九年太虛大師作詞，弘一法師作曲的《三寶歌》。而為弘一法師作詞兼作曲者有一九三七年之《廈門第一屆運動會歌》。

弘一法師的音樂作品，上海音樂學院錢仁康教授收有九十八首，包括在俗作品六十五首、出家後所作卅三首。並依其歌詞內容分有三類：

① 愛國歌曲：如《祖國歌》、《我的國》、《國學唱歌集》。

② 抒情歌曲：如《幽居》、《幽人》、《春游》、《早秋》、《西湖》、《送別》、《憶兒時》、《夢》。

③ 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月》、《晚鐘》等。

並對弘一法師的音樂創作做出分析見解：

「李叔同先生創作的歌詞不僅聲情並茂，寓於韻味，而且和曲調配合得十分妥貼。他喜歡用西方曲調填詞，選曲調有義大利作曲家貝利尼和德國作曲家韋伯的歌劇選曲，英國作曲家馬肯齊和胡拉的合唱曲，美國作曲家福斯特、奧德威、海斯、達克雷等人的藝人歌曲和通俗歌曲，美國作曲家梅森、訴布拉德布里、馬蘭、哈特等人的讚美詩

，德國作曲家赫林的兒童歌曲，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歌，以及德國作曲家寇肯創作的民俗歌曲。：無形中把外國音樂介紹到中國來，：他自己作曲的〈早秋〉、〈春游〉（三部合唱）、〈送別〉等歌，曲調流暢，優美動聽，是我國第一批用西洋作曲法寫作的歌曲。」

聲音之道

原載一九〇六年「音樂小雜誌」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李鴻梁手抄 陳慧劍／162

〔弘一律師未出家時舊作〕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輕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鵑啼血，疏砧落葉，夜雨鳴雞，聞者為之不懂，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鼓震山鳴，懦夫喪魄而不敢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為，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靡殊，繫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蠱達，瓌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滄水湧，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甯有極歟！……嗚呼，沈沈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渺，淒涼帝子之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鉤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冥想前塵，輒為悵惘。旅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

○蛩：蟋蟀
○砧：大聲地
○訇：全
○袂：衣袖
○蠱：同泉
○瓌：同瑰
○滄：同寧
○歟：表疑問
○矧：何況

。時丙午正月三日。

割開指膜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185

大師從小就喜愛音律。留學日本時，除學繪畫外還潛心研究音樂。據他自己說：「一生研究藝術以書法、音樂二門最為用力。」他在日本學彈奏鋼琴時，因手指間距離太短，在琴鍵上有時感到不能揮動自如，便施手術把指膜割開。這種勤學苦練的精神，正是成就藝術大家的主要因素。

應機逗教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三十三歲 林子青／107

贈黃二南君（南南曲）：

在昔佛菩薩，趺坐赴蓮池。始則拈花笑，繼則南南而有詞。南南梵唄不可辨，分身應化天人師。或現比丘，或現沙彌，或現優婆塞，或現優婆夷，或現丈夫女子宰官諸像為說法，一一隨意隨化皆天機。以之度眾生，非結貪瞋痴。色相聲音空不染，法語南南盡皈依。春江花月媚，舞臺裝演奇。偶遇南南君，南南是耶非？

聽南南，南南詠昌霓；見南南，舞折枝，南南不知之，我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按】此曲乃李叔同贈東京美術學校同學，曾參加春柳社公演「黑奴籲天錄」之黃二難，原名輔周，回國後改名二南，又號「喃喃」。抗戰時在重慶後方，以舌畫知名。晚年任北京文史館館員。此曲乃為余親誦者，因時隔多年，疑有誤字。

膜^マ

趺^タ

霓^ニ

籲^イ

：呼喊，
請求

落花、月、晚鐘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九歲 林子青／162

曹聚仁著〈李叔同〉：「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親。……『我們的李先生』（同學間的稱呼），能繪畫，能彈琴作曲，字也寫得很好，舊體詩詞造詣極深，在東京時曾在春柳社演過茶花女；這樣藝術全才，人總以為是個風流蘊藉的人，誰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極嚴，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狷介得和白鶴一樣。……民國五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靜修，斷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溫潤。七年七月，他乃削髮入山，與俗世遠隔了。我們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無他語。有時走過西泠印社，看見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這是我們李先生的』。……李先生之於人，不以辯解，微笑之中，每蘊至理；我乃求之於其靈魂所寄託的歌曲。在我們熟習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鐘〉三歌正代表他心靈的三個境界。

『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

既乘榮以發秀，倏節易而時遷，春殘。

覽落紅之辭枝兮，傷花事其闌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俛念遲暮，

○狷：耿直

○倏：快速的樣子

○俛：同俯，低下

○嬗：替換

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哀；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這是他中年後對於生命無常的感觸，那時期他是非常苦悶的，藝術雖是心靈寄託的深谷，而他還覺得沒有著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盪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

惟願靈光普萬方，盪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託於彼岸。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鐘』的境界

：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煙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飄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靈響徹心弦，呦呦幽思凝冥杳。

眾生病苦誰持扶？塵網顛倒泥塗污。

惟神愍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

○瞰^カ：俯視

○滓^カ：物品脫去水分所剩之物

○杪^{ミョウ}：末尾

○杳^カ：幽靜的
○杳^カ：幽暗，
深遠，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陳虔祈。
倏忽光明燭太虛，雲端髣髴天門破；
莊嚴七寶迷氤氲，瑤華翠羽垂繽紛。
浩靈光兮朝聖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雲，忽現忽若隱。
鐘聲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無外！

最後五線譜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在萬石岩 高文顯 / 246

大師住萬石岩，還有幾件值得寫下的：

廈門市開運動會的會歌，是大師製譜的。市長李時霖，留學西班牙，秘書王固盤，天津人，曾修函給大師認同鄉，可是那封信，卻被我在他的字紙簞裏發現。市長要來拜見，大師卻不接見，後來送了许多罐頭食品來，只得收下，要開運動會時，大師只答應作譜，而請秘書處製歌詞，然後由他配上。他用毛筆寫譜，我看見他還用手勢在吹敲。譜製好了，原稿由廣洽上人的歸依弟子葉慧觀保存，這是他最後所作的五線譜。

在石室中，他常喝茶。有一回說起他泡的茶不大開，後來在太陽下曬曬，也就開了，我覺得很有趣。

我告訴他常常因喝茶而睡不著，他說應當請醫生看了。可是我那時並不注意，至今也常常睡不好，被此病折磨了一生。母親告訴我放下身心，不要焦急，可是我常常很焦急，

我知道大師也常常失眠，他只有聽鐘聲而念佛，沒有問他怎樣安排這種病苦。

代撰歌詞註釋之法

弘一大師書簡 徵雲 / 133

芝峰法師慈鑒。久別，甚念。音今春以來，疾病纏綿，至今猶未復元。故掩室之事，不得不暫從緩。前日到金仙寺訪幻法師，藉聞座下近況，至用欣慰。音因劉質平居士諄諄勸請，為撰清涼歌集第一輯。歌詞五首，附錄奉上。乞教正。歌詞文義深奧，非常人所能了解。須撰淺顯之註解，詳解其義。音多病，精神衰頹，萬難執筆構思。且白話文字，亦非音之所長，擬奉懇座下慈愍，為音代撰歌詞註釋，至用感禱。茲略陳拙意如下，未審當否。謹錄之，以備參考。此歌為初中二年以上乃至專科學生所用。彼等罕有素信佛法者，乞準此程度，用白話文撰極淺顯之註釋，併令此等學生閱之，可以一目了然。註釋中或有不得已而用佛學專門名詞者，亦乞再以小註解之。註釋之法，以拙意懸擬，每首宜先釋題目，後釋歌詞。釋題目中，先述題目之大意，後釋題目之字義。釋歌詞中，先述全首歌詞之大意，次略為分科，後乃解歌詞之字義也。虛大師所撰之三歸依歌，亦乞撰註釋，並曲譜寄下，以便宣佈。至為感謝。謹此懇請，順叩法安。演音和南。九月四日。

【校記】

①秋，原作歌，校改。

弘公道風

戲劇

戲劇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60

弘一法師在俗的戲劇活動，因早期史料不足故，遂以戲劇類型而分成三：(1)於上海票演京戲；(2)於「滬學會」初以新劇作社會宣導；(3)於東京「春柳社」以新劇力圖改良戲曲，移風易俗。而(1)、(2)類的活動時期或有重疊。以下簡述三類概況：

(1) 於上海票演京戲：

清末民初，正值京戲大展鴻圖之期。年少時的弘一法師亦曾跟從名角唱、作、念、打，但始於何時已甚難考，僅知曾於上海票演過《落馬湖》、《蠟八廟》、和《黃天霸》等傳統戲。而一般推為一九〇五年以前就讀南洋公學前後時期。且從遺留劇照中，發現法師專擔武行，眉宇架勢陽剛十足。

(2) 於「滬學會」初以新劇作社會宣導：

約同京戲盛行之時，正有一股朝氣蘊釀著中國新戲的誕生，當時學生演戲受教會學校歐洲戲劇演法的影響，然其藝術形式尚處混雜、過渡的狀態。如一九九九年，上海聖約翰書院的中國學生，演出自己編排反應時事的新戲《官場醜史》後，南洋公學學生也引戊戌六君子及義和團事為題材，就課堂試演。一九〇五年，有「文友會」更假私人住宅上演《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等劇。由於劇情反應現實，贏得社會呼聲，學生演戲遂風靡上海。而梁啟超更是第一位將文藝、戲劇的功能指向自強救國、針砭時事方向的學者。

南洋公學解散後，一九〇五年弘一法師為「滬學會」撰《文野婚姻新戲冊》，即有詩「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臺說法身」句，表達其對戲劇之於社會的關懷，乃至留日組「春柳社」時，仍宗其旨。

(3)於東京「春柳社」以新劇力圖改良戲曲，移風易俗。

一九〇六年，弘一法師與曾孝谷同對日本新派劇產生興趣，課餘時便常至劇場觀摩，並求教於新派名伶藤澤淺二郎。冬，二人遂在東京創立「春柳社」，發表〈春柳社演藝部專章〉：力圖改良戲曲、轉移風俗。一九〇七年二月，首演小仲馬作品《茶花女》，籌款賑災中國徐淮地區水患。新劇尤重舞臺之布景、服裝、道具等，此等要求均發揮了二人的美術長才。而弘一法師於劇中反串的茶花女一角並獨獲日本戲劇元老松居松翁欣賞，於東京《芝居》雜誌為文讚之。因此，打響了中國一個新劇團體「春柳社」的名號。同年七月，曾孝谷改編林琴南（紓）、魏易之《黑奴籲天錄》譯本，假東京本鄉座劇場上演，以抒發民族情結，而再獲日本各報之劇評。該份節目單，現藏日本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因當時中國公使館反對留學生演戲，加上課業、劇場租金、演出籌款等負擔，漸漸人稀，弘一法師也於隔年退出，專心致力油畫、音樂。而後中國新劇在春柳社社友歐陽予倩、陸鏡若、任天知等努力下，終得延續成長。

弘公道風

其他



藝術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7

關於藝術，他認為「藝術不是那種堂皇富麗的東西，那些堂皇的東西不是藝術。其實，藝術是要從所有物質的缺憾中看出來的。」大師在世時插花，都是利用一些破的玻璃瓶或破杯子為道具。但他把花插好後，看起來卻又非常好看。大師曾說過真實的藝術應該從無常方面去看，人生的美都包涵在無常之中。藝術是絕對超脫的。他認為要從無常方面了解法，再從法方面去看藝術。他也認為藝術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的。藝術是平等觀，藝術不是貴族化。

多才多藝

我看弘一大師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豐子愷 / 139

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治金石，演劇。他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種都很出色。專門一種的藝術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學習。作曲和作歌，讀者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窺見。這集中載著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膾炙人口。他的油畫，大部分寄存在北平（北京）美專，現在大概還在北平。寫實風而兼印象派筆調，每幅都很穩健、精到，為我國洋畫界難得的佳作。他的詩詞文章，載在從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麗，不亞於蘇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學黃山谷，中年專研北碑，得力於《張猛龍碑》尤多。晚年寫佛經，脫胎化骨，自成一家，輕描淡寫，毫無煙火氣。他的金石，同字一樣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來，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裏。洞口用水泥封好，題著『息翁印藏』四字（現在也許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劇，前已說過，是中國話劇的鼻

祖。總之，在藝術上，他是無所不精的一個作家。藝術以外，他又曾研究理學（陽明、程、朱之學，他都做過功夫。後來由此轉入道教，又轉入佛教的）。研究外國文，……李先生多才多藝，一通百通。所以他雖然只教我音樂畫圖，他所擅長的卻不止這兩種。換言之，他的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話來講：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請假），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

佛法與藝術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 / 142

有一次，黃福海壯著膽子問大師：

「法師，你雖是出家不願再談藝術，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認定法師是一位老藝術家。」大師聽了，很客氣地說了一聲『不敢當』。

我始終從藝術觀點來瞻仰法師。法師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釋》一書中，論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學等等，惟獨不說佛法非藝術；我可不可以這麼說：「佛門中的生活，就是藝術的生活呢？」

「個人的觀點不同，也可以這麼說。」大師點點頭答道。

藝術人生的最高點

弘一大師論 自序 陳慧劍 / 2

我於一九六二年元月到一九六五年二月，以三年多時間，從文學的角度來寫《弘一大師傳》，這本書，執筆時三十七歲，到全書問世，是四十一歲，當時我學佛已進入第十六個年頭。此書出版之後，三十年來，經常有很多朋友、同道問我：「你為什麼要寫《弘一大師傳》？」我反復思之，以下列三端為範疇，答覆朋友：

一、弘一大師一生，充滿藝術的「美感」；即使是一展眉、一舉手，都展現出無言之美，最適合「文學語言」來表達。

二、弘一大師的人格，非常柔和而謙默，在這種看似「弱勢」的生命形式裡，卻隱含著一種強大的絕決，所謂「弱為道之用」、老聃的名言，時常會顯現出來，因此令人非常驚奇！

三、弘一大師生命路線，轉折起伏點多於常人，在多彩多姿中，充滿著懸疑與想像，這正是文學表現的最佳條件。

在此三端之外，最令人歎服的，在這種藝術人生昇華到最高點，竟然彷彿一顆亮星隱沒到無限的太空深處，他絕情、絕世、絕俗，成為歷史上的高僧。而又與佛家所謂「拈花微笑」「語言無處落筆」相輝映，這也正是「文學語言」表達的最佳典範。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63

一八九八年，弘一法師入天津縣學應考，而於課卷時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之末段提出：

○疇：種類，類別

「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蓋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悌為本，才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後。」

此為年僅十九歲的弘一法師，對「士」之能匡正天下時弊之責的認識與期許。而從傳記、年譜，及時人印象看來，現實中出家前的弘一法師，其身為「士」的身份，孝悌、自重、儀型、表率之自許，並不止於自我的完成，而是望之成風、化之成澤，以被吾土吾民的儒行風範。且此番的用心力行，在其出家修行的思想、行為中，亦順理成章地續為佛教中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道路。故其天賦異秉的才華光芒中，早已潛伏著救世濟民的理想，每託文藝暇以遣情，意弘志業。而「器識為先，文藝為後」的理念，即於出家後晚年，仍常勉人「士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如一九四〇年〈題王夢惺文稿〉：

「文以載道，豈唯辭華，內蘊真實，卓然名家。居士孝母，騰譽鄉里。文章藝術，是其餘技。『士應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至哉斯言，居士有焉。庚辰仲秋，晚晴老人。」

及一九四二年，〈致晦庵居士書〉言：

「……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於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嘗戒人云：『士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意也。……」

且此文藝思想曾為一九四二年郭沫若〈致李芳遠書〉中所賞：「……澄覽大師（按即弘一法師）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舊學根柢固佳，然僅有此而無人的修養，終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殆見道之言耳。……」

而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購碑第三》曰：

「夫學者之於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又藝之至微下者也。學者蓄德器，窮學問，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歲月，耗之於無用之藝乎！誠如鍾、永，又安有暇日涉學問哉！此殆古者欺人耳！」

康氏變法救世，刻不容緩，述書專著《廣藝舟雙楫》（又名《書鏡》）僅消十七日就已完稿，然為一盛名學者、書家，又自許聖人，闡書為鏡，卻言「末事」、「無用」；與弘一法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思想相較，其言恐是不解文藝、又乏真誠的偏頗快語了。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概念，現知最早為中唐裴行儉提出：「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其嘉言後為明劉宗周《人譜》（此書為弘一法師在俗奉為「身體力行」之則）、袁宗道《白蘇齋類集》、清顧炎武《亭林詩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等所節錄或引申，強調士（指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之於道之根本及社會的使命感下，其所從事的文藝之中當具器識的本質；而博學、積理、練識是以備器識、以大襟度的至要。此理與《論語·述而篇》：「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相謀。「志於道」是根本；「據於德，依於仁」是在行為上具體地實踐「道」；而能掌握「道」的根本，並具體地實踐顯現者，以此條件去學諸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便能行於中道而不悖於理。因此，四者之間有其順序並互為聯繫。所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亦是先後的連帶關係。而游「藝」雖不等於今之「藝術」，卻包含「樂」藝。故以士之準則，凡文藝之事，必也應於「仁」、「德」的核心，而志在「道」上。反之，《論語·八佾篇》則曰：「人而

不仁，如樂何？」故不仁之人，無以為士。而「士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之意，仍是再次強調：因人的心性修養至斂內含光時，其傳透於外（文藝與諸事）的表現，必也光華；而與以文藝傳之相較，則易落於保守，難以突破之境。因此，《論語·衛靈公篇》亦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道雖本有，但不能自行，只有依靠人才得以弘揚。

弘一法師生當兼跨兩世紀變化交替的時代，其讀聖賢之書，再受新學之教；為一傳統士子，亦是新時代知識分子的人物，然仍秉其「士」的一貫原則，終生奉行：如其一生的愛國情操，晚年的殉教之勇，以及「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思想。而與其說是於「士」的前提下，勿寧說是於「人」的「仁」核之道。故弘一法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乃至「士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的文藝思想，仍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一再強調作品與人品相統一的觀念。

李息翁臨古書法蠡測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99

《李息翁臨古法書》，包括一九二九年弘一法師作之前序，夏丏尊之後跋，及一九一八年以前法師居俗臨古之書作三部份。為夏丏尊輯印，一九二九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李息翁臨古法書》中之書作，均無題年款及說明所臨碑版之名，所幸法師之自序及夏跋提供了線索。

弘一法師序：

「居俗之日，嘗好臨寫碑帖。積久盈尺，藏於夏丏尊居士小棧華屋十數年矣。爾等居

士選輯一帙，將之鋟鈐示諸學等，請余為文冠之卷首。：」

夏丐尊跋：

「右為弘一和尚出家前撫古習作。：胎息六朝，別具一格，雖片紙，人亦視如瑰寶。居嘗雞鳴而起，執筆臨池。：所窺涉者甚廣，尤致力於天發神識，張猛龍及魏齊諸造像，摹寫不下百餘通焉。與余交久，樂為余作書，以余之酷嗜其書也，比入山，盡以習作付余。：：」

弘一法師與夏丐尊交游，始於一九一二年同事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時，因此，這批積久盈尺的習作，保守估計，應是書於一九一二年識夏至一九一八年出家的六年期間的作品。而這推算，距一九二九年出版《李息翁臨古法書》的時間，是與藏於夏之小樑華屋十數年的光陰相符的。

現將已知的碑帖名目，按照原碑帖之書名、年代、書體、書者羅列如下：

序號	書名	年代	書體	書者
一	《石鼓文》	無年代，唐蘭考秦獻公十一年（三七四B.C）	篆	未署書者
二	《嶧山碑》	秦始皇廿八年（二一九B.C）	篆	傳李斯
三	《禮三公山碑》	翁方綱考東漢元初四年（一一七）	篆隸之間	未署書者
四	《谷朗碑》	三國吳鳳凰元年（二七二）	正	未署書者
五	《天發神識碑》	三國吳天璽元年（二七六）	篆	傳皇象
六	《爨寶子碑》	東晉義熙元年（四〇五）	正	未署書者

七	《始平公造像記》	北魏太和廿二年（四九八）	正	朱義章
八	《解伯達造像記》	北魏太和間（四七七—四九九）	正	未署書者
九	《孫秋生造像記》	北魏景明三年（五〇二）	正	蕭顯慶
十	《廣川王造像記》	北魏景明三年（五〇二）	正	未署書者
十一	《石門銘》	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	正	王遠
十二	《司馬景和妻墓誌》	北魏延昌三年（五一四）	正	未署書者
十三	《元祐造像記》	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	正	未署書者
十四	《張猛龍碑及其碑陰》	北魏正光三年（五二二）	正	未署書者
十五	《魏靈藏像記》	北魏，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十六	《楊大眼造像記》	北魏，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十七	《張法壽造像記》	東魏天平二年（五三五）	正	未署書者
十八	《惠暉合眾造像記》	東魏天平四年（五三七）	正	未署書者
十九	《李祥等造韋陀菩薩像記》	東魏天平四年（五三七）	正	未署書者
廿十	《惠諲等造像記》	東魏武定五年（五四七）	正	未署書者
廿一	《姜纂造像記》	東魏天統元年（五六五）	正	未署書者
廿二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	北魏，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廿三	《松風閣詩卷》	北宋崇寧元年（一一〇二）	行	黃庭堅

列表中弘一大師臨古法書的年代範圍與碑帖性質，較多集中在北朝的墓誌銘與造像記中，其字形多右肩上斜，結體雄偉，且用筆方重。而主要內容記載了中國北朝佛教信眾普遍心理，要求為佛造像之功德能使生者、亡者皆受惠於往生後的極樂世界，而能離苦得樂。因此，在臨書的同時，又能從內容上了解到中國北朝佛教的信仰歷史，及佛教思想的心主旨。

陌生人

我看弘一大師話舊 陳無我 / 24

民元春夏間，陳英士先生等辦《太平洋報》，主筆葉楚傖，總理朱少屏，我也濫竽在編輯部內。那《太平洋報》特闢文藝一門，用連史紙石印單張隨報附送，那主編文藝的，原來就是李叔同先生。與李先生聞聲相思多年的我，這才和他有緣識面，可是李先生的性格與眾不同，他喜歡離群索居，他獨自住在報館三層樓上一間小室裏，睡覺、看書、編稿子，都在這裏面，每天除了吃飯下樓之外，簡直碰不到他的影子。我偶爾有事上三層樓去，經過他的房間，那門總是關的。有一天，難得發生例外，那門是虛掩著，我向內探窺，見李先生伏在案上，運筆如飛，我不敢驚動，只好過門不入。在這樣的情形下，所以我雖然和他同事，實際卻和陌生人差不多咧。

【校記】

① 棧，原作棧，校改。

② 古字「棧華」，通今「梅花」。

弘公道風

經論



重視小乘經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17

弘一法師對於小乘經典頗為重視，僅在一九二一年，就曾三次抄錄《阿含經》，極受他重視的《佛說無常經》實際上也是一部小乘經典。

在致丁福保的信中，弘一法師曾間接透露了一點他何以會重視小乘經典的原因：

吾國慣習，無論若律若禪若教，皆重祖輕佛，不獨禪宗為然也。竊謂欲重見正法住世，當自專崇佛說始。

小乘佛教的經典篇幅都較為短小，其教理也遠不如大乘佛教那樣玄妙深奧。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小乘佛教的教義與修行者的日常生活和身心活動有時反而會更為切近。

警勵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18

出家一年後，弘一法師自覺煩惱習氣時擾於心，頗難對治，便發心從經論律籍及古德言教中集錄其要，以自警勵。每用暇時，隨感而錄，漸成習慣。在蓮華寺大悲閣寮房閉關期間，因法緣具足，他集錄法語也更勤，日無間斷，並開始將此前不計次第的集錄依義而分。第二年十一月間，他將所錄的這些法語嘉言，分類編輯，得成《集錄三種》：克除習氣者曰《秋草集》，策修淨業者曰《晚晴集》，警勵生死者曰《寒笳集》，撰寫序文後，付印流布。

付裝佛經

品茗說弘一 西泠知交 弘一大師與葉舟 陳星 / 41

阿彌陀經寫竟奉覽。格線宜照刻，刀法宜圓渾，不可有鋒棱。又是本為宿墨所寫者，

付裝池時希告匠人，宜注意拂拭紙面，否則或致污染也。經後題記附寫一紙，計三行，為刻於石幢上者，一併奉上。又第六條末空一行，可由他人寫某某拜觀，何如？殘暑惟珍衛，殊未委悉。

葉舟老居士文室曇昉疏七夕前一日

勿忽小乘

弘一大師全集八致丁福保／145

尊刻《佛學初階》，披帙諷誦，歡喜贊嘆。廣述因果報應而歸結於淨土，是為導俗最善之法。又藏中《經律異相》、《法苑珠林》、《諸經要集》三種（皆「纂集部」），皆可擇其合於時機者輯集刊行。（古毘法師有《經律異相》節本，惜太略。杭州慧空經房刻本。）又《南海寄歸內法傳》（傳記部），亦可印單行本流通於世，俾後之學者由是獲見西竺之芳規。又、《佛說無常經》（後附送亡儀，小乘經「宿」帙），為佛在世時諸大弟子吟諷第一之要典。（吾輩修淨土者亦可奉是經為晚課，既可依循佛世芳規，又能警悟無常，堅其求生西方之願，未可以為小乘而忽之也。世之謗小乘者，宜請其誦《地藏菩薩十輪經》，當可猛省。）徵諸律部及《內法傳》，歷歷可據。（音曾手抄數則，皆律部中及他籍所載者。尊處若須，當寫奉。若刊刻時可以附入。）後附送亡儀，尤精要適用。偈贊所云三四二五七八等，范居士謂指三十七道品言。（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

修持妙法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孫選青 / 176

省書，承仁精進修習，歡贊無盡。由解而信，始為真信之說，實與通途教義吻合，決非偏見。普陀光法師，承善導專修之旨，勸人一心念佛。然亦云，以研究大乘經論開圓頓解為先導。良由眾生根器不同，非可固執一法。應自量力，適宜而從可耳。研究經論者，先學《起信論》最為妥善。楊仁山居士力倡此說。爾後學者，多依此法，悉獲莫大之利益。但欲窮研此論，至少須一年之力。萬勿粗心浮氣，期於速就。第一步，須先熟讀論文，至背誦《十分通利》為止。既已背誦《十分通利》，乃可研習文義。若能請人講解，尤為穩妥。仁者與蔡居士友善，可以乞彼荷任是事。（隨分隨力講解，未可固執謙遜。）應先講科會指要表解，後講《賢首義記》（應用書籍出版處及價目，別寫紙尾。）每次宜講少許。講畢，須細心詳閱。已前所講者，亦須時時溫習。（此論義理精奧。前半尤難解。）疏文雖不必背誦，然亦須記其大意。至於科文，最為切要，能背誦為善。（宜自己將論科別錄一表，如家譜式直寫。懸之座右，時時閱覽。能助記憶之力。）以上所述者，為近來各地諸居士及朽人等，一一親身經驗，認為最妥善最便捷之法。希仁者依而行之，必可開發慧解。因此法為眾多之人所屢試屢驗者，萬無一失也。（背誦經論，獲益甚大。不可視為兒童之業。朽人能背誦者，已有十數種。）又讀誦論文，思惟義理，亦非僅限於伏案時。凡行、住、坐、臥，偶有寸暇，即可攝念為之。雖手未披卷，而文義了了，常在目前。猶如切事繫心，即在造次，不妨密憶前事。若如是者，豈惟論義疾得了解，而無益之妄念亦可減少，誠修持之妙法也。

又研習佛書，應分專攻泛閱二類。上記者屬於專攻。若泛閱之書，如《佛教初學課本

《》、（金陵版，一角六分。此書甚賤備。積學之士，亦應常閱，非限於初學也。）《竹窗三筆》、（金陵版，五角四分。）《法海觀瀾》、（揚州版，可向上海功德林請。四角一分。）《選佛譜》（金陵版，三角八分。）及淨土諸書等，最為合宜。可隨己意，選擇閱覽也。略述梗概，未能委備。

選青居士丈室

曇昉白答二月十九日

聞法得悟呈奉聯句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八歲茹素 林子青／152

書聯贈法輪長老題記：「永日視內典，深山多大年。」

題記：「余於觀音誕後一日，生於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謁法輪禪師，說法竟夕，頗有所悟。歸來書此，呈奉座右。嬰居士息翁。」

經、論題記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九歲皈依發心學戒

①《大乘戒經、十善業道經·跋》：「南皖崔居士，余故友也。遜國改元而後，余住錢塘湖上，數與居士函問往還。逮及披髻，檢所度藏圖書珍玩貽之。居士因奉佛法，集余貽物，別陳一室，中供佛像，焚香誦經。並率族眾，依余親教大慈老人稟受三歸。」

②贈夏丐尊手書《楞嚴經》跋：「戊午大勢至菩薩誕，髻度於定慧禪寺。翌日丐尊來山，為書《楞嚴念佛圓通章》，願他年同生安養，聞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圓種智。大慈山當來沙彌演音並記。七月十四日。」

○貽髮髻南皖
贈送

③《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跋》：「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毘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翫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

④為夏丐尊書《地藏本願經》跋：「戊午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受紙筆墨；時丐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釋演音。」

⑤手書「南無阿彌陀佛」贈李紹蓮題記：「演音於戊午七月十三日鬚度，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十月來秀州（嘉興）閱藏於精嚴寺。書此贈俗兄紹蓮居士，以為紀念。西湖大慈山定慧寺弘一沙門釋演音。」

⑥手書古德訓言贈楊白民題記：「古人以除夕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昔黃檗禪師云：豫先若不打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腳忙手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夕事不為早；初識人事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故須將除夕無常，時時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舊蹉跎去也。余與白民交垂二十年，今歲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猶沈溺塵網。歲將暮，白民來杭州，訪余於玉泉寄廬，話舊至懽。為書訓言二紙貽之，余願與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雪窗 大慈演音。」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己未）四十歲

⑦書《楞嚴》數則貽夏丐尊跋：「己未中伏，丐尊來大慈，檢手寫《楞嚴》數則貽之。定慧弘一淨行近住釋演音並記。」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庚申）四十一歲

○翫：同玩，此指研習

○懽

○懽：同歡

⑧《佛說無常經·序》：

「庚申之夏。余居錢塘玉泉龕舍。習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有誦三

啓無常經之事數則（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七云。佛言若苾芻來及五時者。應與利分。云何為五。一打鍵椎時。二誦三啓無常經時。三禮制底時。四行籌時。五作白時。其餘數則。分註下文）。又閱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載誦三啓無常經之儀至詳。（南海寄歸內法傳云。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曛黃時。大眾出門。繞塔三匝。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共坐定。令一經師。昇獅子座。讀誦少經。其師子座。在上座頭。量處度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讀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眾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準次同然。迄乎眾末。若其眾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眾起禮。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方聖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因以知是經為佛世諸大弟子所習誦者。或以是為日課焉。經譯於唐。其時流傳未廣。誦者蓋罕（日本沙門最澄顯戒論。開示大唐貢名出家不欺府官明據五十一。轉有當院行者趙元及。年三十五。貫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修德里。父貞觀為戶身無籍。誦無常經一卷等）。宋元以來。殆無道及之者。余懼其湮沒不傳。致書善友丁居士。勸請流通。居士

龕

畔睇

○晡：申時。

下午三
至五時

○曛：黃昏時刻

讚喜。屬為之序。竊謂是經流通於世。其利最普。願略述之。經中數述老病死三種法。不可愛。不光澤。不可念。不稱意。誦是經者。痛念無常。精進嚮道。其利一。正經文字。不逾三百。益以偈頌。僅千數十。文約義豐。便於持誦。其利二。佛許苾芻。唯誦是經。作吟詠聲（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云。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眾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天。阿蘇羅。藥叉等。乃至隨所住處安樂。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馳驅。隨鉤而去）。其利三。此土葬儀誦經未有成軌。佛世之制。宜誦是經（毗奈耶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云。佛言。苾芻身死。應為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深處。令其北首。右脅而臥。以草稭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並說伽他。為其咒願。（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十二云。苾芻身死。應檢其屍。若無蟲者。以火焚燒

。無暇燒者。應棄水中。或埋於地。若有蟲及天雨。應共興棄空野林中。北首而臥。竹草支頭。以葉覆身。面向西望。當於殯處。誦無常經。復令能者。說咒願頌。喪事既訖。宜還本處。其捉屍者。連衣浴身。若不觸者。應洗手足。）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云。出尊者屍。香湯洗浴。置寶輿中。奏眾伎樂。幢幡滿路。香煙遍空。王及大臣。傾城士女。從佛及僧。送諸城外。至一空處。積眾香木。灌灑香油。以火焚之。誦無常經畢。取舍利羅置金瓶內。於四衢路側。建窣堵波。種種香華。及眾音樂。莊嚴供養。昔未曾有。）本經附文。及內法傳（南海寄歸內法傳云。然依佛教。苾芻亡者。觀知決死。當日昇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坐。或聚土作臺。或置磚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然後各念無常。還歸住處。）皆詳言之。其利四。斬草伐木。大師所訶。築室之需。是不獲已。依律所載。宜誦是經。並說十善。不廢營作。毋傷仁慈（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云。佛告阿難陀。營作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凡授事人。為營作故。將伐樹時。於七八日前。在彼樹下。作曼荼羅。布列香花。設諸祭食。誦三啓經。耆宿苾芻。應作犍敬拏咒願。說十善道。讚歎善業。復應告語。若於此樹。舊住天神。應向餘處。別求居止。此樹今為佛法僧寶。有所營作。過七八日已。應斬伐之。若伐樹時。有異相現者。應為讚歎施捨功德。說慳貪過。若仍現異相者。即不應伐。若無別相者。應可伐之。又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第九所載者。與此略同）。其利五。是經附文。臨終方訣。最為切要。修淨業者。所宜詳覽。若兼誦經。獲益彌廣。了知苦空無常無我。方諸安養樂國。風敲樂器。水注華間。所演法音。同斯微妙。其利六。生逢末法。去聖

○輿：兩手抬舉

○昇：抬舉、扛抬

時遙。佛世芳規。末由承奉。幸有遺經。可資諷誦。每當日落黃昏。暮色蒼茫。抗聲哀吟。諷是經偈。逝多林中。窅堵波畔。流風遺俗。彷彿遇之。其利七。是經之要。略具於斯。惟願流通。普及含識。見者聞者。歡喜受持。共悟無常，同生極樂，廣度眾生，齊成佛道云爾。是歲七月初二日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撰於新城貝多山中。時將築室掩關，鳩工伐木。先夕誦無常經，是日草此序文，求消罪業。」

⑨手書《佛說梵網經》跋：「庚申七月，同學弘傘義兄喪母，為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並誦是戒，以為日課。惟願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演音敬記。」

⑩手書《佛說大乘戒經》跋：「庚申七月十三日，大勢至菩薩聖誕，演音鬘染二年敬寫此經，惟願四恩三有，法界眾生，戒香熏修，往生極樂。」

⑪手書《十善業道經》跋：「庚申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回向法界眾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業正因，決定往生極樂。」

⑫手書《大乘戒經》、《十善業道經》題記：「庚申中秋，演音手裝並題，時客衢州蓮花古剎。」

⑬手書《戒本偈》後三頌題記：「世尊涅槃時，興起於大悲，集諸比丘眾，與如是教誡。莫謂我涅槃，淨行者無護。我今說戒經。亦善說毘尼。我雖般涅槃，當視如世尊。此經久住世，佛法得熾盛。以是熾盛故，得入於涅槃。若不持此戒，如何應布薩。喻如日沒時，世界皆闇冥。《戒本偈》庚申九月大慈弘一演音，敬書於柯城蓮花禪院大悲閣。」

⑭手裝《增壹阿含經》、《雜阿含經》、《本事經》後跋：「是歲（庚申）十二月，敬寫

合輯裝訂，白月褒灑陀日，摩頭行者，弘一演音並記。」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辛酉）四十二歲

⑮尤秉彝（即尤惜陰）為師寫經題記：「辛酉春暮，弘一大師欲赴溫州辦道，來滬待船，贈穆藕初居士以手寫三經一帙：一為《佛說五大施經》，一為《佛說戒香經》，一為《佛說木槵子經》。每經繫以贊揚勸修語，並附行人常識數則，簡約明顯，妙契時機。穆居士特付石印，用廣流通，以慰大師弘揚佛法之深心，並盡朋友見聞隨喜之至意。謹附片言，以表是經出世因緣。末學尤秉彝稽首敬志。」

⑯手書《佛說十二頭陀經》經末題記：「辛酉三月十日，居上海護國院，弘一沙門演音敬寫。願將以此功德，回向四恩三有，法界眾生，同離結著，集諸善本，發大乘心，往生西方，速得無上正真之道。」

⑰《刻十二頭陀經跋》——先老人遺著

頭陀以抖擻塵勞為義，具十二法。迦葉尊者，終身奉行。世尊謂正法住世，全賴此人。迨茲末運，妄以鬚髮當之；尚不知比丘戒為何事，矧頭陀法耶？余雖根劣，僅持一二，然一番展讀，輒一番愧感。例諸賢達，想亦當爾。重錄梓行，伏願見聞隨喜者，發增上心，多少奉持。庶重興正法，不日可望耳。辛酉三月演音敬錄。大迦葉尊者，畢生行頭陀行，「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弘一沙門演音敬錄。時初來甌上，居城下寮，習四分律部。

⑱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題記：「西國持律，唯一自部，神州之士，多尚會通。前者簡要而易明，後者複雜而難辨。是因廣約而異趣，寧有是非之可云。音幸得人身，忻

逢大法，願以有部以自利，兼學旁部以利他。力屏新舊之名，無取軒輊之見。冀以上報世尊之慈恩，下順眾生之根器云爾。辛酉前安居隨喜日，西湖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錄義淨三藏《寄歸傳》二則，並以私意附識。」

- ①9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跋〉：「改元後十年，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旬冥誕，敬寫《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早消業障，往生西方。弘一釋演音敬記。」

- ②0 手書《佛三身讚頌》跋：「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敬寫讚頌三種，以此功德回向亡母，解脫塵緣，往生極樂。弘裔沙門僧胤。」

- ②1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得覽此土諸師之作。以戒相繁雜，記誦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輒以私意，編錄數章。頗憲其明晰，便於初學。三月來永寧（溫州）居城下寮，讀律之暇，時綴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訖，題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 ②2 手書《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誡經》跋：「辛酉八月初五，亡父三十七周諱日，敬寫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沙門演音。」

- ②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記》題記：「辛酉八月十七日弘一沙門演音敬錄。」

- ②4 手書《增壹阿含經》跋：「辛酉九月敬寫《增壹阿含四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

- ②5 手書蕩益大師等法語題記：「丐尊居士發心學佛，為寫先德法語，以督勵之。辛酉嘉平演音。」

○軒輊：高低優劣
○冀：希望

○輒：即，就

○諱日：父喪之日，俗稱忌辰

②6 手書《別譯雜阿含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

②7 手書《本事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本事經》二段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壬戌）四十三歲

②8 為亡母忌日寫經題記：「於時歲在玄默二月五日，亡母棄世十七周年，敬書菩薩名號，並錄《地藏本願經》句。以此功德，惟願亡母，速消業苦，往生西方，廣及法界眾生，同圓種智。大慈弘一沙門演音記於甌嶺城寮慶福藏堂。」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四十五歲

②9 《比丘律藏》函題詞：「律云：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住世，佛法方住。毗尼此譯為律。末世僧眾，罔諳律檢，佛法衰滅，有由來矣。余髫染而後，偏攻此部。雖未貫徹，微闕其指。今將掩室，念佛待死，以舊藏比丘律藏二函，付江山圖書館。數年心力，悉在於是。後之學者，當尊重珍敬焉。」

③0 〈書華嚴經淨行品偈後記〉：「上海黃涵之居士，以影印扶桑本《續藏經》，施三衢佛學會，卷帙之富，仞房盈閣。見者聞者。靡不歡喜踴躍，歎為希有。余以夙幸，叨預勸請之末，為寫《華嚴淨行品偈》一卷，併節錄清涼疏文，以奉居士，而報德焉。……改元後十三年歲在閏逢沙門曇昉撰。」

③1 手書《佛說八大人覺經》題記：「十三年歲在甲子五月，沙門曇昉寫。」陳伯衡（錫鈞）跋云：「民國紀元第一甲子夏五月，弘裔（曇昉）禪師寫經寄我，因付影印，以廣流

傳；並願以此微因，迴向先父先母往生佛國，早證菩提。淮陰陳錫鈞敬題。」

- ③2 《有部毗奈耶相摘記》題記：「附錄《南海寄歸內法傳》數節。又記云：『案：上所錄，悉屬有部之說，他部譯本，或與是殊。』南山諸師撰述，亦多與此歧異。須知各有所長，未可是丹非素。而南山一派，尤深契此土機宜，慎勿固執有部之說，妄生疑謗也。歲次玄枵木槿榮月於西安蓮華寺。」

- ③3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是冬獲觀《毗尼珍敬錄》：未能貫通。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將掩室山中，窮研律學，乃以障緣，未遂其願。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並覽此土諸師之作。以戒相繁雜，記誦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輒以私意，編錄數章，頗喜其明晰，便於初學。三月來永寧，居城下寮，讀律之暇，時綴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訖。題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爾後時復檢校，小有改定。惟條理錯雜，如治禁緒。舛駁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後賢，亮其不逮，刊之從正焉。時後十三年歲在甲子八月，大慈後學演音敬書。」

- ③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抄》題記：「歲次北陸歌栗底迦月，於永寧晚晴重治校訖。」

- ③5 《學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入門次第記》云：「昔義淨三藏法師，學於西域二十五年，該通三藏，而偏精律部。翻出有部律文十九部，百九十八卷。又別撰《內法傳》等四部七卷。譯綴之暇，曲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漉囊滌穢，特異常倫。學侶傳行，徧於京洛。泥洹而後，斯宗遂衰，妙典無傳，琅函久錮，不其惜歟？余以夙幸，嘗預鑽仰。」

◎玄枵^{ㄣˊ ㄒㄨˊ}：指陰曆一月六日至二月三日

◎禁^{ㄇㄣˋ}：紛亂的樣子

◎舛^{ㄘㄨㄢˇ}：錯誤
◎駁^{ㄖㄨㄛˊ}：爭辯

憂其失墜，矢願宏布。既集《犯相摘記》一卷，《自行抄》一卷，並述斯文，錄於卷本。冀初心者，始涉有津。敢以闡短，光顯法門；振其絕緒，當復俟諸後賢矣。」

生平論學之代表作品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六歲 林子青／230

復鄧寒香書（一）：「數日前得本月初五日書，即復一片，郵寄西門，想不得達。頃乃獲誦六月杪書，欣悉一一。所論甚是，至可感佩。大乘之人，須發菩提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依是自利利他，直至成佛，圓滿菩提，乃可謂大乘人。至發心之後，處眾處獨，皆無不可。《天目中峰和尚語錄》中，曾詳言之。錄其文如下：『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峰獨宿，或垂手入廬，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染沈痾，雖同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幻曰（中峰和尚，名明本，元代高僧，以曾住湖州幻住庵，自稱幻住道人。『幻曰』，即幻住所言。——著者）：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幻緣業也。以報觀之，非樂寂而孤峰獨宿也，非愛鬧而入廬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構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啻飛埃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舍之念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為？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鑒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華嚴普賢行願品》卷二十二，善財童子，參德生童子、有德童女，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童子童女乃廣讚親近善知識之利益。善財童子又問：云何能於諸善知識法之中，速得圓滿，速得清淨，得不退失？

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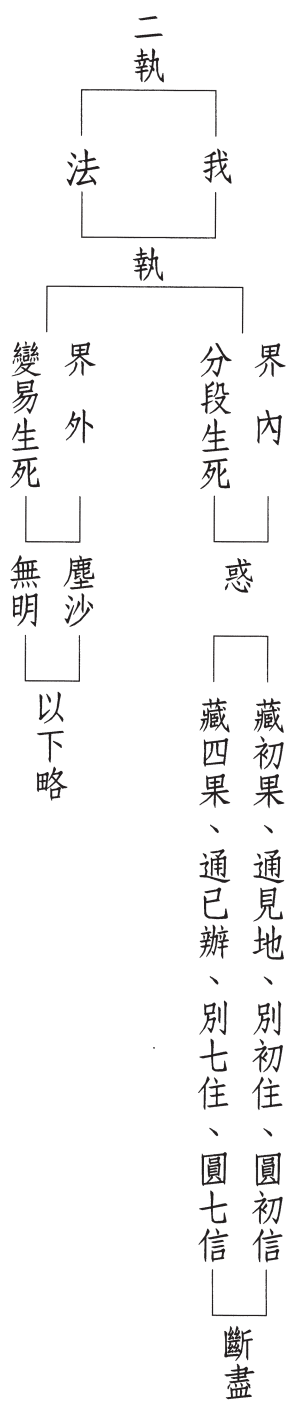
○痾：又音

○廬：市房

○蹈：以腳踏地

答，須持菩薩戒及別解脫戒。若圓滿頭陀功德，能使二戒悉得清淨，不失善法。繼乃廣讚十二頭陀之行。其圓滿阿蘭若一段，請仁者檢閱之。夫位近等覺，尚須樂於獨處，住阿蘭若。何可謂山居辦道者為小乘人？近來屢聞世人有此謬論，可痛慨也。至語小乘之人，決不說法利他者，亦非通論。小乘律本關（揀別之說）法有十條（揀別如法不如法）。又佛稱弟子聲聞眾中，能教化有情令得聖果者，推迦留陀夷第一。律中具載彼度生之事有十三事。此外關於說法度生之事，小乘律中，屢屢見之。（比丘每日須入城市乞食。施者如請說法，隨緣教化。）茲不具引。小乘所以異於大乘者，在發心趣偏真之涅槃耳，豈有他哉！永嘉禪師謂上乘之人，行上而修中下。二乘何咎而欲不修？寧知見愛尚存，去上乘而甚遠。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以上摘錄原文。在《永嘉集》第七章。又《萬善同歸集》，亦引此文。吾人既歸信佛法，皆應發大乘心，而隨分隨力專學大乘，或兼學三乘，皆無不可。不必執定己之所修為是，而強人人必從。以根器各異，緣業不同，萬難強令一致也。」

復鄧寒香書（二）：「前日獲手書，迴環披誦，至為欣慰。承詢我執之義，略述如下：



所謂我執者，即《圓覺》所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是也。《識論》卷一，言之甚詳。請披尋《唯識心要》卷一第十七頁至廿八頁止。廿八頁中靈峰述辭，至為精確，幸詳味之。又依《大乘止觀》中所云：『若斷我執，須分別性中，止行成就。』請檢《大乘止觀釋要》卷五第五六七頁閱之。而《占察義疏》卷六第十七、十八頁靈峰疏文，即依《大乘止觀》會合。希彼此互參研尋，最易了解。此外如《靈峰宗論》第二冊中，亦常常言之。並望披覽。竊謂吾人辨道，能伏我執，已甚不易，何況斷除。故蓮池大師云：『當今之世，未有能證初果者。夫初果，僅能斷見惑，已不可得，遑論其他。』徹悟禪師云：『但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故豎出三界，甚難甚難。若持名念佛，橫出三界，校之豎出者，不亦省力乎。』蕩益大師亦云：『無始妄認有己，何嘗實有己哉。或未頓悟，亦不必作意求悟。但專持淨戒，求生淨土，功深力到，現前當來，必悟無己之體。悟無己，即見佛，即成佛矣。』又云：『倘不能真心信入，亦不必別起疑情。更不必錯了承當。只深信持戒念佛，自然驀地信去。』由是觀之，吾人專修淨業者，不必如彼禪教中人，專恃己力，作意求破我執。若一心念佛，獲證三昧，我執自爾消除。較彼禪教中人專恃己力豎出三界者，其難易奚啻天淵耶？若現身三昧未成，生品不高，當來見佛聞法時，見惑即斷。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有云：『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誠言如此，所宜深信。但眾生根器不一，有宜一門深入者，有應兼修他行者，所宜各自量度，未可妄效他人。隨分隨力，因病下藥，庶乎其不差耳。余此來久疏教典，未暇一一檢尋詳委奉答，姑即所見，略述如是。」

致鄧寒香書（三）：「前承詢已得菩薩戒之人，轉變餘生，忘失本念而破重戒者，為

失戒否？今檢《羯磨文》釋云：無作戒體，一發之後（無作釋義，見《梵網經釋義》，第三十五、六頁），永為佛種。縱令轉生忘失，然既無退心犯重二緣，當知戒體仍在。文準此義而推之，應失戒也。（或退菩提心，或犯重，有一即失戒。）宋以前律宗諸師之著述，未有隻字言及持咒者，後世律學衰滅，而《毘尼日用》之書乃出。時人不察，竟以是為律學之綱維，何異執瓦礫為珠玉也？逮及我靈峰大師，窮研律學，深諳時弊，力斥用偈咒者為非律學，並謂正法漸衰，末運不振，實基於此，其說甚當。無如當時學者，皆昧於律學，固守舊見，仍復以訛傳訛。迄於今日，此風不息，是至可為痛心者也。靈峰之文，前曾呈奉仁者，乞為因弘略言其義。今值講授《毘尼日用》之時，再檢奉覽。希與因弘詳言之，俾他日不至隨波逐流，為世俗知見所淆惑也。又沙彌戒法中一則，亦同此義，並以奉覽。乙丑閏四月廿二日 演音」

【按】以上三信，為大師生平論學之代表作品。鄧寒香，一說即溫州周孟由居士化名。

重切書面不厭煩細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3

昨承枉談。至用忻慰。裝訂華嚴經事。今詳細思維。如不重切者。則裝訂之時亦甚困難。因此經共二十七冊。原來刀切偏斜者以前數冊為甚。以後漸漸端正。至後數冊。大致不差。故裝訂時。裁翦書面（即書皮子）及襯紙（每冊前後之白紙）。須逐冊比量。甚為費事。又此書原來刀切偏斜之處。朽人曾詳細審視。非是直線。乃是曲線。下方向上而曲。上方亦向上而曲。此等之處。如裝訂時。欲使書面及前後之襯紙一一與原書之形吻合。非用剪刀翦之不可。若以刀裁。即成直線。與原書之形未能合也。以是之故。此書若不重

切。則裝訂之時極為困難。且不容易得美滿之結果。今思有二種辦法。其一。為冒險重切。其二。則不重切。即將書舊有之書皮翻轉。裱貼黃紙一層。俟乾時。用剪刀依舊書皮之大小翦之（其曲線處仍其舊式）。即以此裝訂。（但冊數之先後次序。不可紊亂。）例如第一冊之書皮仍訂入第一冊等。（因此書全部前後樣式稍參差也。）至於前後襯入之白紙。則只可省去。因此白紙。若一一翦成曲線之形。極為不易。必致參差不齊也。（若依第一種辦法。冒險重切者。則仍每冊前後襯白紙四頁。）若冒險重切者。訂書處如不能切。或向昭慶經房。請彼處切之如何。（原書即係昭慶經房自切者。）諸乞仁者酌之。再者。作云籤條黑邊外留白紙約二分者指另印夾宣紙之籤條而言。若橘黃色之籤。因外襯白紙固不須太闊也。叨在舊友又以裝訂經典為勝上之功德。故瑣縷陳諸仁者不厭繁細。諸希鑒諒至幸。新昌榜字。宜以佛經句為宜。乞商之。此未宣具。申父居士文室。二月五日。勝臂疏。

○俟^ひ：等待
○紊^ふ：雜亂

○勝^ひ：同榜。
告示牌

研習

弘一大師全集八致王心湛 / 146

朽人於華嚴，唯略習《清涼疏鈔》，未嘗卒業。唐宋諸師皆先習論後習經（又受具足戒後必窮研小乘律），卓見極是。或習《俱舍》、《唯識》、《十二門》、《起信》亦可。又楊仁山居士所定先習起信、唯識、楞嚴之法，亦甚允當。近時學者多宗此法。但已上諸法，唯上根乃可用之。若中人之質，須先窮研《起信》一部（此亦楊居士說）。其次者唯習《佛教初學課本》等可耳。

彭二林《華嚴念佛三昧論》僅十五頁，義理極精。仁者已研尋否？習華嚴者，應先熟

讀此論。

閱淨土十要次第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王心湛 / 147

閱《淨土十要》，宜先閱《念佛直指》、《淨土法語》、《淨土或問》、《淨土十疑論》。後閱《西方合論》，又閱《十無生論》，宜參觀《親聞記》。最後閱《彌陀要解》，參觀《便蒙鈔》。

宗論修學次第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蔡巧因 / 167

仁者讀《宗論》，宜先讀「法語」、「普說」、「偶錄」、「書」四門。其他不妨緩。

閉關集錄祖師法語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與德淵上人的因緣（上） 秦啓明 / 51

於蓮華寺閉關，喜其環境靜逸，寺方供養周到，大師便決定繼續集錄古今高僧法語嘉言，用來自我策勵，日復一日，研錄不懈，僅歷時二月，便如願圓滿。綜觀內容，可分四個方面：

一、學道之人，貴在自省——如錄蕩益大師言：「學道之人，骨宜剛，氣宜柔，志宜大，膽宜小，心宜虛，言宜實；慧宜增，福宜惜；慮宜遠，思宜近；事上宜虔，接下宜謙，處同輩宜退讓；得意勿恣意奢侈，失意勿抑鬱失措。」

二、痛念生死，堅持念佛——如錄並世高僧印光嘉言云：「隨忙隨閑，不離佛陀名號；順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

三、擯棄名利，隨遇而安——如錄明代高僧蓮池嘉言云：「苦熱復思冬，妄想能消滅。草食勝空腹，安身處處同。茅堂過路居，人生解知足」。

四、苦學列祖，修道成佛——如錄並世高僧印光嘉言云：「當恪守淨宗列祖成規，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知因識果，植福修德，以祈現生消除業障，臨終正念往生，庶不虛此一生，親為如來弟子耳。」

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弘一大師接受四明天初居士勸請，將在蓮華寺所錄古今高僧之法語嘉言，分類編輯：剋除習氣者曰《秋草集》；策修淨業者曰《晚晴集》；警勵生死者曰《寒笳集》。取名《集錄三種》再逐一手書，撰寫序文，付印流布。這是弘一大師在蓮華寺閉關修學取得的一大成果。

弘公道風

律學圖

函授尼律特設旁座

弘一大師永懷錄弘一律主德惠之回顧比丘尼觀願／103

翌年（民國十二年）赴寶華山受具足戒，即發心五夏學律，自己研究四分戒本。當時未有比丘尼律註解書籍，乃誤參看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相紛繁，「開、遮、持、犯」未明，常禮觀音大士，祈默佑早遇律師指導研律。於十六七年間，偶閱弘法社月刊，有故徐蔚如居士介紹云：「當代第一位律師弘一上人，住錫金仙寺。」余大喜慰，若早苗之獲甘霖，即裁箋將研律困難之苦衷宏願，詳細上稟，請公勿惜珠玉，函授研究尼律。蒙老人慈悲俯諾，覆函獎譽，命先研究四分比丘尼律註解疏鈔及南山三大部，惠錫手編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冊，又詳細指導應閱讀之律書。願再函稟，為經濟所困，無力盡數購置。如佛陀一樣大慈悲之一公，即飛函天津徐蔚如居士，請為願作護法，凡願所欲研究之律書，徐居士皆樂布施，始得專心研究，如是函授數載，忽接法諭云：「須照續藏經中之南山三大部分科。」余遵命向廣州、香港、澳門覓續藏，皆不得。公又函囑另抄一部比丘尼律，亦是在續藏中；貧苦學尼，焉有千餘元請續藏乎！老人憫願苦境，乃發菩薩心，擬代募化一部續藏，贈澳門覺一法師。時法師主講華嚴經，法會延續至六年之久，願在澳居士林掛單。上午往聽華嚴，下午回林自修研律。老人意欲使願就近借來分析，如此栽培人才之高僧，除了一師，再未遇到第二位了。奈因澳門無佛教圖書館，乏地保存，又不能公開借閱，遂中止焉。然願銘感五中，時刻不忘隆恩厚德也。

民二十年間，接大醒上人來示云：「一公欲來閩南過冬。」願即函商醒師及芝峯法師，擬赴閩南佛學院借續藏研律，並候一公面領法誨。惟廈門無尼庵掛單，南普陀寺從來未有比丘尼掛單。醒、峯二師憐余遠遊求法，不得已大開方便門，許借閩院旁老和尚關房暫

住抄律。願即偕徒戴妙明，於十月束裝赴廈。每天旁聽芝師講攝論，餘時在關房自研律。寄居將三月，不幸滬戰發生，阻礙一公不克南來。願不便久居閩院，蒙蘇居士介紹，移居陳嘉庚君令弟婦府中。另給一石室，為余師徒臨時蘭若。一切所需資生之物，皆陳王碧蓮女士布施。每星期向佛學院借律一次，步行來往費四點餘鐘時間。醒、峯二法師曾訪陳敬賢居士，得晤一次。他們說：「難為觀願跑路來借經，我們比丘也喫不得如此苦。」

守候年餘，始得一公振錫來閩，即往山邊巖禮座，將自己分科之行事鈔資持記呈閱。蒙吾師將自用黃藍紅顏色圈點之科文，借願依照圈點。老人素善美術，故南山律經過他手，亦帶美術化。不過學人要很留心研究，才能領會他之律義。當時有十餘位大僧研律，老人在妙釋寺主講隨機羯磨，由侍者廣洽、性常兩法師介願移居將軍祠淨蓮堂，住持者為胡勝清、吳開聖二女居士，極承優待。由此天天往妙釋寺親領法音。嗣後凡一公講律之道場，皆特別設一旁聽位給願坐，此乃藉老人福庇，沾光非鮮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書於九華山後山心安寺

長坐春風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在白湖亦幻/205

弘一法師在房中教我讀律部著作，我總坐在他的坐椅上，他自己卻拿另外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左邊，要我逐字逐句，意義分明，音韻平仄準確地，從容緩慢地先來讀一遍，然後他講給我聽。這種好似良師復好似嚴父的教育，我恐怕自此再不會有機會受到，我想到這裏，真眼酸欲淚。平常我們寫信給師長輩說「長坐春風」，說來似乎甚容易，其實天下究有幾個人能夠受到這種愛的教育呢？

有一次弘一法師突如其來地問我，『道宣律師的文字好處在哪裏？』我那時欣賞文學的能力很低，批評文學的詞句又沒有，我偶然勉強地說出一個『拙』字，又恐不大妥當，連忙加上是幽澀意義的解釋，他便說：『你讀南山道宣律師的著作，進步必定會很迅速。』現在我曉得他是在誘導我。

總之，我們從弘師本身看起來，他那時的生活是樸素閑靜地講律、著作、寫經，幽逸得無半點煙火氣。倘使從白湖的天然美景看起來，真是杜工部詩上的：「天光直與水相連」，中間站著一位清瞿瘦長的梵行高僧，芒鞋藜杖。遠岸幾個僧服少年，景仰彌堅！

答披衣茶毘

弘一大師新譜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375

答果清法師披衣茶毘之問書：

果清法師：惠書誦悉。謹答如下：

唐南山律祖《行事鈔》引《五百問》云：應先白僧（因亡後諸物屬僧，若用時應先白故）。以亡泥洹僧（裙也，西僧不著褲，下著此裙），僧祇支（掩腋衣也，披於左肩，以襯袈裟），覆屍而送。

案此：即是以亡人舊有之掩腋衣及裙，覆於屍上而焚化也。吾國僧眾不用掩腋衣及裙，可以小衫及褲代之，著而焚化可也。宋靈芝律師釋上文曰：「世云須披五條者非（因當時有人誤解，謂披五衣而焚化，靈芝以為不可），以制物令賞看病故。（亡人所遺留之三衣、鉢、坐具、針筒——或云漉水袋——此六物應賞與看病之人故。既應賞與看病之人，豈可與亡人披之而焚化？）」「準以上南山、靈芝之說，就現今習慣斟酌變通，應僅以小衫及褲

○漉：濾清

○藜：植物名，嫩葉可食，莖可做杖。

，著而焚化為宜。倘有所不忍者，或可披以破舊之海青而焚化，亦無大違於律制也。萬不可披七條五條衣。因此應賞與看病之人，酬其勞故。僧眾如此，俗人可知。

再者，俗人生時，儘可披縵衣，不能披五衣，因大僧乃能披五衣故。

弘律本意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 / 145

弘一大師在談到他弘律的本意時說：「……甚願得有精通律義之比丘出現，能令正法住於世間，則余之弘律責任即竟，故余於讀律時，不欲聚集多眾，但欲得數人發弘律之大願，肩荷南山之道統，以此為畢生之業者，余將盡其綿力，誓捨身命而啓導之。」他的一副手書對聯概括了這種宏願：

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大苦。

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

乞念法門眾生

弘一大師全集 致性常法師 / 305

朽人發起此事，實於各方面皆有益。仁者往菲島後，仍可為朽人護法。雖遠隔重洋，實與晤言一室無以異也。乞仁者須痛念法門衰落，發弘誓願負此重責，萬勿推卻，至要至要。

朽人年老多病，不堪任事。仁者為學律諸師中之巨擘，自應代朽人出而弘法利生，俾不辜負朽人多年以來弘律之勝願也。若惟退居林下，不願出而任事，殊為未可。乞念法門眾生，奮袂興起。則法門幸甚，眾生幸甚。

●巨擘：比喻特別優秀的人物
○俾：使

學律發願文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39

歲次癸酉正月初八日移居妙釋寺。是夜余夢身為少年，偕儒師行。聞後有人朗誦華嚴句偈，審知其為賢首品文。音節激楚，感人甚深。未能捨去，與儒師返。見十數人席地聚坐，中有一人，操理絲絃，一長髯老人，即是歌者。座前置紙，大字一行，若寫華嚴經名。余乃知以歌而說法者，深敬仰之，遂欲入座。因問聽眾，可有隙地容余等否？彼謂兩端悉是虛席。余即脫履，方欲參座，而夢醒矣。迴憶華嚴賢首品偈，似為發心行相五頌，因於是夜篝燈書之。願盡未來際，讀誦受持，如說修行焉。演音。

普潤法師供養（按即廣洽上人法號）後五日並記

偈云：

菩薩發意求菩提，非是無因無有緣；
於佛法僧生淨信，以是而生廣大心。
不欲五慾及王位，富饒自樂大名稱；
但欲求滅眾生苦，利益世間而發心。
常欲利樂諸眾生，莊嚴國土供養佛；
受持正法修諸智，證菩提故而發心。
深信信解常清淨，恭敬尊重一切佛；
於法及僧亦如是，至誠供養而發心。
深信於佛及佛法，亦信佛子所行道；
及信無上大菩提，菩薩以是初發心。

髯：兩頰上的鬚

篝燈：外罩有竹籠的燈火

大師告余是夜之夢，無乃暗示渠在閩南弘律之兆乎？後遂於白月滿日在寺初講含註戒本。述其希望，謂：「余於講律時，不欲聚集多眾，但欲得數人發弘律之大願，肩荷南山之道統，宣揚七百餘年來湮沒不傳之南山律教，得以流布世間，以此為畢生之事業者，余將盡其綿力，誓捨身命，而啓導之。」五月三日值靈峯蕩益大師聖誕，師乃為諸學者，親撰學律發願文云：

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宏誓已，並別發四願：

「一願學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為善友，互相提攜，常不捨離，同學毗尼，共宣大法，紹隆佛種，普利眾生。二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弘律之時，身心安寧，無諸魔障，境緣順遂，資生充足。三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宏律之時，皆得清淨寺舍，安心久住，大眾和合，助緣殊勝。四願當來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眾，廣為宏傳，不為名聞，不求利養。願發大菩提心，維護佛法。」是日乃在萬壽岩續講隨機羯磨，至初八日圓滿。

九載重錄聯句 老人獨鍾南山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十四歲 林子青／318

〈尊勝堂楹聯並題記〉：「南山律教，已七百年淹沒無聞，所幸遺編猶存海外；晉水僧園，有十數眾弘傳不絕，能令正法再住世間。」

此聯，於今年五月撰就，本擬書寫，懸諸尊勝堂前。後因故不果行。爰以此稿，奉諸普潤法師，聊為紀念耳。

是歲十月二日為講律圓滿前一日 演音

【按】過了九年，師自將上下聯各改了幾個字。上聯的「七百年」改為「八百年」。「無

聞」改為「無傳」。「所幸」改為「何幸」，「海外」改為「東土」。下聯的「弘傳」改為「承習」。意義更為明確。上聯題「南山律苑聯，癸酉夏撰」，下聯題「壬午重錄，忽忽九載矣。善夢」。大師即於是年入滅，可見他對南山律教如何的關懷了。

溫習英語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 / 376

高文顯〈送別弘一法師〉：「法師的年紀已經大了，但是他仍志在四方，無時不想努力宣揚南山律教，使久住神州。……他今年四月間還想到南洋群島一帶，由新加坡再轉暹羅（泰國）去教化那些不聞正法的島民。於是他發心再溫習英語。那時曾致一信於作者道：『余需用英語分類會話一冊，仁者如有，乞以惠施；否則乞為購之，以小冊者為宜也。』五十八歲復溫習英語，亦一趣聞也……」

律華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辛巳）六十二歲 林子青 / 436

愴痕〈哭弘一大師〉：「公每對愴太息佛法陵夷，至于極點。僧人頽狀，不堪言喻。嗚呼，……愴於福林患病，得公親為看護，且用慈音安慰。勸愴放下一切，專心念佛。……公為愴標名「律華」，自謂義有三解：一奉持律教，如華開敷，當來能結聖果。（今開花後結果）。二敬護律儀，戒香熏修，則淨域蓮華，漸以敷榮。（受持戒律功德，能生極樂淨土，見《觀經》。）《往生論》云：『初發心，極樂寶池，已萌蓮種。若精進不退，日益生長，花漸開敷；其或懈怠，日漸憔悴。若能自新，華復鮮麗，其或不然，芽焦種敗

。』（自新，即改過自新）。三行依律，教啓華嚴。（如律行持之時，復依《華嚴經》，發廣大宏願。）嗚呼，愴顧名思義，能無愧乎？公復為愴書律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並加題記云：『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邇者律華法師，於是偈言，深為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讚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峰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為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蹤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遵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

善巧誘掖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四十五歲 林子青／220

致蔡冠洛書：「爾有友人惠施《華嚴疏鈔》一部，如仁者暫不請購，可先與朽人輪換共閱此一部。因朽人所閱者僅數冊，餘悉束置高閣。若與仁者共閱，俾令施主功德彌勝。曇昉疏白，冬至後二日。」蔡冠洛按：「師由是常分部寄來，閱竣寄還；又寄其餘部分。其意實緣疏鈔繁重，多則生怠倦心，故分部寄閱，輪換研究。善巧誘掖，於此可見。」

疏鈔科如鼎三足不可闕一

弘一大師永懷錄 嘯月陳慧劍／21

經文科判，古德苦心。師於此尤三致意。示蔡冠洛居士書云：「華嚴經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續藏經中第八套第一冊有此科文，他日希仁者自戒珠寺檢閱。疏鈔科三者如鼎三足，不可闕一。楊（仁山）居士不刻科文，蓋未細審。鈔中雖略舉科目，然或存略，

○昉：曙光初現

○惕：警覺

○邇：近

○穹：天空

○窿：孔洞

○掖：扶持幫忙

○闕：同缺

意謂讀疏者必對閱科文，故不具出也。今屏去科文，而讀疏鈔，必至茫無頭緒。

徐蔚如居士刻經，亦不刻科，所刻南山律宗三大部為近百冊之巨著，亦悉略其科文。朽人嘗致書苦勸，彼竟固執舊見，未嘗變更，可痛慨也。」讀經按科對照，段落分明，經得科而義顯，科可略哉！

手寫精稿

我看弘一大師 話舊 陳無我 / 27

六月間，李圓淨居士將大師所著的《南山律要在家備覽》手寫精稿交《覺有情》半月刊登載，那字跡的秀朗，用紙的潔白，編寫的美化，處處表現出大師精金美玉的精神來，陳幾瞻對，肅然起敬。我不敢怠慢，每期發稿，親自抄錄，仔細校勘，何期甫登四期，大師遽以圓寂聞了，痛哉。

著作不輕易出版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20

圓晉居士再覽。仁者致常師書，誦悉一一。承詢之事，其一冊，為行事鈔中一部分之科表唯錄舊科而已。其一冊，為行事鈔持犯方軌表解之初稿，若欲出版，尚須精校重為編訂。朽人近來對於自己之著作不願輕易出版者，（一）因以凡夫情見僭為編述者，恐未能契理契機。必須先生西方，迴入娑婆，乃可負荷弘法之重任。（二）因律學專門之撰述，出版之後，無人能讀，難於流通。昔蔚如居士刻南山律書近百餘卷，除贈送之外，罕聞有人出資請購者。即贈送與人，讀者亦希，僅藏置高閣耳。且如朽人近編之南山在家備覽略編，因普被在家人故，將來出版之後，慕名而請購者，或尚有一二百人。若真能披讀而研

習了解其義者，或亦僅有仁者及古農幼希數居士耳。近來目疾增劇，抄錄備覽僅及一半，約五十餘頁。尚有一半，未抄錄。謹復，不具。音啓。五月十二日。附一紙，乞於便中交與夏居士為感。此次書寫備覽稿，頗為用心。每寫一頁，須一小時以上乃至兩小時。附呈廢稿十善法一紙。

弘公道風

功課圖

勝異方便

華嚴集聯三百 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180

當以淨行一品為入手，以行願末卷為歸宿。又曰；淨行一品念念不捨眾生。夫至念念不捨眾生，則我執不破而自破，縱未能真實利益眾生，而是人心量則已超出同類之上，勝異方便，無以踰此。

用工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佛門苦旅 田濤/246

弘一法師雖然行蹤無定，但每到一處，他的生活繁忙而有規律。一九一九年，他在虎跑寺給楊白民的信中說：「近來日課甚忙，每日禮佛、念佛、拜經、閱經、誦經、誦咒等，綜計餘暇，每日不足一小時。」一九二八年，弘一法師在溫州慶福寺有〈用功謝客簡〉曰：

- 一、凡有來客，未能接見。
- 二、凡有來信，未能答覆。
- 三、所託事，無論大小，皆未能報命。

一九三〇年秋，弘一法師到白湖金仙寺，在這裏為天津佛經流通處校勘經書。每日飯後，弘一必朗誦經文。時為寺中住持的亦幻在〈弘一大師在白湖〉中記述了那種情景：

我與他居隔室，我那時真有些孩子氣，好偷偷地在他的門外聽他用天津方言發出誦經的音聲，字義分明，鏗鏘有韻節，能夠搖撼我的性靈，覺得這樣聽比自己親去念誦還有啓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無疲容。

○踰：超過、
越過、
同「逾」

鏗鏘
ㄎㄨㄥ ㄑㄩㄥ

正衣冠 尊瞻視 寡言辭 慎行動

百年家族 李叔同佛門苦旅田濤 / 270

弘一法師出家後，對於藝術已經絕少再提，但唯一堅持的是書法，書法成了他廣結善緣的工具。初出家在嘉興佛學會時，有人知道他當初的身分，求其墨寶。弘一不知是否該動筆墨，於是請教范古農，范稱，如果能寫佛語給他人，也是做佛事，又有何妨。弘一從此開始以筆墨結緣。在出家後的多年中，他每到一地，經常為僧俗各界人等書寫佛號、偈句、對聯等等。在南閩一帶，弘一的法書可謂隨處可見。

出家後的弘一法師過著閒雲野鶴、孤往獨來的生活，他不隨便會客、講經、演說、赴宴，閉門謝塵，靜修於禪室，給人留下了謙和、靜穆的印象，他接待來訪者，總是正襟而坐，兩眼俯視，不左右顧，面帶微笑，手捻佛珠，就像他手書的座右銘：「正衣冠，尊瞻視，寡言辭，慎行動。」那種態度是任何人學不到的。如有問，他必答，如不問，他不答。雖然很少說話，但對坐的人總會產生欽佩和親切的感情。

歌唱贊頌 利益甚多

弘一大師全集八 贊誦輯要弁言 / 5

贊頌之體，原出經論，流傳東土；後世轉展，製為音韻偈贊，如現今所宣唱者，昉於魏時。陳思王曹植，因誦佛經，以為至道之宗極。乃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效之。後游魚山，聞有聲特異，清揚婉轉，遂仿其聲為梵唄。今所傳有魚山梵，即其遺製也。贊頌之源，可考證者如是。至若歌唱贊頌，其利益甚多：一能知佛德深遠，二體製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胸藏開通，五處眾不惶，六長命無病。以是名山大剎，於休夏安居之時，定習唱贊頌為日課，舊參新侶，皆列坐其次焉。

○弁言：序

○昉：開始

○惶：恐懼

日定一小時為寫經功課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楊白民 / 88

藕初君處，已致書達意。擬以寫經，答其索書之諄意。音亦可藉茲種植善根，是自他俱利之道也。將來道場安定，息心用功，日定一小時為寫經功課，以了此願。

標示典籍 定日課

弘一大師書簡 徵雲 / 10

佛法廣大，如天普覆，無有世出世間一法能出其外者。故儒道回耶諸法，亦可云屬佛法毫髮之少分，但不如佛法之究竟耳。是以比年以來，吾國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勢。士夫學者，究心於斯者尤眾。隨其根器之上下，各隨分獲其利益。譬猶一雨之潤，萬卉並育。噫偉矣哉。仁者為親誦經，謹為擬定日課如下。誦阿彌陀佛經一遍，往生咒三遍，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少一百八句，後誦迴向文三遍。迴向文代擬如下。「願以此功德，迴向亡母高太恭人。（若為亡父或他人若隨改。）惟願亡母業障速滅早生西方極樂世界，見佛授記，普度眾生，盡未來際。並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此課約在四十分鐘以內。若念佛多者，則時間亦增多，可隨力為之。又地藏菩薩本願經，亦宜諷誦。若人事紛繁，每日可僅一品，約三十分鐘以內。若稍暇，每日可誦一卷。合數日誦完一部。每日誦畢，亦誦迴向文三遍，文同上。若更願誦他種經者，如淨土四經中之他三種，皆可誦，繼續誦迴向文亦然。如不能常茹素，每晨粥時可茹素一餐，名曰吃早素。仁者可以是廣勸他人。此事甚不為難，常人皆可行，亦可種善因也。又不宜買活物在家中殺戮，若需食者，可買市上已殺之物。如是雖食葷腥亦可減輕許多罪過。若發心茹素者可先每月二天，即十五日及三十日。（或月小則二十九日。）若再增加每月四天，則增加初八及二十三之兩天。若再增加，

每月六天，即增加十四及二十九（或月小則二十八日）之兩天。於每月六日齋日茹素，功德最大，具如佛經廣明。附寄舊書佛三身讚等三種一冊，敬以奉贈。如願付印，卷尾空白之處，可自加題跋。又書佛號一幅，願以此功德，迴向令亡母又舊書菩薩名號一幅，署款奉呈。又寄蓮池戒殺放生文一冊，印造經像文五冊，（余定其綱要屬尤惜陰撰述者。）戒殺放生招貼三紙。統帑收入。又石印拙書數種，請轉贈吹萬居士。余於二三年來。發願未寫之經典，尚有十數種。秋涼之後，將繼續書寫。仁如需用，俟寫就當以奉贈。率復不具。僧胤疏答石子居士禮席。

幼年僧眾 教育方法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十四歲 林子青／316

致性願法師書：

性老法師慈座，前承詢問學社幼年僧眾教育方法，謹陳拙見如下，以備採擇。

應分三級：

丙級（年不滿二十歲者），以學勸善及闡明因果報應之書為主，兼淨土宗大意，大約二年學畢。

乙級（二十歲以上），學律為主，兼學淺近易解之經論，大約三年學畢。

甲級，學經論為主（精微之教義）。大約三年學畢。

今且就丙級詳記辦法如下：

每日五課：（一）讀、背經；（二）講《安士全書》全部；（三）選讀四書及講解；（四）國語（所用材料如《法味》、《談因》、《彌陀經白話解》等，即依此練習語言，兼獲法

益)；(五)習字；又隨時於課外演講因果事蹟及格言等，並選《印光法師嘉言錄》隨時講之。讀經背誦經，所用之經，可以隨意酌定，如《地藏經》、《普門品》、《行願品》等。《安士全書》，印光法師盡力提倡，未可以其前有陰騭文而輕視之也。

四書中，《論語》全讀、先讀，其餘依次選讀之。：

以上之辦法，與印老法師之主張多相合。二年之中，如此教授，可以養成世間君子之資格。既有此根基，然後再廣學出世之法，則有次第可循矣。

以上所陳拙見，敬乞教正，惟乞勿傳示寺外之人。因上所陳者，不敢自謂為盡善，不過姑作此說耳。匾聯已寫就，先以奉上。

順頌

法安

末學演音稽首 八月十三日午後

【按】此書可能寫於一九三三年，時師居泉州開元寺，而性願法師則在承天寺辦「月臺佛學社」也。承天寺為泉州三大叢林之一，月臺為承天寺別名。

為法侶定修持日課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六歲 林子青／346

〈為廣洽法侶定修持日課，附記蕩益大師入靈峰因緣〉：「昔我靈峰老人，三十三歲始入靈峰，即有偈云：『靈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當化城，畢茲餘喘。自非樂土，終弗與易矣。』余今年已五十又六，老病纏綿，衰頹日甚。久擬入山，謝絕人事

，因緣不具，卒未如願。今歲來淨峰，見其峰巒蒼古，頗適幽居，遂於四月十二日入山，將終老於是矣。廣洽法侶與余數載聚首，相契頗深。送余入山，居三日，將歸禾嶼，屬訂修持日課，為略書如下：午前，讀法華一卷，閱華嚴一卷。午後，溫習戒本羯磨，讀行願品一卷。餘時默持佛菩薩聖號。布薩日，讀梵網戒本一卷。附記者：余向他處借藏經數十冊，別記如下。謝世之後，希為檢點分還，俾免散失。《頻伽大藏經》三十冊，（每十冊為一帙），乞送還承天寺。《續藏經》四十九冊（乞寄還溫州大南門外慶福寺）。歲次乙亥弘一演音書。」

○帙：套

弘公道風

行持——廉節



杜門謝客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380

師居青島湛山寺，除為學子講律外，屏處一室，杜門謝客。人或見之，非靜坐即拜佛。一日，青島市某要人慕師高行，設齋供師，三請不赴，亦不令見。未逕書一偈付闍者轉達。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某公大失所望，然敬慕之忱愈篤。其不羨榮貴，往往如此。

○闍：守門人
○忱：真誠的情意

一清二楚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謝清／4

有一次，他要我送一包紙給一個向他討書法的人。那包紙裡頭包著零零碎碎長短不齊的畫紙碎條，同時還雜夾著不少長短不一的繩子。他把這些東西包在一起，一定要我送回給那個人。我依照他的話去做。後來，回來回覆他。他向我說：「我們這些書法家，畫家都有一個很不好的態度，人家送來請他們畫畫或寫字的紙，往往用剩的都被他們沒收。我們出家人可不能這樣。我們得一清二楚，什麼也不能隨便。」你看大師這人是多麼的認真呵。

○呵：表示不驚訝的語氣

不講價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謝清／4

有一次大師告訴我，要我幫他買幾支筆。我去書店走一趟，看起來去都不滿意，就回來告訴他，請他親自去走一趟。而且那老板知道是弘一大師要筆，就和我說請他來一趟，如果他看中了，便把筆送給他。大師聽到如此，連口說不行不行。他說我們一定要用錢和他買。後來，大師去到書店，老板真的要將筆送他，他卻堅持不要。過後，他還告訴我，

出家人買東西不好和人家講價。但我（指曇昕法師）自己向來買東西都和人家講價的。聽了他的話，我也不敢多加辯護，尊重他的意思，不再和人講價。不過心裡卻相當難過。（問者與旁聽者皆笑出來）因為泉州人的習慣，一定要和人家討價還價的。

素淨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4

大師到溫陵養老院住時，他先叫我和執事的談談。因為他沒有牙齒，所以要給他花生吃，就先要將花生炒碎才行。最好是炒到一碰就碎。他說：我的牙齒壞了，若不如是則吃不成。關於菜餚，他說香菇豆腐之類全部不用，只要普通的青菜就行了。曾有一次，大師要我去吩咐那個洗菜的老太婆，他對我說：「麻煩你幫我告訴她，洗菜時多用些水將菜洗淨。不然菜中的砂粒洗不去，吃菜時砂塞進我的牙縫中是很辛苦的。不過她不必過度的浪費水，她可用一次的水將菜多洗兩回就成了。同時，洗完的水還可用來澆花，切不可浪費。」他在溫陵養老院時有二盒火柴，那是院方供給的。而他只用了一根，有一日他告訴我們將那兩盒火柴退回院方。同時要我告訴執事人，他只用了一根火柴而已。我當時也不知他為何只用了一根火柴而已。（問者及旁聽者皆笑出）平時他的房間向來是窗明几潔的，由於窗戶有些破缺，他便吩咐我去買一些紙回來，把破缺之處糊好。在他要去永春的時候，大師就叫我把那些紙收起來，將一切再整理一次，弄得乾乾淨淨才離去。他說中國人有一個壞習慣，不能保持乾淨。大師說日本人就不同，樣樣都保持得非常乾淨。在五十二年間我（指曇昕）自己去日本一行，果真如大師所云。有些高級的日本旅館遇有一些不太乾淨的客人是要把他們趕出來的。

一盆水四用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謝清／4

有一次大師身子不大舒服。我就建議幫他洗衣。但他一口就加以拒絕。我向他說：這是不不要緊的，你的身子不大好，我幫你洗好了。不過我是洗得不大乾淨的。他依舊拒絕我的幫忙。不過大師倒和我說說，「我們洗衣一定要洗得乾淨才行。」他說，「用來洗衣的水可一連用四回。打一盆水先用來洗臉。洗過了臉將水稍為騰淨，可用來洗衣。洗了衣可用來擦地，最後那盆水還可以用來澆花。因此一盆水可有四個用途。」他說，「我們出家人一定要樸實，不可隨意浪費」。

共享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謝清／4

有一次有人送他一條紅氈子，他看了連聲讚好。不過他說：「這條氈子，我沒有福享用，應該送給我們寺中的轉塵和尚，因他年紀較大，且是長老，我們應該尊敬他。」結果，大師就將氈子送給這個長老。另有一件事故也能說明大師的胸懷。有一次，不知是雲南還是貴州，送來一些名貴的蘿蔔，那是用郵遞的方式送來的。他那天對我說：「今天你可以把這蘿蔔切細一點，分開給全寺的每人吃一些。我自己也吃一些。」他對於好的東西，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享用，一定是拿出來大家共享的。

通身汗下

弘一大師永懷錄 嘯月／17

持律謹嚴，師尚質樸，紬虛文，不苟循時宜；註經論，讚戒律；甘澹泊，守枯寂，不受叢林桎梏；律已嚴，治學勤，繩墨自守，無微不至。雲遊四方，一衲一鉢，赤足露頂，

騰

○氈：毛織物

○紬：黜，斥退也

○讚：讚揚

不與俗伍。道貌清癯，而精神充沛；望之若孤雲野鶴，蕭然物外。動止安詳，威儀寂靜，高古平實，想見古德遺風焉。一領衲衣，補釘二百二十四處（現存經子淵居士處），青灰相間，襤褸不堪，初出家時物也。二十六年來，未嘗一易。生平不樂名聞，不受供養，不蓄徒眾，不作住持；雖聲望日隆，而退抑彌甚，自責彌嚴，習勞習儉，灑掃澣濯，垂老躬行。所到之處，惟以律部注疏自隨，見地高遠，不隨俗僧窠臼。綜其律己之要，略舉數事：

不作住持：披緇薙髮，本為放下萬緣，一心辦道。住持一職，在古本領眾修行，餘事不聞。今則外應俗務，內治生產，汨沒身心，妨害道業。故今之高僧若印光法師及師者，皆以不作住持，為真實辦道之第一條件。師之弟子及友人有為師特闢蘭若者，師亦不受，始終度其行雲流水之生活。

不開大座：佛法端賴宏揚，數座開演，普結法緣，其事原有大利；然聽眾混雜，流弊叢生；師雖亦徇學者之請，講說戒律，但儀式簡單，決不作鳴椎集眾之大規模舉動，號召聽眾。

不要名聞利養：丙寅春，師掛搭某寺，為摯友夏丐尊所知。時夏君執教於春暉中學，乃與經亨頤等商，為師築室於上虞白馬湖，曰：晚晴山房，請師常住，初固辭，強而後可。一敝蓆，破碎不堪用，欲為易之，不可。一巾亦敝舊，欲易以新，亦不可。一木質面盆，丹漆已盡剝落，欲為新之，亦不可。夏君心恤之而無如何也。供素食，用香菇，卻之。豆腐，亦卻之。其意惟食清煮白菜，用鹽不用油耳。居未幾，復飄然去。

師之在青島湛山寺也，講律之餘，屏處一室，謝絕酬應，禮佛外靜坐而已。一日，青

○癯：清瘦

○澣：洗滌

○濯：洗

○窠臼：比喻陳舊，一成不變的規格模式

○薙：削，通「剃」

○汨沒：消滅、

○上虞：浙江省上虞縣

市某人慕師道風，求見不許。設齋以供，再請不赴，其人自來請，亦不見，書偈付侍者持謝，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維，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某公怏怏而返，然敬慕之忱愈篤。嗚呼，古德風流，於師見之矣。

至師之出塵見地，嚴密操持，今舉一事，可見其概。胡樸安居士，師未出家時老友也。贈詩有：「弘一精佛理，為我說禪宗」之句。師一日書「慈悲喜捨」四字付之。且曰：「學佛不但以理，切要在事持。行事重在不欺，名如其實。今我並未為君說禪宗，君詩言之，即為妄語，佛不許也。君其懺悔，免遭墮落。」嗚呼，此是何等精嚴！實際理地，容不得一毫虛偽，一絲走作。真實學道人，全在此等處著力著眼。正見未開，便視此等事為不關緊要勾當，此所以學道者如牛毛，悟道者如麟角也。吾人平日率意妄語妄為，全不覺得，觀此當通身汗下矣！

不尚空談 切實力行

弘一大師永懷錄 悼弘一大師 賢悟 / 134

在民國廿三年的時候，漳、泉、廈一帶當時出家的年輕佛子很多，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老人因鑒閩南佛教之不振，和一般當此正需修學的年輕人，如果不使其稍受一點學識，將來豈不一羣羣的變成了啞羊嗎？因為佛教前途設想，和憐憫一般失學的佛子起見，故此老人便極力的提倡開辦佛教養正院，並且自願擔任院長的名義，專門供給一般不識「之無」和稍知「一二」的青年佛子作求學的寶所（在當時雖有一般所謂佛學院研究社，講經道場……然都不是這些淺學和沒有學過的人能問津就教的處所）。因此我也得由歧途而有了歸宿，而給我有了今日的成績，這實在是使我莫大的感激，在這裏我希望：效著老人的樣

○快
不快樂
的樣子

做去！

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總以為老人是一個「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和「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的老人。其實，這不過不曉得他的細底罷了……老人確是一個具有損己利人的菩薩心腸！是一個以弘法為家務的盡心佛教的人！他並不像普通一般的，在他內心裏對於佛教，對於人生，時刻所抱的憂慮，總未見得不深入一層罷！記得以前他在晉水草庵作一聯道：

草積不除，頓覺眼前生意滿；

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老人的態度雖然如秋水般的冷淡，然而老人的心情卻是火也似的熱烈！

說到老人的行儀的威德，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八萬三千，我們且不談，就是日常中的所謂「行住坐臥」的四威儀，我想，誰也不能和他對比的罷？當他跨起足步來的時候，自有他的一種不可以形容的儀態，而且足步好像是很沉重的，又像穿校也似的，一步緊接著一步，和著身子一齊向前的並進著。在他身上穿著的那一件樸素而瘦長的衲衣，當他步伐不止的時候，那飄飄而有力的衣角，總不見得會自然的下垂著的。……至於老人的臥房，當在南普陀寺時，我也曾經眼過一次的。臥房之內，除掉一隻桌一張臥榻，和幾件日用的東西外，環堵蕭然，（至於佛像以及經書那是供在佛堂裏的。）一般的凡僧看了，不知作何感想哩？

至於老人的一切行動，都是非常的奇特；然都能夠引起人家對他生出一種敬心！……記

得民國廿六年春，老人在養正學院講青年佛徒應注意之四項的時候，這樣的對我們說道：「…在我足上穿的這一雙鞋子，是一位同參送給我的；它和我已做了十五載的伴侶了。」然而，我們用著好奇的目光一看，咦，原來還是一絲不破哩；不過比剛從店裏買來的舊一點就是了。聽法師們說：他的一把雨傘，也是他朋友餽送的，但不知有多少年數哩？由此，我們可見老人的一般了！

不驚聲華

弘一大師永懷錄 何以紀念大師 觀一居士 / 170

猶憶民國二十六年，法師將往青島湛山寺應講律之聘，道經上海，余詢其乘何船前往，為致電湛山寺迎接，以慮法師人地生疏，且寺中應盡地主之誼，非有他也。旋知法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其不驚聲華一至於此，今日一般舍本逐末之僧徒聞此，宜知所戒焉。

述而不作

弘一大師永懷錄 讀弘一法師與李居士書札 蔡巧因 / 236

昔年與弘一法師晤面時，請其多多撰述，宏揚佛法，法師亦曾以此意相告。夫以法師著述之謹嚴，刊落聲華，簡潔嚴靜，而函札更叮嚀敦勉，使人崇敬。然每有詔告，未嘗輕自著語，輒錄古德法語相示，而於靈峯宗論，尤有深契，所刊寒笈集，即其所摘錄之警闢文字也。比丘戒相表記亦多錄古德教誡，發人深省。至華嚴經集聯，更深深以戾原經旨義為懼，戒後人勿輕賡續。佛法廣大，徧於虛空。博地凡夫，囿於知見，有所論述，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可深懼也。凡輕言著述者，法師每切戒之，以為貽後日之悔，胡寧慎之於始，己亦嘗以愚夫愚婦自處。其意，以謂未至寶山，逢人說金，終不免貧子氣耳。隋唐譯

○戾：違背
○賡：繼續
○囿：局限

經，有口授，有筆述，有證義，有潤文，其慎重如此。玄奘法師更舉「五不翻」之例，實慮譯義或乖，有背我佛度人之旨。法師當代龍象，應化昭著，而摧我慢幢，折貢高心，有才而不使才，有學而不矜學，小心翼翼，消盡多年結習，決心往生西方，其所以昭示後人者，可謂至且盡矣。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抒寫文字，固不在侈陳義理，片言隻字，亦足見其道力。並時諸老，躁氣未除，檻猿狂象，紛紜心目，或雜以譏言，或掉以輕心，傷逝曾無哀憐之意，諍誠每少殷重之心，油腔滑調，連篇累牘，風會所趨，狂瀾莫挽，茲可慨也。惟靈巖老人，詞氣嚴正，少有假色，為人天耳目。法師所作，讀之更足靜躁立懦，仿佛晉唐高僧，復出世間。僧伽文字，亦應與世間有別；信筆所及，不衷於義，終非學佛者所應有也。法師以必見佛證果，迴入娑婆而後著述，方能契理契機，契理則理事圓融，一相具一一相；契機則智愚同登，一一相具一相。凡夫知見，不出人生界域。即古昔聖賢未證菩提，種種說法，亦僅為利益人生而設。

節儉

有一次患感冒，弘一用來擦鼻涕的是非常粗糙的草紙，一次擦完後，他又把紙折疊端正，放在衣袋裏，過一會兒再擦再疊。隨侍身邊的胡宅梵看見這種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自己的手帕送給弘一法師用。

三事

一九三三年農曆除夕，弘一法師對身邊的傳貫法師和性常法師說，有三件事他覺得做

百年家族 李叔同佛門苦旅 田濤 / 258

◎調言：
荒唐、
胡扯之
言語

到了：一是尚質樸，紕虛文，不肯苟合時宜；二是注經論，鑽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三是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掣其羈縻。

留待後人來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324

法師久居淨峰的計劃終於沒能實現。他未曾想到的是，淨峰寺環境甚佳，卻有一個由來已久的陋習，每遇重要的佛教節日，寺裏都要搭台唱戲，伴著喧天的鑼鼓，還有此起彼伏的炮仗聲，倒像是民間的廟會一般，好不熱鬧。清淨佛刹，竟弄得烏煙瘴氣。這年的觀音誕，他就領教過一回。到了九月初，法師聽說寺裏又要舉行類似的活動，便讓傳貫傳達寺主，不宜在寺內演戲，要演不妨移到山下村子裏去。那位寺主聽後心中不快，敷衍了事地把戲台移至寺門外十多米處，身在寺中，喧囂依然。大師忍無可忍，親自過去規勸寺主，將戲台移到山下。沒想到，翌日清晨，寺主即下了逐客令，當面指責弘一法師，說是自他來了以後，炮仗也不讓放，戲也不讓演，如此下去，神仙有靈也會變得無靈了。

這場風波過後不久，寺主借故離開，不理寺中事務，任由附近的地痞之流，到寺裏無端滋擾。如此一來，淨峰顯然已不能再待下去了。

十月下旬，霜風漸緊。淨峰寺圍牆邊的花圃內，法師初來時種下的幾叢菊花猶自亭亭玉立，含蕾未吐。臨別之際，弘一法師口占一絕，以抒胸臆：

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轉供養 供常住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369

上海劉傳聲居士聞悉戰時閩南叢林，道糧普荒，擔心弘一法師生活艱難，特寄奉千元以作供養，師慨然辭謝，謂出家以來，向不受人施捨，欲全部退回，後逢滬閩之間交通斷絕，無法退還，遂將這筆錢款轉交開元寺，供常住大眾之用，同時還將珍藏多年的夏丏尊贈他的一副貴重的白金水晶眼鏡，一并送開元寺變賣為齋糧。

律己甚嚴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 / 36

上人入山後，律己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游四方，恒跣足芒鞋，孑然一擔。民國十四五年間，曾過甬市，挂搭七塔寺，雜游方僧隊伍中。偶為其摯友夏丏尊瞥見，堅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初固辭，強而後可。時丏尊任教於春暉中學，傍湖而居，見其啓擔，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為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已變緇，欲為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尚可用幾許年月焉！」說罷，便至湖邊以冷水洗面，夏君心焉恤之，而無如何也。供張素食，略用香菇，卻之，用豆腐，亦卻之，依其意，只許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無如何也。作客猶然，其平日之茹苦，可想而知矣！住數日，飄然去。

僧衲簡樸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上人史略 劉質平 / 99

先師入山初期，學頭陀苦修行，僧衲簡樸，赤腳草履，不識者不知其為高僧也。中期身體較弱，衣服稍稍留意，多穿要放鼻紅，少穿不能禦寒，因溫州氣候較暖，錫足大南門外慶福寺甚久。晚年身體更弱，乃命余代製駝毛襖褲（駝毛剪下，僧亦可用），以禦寒

○跣^ト：赤腳
○甬^ニ：寧波市
簡稱

冬。泉州氣候更暖，居住適宜，圓寂於養老院，非無因也。

先師所用僧服，大都由余供養，尺寸來函開示，照單裁製。回憶先師五十誕辰時，細數蚊帳破洞，有用布補，有用紙糊，形形色色，約有二百餘處，堅請更換不許。入閩後，以破舊不堪再用，函命在滬三友實業社，另購透風紗帳替代。為僧二十五載，所穿僧服，寥寥數套而已。

見機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上人史略 劉質平 / 101

先師因雲遊無定，經典隨身攜帶，常用行李約五件：竹套箱二，網籃二，鋪蓋一。來往滬杭甬間，大都由余代為整理，或護送。以余兼任滬甬二處學校課垂十二年也。

先師體弱，夜間小便頻繁，溺器必需品，其口有木蓋，蓋上覆毛巾，外潔，較宜興壺尤淨，其覆巾亦白於普通面巾也。師行動時，每裹溺器於被中，務使寬緊輕重適度。初感困難，久則慣矣。

每至一寺院，住持之尊敬招待，實所罕見。回憶法界寺然慶法師、伏龍寺誠一法師之迎接情形，至今猶使余肅然起敬。余在二寺，各住二月有餘，見其日常供養周到，體貼入微，且始終如一，完全出於至誠，而師亦處處留神，因應適宜。某次，由甬同行至杭松木場彌陀寺，不竟日即移住虎跑定慧寺，余問故，答以無緣，師之見機如此。

瑞穗古蒼蠅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在萬石岩 高文顯 / 243

我陪廣洽上人過海，把他接到南普陀來了。這是他的舊居，當然有很多從日本請來的

舊藏經，他常常把破損的舊經重新裝訂。有一回在那古版的經中，發現了一只被夾扁了的蒼蠅，他就用方形的玻璃紙，套在一長方形的紙板上，像製造顯微鏡標本的樣子，把蒼蠅安在正中，畫上紅色的方格，在旁邊題上「瑞穗國古蒼蠅」，還蓋上『弘一』二字的小印章，然後才珍重地送給我保存。後來更由廣洽上人請呂碧城女士題了許多字，可以說是件很特別的珍品。他住南普陀這一段時間，常常到廈門大學前面的海邊散步，他檢到很多潔白的貝殼及漂洗的海石，積了一大包送給我。還有細小的東西，如折斷了的蝴蝶翅膀，他都覺得很珍重，告訴我說天然圖案的美麗。

走了還打掃

我看弘一大師 高文顯 / 247

大師要離開萬石岩時，親自把臥室打掃得很乾淨，我要替他拿行李時，他手裏還拿著掃帚，看有什麼不潔的地方，然後再掃出去。我以為居住時要打掃房間，既然要走了，還打掃幹嘛呢？後來我每對人談起，也常常學著他的樣子，覺得走了後，使人家不必花了時間，收拾廢物，留下好的印象才對。

破香爐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蔡丐因 / 165

破香爐（為余在家時所用。已十餘年。乞釘補完好，仍可用之。以為紀念。）

倫理（老人不越矩不邀譽）

弘一大師全集八 / 264

鏗端、士牧居士同鑒：

內題法名（倘從前已依師受歸依者，即用前法名，萬不可改易。今名即作為別號可耳）。

不受匯款

弘一大師全集 致性常法師 / 304

今晨仁者云鼓浪嶼匯款之事。以余揣度，大約是請余到彼處講經。若如是者，此款即不應受。且俟將來，看彼處來信所言何事，再為斟酌。

謝客用功

弘一大師書簡 徵雲 / 83

丐尊居士。移居之事，諸承護念，感謝無盡。居此已數日，至為安適。氣候與普陀相似。蚊蠅等甚稀，用功最為相宜。居此山中，與閉關無以異也。以後出家在家諸師友，有詢問余之蹤跡者。乞告以雲游他方，謝客用功，未能通訊及晤談，云云。附一紙，便中乞交豐居士。不具。演音。

威德謙光

弘一大師新譜 自序 林子青 / 2

大師由儒入佛，又善詩詞，其西洋畫與音樂，久為藝壇所重。披剃以後，將平日一切輾轉熏染之習氣，洗滌淨盡，獨為人書寫經偈。蓋不僅以書重，嚴淨澹遠，如見其人，尤足重也。然大師以弘法為急，人因其書以重法方為不負。年譜之要，在釐其思想變遷之跡，判其學術異同之故。涉筆所及，貴實證尤貴識力。實證猶可於函牘中求之，師友見聞中詢之；而別異同、審得失，則非有識力不可。

憶十九年秋（一九三〇年），余寓紹興。大師將去閩南，由杭過路紹，居戒珠寺。余以師應化事跡，彰彰在人耳目，年遠代湮，或不免傳聞失實。宜及身勒定年譜，以示後人。師言無過人之行，思之徒滋慚愧。惟自幼即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誡之，以為非童丕所宜。其後虎跑出家，內心迫切，若非即時披剃不可者，自亦不能明其故也。……律學一欲復南山之舊，頗以宋明以來趨於簡惰為非。常以一念不專，一行不篤，貽羞法門為懼。迹其所言，與靈巖老人實有不同，明代靈峯大師庶幾近之。（靈巖老人，即蘇州靈巖山印光法師；靈峯大師，即浙江北天目山靈峯寺滿益大師）

習勞

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弘一法師移錫閩南，到溫陵養老院凡三次。

第一次為乙亥年，住華珍室一二號房。吩咐晨午二餐，蔬菜不得逾兩味。客來相訪，為先通知，期間一十五天。他對老人開示：祇取日常瑣事，如汲水、破柴、烹茶、燒湯、掃地、洗衣、拂拭几案、澆水種花等操作。謂自己出家以來，皆躬自為之……。」

遠名利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373

廈門大學教師李相勗君，託勝進居士請師到廈大開示佛法，師辭不往。謂貫曰：『余生平對於官人及大有名稱之人，並不敢共其熱鬧親好。怕墮名聞利養故，又防於外人譏我趨名利也。』

○勗：勉勵

不徇人情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林子青／385

倓虛《影塵回憶錄》：「弘老雖是生長北方，可是他在南方住的時候多，對於南方氣候、生活都是習慣。……湛山寺本來預備留他久住的，過冬的衣服也給預備了。可是他的身體，不適用於北方的嚴寒。……到了九月十五以後，到我寮房來告假，要回南方過冬。我知他的脾氣，向來不徇人情，要走誰也挽留不住。當時在口袋裏掏出來一張紙條，給我定了五個條件。第一，不許預備盤川錢。第二，不許備齋錢行。第三，不許派人去送。第四，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第五，不許走後彼此再通信。這些條件我都答應了。在臨走的前幾天，給同學每人寫一幅『以戒為師』的小中堂，作為紀念，另外還有好些求他寫字的，詞句都是華嚴經集句，或明滿益大師警訓，大概寫了也有幾百分（幅）。」

莫誣老僧好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51

漳州東鄉的瑞竹岩，原名某寺。相傳古時某禪師住錫其間，感竹筴（山中用以承水的竹片）發芽的瑞應，始改今名。一九三七年，大師在此結夏安居。竹筴忽而發芽，好事者將這消息登載漳州某報。大師知道後，亟令某居士為之更正闢「謠」。不久，即移住七寶寺。大有「剛被世人知住處，便移茅屋入深居」之概。

明季鼓山永覺和尚應溫陵開元之請，路過洛陽橋，潮汎重來。迎者說是龍王參禮和尚。和尚說：「莫誣老僧好。」大師的闢「謠」，蓋亦如是。

○筴：導水用的竹管

弘公道風

行持—應俗



不募款築居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93

一九二八年春，夏丏尊先生來函，並附有劉質平等具名的《為弘一法師築居募款啓》及捐冊，後又接到法師來信，大意是他不願意用募捐方式為他造居室，並且還說他早有信致夏居士，萬不可有此舉動，使他於心不安。當時我還為法師是客氣話，直到後來見到他時，才知道法師對此事，確非所願。

牛乳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質平/103

下次來寺時，乞帶餅乾數包。（泰豐公司出品，名曰素餅乾，即無牛乳者。因余近來恆不願食牛乳之製品。）

牛乳本是素物，可以供佛。但余近年來，不甚願食。今因病後，虛弱太甚，不得不食是以滋補也。

代曬草包箱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140

三奉惠書，具悉一一。諸承費神，至用感謝。前存之草包箱，竹籠，經包，紙包，綿被等物有雨水沖入，乞一一打開檢看，並在日光中曝曬，為禱。藥師講稿，想現在不能付印，故擬緩緩奉上。前由性常師代覆一函，想已收到。謹達，不宣。四月十九日。音啓。

拙于辯以著述終其身年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壬戌）四十三歲 林子青/196

復俗姪李聖章（麟玉）書：「聖章居士：二十年來，音問疏絕。昨獲長簡，環誦數回

，歡慰何如！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徧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結束。戊午二月，發願入山鬚染，修習佛法，普利含識。以四閱月力料理公私諸事：凡油畫美術圖籍，寄贈北京美術學校（爾欲閱者，可往探詢之），音樂書贈劉子質平，一切雜書零物贈豐子愷（二子皆在上海專科師範，是校為吾門人輩創立）。佈置既畢，乃於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學校夏季考試，提前為之），七月十三日鬚染出家，九月在靈隱受戒，始終安順，未值障緣，誠佛菩薩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學行未充，不能利物；因發願掩關辦道，暫謝俗緣（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漣寺時較多）。庚申七月，至新貝山，（距富陽六十里），居月餘，值障緣，乃決意他適。於是流浪於衢、嚴二州者半載。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漣。三月如溫州，忽忽年餘，諸事安適，倘無意外之阻障，將不他往。當來道業有成，或來北地與家人相聚也。音拙於辯才，說法之事，非其所長；行將以著述之業終其身耳。比年以來，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勢。各省相較，當以浙江為第一，附寫初學閱覽之佛書數種，可向臥佛寺佛經流通處請來，以備閱覽。拉雜寫復，不盡欲言。釋演音疏答，四月初六日。爾父處亦有復函，歸家時可索閱之。」

弘公道風

行持——書法



鴻梁道影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 / 91

一九二〇年夏，法師要到新登貝山去掩關，前一天，是弘傘法師在銀洞橋某庵剃度，同往貝山護關。當時馬一浮、范古農，堵申甫等諸先生也都來相送，法師為我題了肖像：「鴻梁道影」。第二天我們送到錢江輪船上，直到解纜而別。

一九二一年春，法師來上海，我那時在專科師範任教，有一天，我們要求他寫字，他答應了，但囑我們不要給別人知道。因此我們立刻派出許多人，從樓門起直到大門，沿路都站了人，以免不速之客的闖入。有一同學問法師：「如現在有人請法師作畫，怎樣？」師微笑。我說：「倘有人來請畫，也可以，日後等他來取時，仍將原素紙還他，教他自己去看，看得出什麼就是什麼。」師大笑。後與師合攝一影，我捧著書侍立於旁，後因背景不好，所以用油畫顏料把背景塗去，但現在這像片亦不知去向了。是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太師母六旬冥誕，師為寫「南無地藏菩薩摩訶薩」二幅寄我，後以一幅轉贈蔡丐因供養。

有一次我到招賢寺去，法師恐怕又被阻攔，早在山門前等著了。所以我們非遵守約定時間不可，否則去遲了使法師久等過意不去。去早了，或又遭到麻煩。法師同我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裏吃『羅漢菜』，很有緣，你在這裏吃中飯。」後來他引我到大殿上去，商量修改佛像，因為原雕刻佛相不夠莊嚴，法師想修改一下。

等到吃飯的時候，我們到另一間屋子裏，見桌上擺著六碗菜，法師換上了破衣，他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我說：「這就是羅漢菜，很有趣味。」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弘傘法師特為我來而添的。可見他們平日裏是只有一樣菜的。所謂羅漢菜者，是蠶豆、長豇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成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或是因為它的內容複雜，故

名。這種菜因各物都能保存它原有本味，倒也蠻有意思的。所以法師吃得津津有味，胃口亦不弱，吃了三碗飯，飯後閒談，後來還玩了類似升官圖那樣的佛教遊戲。臨走時，法師還送了我幾個他從山上拾來的野干果和一部日本版《佛像新集》，計兩冊。並囑我畫千手觀音及文殊、普賢像各一幅，預備影印。

一九二四年陰曆四月，我三十初度，師為我寫「普賢行願品偈贊」一本，自永嘉賜寄。

求仁得仁

我看弘一大師憶弘一大師錢君匋/175

一九二三年，我在上海藝術師範學校讀書，主持校務的豐子愷、劉質平兩先生都是弘一法師的入室弟子，他倆終生尊敬弘一上人。我初習書法，臨摹北碑，最愛《龍門二十品》。子愷師曾對我說：「清末民初，中國出了幾位大書家。」他評論沈寐叟、李瑞清、曾農髯、于右任諸家之後，接著說：「最超脫，以無態而備萬態要算李息翁。」豐先生自己的收藏品中，有好多幀墨寶是弘公親筆，我曾到他家裏多次觀摩，可惜欣賞水平不高，修養不足，對弘公的書法，僅僅知道是好，好在何處，為什麼好，並不了然。在我的心目中，弘公這位太老師一定是個超凡入聖、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清高拔俗，艱苦卓絕，但未必不可親。

畢業後，我進了開明書店，編輯美術音樂書籍，並畫書衣。這時夏丏尊先生已到上海，主持編輯工作。為了紀念弘公出家十週年，便將弘公贈他的一些臨古法書，匯集成《李息翁臨古法書》出版。

一天早晨，我剛剛進店，夏老已經坐在我的對面，這位長者質樸持重，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我們年輕人當然的師表。

「君甸！弘一大師法書集子就要付印，我寫了一篇後記，可惜字很蹩腳，你代我抄一下制版好嗎？」

「當然可以，不過，我的字也太嫩了……」我有點猶豫。

「先寫出試試看嘛，如果寫出來你自己真不滿意，我就醜媳婦見公婆！一言為定。」他是個忙人，沒有閑工夫擺龍門陣，說完便匆匆而去。

這天下午和晚上，我把後記抄了兩遍，第二天見了夏老，請他過目。

「你很有功啊！」他一下看完，摘下眼鏡連聲稱讚。

「夏老先生！我想了一夜，覺得我抄的東西不能用。」

「為什麼？」

「你們是幾十年的交情，是他的知己、畏友、諍友，出一本書也不容易，您的字也厚重而有書卷氣，比我寫的老辣，內涵的更要高一層，我是斗膽直言，表示對二老的敬重，抄了兩遍是表示不是偷懶推辭。」

「好，爽快！我自己抄。你這兩份抄件我們各自保存一份，作為紀念吧！」

我的字沒有發表，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否則，我會長期為狗尾續貂而慚愧。書印出之前，我拜讀全稿，開始認識到這部東西的份量。他寫《張遷碑》，雅拙韶秀，氣宇雍容；寫《石鼓文》，勻停舒展，緩帶輕裘於百萬軍中，有儒將風流；寫《天發神識碑》，變險為平，內涵蘊藉；寫《爨寶子碑》，密極似疏，舉重若輕，方筆之美，運鋒如刀。一

○韶：美好的
●勻停：勻稱
爨

九六三年，廣洽法師集資輯印大師墨寶，我作書衣，移用印花布紋樣，布函，素淨幽雅，下冊便選用這本臨古法書。這也是一段藝術因緣。

「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之後，開明書店編輯所同人遷兆豐路，繼續工作，意氣奮發，章錫琛先生自己也帶頭這樣做。一天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上樓來，我埋頭看稿，沒有理會，只聽章先生迎上前去：「弘公大師！您老人家什麼時候到的？」

我抬頭一看，一位和尚站在辦公室門口，門正好成了框子，把他嵌在中間。他高約一米七，穿著寬鬆的海青，因為面形清瘦，神情持重，雖然在微笑，卻有一種自然的威儀，把身體也襯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淨化後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無矯飾。上唇下巴有些胡髭，異常地率真可親。五十出頭，並不能算老，我見到他的虔敬，不雅於見到祖父一樣，一陣清涼之氣從我背樑上向全身擴散開來，人世間一切俗套偽飾，在一剎那間都卸淨了。

「居士好！」他的嗓音低而沉厚。

等到大師入座，我親自奉上清茶，他招呼我坐下。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位長者，松柏精神，鸞鶴風度，真人本色，怎能看出這位是腰纏萬貫貴公子，落拓風流藝術家呢？我知道自己是晚輩，不敢多言，垂手恭聽。

「丐尊居士好嗎？他家裏怎麼樣？」他兩眼睜得圓圓的，多麼關切！

「很好！」章先生說。

「阿彌陀佛！我一直放心不下，才來看他的，好久沒有收到他的信了。」他雙手合十，欣慰地點點頭。

「等一會兒就來，我叫人去請他。」

「不用，不用，小僧先來問一下，問清楚了當然是自己走著去，告辭了。」

「不！讓我叫輛車送您老人家去。」

他淡然一笑，大口喝著茶。

屋裏沉靜了，許多問題，關於人生，藝術，教育，宗教……一齊集中在喉頭，原想請教，現在都在他淡然一笑中得到了答覆。何用文字？光落言詮？無聲的人格坦現，一種荒漠飲甘泉的甜意，襲我心脾。

我正要倒水，他搖搖手，那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只好讓他自己動手。

喝完，他以沉重的腳步去了，我和章先生送到門外，仍然都沒有講出一句話來。郁達夫兄的佳句：「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只一燈。」真是神來之筆！

第二天上午十點半，夏丐尊請弘一法師吃飯，邀葉聖陶、豐子愷、劉質平、周予同、章錫琛……和我，到海門路夏寓作陪。大家都知道弘公過午不食，都到得很及時。到了今天，這些同席者只剩下我和葉聖陶二人，葉老年已九十開外，我也到了八十，其餘諸位已全部作古了。

幾樣素菜，乾淨爽目，我悄悄注意，弘公只吃兩樣：白菜，蘿蔔，別的菜不伸筷子。大家都理解他，並不相強，沒有拘束。

席間談到對聯，弘公說：「南普陀天王殿前當中兩根石柱上，有陳石遺老先生寫的一幅：『分派洛迦開法宇，隔江太武拱山門』，文有氣魄，字也老健可觀，不可多得，但大醒法師以為後三字不若易為『誦浮圖』更有畫意，可見聯語難作。我寫的華嚴集聯，只未

一字講平仄，不在聲律上講究，沒有閑空推敲啊！」

夏丐尊先生回憶了西湖之夜，白馬湖晚晴山房之夜等許多往事，弘公垂下眼瞼，他沉浸於回憶之中，盡力平靜。

餐畢，弘公退入夏寓的客房，我們大家都依依不捨，異常黯然，這種情緒也感染了我這樣的俗人。弘公這樣自苦，在他是求仁得仁，而我總以為他老人家應當吃得好一些，把身體搞好，多活幾年，多留下一些藝術品，他的出家，我非常惋惜。弘公是絕頂聰明的人，當然看出了大家的想法，他異常平淡地說：「歷經百劫，故人猶健，茫茫人世，不必苛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善自珍重，阿彌陀佛！」弘公的言行，在我心版刻上了永不磨滅的形象。

大師謝世後十年十二月初冬，葉聖陶、馬一浮、廣洽法師、子愷師、章錫琛和我等籌資建成了骨灰塔，馬一浮題了塔名，愷師寫了修塔記，主持工程者黃鳴祥。馬一浮老人有禮塔詩：

扶律談常盡一生，涅槃無相更無名。昔年親見披衣地，此日空餘繞塔行。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雨滴是希聲。老夫共飽伊蒲饌，多愧人天獻食情。

我也寫了一律：

法雨漫山竹徑寒，初成蓮塔起高巒。今朝湖畔行嘉禮，昔日淞濱叩淨安。藝事中西皆聖手，詩才南北領騷壇。盛年闡律雲游去，妙覺莊嚴上界寬。

禮塔之後，去浙江美術學院看望潘天壽先生，他正在上課，便坐在門房裏等候。看門的老人滿頭銀髮，精神矍鑠，床頭擺滿野花，當中安放著弘公在海濱拍的照片，背景是咆

饌

● 矍鑠

人年老而身體強健，精神好

哮的巨浪，不知是在廈門或是青島所拍。天風揚起海青的廣袖和衣裾，慈眉善目，智慧深邃，背面是二十年後才認識的忘年好友柯文輝題的《鵲踏枝》，字很稚弱，詞卻不似少年手筆：

畫印詩書文爛熳，曲寄深情，劇苑天葩放。舉世昂頭驚坦蕩，忽然芒屨扶藜杖。古寺寒窗銀漢燦，夢裏桑枝，蓮瓣鏡中綻。一代風流歸逸淡，墨香猶把新苗灌。

老門房是弘公的老同事，十分健談，說到潘天壽請假回家結婚的窘態，繪形繪聲，自己一點也不笑。他最佩服弘公，尊稱「李老夫子」。每天還燒一支伽南香。他說：「老夫子寒暑假回上海，都把鋪蓋放在我屋裏，每次回來，都送我三塊袁大頭，一年十二塊，能買三床被子呢！這照片是老夫子親自送我的。後邊的字是一個半大孩子來找借宿時寫上的，諸樂三先生說很好，我不懂。供花是新派，燒香是老派，我經過學習，不信菩薩了，可是不給老夫子燒一根，一天就像少吃一餐飯一樣，燒慣了啊，世上難找那樣好的老夫子，哪位工友沒得過他老人家的幫助，我和聞玉（送弘公去出家的工人）去看他，他剃了光頭，在院子裏提水澆花，叫我們『居士』，自稱『小僧』，要我們坐，他親自送茶水，留我們吃素飯，菜裏沒有油，那麼苦，我和聞玉都哭了，他吃得有滋有味，簡直是活菩薩，真神誰見過呢？」

深悔當時沒有將這張珍貴照片借到照像館去複製幾幀廣贈親友，《文革》後多次打聽，已杳如黃鶴，我連老人的名字也忘記了，在他身上我又看到了弘公人格的感召力。

人民對他的懷念之情，便是真正的紀念碑！

用拙得巧

我看弘一大師 我與弘一法師 黃福海 / 257

這天下午，承天寺內香煙繚繞，梵歌陣陣，前來聆聽法師講經的僧俗之眾，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弘一法師含笑登壇，壇下頓時鴉雀無聲。只見他身軀偉岸，面龐清瞿，慈顏含春，步履穩健，舉手投足，動作揮灑飄逸，頗有仙風道骨。法師啓齒，操一口標準流行的『國語』（即現今的普通話）講經，只是因聽眾都是閩南人氏，才由承天寺僧人用福建方言翻譯。

我雖對佛經毫無興趣，卻不得不為弘一法師抑揚頓挫的語調、妙語聯珠的詞藻、音樂般的旋律、詩一般的韻味所折服！以至眾皆散去，吾獨忘返。大概由於我「沉醉不知歸路」的失態，才引起法師的注意吧！他走到我面前，親切地詢問了我的姓名與來歷後，十分高興，執手領我進他的禪房作客。

弘一法師在泉州承天寺內所住的禪房，既矮且小，光線幽暗。但房內收拾得井井有條，物件擺放極為妥帖，且一塵不染。難怪世有「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之說呢！進入禪房，與法師近在咫尺，得以詳盡觀察這位得道高僧。他如漆似墨般的濃眉下，星目若睜若閉；高高的鼻梁下，微黃的髯鬚修整有度。神態嚴肅卻又不失慈祥，手持念珠，盤膝端坐，加上禪房高雅幽邃，環境氣氛的烘托，連我這無神論者也覺得眼前的法師儼然一尊活菩薩，竟將我這個素來行動浪漫不羈的血氣方剛之人，噤得不敢亂動，甚至大氣也不敢輕出。雖然我拘謹得如同木偶一般，卻不捨得主動告辭，唯恐無緣再相見，便呆若木雞似地傻盯著法師看。

弘一法師顯然覺察出我的尷尬之處，便主動打破僵局，用那悅耳渾厚的中音說：「我

○噤
不出聲

會寫字，你要我寫字嗎？」

我本來就是書法迷，深知弘一法師致力書法最勤，其書斂神藏鋒，古拙平整，筆力凝聚於毫端，字字珠璣，含雅淡靜遠的韻致，可以說世界上無人可望其項背。葉聖陶先生曾經說過：「我不懂書法，然而極喜歡他的字。若問我他的字為什麼叫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他蘊藉有味，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劃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我知道，凡向法師索字者，他是有求必應，毫不拿大、吝惜。但他主動要為我寫字，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了。本來我還怕初次謀面，即索求墨寶，難於啓齒，現在法師既如此說，真是大喜過望。我便說：「明天我再來看望大師。」便告辭了。弘一法師又執我手，親送至山門外。

第二天清晨，我選買了四隻一般大小的橙子，低著頭，悄悄地將橙子捧進法師的禪房。法師見我進來，隨即離座起立，以慈祥長者的口吻說了聲：「你還買橙子請我啊！」

那天我與大師閑談了半個時辰，並了解我學習書法的情況。臨走時，法師送給我昨晚為我寫好的一卷字。我只知恭恭敬敬地雙手捧過字卷，竟忘了說聲「謝謝」。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弘一法師的接觸越來越頻繁，法師經常指點我書法，至今我還記得法師所云：「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我自得恩師點拔，悉心揣摩，手追心想，進步較快，竟得法師嘉許：「我看過你的字，寫得與我很相近。」故他在我倆的合影上親題：「己卯二月二十日與黃柏（我的別號）賢首同寫影於清源。時年六十，將往永春山中習靜。」

一律平等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118

寫字之事，現酌定平等統一之辦法。凡本年十二月廿六日以前交來登記者，現在皆書寫。凡十二月廿七日以後交來登記者，皆須俟明年夏季放香時再寫。無論親疏，一律平等，無有厚薄先後。以後他人如有詢問者，即依此意答復。性常法師道鑒。夢上。

千佛名室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四十五歲 林子青 / 219

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我和弘一法師見面，是在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的一年（民國九年）。……大約是第三年吧（應是民國十三年），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來，同事李鴻梁、孫選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到了，一一見了面。……他這回到紹興，在城南的一角田野裏叫做草子田頭的普慶庵住了半個月。每於假日，與師泛若耶、游雲門顯聖寺，及禹陵那些名勝地，他很覺快樂。……臨別，寫佛號千紙分贈善友，下題：『願共諸眾生，往生極樂國』，因署其室曰『千佛名室』。並貽孫選青、蔡冠洛以手書篆字佛號，並錄靈峯、蓮池、印光諸師法語，隨機開導，因病與藥。下題：『歲在星紀初霜，游方會稽』，晤丐因居士，為書此紙，以志遺念。晚晴沙門論月。」

字即是佛法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六歲 林子青 / 344

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於時……又為余書『南無阿彌陀佛』中堂，及華嚴經句曰『持戒到彼岸，說法度眾生』聯文各一。餘應各方來求者頗多。公將離院赴惠安

錢山，余送之。將上車，余謂此次州人士多求公字，少來求法，不無可惜。公笑謂余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過為分別。」

日僅清晨一餐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六十一歲 林子青／425

月笙（靈應寺訪弘一法師）：「當代高僧弘一法師……客夏說法永春桃源殿，靜修普濟寺中。上月（十月）初旬南來，避寒於吾邑玳瑁山靈應寺，遐邇人士聞訊往訪者頗不乏人。一月初，偶過縣立爐內中心小學，聆該校校長潘詩泓言：渠於上月十八日，偕惟仁小學校長潘北山及蓬谿小學校長廖博厚，聯袂遊是寺，適晉江縣立金谿中心學校校長林高懷等一行八人，亦來隨喜。不期而晤，傾蓋言歡。僉議機會難逢，請謁法師。法師以諸君皆從遠道來，且為教育界人士，破例接見。晤談間某教師問及：『當此生活程度提高，一輩小學教師，家費無法維持，是否可以改業？』法師言：『小學教育為栽培人材基礎，關係國家民族，至重且大。小學教師目下雖太清苦，然人格實至高尚，未可輕易轉途云。……』余久仰法師之名，難免見獵心喜。特于月初八日，偕同志文炳，重游名山。石徑盤紆，花木掩映，梵宇琳宮，依稀如昔。於是稍憩禪房，見懸有法師肖像，貌極清瞿，高齡似已逾花甲。問諸主持定眉，知法師與其高徒二人住東廂，恐精神分散，妨礙著作，不願再見客。惟託其寫字，或者願意，因渠頗好與閩南文人結緣云。余遂向定眉借紙筆，伏案書一便箋曰：『聞法師飛錫蒞臨，閉關著述，肯否惠賜一謁？以抒景慕之忱。法師書法出塵絕俗，不染人間煙火氣，並欲恭求各揮贈一幀，以留紀念。袁子才曰：「佛說〔因緣〕」二字，足補聖經賢傳之缺』，法師其有意乎？」署款畢，交定眉持入。未幾復出，攜宣紙兩幀。上書

●遐邇：遠近

●聯袂：同行

●僉

《華嚴經》偈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二句……苦口婆心，現於楮墨之間，殆為法師寫照乎？定眉言：『法師性愛花木，東廂所植，盡命移出。日僅清早六時一餐。』於此益信其修養有素。」

孝歎傳芳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辛巳）六十二歲 林子青／435

勝王江山（謁弘一大師追記）：「歲辛巳閏六月二十三日由惠安啓程，將之晉江謁弘一上人於福林寺。先是靈瑞山妙拔法師托友人某欲向弘一上人求匾書，而余自先嚴棄養後，亦欲求大德名人為書『孝歎傳芳』四字，以誌先嚴之懿行。孝歎者先嚴別字也。弘一上人當代高僧，書法冠一時。若能求得墨寶，勒之貞珉，堪垂不朽。……福林寺近檀林村，外殿三間，背建二層樓一座。弘一上人住樓上。……有寺僧傳貫者出，向余等問訊。余等告以來意，欲謁見弘一上人，並求法書。傳貫師答稱，上人不曾客，且謝絕書寫匾額，余等咸感失望。是晚宿寺中，翌早貫師傳上人諭，許接見。由貫師導引登樓，維摩丈室，清淨無塵。上人道貌清瞿，身材瘦長，自言已六十二歲。室內陳設簡潔，祇一桌數凳。桌上置筆墨硯等物。壁間懸有上人手書『尊瞻齋』三字橫額。吾等就坐後，上人垂詢惠安地方治安及糧食等狀況，余等一一答之，不敢多談。旋即辭出，甚以獲睹上人道範為幸。……下午二時許，上人擲下手書『孝歎傳芳』四字，余恭敬頂受，歡喜踴躍。……廿五日早，余更求上人賜一頂款，俾資識別。復蒙另紙書付，文曰『悅萱居士千古』……。」

聖默禪室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與德淵上人因緣（中） 秦啓明／52

早在新城貝山接到函請信，得知德淵上人主事蓮華寺，大師便設法精心物色了緬甸玉佛一尊，高有五十六公分，重達四十公斤，在首次移居衢州蓮華寺時，隨同大師衣單佛典一起運達。一到目的地，大師便抱玉佛作為見面禮，奉獻給德淵上人，祝賀德淵出任蓮華寺。目睹這尊跌坐佛像周身用漢白玉塑成，形像逼真，妙相莊嚴，令寺主滿心歡喜。在寺中供養以後，深受當地四眾歡迎，成為蓮華寺前所未有的大法寶。因知大師學識超群才藝過人，德淵連手又要求運用生花妙筆，為蓮華寺佛堂題書橫額，大師當場揮毫，用隸體手書「聖默禪室」付交，一經供養，眾等嘆莫能窮！德淵於是又請大師吟題寺聯，為蓮華寺「莊嚴梵室」。眼看感情難卻，大師慈悲允諾。幾經吟詠，果得寺聯云：「淨域蓮花燦千葉；中天佛日耀三衢。」

士先器識

弘一大師永懷錄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志雄／221

弘一法師的字，質樸沖淡，骨力深秀，整齊雍和而無一點人間煙火氣，這完全是他人格個性的流露，不是別人所學得來的。

他給許晦廬先生的信曾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這句話實在是「有文無行」者的一個當頭棒喝，說明藝術家的人格比技術更屬重要，我們要知道他這種說法絕對是尊重藝術，而不是貶低藝術的價值。

從前王覺斯（名鐸）的字，深得義獻的正傳，在明季說，可是書學中興之主；但因為他是明朝的閣臣而失節事清，所以他的字便不為人所重視，他的「擬出園帖」便因此而失

了顏色。又如鄭孝胥的字，筆力堅挺精悍而有剛氣，為近代書家所不及，可是因為他附逆，他的字便也連帶損失了地位，這又足以說明氣節的重要——也就是「士先器識」的道理。

弘公道風

行持——感應圖

超塵精舍

我看弘一大師 法味 豐子愷 / 121

這一次他來上海，因為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橋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於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哪裡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著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裏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不過換了洋式的窗戶與欄杆，加了新漆，牆上添了些花牆洞。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著佛像，有僧人在那裏做課了。近旁的風物也變換了，濱已沒有，相當於濱處有一條新築的馬路，橋也沒有，樹也沒有了。他走上轉角上一家舊時早有的老藥鋪，藥鋪裏的人也都不認識。問了他們，方才曉得這濱是新近被填作馬路的，橋已被拆去，柳亦被砍去。那房子的主人是一個開五金店的人，那五金店主不知是信佛還是別的緣故，把它送給和尚講經念佛了。

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興奮得很，說：

「真是奇緣！那時候我真有無窮的感觸啊！」其「無窮」兩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後來他又說：

「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三件奇事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3

弘一大師在漳州時，我的同門中比我低一輩的傳允法師曾告訴我三件有關大師的奇事

。這三件事都是他親身經驗的。他還告訴我，他懷疑大師有某種神通。他說漳州有個瑞竹岩。這個瑞竹岩是因唐朝楚霜禪師在那兒修道而得名。因楚霜禪師在那兒修道時用枯竹引出泉水而得此名。後來那些竹死了，但只要楚霜禪師一到那裡，那些枯竹就跟著萌發新生。直到唐朝楚師滅寂後，水竹就不再發芽。傳允法師告訴我，有一回弘一大師去到這瑞竹岩，隔天，那兒的竹竟滿滿的發青芽。傳允說這是一種很稀有的現象。自唐朝以來，這是瑞竹第二次發芽。

第二次奇事是發生在漳州南山的喝雲堂。那喝雲堂的建造和這裡一般（曇昕法師指著華嚴精舍說）它的中間是一個念佛堂，佛堂後面有兩間禪房。傳允法師說那時他正和其他的法侶在佛堂中念佛，看見弘一大師從其房間走出佛堂。等他定睛看時，卻失去了大師的影蹤。他本來是在敲木魚的，這時他就把木魚交給旁邊的人，自己攝手攝腳的走到大師的房間門口，偷偷的望進去，發現大師正在閉目打坐，根本就沒有走出禪房！然而，事後傳允法師去問佛堂中其他念佛的人，他們都說他們也見到弘一大師的出現。傳允法師向我說，像這種現象是不能用普通生命的現象來解釋的。大師他有本事一面在裡面打坐，同時亦能分身出來佛堂拜佛。傳允說這絕對不是我們這種凡人可理解的境界。

第三次是傳貫法師的一個工人告訴我的。事情發生在晉江石獅區福林寺，寺中有一小山坡。那個山坡很少生有野草和樹木，因當地的人常常來此掘草。在那山坡上常有四隻白雀在飛來飛去。那四隻白雀外形和普通麻雀一般。只不過牠們都全身潔白，身無點滴斑紋或污跡，全身純白非常。那工人說：在弘一大師圓寂的那一天開始，就再也見不到那四隻白雀。

受恩最厚 地藏菩薩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92

一九二六年，他曾到杭州附近的某鄉間小寺住過幾天，一夜有強盜數人執刀杖越牆入寺，搶劫寺中財物，遍檢一寺，寺僧無一得免，惟法師所居之室未經搜檢，於是盡力撬門，終不能開，又欲從窗而入，屢擊玻璃，竟不能破，歷一小時許，弄得精疲力竭，也沒能進入法師房中，時天色將曉，強盜最後不得不悻悻而去。弘一法師當夜照例持地藏菩薩名入睡，一晚甚安，竟絲毫不覺夜間之事，第二天寺中僧人稱奇相告，才得知曉。回想起來，他以為正是得於地藏菩薩的護佑之力，《地藏本願經》說，供養地藏菩薩能感二十八種利益，這便是其中無盜賊之厄的利益吧。這件為他親身經歷的奇事，更堅定了他對地藏菩薩的信仰，弘一法師曾言：「自惟剃度以來，至心皈依地藏菩薩……受恩最厚」。確系實情。在駐錫慶福的近十年時間裏，弘一法師對地藏菩薩的承事供養，從未間斷過。去年秋天，他回慶福小居期間，還曾為此撰寫聯語，以示讚嘆：

多劫荷慈恩，今居永寧，得侍十年香火；
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成無上菩提。

示外聞三事（與高勝進居士）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45

昨日出外見聞者三事。一，余買價值一元餘之橡皮鞋一隻，店員僅索價七角。二，在馬路中聞有人吹口琴，其曲為日本國歌。三，歸途淒風寒雨。勝進居士慧覽。正月廿九日。演音。

○撬：用工具挑開

○悻悻：怨恨的樣子

枯樹新芽

李莉娟在〈對我祖父的思念〉一文中說道：

「不久前，聽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靜文老師給我講了兩個故事：在我祖父出家後，徐悲鴻先生曾多次進山看望我祖父。一次徐悲鴻先生突然發現山上已經枯死多年的樹枝，發出新嫩的綠芽，很納悶。便問我祖父：『此樹發芽，是因為您——一位高僧來此山中，感動了這棵枯樹，它便起死回生？』祖父說：『不是的，是我每天為它澆水，它才慢慢活起來的！』」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227

猛獸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229

「還有一次，徐悲鴻先生又來看望我祖父，他看見一隻猛獸在我祖父面前走來走去，沒有傷害人的意思，很感到奇怪。便問：『此獸乃山上野生猛獸，為何在此不傷人？』我祖父說：『早先他被人擒住，而我又把他放了，因此他不會傷害我。……』」

滅佛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231

《永懷錄》姜丹書寫道：

「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已倡『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收其宇，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弘一大師）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請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一言微申，默化潛移，先是上人預書佛號若干紙，備贈應約而來之人。乃來人未及所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前知者。其最激烈之某君（

指宣中華）出而言曰：『時方嚴寒，何來浹背之汗耶？』因此滅佛之議遂寢。……」

楊白民〈悼弘一師〉

「民國十五年春（時間誤記，應為十六年），浙省政局未定，師適在吳山常寂光寺閉關修持，……乃函告友人堵申甫，謂：「余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是日堵君先去代為布置，來會者雖照名單所召，未全到齊，逮見師出來，儀態嚴肅，手持親筆所寫字條，分致各人，人各一紙，適符到會人數。堵君頗以為異，而分致之字條，是否人盡相同，堵君以未寓目，不敢懸揣。惟思到會諸人，各自默默視其紙條，靜默不語，中有甚至慚汗溢出於面部者（即宣中華），會散，毀寺驅僧之議隨熄！……」

無畏權勢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238

弘一大師與錢東亮對話——

抗戰期間，中國各地駐軍首長，權力很大，掌生死大權；人民噤若寒蟬，一九三八年（民廿七）冬天，綽號「閻王」的駐軍旅長錢東亮少將，兼任福建泉州城防司令，聞弘一大師之名，當時弘一大師自廈門到泉州不久，錢東亮派人到承天寺通知常住，他要約期見弘一大師。承天寺方丈是轉塵和尚，在佛教養正院時作學僧的廣義法師任職監院。寺方受到城防司令部通知後，大驚失色，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一直對弘一法師隱瞞，而錢東亮不會罷休，如通知弘一大師又怕錢東亮不禮貌的行動，使弘一大師不能安心駐錫；這種情況過了幾天之後，時間越逼越近，最後終於決定將此事告訴弘一大師。弘一大師知悉錢東亮要見他，馬上約定時間——在一個春天下午三時左右，請這位將軍到承天寺客堂晤面。——這

一天很快就到了。

弘一大師一人獨坐在客堂中一張座椅上，默默地念佛；而錢東亮帶著一名侍從副官，到了承天寺，經寺中知客引進客堂，然後悄然退出。這時寺中僧眾，在客堂週邊聚精凝神細聽一位「戰神」與一位高僧的對話，而那位副官，則在寺中走廊靜候他的司令。

當錢東亮走近客堂，發現頭額高聳的弘一大師從座位上輕輕地站了起來，然後輕聲請錢司令落坐。錢司令眼前這位清瘦、高潔的弘一大師，面上略帶笑意；笑意中，充滿著嚴肅與悲憫之情，不由得胸中倒抽一口冷氣，很恭敬地向大師屈身示禮，便依手勢在弘一大師對面坐了下來。

奇怪的是，這位陸軍少將坐在弘一大師咫尺之遙，弘一大師只是靜靜地默念佛號，默無一言，而這位青年將領，也只有靜靜地看著弘一大師微闔雙眼，就這樣在佛號的流逝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他眼前這位高僧彷彿亙古以來的「聖像」，就在默默無言中，散發出一股的莊嚴與慈憫的教示，彷彿一層無形的光，向他輕輕拂過，使他心意清涼，而慚愧自身之庸俗與嬌慢。

時間猶如停滯在一個點上，這位將軍除了默視大師的慈容與四周寺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但是，此刻弘一大師忽然啓唇輕聲地說：

「旅長，還是少殺生為是，上蒼忌殺，佛法戒殺，救人一命，勝造浮屠七級！」

錢東亮聽到弘一大師輕聲地說話，勸告他「避免濫殺無辜」時，便不由自主恭敬地說：

「是，法師！是，法師！……」

然後，又是一陣無聲的寂默。牆上掛鐘滴答滴答地數著時間的節奏。

最後，錢東亮終於起身向弘一大師告辭。

從這一次見面之後，好像錢東亮也就成為弘一大師的外圍護法。

寺中僧眾眼見錢東亮少將出了客堂與他的侍從相偕離去，他們便恭送到山門之外，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巨石。而此時弘一大師早已回到他的寮房，去做他一天的晚間念佛功課去了。

天台老僧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243

朱良春轉述陳海量的信

〈追念弘一大師〉

「——我是一個受過所謂科學洗禮的青年，曾經新思潮薰陶過的一份子。卻深深為一公（弘一大師）超世藝術精神所感動，幾乎流下淚來。隨後獲識了上海陳海量居士，因此，使我對於一公有進一步的認識，更深切的敬慕。茲錄陳居士致余函一篇於下：『——弟業障深重，過衍殊多，蒙師（弘一大師）諄諄誘誨，慈悲攝護，愧弟無狀，有負訓耳！師具有神通，弟所深知。師頗自秘，不使人知。師嘗言弟前身是天台山老僧，今落風塵中，良足悲耳！』」

護生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7

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文靜老師給我講了兩個故事：

在我祖父出家後，徐悲鴻先生曾多次進山看望我祖父。一次徐悲鴻先生突然發現山上已經枯死多年的樹枝，發出新嫩的綠芽，很納悶。便問我祖父：「此樹發芽，是因為您——一位高僧來到此山中，感動了這棵枯樹，它便起死回生？」祖父說：「不是的，是我每天為它澆水，它才慢慢活起來的。」

還有一次，徐悲鴻先生又來看望我祖父。他看見一隻猛獸在我祖父跟前走來走去，沒有傷害人的意思，很感到奇怪。便問：「此獸乃山上野生猛獸為何在此不傷人？」我祖父說：「早先牠被別人擒住，而我又把牠放了，因此牠不會傷害我。」

我祖父如此護生，使徐悲鴻先生非常受感動。一九三〇年開始，祖父與豐子愷先生合作《護生畫集》，每一幅畫，每一行字，都呼籲保護動物，勸人慈心勿殺生。祖父曾寫道：「普愿眾生，承斯功德，同登菩提，往生樂國。」

敬鼠如敬佛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52

一九三九年，大師雲遊永春，住普濟寺上茅蓬五百七十二日，這是老人入閩十餘年來住得最長的一個地方，大師若干著述，是在這裡寫成的。寺裏山鼠甚多，毀壞衣物，喫損佛像，晝夜不寧，眾師苦之。師來後，每次送食到來，師必先供佛，次飼鼠，然後自食。飼時還虔誠地為牠們發願回向。對侍者戒纓師說：「要學敬鼠如敬佛。」此後鼠漸馴服，不再破壞東西，也不到處落糞。尤奇的是大師過午不食，午後鼠不打擾，有時大師日惟一食，鼠亦安然；而且也不會生殖太繁。大師曾寫飼鼠免患之經驗談一文，詳紀其事，真誠所至，金石為開，不可思議的事，往往從誠摯感格中來。

別把它作小事看，難道這不是發菩提心的具體行動？

石禪皈佛碑

弘一大師新譜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六歲林子青/235

〈石禪皈佛碑〉題記：「歲在星紀（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後夜，晨鐘既鳴，余復假寐。夢在白馬湖『春社』，晤頤淵居士。凡上有白玉鏡，高二寸餘，晶瑩光潔，上右稜少圓，他悉方角。居士謂將鐫字其上，曰『石禪□□碑』，隸書直寫，體近寶子（即《爨寶子碑》，近代雲南出土晉碑一著者）；惟中二字，闕而不具。種種擬議，訖未適當。余乃勸以『皈佛』補之。居士問其義，余為釋曰：皈與歸同，回向之義。昔學孔老，今歸佛法。（按：居士昔之學，非專崇孔老者，此據夢中之言記之。）猶面東者，轉而西向。余復轉旋其身，示彼形狀。居士見之，踴躍稱善。余夢遂醒，鐘聲猶未絕也。朝曦既上，追憶夢中形狀、語言，濡筆記之。並圖鏡形，以奉居士。夢中言狀，一切如實，未增減，冀以存其真也。」

飼鼠

弘一大師新譜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六十一歲林子青/423

〈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昔賢謂以飼貓之飯飼鼠，則可無鼠患。常人聞者罕能注意，而不知其言之確實有據也。余近獨居桃源山中甚久，山鼠擾害，晝夜不寧。毀壞衣服等無論矣。甚至嚙佛像手足，並於像上落糞。因閱舊籍，載飼鼠之法，姑試為之，鼠遂漸能循馴，不復毀壞衣物，亦不隨處落糞。自是以後，即得彼此相安。現有鼠六七頭，所飼之飯不多，備供一貓之食量，彼六七鼠即可滿足矣。或謂鼠類生殖太繁，未來可慮。今就

余年餘之經驗，雖見屢產小鼠甚多，然大半殤亡，存者無幾，不足慮也。余每日飼鼠兩次，飼時並為發願迴向，冀彼等早得人身，乃至速證菩提云云。」

提示前生

我看弘一大師 余與大師之關係 袁希濂 / 3

民國七年戊午，余再調杭州，而師已出家。余因公務大繁，不克尋訪。翌年己未，余調任武昌，知師在玉泉寺，乃往走別，師謂余前生亦係和尚，勸令朝夕念佛；並謂有《安士全書》，必須閱讀，不可忘卻等語，鄭重而別。顧余當時對於念佛未起信心，而《安士全書》無從購覓，且身為法曹，不事交游，每日案牘勞形，夜以繼日，更無與僧侶往來之機會，然念念不忘《安士全書》也。直至民國十五年在丹陽縣任內，始得《安士全書》，急披讀之，始恍然於學佛之不可緩，乃於署中設立佛堂，每晨念佛，並跪誦大悲懺，頂禮諸佛菩薩。

多生有緣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227

一九二一年（民十）致函他的南社社友毛子堅

余最服者，於僧則印光法師，於俗則范大士（古農）。仁者未能於晚間聞法，或於暇時訪范大士一談亦可。音與范大士多生有緣，敢以是勸請。

弘公道風

懺摩



斷絕食物

弘一大師全集 致性常法師 / 306

余近來身體精神，日益衰弱，肺病亦頗有進步。想不久即可生西。但現在病勢尚未沈重，不能斷絕食物。故每日仍請妙挾師送飯兩次。惟病人之起居飲食，與健康人不同。此事頗令本常住及妙挾師等，諸多不便。還請彼等格外原諒，是幸。且俟病勢稍重，即可斷絕食物也。

我在想我的錯處

老法師印象記 夢參老和尚

弘一老法師，他很簡單，不收徒眾，他跟前只有一位傳貫法師，還是晚年來照料生活。

傳貫法師應該學得很多吧？不可能，傳貫跟弘老很少有談話的機會。在一天裏，早上老法師開了門，進去打整、打整，或者想談些問題，有什麼話，老法師不得不跟你說話，寫個條子給你，你就照著條子辦。你要是有什麼問題，寫個條子在老法師的門邊遞著，他把門開開才跟你說。

我請老法師到青島湛山寺，因為傳貫法師是福建人，誰也不通，必須得增加我一個侍者，只准我能到他的屋，能跟他說話，才只能這樣做。

誰請老法師開示了，老法師總是這樣回答：「我還是學人；我還在學，我沒有開示你的。」弘一老法師有時候念念佛，有時候就寫寫。別的都摺了，書法他沒摺，因為他要寫經，盡寫的是「華嚴偈頌」，他也用書法來弘法。老法師身體不好，講《隨機羯磨》，後來還是仁開法師代課幫忙講，老法師氣力不足，坐著跟你講，你都聽不了。那時他的身子

特別壞。

親近弘一法師，怎麼親近？你得會親近，看老法師怎麼做，你就怎麼做。所以不論你什麼時候看，老法師總是坐在他那書桌旁邊，寫字也好，沈思也好，你在外頭看著他的影子，你就能知道了。如果大家到福建泉州看看弘一的紀念館：出家那時候的傘，下雨天遮雨，夏天遮遮太陽，冬天遮遮雨，壞了他自己修理。看看他漱口的楊枝，還有幾口沒用完；看看他那個蚊帳，出家時所帶，還是那個蚊帳，沒有變過。看看他那般清高，你看到了，在心裏面深深掉下眼淚。

老法師有一次問我：「你將來要做什樣的人啊！你看我這樣的生活習慣能習慣嗎？」我說：「我不習慣。」「你恐怕對我這習慣有意見吧！」我說：「我有點意見、不大，但是我做不到。」我心裏所見的：老法師個人的修為清高，老法師素不接觸人。

但是另一方面，老法師身體不好，他的教育，就是身教，你看就好了。想跟老法師多接近，他每天要二次散步。在湛山寺的時候，他下午有時間會出來散步。

「你別往老法師身邊走！」我跟好多同學打招呼。你一走過去，他馬上就回寮房了。他不會在路上跟你遇見，隨便跟你打打，散散步，聊聊天，永遠不會跟任何人聊天。你要親近弘一法師，你親近得到嗎？那時候，閩南佛學院的那批大德都要親近他，後來都是大法師，他不接觸你的。

弘一法師，他除了寫作，還是寫作，很少離開桌邊，不寫不作了，你就會看到燒香的煙，他會點很好的香，在那兒靜坐思惟。

「老法師，您在想些什麼？」老法師對我說：「我在想我的錯處！想我的錯處！」換

句話說，就是想自己的罪業，隨時念念地懺悔。他的特點就是：念念三寶，念念懺罪。這就是般若，沒有智慧，這樣的堅持是做不到的。這個，你在弘一法師的全集、傳記，是看不到的。

僧寶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法師在廈門 蔡吉堂 吳丹明 / 284

弘一法師在廈門，在用口頭和文字積極弘法的同時，極力提倡蒙養教育。當他居南普陀寺時，寺內僧人多數無中學文化程度，因而不能上閩南佛學院，而只能早晚學學功課，替人念經拜懺，虛度了光陰。弘一法師就請瑞今法師克服種種困難，在南普陀寺內，創辦了佛教養正院。由瑞今法師任院長，廣洽法師為學監，自己擔任訓育課程。並且，每星期在養正院為學僧講經一小時。弘一法師時常勉勵學僧應該惜福、習勞、持戒、自尊，並鼓勵他們精讀《高僧傳》《嘉言錄》《格言聯璧》等。這就使寺內僧人像久旱甘雨似的得到求學機會。平常，弘一法師總是用「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來勉勵自己，一向先責己，不責人，處處以身作則。當時，南普陀寺內執事僧和一般清眾在生活上是不很平等的，而招客（即茶房）所受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弘一法師對待寺內的法師、學僧、招客都是一視同仁，從來不以為自己功德比他們高而養尊處優。每回招客為他端茶送飯，他總要合掌還禮。就是平時出門，只要前面有位老法師，就立即放緩步伐，走在後面。他說：「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不能走在他的前面。」當弘一法師居住閩南佛學院時，寺內有幾位學僧偷看了黃色小說《薄命鴛鴦》《可憐她》。弘一法師得知後，傷心地暗暗流淚，連夜懺悔，不但不責備這幾位學

僧，反倒怪自己教導無方。過後，這幾位學僧得知，倍受感動，均能改過自新。在佛教養正院，弘一法師曾對學僧們說：「……要曉得，我們出家人，是所謂『僧寶』，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又說：「一個人若能這樣十分堅定地修持，他的品行道德自然會一天比一天高起來！」

弘一法師一貫從善如流，嚴持戒律，過著三衣一鉢的生活。在廈門時，他時常身著深墨色的粗布『海青』，足著舊芒鞋，絲毫無人間煙火氣，儼然是一位苦行頭陀。他非常省吃儉用，一日兩餐，過午不食，就是年節也無例外。平時人家贈給他的果品，他總是拿到寺內供佛。有一次，弘一法師從上海再到廈門，所帶的東西異常簡單，一件被單，一條蚊帳，幾件破了又經三四次補釘的衣服，以及幾本重要的律學書籍，就是出遠門須乘船，弘一法師也不肯租房艙，而喜歡和統艙的乘客住在一起。有一回，會泉法師為恐統艙設備較差，暗中為弘一法師租了一間房艙，弘一法師一直推辭，但那時木已成舟了，他才勉強接受。弘一法師常撰寫經文，也很注意紙墨的節約，書寫時，總不浪費點滴墨汁，寫多少，磨多少，只要能寫上幾個字的紙，他從不隨意拋棄，而是搜集起來，做撰寫經文的草稿紙。弘一法師常說：「我們出家人，用的東西都是十方施主的，什麼東西都要愛惜節儉。用的東西只要可以用，不必什麼精巧華麗；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氣，乾淨，就好。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簡潔清淨而已，用不著高樓大廈。」在弘一法師示寂前的遺囑中，也體現了他那儉樸的習性，他說：「……用的龕不必精巧華麗，只須薄木板釘成的，墊龕腳用的小碗也不必新買，用常用的四個小碗。圓寂時，也不著綢衣，只穿短褲，以遮下體即已。」由於弘一法師具有儉樸的美德，因此，佛教養正院內的學僧在他的薰陶下，都能養成勤儉樸素的習

慣。弘一法師之所以要過這種苦行僧的生活，原因正像他在廈門佛教養正院向學僧訓示的：「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

弘一法師做事總是一絲不苟，態度嚴謹。他看經文，從不敷衍了事，而是逐行逐句地推敲，他說：「閱佛書，萬不可如閱報紙，走馬觀燈，一過目便歇；須是細心玩索，每日或看一二段，或僅數行，三翻五轉，以文會意，牢記勿忘，方得實益」「開端之處如覺難領會，不妨從中間較淺顯處先閱。」

草庵鐘

弘一大師演講錄 南閩十年之夢影 / 47

我於民國廿四年到惠安淨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場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來養病。

這一回的大病，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大紀念！

我於廿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來。在病床上有一隻鐘，比其他的鐘總要慢兩刻，別人看到了，總是說這個鐘不準，我說：「這是草庵鐘。」

別人聽了「草庵鐘」三字還是不懂，難道天下的鐘也有許多不同的麼？現在就讓我詳細的來說個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個多月。擺在病床上的鐘，是以草庵的鐘為標準的。而草庵的鐘，總比一般的鐘要慢半點。

我以後雖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鐘還是那個樣子，比平常的鐘慢兩刻，所以「草庵鐘」就成了一個名詞了。這件事由別人看來，也許以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我看到這個鐘，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發大慚愧，慚愧我德薄業重。

我要自己時時發大慚愧，我總是故意地把鐘改慢兩刻，照草庵那鐘的樣子，不止當時如此，到現在還是如此，而且願盡形壽，常常如此。

應酬和尚

弘一大師演講錄最後之□□/51

佛教養正院已辦有四年了。諸位同學初來的時候，身體很小，經過四年之久，身體皆大起來了，有的和我也差不多。啊！光陰很快。人生在世，自幼年至中年，自中年至老年，雖然經過幾十年之光景，實與一會兒差不多。就我自己而論，我的年紀將到六十了，回想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到現在，種種經過如在目前；啊！我想我以往經過的情形，只有一句話可以對諸位說，就是「不堪回首」而已。我常自己想，啊！我是一個禽獸嗎？好像不是，因為我還是一個人身。我的天良喪盡了嗎？好像還沒有，因為我尚有一線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過失。我從小孩子起一直到現在都埋頭造惡嗎？好像也不是，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常行衰了凡的功過格，三十歲以後，很注意於修養，初出家時，也不是沒有道心。雖然如此，但出家以後一直到現在，便大不同了：因為出家以後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墮落，身體雖然不是禽獸，而心則與禽獸差不多。天良雖然沒有完全喪盡，但是昏憤糊塗，一天比一天利害，抑或與天良喪盡也差不多了。講到埋頭造惡的一句話，我自從出家以後，惡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醇乎其醇的一個埋頭造惡的人，這個也無須客氣也無須謙讓了。

○憤：神智模糊不清
○憤：昏亂不明

就以上所說看起來，我從出家後已經墮落到這種地步，真可令人驚歎；其中到閩南以後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墮落的墮落。去年春間曾經在養正院講過一次，所講的題目，就是「南閩十年之夢影」，那一次所講的，字字之中，都可以看到我的淚痕諸位應當還記得吧。

可是到了今年，比去年更不像樣子了；自從正月二十到泉州，這兩個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不只我自己看不過去；就是我的朋友也說我以前如閑雲野鶴，獨往獨來，隨意棲止，何以近來竟大改常度，到處演講，常常見客，時時宴會，簡直變成一個「應酬的和尚」了，這是我的朋友所講的。啊！「應酬的和尚」這五個字，我想我自己近來倒很有幾分相像。

如是在泉州住了兩個月以後，又到惠安到廈門到漳州，都是繼續前稿；除了利養，還是名聞，除了名聞，還是利養。日常生活，總不在名聞利養之外，雖在瑞竹岩住了兩個月，稍少閑靜，但是不久，又到祈保亭冒充善知識，受了許多的善男信女的禮拜供養，可以說是慚愧已極了。

九月又到安海，住了一個月，十分的熱鬧。近來再到泉州，雖然時常起一種恐懼厭離的心，但是仍不免向這一條名聞利養的路上前進。可是近來也有件可慶幸的事，因為我近來得到永春十五歲小孩子的一封信。他勸我以後不可常常宴會，要養靜用功；信中又說起他近來的生活，如吟詩、賞月、看花、靜坐等，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正當的見解；我看到他這一封信，真是慚愧萬分了。我自從得到他的信以後，就以十分堅決的心，謝絕宴會，雖然得罪了別人，也不管他，這個

也可算是近來一件可慶幸的事了。

雖然是如此但我的過失也太多了，可以說是從頭至足，沒有一處無過失，豈只謝絕宴會，就算了結了嗎？尤其是今年幾個月之中，極力冒充善知識，實在是太為佛門丟臉。別人或者能夠原諒我；但我對我自己，絕不能夠原諒，斷不能如此馬馬虎虎的過去。所以我近來對人講話的時候，絕不顧惜情面，決定趕快料理沒有了結的事情，將「法師」「老法師」「律師」等名目，一概取消，將學人侍者等一概辭謝；孑然一身，遂我初服，這個或者亦是我一生的大結束了。

啊！再過一個多月，我的年紀要到六十了。像我出家以來，既然是無慚無愧，埋頭造惡，所以到現在所做的事，大半支離破碎不能圓滿，這個也是份所當然。只有對於養正院諸位同學，相處四年之久，有點不能忘情；我很盼望養正院從此以後，能夠復興起來，為全國模範的僧學院。可是我的年紀老了，又沒有道德學問，我以後對於養正院，也只可說「愛莫能助」了。

啊！與諸位同學談得時間也太久了，且用古人的詩來作臨別贈言。詩云：
萬事都從缺陷好 吟到夕陽山外山 古今誰免餘情繞

擬遁世埋名 閉門思過

弘一大師全集 致性願法師 / 274

性公老法師慈座：

惠書敬悉。末學自慚涼德，空負虛名，若言若行，多諸過失。清夜捫心，悚懼萬分。乃承慈念殷勤，猶如慈母偏憐病子，感泣何盡。末學在萬壽巖講《彌陀經》畢，即擬遁世

埋名，閉門思過。所往之處，且俟臨時隨緣而定耳。承荷遠念，先以奉聞。順頌

年安

閉門思過念佛待死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66

芳遠居士智覽。惠書，誦悉。諸承關念，並示箴規，感謝無盡。此次朽人至泉城，雖不免名聞利養之嫌，但較三四年前則稍輕減。此次至泉，未演講，未赴齋會。僅有請便飯者三處，往之。惟以見客寫字為繁忙耳。夫見客寫字，雖是弘揚佛法。但在朽人，則道德學問皆無所成就，殊覺惶慙不安。自今以後，擬退而修德，謝絕諸務。以後於尊處，亦未能通信。倘有惠函，亦不披閱。諸乞原諒，為禱。前為嚴居士寫就一紙，並奉上。仁者屬寫各體書，朽人出家以後即有未能，乞諒之。仁者屬蓋印事，此冊前存性常法師處，將來託使人囑彼寄還，因朽人前已蓋奉，不須再蓋，且佳印無多，不足觀也。朽人現在結束一切諸事，未能應命，乞愍其老朽而曲諒之。以後倘有他人詢問朽人近狀者，乞以「閉門思過念佛待死」八字答之，可耳。謹復，不宣。壬午元宵日。音啓。

此次至泉州，朽人自己未受一文錢。他人有供養錢財者，皆轉贈寺中或買紙用。往返之旅費，由傳貫師任之。附白。

食言之事日夜抱愧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94

余素重然諾，決不願食言。今此事實有不得已之種種苦衷。務乞仁者向開明主人之前代為求其寬恕諒解，至為感禱。所餘之紙，擬書寫短篇之佛經三種，（如「心經」之類是

○慙：同慚

○愍：同情

（以塞其責。聊贖余罪。前寄來之碑帖等，余已贈與泉州某師。又新字典及鉛字樣本并未書寫之紅方格紙，亦乞悉贈與余。至為感謝。余近來精神衰頹，遠不如去秋晤談時之形狀。質平前囑撰之歌集，亦屢構思，竟不能成一章。止可食言而中止耳。余年老矣，屢為食言之事。日夜自思。殊為抱愧。然亦無可如何耳。務乞多多原諒，至感。至感。已寫之三十張奉上，乞收入。舊四月十二日演音上。

逆惱事而道念增進

弘一大師書簡懺雲／94

丐尊居士。頃誦尊函，並金二十圓，感謝無盡。余近來衰病之由，未曾詳告仁者。今略記之如下。去秋往廈門後，身體甚健。今年正月（舊曆以下同）在承天寺居住之時，寺中駐兵五百餘人。距余居室數丈之處，練習放槍並學吹喇叭及其他體操唱歌等。有種種之聲音，驚恐擾亂，晝夜不寧。而余則竭力忍耐。至三月中旬乃動身歸來。輪舟之中，又與兵士二百餘人同乘。（由彼等封船）種種逼迫，種種污穢，殆非言語可以形容。共同乘三晝夜，乃至福州。余雖強自支持，但腦神經已受重傷。故至溫州，身心已疲勞萬分。遂即致疾，至今猶未十分痊癒。慶福寺中，在余歸來之前數日，亦駐有兵士，至今未退。樓窗前二丈之外，亦駐有多數之兵。雖亦有放槍喧嘩等事，但較在福建時則勝多多矣。所謂秋茶之甘，或云如薺也。余自念此種逆惱之境，為生平所未經歷者。定是宿世惡業所感，有此苦報。故余雖身心備受諸苦，而道念頗有增進。佛說八苦為八師，洵精確之定論也。余自經種種摧折，於世間諸事絕少興味。不久即正式閉關，不再與世人往來矣。（以上之事，乞與子愷一談。他人之處，無須提及，為要。）以後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愷、質平等。

○茶_チ：苦菜

○薺_シ：蔬類植物嫩葉可食

○洵_チ：實在

其他如廈門、杭州等處，皆致函訣別，盡此形壽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後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愷詢問余之蹤跡者，乞以雖存如歿四字答之，並告以萬勿訪問及通信等。質平處，余亦為彼寫經等以塞其責，並致書謝罪。現在諸事皆已結束，惟有徐蔚如編校「華嚴疏鈔」，屬余參訂，須隨時通信。返山房之事，尚須斟酌。俟後奉達。（臨動身時當通知。）山房之中，乞勿添製紗窗。因余向來不喜此物。山房地較高，蚊不多也。余現在無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顫，眼花，神昏，臂痛不易舉，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願早生西方。謹復，不具一一。舊四月廿八日演音。

忘寫回信乞諒

弘一大師書簡懺雲／97

數日前曾上一函，想已收到。十二月十八日尊函，昨始披讀。此次印表記，諸承費神，精密周到，至用感謝。寄至廈門四百冊，久已收到，其時代收者或因在泉州，忘寫回信，乞諒之。扶病坐起，書此略復。不宣。演音啓。

生大慚愧

弘一大師書簡懺雲／130

仁開法師道鑒。前承過談，惠施多品，感謝無盡。荷施十金，擬以請購日本古版佛書，而為永久紀念也。承示諸事，朽人已詳細思審，至為慚惶。朽人初出家時，常讀靈峰諸書，於「不可輕舉妄動，貽羞法門，」「人之患在好為師」（此語出孟子，宗論引用。）等語，服膺不忘。豈料此次到南閩後，遂爾失足。妄踞師位，自命知律。輕評時弊，專說人非。大言不慚，罔知自省。去冬大病，實為良藥。但病後精力乍盛，又復妄想冒充善智識

○踞：占據
○罔：不、無

。卒以障緣重重，遂即中至。至古浪後，境緣愈困，煩惱愈增。因以種種方便，努力對治。幸承三寶慈力加被，終獲安穩。但經此風霜磨鍊，遂得天良發現，生大慚愧。追念往非，噬臍無及。決定先將「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諸尊號，一概取銷。以後誓不敢作冒牌交易。且退而修德，閉門思過。并擬將南山三大部重標點一次，誓以駑力隨分研習。倘天假之年，成就此願。數載之後，或以一得之愚，卑陬下座，與仁等其相商榷也。前承仁等所示諸事，今非其時願俟畢日。諸希亮察為幸。謹陳，不宣。

二次出家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53

一九四九年冬，大師將離永春，雲遊南安，王夢惺前往敘別。大師淒然地說：「我家二十多年了，歲月虛度，無所成就，慚愧極了！此去決再閉關，出第二次家，望能補過於未來……」。語從心出，幾欲墜淚。夢惺請留言開示，大師說：「我們做人最要緊的是心口如一，表裏如一，言行如一，醒夢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出第二次家」，多麼有味道的語言。

為法師尊 為教禮賢

菩薩道影弘一大師與性願法師的因緣 秦啓明／32

論年齡，弘一比性願長九歲；論聲望，由於《有部毗奈耶》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之流佈，弘一大師已被中國佛教界奉為並世三大高僧之一。可為了履行「為法師尊」，故自首下廈門初識性願時起，大師即敬稱性願為「慈座」，自命「後學」，直至終老，不改此衷。可作物證的是，自首遊廈門圓滿返回溫州慶福寺，大師每次致書性願，均在信端

◎噬臍：後悔莫及

◎陬：角落
◎權：商量

書云「古公老人慈座」、「願公法師慈座」……而在信末則自署「後學演音稽首」、「末學演音稽首」、「後學演音和南」、「後學演音頂禮」……由上可知，弘一把性願奉為佛教界長老，出於十二分恭敬，堅持虔誠頂禮。綜觀大師全部書信，弘一大師如此敬稱他人謙稱自己，當屬首例。不言而喻，這是本人在字斟句酌之後的肺腑之言。可敬的是弘一大師師事性願法師，並不停留於「紙上談禮」，而且還付諸行動做到言行如一。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為向性願請益，弘一大師函請性願駕臨廈門萬壽岩，現場聽取本人宣講《阿彌陀經》。返回泉州，性願便根據宣講者要求，寫信指出大師所講《阿彌陀經》存在不足，並擇要予以開示。內心十分嘆服，當即給性願去信作了自我檢討，由衷地表達了弘一大師對性願法師的服膺頂禮之情。信云：「末學自慚涼德，空負盛名，若言若行，多諸過失。清夜捫心，驚懼萬分！乃承慈念殷勤，猶如慈母偏憐病子，感泣何盡！末學在萬壽岩講《阿彌陀經》畢，即擬遁世埋名，閉門思過。」

誓作地藏孤臣

弘一律師對地藏菩薩的禮贊演培講述 / 1

近代大德最為推崇地藏大士的，當以弘一律師為第一人。律師於一九二七年撰聯贊地藏菩薩並記云：「多劫荷慈恩，今居永寧，得侍十年香火；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成無上菩提。辛酉三月，餘來永寧，居慶福寺，親得瞻仰禮敬承事供養地藏菩薩摩訶薩，並修占察懺儀。明歲，庚午，首涉十載，自幸餘生，獲逢聖教，豈無慶躍！碎身莫酬，攬筆成詞，輒中贊願，惟冀見聞隨喜，同證菩提。」

弘公道風

華嚴為境



護法 護法 護法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6

我現在還能記起弘一大師在泉州溫陵養老院的一件事。當時該地鼠疫症猖狂，死人無數，每天都可看到棺材在搬進搬出。記得那時是八月十四、十五、十六數日，大師在泉州為眾人講經，我負責通譯。那時大師亦中暑毒，人覺得不太好。三日的講經，加上外頭瘟疫流行，當時我自己亦感到身體十分不適。等我自己的身體較好時，立刻帶了些金銀花，甘草之類的藥草去給他吃，以便驅除暑毒。但他拒食，並對我說：「我要替閩南人贖罪，如果我一個人死了，能減少閩南人的苦痛，那麼這種痛苦對我是好的。」我聽他如此說，勸他別如此做。因為鼠疫與虎烈拉這兩種流行疫可不是好玩的。同時也告訴他，這個塵世是需要他的。而大師卻對我說：「我一個人活在世上又能起什麼作用呢？不如去西方極樂世界再回來婆婆世界力量就更大！」自此之後，弘一大師看到國共爭權，他就預料將來國家必有大動亂，可憐中國老百姓都不知道。他說：「我一定要為他們做出犧牲。」同時對我說，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當時弘一大師的身體十分不好。當我要離開他時，他送我到門口，很慎重的囑咐我：「護法」，「護法」，「護法」。大師一口氣說了三聲護法，至今聲音猶如在我耳邊。

賣了也情願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6

有一次泉州日報有一位社長，他可能是豐子愷的學生。他一向很尊敬弘一大師，對大師照顧得無微不至。但他可能不十分瞭解大師。他知道大師常常到孤兒院去。那所孤兒院的院長名叫葉青眼。這位社長就對大師說：老法師呵，你不要隨便給葉青眼利用呵！他可

能利用你的名字去做招牌，在外頭搞錢！弘一大師聽了，同他說：「居士，我能夠有這種價值嗎？若有，被他利用也好。我能夠為這些孤兒及老人籌些錢，即使我弘一被他賣了都好！能夠被他賣多少錢，我也願意呵！」（問者與旁聽者都因大師當時的幽默感而笑了出來）事後，大師說如他真能為這些孤兒老人做點事，真個是給那院長賣了，他也情願。

將為僧

弘一大師永懷錄傳一 姜丹書 / 4

上人之將為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為？」曰：「無所為。」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將如何？」余因知其非厭世，更非欺世，蓋由於參透人生，飄然出世，世所謂返璞歸真者是也。其於佛門宗派，則為律宗兼淨土；於修持，則為苦行；於期望，則仍在救世。

惠濟貧病

弘一大師永懷錄 千江印月集 葉青眼 / 267

惠濟貧病此一件事，為法師生平最深切大願，世人亦有未盡知者，茲謹述所知一二如次。一、法師對信施絕不輕受，但遇有不能卻者，則轉贈苦學行人或貧病人，如量施捨，一文不留。二、遇所知貧病苦惱者，常為親念大悲咒、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聖號，以求加被，並勸令苦惱者自念，常著奇效。三、公嘗切盼溫陵能建立一所藥師寺，專供藥師如來聖像，其意以為是如來因地所發十二大願，對一般貧人病人，極有饒益，故願此方人士為之。四、公生平最喜教人讀誦受持普賢行願品偈頌中之一四句偈：「十方所有諸眾生，願離憂患常安樂，獲得甚深正法利，滅除煩惱盡無餘。」因此一四句偈對於貧病二者，

有徹底解除之效力故。五、如近年上海劉傳秋居士，以千金託蓮舟法師由鼓浪嶼輾轉贈與法師。法師聞開元道糧奇缺，轉贈開元買米供眾。適某要人在座，即由某要人為作證明。於戲，法師一貧僧耳，破衲之外無長物，而惠濟貧病之深心，則有如是，是所謂因於眾生而起大悲，昔者我聞其語，今乃我見其人。

◎於戲：嗚呼意

愛惜物力

弘一大師永懷錄 千江印月集 葉青眼 / 267

公自移錫入閩以至溫陵捨報十餘年中，生活四事，無非三衣過冬，兩餐度日，數椽蘭若，一隻羸椅而已。生平頗好鮮花，往往翠柏一莖，紅花數蕊。裝置一小瓶中，供諸佛前，便覺生意彌滿，莊嚴無盡，此外即一枝火柴亦不輕用，何況其他。（在溫陵養老院五個月院供火柴二匣，不曾動用一枝，由蓮師返交院董，余親為接收。）其應諸山說法也，時間約定輒先期而至，無勞主人接待。路近稍可步行即步行，不乘車。有一次，某軍事長官以公為一代高僧，亦是革命前輩，特仿古賢尊師重道遺意，請公定一時間地點，俾彼召集所部官佐，共聽教益，籲請至為懇切，公亦歎為難得，結果未受所請，僅許多多書寫文字結緣，替代講演，謂書法即是佛法。或謂公辭卻微意，無非為在此非常時期，道路交通，已感不便，往來供應，諸事煩苛，故爾不允所請，容亦有然者。觀公愛惜物力如此，無疑其為當代大德，一個實行頭陀行者。然另一方面，公則盡量講經，盡量說法，雖至力竭筋疲，脣焦舌敝，最後一點血，亦無不願輸諸眾生，而毫無吝惜。於戲，義之盡，仁之至，在昔孔子讚禹之德曰：「禹，我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為治世之聖人，公為出世間之大德，禹為東方政治標準領袖，

籲：請求

黻

公實為東方佛化標準和尚焉。

有殺意不忍再書

弘一大師永懷錄 痛念弘一大師之慈悲 大空/279

大師嘗謂王小徐居士曰：「弘法之文，與人論議，不可過於尖刻。」（原文已忘，憶意如此。）又擬自寫字典中字以鑄印佛經，至刀部之字，嘆其皆有殺意，不忍再書，遂止之。此大師於起心動念幾微之處，常存佛心之慈悲普覆，光明正大有如是也。

勞苦功高不轉業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364

一九四〇年的十一月上旬，弘一法師在如期完成了為期一年的閉關之後，重新開始出遊行化。臨別永春之際，他為林奉若居士供他掩關的茅蓬題寫『梵華精舍』的匾額，又於壁間手書藕益與印光兩位大德的法語警訓，以報答這一年多來居士的護關之恩。

十一月十日，法師由普濟山中動身，至永春桃源殿，因當地居士的敦請，逗留一天，次日乘船赴南安洪瀨，在樹德寺住了一夜，翌晨步行來到靈應寺，一路隨行者有性常傳貫等人。

來南安靈應寺不幾天，南安晉江各縣立小學校長教師十餘人前往靈應寺請謁，法師以諸人遠道而來，又是教育界人士，破例接見。晤間有某教師以小學教員生活清苦，可否改業一事請教大師，法師勸告說，小學教育實為栽培人才的基礎，關係於國家民族，實至關重大。小學教師目下的生活雖太清苦，但正可見其人格之高尚，當以此自勉，未可輕易轉途。一席話令在座的諸人沉思良久，紛紛表示當謹從其訓，克盡己職。

一切眾生當如慈母

我看弘一大師 送別晚晴老人 李芳遠 / 263

我得識弘一法師是在鼓浪嶼日光岩時，那時受到他對於學術及修養等等的指導，迄今已有五六年的光景了。使我永遠神往的就是他那悲智寂默的慈容，一向如慈母般細細地指導我們，從來未曾動過怒。就是對於至微小的一物一草，也愛護著。記得在鼓浪嶼日光岩時，一日有貓被狗咬死，法師痛澈心肝，發心為它念《往生咒》十部。又去冬法師掩關蓬山普濟寺時，見老鼠飢寒交迫，於是動了惻隱之心，去實行「愛鼠常留飯」，老鼠每於中午十一時聞鐘，必出來向法師求飯，法師更命寺役搜集破布廢棉為鼠結窠，正如《華嚴經》所云：「我於一切眾生，當如慈母。」

○窠：洞穴

憶音剃染大慈 實賢首紹介之德

品茗說弘一 西泠知交 弘一大師與葉舟 陳星 / 40

曩承過談，貽以筍芥，謝謝。來新居樓處士宅。將於廿七日入山，七月十三日掩關。憶音剃染大慈，實賢首紹介之德。今入山辦道，謝絕人事，後此不復相見，亦未可知也，惟願同植淨因，同生極樂，同度眾生，同成佛道，盡未來際，不相捨離。書不盡言，惟努力自愛，不具。

葉舟居士文席 演音合掌 六月廿五日

助學

品茗說弘一 美的教化 弘一大師與吳夢非 / 83

一九一九年，吳夢非和劉質平、豐子愷一起創辦了上海專科師範學校。在學校經費發生困難的時候，弘一大師曾為之書寫了對聯條幅數十件寄吳夢非義賣，終使學校渡過難關

恒自韜晦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豐子愷 / 190

朽人出家已來，恆自韜晦，罕預講務。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後，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幾如江流奔騰不可歇止。朽人亦發願為法捨身。雖所居之處，飛機日至數次，（大炮疊鳴，玻璃窗震動。）又與軍隊同住（軍人住寺內），朽人亦安樂如恆，蓋已成為習慣矣。幸在各地演講，聽者甚眾，皆悉歡喜。於兵戈擾攘時，朽人願盡綿力，以安慰受諸痛苦驚惶憂惱諸眾生等，當為仁者所贊喜。惟自慚道德學問皆無成就，冒充善知識，虛受信施，濫膺恭敬，至為痛心，時以赧顏。但常慎重審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任性率情，庶幾無大過歟。

大菩提心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顯真法師、覺人居士 / 299

余近來弘法之事甚忙，心極散亂。但大菩提心，有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之勢。誓捨身命，弘護三世一切佛法，救度法界一切眾生耳。

傳貫師代受眾生苦

弘一大師書簡徵雲 / 59

芳遠童子智鑒。前復書及附寄佛典，想已收到。朽人於前夕到草庵暫不他往。以後惠書，乞寄泉州南門外石獅下檀林街靈鷲寺轉交草庵。傳貫師仍居廈療病，約於年底返草庵。彼經此意外之災難，為盜放槍彈，貫穿手腕。十分歡喜，深自慶幸。謂可以成就代眾生

◎韜晦：收斂鋒芒

歟

受苦之夙願也。將來仁者返廈門時，乞便中到草庵（在余店站*近青陽站*下車。行二里，即至草庵。在車站，即可望見草庵之石樓也。此站舊名福浦，今改稱余店也。）小住數日。至佇，不宣。演音疏。舊十二月二十日。

肉體受苦 佛法大益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90

丐尊居士道席。前復明信，想已收到。宿疾約再遲一月可以痊愈。此次請黃博士治療，彼本不欲收費。惟電火藥物等實費，統計約近百金。若不稍為補助，似有未可。擬贈以廈門日本藥房禮券五十圓一紙，及拙書等。此款乞便中於護法會資支寄惠施，至用感謝。此次大病（內外症並發）為生平所未經過，歷時近半載，九死一生。雖肉體頗受痛苦，但於佛法頗能實地經驗受大利益，亦昔所未有者也。謹陳，不宣。三月廿八日。演音疏。

代眾生受苦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47

大師嘗云：「佛法以發大菩提心為主，須常抱積極的大悲心，發救濟一切眾生的弘願……雖喪身命亦不顧惜。」一九二九年秋，患瘧疾，屹然跪在床上。或問何不安臥休養？大師說：「病中正好代眾生受苦。」真正做到念念不捨眾生。

超度小黃犬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己未）四十歲 林子青/168

超度小黃犬日記：「七月初八日，風定，晴。午後小黃犬不起，請弘祥、弘濟及高僧共七人與余，為小黃犬念佛。弘祥師先說開示，念《香讚》、《彌陀經》、《往生咒》，

繞念佛名後，立念。小黃犬猶不去。由弘祥師再開示，大眾念佛名。小黃犬放溺，呼吸短促而腹不動，為焚化。了悟老和尚、弘祥兄及余所書經佛像：，小黃犬深呼吸一次乃去。察其形色，似無所苦，觀者感歎，時為申初刻。旋與弘祥、弘濟及三高僧送葬青龍山麓。

度亡蜂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五十七歲 林子青 / 353

致蔡冠洛書：「余所居鄉間草庵，養蜂四匣。昨日因誤食山中毒花，一匣中死者百數十。今日余與諸師行施食法，超度此亡蜂等。附白。演音，舊正月廿二。」

莫嫌老圃秋容淡 猶有黃花晚節香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 / 386

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他到廈門，又值變亂。他怕我和夏師掛念他；來信說：『廈門近日情形，仁等當已知之。他方有諄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定居住廈門，為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其實那時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已經寫信去勸請他移居了。不久，又得到他的覆信，甚而至於說：『惠書誦悉。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廈門。倘值變亂，願以身殉。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謹復不具。』這可見法師對於生命並沒有懷戀的意思。」

我奉耶教受感同深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三歲 林子青／446

手書贈杜安人醫師聯句：「安寧萬邦，正需良藥；人我一相，乃謂大慈。」

杜安人醫師來書之（一）：

弘一法師：記得去年中秋，我曾因仰慕心的衝動，一度專誠拜謁。那時候雖然是簡短的談話，但是我所領教得來的卻句句是金科玉律，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銘。至今深刻在腦海中的，還是無限的愉快欣慰。我以後數度想要再去受訓，祇恐未便打擾。所以雖有近在咫尺的機會，畢竟是天涯一般的遙遠，抱憾之至。

昨承惠賜良藥十四件，接受之餘，萬分慚愧。因為在公醫制度尚未實行的社會裏，所謂醫生者，充其量亦不過是一種靠技術換生活，與其他職業無異——為工作而生活，為生活而工作。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還談得上甚麼「本我婆心，登彼壽域」，或甚麼「濟世為懷」這類虛偽或廣告式的言詞嗎？不過由於領受這次的恩賜以後，我希望良心會驅使我，把我既往的卑鄙、從前的罪惡，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地改革過來，效法師「慈悲眾生」的婆心，真正地「關懷民瘼」的精神培植起來。藉符法師去年為我題贈「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之箴言。那麼，我所受惠的，其於精神方面的價值，將較勝於物質的百萬倍矣。我該用最誠懇的謝忱來結束這張信。

敬頌

康健

杜安人醫師來信之（二）：

檀林杜安人診療所杜培材謹呈。 卅一年三月十七日

○瘼：痛苦

○藉符：藉著

弘一法師鈞鑒：自法駕蒞檀（檀林鄉），倏將一載。材獲有機緣拜謁，不勝欣幸之至。材雖身奉耶教，然生平受感最深者僅有兩次。第一次為醫學畢業時代，吾師以外國箴言相勗勉。其原詞如下：

I shall pass through this world but once, any good or kindness that I can show to any human being, let me do it, let me not defer or neglect it, for I shall not pass this way again.

【按】英文大意是：「我只能經歷一次人生，讓我把全部善良和仁慈獻給人類。我毫不遲疑，絕不忽視，因為我不可能再經歷一次人生。」

（聞友人云：法師素通英文，故敢直陳，勿怪是荷。）此次法師亦以輕小我重大我之人生觀相示，使材知世之宗教僅可視為一規模之團體，而其最高尚標的，不外為共同之美德，如博愛、和平、慈悲等是也。

法師之高尚，曾留居此窮鄉僻壤之福林寺。此種富有歷史意義之勝地，材擬題匾額一方，藉以表揚法師之偉大於萬一，亦所以作永久之紀念也。惜材才學疏廢，漢文苦無根柢。故一時礙難辦到，應請諒宥。惟大意如下：

「法師弘一，一代高僧。文章道德，博古通今。環肥燕瘦，書法尤精。榮華富貴，獨享無心。空門修行，寒暑屢更。為民度苦，埋頭著經。犧牲自我，慈念眾生。循循善誘，救世明星。我奉耶教，受感同深。福林一敘，欣賞良箴。念茲勝地，發揚嘉音。覽遊斯寺，必信必欣。超凡入聖，法壽隆亨。」

以上詞句，未能表揚法師之偉大。惟於世道人心，冀能有所裨益。材擬請友人斧正，

然後付刻耳。

法駕不日他錫，最好傳貫師護送，以便沿途及抵地時之照料。至於老師尊恙，雖未克一時康復，然不足為慮也。別離在即，材因英墩事務，恐未克躬送，罪甚。所望不久，法駕再臨斯寺，亦附近千萬「罪民」所懇切企求者也。肅此奉陳，敬頌法安。

鄙人杜培材敬上 卅一年四月三日

【按】以上二書，均載一九四二年三月，泉州《佛教公論》，復刊第七期，時師尚無恙也。

上品上生再來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終老溫陵考述 / 64

民國廿七（一九三八）年春，弘一大師應請移居泉州開元寺弘法講經。一天，葉青眼受聶雲台之托，代向大師請繪阿彌陀佛像。說明聶雲台年六十，因星者謂其年將壽終，念須贍養老母，故擬供養聖像祈求延年。大師乃告：「余明年亦六十，星者亦如是，故余擬即謝絕一切專修淨業，以求往生。」葉青眼不忍大師過早往生而當場跪請曰：「願依《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請善知識莫入涅槃之境，能久住世間，利益我等。」大師答曰：「汝不知，一手一足之力度得幾何？不如力求上品上生再來，力量乃大耳。」

以藝術為方便 人道主義為宗趣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51

當護生畫第一集編選之時，大師身在溫州，而精神則貫注於此集之內容與形式，經年揣摩，魚書往返，對豐居士每頁之畫稿，必視察其構圖之內涵及形狀，然後思維恰切之題句。字之大小及所佔地位，必求其與畫幅相稱，互相調和，甚至裝訂表紙，亦加詳酌，毫

不苟簡。謂如此始可引起閱者之美感，而獲效果。此大師親筆致與豐子愷、李圓淨二居士之遺書、所條陳而縷析者也。

又曰：「此畫集為通俗之藝術品，應以優美柔和之情調，令閱者生起淒涼悲憫之感想，乃可不失藝術之價值。」又對畫題文字之用心，舉第一集：「母之羽」一圖為範例；文云：「雛兒依殘羽，殷殷戀慈母，母亡兒不知，猶復相環守！念此親愛情，能勿淒心否？」

又曰：「發願流布護生畫集，蓋以藝術作方便，人道主義為宗趣。須多注重於未信佛之新學家一方面，推廣贈送。故表紙與裝訂，應注意新穎醒目，俾閱者一見表紙，即知其為新式之藝術品，非是舊式的勸善書。」

由此可見護生畫集自發端，即為大師悉力以赴之文字般若，亦自謂係其書寫最後之紀念。其悲心無量，德澤無邊之期望，若能為之續印流傳，是則紀念大師之一最上供養也。

弘公道風

戒律為行



斷食伏怒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1

有一回，大師用香烙體，烙得滿身香痕，加上夏天炎熱，因此傷之處就發炎起來。經過好幾名醫生治療，都不好。後來，有人介紹黃丙丁博士給他治療。這個醫生對大師素來十分尊敬。他利用電療法去醫理大師，此後傷就日漸好轉。因大師身體不大好，因此每次出門都得僱人力車。有一天，車子到了澳子嶺，那是靠近南普陀的一個山丘。通常大師一到了上山的時候，就下車，讓車夫拉空車上坡，減少車夫的辛苦，到了下山時再坐上去。那一天，那車夫索價大概是高了一點吧，大師就吩咐那個隨行的照價付還。因大師向來持律甚嚴，身不帶金錢，因此車資多由隨行的人帶著。問題是出在那個隨行的人身上。他見到車夫索價略高，就和車夫爭執起來。而大師是貧富不分，一視同仁的。他聽見隨行者與車夫的爭吵，很是不愉快，一直勸隨行的人照車夫的索價還他。我記不起到底隨行者有否照價還車夫。不過，弘一大師乘那車子一到寺門，就立刻入寺將禪門關緊，說他要斷食。當時，高文顯居士來告訴我，說大師突然斷食，做飯送去也不食了。我聽了，便和寺中的傳貫法師商量，決定要勸服大師不要斷食。因為斷食是一種很嚴重的行動。我們兩人，去到他的房門，一直叫門，他都不開。一直到晚上，他才開門。晚上開門對他的斷食是全無影響，因他是過午不食的。我們一見他開門，就趕緊叫那個有問題的隨行者入房和大師懺悔。我亦順口問大師：為什麼事大師要斷食？弘一大師回答說：「唉！你不曉得，我們出家人一發了脾氣，如沒有斷食，把動怒的心壓制下來，就會墮入惡趣」。他說時神情慎重，莊穆非常。他是持律出名的，像他這種嚴于律己的行動，我們普通人相信很難辦得到。

殉教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2

另有一次，大師對我說：「你去吩咐那個送飯的工人，請他有空時到我的房間來一趟」。我以為有什麼事，便趕快去叫。過後他對我說：「呵！我要殉教了！」我聽了很是吃驚，直跪下去向他說：「老法師這個可行不得。佛法還要你來弘揚，我們得超渡眾生。」可是他卻說：「不行呵，我們只有兩隻手，兩對眼睛，能有什麼用，又能起什麼作用？」他說：「現在國難當頭，到處動亂不安，日本又在東北殘殺我們的同胞，這是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因此希望以身殉教。」當日剛好有十一架飛機要轟炸泉州。大師就站在承天寺菜園中的月台別院一個較高的地方。一直站在那兒等待轟炸。我站在樹下看到這種情形，心裡感覺得很淒涼也很悲哀。我當時很耽心，炸彈真個落下。那一天十一架飛機果真來了，但一顆炸彈也沒有丟下。我心裡感到十分的高興。飛機過後，他就進入寺內，什麼都沒說。不久有一個交通銀行的行長劉廷灝來勸大師他去，因他感到泉州可能會失守。而當時泉州內外四處的交通都已中斷。那位行長自己有一部車子，因此請大師乘此車遠去。但大師說他不想如此做，因為他已打算殉教。當時，寺中各人都勸他說這不是殉教的時候呵。後來，他才答應去永春。

斷食抗議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6

有一天，他（弘一大師）四點多鐘就起身。當時國內的人民多有早起的習慣。五點許，大師叫我入房。說要和我談談國民兵役的事件。大師說：「我們出家人絕不可拿鎗當兵，但可以做消防員或救傷隊等。」他說如果政府一定要執行此令，我們出家人為了要維持

我們的戒律及尊嚴起見，我就要斷食，直到中央政府改變其政策為止。不過在我開始斷食那日，你可向中央及有關方面發出有關之消息及請求。一切對外的事由你負責，斷食抗議的事則由我處理好了。我當時聽了歎息說：「呵呀！老法師，在這個動亂的時期，一切郵政通訊都非常困難。尤其是四川方面更甚。因此這裡斷食的事，不知能否傳達到執政者的耳中。」大師聽了我的話，稍為沉思片刻，說：「不過，中央方面如一定要在閩南執行此兵役令，一定要出家人當兵，為了閩南眾僧，我是不惜犧牲我的性命去為他們抗議的。」稍後，我就要求大師他老人家，多給我幾天時間，好讓我到外頭查查當時的時局發展。後來，我查出中央方面真的改變原有的政策，出家人不必當兵執鎗，只做一些救護工作便行。我把這消息告訴大師。大師聽了連聲說：「很好，很好！」

謗法

華嚴集聯三百 弘一大師撰集 / 1

割裂經文，集為聯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侶之情，勉以綴輯。其中不失經文原意者雖亦有之，而因二句集合遂致變易經意者，頗復不貽，戰兢悚惕，一言三復竭其駑力。冀以無大過耳，茲事險難害多利少，寄語後賢，毋再賡續，偶一不慎，便成謗法之重咎矣。

心口如一 生死如一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佛門苦旅 田濤 / 251

在弘一多年修行中，印光的行為方式在他身上有很明顯的體現。印光生平不求名譽，弘一亦如此；印光不蓄錢財，有供奉就拿去印佛經，弘一如出一轍；印光不蓄剃度弟子，不做住持、監院，而僧眾敬服其教化，弘一同樣因此受僧界敬仰。

○賡：繼續

○駑：才質愚鈍

寺院生活是清苦的，在弘一身上，這種清苦體現得就更明顯了。

初出家時，李鴻梁去看老師，弘一身穿一件夏布的和尚衣，赤腳草鞋，完全是一個苦行頭陀，李鴻梁的鼻子忍不住酸起來。弘一說，他現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錢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了買郵票外，可以不用錢。有一次在招賢寺，法師留李鴻梁吃中飯，桌上有六碗菜，弘一指著兩碗同樣的菜說：「這就是羅漢菜，很有趣味。」又說另外四樣菜是特意为李鴻梁添的，可見法師平常只有一樣菜。所謂羅漢菜，不過是蠶豆、長豇豆、茄子等，用白水煮成，加上一點鹽，弘一吃得津津有味。

弘一出家後的生活，多承劉質平照應，所以他對法師的生活較他人更為清楚。為僧二十多年，弘一所穿用的僧服，只有寥寥幾套。需要添置衣服時，他把尺寸隨信寄去，照單裁製。弘一法師穿的衣服很少，也很節省。姜丹書說，弘一有一件百衲衣，計有二百四十二個補丁，都是親手自補，經亨頤見而奇之，留給自己保存。後來因為身體的緣故，對衣著才稍微注意一點。晚年身體更弱，曾經讓劉質平代製駱駝毛衣褲，以禦寒冷。

弘一法師對人說過，做人最要緊的是「心口如一，表裏如一，言行如一，醒夢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弘一研究南山律，按照律中規定，學律學者穿不過三衣，不許超過。弘一嚴格遵守，即使嚴冬也是如此。晚年住在閩南，冬天雖然天氣溫暖，但手上還是經常有凍瘡。

一舉一動都當心

我看弘一大師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豐子愷 / 137

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裏，把房間裏所有的東西

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瞿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就是做和尚的年代）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做人認真得很。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修律宗如何認真呢？一舉一動，都要當心，勿犯戒律（戒律很詳細，弘一法師手寫一部，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的，名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很多，佛號所需很少。他就要來信問我，餘多的宣紙如何處置。我原是多備一點，由他隨意處置的，但沒有說明，這些紙的所有權就模糊，他非問明不可。我連忙寫回信去說，多餘的紙，贈與法師，請隨意處置。以後寄紙，我就預先說明這一點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郵票，就預先聲明：多餘的郵票送與法師。諸如此類，俗人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認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裏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啓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裏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認真至極的表示。模仿這種認真的精神去做社會事業，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們對於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應該觀察其『理』。

慎重慎重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律師在湛山火頭僧/238

大眾求得了倏老的同意，便開始要求他老講開示，待了幾天又請求他老講戒律，他老真慈悲，一一都首肯了：頭一次講的開示標題是『律己』，他老說：「學戒律的須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學了戒律，便拿來『律人』，這就錯了；記得我年小時住在天津，整天在指東畫西淨說人家不對；那時我還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說：「你先說說你自己」。這是句北方土話，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真使我萬分感激；大概喜歡『律人』的，總看著人家不對，看不見自己不對。北方還有句土話是：『老鴉飛到豬身上。』只看見人家黑，不見自己黑，其實他倆是一樣黑。」又說：「何以息謗？曰：『無辯。』人要遭了謗，千萬不要『辯』，因為你越辯，謗反弄的越深。譬如一張白紙，忽然誤染了一滴墨水，這時你不要再動它了，它不會再向四周濺污。假使你立時想要它乾淨，一個勁的去揩拭，那麼結果這墨水會一定展拓面積，接連沾污一大片的！」末了他老對於『律己』、『不要律人』兩句話上，一連說了十幾個『慎重，慎重，慎重又慎重，慎重又慎重』。

每逢大眾上課或朝暮課誦的當兒，院裏寂靜無人了，他老常出來在院裏各處遊走觀看，態度沉靜，步履輕捷，偶然遇見對面有人走來，他老必先捷速迴避，表面似像很怕人，其實我想他老是怕人向他恭敬麻煩。他老常獨自溜到海邊，去看海水和礁石激撞，據說那是他老最喜歡看的。假使這時能有豐子愷先生同遊，信筆給繪幅『海上之弘一律師圖』，那真能有飄然出塵之趣了。

有一天晚上，朱子橋居士因悼亡友乘飛機來自西安，特來拜訪他老，他老接見了。同

時市長某公，是陪著朱老同來的，也要借著朱老的介紹和他老見一面。他老疾忙向朱老小聲和藹的說：『你就說我睡覺了。』第二天上午，市長請朱老在寺中吃齋，要請他老陪一陪。他老只寫了張紙條送出來作為答覆，寫的是：『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殉教應流血

我看弘一大師 記弘一法師 趙家欣 / 251

一九三七年，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日，柳亞子先生在寄給弘一的一首詩中寫道：

閑關謝塵世，我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

殷殷期望弘一改變遁世思想和消極態度，奮起同賣國賊作鬥爭。弘一的答詩是：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這首詩表達了弘一願於殉教流血，以明心志的愛國感情和保持晚節的志操，是難能可貴的。而要喚回『南社』初期那個傷時憂國、慷慨悲歌的李叔同來和萬萬千千愛國知識分子一起奮起抗爭，則是這位出家已二十年的僧人所無法做到的。

殉教堂

我看弘一大師 送別晚晴老人 李芳遠 / 263

丁丑年秋，他應倣虛和尚之請，到青島湛山寺講律去。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廈門風雲緊急非常，外僑準備撤回，我們一家也逃難到未曾晤面的故鄉來。初冬，法師又回廈門太平岩來了，我曾經數度上書勸他到內地來，然他為護法故，不避炮彈，為成就護法之夙

願故，自題房居曰「殉教堂」，可見他年雖老，卻雄心壯志猶如少年。

柳枝刷牙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法師的俗家 李孟娟 / 316

弘一法師研究律宗負盛名，律己極嚴，那時市售的牙刷都是動物骨把，上綴豬鬃，大師每早漱口只用柳枝咬扁沾鹽水刷牙。

幸福的鴨

品茗說弘一 法侶之緣 弘一大師與廣洽法師 / 166

一九二八年底，弘一大師與豐子愷編繪《護生畫集》時曾遇到一『老鴨事件』。所謂『老鴨事件』指的是弘一大師一次在渡船上看見一隻老鴨被關在籠中，並聽說這隻老鴨是要被送到鄉間，殺了後給病人補養身體的。弘一大師見這老鴨實在很可憐，而且還將遭受殺戮之苦，就請船住代為向鴨主人求情，最後以錢款將老鴨贖出，隨身攜帶而歸。有感於此，弘一大師要求豐子愷在《護生畫集》裏補入一幅老鴨造像。這便是如今人們在《護生畫集》第一冊裏看到的那幅《老鴨造像》。弘一大師為此畫配的詩是『罪惡第一為殺，天地大德曰生。老鴨劊劊，延頸哀鳴。我為贖歸，畜於靈囿。功德回施群生，願患無病長壽。』

佛教講究緣份。弘一大師遇老鴨並贖其歸，而他的弟子廣洽法師居然也遇到過五隻鴨，同樣將其贖回，豐子愷也將其畫入了《護生畫集》第三冊中。此事的經過是：豐子愷畫《護生畫集》第三冊，一時想不出畫材而停筆。一日，廣洽法師給豐子愷寫信。信中提到了一這樣一件事，即元宵節那天，廣洽法師乘車進山。車上有一乘客帶有五只細綁得緊緊的

鴨。據說，這五隻鴨是待宰殺、烹煮之後以助節日之樂的。有趣的是，這五隻鴨見了廣洽法師後哀叫不停，似乎是在懇求法師救命。善良的廣洽法師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就表示願意買下這五隻鴨。經過交涉，最後以十五元成交。廣洽法師將五隻鴨帶回了光明山的普覺寺，永遠讓它們免遭殺戮之禍。

豐子愷讀了廣洽法師的信後，一時感慨萬千，即興鋪紙作畫，一幅《幸福的鴨》立刻繪成。

捨身護法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豐子愷 / 190

近閱明滿益大師集，有詩一首云：

赤日攬作鏡（二），海水挹作盆。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塵劫願猶存。為檄虛空界，何人共此輪。

又讀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朽人近恆發願，願捨身護法（為壯烈之犧牲），不願苟且偷安獨善其身也。

（二）「赤日攬作鏡」，乃「日輪挽作鏡」之誤。應以見於致郁智朗函中引《靈峰宗論》（明滿益大師著）詩句為正。此信件中因憑記憶引文，故有誤。

最后一著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泉州開元寺諸師 / 323

廣謙老人近示寂於福林寺。○○法師等堅持己見，強迫速入鐵籠，速急焚化等事。後學聞之，甚為不安。後學將來命終之時及命終之後，若由旁人堅持己見，違背後學之遺囑

，唯依世情不遵佛法，致今後學一生之修持，不得圓滿之結果，最後一著，完全破壞。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為。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行足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圓悟勤禪師與文主簿書。

防盜悲心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64

芳遠童子慧覽。曩郵奉明信至太平村，想已收到。尊作篆書，甚佳。開芳居士遺作，誠見道之言也。山中頗涼爽，午後僅至八十六七度，入夜須覆重衾也。謹復，不備。農曆六月廿一日。音啓。〔信殼書〕此郵票恐為他人竊去，故蓋印後，再加封寄之。

○み：從前
○衾：大被

沙門不受領版稅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87

此書出版之後，余不欲受領版稅。因身為沙門，若受此財，於心不安。倘書店願有以酬報者，乞於每版印刷時，贈余印本若干冊，當為之分贈結緣，是固余所歡喜仰望者也。

中止寫模字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93

丐尊居士。前奉上二片，想已收到。銅模已試寫三十頁，費盡心力，務求其大小勻稱，但其結果仍未能滿意。現由余細詳思維，此事只可中止。其原因如下。

（一）此事向無有創辦者，想必有困難之處。今余試之，果然困難。因字之大小與筆

畫之粗細，及結體之或長或方或扁，皆難一律。今余書寫之字，依整張之紙看之，似甚齊整。但若拆開，以異部之字數紙，如口ㄣㄣ几等拼集作為一行觀之，則弱點畢露，甚為難看。余曾屢次試驗，極為掃興。故擬中止。

(二) 去年應允此事之時，未經詳細考慮。今既書寫之時，乃知其中有種種之字，為出家人書寫甚不合宜者。如刀部中殘酷凶惡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極穢之字。余殊不願執筆書寫。此為第二之原因（此原因甚為重要）。

(三) 余近來眼有病。戴眼鏡久則眼痛。將來或患增劇即不得不停止寫字。則此事亦終不能完畢。與其將來功虧一簣，不如現在即停止。此為第三之原因。

捨身殉教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123

性常法師、勝進居士全覽。惠書，誦悉。至用忻慰。近日廈門甚為危險，但朽人未能他往。因出家已來，素抱捨身殉教之願。今值時緣，應居廈門，為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華晚節香。」仁等誦此詩句，應為朽人慶幸，何須為之憂慮耶。明年正二月，倘時事安靖，朽人或往他處。大約今年即在廈門過冬也。克定師已圓寂。傳貫師前返安海省親，朽人勸其決定於明年再來廈門。因朽人現居萬石巖，由小和尚照應一切甚為周到，學律諸師亦為輔助，諸事無慮。乞仁等安心，俟明春再酌定一切。倘能早為壯烈之犧牲，則更不須顧慮及此矣。不宣。梵網不入難處，乃是常途。別有開緣，未可一致論也。十月十五日。音啓。此函乞交與高文顯閱之。高居士前居承天寺，未知今在何處，乞轉詢。

○全：同「同」

○忻：同「欣」

○俟：期待

偷稅之罪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128

凡印刷品，可以用開口信封，以鐵絲束口，貼郵票一分。若信件，須郵票五分。倘內裝信箋，作印刷品寄者，收信之人應罰大洋四角五分。（數年前，余曾被罰一次，實無辜而被罰。）寫信之人，若已受戒而得戒者，亦犯偷稅之罪也。（已滿五，應結重。）謹陳，不宣。演音疏。閏月廿一日。

愛語持戒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32

佛學家陳海量在〈香火因緣話晚晴〉中回憶：

「余自識師，未嘗見其疾言厲色，其自利利他之行，有契於《華嚴經》第三十五卷所云：『佛子！此菩薩四攝法中，（愛語）偏多；波羅蜜中，（持戒）偏多；餘非不可，但隨力隨分耳！』……」

以後不要再來了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89

民國三十幾年，住在福建省永春縣的陳其茂才七歲，他們村子附近有一座山，鄉人稱小天馬山，有一天，忽然車香絡繹不絕，許多富商、官員及社會名流紛紛往山上跑，陳其茂覺得奇怪，村里的人告訴他：「弘一大師這兒來了！」

弘一大師的名氣，對七歲的小孩而言，應該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偏偏陳其茂的小學國文老師，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弘一大師，上課時總是不停的講弘一大師如何，因此陳其茂也就耳熟能詳。現在弘一大師居然來了，在他的小心靈裡，不禁興起了一睹「廬山真面目

」的念頭。

星期六的下午，陳其茂閒著無聊，就獨自爬上小天馬山，山中寺廟不大，卻十分清靜，陳其茂東走走，西瞧瞧，他見到一扇半掩的門，他好奇地把小腦袋瓜伸了進去，這時他見到一位清瞿的老人，坐在禪床上，正睜眼望著他。他倆對望了一陣子之後，弘一大師微微慈祥地笑著招手要他進來，問他姓名、年齡。然後，弘一大師說：「我要寫字了。」

於是陳其茂就替這位馳名的大師磨墨、展紙。弘一大師寫字和一般人不同，他不在桌上寫，而是把宣紙貼在牆板上，對壁懸空而寫。下一次的週末，陳其茂又去替弘一大師磨墨、展紙，他的酬勞是獲得了大師的一幅墨寶。

有一天上國文課時，國文老師又在說弘一大師如何如何了，於是陳其茂很不服氣，就得意洋洋的把弘一大師的筆跡拿出來獻寶，這下子不得了啦，國文老師驚訝得快昏過去了。他左騙右哄地要陳其茂替他向大師要一幅字，陳其茂向老師說：「為什麼不自己去要？」老師說：「我不曉得已經要了多久，都要不到，你是小孩子，你去幫我要，他不會拒絕的。」

陳其茂那天被老師捧上了天，一高興之下，就很「義氣」的答應了老師的請求，第二天馬上就上山找弘一大師去了。當他把老師的請托說出口之後，大師一語不發，立刻寫給他，寫完之後，弘一大師告訴這個天真的小孩說：

「你以後不要再來了。」這真是晴天霹靂，陳其茂後悔莫及。

約法三章（始出家）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96

一九二一年十月三日，他初到溫州慶福寺的時候，他住了幾天即閉關。他曾約法三章，原文如下：

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急宜息諸緣務，先辦己躬下事。為約三章，敬告同人：

一、凡舊友新識來訪問者，暫緩接見。

二、以寫字作文等事相屬者，暫緩動筆。

三、凡以介紹請托及諸事相屬者，暫緩承應。

惟冀同人共相體察，失禮之罪，希鑒諒焉！釋弘一謹白

弘一大師是個精通儒家、道家、釋家要旨的大人物。他深知聖賢千言萬語，最重要的是躬行實踐，不然，一切教訓等於古人的殘渣剩滓，雖多也毫無用處。他拳拳服膺的就是孔子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句話到了韓愈的筆下，便成為「古之君子待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因此，自他出家後，他就嚴持戒律，刻苦精進。他拜慶福寺的住持寂山為師父，自稱為弟子，歷久不變！

誠如姜丹書所說：「他律己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遊四方，恆先跣芒鞋，孑然一擔。」有一次，他到春暉中學去拜訪夏丐尊先生，夏先生給他預備素食，常用香菇，他很有禮貌地拒絕了。用豆腐，他也不肯接受。按照他的意思，只許白水煮菜，用鹽不用油。作客的時候如此，日常生活的茹苦，更可以想見。

四十九歲那年，他本來想跟尤惜陰居士一道去暹羅，途經廈門，受陳敬賢居士（即新加坡工商界領袖陳共存居士的父親）的招待。以後，陳敬賢居士就介紹他到南普陀寺來。他在閩南住

○冀^ヒ：希望

○滓^シ渣^サ：東西汁榨畢，所剩稱之

跣^{ハダカ}

○暹^{ミャンマー}：泰國

了十四年，時常到廈門的南普陀，所以他與八閩的名士和法師的過從很密切。尤其是瑞今法師、廣洽法師，很能得到他的真傳。

因為弘一大師的道行極高，所以他的朋友多是中國第一流的人物，除了夏丏尊、豐子愷外、柳亞子、葉聖陶、郭沫若、郁達夫、徐悲鴻都和他通訊唱和。但是，他最討厭的是達官貴人，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他深知達官貴人的底子，假如把他們的楚楚衣冠脫掉，實在一文不值。他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芒鞋破鉢隨身的幾件舊衣，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因此，有些朋友送錢給他，他老是原璧退還。什麼名繮利鎖，對他絲毫不發生效力。比起那些庸夫俗子，甚至身在江湖、心懷魏闕的宗教家來，他實在可以說是人上人。

一九四二年，他在閩南逝世，活了六十三歲。總觀他一生的事蹟，可用劍痕所下的兩句按語來概括：即「人間的才子，現在的彌陀。」至於待人接物他也很有分寸。他對人寬宏大量，對己非常嚴格。他用幽默的態度來對人，所以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這無形中節省不少時間、精力和煩惱。他曾說：「大概喜歡管閒事的人，總看著人家不對，看不見自己不對。北方有句土話說：老鴉飛到豬身上，只見人家黑，不見自己黑。其實他倆是一樣黑。」他又說『何以止謗？』曰：『無辯。』人要是遭了謗，千萬不要辯，因為你越辯，謗反弄得越深。譬如一張白紙，忽然誤染了一滴墨水，這時你不要再動它了，它不會再向四周濺污。假如你立時想要它乾淨，一勁地去揩拭，那麼結果這墨水一定會展拓面積，接連沾污一大片的。」

至於待己的嚴格，當從『認真』二字痛下功夫。豐子愷先生說得好：

「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

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豐子愷這幾句話，真夠得上嫡派親傳的高足所下的定論。

大眾菜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007

因他持戒，也沒給另備好菜飯，頭一次給弄四個菜送寮房裏。一點沒動。第二次又預備次一點的，還是沒動，第三次預備兩個菜，還是不吃。末了，盛去大碗大眾菜，他問端飯的人是不是大眾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吃，不是他還是不吃。因此寺院裏也無法厚待他，只好滿意。

拍賣眼鏡充齋糧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008

又謂民二十年間，摯友夏丐尊居士贈余（弘一大師自稱）美國真白金水晶眼鏡一架，因太漂亮，余不戴，今亦送開元寺常住為齋糧，約計價值五百餘元。該寺遵命後，聞已議決公開拍賣購充齋糧云。辛巳一九四一，臘月記。

自謙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2021

弘老講律，不坐講堂正位，在講堂的旁邊，另設一張小桌，作為講臺，以示自謙，表明自己不為人師。弘老這種謙虛態度，深深感染每位同學，許多法師也學習弘老在小桌上講課，不敢登上講堂的正位。

弘老從不說別人的是非長短。每當別人做錯了事，或有犯戒的行為，他就不吃飯、責備自己的德行不夠，不能教育好學僧。因此，每當他不吃飯時，同學們紛紛檢討自己有甚麼不好的行為，馬上改正。弘老常對人說：「戒律是律己的，如果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那就失去學戒的意義了。」

晉水蘭若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39

民國二十三年，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常惺法師因要整理閩南佛學院，自己又不能常在廈門，所以就到泉州去，請他來施行他的無言之教；但他到了南普陀觀察情形，覺得整理僧教育的因緣還沒有成熟，結果不曾到學院裏去。

南普陀寺裏要他住到兜率陀院去，他說那裏是優待寺中勞苦功高的退居和尚、和諸方長老住的，他在寺裏既毫無功行，而且又非諸方長老，堅持不肯到兜率陀院去，他只希望寺裏把他當作一個普通掛單和尚就好了。所以他起先是住在南普陀寺前左邊一個小樓上，後來經過常惺法師再三的懇請，才答應搬上兜率陀院去住，這就是他常自稱為晉水蘭若的地方。但他住到那裏有一個條件：是每日飲食要和寺裏大眾同樣的待遇，否則寧願他去。

聽說這時他有幾封信寫給常惺法師。一封大意是說他自己既非常住退居和尚，又非諸方長老，住此蘭若勝地，已屬過分攀緣，所以要求每日飲食須與大眾同甘共苦，否則不免徒增罪戾，於心不安。另一信是因為寺裏要設齋特別款待他，他回信婉謝說：自己福德微薄，一向不敢享受過分優遇，所以設齋款待一概敬謝厚意；但卻也不完全拒絕寺裏的好意，他說如必欲有所點綴，就在齋堂設一普通麵齋讓他和大眾一同享受，那就感激之至了。

桃子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40

民國二十三年的五六月間，兜率陀院的幾株桃樹結滿纍纍的果實，新鮮而又紅潤，看管水池的人說要揀幾粒大的採來供養他，弘一法師聽了連忙止住，說那是犯戒的。因為十方僧物是要由常住採下，經過執事的處分才能受取的。私下採取常住的桃，即使是供佛也不免要犯戒。結果照他的辦法，通知寺裏的執事派人來把熟的全部採下，他才分到幾個。這點小事，若在不注意戒律的和尚，既是近水樓臺，伸手可得，隨時都可以把那些桃子吃光的。這也可見弘一法師對於細行的不苟了。

四雙鞋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48

人們不大經意的「細節」，大師則絕不含糊。師生平儉約，眾所週知，但穿的鞋卻同時要備四雙。它有各自不同的用途！禮佛時穿的，平時穿的，外出時穿的和登廁時穿的。分別得清清楚楚。

在牙刷盛行的時候，大師始終堅持用「楊枝」，今天泉州大師紀念館還保藏著大師用過的若干「楊枝」。佛制過中不食，「中」是日中，指午時。怕時鐘不夠準確，且各地時差不同，為求準確，經常隨帶日規，親自觀測日影。律中有「不坐高床」的規定，為了講律及持戒，還精細地考據古代尺的長度。便後則必「洗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儒家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釋門謹嚴，隨便不得，緬懷高風，令人肅然。

踰閑：不守
理法

寮房功課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49

大師主張臥室不應供佛像，以免褻瀆，每晚在寮房做功課時，總是鄭重地藏放在特製箱子裏的佛菩薩畫像請出來，供在案上。功課完畢，又恭恭敬敬地把它安放在箱子裏，平時不掛出來。老人家所供的像，樸素莊嚴，除李鴻樑畫的藥師佛像外：其他都是一般印繪的佛菩薩像，有的還是親筆寫的聖號。不管畫的、印的或寫的，都裝在整潔的玻璃框內，以免染上塵垢或蠅糞等穢物，竭誠盡敬，處處如是。

遵法重律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49

大師平日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但當弘律說法時，卻嚴肅非常，毫不遷就。一九三三年，在泉州開元寺的尊勝院弘律時，律苑學僧訂有共住規約，內有一項是課外不准閒談，聚論是非，大師當然也以身作則，共同遵守。一日，夕陽西下，課畢無事，眾師久不相談，不知不覺間，偶在走廊聊天，大師發覺後，立即傳素常較接近的某師進內，遜讓坐次後，嚴肅而認真的說：「公約不能遵守還有什麼學律可說，禁約既等廢紙，應立即收起，明天輟講，解散學僧」云云。經過這一責，學僧們不知怎樣是好，後來全體學僧披衣帶具，恭向佛前和大師求懺悔，保證不重犯，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又，一九三七年正月，大師住南普陀弘律，有次，講律時間才逾一二分鐘，眾未到齊，大師就囑傳貫法師向眾催促，等到了了解他們遲到的原因，是為研討昨天聽律的問題，色始稍霽。第二天，眾師很早就集中講堂外等候，但在規定時間的一分鐘前，大師正確地開門讓眾師進去。為的是護持三寶，遵法重律，教育學僧，時間一定，遲一分不可，早一分

○齋：開朗

○褻瀆：不尊敬

也不行。

貼郵票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93

把手寫信件，夾在印刷品內寄出，這是一般習以為常的事。然而這是違法的。弘一法師對於這事，非常認真，他屢在同友人的通信中提到此事，加以勸誡，大概在一九四〇年間他《復丁葆青居士》的信，特別詳細地談到「貼郵票」的事，這在常人看來也許是無關緊要的事，但弘一法師卻是認真對待的。他在信上說：

葆青居士道席：

（上略）再有奉達者一事，尋常所寄之信札，皆須貼郵票五分（當時平信郵費）、明信片減半；若信封剪口者，僅能內裝印刷品，外貼郵票一分。若如仁者上次所寄之信，信封剪口，內裝信箋，僅貼郵票三分，則與郵章不合。如是則受信之人，應被罰大洋四分。以後與他處通信，必須貼五分，若用明信片亦善，則僅二分半也。若少貼郵票而寄信者，且與盜戒有違。叨在至好，故敢奉告，以後幸注意為要。

又鄉間郵務代辦處之執事者，多不諳郵章，所言事不可輕信。

又依郵章，可以自己蓋印於郵票上（防他人剝去），其例如下：

須用陽文圖章，用紅色印之。

所印之地位，必不能超過郵票全體二分之一。此例見於郵章書內。彼並畫一圖，其式如下。（省略）

此事余曾親向溫州城內郵局職員詢問，彼言亦爾。但以蓋用至四分之一之地位為宜，

○叨：辱也，
自謙之詞

○諳：知曉

萬不可多蓋，恐此郵票無效也。以後交他人寄信時，多謹慎可也。郵票自貼，用糊十分粘固，俾他人不致竊去。稍遲擬撰文一首，登入半月刊，詳言郵章及應防範流弊之法，因同人知者甚少。……演音啓。

！
讀了以上這封信，我們知道弘一法師的教人方法是多麼細緻，又是多麼值得我們學習！

不見客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06

弘一法師性行高潔，不染纖塵，有人比之為雲中白鶴。他在溫州城下寮閉關時，溫州道尹林鵬翔曾謁見他三四次，他都推說有病不見。後溫州道尹張宗祥往謁，他的師父寂山法師以地方官不敢遽辭，乃持張名片至關房語以故，他聽到兩頰發赤，如有慍意，既忽合掌連聲念「阿彌陀佛」（大約是覺悟到在師父前不應現慍色故念佛懺悔），垂著淚道：「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法師有妻俞氏居天津，有二子長名準次名端，曾欲求一面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姬，居滬，出家時託友為遣，初固絕未之聞，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可得，慟哭而東返。）」，何況朋友，乞婉言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終未獲一見而去。

不做獅子蟲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17

大師對佛教的痛心和悲心，更是出自那一片無私愛教的直心：「他痛心於佛門不整，僧格委地……人心不潔，如水向東流，這樣搞法，再過若干年，釋迦牟尼的大門也只好宣

○俾^ヒ：使

○遽^ヒ：急促

○慟^ヒ：極度悲傷

佈關閉！」「而只用他深沉智慧的眼眸，用他嚴肅而不屈服的表情，用他流血流淚為佛門受難的悲心——看世間，評定世間。」那要「怎樣才能使人覺得佛法莊嚴呢——那便是鑄一個實至名歸的『你』？不要一股勁兒外面光坦，內部腐爛！佛弟子，自必須『不與人同』，最低限度，與名利中人，有個分別。」大師待人嚴厲，但自責更嚴，心中的慈悲，不放在嘴上，而是「發為戒律上的苦行，化為自身的沉默，冷峻地分析世間，情感從讀古人書中瀉洩出來，代替了直接撕破虛偽——為佛法被陵夷的哀痛！」

這是一片直心、瀝血的表露啊！正是作為後來佛弟子的我們的一個警惕：佛門不興，我們應負最大的責任，尤其當你披上那襲袈裟時，請問誰能推卸？誰要做獅子身中蟲？

送還碗筷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癸亥）四十四歲 林子青／201

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持齋嚴淨，不用公共碗筷。民國十二年赴杭州，借慶福寺碗筷一副；抵杭後，即託交林贊華居士帶還慶福常住。（碗筷雖云微物，既屬常住，一芥不容侵損，師持戒之精微類此。）」

結盜罪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丙寅）四十七歲 林子青／242

《在家律要》：「凡初發心人，既受三皈依，應續受五戒。倘自審一時不能全受者，即先受四戒三戒，乃至僅受一二戒，都可。在家居士，既聞法有素，知自行檢點，嚴自約束，不蹈非禮，不敢輕率妄行，則殺生、邪淫、大妄語、飲酒之四戒，或不可犯。惟有在社會上辦事之人，欲不破盜戒，為最不容易事。例如與人合買地皮房產，與人合做生意，

報稅納捐時，未免有以多數報少數之事。因數人合夥，欲實報，則人以為愚，或為股東所反對者有之。又不知而犯，與明知違背法律而故犯之事，如信中夾附鈔票，與手寫函件取巧掩藏，當印刷物寄，均犯盜稅之罪。凡非與而取，及法律所不許，而取巧不納，皆有盜取之心跡，及盜取之行為，皆結盜罪。非但銀錢出入上，當嚴淨其心，即微而至於一草一木，寸紙尺線，必須先向物主明白請求，得彼允許，而後可以使用。不待許可而取用，不曾問明而擅動，皆有『不與而取』之心跡，皆犯盜取盜用之行為，皆結盜罪。」（龐契誠居士啓請，無相速記。）（文載一九二七年四月出版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

護佛門捨身命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384

「殉教」橫幅題記：「曩居南閩淨峰，不避鄉匪之難；今居東齊湛山，復值倭寇之警。為護佛門而捨身命，大義所在，何可辭耶？於時歲次丁丑舊七月十三日，出家首末二十載。沙門演音，年五十有八。」

食物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六十歲 林子青／416

致林奉若書：

奉若居士澄覽：關於食物之事，略陳拙見如下，乞為轉陳執務者為感。依律，食物亦名曰藥。以其能調和四大，令獲康健，俾能精進辦道。但貪嗜甘美之物，律所深呵。常食昂價之品，尤為失福。故以價廉而適于衛生之物，最為合宜也。

豆類，含有蛋白質，為最重要之滋養品。但亦不能多食，多食則不消化（與常人食補

○曩：從前
●倭寇：日本

藥者同，須以少量而每日食之。但不可一次多量，若過量者，反致增疾。

蔬菜之類，且就本寺現有者言之。菠薐菜，為菜中之王，含有鐵質及四種維他命，為滋養最良之品。

白蘿蔔（俗稱菜頭），亦甚能滋補，紅蘿蔔亦然。

白菜，亦甚佳（或白色或綠色皆佳）。苦芥菜，雪裡紅，則性稍燥，不可常食。

花生，含有油質，食之有益（但不可多食）。且以拙見言之，菜食一盂之中，約以蔬菜五分之四，豆類及花生等占五分之一，乃為適宜也。

近來本寺送與朽人之菜食，其中豆類太多，蔬菜太少，未能調和。故陳拙見，以備採擇。

再者，前朽人云不願食菜心及冬筍者，因其價昂而不食，非因齒力不足也。菜心與白菜相似，而價昂數倍，冬筍價極昂。西醫謂其未含有何種之滋養質也。

又香菇亦不宜為常食品。明蓮池大師曾力誡之。

煮豆類花生及蔬菜之湯，亦不可棄。其中含有多分之滋養料。倘棄其湯，而唯食其質，猶如服中國藥者，棄其藥湯而唯食其藥渣也。

以上種種拙見，乞為執務者講解其義，令彼了知，至用感謝。謹陳，不宣。

十二月廿七日 善夢啓

不管錢 不收錢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辛巳）六十二歲 林子青 / 439

廣義〈弘一大師之盛德〉：「弘一大師，駐錫閩南，十有四載。除三衣破衲，一肩梵

○孟：盛湯漿的器皿

典外，了無餘物。精持律行，邁于常倫。皎若冰雪，舉世所知。此次滬上劉傳聲居士，探悉閩南叢林，糧荒異常，深恐一公道糧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叢書，特奉千元供養。信由廣義轉呈，而大師慨然辭之。謂：『吾自民國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淨資，亦悉付印書，分毫不收。素不管錢，亦不收錢，汝當璧還！』廣義謂上海交通斷絕，未能寄去。師乃謂：『開元寺因太平洋戰事，經濟來源告絕，僧多粥少，道糧奇缺，可由此款撥充，經柯司令證明，余不覆信。並不寫信與彼，由開元寺函復鳴謝可耳。』

「又謂：『民二十年間，摯友夏丐尊居士，贈余美國真白金水晶眼鏡一架，因太漂亮，余不戴。今亦送開元寺常住變賣為齋糧。』約計價值五百餘元。該寺遵命後，聞已議決公開拍賣，購充齋糧云。辛巳臘月記。」

弘公道風

念佛為果



午夜洪鐘

弘一大師永懷錄 紀弘一師尊攝受因緣 曾文榮 / 91

乞師開示修持方法，師示以修持法門雖多，而按今人根器，當依「念佛求生淨土」一法，最為穩捷。先說苦樂欣厭大意，次示發願之重要，謂修持深淺尚屬其次，惟發願求生，決須十分懇切。發願不止朝暮在佛前宣說，還須時時刻刻，將求生一念，牢拴堅固。雖操作世事之時亦不可忘卻，則往生方有把握。若悠悠泛泛，不專不切，則臨終時，定靠不住。又須勸告家眷大小，當一概長期素食，常念佛名。冀現生增長福慧，將來同生西方。

一公德慧

弘一大師永懷錄 略紀一公大師德慧 師慚 / 119

余之得識大師鴻名者，始於印光法師文鈔，及佛學半月刊、寒笈集、人生之最後等書，心輒慕之。民廿七年，大師主講開元，余預會，始覩尊容，然未敢進覲也。嗣後親炙之望，恆住於心。去冬聞師蒞泉，將在百原作數日之留，境緣成就，欣幸靡已，遂於臘月七日恭趨拜覲。大師威儀若泰山，待人逾霽月，一晤面即曰：「文澤居士你來耶？你皈依印光法師耶？你從上海買來佛書送人耶？很好，很好！」噫，大師如此親切鼓勵，使余感愧交加。竊昔何障而不得拜覲光公，今何幸而又獲親炙一公。作禮乞示，大師曰：「你但依光公文鈔認真修持，即十分妥善，此外別無可開示。」偉哉！師之言簡義豐，一應修持涉世之教，以文鈔二字括盡，余略領此意，故也無開口處矣。

一日，以用功忽發弛，而奮發之日，昏沈與夢境反盛，乞示於師。師曰：「無妨，此係宿業使然，但繼續精進，不起執著如是諸障，自可漸少。」又憶一次，以念佛時妄念紛飛，無力掃除，後自發起用聽時鐘動聲繫念，或用觀想漢文之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繫念，

○覲：同睹
○覲：訪謁
○嗣：從此
○炙：受薰染、陶冶
○逾：超過
○霽月：明淨開朗的境界

（每念佛一句，想一字，週而復始，）此二法，隨意用一，似覺妄念稍減。但恐與經義未合，或致起諸魔事，因而乞師指正。師曰：「極可，惟所用鐘勿過小，（當以大自鳴鐘為宜，）小則行速，不適於繫聽。又須安放平穩，使丁當之聲，均勻相等，如此聽鐘念佛，妄念當可減少。」又謂「十數年前，亦曾撰聽鐘念佛之文，呈正於印光大師，光大師甚為贊成」云。至於想字念佛之法，師示以但想阿彌陀佛四字，較為簡易。所想之字，須十分明顯，並其字體與筆法，皆如在目前，所見之字愈清楚，心愈安定。每念佛一句，想一字，四字想完，至第五句則總想四字，第六句，再由第一字想起，如此用功，最易遣妄。其他如掐珠念佛，若一句過一珠，則太繁忙，若十句過一珠，恐難記清，最適當者，以四句或五句過一珠，則多寡適宜，而心易歸一。然坐時，掐珠，似覺費力，不若聽鐘等為安也。

臘月之望，介紹曾文榮居士皈依大師，荷垂攝受，為取法名曰勝榮，皈依時，大師臨佛前指導，禮儀肅穆，令人心境頓捐。

次日，師為開示法要，皆敦倫及修淨之教，與我師印光公同一口氣，而於戒殺及發願求生西方等訓，又復鄭重至再。

又一起，余陪楊嚴潔居士趨叩請益，大師告之曰：「修持當一門深入，久久專修，方有成就希望，若心無主宰，見異思遷，志向不一，何由成功。」又曰：「現今修持，求其機理雙契，利鈍咸宜，易行疾證者，是在淨土法門，可閱印光法師文鈔，及嘉言錄，尤其是嘉言錄分類易閱，開端處倘未能領會，不妨從中間較淺顯處先閱。閱佛書萬不可如閱報，一過目便歇，須是細心玩索，每日或看一二段，或僅數行，三翻五轉，以文會意，牢記

躬行，方得實益。」又囑以勿雜煉丹運氣之法。

六十老人鄭悟現居士，聞大師蒞泉，挽余引覲。大師亦以煉丹非佛法，及得失處，為之詳示。並勸之曰：「請老居士發心，勸各齋堂，朝暮做課誦念佛，實行大乘佛化。把煉丹運氣工夫，換作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則得益無量也。」

余謂煉丹之法，至極不過登仙。壽命雖較人道為長，然仍有終盡退墮之日。所謂「別得生理，壽千萬歲，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楞嚴經第八卷末詳言之。若以之求了生死，正喻煮沙作飯。然彼謬引佛經祖語，雜拉佛教儀式，初發心人，或難辨別。（熟讀印光法師文鈔正編復鄺隱叟書，及續編與莊慧炬書，自不致誤。）余昔亦然，故深為所誤，苟非讀我師文鈔，則亦自以為道矣，安知其謬哉！又安知有帶業往生，易修速成，但深信願決了生死，直登不退之淨土法門哉！險極！幸甚！

今夏釋迦寺，以剃度沙彌儀軌，疑有未妥，及餘數端，委余求正於師。適大師閉關溫陵養老院，乃以函稟，旋奉轉諭，期以七月廿一日後賜見。余乃於廿二日趨謁。席次，師出剃頭儀式抄本一卷，示曰：「自靈芝律師後，失傳約七八百年。今為刪訂此本，昨已集數師在此演過，此卷，妙蓮師繕贈。將來發心出家者，令依此授之，如未明瞭，請壽山師等指導，當可如法也。」復縷析餘事數端，詢寺中概況，切囑守清規持戒念佛。最後詢及伯適居士臨終狀況，復勗余修持毋怠念。此次拜覲，承訓最久，溫諭備至，嗚呼！豈疑已成最後之教也！

今日眾迎大師靈龕赴承天，余幸參預奉駕，沿途心思潮湧，回憶八度親炙，獲益殊勝。今師遺體為我等所肩，而慈容已莫覩。凡情未泯，清淚橫流。溯我師光公涅槃，距今未

滿兩載，而一公又寂。深障凡夫，頻失導師，險道長遠，將何自恃。至言在耳，鏤骨銘心。敬略紀大師予余之德惠，藉伸心喪之哀忱。

壬午九月初六晚記於榮蓮之堂

披剃為僧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鴻梁／90

一九一七年夏，我到杭州去拜訪法師，那時他房間裏已供養著佛像，凳上已設著大蒲團了。

法師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披剃於杭州虎跑大慈寺的，法名演音，號弘一。我於後數日從無錫回來去看他，但被寺僧阻住了說：「法師不見客。」無論怎樣懇求，總是不可以，『無論什麼人，一概不見，這是法師親口關照的。』說起來真慚愧，我沒有立雪那樣功夫，竟與寺僧鬧起來了。因此法師在前面邊上的一個小門開出來問：「什麼事？」一看到我，就向眾僧道歉：「對不起，他是我的學生。」一面叫我進去。

法師的頭髮當然已經剃光，穿了一件夏布的和尚衣，赤腳草鞋，已經完全是個苦行頭陀了。我的鼻子忍不住酸起來了！法師關照我，以後去時，須預先約定日期時間，以免再受阻難。後來談到經濟，法師說，他現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錢已足，衣服自己洗，除買郵票以外，可以不用錢，所以一時還不需要。臨別時，法師拿出一張毛邊紙給我，紙上寫的四字：『老實念佛』，款題『戊午六月六日，演音』。法師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說：「於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所以就在那天落髮。」查民國七年七月十三日即陰曆六月六日，所以這張字是法師在落髮的那天寫的。他送給我時還說

圖章沒有，以前的圖章統統送到西泠印社去了（後來法師寫信來叫我刻過幾方名印和佛像）。我拿了這張字，只得默默地退了出來。從此我有好幾天，吃飯不知其味。後來這張字付裱時，裱畫鋪要我先付錢，因為這樣一張毛邊紙，又沒有圖章，還以為我和他們開玩笑。

一九一九年，我到玉泉去看法師，房子很好，可惜鬧一點，走廊如同街道，游客絡繹不絕，但法師的房門開著，靜坐著在看書，我站在他的桌旁約有五分鐘之久，他才抬起頭來。法師說，這地方很不好，常常有人來找他，所以不久仍想回虎跑去。後來他到後房（後房門口離地不高處貼著『脫履』二字的一張長方形白紙，所以進去須脫履），去拿了最近寫的字給我看，內中有兩張：一張是橫幅，寫著『孝順』二大字，後有小字長跋；還有一小張是展開了的同治年間的木版彩印函筒，上面寫了一首七絕，都題上了我的名字。並且還讚揚說我近來的書法大有進步。

叮嚀

我看弘一大師 法味 豐子愷 / 115

我危坐在旁，細看弘一法師神色頗好，眉宇間秀氣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環視座中諸人，好像要說話。我就乘機問他近來的起居，又談起他贈給立達學園的《續藏經》的事。這經原是王涵之先生贈他的。他因為自己已有一部，要轉送他處，去年S先生就為立達學園向他請得了，弘一法師因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請求過，而久未去領，故囑我寫信給那二人，說明原委，以謝絕他們。他回入房裏去了許久，拿出一張通信地址及信稿來，暫時不顧其他客人，同我並坐了，詳細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詞法。這種叮嚀鄭重的態度，我已十

年不領略了。這時候使我頓時回復了學生時代的心情。我只管低頭而唯唯，同時俯了眼窺見他那絆著草鞋帶的細長而秀白的足趾，起了異常的感覺。

「初學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號。起初不必求長，半小時、一小時都好。惟須專意，不可游心於他事。要練習專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計算，以每五句為一單位，凡念滿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滿五句，摘念珠一顆。如此則心不暇他顧，而可專意於念佛了。初學者以這步工夫為要緊。又念佛時不妨省去『南無』二字，而略稱『阿彌陀佛』。則可依時辰鐘的秒聲而念，即以『的格（強）的格（弱）』的一個節奏（rhythm）的四拍合『阿彌陀佛』四字，繼續念下去，效果也與前法一樣。」

廓爾亡言

我看弘一大師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 蔡冠洛／2009

我和弘一法師見面，是在他初出家的一年，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杭州的朋友學生知道了，一道在一個庵裏設齋，也有送他佛經，送他詩句的。我跟著加入裏面，但並沒有和他說話，只見他握著念珠，跟著一般和尚繞著佛像念經，丁丁的銅盞聲，很有韻律的傳入耳中，覺得清涼愉快，和街道上的吵雜聲一比，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了。

大約是在第三年吧，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來，同事李鴻梁、孫選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到了，一一的見了面，他的一襲行李，外面包的是破爛不堪的草蓆，網籃裏的木製面盆，已褪去了原有的紅色，真想不到名盛一時，以西洋畫奏庇亞諾擅長的李叔同先生，竟會儉樸得這樣；而且他對這些破敗的東西，還愛惜得如同珍寶，不肯輕易丟棄。我知道他是過慣豪華生活的，又見

◎庇亞諾：
英文中譯音
指鋼琴之意

過他演茶花女時很艷美的假扮照相，真想不到，他會簡樸得這樣。俗語說：「出家是大丈夫事，公侯將相所不能為。」但是拋撇妻孥，捨棄田宅，還不怎樣難，而把多年熏習，具有深造，像他的愛好繪畫，善奏樂曲的習氣，也一概拋去，專心一志的求他所希望的涅槃，這決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他這回到紹興，在城南的一角野裏叫做草子田頭小庵裏住了好多天。我們休假日，終是跑去見他的，但並沒和他多說話，往往是面對面的默然坐著。那時雖然有許多的問題，或是關於人生的，或是關於佛法的，很想請教一些，而對著他那副真誠的態度，和慈祥而帶著微笑的顏面，似乎覺得一切已解決了，已明白了，這已是人生應有的態度，佛法終極的趨向，已不必別有所求，如果落了言詮，反而污損了這具體而現實的道範了。以後每回見面，他總是「廓爾亡言」，因想世尊在靈山會上，不立語言文字，拈花示眾，就是最美滿的一個法會。

但我那時正在研究唯識學，常常有些疑問，要想質正於高僧善知識，苦於沒有機緣。有一回，聽得杭州某法師開堂講經，並許聽眾提出所要討論的問題，我便於聽講之後，提出我的疑問：「世尊在因地，為了傷害了一只鷹，竟至受盡苦報，但為什麼又說，念彌陀佛的名號，就得帶業往生呢？理可通得，事卻有礙，請求開示。」而那位法師，雖然對我說了很多的話，總不能解決我橫在心中的疑問。有一天，在法師面前提出這場公案了。法師聽了，只是微微的一笑，並不回答什麼話。後來他要離開紹興往溫州去，就送了我一幅預先寫好的橫披，前面是「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個大的篆字，篆字後面，是許多蠅頭般大的細字，寫的是明朝靈峯藕益大師、雲棲蓮池大師等的法語，卻是對準這個問題而下的針

砭，現在把重要的幾段，抄在下面。

佛為初機之人，必深談理性，欲其以理融事，不滯於事也。若為深位菩薩，必廣談事相，欲其以事攝事，不滯於理也。不滯於事，則一事通達一切名理，事理無礙；不滯於理，則一事通達一切事名，事事無礙。（以上靈峯滿益大師法語）

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學是為人的，道是為己的，自己覺悟才能覺人，這又有先後輕重的分別，而並不是對唯識淨土有所軒輊。我佛說教，判分八時，正如醫生應病與藥，決不能執定一個藥方來治許多病的，必得法法投機，才能盡普渡眾生的宏願，於此就可見法師啓示我的苦心了。

又這下面，是積極教我念佛的幾段法語：

我勸你咬釘嚼鐵，信得西方，及切切發願持戒修福，以資助之。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此千古定案，汝不須疑。（靈峯滿益大師法語）

著事而念能相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蓮池大師法語）

當拙不當巧（天才編輯）

我看弘一大師 廓爾亡言的弘一法師 蔡冠洛/221

我和弘一法師還有一段法緣，是請他為世界書局編輯《佛學叢刊》，原擬分輯出版，繼續的出他四輯六輯，可是第一輯出版不久，戰事發生，連保藏的紙型也被毀滅了，這是很可惜的。當時每輯的內容，大都由法師擬定，看下面的來信：

如第一輯所選者以短、易解、切要、有興味、有銷路為標準，但如此類之佛書，實不可多得。故第二輯以下，須另編輯。且擬每輯變換面目，以引起讀者之興味也。第二輯擬

專收音所編輯者三十種。(或舊編者如《寒笳集》等，此外新編，由一人負責。)第三輯擬專收佛教藝術，余可以編輯數種，此外由同人分任，共三十種。所預定者，大致如是。第一輯所收者，經論雜著之部類略備。第二輯多為警策身心、克除習氣之作。第三輯為佛教藝術。以後若續出者，每次變換面目，每兩年出一輯。

這是他預定的計劃，現在已沒有實現的可能了。總之，法師是富於天才的人，平生多有藝能，書畫以外，鐵筆也很擅長，但我們要知道，他是最不喜歡使才的，出家以後，更取向上一著，力學苦行，以求涅槃，雖然是一些小小的事，也不肯掉以輕心，大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景象，當拙不當巧，就是他老人家偉大的地方，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大乘入楞經》說：「一切法因緣生。」譬如種子為因，雨露農夫為緣，因緣和合，才能生出谷粒來。法師現在雖然圓寂，而我和法師，既有這樣的殊勝因緣，漸次熏習，攝入八識，成為種子，引起現行，現行互為因果，加增上緣，他日或得自淨其心，淨念相繼，臨命終時，覲見彌陀，以毋負法師的囑咐，這就是我自己應該勉勵自己的吧！

就是一句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律師在湛山火頭僧/240

天氣由炎熱的夏天，漸漸轉到涼爽的秋天，在倏老和我們大眾，個個都抱著十二分熱誠期望他老能在本寺長住，永遠作我們依止不離的善知識。但他老的脾氣我們都知道，向來是不循人情的，他想要走，你誰也留不住；他老在很早的日子，就定下秋八月間的行期了。我們在無法挽留下，只有預備作一番隆重懇切的送行了。他老在未走的半個月前，便

公開接受人的求書。除了他老送給每人一幅的『以戒為師』四字外，其餘個人遞紙求書的紛至沓來。他老一一接受，書寫的詞句多是《華嚴經集聯》，藕益大師《警訓》，總數約有數百份。在將行的前幾天，我們大眾又請他老最後開示，他老說：「這次我去了，恐後再也不能來了，現在我給諸位說句最懇切最能了生死的話，——」說到這裏，他老反沉默不言了，這時大眾都很注意要聽他老下邊的話，他老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聲說：「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查

不負佛恩厚德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楊白民 / 89

音不久將入新城山掩關，一心念佛。勸承仁者及諸舊友竭力維持，辦道所需，已可足用。自今以後，若非精進修持，不惟上負佛恩，亦負君等之厚德。故擬謝絕人事，一意求生西方，當來迴入娑婆，示現塵勞，方便利生，不廢俗事。今非其時，願仁者晤舊友時，希為善達此意也。

○音：弘公自稱
○勸：從前

掩關謝客簡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丁福保 / 146

附掩關謝客簡

敬啟者：不慧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自今以後，掩關念佛，謝人事。謹致短簡，以展訣別。他年道業有成，或可啟關相見。凡我師友，幸垂鑒焉！

演音謹白

嚴守掩關之規例，今後不再晤面及通信等。掩關之年限無定。他年啟關有期，再以函

告。掩關期內請勿枉駕，闕禮之罪，惟乞鑒原！

流布著述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綿松 / 255

余與仁者道義之父，雖隔千里，猶如一堂晤對。

仁者等能依朽人所教，深信佛法，念佛誦經，求生西方，則雖千里，有如一堂。否則雖終日聚首，心意扞格，如隔萬重山矣。

所輯講述錄，至善。所云生平及其他者，須俟朽人生西後乃可流布。至要至要。（若余在世之時即出版者，將招他人之嫉妒，於弘法前途大有妨礙。）

初始出家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陳士牧 / 257

仁者初始出家，亦宜息心念佛，不宜與各方通信，以擾亂其意志也。

陳士牧（一八九〇—一九八〇），福建福州人，為陳寶琛族人，清末民初我國鐵路工程師。一九四二年夏，請求弘一法師增上授三皈，法師為起法號曰勝牧。後於福州林陽寺出家，法名瑞照。

用功謝客簡

弘一大師全集 致咸茂寶號諸位先生 / 322

《一九二八舊四月，溫州慶福寺》

竊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自今以後，專安分守己，一心用功，諸事不問。謹定規則三條如下。

一、凡有來客，未能接見。

二、凡有來信，未能答覆。

三、所托各事，無論大小，皆未能報命。

失禮之處，敬乞鑒諒。

不耽逸樂

弘一大師新譜 自序 林子青 / 4

一九三一年，棲蓮和尚為五磊山住持，請師駐錫，我隨師上山。天未明，師已起上大殿，親擊鐘磬，導眾念佛。其間並與亦幻、文濤、顯真、棲蓮、慧純居士等十人，發起求生西方普賢願，親製願文。是年孟冬，師創律學院不成，下山居金仙寺。時有鎮海龍山伏龍寺住持誠一法師，請去供養，師命余隨往。至則居關房內，我小住即歸。龍山風景，兼山海之勝，師從未出關欣賞。值新晴，請師賞領；師不允，蓋不耽逸樂也。

不要問病好沒 要問有沒有念佛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六歲 林子青 / 348

萬泉（參禮弘一律師以後）：「這是民國二十四年冬的事情。……因參加承天寺的戒期勝會，給與我屢次拜見吾教偉人弘一律師的機會。一天清晨，我親手寫了請弘一律師講《律學要略》的牌後，……客堂同人要我充當弘一律師講律的臨時記錄。……因這段因緣，得以常和他老人家談話。《律學要略》三天講畢，弘一律師即欲離承天寺……並留一地址給我，要我二日後再到他所暫住的溫陵養老院去。過了一天，廣洽法師送來一冊弘一律師自讀自書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說是弘一律師送給我的。十二月七日（陽曆），壽居約我同訪弘一律師，二人步行到養老院，拜見了弘一老人。……從這次參禮了弘一律師之後

，不二日，他老人家即應惠安居士們之請，同專員黃元秀到惠安講經去了。據說弘一律師由惠安回來，得重病於草庵，……廣洽法師往泉探視弘一律師病況，回來對我說：『弘一老人現在雖得重病，但他仍視若無事，工作如故。』並對廣洽法師說：『你不要問我病好沒有，你要問我有念佛沒有念佛？這是南山律師的警策，向後當拒絕一切，閉戶編述南山律書，以至成功』。」

【校記】

①淨，原作靜，校改。

弘公道風

上海
圖

緣緣堂

我看弘一大師緣豐子愷 / 125

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師雲遊經過上海，不知因了什麼緣，他願意到我的江灣的寓中來小住了。我在北火車站遇見他，從他手中接取了拐杖和扁擔，陪他上車，來到江灣的緣緣堂，請他住在前樓，我自己和兩個孩子住在樓下。

每天晚快天色將暮的時候我規定到樓上來同他談話。他是過午不食的，我的夜飯吃得很遲。我們談話的時間，正是別人的晚餐的時間。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陽的光一同睡著，一向不用電燈。所以我同他談話，總在蒼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裏面椅子上，一直談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襯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時候，我方才告辭，他也就歇息。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一個月。現在已變成豐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弘公道風

閩南
圖

今天起 我是閩南人

臺听大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6

記得弘一大師在承天寺時，飛機日日轟炸閩南。他告訴我，人間實在恐怖。當時他本想回浙江的，但交通受阻，只好作罷。有一天，大師突然叫我，和我說：「你去向大眾宣佈，從今天起，我是閩南人，是泉州一個出家人，不是別處之人」他向我解釋說，因為閩南人十分純直。閩南的石頭都生在山上，因此閩南人生來都樸直非常。他再三要我向外頭宣佈：弘一是閩南人，同時向我表示他希望他能用弘一這名字為閩南人做一點事。

閩浮不可留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在萬石岩 高文顯/241

閩中的大德，對大師都特別尊敬，同時還要禮請他永久居住；可是大師卻如無心出岫的閑雲，向來不作定居想。有一次他題『彈指生安養，閩浮不可留』在照片上送給我。可見娑婆世界尚不肯留，更何況貪戀高樓大廈呢！所以在廈門要到鼓浪嶼日光別院閉關，原訂三年之約，不料我們送他到那裏時，他看到環境不合，便對我說：『木已成舟』，只好住下一些時候吧！其實尋常人，那裏能夠了解學者生活的條件呢？過了幾天我去探訪他，他說下面廚房的工友，很晚還在談話，他都不能入睡。早上廚子在釜上炒菜以及洗滌的聲音都『炒』得他心煩，他告訴我用棉花塞住兩耳，還是沒有辦法。可是結果，為金咨甫回向所寫的《金剛經》，是在那裏完成的。《韓偓傳》稿，我分期送去，也在那裏改就。還有一件我後來才知道的就是隔壁的煙突，常在他臥室後面冒出濃煙，使『法師蒙熏』，連白天也不能好好的用心治學。因此住了幾個月，將近冬天，便寫了一封信，要我把南普陀前面功德樓的住室及大廳用牛皮紙把窗間的裂縫補上。同時他還記得那一處的窗戶破裂，

畫了不同樣子的窗格，按圖糊起來，或用圖畫釘釘住，釘住時，還要用幾層的小紙片補住牛皮紙才不會因風力過猛，脫釘而出。後來一班朋友們看到這封遺墨，除了欣賞他圖案的美妙，同時還讚嘆他處理小事情的精細，當然我告訴南普陀常住，把破碎的玻璃窗換上新的；其餘的細縫，才由我修補，並不覺得費什麼力。

跪受歸依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在萬石岩 高文顯 / 245

勝利後回國一年，探視母親，那時她已七十多歲了，而大師則早已入滅。母親告訴我，大師曾來安海講經，又特地來吾家探望。他對同行的侍者說，雖然我不在家，也應來探訪一下。那天他穿著母親替他做的羅漢鞋，母親問他還要做新的嗎？他指腳上的鞋說，不久就要往生，用不著啦！安海距水頭很遠，要過五里的長橋，吾家距長橋尚有一里路，往返十餘里，這能說是『其淡如水』的交情嗎？那天村里的校長還集眾請他演講，一位失明的老華僑，時常聽到我對大師的禮讚，那天特地摸到大師面前，萬分感動，跪下請受皈依，從此長齋終身。在他的大廳上還懸著我送給他的大師墨寶，本來他不信宗教，但從此卻念佛不休了。

做好人

弘一大師演講錄 南閩十年之夢影 / 46

就我個人而論，已經是將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依舊喜歡看這類的書！記載善惡因果報應和佛菩薩靈感的書。

我近來省察自己，覺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這一類的書：希望我的

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夠改過遷善，做一個好人；又因為我想做一個好人，同時我也希望諸位都做好人！

二一老人

弘一大師演講錄 南閩十年之夢影 / 48

近來我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二一老人」。什麼叫「二一老人」呢？這有我自己的根據。

記得古人有句詩：

「一事無成人漸老。」

清初吳梅村（偉業）臨終的絕命詞有：

「一錢不值何消說。」

這兩句詩的開頭都是「一」字，所以我用來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來在閩南所做的事，雖然不完滿，而我也不怎樣地去求他完滿了！

諸位要曉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別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過遷善！

一個人如果事情做完滿了，那麼這個人就會心滿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長他貢高我慢的念頭，生出種種的過失來！所以還是不去希望完滿的好！

不論什麼事，總希望他失敗，失敗才會發大慚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來，每每想到「二一老人」這個名字，覺得很有意味！

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閩南居住了十年的一個最好的紀念！

身教

（老人與芳遠童子數則可會婆心）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李芳遠 / 236

近日廈市雖風聲稍緊，但朽人為護法故，不避炮彈，誓與廈市共存亡。古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乃斯意也。

朽人自明日始，為仁者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十部。願仁者消除災難，身心安寧，早成佛道，普利眾生。

朽人既為仁者誦經，仁者自己，亦應常常（行住坐臥）念誦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乃有感應。

不久即擬往草庵靜養，謝絕一切諸事。

至用慚惶。自明日起，即當遵命，閉門靜修，屏棄一切。

朽人現居泉州承天寺。數日後即閉關靜養。

朽人近擬韜光埋名，遁世終老。

自當遵命閉關，力思往非。

近將方便掩室，誦經持名。

朽人此次居泉兩旬，日墮於名聞利養陷阱中，至用慚惶。明午即歸_厝林，閉門靜修。

此次朽人至泉城，雖不免名聞利養之嫌，但較三四年前則稍輕減。此次至泉，未演講，未赴齋會。僅有請便飯者三處，往之。惟以見客、寫字為繁忙耳。夫見客、寫字，雖是

弘揚佛法，但在朽人，則道德學問皆無所成就，殊覺惶慚不安。自今以後，擬退而修德，謝絕諸務。以後，倘有人詢問朽人近狀者，乞以「閉門思過，念佛待死」八字答之可耳。

此次至泉州，朽人自己未受一文錢。他人有供養錢財者，皆轉贈寺中或買紙用。往返之旅費，由傳貫師任之。

世出世事，非一番苦心經營，其成就必不驚人。若欲超脫塵障，更須一番風霜磨礪。

勿潛行出走（擬一妙法）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 / 49

來書所謂潛行出走，朽人竊以為未可。若如是者，將來恐不免糾葛。倘仁者之妻來閩尋覓謂仁者言，若不偕歸者，即決定於仁者面前自殺。當此之時，仁者若任其自殺，則有傷仁慈。否則只可偕歸矣。依朽人拙見，擬定一辦法如下，以備採擇。仁者宜向店中請假七日，返家。於七日中，專心持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涕泣哀懇，乞菩薩垂慈，令妻室發心出家，令長兄岳母於仁者夫婦出家之事歡喜讚歎，不加阻障，云云。七日圓滿，即發信與長兄岳母陳明此事。併於妻室前，宣布此決定之辦法。如是先令妻室出家為尼，並經長兄岳母歡喜許諾，乃為穩妥也。朽人出家以前，亦先向眷屬宣布。其他友人有潛行出走而出家者，多無好結果。與其出家後而返俗貽人譏笑，不如不出家之為善也。拙見如是，希垂察焉。閩南百物昂貴。（海船不能運貨來土產甚少。）仁者來時，宜攜帶在家之布衣。俟出家後，改為出家衣形。棉被亦宜帶來。（去年朽人製薄棉被一件，價近三十圓。）閩南氣候較暖，冬季著小棉襖一件已足。其他夾衣單衣宜帶來。夏布衣宜多帶，閩南夏季甚長也。出家之人，應學朝暮課誦，並宜熟背誦之。此文載在「禪門日誦」中。乞仁者預先學

○竊：私下

○採擇：選擇

習。書中何者宜讀，何者不須讀，乞詢寧波出家人，即可知之。此紙於今晨匆促書寫，言不盡意。其中或有訛字，乞亮之。謹復，不具。七月十五晨。音啓。

語默動靜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33

自從一九一二年，弘一大師到杭州任教，不管是同事、學生、朋友，素不相識者，一旦與大師有一面之緣，無不被他那種「悲憫、慈祥」的器度所感動，那真是一幅菩薩的光！

在臺北，是一九六三年某一天，前鎮江焦山定慧寺方丈東初法師說：「民國十九年，他在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做學生，有一天聽弘一法師講《地藏經》，會場一片悲憫氣氛，弘一法師的語默動靜，令聽者內心籠罩著無比感動，令人終生難忘……」。

三寶歌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27

弘一大師（一八〇〇—一九四二年）與閩南有殊勝的因緣。他的光臨，只是因為想偕尤惜陰居士（後出家號演本）到暹羅去，經過廈門，偶然感到不適，恐怕不能再作重洋的遠涉，於是要求上岸休息。當年的惜陰居士，早曾認識新加坡僑領陳嘉庚的弟弟敬賢先生，於是先到「集友行」通知敬賢居士，介紹到南普陀寺來。廣洽上人適在庫房當職事，看到三個穿僧衣的外江人，由敬賢先生、芝峰法師陪來，要安置一個出家人住幾天，其他兩位穿僧衣的居士仍繼續要到暹羅去。這一天芝峰法師曾經告訴我，他要到碼頭去迎接弘一大師，因為在溫州時早就聞名，於是安排他在關房裏，比較安靜。後來因為南普陀每年冬

◎暹羅：泰國

季常舉行水陸勝會，所以由太虛大師陪往義存禪師的出生地，南安小雪峰度歲，「此夕雪峰逢歲盡，挑燈夜話古禪宗」，就是當年虛大師的即景詩。他們於來春回南普陀，大師改住在海印樓下左角，譜三寶歌就在那間小房裏，閩院的學僧有一個名叫詠讓的，只懂看簡譜，會按風琴，要我陪他去見大師，問怎樣唱法？大師指五線譜說：「就是這樣唱法！」我們不敢作聲，只好退出來，因為原先是希望他唱出來的！再過了幾天，為著照顧上的方便，芝峰法師請他住在閩南佛學院左角的小樓上，房僅三間，他住中間，面對庭院的青草地，我常在那裏亂跑，或學高甲戲的舞槍，偶然看到他在樓上微笑著，於是急速收場跑開。此時我在閩院和他共餐，同桌的教職員也沒有多說話，除打了招呼外，都不作聲，有時芝峰法師常要拿我的水彩畫上樓去向他請教，我卻不敢上去，偶然在山門外和他相逢，也只有合掌致敬而已。到了第三次入閩，他初在妙釋寺，後移居萬壽岩，有一天他忽然問起廣洽上人，那個跑跑跳跳的孩子還在南普陀嗎？上人回答他說已經在念高級中學了。於是他說要寫對聯給我，問要落什麼款，我回答說不如請他賜一幅名言做紀念吧！所以第一次得到的墨寶是：「語言無所著，智慧不可量」的華嚴聯句，他又特別交代說是最用功寫的，仍由上人交給我，題名「勝進」，真是喜出望外，後來在妙釋寺演講，便由我譯廈門話，接近的機會漸漸多了。

惠安淨峰寺

弘一居溫陵（泉州）以後，對閩南山山水水風土民情，深感興趣，不知甚麼原因忽有到淨峰寺棲隱之念，雖佛門法侶勸阻，有人聲淚俱下長跪請求，大師說是機緣夙定，不為

眾口所動，乃於一九三五年，自泉州南門外乘小船經崇武到達目的地。

當時家姊謳姑住持崇武普蓮寺，親自參與迎接大師，她曾為我簡介，說大師在渡海時風浪大作，極為危險時刻，大師鎮定雍容，口誦佛號，終如錫杯飛渡平安登陸，小住崇武為許多善男信女講三皈五戒、觀音靈感及淨土法門等等，不久即由崇武後海去小岞前山（前山或晴峰與淨峰音譯相近，又有俗稱為錢山。）

小岞與大岞在東南海澨形成犄角之勢，風濤險惡，山巖峻峙，只有淨峰所在之前山，一峰獨秀，青松翠柏與滄波浩淼相輝映，幽深僻靜，自有其得天獨厚之秀氣，宜乎為慧眼高僧所垂愛。大師在此地有信與友人言及：「淨峰居半島之中，與陸地連者僅十之二三，山石玲瓏重疊，世所罕見，民風古樸，猶存千年來之裝飾，有如世外桃源，種植者以大麥花生為主……」同時，惠安文風特盛，有「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良好傳統，又自明末清初以來出了好幾位品德學問高深的名僧，如法空、轉塵、雲果等，早為東南亞各界所知名，當然亦為弘一法師所心儀。所以不管從地理形勝或人文關係而言，淨峰寺被獨具慧眼的高僧所選中，並非偶然。

弘一大師到寺以後，自比滿益老人之隱靈峰，矢志堅決完全謝絕人事，從事大悲咒之書寫，字跡古樸清雅不著人間煙火氣。吾姐香堂有他一幅中堂：「天心月圓，人間春滿」，字如其人，如天馬行空。吾姐又常對我說，淨峰寺相傳為八仙中李鐵拐成仙勝地，不管傳說如何，弘一曾作聯：「是真仙靈，為佛門作大護法；殊勝境界，集僧眾新建道場。」又在寺之客堂前寫一對：「自靜其心，有若風光霽月；他山之石，厥維益友良師。」這些荒僻小寺題聯，我猜想未必為當前搜集大師遺作者所深知。

岞

○森：水波浩蕩的樣子

○霽月：雨後的明月，指明淨的境界

開朗的

大師在惠安之日，廣結善緣，為許多人證受皈依，多次為不少緇素講授經文，寫了不少條幅書贈當地人士，不知這些環寶，人們能否以吉光片羽，視若黃庭初寫也。當大師離淨峰之日，惠安僧眾伏地悲戀，請其長住下去，但他說機緣已盡，對於他手種菊花眷念情深，即寫一首詩寄意：「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弘一大師對惠安漆園後人莊貽華詠淨峰寺詩，甚為擊節欣賞，曾用冷金箋重抄此詩，裝飾後掛於寺壁，未署「乙亥夏初尊聖老人居淨峰重錄」。

悲智訓語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己巳）五十歲 林子青 / 269

贈閩南佛學院同學「悲智」訓語：「己巳十月，重游思明，書奉閩南佛學院同學諸仁者『悲智』：『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我觀仁等，悲心深切。當更精進，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學，次第應修。先持淨戒，並習禪定。乃得真實，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猶如蓮花，不著於水。斷諸分別，捨諸執著。如實觀察，一切諸法。心意柔軟，言音淨妙。以無礙眼，等視眾生。具修一切，難行苦行。是為成就，菩薩之道。我與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會，生大歡喜。不揆膚受，輒述所見。儻契幽懷，願垂玄察。大華嚴寺沙門慧幢撰。』」

了身如虛空

慈雲八三年一月號 弘一大師與淨峰的因緣 / 36

民國廿四年五月十三日（夏曆乙亥四月十一日），弘一大師在泉州講律暫告段落。即受傳貫法師之迎請，並在廣洽法師的陪同下，隨身攜帶《頻伽大藏經》三十冊，和宋·靈

芝律學名著《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濟緣記》、《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自泉州南門外乘古帆船渡海前往惠安淨峰。及晚，狂風四起，浪濤洶湧，渡船顛簸，徹夜難眠。大師置一切於不顧，惟一心數珠念佛。翌日晨，渡船抵達崇武，又改乘小舟，重與大風大浪搏鬥。臨近中午，大師一行終於安然抵岸，如願來到目的地淨峰。

淨峰之行來之不易。因念大師年老多病，體力衰頹；又念渡船越須承受險風惡浪，難保能否安抵目的地。故而早在廈門南陀時，性願法師即問頂測。當聞卜云：「三冬足，文藝成；到頭來，亦成冰。急急回首，莫誤前程(1)。」諸法師據此勸請大師「急急回首」停止此行，但大師不為所動。為表此行心志不可逆轉，大師特為廣洽揮毫篆書《華嚴集聯》——「積教不放德，了身如虛空」記歲次乙亥三月將往惠安淨峰寺住，書贈廣洽禪士以留遺念(2)。」後在泉州亦不例外。就在起程登船之前，縑素諸侶紛紛趕來，或聲淚俱下，或長跪不起，苦苦勸請大師停止此行。大師依然沒有動心。當場婉謝諸師的好意，在傳貫廣洽的隨侍下，大師毅然踏上了淨峰之旅。為防不測，動身之前，他又給天津老家俗侄李聖章寫信預告云：「在此講律將畢，即擬往百里外山中度夏。郵路不通，以後乞暫勿通訊(3)」云云。

註：(1)弘一大師《惠安弘法日記·補遺》，一九七九年台北天一出版《李叔同傳記資料》第三冊。

(2)此聯手跡見新加坡佛說編印《南洋佛教》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

(3)弘一大師《致李聖章信》，原件由菲律賓傳貫法師收藏。

◎編者案：
「頂測」即占察吉凶之法，如「奇門頂測法」。大師子然而往，風骨儼然！

弘公道風

浙杭



人格感化（附原文）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 / 37

民國十六春，杭州初經國民革命，政局大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驟倡滅佛之議，欲毀偶像，收廟宇，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適卓錫於杭州吳山（城隍山）常寂光寺，請居士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激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其約談之時刻限定，應召而往者陸續至，對每人略言：人生世路多端，出家亦是一路，應留此路任人，且或有時自作方便云。談言微中，默化潛移；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足預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有前知者。此數子中，固有舊日門生，其最激烈之宣鍾華（改名中華，旋即為政敵所害）出寺門而嘆曰：「方今重襲御寒，何來浹背之汗耶？」因此，滅佛之議遂寢。其人格感化力偉大如此！

舊師子民（蔡），舊友子淵（經）、夷初（馬）、少卿（朱）諸居士同鑒：

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為歡慰。又聞子師等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眾，有未能滿意之處。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擬請仁等另請僧眾二人為委員，專任整頓僧眾之事。凡一切計劃，皆與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為，膽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負改革僧制之弘願，故任彼二人為委員最為適當。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既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眾，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

題，皆乞仁等仔細斟酌，妥為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辦起，然後遍及全國。

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 三月十七日

矜平躁釋

我看弘一大師 追憶弘一法師 尤墨君 / 222

屢從《文匯報》筆會副刊上獲讀關於弘一法師即李叔同先生的言行記載，每讀一次，我即起『仁者今年五十，宜立日深，盡其形壽，以為紀念』之感，因今日再讀他的遺札，時間已過了二十年，而我慧根未具，還不曾遵他的諄諄囑咐，定下念佛的日課來。我與弘一法師神交於他未披剃之前，獲識於他已出家之後，因此我在這裏不稱他先生而稱他法師了。

任何性情暴厲的人只要一晤弘一法師，沒有不會矜平躁釋的。凡接觸過他的人都有這樣感想。便是我，在一九二〇年初次相見於浙江衢州祥符寺，一九二七年再度相逢於杭州雲居山常寂光庵，雖僅二次，然法師給予我的印象至今還常縈腦際。法師的態度如其字，靜穆之中，寓溫恭之致。他接待往訪者，常正襟而坐，面呈微笑，眼觀其鼻，手捻佛珠，很自然，很謙和。這種態度是任何人所學不到的。尤使人背後讚嘆的，他是正襟而坐，不是『正襟危坐』，因為若是這樣，他要拒人於千里之外了。如有問，他必答；倘無問，他不言。不過他雖不言，對坐者對他總起一種欽敬之心而同時又有一種親切之感。反之，你若同他談佛學，他自然很高興；便是你同他談談篆刻、書畫、音樂等，他也總會使你滿意

○札：書信、筆記

○縈：纏繞

而歸。

他在衢州時，我得暇即去訪他。有次，談到書法時，他主張習字先碑後帖，至於為什麼要先碑後帖，他就不再闡說，要問者自己去獨力思考了。『習字先臨碑是要得其古趣，後寫帖是要具有媚態。』記得當時我這樣問他：「是不是？」他微笑點頭，也不再作答。這話匣一開，接著就可問他臨碑應先臨什麼碑了。還有一次，我因他贈給我的法書和寫給我的便札上鈐章所用的印泥紅中帶黃，黃中帶紅，色澤非常鮮明，不解是什麼印泥，因問問他。他說印泥不必十分講究，他用的是西泠印社朱膘和朱砂印泥兩種拌合而成。拌要拌得和，須有耐性，永不變色澤。現在我檢視他的遺札，果然。

法師在衢州時所樂於會晤的，首數識字不多的勞動界人們，次之知識分子，天真未昧的孩童他更喜愛；所最不喜接見的是官僚士紳。那時衢州某團長慕名往訪，三訪三拒，他有些氣憤了，說弘一法師瞧不起武人。事聞於法師，有人勸他還是一見，他說這位團長無非想要我一張字，那末我就贈給他一幀佛號，煩你轉交吧。結果這擁兵自衛的團長終不能一見這位法師。有位老居士攜其二歲的幼孫往訪。這位小朋友是農曆五月初五十一時出生的，法師撫愛備至，教他寫了一幅二尺小楹聯，付之精美的裝潢，加以跋語，贊這小朋友的書法他還不能及，這幅小聯後來不知贈於何人了。法師在衢州的數月時間中，欽敬他的人自然很多，但說他脾氣古怪的也著實不少，大概是因他不喜會晤一般所謂官僚士紳之流的緣故。

弘公道風

青島圖

一定又在念佛了

我看弘一大師懷晚晴老人 夏丏尊 / 69

壁間掛著一張和尚的照片，這是弘一法師。

自從『八一三』前夕，全家六七口從上海華界遷避租界以來，老是擠居在一間客堂裏，除了隨身帶出的一點衣被以外，什麼都沒有，家具尚是向朋友家借湊來的，裝飾品當然談不到，真可謂家徒四壁，掛這張照片也還是過了好幾個月以後的事。

弘一法師的照片我曾有好幾張，遷避時都未曾帶出。現在掛著的一張，是他去年從青島回廈門，路過上海時請他重拍的。

他去年春間從廈門往青島湛山寺講律，原約中秋後返廈門。『八一三』以後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說要回上海來再到廈門去。那時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彈如雨，青島還很平靜。我勸他暫住青島，並報告他我個人損失和困頓的情形。他來信似乎非回廈門不可，叫我不必替他過慮。且安慰我說：「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每月食物至少需三百元。現在住持者不生憂慮，因依佛法自有靈感，不致絕糧也。」

在大場陷落的前幾天，他果然到上海來了。從新北門某寓館打電話到開明書店找我。我不在店，雪村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據說，他向章先生詳問我的一切，逃難的情形，兒女的情形，事業和財產的情形，什麼都問到。章先生逐項報告他，他聽到一項就念一句佛。我趕去看他已在夜間，他卻沒有詳細問什麼。幾年不見，彼此都覺得老了。他見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對我說道：「世間一切，本來都是假的，不可以認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金剛經》的四句偈了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真理了。」

他說三天後有船開廈門，在上海可住二日。第二天又去看他。那旅館是一面靠近民國路一面靠近外灘的，日本飛機正狂炸浦東和南市一帶，在房間裏坐著，每幾分鐘就要受震驚一次。我有些擋不住，他卻鎮靜如常，只微動著嘴唇。這一定又在念佛了。和幾位朋友拉他同到覺林蔬食處午餐，以後要求他到附近照相館留一攝影——就是這張照片。

天性流露

我看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在白湖亦幻/198

弘一法師在白湖前後住過四次，時隔十載，詳細我已記不起來。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後的來去，亦多在春秋佳節。他因為在永嘉得到我在十八年冬主持慈溪金仙寺的消息，他以為我管領白湖風月了，堪為他的煙雨同伴，叫芝峰法師寫一封信通知我要到白湖同住。隔不多久，他就帶著他的小藤篋，○篋：竹編方形小箱子《華嚴宗注疏》，和道宣律師的很多著作惠臨。我見到他帶來的衣服被帳，仍都補衲成功，倒並沒有感覺什麼出奇或不了解。這犬儒主義式的行腳僧的姿勢，我在廈門已司空見慣了。只是這麼老也孑然一身過雲遊生涯，上下輪船火車，不免不便，我心中曾興起不敢加以安慰的憂忡。○忡：憂鬱的樣子

我現在畢竟記不清楚了，《清涼歌集》與《華嚴集聯三百》，是那一本先在白湖脫稿的。我只記得他常對我稱讚芝峰法師佛學的淵博，要我把《清涼歌集》寄給他作成注解合併付梓，想利用善巧方便來啓迪一般學生回心向佛，而種植慧根。現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清涼歌集》後附『達恸』一篇，就是芝峰法師的手筆。

弘一法師此時的工作，我記得好像是為天津佛經流通處校勘一部《華嚴注疏》，一部《靈芝羯摩疏隨緣記》。同時他在白湖所研究的佛學，是華嚴宗諸疏。每日飯後，必朗誦

《華嚴行願品》數卷回向四恩三有，作為助生淨土的資料。法師是敬仰蓮池、蕩益、靈芝諸大師的，我揣想他的佛學體系是以華嚴為境，四分戒律為行，導歸淨土為果。我與他居隔室，我那時真有些孩子氣，好偷偷地在他的門外聽他用天津方言發出誦經的聲音，字義分明，鏗鏘有韻節，能夠搖撼我的性靈，覺得這樣聽比自己親去念誦還有啓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無疲容。當時我想起印度的世親菩薩本信小乘，因聽到他的老哥——無著菩薩在隔室誦《華嚴十地品》就轉變來信仰大乘的故事，我真想實証到，六祖大師聽到人念《金剛經》澈悟了向上一著的功夫！我那裏曉得我會沉淪到此刻，還是一個不能究通半點已躬下事的愚人，慚愧令我不敢思想去教化什麼人。

是年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靜師從經義演譯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弘師恒當著大眾哽咽泣涕如雨，全體聽眾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後來我才知滾熱的淚水是他追念母愛的天性流露，並不是什麼人在觸犯他傷心。因為確實感動極了，當時自己就寫了一張座右銘：「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痴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附上的按語是『庚午十月居金仙，侍靜權法師講席，聽《地藏菩薩本願經》，深自悲痛慚愧，誓改過自新，敬書靈峯法訓，以銘座右。』我平生硬性怕俗累，對於母親從不關心，迨至受到這種感動，始稍稍注意到她的暮年生活。中間我還曾替亡師月祥上人撫慰了一次他的八十三歲孀獨無依，晚景蕭條到極點的老母。弘師對我做過這樣浩大的功德，他從沒有知道。

滿眾生願不失菩提心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19

你是怎麼將弘一法師請到湛山寺來的。

慈舟老法師被寶一法師請去後，湛山寺沒有大德講戒，同學們紛紛要求請弘一法師來。倓老問我：「弘一法師能請得動嗎？」我說：「讓我去試試看。於一九三六年底，我肩負著倓老給我的使命，來到廈門萬石蓮寺，拜見會泉和尚和他的弟子宏船監院，說明來意。第二天，由宏船法師引見我拜見弘一法師，奉上倓老的親筆信和禮物，我再口頭表達全校師生的意願，懇請弘老慈悲，到湛山講戒。弘老以不適應北方氣候和正在閉關為由，拒絕了我的請求，我下決心，不請走弘老，絕不回青島。當時會泉法師給我講《金剛經》有時還給我講十大願王、禪宗大意等專題。我三天兩頭到弘老的寮房裏給他頂禮，請他慈悲，滿足湛山師生的願望，和他磨。弘老趕我走，叫我快回青島。我說：「到那裏不是一樣地參學，你不去青島，我就不走了，就在這裏參學。」一九三七年四月，倓老來信召我回去。我想，得想個辦法，打動弘老的心。一天下午我到弘老的寮房，向他頂禮，然後說：「我有一疑問，請老法師開示。」「甚麼疑問？」弘老問道。我說：「《梵網經》說：『菩薩滿一切眾生願。一位法師，有人請他說法，他不說法，這是否失去菩提心？』弘老聽了一愣，「你是甚麼意思？」我說：「沒有甚麼意思，只是近來我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請求開釋。」弘老說：「你回去吧！讓我想一想。」當晚，弘老召我到他的寮房。對我說：「你打電報給倓老，說我決定去青島，只是住一住，不講經，不為人師，不開歡迎會，不登報吹噓。」這個爆炸性的消息，頓時使整個廈門島的佛教界震驚了。會泉和尚、高文顯居士等都來問我：你用甚麼辦法請走了弘一法師？我將我的疑難問題，向會老等

人覆述一遍，會老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真有辦法，辯才無礙，能請動弘老，實在不易。」我回答說：「我有甚麼辦法，還不是佛菩薩加被，威力無窮。」會老連聲說：「對！對對！」當然，我能完成這一使命，心裏真是樂滋滋的。

五月上旬，由我和圓拙、仁開、傳貫等人由廈門乘太原輪抵滬，受到夏丐尊等人的迎接，即轉船於中旬抵達青島。當船靠大港碼頭時，倬老率領僧俗四眾弟子百餘人前來迎接，到湛山寺。全體僧眾搭衣持具來歡迎頂禮。弘老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弘公道風

傳燈—僧



紹隆僧種

弘一大師永懷錄 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 性常/109

大師應草庵寺主講，由傳貫法師陪大師蒞庵過冬。余在廈聽經畢，遂詣庵伴大師度歲。除夕夜，大師於意空樓，登座佛前，為貫師與余選講靈峯大師祭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文云：「嗚呼！人不難相愛，難於相知。翁真知我者哉！世縱有一二愛且知者，而志操相攜，某雖不敢擬翁泰山之德，幸三事略無違焉。尚質樸，紕虛文，不肯苟合時宜。註經論，讚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掣其羈縻。嗚呼，以法門耆宿如翁，而旭過蒙知愛，又志操相合如此，其能已於懷也。翁所證深淺，非某能擬。而生平最傾心處，請略紀之。當今知識，罕不以名相牽，利相餌，聲勢權位相依倚，如翁古道自愛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以掠虛伎倆，籠罩淺識，令生驚詫，如翁平實穩當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侈服飾，據華堂，恣情適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階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精選侍從，前列後隨，如翁躬自作役不圖安享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同流合污，自謂善權方便慈悲順俗，如翁不肯苟殉諸方，甘受擔板之誚者有幾。故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濫，懦夫立而不傾，伯夷之隘，所以為聖之清也，豈似枉尋直尺詭遇一朝者，身雖存名已先淪也哉。某每悲如來正法，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其父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則翁之道風未滅，必有聞而興起者，庶共砥狂瀾於末葉乎！……」大師是夕開示此文，感慨時弊遙深，幾於流涕。仰慕大師諸君，讀是文時，必能窺見大師披髮後操行與思想及熱誠衛教之一斑。大師是夕講開示畢，賜一橫幅予余，文曰：「紹隆僧種」。右題「歲次癸酉與豐德性常同住草庵度歲，書此以為遺念。演音，時年五十又四。」

顓

紕：黜，斥退也

讚：讚揚

縻：牽制

侈：誇大

恣情：縱情

茨：茅草

殉：責備

誚：責備

隘：狹窄

荏：荏弱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廿日寫於尊勝院律淨關大師之故居

誠勸披剃

弘一大師永懷錄 弘一法師 印西/1111

西幼時從師錢塘，學音樂、金石、書畫諸藝事，朝朝奉侍，情同母子，慈眷之深，二十五載來，未嘗敢一日忘。當戊午之春，每以梵典誘導，其善巧方便之意，至湛且篤，於是西漸漸信奉佛乘。戊辰清明，為掃祖墓，西自北平回甌，其時適師掩關城南城下寮，得時時親聞法音，每至日落月上，不知饑倦，家人咸戲呼西曰小沙彌。居兩月，因與繼母有閒言，不諒，被訟於法曹，師聞之，以書召往誠勸，窮數日夜，聆之益有悟，遂決披剃投入空門。是冬往明州天童寺具足比丘戒。閱三載，師屢命參訪海內縉素諸名宿，乃得行腳西蜀、海南及吳越間，數歲無休。

水雲山居

弘一大師永懷錄 我虔念著弘一大師 慧田/1113

我的認識弘一大師，是在十二歲光景，那時候他恰在大開元寺講律，而我正在開元寺辦的慈兒院中念書。由於先生們的介紹，才明白大師本是個東洋留學生，是個中國藝術界的先進，書畫音樂樣樣都很好。由於兒童的富於高度崇拜心理的緣故，使我從此便老是想像這樣的一個人，為甚麼也要出家，並對於他出家的生活態度，及種種問題，起了莫大憧憬、好奇，甚至有時也會發生一種崇拜，羨慕。常常這樣地疑問著：是不是那種出家生活實在是偉大高尚有意義的呢？不然，為甚麼一個人會拋開了寫意的藝術家生活不過，而走上了這種生活途徑上來呢？是的，一定是的，這樣我便非常堅定地確立了這種看法、這種

○甌：浙江省
溫州
○咸：都
○聆：聽

信仰，這委實跟我以後出家的因緣，很有關係。更由於吾友陳海量君的鼓勵，說出家是怎樣的高尚，怎麼的尊嚴，可以為人天師範，益發使我心花怒放，也可以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觀念支配著，決定我後來的出家生活。並且因為海量君又是接近弘一大師的，而我便也更由於這種關係，漸漸接近了他老人家。說起來這是我與弘一大師的一段香火因緣吧！那這已是過去十年間的事了，十年的光陰匆匆地過去，十年間多少事象也匆匆地磨沒了，唯有這，唯有這永不會跟著匆匆的十年消逝去的印象，卻仍舊留在我的腦海中作為甜蜜的回憶。

記得是大前年的一個冬天裏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南安水雲洞外的麥田上伴著工人冬耕，得著弘一大師由永春蓬壺移錫附近靈應寺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丟下工作，飛也似的三步兩步地趕快過山嶺去拜訪這位多年不見的大師。我見他的時候，已是他老人家到來的第三天，而又是他開始不見客的第一天。聽說他不見客，我也就不敢問要見他的話，不知卻早有人告訴他說我特地趕來見他，故在我停腳後飯還沒喫完時，他已先來請我進去，說是「特別的會見」，這時使我得著莫大的感慨；然也使我感到意外的不安了。在我未見他以前，本抱了一腔的熱情，同時也積蓄著許多話要向他面談，但是和他一見面，看到他和善地笑望著我，使我忽像塞著了喉一句話也講不出口，不知是甚麼力量的感召使我這樣。平時放浪慣的我，每見他那莊嚴誠敬確是人天師表的儀態，便自慚形穢地覺得非常的局促不安，心裏突突地跳起來。那時靜默了一二分鐘，他只好先行開口，問我現在住在甚麼地方，這樣才開了我的話頭，告訴他就在附近的一個山上躬耕，實行我在戰爭期中出家人生活的「農禪主義」，作為自食其力而避免被目為社會蠹蟲的一種嘗試生活。便又乘機請

他到我那裏去玩玩，本來心裏是想請他去住的，因覺得自己住的房子太簡陋，不由得換一口氣請他去玩玩，因我在說話間尚有一種稚氣十足的神情，並說得非常起勁，竟引起他發奇的問我：「住的到底是出家人的地方呢？還是在家人的地方呢？」「有幾個人同住呢？」誰曉得他這一問和我的一答，竟成就了他二次伴我「水雲山居」的因緣呢？

由於水雲地方的簡陋，設備的不全，故大師來住的時候，我只能夠於可能的範圍內，打掃兩間簡陋的房間讓他作為靜修之室，睡眠的床還是由我讓下的兩扇門板搭成的，在我很過意不去，而老人家見了了，卻非常的歡喜，滿口都是很好很好的。要曉得世上最無用最壞的東西，在他心口中都要變成好的，有用的東西啊！認真地說起來，在他眼中，根本一切沒有分別。他又這樣告訴我：「我們出家人，用的東西都是十方施主的，甚麼東西都要節儉的，愛惜的；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氣、乾淨，就好，用的東西只要可以用，不必甚麼精巧華麗，這是太貴族化，我們出家人不應該有的，要受人家的批評。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簡潔清淨而已，用不著高樓大廈，像這樣的房子我們住得慣。」大師的話也許是安慰我，也許是訓誨我，而我以地方的簡陋而感覺到不安，真是忘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出家本色，也許是現在一般人所忘記的吧？

誰也知道大師過的日常生活都是「戒律化」的，這不消我再來多所稱說，不過就他住居水雲一段短短時期中，使我又知道他每日的時間，都有一定的分配，一定的規則，他給你定下來的每一個時間工作，你也要守著他一定的時間分配來做，一點也不要差越，一天，我因忘了自己的事情，竟忘了為他泡開水的時間，當自己覺察了的時候，也不過過了一個鐘頭光景，他老人家完全不怪你也不箴規你，卻一定要喫起冷水來。由於我的不關心不

準時，讓他老人家喫起冷水來，我以為無論一個怎樣放誕散漫的人，都會埋怨自己的不該，而下回決不敢再有不準時的舉動。我想大師的「無言之教」是最可敬佩的。又記得一天大師在寺後田陌上散步回來，恰我在廚房煮菜時，丟了幾個壞的小白蘿蔔在泥淖裏，他雖然沒曾看見是我丟的，可是竟拾了回來，當拾了甚麼好東西似的，歡喜的對我說：「生蘿蔔喫下最是補氣的。」「喫生蘿蔔補氣我是不明白，而丟了蘿蔔作了孽我是知道。」我這樣地想著，急得我告訴他說：「田裏還有很好的，我可以拿幾個來給你喫。」他堅持不要，就把那泥淖中拾起來的小蘿蔔放了些鹽，甜蜜蜜地喫了起來。在我很是難過的，從此我便也再不敢，並禁止了我的工人，在山上亂丟食物了。我對著大師的惜物精神，真起了無限的感動。大師的這一種無言說的身為準則的教化，真是難得，莫說佛教中需要這種師表，即儒教中亦何嘗沒有「求經師易，求人師難」的呼聲呢？嗟夫！師道之難，古今一轍，大師云逝，寧僅佛教中之損失已耶？對於越是放浪的人越用這種法門來感化他，越是有效，「剛強眾生，孰謂難調？」大師人格的感化力，真是不可思議呀！

大師又是最明白最同情人的一個，他曾經誠懇地這樣的勸勉著我說：「我總希望你做個上等人，無論出家在家都可以，若出家希望你做個佛教的棟樑，若在家希望你為國家社會的中堅，可以做個佛教的大護法。要出家就是要親近明師，研究佛法，可以自度度人，出家人的飯總是要給用功的出家人喫的，不是要給馬馬虎虎不用功出家人混的。你總是要自己明白尊重自己，可不要這樣糊塗地混下去，糊塗混下去是很可惜的，是自己糟蹋了自己，這是我對於你的一點希望。」大師用這種誠懇的話激勵著我，嗚呼！當頭有棒，金石為開，就是怎樣鐵石心腸的人，想亦不能無動於中吧？不由得不使你投在他崇高偉大的精

神人格的懷抱裏，發誓改頭換面地做個老老實實用功的出家人。午夜自思，撫躬而涕，以大師感我之深，其復能朝夕忘之哉！

我虔念著大師，大師一切都讓我到死地虔念著，下面又是極可虔念的一件事。這事乃起在大師臨終一星期前的一天，天氣是陰鬱的，那天尚在患病的我，的確是好些了，但頭仍舊是昏昏沈沈，想著前天答應替大師搬東西到承天寺來，終因自己一病數天，在昏迷中一點也記不得，未能照辦，然而對大師失信，又是我心中再懊惱不過的，到底還是那天清爽一點，因此便想到大師那裏去看一趟，然而兩腿軟得可憐，終不能越外一步。恰妙蓮法師由外進來，手上捧了些香蕉，告訴我，弘一大師身體不大舒適，要等好了以後，再打算搬過來，請你不要掛礙。他老人家聽說起你在大病，不能過來看你，特地叫我送些藥丸與香蕉給你，並囑向你轉告：「他老了，不中用了，你是年輕的，你快把這些藥丸喫了，快地好起來，將來可以做佛教的棟樑。」唉！這樣地回想起來，好像大師是特託妙蓮法師為我作臨別的贈言了，而我那時從妙蓮法師所說的大師身體不大舒適的口氣中想起來，總以為他老人家小恙不大要緊，並深深地為他祝福，能早日恢復健康，誰想他竟從此小恙中決心辭世西歸，竟而拋下了要他引渡的茫茫眾生，和茫茫眾生之一的我呢？因而始終也沒法去作臨別最後之一面，這真真是我一起起他老人家的時候的最大創痛。當時我拜受之下，感泣良深，想想自己從小浪跡天涯，而今父母遠隔重洋，生下來以至於現在，簡直沒有享受父母的撫愛與照顧，卻也未曾得到他人的深深愛惜過，這樣辱受大師的撫愛，算是生平第一次的愛的感受。當時怎能說出一句真正足以表示心中極度感激的話來呢！只勉強寫了幾個字，隨手託妙蓮法師替我帶呈，大概寫的記得是這樣的幾個字罷：「大師有病，應

●陰鬱：不開明

●恙：疾病

當服藥，以期早痊，用慰弟子之心。藥丸香蕉敬受之下，感泣奚似，敬達不宣。」嗟乎！一落文字言詮，便著邊際，至此始給我領驗過來。

至於大師的化度閩南，可說是與閩人別有因緣，他的入滅歸真，就他而言，是他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進入功行圓滿的境界，我們可不必用著俗情的悲哀，然而對於我輩而言，則失卻了一位中心敬仰的大師，實在也難以做到「太上忘情」的地步，而禁得住不發生痛悼也。猶憶水雲別師時，曾經灑淚懇留，大師亦知我情出懇摯，故婉約我作第三次的同住，孰料現在人天一隔，親近無緣，又怎能使飄蕩在雲水生活中的我，不幸明燈遽息，慈航莫接，長抱無涯之虔念乎？唉！且讓我永遠的虔念著吧！且讓我在永遠的虔念中喚起一點靈輝吧！

願受惡辣鉗錘已不可得矣

弘一大師永懷錄 哭弘一大師 愴痕 / 126

嗚呼！公之西歸，猶佛日之西沉，孺兒之喪母，苦海之失航，病者之缺醫也。愴依住三載，慈姿備至，見愴放逸，便含淚痛責；及愴改過，則歡然撫慰。今日愴之得寸進者悉公之所賜也。嗚呼！須彌可傾，大海可竭，此恩難盡也。

嗚呼！公每對愴太息佛法陵夷，已至極點；僧人頹狀，不堪言喻；以至法門生出種種風波，皆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也。「余深盼仁者將來能為佛教爭光，法門棟樑，則余無憂焉。」嗚呼！愴何人斯，而蒙公若是獎勵，敢不勉旃！

嗚呼！愴於福林患病，得公親為看護，且用慈音安慰，勸愴放下一切，專心念佛，求生西方。倘愴臨終，自欲盡力為之助念，決可令愴得生安養。並問愴之原籍，欲預為作往

生傳焉。嗚呼！焉知公竟先我而西去耶！

嗚呼！公為愴標名律華，自謂義有三解：

一、奉持律教，如華開敷，當來能結聖果。（今開花，後結果。）

二、敬護律儀，戒香熏修，則淨域蓮華，漸以敷榮。（受持戒律功德，能生極樂淨土，見觀經往生論云：「初發心人，極樂寶池，已萌蓮種；若精進不退，日益生長，華漸開敷；其或懈怠，日漸憔悴，若能自新，華復鮮麗。其或不然，芽焦種敗。」自新，即改過自新。）

三、行依律，教啓華嚴。（如律行持之時，復依華嚴經，發廣大弘願。）嗚呼！愴顧名思義，能無愧乎！

嗚呼！公復為愴書律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復小註云：「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邇者律華法師，於是偈言深為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讚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峯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為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蹤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遵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嗚呼！愴誠逆子也，未能如公所期望，他世有緣相會，復何顏以見公哉！

嗚呼！公於未寂滅之前一年，曾遺書於愴，囑慎重保存，須待公圓寂後，方可啓示。今啓見之，其遺囑曰：「律華法師澄覽：朽人與仁者多生有緣，故能長久同住，彼此均獲

利益。朽人對於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欽佩。朽人撫心自問，實萬分不及其一。故朽人與仁者長久同住，能自獲甚大之利益也。妙蓮法師行持精勤，悲願深切，為當代僧眾中所罕見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師長。但朽人在世之時，畏他人嫉妒疑議，不敢明言。今朽人已西歸矣，心中尚有懸念者，以仁者年齡太幼，若非親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識，恐致退惰，故敢竭其愚誠，殷勤請於仁者，乞自今以後與妙蓮法師同住，且發盡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師，自稱弟子，並乞彼時賜教誨，雖受惡辣之鉗錘，亦應如飲甘露，萬勿捨棄。至囑！至囑！」

嗚呼！愴當日以業障深重，每感慈訓過於嚴厲，兼妙蓮法師在旁督促，時有興退之念，而今已矣！雖再欲願受惡辣鉗錘，已不可得矣！嗚呼！愴痕！何善根之薄耶！夜深人靜，殘燈欲息，回溯前情，血淚滂沱，欲寫不成句矣。

慈悲垂愛

弘一大師永懷錄 悼弘一大師 楊勝南 / 242

辛巳春，歸自滬，聞師卓錫泉之福林寺，冒昧函皈依，蒙俞諾，錫法名勝南，書華嚴經句一幀，賜供養。叩進修，以閱佛學叢刊（師所親輯，世界書局出版）告，且詳示讀法次第，煦然剴切如耳提。頃之，於里間見師書古德法語橫批，喜甚，以宣紙郵丐書，師不以為迂，小楷錄蓮池、蕩益、印光諸祖法語、以朱墨加句讀，余奉為環寶，而師之慈悲垂愛，猶溢於行間也。或以師書類率爾不甚經意者，實大謬，蓋逸而謹嚴，婉而勁邁，書如其人也，其示余書，作蠅頭細字，辨之，無一畫苟，非誠且篤者莫能就。師高行多，書雖精，不足為輕重。其縷縷者，舉一以概百，見微而知著耳。余牽塵勞，無寸進，重媿負，

◎俞諾：答應

◎迂：違逆

◎環：同瑰。美玉。

述此以自訟云。

默對二小時

我看弘一大師兩法師 葉紹鈞 / 166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印《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它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瞿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摻著一些惆悵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丐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沉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默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惆悵：失意悵惘
○恍惚：迷失自我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麼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裏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同行的一群人，那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腳！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嘗嘆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的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至於會把它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眾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為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不曾遇見一個人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絕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裏治喪事，樂工以為吊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門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

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尚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曾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涵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己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作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覺得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誠崇奉，親接聲教，這才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裏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訂作坊似的，線裝和平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著『讀后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証我們不能為宗教家了，我想。

寂寞的午餐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在白湖 亦幻 / 201

那一年正是弘一法師五十歲。有一天他在談笑中說到春天在上虞白馬湖的晚晴山房——是朋友集資造給他住的一座樸素別墅——春暉中學師生聯合經子淵、夏丐尊諸先生要為他舉行祝嘏，他在被包圍之下，就出個題目，要大家買水族動物放生。他說他事後回思起來倒還怪有趣。我順著這話腳，就要求他在我們白湖留個紀念，他呆上半晌說：「這樣吧！趁這四眾去集聽經的機會，我們就在大殿裏發個普賢行願吧！」當時那張發願的儀式單，完全出於他的精心結構書寫，我保管了許多年，今亦散佚。那時我只有二十八歲，諸位法師強要我站在主持席上搭起紅祖衣領眾，大殿兩邊站著靠兩百個四眾弟子，東序靜安長老任維那，西序靜權法師、炳瑞長老為班首，弘一法師卻站在我的背後拜凳上，要跟著我頂禮，頤之頤之，好像新求戒弟子，叫我只是面紅耳赤地赧然發寒怔，流冷汗，覺到長老們亦會滑稽。午餐，我還清楚地記著，諸位法師圍坐在一桌吃飯，因為是罕遇，反把空氣變得

○赧：福壽
晌：福壽

○赧：羞愧臉紅
頤：羞愧臉紅

太嚴肅了。胃口一點都勿開，沒有把菜吃完就散席。我統計這次的聚餐，說話只有寥寥兩個三個請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動作，倒有數十次之多呢。故我無以名之，曾名之為『寂寞的午餐』。後來弘一法師責怪我不應該這樣鋪張的，我想回答他：「你不知一般和尚的習慣，是做過功課必定要吃的！」但我耐住未發聲。

慎行利生

我看弘一大師 我與弘一法師 黃福海 / 261

記得在石獅時，我聞知法師在檀林鄉福林寺，便去看望他老人家。可是看門僧人說法師正在閉關，任何人不見。我不懂閉關為何，吵著非見不可。不知怎麼為法師所知，法師在裏面朗聲說道：「今日開關，黃柏進來吧！」他便邀我聽松觀雲，不多時便告辭了。過了兩天，弘一法師托人帶來了一幅中堂，上書小詩兩首：「炊煙縷縷鷺鷥栖，藕葉枯香插野泥。有個高僧入圖畫，把經吟立水塘西。」「江海扁舟客，雲山一衲僧。相逢兩無語，若個是難能。」很明顯，前一首是弘一法師的自我寫照，後一首正是我倆相逢的素描。

弘一法師的生活極其儉樸，他的一雙僧鞋穿了整整十五年還要穿；一把雨傘用了十三年還要用，一條毛巾用了五年還捨不得扔……記得一次弘一法師托一個小和尚給我送來一大卷書件，我急忙撕開封皮，打開一看，不覺愣住了，因為裏面除了書件外，還附了許多長短不一、寬窄不等的白紙條，這是幹什麼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還是小和尚揭開了謎底：「這是你從前送去的紙張，裁下書寫後所剩下的零碎紙條，法師特地將它送還給你。」小和尚還告訴我：「我曾見法師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條，寶貝也似的帶回去，洗乾淨了留著補綴破衣服。」

小和尚的話，不禁使我想起了自己目睹的一件事：一次，我習慣地直闖「晚晴室」，法師脫去了袈裟正在寫字，我沒想到法師的小褂竟補了七八十處之多！法師對「一飯一粥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總是用行動來實踐。

由於我是弘一法師的俗家書法弟子，收存的的法師墨寶不算少，其中最珍貴、也是我最喜愛的一件，便是恩師他老人家彌留之際寫給我的一幅座右銘。上書：「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則德日廣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知我者，弘一恩師也！時事傷心，風號鶴唳人何處？哀情慘目，月落烏啼霜滿天！

人格修養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 / 161

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越是到晚年，大師越是重視人格修養。

六十初度後，他在《格言聯璧》的題字中寫曰：「余童年恒覽是書，三十以後，稍知修養，亦奉是為圭臬。今離俗已二十一載，偶披此卷，如飲甘露，深沁心脾，百讀不厭也。或疑《齊家》、《從政》二門，與出家人不相涉；然整頓常住，訓導法眷，任職叢林，方便接引，若取資於此二門，善為變通應用，其所獲之利益，正無限也。演因。」

大師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清苦的生活中，他從來也沒有為自己考慮過。一九四一年，大師手書蕩益大師警訓贈給傳淨法師的又是：「專求己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上下。」而大師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即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書寫的

滿益大師警訓或許是對他自己的勉勵了：「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客人，則德日廣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

書偈共勉

弘一大師全集八 為律華法師書律并記 / 7

律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

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邇者，律華法師，於是偈言深為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贊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峰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為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蹤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遵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沙門一音。

幼年學僧教育方法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性願法師 / 273

性老法師慈座：

前承詢問學社幼年僧眾教育方法，謹陳拙見如下，以備採擇。應分三級：

丙級（年不滿二十歲者）以學勸善及闡明因果報應之書為主，兼淨土宗大意。大約二年學畢。

乙級（二十歲以上）學律為主。兼學淺近易解之經論。大約三年學畢。

甲級學經論為主（精微之教義），大約三年學畢。

○邇：近

○縷縷：連接不絕

今且就丙級，詳記辦法如下：

每日五課：

(一) 讀經經 (二) 講《安士全書》 (全部)。(三) 選讀四書及講解。(四) 國語，所用材料，如、《法味》、《談因》、《彌陀經白話解》等，即依此練習語言，兼獲法益。(五) 習字。又隨時於課外演講因果事迹及格言等。并選《印光法師嘉言錄》隨時講之。

讀經背誦經，所用之經，可以隨意酌定。如《地藏經》、《普門品》、《行願品》等。

《安士全書》，印老法師盡力提倡，未可以其前有《陰騭文》而輕視之也。四書中，《論語》全讀，先讀，其餘依次選讀之。

蘇州弘化社目錄中，所應用之書，以硃圈記之（此社為印老法師所辦）。

以上之辦法，與印老法師之主張多相合。二年之中，如此教授，可以養成世間君子之資格。既有此根基，然後再廣學出世之法，則有次第可循矣。

以上所陳拙見，敬乞教正。惟乞勿傳示寺外之人。因上所陳者，不敢自謂為盡善，不過姑作此說耳。

匾聯已寫就，先以奉上。順頌

法安

末學演音稅稽首 八月十三日午後

石印用之蜡紙，他日如交下時，乞於紙之正面，寫一記號，俾免誤書於背面，致不能

付印也。附白。

【按】此書可能寫於一九三三年，時師居泉州開元寺，而性願法師則在承天寺辦「月臺佛學社」也。承天寺為泉州三大叢林之一，月臺圍承天寺別名。

老人實用心（老人特指定鐘，可見其準時用心）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118

十三日為朽人出家之紀念日。請寺中諸師，於上午九時（普濟寺鐘），惠臨敘談。性常法師道鑒。夢上。

命終諸事依行 否則是為逆子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127

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及洗面。即以隨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夾被，捲好，送往樓後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為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傳貫法師。演音啓。

施食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138

先念南無阿彌陀佛十句。手持供水及米粒，至出生臺前。念云以此供水及米粒，施與一切神鬼等眾。惟願是諸神鬼等眾，早得人身，消除業障，往生極樂世界，速證無上菩提。並願以此施食功德，普施有情，齊成佛道。又念，四生登於寶地等四句。又念南無阿彌陀佛十句。畢。妙齋法師鑒。仁者施食，可依此行也。音啓。

關切后學

弘一大師書簡 徵雲 / 138

曇昕法師道鑒。惠書，誦悉。承寄各件收到，感謝無盡。書幅附奉上。行證擬從緩。不久時事或可平定也。仁者近來行持如何，時以為念。常閱高僧傳否。誦經念佛日益精進否。仁者系出名門，幼受教育。應自尊自重，冀為佛門龍象。以挽回衰頹之法運，扶持顛覆之象。藕益大師寄澈因比丘書云，吾望公甚高，勿自卑等。又云，所有不絕如線之一脈僅寄足下，萬萬珍重愛護，養德，充學，以克荷之。余於仁者，亦云然矣。寒笈集，甚能警策身心，乞常閱之。不宣。音啓。

以緇門崇行為教本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51

大師還提倡僧眾應以緇門崇行錄作為教本，曾親加圈點。並作跋云：「明季禪宗最盛，而多輕德行。雲棲撰緇門崇行錄，以匡救之，厥功偉矣！近歲僧眾，盛倡學問，不尚操履。余嘗勸學院主者，應用是錄為教本，以挽頹風。歲晚多暇，為選擇宜先講解者而標誌之。十門之中，『清素』、『嚴正』、『高尚』、『艱苦』四門選者較多，亦以鍼對時風。補偏救弊耳。」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養正院教科用書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五十五歲 林子青 / 331

〈擬定佛教養正院教科用書表〉附記：甲戌七月二十日於晉水蘭若出，以奉勝進居士。（大意如下）：

學者程度：初識文字，不限年齡。

○鍼：同針

卒業年限：三年。

教育宗旨：深信佛菩薩靈感之事，深信善惡報應不爽，深知為何出家與出家後應作何事等等。

卒業成績：品行端方，知見純正，精勤耐苦，樸實無華。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用講本（略）訓話：（教師應參考書）

〔訓話為極重要之事，每日應二小時以上。各年級僧合併，共坐聽之。〕

釋迦牟尼佛略傳

佛學撮要

發心學佛因緣

觀音靈感錄

淨土聖賢錄

高僧傳初、二、三集等

國文不須別立一科，以所講佛書即是國文也。

僧伽尺牘亦不須學，以其無關緊要也。

習字但求工整，不須求精。

國語課本，由教師依佛法編之，不可用書局國語書，以其唯談世俗事也。

以上計有五件（訓話、讀書、講書、國語、習字），應更加習勞一科。院中不用使役。凡挑水、挑飯、掃地等，一切事務皆由學僧任之。

此外如僧中威儀，行坐進退，言語飲食禮拜，乃至課誦鍵椎等，皆由教師於訓話時隨宜授之。

以上匆匆編定，唯就已意隨筆寫錄，恐未允當。謹以呈奉 有道，聊備採擇可耳。

沙門勝義

（第一年至第三年所用講本詳目，見《弘一法師紀念集》圖版四〇。）

【按】大師鑒於閩南沙彌失學，乃商諸南普陀寺住持常惺法師。自是年聘請瑞今法師為佛教養正院主任，廣洽法師為監學，廣義、高文顯等為教員，並定秋季招生開學。師主張僧教育應自「蒙以養正」，故稱「佛教養正院」。

觀緣行化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八歲 林子青／373

克定師自鼓山來聽律，與師共談。師曰：『現在有志僧青年，多趨求文字，學習外典，盡棄己業，佛門前途，深可悲也。而不知國文與佛經，不相關用。假如大學畢業之才學，欲研佛經，依舊門外漢。論文法，則經文尚有超過國文多多。』又謂貫曰：『菩薩度生，須觀緣熟方可行化，不然則拱手待之。』

遺訓（生平得力處）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三歲 林子青／453

勝聞居士屬寫遺訓題記：「壬午初夏，衰老益甚，將邈世埋名，求早生極樂。勝聞居士屬寫遺訓。余行疏學淺，何敢妄談玄妙？謹錄余生平不敢忘懷《論語》一章，以酬勝屬。」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勉夫，小子。』是為予生平得力處，願共勉焉。晚晴。」

• 邈世：遠避塵世

諄諄開示

菩薩道影 弘一大師廣洽法師的因緣 秦啓明 / 30

一九三三年起，弘一曾多次辭謝摯友夏丐尊北上返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之約，留居南閩十載，直至溫陵終老。弘一大師與廣洽法師也結下諸勝因緣。

論年齡，斯時弘一已五十三歲，廣洽才三十二歲；論學識，弘一本是當年東京美校的「清國留學生」廣洽僅上過二年私塾；論成就，弘一出家前已是一位名藝家，出家後又因刊布多本律學著作，而被中國佛教界奉為律學高僧，廣洽限於文化，未有任何著作行世。可貴的是，弘一大師沒有因此尊高我慢。恰恰相反，但見廣洽好學向上，大師竭力嘉勉。如初期晉謁，弘一便諄諄嘉勉廣洽：唯有做到英年續字，深入教誨兼顧世俗知識，如是堅持十數年，才能成為佛門新進，擔當起弘法辦道續佛慧命的重任。

往後廣洽不時晉謁「請示法要，學習律儀，弘一總是放下一切，熱誠接待，反覆開示，不厭其煩，務使廣洽排除疑難滿意而去」。

掩關筆示

弘一大師全集八 為性常法師掩關筆示法則 / 7

古人掩關皆為專修禪定或念佛，若研究三藏則不限定掩關也。仁者此次掩關，實為難得之機會。應於每日時間，以三分之二專念佛誦經，（或默閱，但不可生分別心。）以三分之一時間溫習戒本羯磨及習世間文字。因機會難可再得，不於此時專心念佛，以後恐無此勝緣。至於研究等事，在掩關時雖無甚成績，將來出關後，儘可緩緩研究也。念佛一事，萬不可看得容易，平日學教之人，若令息心念佛，實第一困難之事，但亦不得不勉強而行也。此事至要至要，萬不可輕忽。誦經之事可以如常。又每日須拜佛若干拜，既有功德

，亦可運動身體也。念佛時亦宜數數經行，因關中運動太少，食物宜消化，故宜禮拜經行也。念佛之事，一人甚難行，宜與義俊法師協定課程，二人同時行之，可以互相策勵，不致懈怠中止也。

課程大致如下：

早粥前念佛，出聲或默念隨意。

早粥後稍休息。禮佛誦經。九時至十一時研究。午飯後休息。二時至四時研究。（研究時間，每日以四小時為限，不可多。）四時半起禮佛誦經。黃昏後專念佛。晚間可以不點燈，唯佛前供琉璃燈可耳。

三年之中，可與義俊法師講戒本及表記羯磨六遍。每半年講一遍。自己既能溫習，亦能令他人得益。昔南山律祖，尚聽律十二遍未嘗厭倦，何吾等鈍根之人也？戒本羯磨能十分明了，且記憶不忘，將來出關之後，再學行事鈔等非難事矣。世俗文字略學四書及歷史等。學生字典宜學全部，但若鮮暇，不妨缺略，因此等事，出關之後仍可學習也。若念佛等，出關之後，恐難繼續，唯在關中，能專心也。又在閉關時宜注意者如下：

不可閒談，不晤客人，不通信。（有十分要事，寫一紙條交與護關者。）

凡一切事，儘可俟出關後再料理也，時機難得，光陰可貴，念之！念之！

余既無道德，又乏學問。今見仁者以誠懇之意，諄諄請求，故略據拙見拉雜書此，以備採擇。

性常關主慧察乙亥四月一日演音書印

大汗淋漓慚愧無地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六十歲林子青／415

曇昕〈親近音公瑣記〉：「二十八年，師居普濟山中，靜修梵典。曾示我一函云：『曇昕法師道鑒：惠書誦悉。……仁者近來行持如何？時以為念。常閱《高僧傳》否？誦經念佛日益精進否？仁者係出名門，幼受教育，應常自尊自重，冀為佛門龍象，以挽回衰頹之法運，扶持顛覆之僧幢。藕益大師寄徹因比丘書云：『吾望公甚高，勿自卑。』又云：『所有不絕如縷之一脈，僅寄足下。萬萬珍重愛護，養德充學，以克荷之。』余于仁者，亦云然矣。《寒笳集》甚能警策身心，乞常閱之，不宣。音啓。』我拜讀之後，不覺大汗淋漓，慚愧無地。」

【校記】

① 邇，原作爾，校改。

○ 縷：細線

弘公道風

傳燈——俗



香火因緣話晚晴

弘一大師永懷錄 香火因緣話晚晴 陳海量／198

弘一大師垂迹人間，度生緣息，示寂閩南，固知隨緣應化，宴坐水月道場，師於法門衰落之秋，現比丘身，弘布毗尼，指歸淨土，操履平實，髣髴雲棲，追蹤蕩益，媲美靈芝。海量年十九，漫遊至閩，遇師於雪峯，以愛語攝我，時罔知佛，問曰：「鬼神有否？」師言：「可讀佛書，日後自知。」惠我竹窗隨筆、大乘起信論直解、印光法師文鈔等十餘種，朝夕披覽，深懷慶慰。有疑義，師為剖釋。旋得禪宗書，大樂，告於師，願習禪。師曰：「善，法無高下，難易在人，子樂習禪，夙因有自。」遂郵金陵刻經處請來之宗範一部，舉以贈余，曰：「習禪須覽是書，以防歧路。」又言：「應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余謹奉教。

庚午春，居慧泉，師來視我，語次，余言：「僧多濁俗，且尠戒行，對之憎厭，難生信仰。吾頗自知，理不應爾，貢高我慢，莫能祛除，何以治？」師曰：「說人過失，殊非所宜，彼不如法，干卿底事？出家沙門，凡聖交參，吾烏從知，而起我慢，自失功德，況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作如是觀，敬尚不遑，矧敢慢耶！」聞言悅服。師下山，余送之，遇一僧，其僧椎魯無所知，師向之伏地禮拜，余知是以身教我，因大慚，爾後不敢輕僧。

師居鷺島五老峯下，一日，余往謁，邀余散步海濱，師策杖行。爾時風和日麗，碧海青天，一望無際，悠然意消。有二犬，相鬥海灘，師憫之，喚使解。平等行慈，如日普照，故凡識師者，靡不以為親己。

歲辛未，師居五磊山，愛其寂靜，招余往遊，束裝登山，相見甚歡。居兩月，從師下

鷺

矧：何況

尠：同尠、鮮，少之意

罔：不

髣髴：同彷彿，好像

山抵金山寺，小住數日，余返天台，與師別矣。越二載，得師書，招余入閩，家人泥我，未赴。丙子冬，居上海，供職報社。師聞之，勸余赴閩，不果往。辛巳春，師復招我，囑攜妻兒入閩，當為安頓。顧以世亂，關山險阻，終未成行，負師多矣。

余嘗山居念佛，師於數百里外，惠致棉衣，慮我寒也。悲心顧復，有若慈母，夢中數覲師，輒喚先生，蓋前世因緣。辛未別師，於今十載，乃聞圓寂泉州。昔本不生，今寧有滅，法爾如是，「天心月圓」，臨終垂誡，助念次第，周詳審至，示範於人，防蟻上龕，良工苦心，「人間愛晚晴」，願毋忘晚晴老人之行。

余自識師，未嘗見其疾言厲色；其自利利他之行，有契於華嚴經第三十五卷所云：「佛子，此菩薩，四攝法中，愛語偏多，十波羅密中，持戒偏多，餘非不行，但隨力隨分」耳。

平等行慈

弘一大師永懷錄 千江印月集 葉青眼 / 266

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富貴貧賤，人之常情，法師絕對不爾，達官貴人請法，為之開示，孤兒獨老請法，為之開示，乞丐流氓跛癰殘病請法，亦為之開示，故自法師到溫陵後，前後十餘年間，泉州開元慈兒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溫陵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等慈善機關，承法師蒞院說法，同飲法乳，蓋不知其若干次矣。又每次說法，必先詣彼等生活狀況，然後因機利導，一一安慰之。又有時自動為老人平民證明皈依戒，證明時特別高興，讚歎演說，遇同行有力者，則勸令出錢布施結緣。又有時勸老人離俗出家，並為之介紹剃度師父，安單處所，務令安穩而後已。又有時以嘉賓資格參與院中行政，反覆討論，不厭

○觀：同近
龕

○癰：腰彎背駝

麻煩。法師之視諸老人平民孤兒殘廢，如父母，如兄弟，如姊妹，如子弟，如一家人，而無以異，以故請老人平民孤兒殘廢等感其恩德，亦歷久而不能忘焉。

以身示教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78

在廈門小住了幾天，弘一法師便到南安小雪峰寺度歲。年方十九的陳海量當時正在閩中漫遊，正好在雪峰寺中遇到了弘一法師。

陳海量那時對佛教一無所知，他問法師，世上果真有鬼神嗎？法師並未直接回答，只勸他去讀些佛典，日後對於此類問題自會有答案，便贈了十餘種佛書給他。陳海量便留在寺中朝夕披讀，一遇疑問，隨即向弘一法師請教，由此而開始接觸到佛法，深感慶慰，特別是對禪宗極為喜愛。他告訴弘一法師自己有志於學禪。法師自己的行門自在淨土，在勸勉他念佛以求往生淨土的同時，對他的志願也以愛語相攝，鼓勵他法無高下，難易在人。弘一法師深知近代習禪者，多有流於浮狂虛疏的毛病，還特地贈給陳海量一部清人錢伊庵輯錄古德參禪入道之法的禪學名作《宗範》，以防他學禪而誤入歧路。

自引導陳海量學佛以後，弘一法師時常提醒他，學佛不惟是研究高深玄妙的教理，更應從平日生活中時時對治舊來習氣入手，否則縱使學得滿腹高論，也只是說食不果腹，無濟於事。有一件事讓陳海量終生難忘。那是兩年後的春天，法師再度來閩，親自去看望當時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陳海量，陳海量向他說起自己心中的煩惱，謂自學佛以來，於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對現實中的佛門出家人卻總覺得難生信重，因為自己所接觸的僧人大都濁俗，且又很少戒行，自己心中不但難生信仰，反而時有憎厭之心，雖然自己也知道身為學

佛的在家居士，依法當禮敬僧寶的，可又實在難以去除這種習氣，不知怎樣才能加以對治。法師嚴肅地告誡他，論人過失，殊非學佛者所宜。出家僧眾，凡聖參差，即學佛未久，道力未足，無從深知其究竟，怎可隨便議論？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驕慢卻是自己的過失，況且依佛法教義，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若能作如是觀，於一切眾生恭敬還怕來不及，何敢怠慢於僧寶？一番慈訓，令陳海量深感悅服。其後他送法師下山，兩人於路上正遇到一個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還有些魯拙無知的樣子，弘一法師卻上前向他伏地禮拜，態度非常恭敬。在一邊的陳海量看了，心中大感慚愧，知道這是法師有意以身示教，從此以後他對於出家僧眾再不敢心懷不敬了。

一切都好

我看弘一大師子愷漫畫 序 夏丐尊 / 51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預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著四五十個游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吧。」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欣然答應。

行李是很簡單，鋪蓋竟是用破蓆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破蓆子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把衣服卷了幾件作枕。再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蘿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筷夾起一塊蘿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我說：「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吃，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能。

「那麼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破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蘿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常見他吃蘿蔔白菜時那種喜悅的光景，我想：蘿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到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為實例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如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為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圖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吃飯著衣，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憮然！

●因襲：沿用陳規，不加改革

圖圖

○憮然：失意

自誓自要

弘一大師全集八 手書訓言贈楊白民并題記 / 4

古人以除夕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昔黃檗禪師云：豫先若不打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腳忙手自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夕事不為早；初識人事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為早。那堪荏苒荏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故須將除夕無常，時時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舊蹉跎去也。

余與白民交垂二十年，今歲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猶沈溺塵網。歲將暮，白民來杭州，訪余於玉泉寄廬，話舊至歡。為書訓言二紙貽之，余願與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雪窗大慈演音。

悲智頌

弘一大師全集八 悲智頌（贈閩南佛學院同學訓語） / 8

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我觀仁等，悲心深切，當更精進，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三學，次第應修。先持淨戒，并習禪定，乃得真實，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猶如蓮華，不著於水。斷諸分別，捨諸執著，如實觀察，一切諸法。心意柔軟，言音淨妙，以無礙眼，等視眾生。具修一切，難行苦行，是為成就，菩薩之道。我與仁者，多生同行，今得集會，生大歡喜。不揆膚受，輒述所見，儻契幽懷，願垂玄察。大華嚴寺沙門慧幢撰。

務實循序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劉質平 / 93

不佞與君交誼至厚，何至因此區區云對不起？但如君現在憂慮過度，自尋苦惱，或因

○佞：才能

○豫先：事情未發生前
○荏苒：時光流逝

是致疾，中途輟學，是真對不起鄙人矣。從前鄙人與君函內解勸君之言語，萬萬不可忘記，宜時時取出閱看。能時時閱看，依此實行，必可免除一切煩惱。從前牛山充入學試驗落四次，中山晉平落第二次，彼何嘗因是灰心？總之，君志氣太高，好名太甚，務實循序四字，可為君之藥石也。

謙德（示編輯）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胡宅梵 / 210

近閱玉山陶覺所編《箴言類鈔》。以彼自己所作之格言，夾入古人著作之中，混雜紊亂，閱之令人不快。余意以為彼自己所作者，即使果足以媲美古人，亦應附錄於後，以示謙德，可也。此種混亂編輯之法，斷不可摹仿。若如是者，將貽譏於世耳。

◎紊：雜亂
媿

利根人愈須用笨工夫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胡宅梵 / 215

仁者所云，身毛聳豎，悲忻交集，及厭棄塵勞專樂佛法等，皆是宿世善根發現，的確無疑。仁者自歸信佛法已來，種種經過情形，可驗仁者多生已來，所植善根，甚深甚深。於道侶中，殊所罕聞。惟願自今以後，腳踏實地，不求玄妙，不求速效，穩穩妥妥，如愚夫愚婦用功之形式做法。越是利根人，越須用笨拙之工夫。如是則千穩萬妥。臨終決生西方，成就菩提大願。《印光法師嘉言錄》，宜常常閱覽。依此而行，決無錯誤。至囑至囑。

夢中規勸皈佛

白馬湖畔話弘一陳星／111

歲在星紀（一九二五年—引者注）十月十六日後夜，晨鐘既鳴，余復假寐。夢在白馬湖「春社」，晤頤淵居士。几上有白玉鏡，高二寸餘，晶瑩光潔，上右棱少圓，他悉方角。居士謂將鐫字其上，曰「石禪□□碑」，隸書直寫，體近寶子；惟中二字，闕而不具。種種擬議，訖未適當。余乃勸以「皈佛」補之。居士問其義，余為釋曰：皈與歸同，回向之義。昔學孔老，今歸佛法。猶面東者，轉而西向。余復轉旋其身，示彼形狀。居士見之，踴躍稱善。余夢遂醒，鐘聲猶未絕也。朝曦既上，追憶夢中形狀、語言，濡筆記之。並圖鏡形，以奉居士。夢中言狀，一切如實，未增減，冀以存其真也。

弘一大師出家後屢勸平生好友念佛、禮佛、皈佛，他居然在睡夢中還想著規勸別人皈佛。

擬傳資人改過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89

自慚涼德，本無可傳。擬自記舊事數則，或足以資他人改過遷善之一助爾。稍遲當寫奉，不宣。六月十日。演音。

詳校

弘一大師書簡 懺雲／98

丐尊居士道席。近因友人之約，已移居南普陀寺暫住。附寄「韓偓」草稿一包，為余請高君編者。其原委，乞閱此稿「後記」中，即可知之。是事甚有趣味。想仁者必甚歡讚，樂為出版流布也。（此書乍觀之，似為文學書。但其中提倡氣節，屏斥淫靡，亦且倡導

佛法，實為益世之佳作。）其原稿，曾由余刪改。今所寄奉者，為第二次抄寫之本，多由幼童書寫，頗有訛字。又高君於著作罕有經驗，雖引證繁博，但恐有訛舛處，其標點記號誤脫處尤多。乞仁者先託人為詳校二次。（第一次校正其文字，第二次校正標點記號。）至用感謝。以後惠書，乞寄廈門南普陀寺養正院廣洽法師轉交弘一收。立春前一日演音啓。

開明版護生畫集，因印刷太多，拙書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又杜甫詩，脫落一個字。擬再寫瘦體之字，重製鋅版印行。倘承贊喜，即書寫奉上也。又及。

淨土法門著手處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186

到一九二四年古曆二月四日，弘一大師從溫州又給王心湛一封泛論「淨土」的信，信後附文，是告訴王心湛，修「淨土念佛法門」應該從何處著手。其文曰：「《淨土十要》，宜先閱《念佛直指》、《淨土法語》、《淨土或問》、《淨土十疑論》，後閱《西方合論》，又閱《十無生論》，宜參觀《親聞記》。最後閱《彌陀要解》，參觀《便蒙鈔》。」

前生和尚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226

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

余調職武昌，知師在（杭州）玉泉寺，乃往走別，師謂余前生亦係和尚，勸令朝夕念佛……並謂有《安士全書》可讀……鄭重而別。……

方外弟子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68

一九三八年十月，弘一大師回到泉州承天寺。次日，他在溫陵養老院講「念佛法門」，最後他聲淚俱下的說：「我們吃的是中華之粟，飲的是溫嶺之水。

身為佛子，於此時此地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

當時抗日軍興，寧滬淪陷，侵略者鐵蹄迫近閩南，大師愛國熱情，溢於言表，他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條幅，分贈各方，鼓舞佛教徒愛國受教。

一日，大師在承天寺的樹叢中散步，忽然聽到傳來一陣隱隱的歌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這是他在俗時作的「送別歌」啊！他順著歌聲尋去，原來是一個小少年在唱，儘管唱得悠然，但卻充滿淒涼、悲切、哀傷、憂憤之情。待走近時，發現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孩子像彌猴似地攀著枝幹爬上一條樹杈，置身於沁人心脾、潔白幽雅的玉蘭之中。

大師向著孩子招招手，慈祥地說：

「樹枝是新長的，很脆，有危險，快下來！」

男孩向下俯視了一下，含著濃重的湖南音，答道：

「我坐著玩玩，怕什麼？」隨後左右攀援，輕輕一躍，飄然落地，手上還拿著一枝玉蘭花呢。

「花開花落，了卻生死，乃萬物之靈，你為什麼把它摘下來！」大師善意地開導說。

「正因為美，我才拿去畫啊！」

大師聽了怔一怔，問道：「你會繪畫？」

「嗯，不一定畫好，但多少有些基礎！」

這男孩就是畫家黃永玉，祖籍湖南，自幼愛好美術，本想投考陳嘉庚創辦的「集美中學」，但沒有如願。因聽說佛寺裏美術品頗多，他於是闖進來觀賞佛像、壁畫，在後院又被這朝天銀燈般的白玉蘭吸引了！

「你這小居士又會作畫，又會唱歌，很不錯啊！」

「我唱的是送別歌，聽說作歌的藝術家也當和尚了！」

「是嗎？」大師說：「我們有緣，不妨到我的寮房中坐坐。」

一老一小就這樣邂逅相識。黃永玉看到房中有筆硯、有宣紙，就高興地磨墨提筆寫了幾個篆字。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哪裡知道眼前這個老和尚就是舉世聞名、功底深厚的書法大家！弘一大師莞爾一笑，指點他說：

「書法藝術形象的創造，必須遵守漢字結構的規律，而漢字與世界通行的拼音文字不同，有它的表意性，也就是漢字的特點。你的點線軟弱無力，缺少漢字表意性的神姿，點是線的收縮，也是線的靜態。而線是點的延伸，也是點的動態。你很聰明，只要注意線條的均勻，意態的動靜，表意的神韻，就更好啦！」

一席話，說得黃永玉心服口服，欽佩萬分，他忽然福至心靈地若有所悟，恭敬地問道：「請問老法師上下？」

「弘一！」大師笑著答道。

「噢！原來你就是藝術大師李叔同，小子有眼不識泰山。我願拜你為師，請收下我這

個學生吧！」

「我們有緣，好吧，就算一個方外弟子嘛！」

無言勝有言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22

弘一法師又是一位佛學傑出的教育家。他在浙江、青島、閩南等地講過學，他的教育思想，強調教師的表率作用，身教重於言教，無言勝於有言。學僧身上存在的問題，教師要在自己身上找根源，不能片面地責怪學僧。弘一法師在教學上十分認真，他每講一節課，要花十倍以上的時間去備課、寫講義、畫表格，發給同學閱讀。在授課時，他很重視態度和語言，講課緊扣教材，不說一句題外語和戲言。同學們把弘一法師一節課筆記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仔細學習，其味無窮。

遠公說法無多語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64

一九三七年夏天，弘一大師來到廈門鼓浪嶼的日光巖，這裏是一座風景秀麗、環境幽靜的小島，日光巖就屹立在島中。登高遠眺，煙籠遠樹，霧壓青巒，大海浩瀚，風景如畫。日光巖建有茅蓬，香火興旺。大師常到這裏休憩，領略大自然美的享受。

一天，大師正拾級登巖，忽聽傳貫法師在後呼喊，他喘着氣說：「法師！請慢一步，廣洽法師正引來一位居士想求見你！」

當時大師大病初癒，曾多方寫信，說明「年老體衰，閉關謝客」，怎麼會有人渡海來日光巖求見。他猶豫地隨著傳貫法師下山，在茅蓬門前見到廣洽法師陪了一個中年人迎上

前來。

「這位居士貴姓？」大師並不認識來客。

「我叫郁達夫，慕名前來拜見請教！」

「啊！」大師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請來客到寮房裏坐，端詳了一會，然後說：

「浙江一師的學生們曾給我前一屆畢業照片，前排教師席上，好像有郁達夫的大名，怪不得很熟，似曾相識。」

「是的，你到學校來時，我與魯迅剛離開，何緣之慳啊？」

「不是現在會見了嗎？因緣不可思議！」法師微笑。

「我在開明書店拜讀了你的律學著作，很是欽佩，特地來請教。」

「那裏，」大師謙遜地說：「只恨苦修太晚。幸好這裏閩南有很多青年法師都很重視持律，後繼有人了！堪以告慰。」

說著，不覺已到晚餐時間。弘一大師就以兩盤素菜待客，說明自己過午不食，請廣洽、傳貫兩法師作陪。

郁達夫感到不好意思，但在大師的敦促下還是美美地飽餐一頓。當時他正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官銜不小。大師卻平等相待，並請他留宿。

次日，大師將佛經數部和「佛法導論」等書贈給郁達夫，希望他認真閱讀。郁達夫愉快地接受了這些法寶。

回到福州後，郁達夫特地寄來了贈詩手稿：

丁丑春日，偕廣洽法師等訪高僧弘一於日光巖下，蒙贈佛法導論諸書，歸福州後續成長句以寄：

不似西泠遇駱丞，南來有意訪高僧。

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只一燈。

學士清平彈別調，道宗宏議薄飛升。

中年也具逃禪意，兩道何周割未能！

雖然郁達夫表示「中年也具逃禪意」，但又說：「兩事何周割未能」，終於在業海中浮沉，未能獲得解說，這確是郁達夫終身遺憾！

安人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90

他說：福建晉江縣醫院有一位名醫，名杜安人，福建惠安人，信奉基督教。他的醫術相當高明，但對病人索值甚昂，病家嘖有煩言。久聞弘一法師的盛名，仰慕其學問道德，適弘一法師隱居在晉江檀林鄉福林寺。抗戰時期的一天，他專誠到福林寺拜訪，晤談之下頗有投契，法師久聞杜安人醫師對藥物索價昂貴，貧苦病人無力求診，遂以平時佛門善信供養他的大量名貴藥品贈與杜醫師，托他轉施貧苦病家，並以「安人」二字冠頭撰寫一聯奉贈，加以鼓勵。聯曰：

安寧萬邦，正需良藥；

人我一相，乃謂大慈。

杜醫師接受藥品和對聯以後，心想如此高僧實屬罕見。從此改變作風，眾皆大歡喜。

●嘖有煩言：
指眾人發出
怨言

豐子愷皈依開示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24

弘一大師他的心地平靜得有如一台明鏡，無罣無礙，包容世間的醜惡，有榮譽時，不使心高攀，聽到人家的讚美時，心生歡喜卻不激動，受侮辱時，不使心生恨，聞到人家的毀謗時，不加無謂的辯白，只讓時間去考驗對方，讓時間作「辯白」的證明人。就像他自己說的：「世間的形形色色，我們所愛的，所憎的，所苦的，所怕的，所憤的，所悲傷的，乃至令人難以忍受的煩躁、感受、接觸，我們都要學著試圖包容：它們來了，我們淡然處之，它們從我們身邊滑過，我們也不可幸災樂禍……」，「因此，我們要學著包容一切，這樣方能養成不分親疏厚薄的愛心，才能平靜地看世界。只有如此，人間才有無限的美麗展開；佛陀不在內，不在外，在你的靈性中間；你的靈性有美可圈可點，世界自然有美皆備，無美不收。」所謂「佛陀」，所謂「靈性」，可不正是那一顆平靜的心嗎？這一段話是他為豐子愷舉行皈依儀式時對子愷說的，當然這番話是經過作者給它潤過筆了，但所包含的內容，可不正是他一生處世的寫照嗎？有聖賢的情操。

學格言聯璧次第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王夢惺 / 258

仁者閱《格言聯璧》，宜先略去「學問」一門，於「存養」、「持躬」、「接物」諸門，每日擇閱一條，不拘次第可也。

平等

我看弘一大師 光明磊落，海涵山容 莊連福／233

我是一個基督教徒。

記得一九三五年五月間，我在任錢山小學校長時，聽說淨峰寺有位雲遊到此宏法的高僧，叫弘一，頓時萌發前去拜訪之心。

有一天，我和山前堂會（即禮拜堂）的傳道師陳連枝一起前往淨峰寺拜晤高僧弘一。沒想到入山寺時被他的徒弟傳貫法師攔住，待我們言明身份及來意時，他便以宗教異己的成見，不許我們進去拜見弘一。我們極力向他闡述道：「我們基督徒是以《自由、平等、博愛、捨身流血》為教義；而佛教則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為宗旨。其濟世之心是一致的。」可傳貫法師還固執己見，雙方相持不下，我們便鬱鬱不樂地下山了。

第二天上午，我已在教室裏上課，偶然轉頭竟看見一位和尚跪在門口，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急忙走出去把他扶了起來，這時才識出這位和尚就是昨天阻攔我們入寺的傳貫法師。我可還是請他到宿舍裏喝茶，他硬是不肯，站在門口對我說：「我是受師父之命，特地來向你們賠罪的，萬萬不可接受你們的招待！」說著就從懷裏拿出弘一手書的單條四幅及一本《華嚴經》贈送給我。

後來，我探聽到原來是傳貫法師當晚把我們與之爭辯的過程介紹給弘一，弘一聽後立即責備了傳貫，並讓他來登門賠罪。

當時我深深地為弘一這位高僧光明磊落的胸懷，海涵山容的氣度所感動，至今不能忘懷。

通過上面所說的那件事以後，我和傳貫法師有了來往，並得知弘一大師規定每日下午

一時半，準時向信徒講經。得到這個消息，我和幾位教友都極其高興，共同商定要上淨峰寺聆聽高僧的妙音。

一天，我和教友陳連枝、陳秀奎、楊靜如、楊成法、邱振德等人，提前吃了午飯，一齊前往淨峰寺聽經。

一點半鐘快到的時候，只見傳貫法師用一根小巧的木棍在門框沿輕輕地敲了三下，弘一大師隨即由宿舍開門而出。他瘦高的身材，微隆的前額，渾圓的頭頂，以及暗灰色的布質袈裟，立即給人一種寧遠超然的感覺。

弘一大師緩慢而沉著地走到佛像前，虔誠地點上三炷香，並且整齊地插在香爐裏。轉過身來，對滿室聽眾僅作微笑而已，甚為凝重，然後才坐在一塊方形的禪椅上，面向聽眾，非常肅穆和藹。他的座前架著一個小竹屏，屏上放著經書，距他眼睛一尺有餘。一開講，大師目不轉睛，聚精會神，用普通話講述（傳貫法師站在旁邊翻譯），吐字清晰，論點鮮明，論証有序，非常有說服力。聽眾都聽得入神，全場鴉雀無聲，靜到連一根針掉到地上的聲音都能聽見。儘管聽眾中有個別人想咳嗽的，也都忍耐著，或者悄悄走到門外去，不敢打擾這寧靜的氣氛。

弘一大師講了四十五分鐘，便稍作休息。休息過後，他依舊坐在禪椅上，接受聽眾的提問。對聽眾所提的問題，他回答簡單扼要，態度和藹，時而微笑。我們問他用餐吃什麼？他說：「吃稀飯，炒盤佐膳，亦可謂山珍海味具備了！」還說：「善信者進寺禮佛時，清花果燭，就算有禮了；不必放鞭炮、燒金箔，更不必演戲、喧喧擾擾。這才是釋教徒的真正心境。」最後他鄭重地為我們說『戒』，如『萬惡淫為首』，『不殺生』等等佛門戒

律，給我們很深的啓迪。因此，我們連續上寺聽弘一大師講經，每次都增加了不少的基督教徒聽眾。

現在，淨峰寺在國內首建弘一法師紀念室，這是一件大益事。

我年事已高，但也偶爾進寺景仰大師，瞻仰他的遺像，觀賞他手書的對聯『平等觀諸法，慈光照十方』，回想和他的一段難忘的法緣，浮想聯翩……。

弘公道風

讚
香

弘一大師與印祖因緣

華嚴集聯三百 弘一大師與印光法師的因緣——以法為重 以道為尊 秦啓明 / 186

凡是閱讀過四卷本《印光法師文鈔》者，都會記得：在卷首之前冠有弘一大師所撰《印光法師文鈔題讚》。內云：

「是阿伽陀，以療群疾，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萼於西池，等無量之光壽。」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鐫版。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鄉未奉承，然嘗服膺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歷天，普燭群品。甯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已，輒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這篇《題讚》僅百餘字，但內涵豐富，文情並茂，由衷地表達了作者多重本意：一是讚嘆印光提倡持名念佛，契理契機；二是表彰印光中興淨宗誓願非凡；三是頌揚印光之文遍被四眾功德無量；四是說明本人撰寫《題讚》係受人請托敦促：一言以蔽之，堪謂言簡意賅，要言不煩。

要問此文的來龍去脈，要問兩位高僧之間的因緣會合：如果不加考查來個中內情很難了解。殊不知這篇《題讚》，恰恰就是弘一大師與印光法師緣起之所在。

人所共知的是，弘一大師出家後，先學有部律，復學南山律，先後完成律學著作《有部毗奈耶自行抄》、《五戒相經箋要》、《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又在廈門創辦南山律苑，培養了性常、廣洽、瑞今、本妙法師等學律巨擘，如願弘揚了七百餘年湮沒無傳之南山律教，榮幸被中國佛教界奉

鐫：從前
鄉：同鄉
侯：同鄉

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人所鮮知的是，弘一大師奉行律淨雙修。早在出家之初，他就牢記故友臨終遺囑所引古詩——「馬行棧道收繯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故於發心修學時，大師即宣佈歸信淨土法門，記出家人必須及早準備往生資糧，務求殘年將盡不致手忙腳亂，臨終一切能安詳自在。比如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夏曆戊午除夕），大師曾在杭州玉泉寺，為來訪的俗友楊白民手書座右銘跋云：「古人以除夕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須將除夕無常，時時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舊蹉跎去也。」因此之故，弘一對印光並不陌生。早在出家之初，他即聞印光聲名，用心關注印光弘揚淨土宗的學行。

印光法師（一八六一—一九四〇）：俗名趙紹伊，法名聖量，字印光。自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人。幼年隨兄苦讀儒書，飽覽諸子百家，能思善悟，學有所得。一八七五年起，因病困數載，改讀佛經，頓悟前非，乃發心學佛。一八八一年去終南蓮花洞寺禮道純和尚出家。越年去陝西興安縣雙溪寺禮印海和尚受戒。在這之前，因去湖北竹溪蓮花寺參學，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了知念佛法門之妙。因自幼病目，雙眼幾乎失明，乃嘗試一心念佛，不久目疾痊癒。從此發願盡此形壽弘揚淨土法門，不改初衷。一八八六年移居紅螺山資福寺淨土道場，用功念佛，披覽經藏。一八九〇年移居北京圓廣寺，繼續專修淨土。一八九二年，應請隨同赴京迎請《龍藏》的化聞和尚，移居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韜光隱跡，勵志精修」，閱讀經藏二十載，貫通儒釋，學道有成。一九三〇年移居蘇州報國寺，修訂《四大名山誌》。在蘇州靈巖山寺創辦專修淨土道場。復於上海、蘇州創辦

「弘化社」，印布佛典經書。一九三七年冬移居蘇州靈巖山寺掩關安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夏曆庚辰十一月初四日）預知往生時至，乃端坐念佛，安詳生西。遺著有《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印光法師文鈔》等等。

一九一二年民國政府成立。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首刊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諸文開示念佛法門，通俗易解，深契眾生根機；所言淨土教理，事關了生脫死，人無法倖免，讀者咸表嘆服。俱讚修習淨土法門，是末法時代眾生離苦得樂的良藥。

一九一七年，徐蔚如取師書信三通，以《印光法師信稿》名義刊印。一九一八年，徐蔚如集師文二十二篇，於北京刊印《印光法師文鈔》初篇。一九一九年秋，徐蔚如又集師文三十八篇，於上海商務書局付印《印光法師文鈔》續篇。一九二〇年春，張雲雷補集師文三十四篇，約同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諸居士，匯合初續二篇，重行分類增廣編輯，交付上海商務書局刊印《印光法師文鈔》增廣本四卷。就在增廣本《印光法師文鈔》製版付印的一九二〇年四月，弘一大師在吳建東與張雲雷居士的至誠勸請下，於杭州玉泉清漣寺寫下了這篇《印光法師文鈔題讚》。

弘一所寫《印光法師文鈔題讚》，語句簡煉精闢，評價獨到，加上書法古穆淵致，佈局精當，因而深受印光之珍愛。故及《文鈔》製版付印，印光即向張雲雷索回原件，把它奉為墨寶而予長期收藏。直到抗戰爆發移居蘇州靈巖山寺，寺方創建佛教文物館，印光才結束個人收藏，把它作為佛教文物之一，交付寺主妙真收藏於蘇州靈巖山寺佛教文物館。

但見《題讚》真跡，印光即自浙江普陀山去信杭州玉泉寺，向弘一大師撰寫《題讚》表示申謝。來而不往非禮也。弘一便趁此機會去信問學。每有函問，皆得印光回信開示；

舉一反三，概述其要。書信往還，由然而起，殊為惋惜的是，上述書信，大多佚失無存，劫後幸存，十不足一。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中以管見豹，再參照有關背景資料作番考查，便可了知弘一是如何向印光虛心問學，印光又是如何熱忱向弘一開示說法。

比如一九二〇年夏，弘一於杭州聽講《大乘起信論》。主講者在評述名家疏釋，非難明代高僧蕩益遺著《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弘一當即致函印光請教。印光不僅及時覆信開示，而且對否定蕩益與《裂網疏》者，作了嚴正批評。信云：

「講《起信論》雖不必宗《裂網疏》，然決不可謂《裂網》為非——此決定不易之說也。靈峯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開，不知其非，故輒吠影，以惑初學。果真具真知見者聞之，則彼之心腹，徹底了知矣。靈峰老人——乃末法絕無而僅有者，其言句理事俱足，利益叵測，隨人分量，各受其益。」

又如一九二〇年八月，弘一為擺脫俗友門生來訪酬酢，發願離居杭州去浙江新登貝山靈濟寺閉關念佛。就在離開杭州之前，弘一又致函印光，要求開示「最後訓言」，以便關中披閱警察。印光一盡「愚誠」之心覆信，讚許弘一發心閉關誓證念佛三昧，開示「關中用功當以不二為主」。信云：「接手書，知發大菩提心，誓證念佛三昧，刻期掩關，以期遂此大願。光閱之不勝歡喜。所謂「最後訓言」，光何敢當！？然可不盡我之愚誠以奉之乎。」

竊謂座下此心，實屬不可思議。然於關中用功，當以不二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之前，切不可妄躁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台，遇形斯映，絪絪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

吠

叵測：不可推測

酬酢：應酬

絪：多而亂

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敢為座下諫之。」

弘一之閉關學修念佛法門，有幸得到印光法師的諄諄指途；弘一之工筆寫經刺血寫經，也同樣得到印光法師的悉心指導。

弘一練習工筆寫經始於新登貝山靈濟寺。由於長期練書古代碑帖，由於書寫大量字屏，因而初寫佛經，便因用心過度而致色力受傷。故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弘一即致函印光，表示心情苦悶，舉棋不定。同年九月八日，印光覆信弘一，再次提議「止寫一本」，要求息心念佛保護色力。信云：

「弘一大師鑒：

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無訛勿念，書中所說用心過度之境況，光早已料及於此，故有止寫一本之說。以汝太精細，每有不須認真，猶不肯不認真處，故致受傷也。觀汝色力，似宜息心專一念佛，其他教典與現時所傳播之書，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損無益。」

書此順候

禪安！

蓮友印光謹覆九年七月廿六日

弘一沒有聽從印光「止寫一本」之勸。他又繼續照常練習，再把寫經習作逐一寄交印光審察，迭經反覆，費時三年，終於如願邁入工筆寫經之門。在此期間，印光曾不厭其煩反覆寫信開示已見。

如弘一初時寫經類似字屏對聯，印光即寫信告誡云：「寫經不同寫字屏，取其神趣，

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斷不可用。」待弘一寫經初涉門徑，印光又及時函覆弘一表示肯定。信云：

「接手書，見其字體工整，可依此寫經。夫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識，轉為如來智慧，比新進士下殿試場，尚須嚴恭寅畏，無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業識心成如來藏，於選佛場中可得狀元。」

弘一大師一鼓足氣又發願練習刺血寫經。按照歷代古德所言刺血寫經分為二種。一是專用血書，二是合金合硃合墨血書。合金血書，常僧無力可學。合金合硃合墨血書，係用少量血表示志誠。專用血書：刺血部位限於舌、指、臂、胸前。自心以下，便不可用。書寫前，須將血刺接於碗中，用長針攪去血筋，以使血不致糊筆；否則，書寫時血筋縛筆，不能自如運筆。要求刺血者，先幾日遞減食鹽，再用大料調和，以免刺血腥臊混濁。若書小部經書，多刺舌血。若寫大部經書，多刺指血臂血。據此印光在復信中首先讚嘆弘一此願「重法輕身」，在詳細開示刺血寫經行法利弊供予隨意作法後，指出初行此法易致血虧神衰，勸請弘一可待專修念佛法門有得，再行此法。可謂苦口婆心，語重心長。信云：

「座下勇猛精進，為人所難能，又欲刺血寫經，可謂重法輕身，必得大遂所願矣！」

光願座下先專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後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虧神弱，難為進趨耳。入道多門，惟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頓消業累，速證無生。不致於此，譬如木無根而欲茂，鳥無翼而欲飛，其可得乎！？」

印光之語果有先見之明。弘一刺血寫經僅僅堅時二年又餘，便伏下血虧之症。至一九二

五年一月，弘一便因血虧之症日劇，以致夏不耐暑，冬不耐寒，不得不聽從印光之語，中止刺血寫經這一勞心之業，改而一心念佛。

在印光法師的苦心開示下，在其本人的長期實踐下，弘一大師終於實現了運用書法弘法利生的宏願：超凡脫俗，宛若不食人間煙火，成為中國近代一位書法大家。其書藝特點，正如其本人在《致馬冬涵信》中自我總結：

「朽人於寫字時，皆依西洋畫圖案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於常人所注意之字形、筆法、筆力、結構、神韻，及至某碑某幅某派，皆一致屏除，決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畫觀之可也。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靜、沖逸之致也。」

如果把《印光法師文鈔》視作弘一與印光緣起之所在，那麼弘一與印光之間借助書信問法講道，只能看成彼此之間的文字往還。至於他倆之間的因緣會合，還是弘一移居溫州慶福寺後的事。得歸功於周孟由的助緣。

周孟由是貫通儒釋的溫州名居士。自皈依印光後，曾參與重編四卷本《印光法師文鈔》，發願弘揚印光中興淨土法門之勝績。弘一因撰書《文鈔題讚》而與之相識。為助緣弘一閉關治律，一九二一年四月，周孟由禮請弘一移居溫州慶福寺。並與胞弟周群錚同為弘一擔任護法。因為料理護法事項，周孟由經常抵寺會晤大師。通過孟由介紹，弘一終於確認印光乃當今中國佛教界一大善知識。並對孟由的評價表示贊同。彼云：

「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步武資福。宏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

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

在周孟由的屢屢進言下，弘一被印光的學行所折服。為了忝列門牆，爭取接受印光的教化，故自一九二一年起，弘一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呈書印光，「竭誠哀懇」列為皈依弟子。直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印光才覆信承允。弘一獲此佳音，立時歡喜慶幸得未曾有。並於當月二十日寫信函告上海王心湛：

心湛居士道席：

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按即印光法師——筆者）。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於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哀懇，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

孟由又囑朽人，當來探詢法師生平事跡，撰述傳文，以示後世，亦已承諾。他年參禮普陀時，必期成就此願也。

率以裁覆，未能宣悉。

曇昉疏答二日。

一九二四年六月，弘一籌得旅費三十金，即自溫州慶福寺起程，前往浙江普陀山參禮印光法師。在後山法雨寺如願會晤印光，弘一即行皈依拜師儀式。復以弟子名言，在法雨寺禮師共居七天，用心觀察印光日常修學。舉凡每天作息、日常衣食、持戒念佛、行坐威儀，無不一一盡收眼底。果然發現印光威德懿行，遠非凡僧所可比擬：「種種威德多非吾人所可及。」故即就常人所能隨學者，總結出四端。

(1) 注重勞動 由於《印光法師文鈔》之廣為流布，由於通過書信文稿弘揚淨土法門，

當時印光已是海內外聞名之中興淨土宗高僧，因此「恭師道德謁座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已多不勝數。內中不乏清末以來之黨國軍政要人。可是印光從不以「高僧」自居。儘管年已六十四歲，但都一人獨居寮房，別無侍僧工役。日常一切，皆自行操勞。每日晨起，他便自行掃地抹桌，擦油燈，洗衣服，身體力行，「為常人作模範」。每見「懶惰懈怠者」，印光便宣說自己如何喜作「勞動之事」，目的是「誠勸」對方要注意勞動。

(2) 注重惜福 出家人不能創造物質財富，致日常生活所需，得賴在家居士供養，因此歷來注重惜福。真如古德所言，施主一粒米，恩重大如山！對此，印光始終銘記不忘。日常飲食，極為簡單。比如早餐，因係北方人，鹹菜吃不慣，業已改食白粥三十多年。再如中餐，每次僅食大眾飯菜各一碗。每次餐畢，必以開水滌碗吞嚥餘汁。做到碗內不留顆粒剩飯。不唯本人如此，印光還要求人做到。每見來訪客人餐畢碗內剩有飯粒，不論是任過軍政要職的皈依弟子，或是熱忱護法的大施主，印光必不留情面當場大聲呵責：「你有多大福氣可以這樣隨便糟蹋飯粒！你得把它吃光。」直到對方被迫接受改正才罷休。凡有善信供養滋補品，印光便一一轉送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如遇好心人提議何不留下自己增加營養，印光便回答：「我福氣很薄，不堪消受。」

(3) 注重因果 印光一生特別注重因果，曾反覆倡導因果之說。常謂：「因果之法——為救國救民之總務。必令人人皆知，現在有如此因，將來即有如此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須於此入手。」為使國內信眾便於接受，印光還以《易經》所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為例，辯證因果報應之說實乃中國儒教經典所固有，而非外傳佛經所首創。復會通儒釋二道說明：所謂注重因果，目的「無非教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祇是儒家把它奉為「人之天職」，須賴人們自覺履行，要是遇上不願自覺履行者，儒家天職之說便顯得一無辦法。為了彌補儒教的這一不足，佛教乃倡導「因果之說」：所謂「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世人誰願甘心吃苦？道理平易簡單人人都懂，所以注重因果之說人人可以接受。

(4)提倡念佛 印光認為：「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得了脫生死。」唯修習念佛法門者，只憑一句六字洪名——「南無阿彌陀佛」，具足真願，專心淨念，便可仗佛力自力，超越三界，帶業往生，因此之故，印光把提倡念佛作為弘揚淨土法門的主要手段，而且終生努力不懈。如在勸請信眾修習時，儘管他本人通達種種佛法，然均要求對方「專依念佛法門」。再分別開示有關念佛法門之宗要、行法，如何排除妄念等。如先云：「既有真信切願，當修念佛正行，以信願為先導，念佛為正行。」再云：「念佛一法，約有四種。所謂持名、觀像、觀想、實相，唯持名一法，攝機最善，下手最易。」復云：「攝心切念，自能歸一。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是攝心，妄念自息矣。如或猶湧妄波，即用十念記數，則全心力量施於一聲佛號，雖欲起妄，力不暇及。」聽完上述開示，歸信者無不了知修習之要。因此，凡遇歸依弟子面求開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者及海外留學生）印光從不與之高談佛法禪理，僅約略說一下重要的行法攝心念佛，便「一一勸其專心念佛」，眾弟子亦無不「一一信受奉行」。

普陀山之行歷時僅僅一週，但意義卻不可估量。此訪不僅使弘一實現了皈禮印光的夙願，目睹了印光的威德懿行，耳聞了印光精闢獨到的開示，而且對弘一今後的修持學行，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令弘一銘記難忘，倍受教化，不言而喻。弘一大師彼時在法雨寺為同行者王大同撰書之《參禮普陀山印光法師說偈》，當是他本人此行普陀的自我總結：

「儒門逃出學參禪，面壁功夫勝十年。

記得印公有一語，上人行德邁前賢。」

普陀山之行的第一大收穫是，弘一大師親身聆聽了淨土宗高僧——印光法師開示念佛法門，教理淺顯，深契眾生根機，息心念佛，人人可行，弘一也由此發願歸信淨土法門，師法印光，加緊修學，隨力宣揚，功德無量！因而大師所云：「余於佛法中最深信者惟淨土法門。」實乃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只要用心考查一下，便可了知大師為宣揚淨土法門，曾傾注了大量精力。可惜其成就被律學所湮，致使後人大多不甚了了。現將其擇要加以歸納，當可略示其概：

(1) 常書佛號廣增有緣

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去新登貝山靈濟寺閉關念佛之前，弘一便接受印光開示，手書《南無阿彌陀佛洪名題記》自策。內云：

「明·藕益大師云：念佛工夫，祇貴真實信心。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養的可歸，熾然欣厭。次信現前一舉一動，皆可回向西方。若不回向，雖上品善，亦不往生；若知回向，雖誤作惡行，速斷相續心，起殷重懺悔，懺悔之力，亦能往生。況持戒修福種種勝業，豈不足以莊嚴淨土！庚申六月將之新城貝山掩關念佛，書此以誌紀念。大慈定慧弘一沙門演音。」

自參禮印光後，弘一便把持名念佛與手書佛號，列為日課，始向各方俗友善信書贈佛

號。做到有求必應，廣結佛緣，直到終老，未曾間斷。大師書寫佛號歷時之久，數量之多，書藝之精，影響之大，均是中國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

如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弘一為紀念阿彌陀佛聖誕，曾在溫州慶福寺手書佛號四十葉（頁）分贈當地道侶，再如一九二五年秋，弘一雲遊浙江上虞紹興時，曾主動手書佛號六百餘葉。分贈兩地善信普結佛緣。正在紹興師範任教之浙一師校友李鴻梁、孫選青、蔡丐因，均分得佛號百葉，受囑「分贈有緣者。」又如一九三九年秋，弘一在永春普濟寺傷寒初癒，尚待調養康復，他又應劉質平，（浙一師門生）之約，慨允於「殘盡」多病之年，發願為其學生書寫小立軸佛號。

(2) 發表演講宣說淨土

自呈書印光要求允列門牆時起，直到泉州溫陵圓寂，弘一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講演，宣說淨土法門，累計共二十餘文，在他畢生的弘法講演中，佔有重要比重。內容涉及淨土教宗的點點滴滴，無所不言，包羅萬象，說法新穎，通俗易懂。

如在《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中，演講者列舉印造經像十大功德，勸人發心印造經像，以期滅滅以往所作種種罪業。」在《人生之最後》中，演講者把臨命終時，比作「一生之臘月三十日」，勸請人們趁早發心念佛，備妥往生資糧，爭取臨終能安詳自在。「否則債主紛來如何抵擋」在《佛法宗派大概》中，演講者以「藥無貴賤，癒病者良」為例，說明「佛法亦爾」：不論何宗何門，只要深契根機簡便易行，「即是無上妙法。」在《淨土問辯》中，演講者列舉親聞四例：(1)瞽目重明，(2)沈痾頓癒，(3)冤鬼不侵，(4)危難得免，力證修習淨土法門可以「消災滅難」現生獲益，決非常人所言「送死法門。」在《普勸淨

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中，演講者強調「地藏菩薩與此土眾生有大因緣」且深契「吾等常人之根器」，所以「普勸淨宗道侶應兼持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上述講演名目繁多，但宗旨不二：即堅持勸人歸信淨土法門，進而能「常常發代眾生受苦心」，「願以一人一肩之力」去承擔眾生所造種種罪業而應受種種之苦，決不畏其多苦而要其他人「分任」之。淨土要旨，開宗明義。

(3) 演說《彌陀》成績卓著

《阿彌陀經》亦稱《小無量壽經》。係淨土法門所宗之三部經之一，後秦鳩摩羅什譯。演說西方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只要一心稱念阿彌陀佛名號，死後便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了演說《阿彌陀經》，弘一曾作了二方面的努力：

一、手書《阿彌陀經》為紀念先父李筱樓誕辰百二十歲，一九三二年七月（夏曆壬申六月）書於鎮海伏龍寺。目的是「回向先考，冀往生極樂，早證菩提。并願以是回向功德，普施法界眾生齊成佛道者。」係五尺整張之屏條式書作共十六頁。每頁六行，每行二十字，歷時十六天書就。為弘一大師寫經精品之一，印布後深受廣大信眾歡迎，其書藝亦受到海內外論者之高度評價。原件由上海劉雪陽（劉質平哲嗣）收藏。

二、演講《阿彌陀經義疏》隋唐以來，疏釋《阿彌陀經》者，多達數十家，但大多「義理精微，非始學所能通貫」。唯宋·釋元照所出《阿彌陀經義疏》，「無多高論，妙協經宗，善契時機，深裨後進」。可惜南宋之後中土失傳。延至清代，「乃自扶桑請返，刊版金陵」。恰又因「文約義豐言近旨遠」而遲遲無人「講解流布。」一九三五年一月，弘一自日本請得《阿彌陀經義疏聞持記會本》，便發願窮研《阿彌陀經義疏》，因知《聞持

請會本》原係南宋戒度、法久二律師所撰，所釋《義疏》，「論解詳明，曲盡其旨。」弘一也由此詳解《阿彌陀經義疏》之要旨。及學律弟子本妙得知，便請弘一大師去廈門萬壽岩演講《阿彌陀經義疏》。弘一於是披尋《義疏》，兼考記文，於次月四日假萬壽岩「依彼遺軌，隨力敷講」《阿彌陀經義疏》。演講圓滿，弘一又應本妙之請。別編《阿彌陀經義疏擷錄》一卷，交付本妙校勘施資印布。在弘一大師的努力下，宋·釋元照的《阿彌陀經義疏》終於得到「講解弘布。」

(4) 倡建佛堂啓閩新風

閩南寺廟之多，名冠各省之首，佛法興盛，善男信女更是難以計數。美中不足的是，遲至三十年代，全省尚無寺廟創建念佛堂，致令弘一引為一大憾事。因而自三下南閩以來，大師曾反覆勸請緇素大士，發願創建念佛堂，以期「諸邑信仰淨土法門者日眾，往生西方者日多」。一九三四年九月，本妙法師終於應聲而起，率先在廈門萬壽岩發願創建念佛堂，弘一深表讚許。開堂當天，大師欣然應請赴會，演講《萬壽岩念佛堂開堂演詞》。首先讚揚本妙創建念佛堂「弘揚淨土」，在閩南佛教界首開新風。然後介紹江浙一帶念佛堂之二種常例：(1)常年念佛；(2)臨時念佛。指出所謂「臨時念佛」，即由僧人根據齋主要求：「或因壽誕或因保病或因薦亡，臨時念佛一日乃至數日」其實就是「水陸經懺之變種」。因此弘一根據印光所云：「念經拜懺做水陸等事，皆屬場面，徒作虛套，有名無實」，不如念佛可獲實益。呼籲在場的「廈門泉州諸居士」，能遵奉印光旨意，「努力勸導諸親友」，自今以後，決定廢止拜懺誦經做水陸等，一概改為念佛，俾使念佛堂名副其實，維持永久。但見萬壽岩念佛堂排除水陸經懺，定期舉辦念佛會，弘一又及時擬具《念佛會糾

察部簡章》。宣佈「念佛會期，多眾聚集，秩序未整」故約請男糾察二人，女糾察六人到會，維持公共秩序。規定在演講或念佛時，如有人「隨意行走或談話等」，經糾察勸告無效，可「令其退出室外」。「小兒啼哭者」也不例外。

上述事例充份表明：自頂禮印光法師之日起，弘一大師便與淨土法門結下不解之緣。配合印光，努力宣揚淨土。無可諱言，印光之如願中興淨土宗，淨土教宗之至今長盛不衰，其中也包含著當年弘一大師種種努力。

榜樣的力量是無界的！普陀山之行的二大收穫是，弘一大師身臨其境，耳聞目睹了印光法師的一言一行，實地目擊了印光法師的日常修學生活：所言所行，皆屬師表，行住坐臥，堪稱師範，令弘一大師深為感動深受教化。從此以後，弘一把印光奉為「當代善知識中最佩仰者」。並把印光的一言一行，奉為自己日常修學的楷模，無論身居何地，大師都矢志效學，毫不放鬆。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事必躬行 勤習服勞 弘一大師在俗時，是名教師藝術家。當初在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校方特僱一工役，負責專門照顧其日常生活。因此去杭州虎跑試驗斷食。工役也奉命隨行服勞。正因為此，弘一出家後寓居杭州時，寺方均在生活上給予種種照顧。比如一九一八年十月在杭州靈隱寺受戒時，弘一曾被寺方安排獨居於客堂後樓藝香閣而不進戒堂，後被慧明法師發現，當場訓斥云：「既係來受戒，為什麼不進戒堂？難道讀書人出家就能這樣隨便嗎？就算你在家是一個皇帝，我也是一樣看待的！」由此可見，弘一初出家時的一切，尚未嚴格履行僧人的儀軌。不言而喻，弘一之所以發願親身實踐「高行頭陀重，自知心是佛」的佛子生涯，當得益於頂禮印光。但見印光步入晚年，仍堅持凡事自己動

手，不讓侍僧服勞，弘一受到感化。從此以後，弘一無論移居何寺，一不偕侍僧隨行，二不讓寺方工役服勞，做到凡事自己動手，不假手於人。比如一九三七年五月北上青島湛山寺弘法時，大師獨居一室，終日忙於備課講律，寺方曾多次委派侍僧代為收拾寮房，均被大師一一婉辭，改由其本人提早起身，獨自把室內整理得乾乾淨淨，殊令寺方大感意外。

(二) 衣食儉約 力戒精美 參禮普陀山歸來，弘一曾將印光有關惜福的開示言教作了歸納。大意是：當此末法時代，不論是僧是俗，福氣都很微薄，若不愛惜，一旦輕易消盡薄福；將會面臨莫大的痛苦——所謂「樂極生悲」是也。因此，即使有十分福氣只好享受二三分，餘者可留到以後去享用。從此以後，弘一奉此師訓為準，堅持衣食儉約，力戒精美，實際行動奉行師教珍惜薄福，比如一九二四年九月——頂禮印光之後的第三個月，弘一大師應邀去上虞白馬湖會見在俗摯友夏丐尊。夏曾在家中先用香菇供予素食，弘一不就，改用豆腐仍不就。最後只好按照其本人要求：「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弘一才始進食。三下南閩以來，弘一大師一如既往牢記師訓，嚴以律己珍惜薄福。如一九三六年二月，大師在廈門南普陀佛教養正院發表講演時云：

「諸位請看我腳上穿的一雙黃鞋子，還是民國九年在杭州時，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給我的。如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間裡來看看，我的棉被面子，還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傘，也是民國初年買的。即使有破壞的地方，請人用針線補補，仍舊同新的樣子。簡直可盡我形壽用著哩！」

除此之外，一切衣服，大都是在家時候，或是初出家時候製的。因我知道福薄。好的東西是沒有膽量受用的。故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別的珍貴之物，大半都轉送給別人。又

如吃東西，只生病時吃一些好的，平時從不敢隨便亂買好的東西吃」。

(三) 集錄師訓 嘉言自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弘一認真研讀《印光法師文鈔》。並用心摘錄書中「策修淨業」之法語，簡錄其要集為一卷，題名《晚晴集》。目的是作為印光法師嘉言自勉自策日常修學。一九二五年七月，居士勸請大師將其編入《集錄三種》，撰寫序文付彼印布。《晚晴集》嘉言內容有四項：

①力戒交遊沈潛杜默如錄印光嘉言云：「汝信心頗深，但好張羅，及好遊好結交，實為修行一大障。祈沈潛杜默，則其益無窮——戒之！」

②日日不忘了生脫死如錄印光嘉言云：「直須將一個『死』字（原註云：此字好得很！）掛到額顱上」。「隨忙隨閑，不離彌陀名號；順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

③恭敬禮佛方有實益如錄印光嘉言云：「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

④志心念佛求消舊業如錄印光嘉言云：「但當志心念佛，以消罪業。斷不可起煩惱心，怨天尤人。」「心跳惡夢，乃宿世惡業所現之兆。然現境雖有善惡，轉變在乎自己，惡業改而專心念佛，則惡因緣為善因緣。」

(四) 教育僧輩 師法印光 自三下南閩以來，弘一大師抓住一切時機，教育青年僧眾，發心師法印光德行，俾使高僧風範傳燈不絕。

如一九三三年秋假泉州開元寺為南山律苑學律者授課時，大師曾以印光德行為榜樣，引導學律諸法師發心改正不良習慣七項。大師特別強調勞動、惜食、坐時威儀三項，曾分別加以歸納小結。勞動：指出「出家人性多懶惰，不喜勞動。今學律諸道侶皆已發心，每

日掃除大殿及僧房檐下，并奮力作其他種種勞動之事。」惜食：「印光法師最不喜此事，若見剩飯粒者，即當面痛訶斥之。」坐時威儀：要求「垂足坐時，雙足平列，不宜左右互相翹架。更不宜聳立或直伸。」

又如一九三四年三月，弘一大師在廈門南普陀發起創辦佛教養正院。為使學僧通過三年修業，成為「品行端方、知見純正、精勤耐苦、樸實無華」的新一代僧才，大師親自擬定教學計畫，決定增設勞動與訓話二課，目的是要求學僧師法印光。勞動課：規定「院中不設使役（俗稱茶房）。凡挑水挑飯掃地等一切勞務，皆由學僧任之。」訓話課：本著「彼既丈夫吾亦爾」的原則，教學僧注重僧中威儀、行坐進退、言語飲食、禮拜課誦等，學習中國歷代高僧，學習當今高僧印光，爭取成佛作祖。

通過上述事例論述，歷史已為我們作出結論：原來弘一大師之所以躬身實踐「高行頭陀重、自知心是佛」的頭陀生活；弘一大師之所以終生注重勞動、注重惜福、注重因果、專心念佛、皆與參禮普陀皈依印光密不可分。無庸置疑，弘一大師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一大高僧，乃其本人堅持服膺印光、師法印光的結果。

普陀山之行的三大收穫是，通過多年披閱《印光法師文鈔》，再加上為時一週的實地考察，弘一大師終於感悟：原來印光之所以成為舉國僧眾服膺的一代高僧，關鍵在於奉行：「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即自覺摒棄種種名利，堅持唯法是重，唯道是舉。為了深入學習印光、師法印光，弘一又及時總結出常僧難以效學的四大威德，作為自己畢生的努力方向。弘一學習印光也由此邁入新的境界。

（一）不求名譽：印光一生堅持埋名遁世，不求名譽。早年曾隱居浙江普陀山藏經閣，

閉關閱藏二十載，不為人知，至三十年代，中興淨土宏願有成。但始終不讓人宣揚功德。如有人為文彰師德行，印光必予痛斥之。弘一把它奉為範例，努力摒棄名聞利養。具體實踐是：首先於《南山律苑住眾發願文》宣佈約法：弘揚南山律教，「不為名聞，不求利養。」往後便奉此為準，嚴以律己。

比如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大師由廈門鼓浪嶼日光岩移居南普陀寺，發現高勝進居士（時為廈門大學學生，兼任南普陀佛教養正院講師）於當天廈門《星光日報》編印《弘一法師紀念特刊》，表彰弘一大師德行。弘一曾嚴肅指出：「聲名——謗之媒也！」勝進斯舉雖出於好意，但「實是誹謗於余」。擔心因聲名所累，「此後閩南恐難容身。難容身。」與此同時，大師多次自我懺悔，發心棄置名聞利養。比如一九三六年七月致函仁開法師時，在回顧在閩弘法後檢討云：「妄踞師位，自命知律，輕評時弊，專說人非。大言不慚，罔知自省。」為贖往非，決定先將「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諸尊號，一概取消，並發誓不再「冒充善知識」，「退而修德，閉門思過。」，正是由於奉行埋名遁世，正是由於奉行不求名譽。因而導致上海報紙多次誤登「弘一大師圓寂了」的消息。但他本人對此毫不介意。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大師曾就上海報紙刊載圓寂消息寫信答覆天津俗侄李晉章函詢云：「數年前上海報已載余圓寂之事，今為第二次。記載失實，報中常常有之，無之異也。」

（二）不蓄錢財：印光一生，自奉儉約，待人寬厚，凡有善信供養錢財，從來不入私囊。所得齋資用途有二：一是交付弘化社助印佛書，二是充作社會慈善事業基金，弘法利生，廣植福田。弘一也奉此為準，終生不蓄錢財。

如一九二〇年六月，上海丁福保居士為酬謝弘一設計經藏序文廣告，曾主動施資匯寄僧衣費用。弘一分文未留，如數退回。並回信說明：

「今無所需。佛制不可貪蓄。謹寄返，並謝厚意。」又如一九三六年五月，弘一大師在廈門向黃丙丁博士求治外症告癒。為貼補對方醫藥成本費，大師更致函上海摯友夏丐尊，要求彼以晚晴護法會名義，施資匯寄五十元。未料醫者堅辭分文不收。弘一即將此款如數交付廈門南普陀寺，委托寺方改製數具《大藏經》木箱，外刻「黃丙丁博士施助」字樣。大師身邊未留分文。為向黃博士表示謝意，大師特精書字屏字聯多件付贈。

（三）不蓄徒眾：印光一生從未收受剃度弟子，但全國僧眾皆欽慕其德行，服膺其教化。弘一奉此為準，從未違犯。在長達二十四年的僧臘生活中，大師始終堅持不為人剃度，不收受出家弟子。

例如一九三六年六月，弘一大師正閉關永春蓬山普濟寺息影著述。寧波郁智朗居士欽慕大師德行，欲去閩南出家，禮弘一大師為剃度師。弘一即去信提議郁：禮蘇州靈岩山寺妙真法師最為適宜。見彼不從，大師又委託擔任護關之性常法師，在閩代請轉法和尚為剃度師。因彼依舊不從，堅持非禮弘一為剃度師不可。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大師不得不致函郁智朗，如實申述其本人不蓄徒眾之因由。信云：「朽人於出家後，曾發誓不蓄剃度弟子，友人多知之。凡有來乞剃度者一概辭謝，未能承命。今重違仁者厚意，十分抱歉。希格外原諒！為禱。」

（四）不任寺職：印光一生，從未任過寺職，但全國寺院均蒙其護法。

凡遇各地寺院廟產被人侵佔，印光必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保護寺院廟產不受侵犯。弘

一也奉此為準，嚴格要求自己。早在出家之初，弘一就屢在佛像前發誓願：宣佈願盡此形壽，決「不任寺院監院或住持。」直至圓寂未違此願。

如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溫州慶福寺閉關治律時，寺主寂山長老曾勸請弘一去慶福寺下院——寶嚴寺主持辦道。大師即以出家前本是個「未曾用意於世故人情」的「書呆子」導致「一言一行與常人大異」為由，請求寂山格外體諒而予婉辭。

又如一九四一年一月，正在菲律賓馬尼拉大乘信願寺主持弘法辦道之性願法師，因回國督建永春望仙、普濟二寺，曾會同寺方禮請弘一去菲律賓接任信願寺住持。弘一即以「年老多病不堪任事」為由，向性願法師與馬尼拉信願寺寫信辭謝。並舉荐南山律苑學律高足性常代他本人赴菲接任。為此大師又致函性常反覆申述己見。信云：

「性常法師道鑒：

朽人發起此事，實與各方面皆有益。仁者往菲島後，仍可為朽人護法。雖遠隔重洋，實與晤言一室無以異也。乞仁者痛念法門衰落，發誓宏願負此重責，萬勿推卻，至要至要！

朽人年老多病，不堪任事。仁者為學律諸師中之巨擘，自應代朽人而出弘法利生，俾不辜負朽人多年以來弘律之勝願也。若惟退居林下，不願出而任事，殊為未可！乞念法門眾生，奮袂興起，則法門幸甚！眾生幸甚！

音啓十二月十二日」

與印光一樣，弘一儘管不任寺職，卻同樣為寺院僧眾擔任護法。如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攻克杭州，政局有變，激進派趁機大唱「滅佛」之議。鼓吹搗毀佛像，收回寺廟，

勒令僧尼婚配，煽動社會各界發起「滅佛驅僧」運動。時際弘一閉關杭州吳山常寂光寺。目睹佛教界行將面臨劫難，弘一大義凜然挺身而出，當即函告俗友堵申甫云：「余為護持三寶，明日出關。」托彼約請激進派若干人，前來常寂寺會談。會上，大師先行分贈預書佛號，人手一幅，後即虔誠念佛，始終不發一言一語。此地無聲勝有聲。與會者通過默視佛號終於漸次意識到；佛教東漸以來對中國歷代政治文化藝術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中國歷代僧尼為弘法利生作出的無私的奉獻。因而人人愧疚不安！故激進派頭面人物慚愧得周身大冒冷汗。「滅佛驅僧」之議遂止。

弘一沒有就此罷休。為了徹底平息滅佛驅僧風波，大師又以普通僧人名義，主動要求浙江省臨時會議著手整頓僧眾。並於三月十七日致函時任浙江省臨時政治會議代主席的當年南洋公學業師蔡元培先生，建議當局增聘太虛法師與弘傘法師，擔任浙江省臨時政治會議委員，負責專任僧眾之事，共同協商整頓僧眾事項：諸如服務社會派應如何盡力提倡、山林辦道派應如何盡力保護、專赴經懺派應如何嚴加取締、僧人落髮寺院應如何處置、僧眾受戒應如何嚴加限制等，大師均要求蔡元培會同當局仔細斟酌，要為辦理。大師還向當局提議：整頓僧眾一事，先由浙江一省發起，再行遍及全國，以求佛門興盛，佛法昌明。

普陀山之行的四大收穫是，弘一大師如願實現了皈依印光的願望，並以弟子名義，於普陀山法雨寺事師七日。從此弘一把印光奉為師尊。作為弟子，弘一很快意識到：欲使印光中興之淨土宗傳承不絕，長盛不衰，尚待後繼者奮起，弘傳淨土，未有窮期。身為門牆，理應從印光手中接過薪傳，添磚加瓦，不遺餘力，務使印光中興之淨土教宗更上一層樓，才不負皈依師印光之期望。為了實現這一既定目標，大師又在許多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努

力。

(一) 勸請俗友 歸信淨土 自發願皈依印光，凡有俗友來信或來訪，弘一總是竭誠勸請對方，發心念佛，歸信淨土。在大師的努力勸請下，許多俗友相繼禮佛歸信淨土法門。

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弘一曾致函天津盟兄李紹蓮，勸彼勤閱前寄，《印光法師文鈔》，趕快發心修習念佛法門。信云：「曩郵《印光法師文鈔》，當達文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達，毋遺下問，願窮凡智，以酬來旨。附齋佛典一函，希望省覽，以自督勵；流光邁馳，瞬息來世。幸宜及早努力，毋致當來後悔。」，再如一九二四年春，弘一曾致函南社社友姚石子，勸彼歸信淨土法門，爭取自利自他。信云：「淨土宗——為佛教諸宗之一，即念佛求生西方之法門也。此宗現在最盛，以其廣大普遍並利三根。印光法師現在專弘此宗，余亦歸信是宗，甚盼仁者亦以自利利他。」

又如早年滬上文友袁希濂，曾利用擔任法曹公出之便，多次往訪弘一。大師每次均勸彼朝夕念佛，快讀《安士全書》，不忘歸信淨土。迫於公務繁忙，延至一九二六年丹陽法院任內，袁氏終於覓得《安士全書》，連忙披讀，方悟學佛乃了脫生死之當務之急，刻不容緩，遂於法院闢室設立佛堂，每晨念佛，並跪誦《大悲懺》，頂禮諸佛菩薩。復於翌年卸任，皈依印光法師，發心放下一切，專修淨土法門。就這樣，在弘一大師的勸請下，袁希濂走上了修習淨土法門之途。故云：「余學佛之機全仗弘一大師啓迪之。」

(二) 率先發明 聽鐘念佛 根據出家以來的親身實踐，弘一大師深切體會到：初學念佛，很難抑制妄念；持珠記數，一時也難習慣適應；在家居士念佛，也因環境影響難以攝心念佛。為了方便信眾初學念佛，一九二七年春，弘一大師於溫州慶福寺率先發明《聽鐘

念佛法》。辦法是將座鐘（或掛鐘）走時之「丁當丁當」之聲，設想作「阿彌陀佛」四字。如念六字佛號者，即以第一「丁」聲為「南無」，第二聲「當」為「阿彌」，第三聲「丁」為「陀」，第四「當」為「佛」。如欲減慢速度，可將「丁當丁當丁當丁當」八字，設想作「阿彌陀佛」四字。即以每一聲「丁當」為一字。如念六字佛號者，即以第一聲「丁當」為「南無」第二聲「丁當」為「阿彌」，第三聲「丁當」為「陀」第四聲「丁當」為「佛」。

經過實踐驗證簡便可行，弘一便擬為《勸人聽鐘念佛文》，寄交普陀山印光法師。但見弟子這一創造，既解決了初學者的諸多困難，又為在家居士攝心念佛創造了條件，因而印光深表讚許：先覆信弘一云：「凡夫之心，不能無依，而娑婆耳根最利，聽自念佛之音亦親切。但初機未熟，久或昏沉，故聽鐘念佛最為有益也。」後將此文推荐给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刊於同年四月《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聽鐘念佛法》也就此在佛教界廣為傳播。

（三）助緣法會 克盡所能 自皈依印光後，凡是印光舉辦弘法盛會，弘一總是隨喜助緣，克盡弟子所能：或書寫法語字幅，或寄贈其本人編寫之佛書經書，或施資助緣。殊為可嘆的是，由於迭經戰禍，上述實物目前已很難找到。因此，有關弘一助緣印光法會的具體情況，目前已難以查明真相，只能從有關的片言隻字中了知一二。如據李芳遠《哭亡師弘一上人》云：一次印光法師舉辦法會，因不願向外界化緣，經費十分拮据。弘一得訊，先是傾本奉獻所有現金，因金額不足，弘一又賣掉了隨身所帶之棉被等等。在弘一的鼎力相助下，終於使印光主事之法會如期舉行，而赴會隨喜之弘一，甘願忍受寒夜之侵襲「坐

著睡」堅持至法會圓滿。

(四) 為師撰文 弘揚威德 早在參禮普陀山之前，弘一大師便已接受周孟由的勸請：「當來探詢法師（按指印光法師——筆者）生平事跡，撰述傳文，以示後世。」表示留待他年參禮普陀、實地考察印光法師德行之後，必期成就此願。可是及至普陀皈依印光後，弘一才意識到：周孟由囑寫之「印光大師傳」動筆甚為不易。原因是印光埋名遁世威德謙光，因此若稍讚譽，則違師訓；若太平淡，則不契時機。莫奈左右為難，故致大師所允是文遲遲未能落筆。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印光在蘇州靈巖山寺圓寂，寺主妙真函請弘一撰寫「印光大師略傳」，弘一為皈依師印光撰文一事，才又重行提到日程。為了避免輕慢高僧印光，弘一既沒有撰寫「印光大師傳」，也沒有撰寫「印光大師略傳」。經過反覆考慮鄭重斟酌，弘一才於一九四一年夏撰成《略述印光大師之威德》一文。作者指出：「印光大師為近代之高僧，眾所欽仰。其一生之威德，非短時間所能敘述」，加上大師之種種威德，多非吾人所可及。故今僅舉常人所能隨學者四端——「習勞、惜福、注重因果、專心念佛」，略說述之。重點強調，至簡至易，無論何人皆可依此而學。故此弘一提議廣大信眾努力弘傳印光四大威德。

普陀山之行的五大收穫是，弘一大師與印光法師之間，在相互平等相互信賴的基礎，締結了法緣，建立了道誼，彼此因為弘揚淨土教宗而攜手合作，不分師弟。

早在弘一寫信問學之時，印光便回信坦誠表明：光之為人，從不欲人恭敬。因此要求信首不得即稱師尊，應仍用「印光」二字為妥。如若過為謙虛，反成俗套。原來印光恪守先哲遺教，但凡同輩學人請益，皆不願被奉「師尊」而受恭敬。果能一盡他山石之愚誠而

於同輩有一言之啓迪者，目的在於闡揚佛法，本是出家人應盡的責任。因此請益者只須按照先哲常儀「作禮申謝」即可，無須冠以「師尊」而屢加以恭敬。根據這一要求，弘一從此寫信致稱「普陀印光法師」或「印光法師」。正是這種新型平等的師弟關係，為二位高僧之間的道誼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弘揚淨土法門而互為護法創造了條件。

（一）應邀而起戒殺護生

提起《護生畫集》第一集，一般論者均認為源於紀念弘一大師五十壽辰。此說當然不能說錯，但只有「果」，沒有「因」還說不上完整。原來《護生畫集》之果，得歸結於印光提倡戒殺放生之「因」。早在二十年代裏，印光便大力提倡戒殺放生。並以「心佛眾生一體之義」開示戒殺放生之要：「若能於放生戒殺實力奉行，近則息殺因，遠則滅殺果，所關者大！亦非謹為物類計耳。」一九二二年魏梅生居士秉承印光此旨，於南京三漢河創建法雲寺念佛放生道場連手又重印明代高僧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戒殺放生貼紙遍及各地城鄉寺院的「念佛放生」活動也由此而起。弘一大師應邀而起，即向友人大力宣揚印光這一善舉。如一九二四年致函南社友人姚石子時告誡云：「不宜買活物在家中殺戮。若需要者，可買市上已殺之物。如是雖食葷腥，亦可減輕許多罪過。」大師隨信還附寄蓮池《戒殺放生文》一冊，戒殺放生招貼紙三份。正因如此，弘一大師在與李圓淨函商籌編《護生畫集》第一集時，最初定名曰「戒殺畫集」。並要求畫集出版後：「凡老輩舊派之人，皆可不送或少送為宜」。原因是「彼等未具新美術之知識」，所以「必嫌此畫法不工，眉目未具，不成人形」云云，由此可知，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海開明書店首印之《護生畫集》第一集（豐子愷繪圖、弘一題字、李圓淨編輯，）本是弘一響應印光之邀——提倡戒殺放

生而結出的碩果。有鑒於此，當年初版，《護生畫集》第一集卷首，還刊有印光鑒定、李圓淨撰述之《護生痛言》，重申了印光提倡戒殺放生之要：「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惡曰殺生。」呼籲人們奮起護生，反對殺生。

（二）合作序文弘傳佛像

一九三八年，上海費慧茂居士將歷年收集之唐宋元明清五朝名家所繪觀世音菩薩聖像，匯編成《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一卷，在滬付印一千冊分贈有緣。目的地「期見聞者同生正信，同念聖號，同消宿現之惡業，同種菩提之善根。」為襄助費氏這一功德，印光與弘一合作序文。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夏曆戊寅九月初九日）印光撰成《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流通序》，交付弘一手書。翌年二月弘一書就，寄交費慧茂刊於《觀音寶相》卷首。這篇師弟合作的序文，正是印光與弘一同為弘揚淨土法門而互為護法的又一物證。其主旨在於告誡人們：在「爭地爭域互相殘殺」的困難期間，唯有至誠念誦「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祈求菩薩慈祐，才能得以逢凶化吉。序文云：

「近多年來，世道人心，愈趨愈下，爭地爭域，互相殘殺。人禍既烈，天災又臨，水旱蟲災，同時降作。此種災禍，皆由大家宿世現生種種惡業之所感召。然心能造業心能转业。當此天災人禍併臨之時，若能發至誠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誓願從今以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決定即蒙慈祐，逢凶化吉。於諸難中不受危險，乃以現前念菩薩聖號之別業，轉宿世現生之共業，故得常獲吉祥也。」

（三）在閩首創生西助念

弘一大師於出家之初，即對臨終助念一事頗為關注，竭力為病危者爭取臨終關懷。如

在杭州虎跑未及落髮，得知俗友夏丐尊父病日劇，大師即根據淨宗教義去信勸請云：宜多說佛往生之法，指出臨終一念，最為緊要！儘管多生多劫以來善惡之業一齊現前殊為可畏，但只要能做到正念分明，念佛不輟，即往生可必。步入三十年代，李圓淨根據印光旨意，編撰《飭終津梁》一卷。是書要旨有二：一是為淨土教宗的臨終關懷，提出了切實可行的一系列操作方法；二是籲請各地佛教界建立生西助念會，大力倡導臨終關懷。不言而喻，當是印光弘揚淨土教宗的又一舉措。弘一大師聞風而起。先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假廈門妙釋寺演講《人生之最後》，將《飭終津梁》一書內容，巧妙地詮釋為通俗簡要之四部分：

- 一、病重時；
- 二、臨終時；
- 三、命終後一日；
- 四、薦亡等事。

復於同年十一月，在泉州開元寺親自發起倡辦「晉江生西助念會。」一舉在閩南首開立會生西助念之新風氣。為使該會保持正常運作，務使助念活動納入正軌，大師還親自擬訂了《晉江生西助念會簡章》：申明本會以集合道侶互助臨終正念，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宗旨。故凡信仰佛法發願生西者，皆可入會為會員。宣佈分設僧眾部、男居士部、女居士部。推舉會長一人主持日常事務，各部再推正副部長各一人負責召集。凡有病危者要求臨終助念時，可命其親屬通知部長，即由部長遣各會員赴彼現場，舉行生西助念活動。為了避免外界譏議，規定所設三部，應各分界限分別助念。凡本會會員生西者，應酌定地點聚集全體會員念佛回向一日。

（四）共倡念佛拯救國難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華，抗戰爆發，中國人民面臨一場空前民族災難。正在蘇州靈巖山寺閉關安居的印光法師，急國人之急，當即開關籲請聞法信眾云：「飛機大炮常常

有，當此時應精進念佛菩薩名號。不應死者，可消災滅難；若定業不可轉應被難命終者，即可因此生西方。」為了響應印光此議，共倡念佛拯救國難，弘一於一九三八年冬在泉州開元寺演講《勸念佛菩薩求生西方》。大師慨然指出：「念佛常人惟知生西，但現生亦有利益。古德嘗依經論之義謂念佛有十大利益，故念佛菩薩可避飛機炸彈大炮，亦決定無異。」因為越是生命十分危險時，念佛菩薩必懇切，容易獲感應。並就此次與日本抗戰惟泉州安然無難為例，說明此即憑借諸君念佛誦經之力，才使泉州倖免一時之危險。然後根據這一實例，要求聞法者深信印光所言：只要精進念佛，必可消災滅難。大師本人更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一面分赴閩南各地弘法講經，勸請聞法者讀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十萬遍，以此功德，回向國難消除民眾安樂。一面在弘法之地大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字幅，廣贈閩南各地信眾。直到一九四一年冬，弘一大師還在泉州開元寺倡辦結七念佛，拯救國難。功德圓滿，大師又書寫字幅留贈寺方，要求見者聞者奮起救國念佛。內云：「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弘一大師與印光法師是中國近代並世兩大高僧。在相隔半個世紀之後追溯他倆之間的因緣會合，彷彿如見其人如聞其言：耳提面命，諄諄教誨，服膺終生，不改初衷；在相隔半個世紀之後回顧他倆之間的嘉言懿行，依然光彩熠熠相映生輝：棄置名利，不求恭敬，互為護法，無分師弟。令人肅然起敬，回味無窮！無庸置疑，重溫兩位大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的道誼，重溫兩位大師「名聞利養，不介於懷」的謙光威德，必將使人們得到無限的啓示而受益無窮！

大德之交，垂範千古！

以藝術弘法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3

有一個名叫劉綿松居士曾寫信給他，說要編大師的文鈔。但他卻告訴我，叫我代他寫一封覆信給這位劉居士。他說：「印光大師可用文鈔宣揚佛法，但弘一不成噢。弘一不是印光大師。因為印光大師已熟悉佛法，已到達很完滿的境界，所以他能以文鈔來弘揚佛法。同時亦能通過其文鈔而使不少人皈依。但弘一無法做到。弘一只能以藝術來弘揚佛法，好像護生畫集啦、佛曲啦、書法啦、音樂藝術等東西來弘揚佛法。」他再三叮嚀我，在覆信給劉居士時，請他千萬別編他的文鈔。

入蜀願

弘一大師永懷錄 記寂雲禪師兼懷晚晴老人 陳海量/258

寂雲禪師俗姓謝，名國樑，號仁齋，天台樵溪人。性豪邁。早歲留學日本習法政，返國後，服官東三省。家故殷富，食非肉不下箸。素不信佛。一日，遇異僧於途，僧告之曰：「我與你生前是道友，特來度爾。」師搖手斥其妄。僧與師隱事以質，乃異之，願受教。僧勸之喫素念佛。正娓娓問答間，僧忽指曰：「身後來者誰？」返顧，失僧所在。師大駭，即日茹素。嘗問法於弘一大師，獨資造極樂寺於天台蒼山之麓，供養大師。大師小住數日，即他適。大師在閩，嘗謂下走曰：「謝居士（其時師尚未出家）勇猛精進，暑日在阿育王寺拜舍利，汗流及踵，地為之濕。禮拜期間，曉夕忘疲，忽然開悟，是天台出類拔萃之人也。」

○箸：筷子

○貲：錢財
資產

○踵：腳後跟

師與尤雪行居士（號惜陰，無錫人，革命黨先進，即今居南洋之弘如法師），嘗發願往暹羅弘法，以彼邦士女，未聞阿彌陀佛洪名。在滬候輪時，適弘一大師行腳經滬，晤於客寓。大師曰：「兩居士收拾行李，到何處去？」答言：「弟子等到暹羅教化去，明天動身。」大師欣然曰：「好得很！明天我也同你們去。」翌日，遂下輪，結伴南行。時民國十七年戊辰冬月。道經廈門，大師為閩人留住，此大師出家後首次入閩之因緣。

師與尤居士等南渡抵暹，教化念佛，收效頗偉。師留暹羅數載，歸國從閩中大善知識轉逢老和尚剃度，法名寂雲，號瑞幢。近聞寂雲師入蜀，挂錫峨嵋山中。余言及此，前塵影事，頓現心鏡。下走昔共弘一大師，西歸比丘居五磊山上。大師語西歸師顧下走而言曰：「將來有緣，我們三人到四川一走。」以四川外道之多，甲於全國，且以西歸師蜀中人也。西歸法名顯真，在俗供職軍政界，與軍閥劉湘忤，時已信佛。知戰爭非計，救國救民，其惟大雄無畏之佛教乎！乃離蜀，東行入浙，居五磊山，從弘一大師學佛。苦行逾恆，大師深許之。

今大師示寂閩南。西歸師以體弱，棲止華頂峯頭，而下走則滯跡海上。因憶東坡居士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入蜀之願，期諸他生矣！

惜才

古道長亭 李叔同傳 吳可為 / 238

來衢州的當月，法師曾移居城內的大中祥符寺住了些時日。有一次，他在一家小店裏見到豆沙餅包裝紙上所寫的店號餅名，工整秀麗，不同一般，生起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

聽，得知是祥符寺附近浙江省立第八師範學校的青年教師毛世根所寫，即與約見。毛世根自幼愛好書法篆印，一直有志於此，能得到昔日書印名家弘一法師的賞識，深感慶悅。見談之際，大師對這個年僅二十一歲的青年連連嘉許，其後又多次指點他書印之藝。在法師的循循善誘之下，這名青年也開始歸信佛法。法師為他取了一個法名『慈根』。

前次來衢州的時候，法師即數數聽人說起當地有一位隱居的居士汪峻波，字夢空，其人博覽群書，博學多識，文詞書畫，無不遍涉，家無蓄資，惟藏書甚富，累帙千卷。弘一法師曾致詞延請，因事未果。這一次，汪夢空得知法師再蒞衢州，便特意前來拜會。晤談之時，弘一法師發現他果如所聞，論及經史詞章，乃至書畫篆刻，皆能娓娓道來，有如一箇飽學宿儒，汪居士還告知自己素喜修習禪定，近來因讀印光大師文鈔，始皈信淨土，持名念佛以為常課，法師更是深為隨喜讚嘆，兩人以此，一見如故。法師後來曾為其立傳，於其佳才景行而隱於村野，不為世故，頗致嘆賞惋惜之意，傳後讚詞言：

蓮花多隱君子，空谷幽澗，佳蕙生焉。若居士者，混跡市肆，而無改其夷曠之致，斯又難矣。古德謂處動處靜，忘內忘外，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汪夢空嗜愛金石，在他的頻頻勸請下，大師在蓮華寺曾刻石兩方相贈，一刻禪語『放下』兩字，一刻古德歸宗芝庵禪偈：「千峰頂上一茅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裏去，到頭不似老僧閑。」由於刻具早棄，文字係臨時借用鐵錘刻成。

蘇曼殊與弘公對馬一浮觀點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 / 84

學佛方面，他一直把馬一浮視作良師。這種情況跟蘇曼殊頗為相似。蘇曼殊在一九一

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復劉半農的信中說過：「此間有馬居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機也。」李叔同對他的學生豐子愷說過：「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書之厚薄），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

釋名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王心湛 / 147

附：《釋名》

名依相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則名相雙遣。此大乘勝義，唯一真心，無有差別。言真如者，依義立名，是言說之極，因言遣言。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理之至名之極也。故佛法雖廣，總攝其義，要在斷除爾炎而契真如。解行俱兼，吾愧未能，以名遣名，所以自證，因自名真如，字曰心三者，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也。真如居士，昔以是文，就正於法雨光法師。師頗贊許，謂其文義允愜。又謂文字性空，循名行義，旨甚正確。比者居士請寫是文，以志記念，并錄光法師語，附其後焉。歲陽闕逢三月。

曇昉書於信安

遵命閉門靜修

弘一大師書簡 與李芳遠居士 徵雲 / 63

惠書，誦悉。至用慙惶。自明日起，即當遵命，閉門靜修，屏棄一切。仁者天真靈性，舉世莫匹。而不欲沉淪繁華，至堪敬佩。深望今後，活潑莊嚴，為當代第一人耳。歲除

之後，或往他處。謹復，不宣。弘一和南。

誓不為方丈和尚

弘一大師書簡 徵雲 / 131

芝法師座下。頃奉惠書並大著，歡喜無量。大著深契鄙意佩仰萬分。將來流布之後，必可令多數學子同植菩提之因，仁者法施功德，寧有既耶。前日聞仁者與醒法師有往蘇州之意，鄙見以為未妥。倘仁者不欲居廈門，則乞移錫金仙。又靜公近擬接受杭州招賢寺，倘能成就，則仁者住居招賢甚為適宜。末學與仁者神交以來，垂十年矣。竊念當今之世，如仁者英年績學者，誠為希有。若再深入教海，旁及世俗之學識，如是致力十數年，所造必可在虛大師之上。當仁不讓，願仁者努力為之。日本學者著作雖條理可觀然於佛學所造甚為淺薄。仁者將來學業成就，所有著作，必能令日人五體投地，萬分佩仰。且可譯為西方文學，傳播歐美，可為世界第一大導師，則將來受仁者法施之惠者，豈僅中華已耶。末學敬勸仁者，今後無論居住何處，總宜專力於學問及撰述之業。至若作方丈和尚等之職務，願仁者立誓，終身決不為之。因現代出家人中，能任方丈和尚等職務者，甚多甚多。而優於學問，能繼續虛大師，弘宣大法，以著述傳布日本乃至歐美者，以末學所知所最信仰者，當以仁者為第一人矣。末學於仁者欽佩既深，故敢掬誠奉勸。雜陳蕪辭，幸垂省覽。音啓。

開靜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 / 241

弘一大師為廣欽和尚開靜

世間的奇事很多。一九三九年春天四十八歲的廣欽和尚，當時在泉州北門外郊區清源山「老虎岩」隱居坐禪，有一次深入三昧，失去時間與空間，一定就是三個多月，靜靜地枯坐在岩洞裡，過了些日子，山上柴伏、獵戶偶然經過洞前，看他坐在那裡，也不經意，但是隔些天再經過這裡，一看和尚老模樣仍坐在石蒲團上，彷彿木雕泥塑，不覺胡疑起來，就放下肩上的柴擔，跑到他身邊也凝視一番，好像這和尚沒氣的樣子，便伸手摸他的胸口，好像真的死了，才驚叫起來，跑下山向承天寺方丈轉塵老和尚報告，廣欽和尚原是承天寺的打雜和尚。轉塵老和尚一聽，廣欽師在山洞裡死了，趕緊派人上山察看，又準備些木材，準備為他火化，這時弘一大師剛好從漳州返回泉州不久，就有人將廣欽和尚的「死訊」告訴掛單在承天寺的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即刻阻止寺方派人火化，候他去山中看過再說。於是隔天便和轉塵老和尚上山，到洞中一看，這時廣欽師身體微傾，坐在洞裡，身上披一條薄被，一動不動。弘一大師見到這一景象，便讚歎地說：

「他的定力，雖古來大德也少有啊！」

說後便在廣欽和尚的耳邊輕彈了三下，然後就與轉塵和尚相偕走出洞外，一同沿山麓左側石級登「瑞藏岩」，到廣欽和尚的「法師」（從學老師）宏仁老和尚所住的茅篷去了。

宏仁老和尚與廣欽師相約在山中修行已有八年之久，廣欽師在山前洞中坐禪，宏仁師在山後岩洞念佛，都是苦行派。

等弘一大師一行到了山後瑞藏岩，還沒有來得及寒暄，這時廣欽師已經出定，略事休息後，也來到後山向弘一大師與轉塵和尚頂禮叩謝，好像他長著一雙飛毛腿一般，將近三

個多月時間的入定，意外出定後又健步如飛，豈非異數。

廣欽師這一定百多天的奇事，驚動了泉州佛教界，從此以後，他更加努力參究，直到六年（一九四六年）以後初夏下山回到承天寺，此時他已似一個身披殘絲半縷的野人，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農曆五月十五日與臺灣基隆市普觀法師連袂來臺，次年建「廣明岩」於新店。廣欽老和尚來臺後，每天只吃兩三個蕃茄，而不吃飯，終年坐禪，直到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三日（農曆元月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圓寂於高雄縣六龜鄉妙通寺，享年九十五歲。現在回到弘一大師的行止上。問題在，如果當年的廣欽和尚入定後永不出定——怎麼辦？結果一定是從此「坐化」，不再回到人間。而弘一大師這時聞訊來為他「開靜」，開啓他走出三昧之門，讓他再回到人間。

弘一大師為何有這種能力，讓廣欽和尚出定？

我們的解釋是：弘一大師博通經藏，對古來高僧大德定力深厚、入定多日（在定中無時間）而沈於「禪悅」不知出定者，這些歷史知識極為豐碩，於是他便適時地為廣欽師開啓了另一段生命高峰，到九十五歲，在「無來無去，無什麼事」的偈語中化去，真是人間奇蹟啊！

示書法二偈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十四歲 林子青 / 310

〈題竹園居士幼年書法〉：「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別心，云何測度？若風畫空，無有能所。如是了知，乃為智者。」

「竹園居士，善解般若。余謂書法亦然。今以幼年所作見示，歎為玄妙。即依是義，

而說二偈。質諸當代，精鑒賞者。癸酉正月，無礙。」

貧兒捨資請宋藏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五十五歲 林子青／327

〈記廈門貧兒捨資請宋藏事〉：「二十二年夏曆六月，廈門妙釋寺募資乞請宋《磧砂藏》，既已倡布。於十五日，有貧母攜兒詣僧房中，舍資一圓，謂願以此助請宋藏。

問何人施，曰小兒施。問是一圓何因而得？曰曩母常持一錢與兒，自求所須，兒不靡用，乃以聚儲。母數數與，綿歷歲時，始為一錢，暫盈一圓。久置兒懷，視若球璧。今日侍母詣寺禮佛。聞他人言募請宋藏，歡喜舞躍，歎為勝緣，遂舍所寶，而隨喜焉。兒衣敝衲，赤足無履，未及童年，名武彝也。甲戌正月沙門弘一演音撰。」

旭光室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與德淵上人的因緣／49

大師一到蓮華寺，他便發願效學「旭」（蕩益）「光」（印光），爭取得道成佛。為了警策自己，永不退惰，大師還在蓮華寺宣佈閉關之「治行前朝」，專程去衢州碩果巷，登門請求衢州老僧吳明經先生題書《旭光室額》。復又補寫跋文，裝裱以後置於蓮華寺關房，從中表達了效學「旭」「光」，矢志不移的弘願。內云：「余來柯城（筆者按：係衢州別名），未一謁宰官居士；惟治行前朝，嘗過菖廬（一作碩果巷），乞吳明經書《旭光室額》。於時朝曦入檐，沈寒在袖，明經焚香掃地，舉筆拜手，而後落座曰：『吾書末工，誠意為貴也。』明經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考據性理之學。安德忘實，不慕名利。三衢多耆宿，君出其首矣。」

○詣：拜訪

○檐：同簷

宣講祖德道風

高僧傳記 弘一大師與傳貫法師的因緣 / 39

民國廿三年二月十三日除夕來臨。大師趁度歲之機，於意空樓登座佛前，為傳貫法師選講明代藕益法師遺著《祭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文》。大師假蕩益之口，首先贊嘆顓愚大師之盛德：「尚質樸，紕虛文，不肯苟合時宜；註經論，讚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掣其羈縻。」接著列數顓愚風範：一、古道自愛；二、平實穩當；三、安貧若素；四、躬自作役；五、不願苟合。因而「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濫，懦夫立而不傾。」指出當今善知識鮮有顓愚之風範，終致如來法門「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今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因此深「必有聞風而起者」重建「翁之道風」而「共砥狂瀾於末葉！」不言而喻，宣講者本意是諄勉傳貫；要嚴於修，提高德行，俾可日後繼承顓愚之高尚道風，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善知識。

【校記】

①界，原作罪，校改。

②慧，原作愚，校改。

○紕：黜，斥退也
○讚：讚揚

弘公道風

往生蓮友



孝友之道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溫州慶福寺)

海翔居士：

昨夕誦來書，驚悉旻飛居士謝世，不勝悲嘆。臨命終時，雖無顯明生西之相。然神志清明。默念佛號。并夢見亡母及金銀索，或已為極樂世界人矣。朽人於昨晚延請本寺僧眾念阿彌陀佛普佛一堂。昨適為一七日，因緣遇合之巧，誠不可思議。明午齋僧。朽人自今日始誦《梵網經·菩薩戒本》四十九日（日誦一卷），并於秋涼後，寫小幅阿彌陀佛名號四十八葉，郵致尊邑，分贈道侶。以是功德迴向亡友旻飛，若未生西方者願早往生，若已生者，願增高位，聊以答復臨終垂念之深情耳。令弟於彌留時，諄勸仁者學佛，實為最要之語。彼與仁者相處三十餘年，親愛之情，逾於尋常骨肉，故彌留時，諄諄以斯言相勸勵，以作最後警策，真不啻一字一血。唯願仁者痛念死別之贈，永久服膺而弗失。自今以後，篤信佛法，精進修持。（雖商業多忙，亦可覓暇念佛，每日應有定課。）將來娑婆緣盡，往生西方，與母弟永為蓮邦之淨侶，何幸如之。仁者應於每日覓暇，為彼念佛，多少皆可。又須命彼妻子及諸眷每日盡力念佛，則亡者必獲莫大之利益，如此即是真盡孝友之道。備述拙見，并奉慧覽，殊未宣悉。

六月二十九日 曇昉疏答

略表微忱

(一九三五年舊八月十日，泉州承天寺)

弘一大師全集八 致了智法師 / 308

了智法師慈鑒：

今日誦座下惠書，悉了識師已歸西。音擬自明日始，在此講《華嚴行願品大意》。更擬於十一月十九日，為生西百日紀念，在妙釋寺講《梵網經大意》（大約七八日講完）。皆以迴向了識師，增高品位，早證佛果。並於年底，擬編《人生之最後》一卷，附述了識師發心念佛生西之事，由佛學書局出版以為紀念、音與了識師友誼甚厚，以上所述種種，略以表示微忱耳。

考周尺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29

有一次廈門大學的文學院長要我請他去廈大演講，我和廣洽上人到樓上去請，他很客氣地說，近來常常「自斂」，所有世事都盡量避開，以免「碰釘子」。他開心地笑。還用新文學的口吻對我說，他沒有做過什麼事，家裏都是由「妻」來料理，在日本的時候，生活十分「考究」，目前只是研究古版律書，不要見客，所有客人要先通報才得安排接見，但他要見我，卻常常遞下條子給侍者通知我上樓去。有一回僅寫「乞考周尺」一個小字條給我，於是忙了幾個下午到廈大圖書館去。結果我送上有關珍貴的古書，讓他自己解決周尺的長短。他講閩南十年之夢影，由我譯廈語並筆記，整理後再送上去給他修飾，也許他認為不要進文章病院，所以當他在南安發現唐詩人韓偓墓道時，一次用了涵芬樓的信箋七張，寫信給我要我替韓偓作傳，並考證香奩集非韓作。我忙了幾年，每完成一章，就讓他先修改，然後再抄，等到全部抄好，他再校對，然後在他所居的功德樓上，他親自替韓偓寫了一個牌位。供上疏果，還請幾位養正院的小沙彌分成兩排由他主持，替韓偓超薦。當

然由我居中代表韓家上香。念經完了，他笑對我說替千餘年前的古人超度，供牌位，恐怕沒有見過吧！我們只感到這個功德真是絕無僅有，小沙彌們也沒有得到襯資。

賞心樂事 不可復得

弘一大師新譜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庚午）五十一歲 林子青／274

〈題經亨頤贈夏丐尊畫記〉：「庚午五月十四日，丐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約石禪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飯蔬食，石禪以酒澆愁。酒既酣，為述昔年三人同居錢塘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今已不可復得。余乃潸然淚下，寫《仁王般若經》若空二偈貽之：

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為害。

欲深禍重，瘡痍無外。三界皆苦，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盛者必衰，實者必虛。

眾生蠢蠢，都如幻居。聲響皆空，國土亦如。

永寧沙門亡言，時居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校記】

①紀，原作記，校改。

襯ふ

潛ひそ

瘡痍さうい

弘公道風

側影
圖

雪峰茶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2

在泉州時，曾有過這麼一件事。有一次，弘一大師告訴我：「我這幾天在想，如果我能喝喝雪峰茶，那我就很好了。」雪峰茶是指南安楊梅山雪峰寺所出的茶。他說完之後，就問我：「你有嗎？」我說有一點點。他很少向人要東西的，有時人家送東西給他，他也不要。我去把茶葉取來，他泡了茶，喝了一口，大讚：「呵！很好！很好！這茶一喝入口，身心就進入一種很清靜的境界，這茶的功用真好。」稍頓，他又說：「但不能常喝！（哄笑一堂）他說：『這茶對過午不食的人不大合適，因茶對消化很有幫助，多吃不得！』（又是一場哄笑）」

高麗菜乾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 謝清 / 2

在永春一年多，他的身體不大好。那時，大師大概是五十八九歲吧。有一次他由永春下來，去洪瀨靈應寺小住，寺中有一些倒插而生的竹，村人稱它為顛倒竹。主持在家時是做紙紮的，他在靈應寺也如此。弘一大師每日只早午兩餐。素來對菜餚沒有選擇，你給什麼他就吃什麼。不過他自己倒很喜歡吃高麗菜乾。因此，主持知道大師好此菜，便天天送高麗菜乾給他吃。吃了幾個月，就使大師得了痢疾。待下痢稍為轉好，大師便下來回到泉州。他說：「呵呀，靈應寺在佈置上很花綠。我們出家人不能住在像資本家、或官僚貴族似的堂皇的寺廟內。」由此可見大師多麼樸素。

五十年破皮匣

曇昕法師談弘一大師謝清／2

有一天在承天寺，大師對我說：我放了一些行李在百原禪院（內存一百多座銅佛，該寺以銅佛名聞四處，故又有人叫此寺做銅佛寺）。我依照他的指示去取回他的行李。去到禪院，只取得網籃一個。因那皮匣放在那裡好久，老鼠已把它當做窩巢，因此皮匣的殼全被老鼠咬得七孔八瘡的。他見到那個破皮匣後說：「世事都是無常的，這皮匣跟我差不多有五十年了，現在竟也破損成這個樣子，裡面還有老鼠，你去把他們給弄走吧：然後才好把皮匣丟掉。」「唉！」他說：「凡屬有相，皆是虛幻。凡是能看見的東西，都不能永久存在，好像這皮匣也是一樣！」

（問者與旁聽者，聽到法師講到此，都不禁笑將起來）

芳軌盛德

弘一大師永懷錄夏丏尊序／1

綜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多才之藝人，為嚴肅之教育者，為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跡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謂遊戲人間，為一大事因緣而出世者。現種種身，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蓄徒眾，而攝受之範圍甚廣。

集中作者不盡為佛徒，其所仰慕者，或為師之氣宇，或為師之才藝，或為師之德行。其與師之關係，或為故舊，或為師弟，或則竟無一面之緣，徒以景仰師之高風亮節致其私淑之忱於不自知者。

○匣：小箱子

○殆：幾乎地

離愁

弘一大師永懷錄 送別晚晴老人 李芳遠 / 69

去年暮春，閩南時局漸形動盪，日機時常出沒閩空，泉州曾經被炸，不適於用工夫，於是杖錫來永春，到普濟巖去靜修，專心整理南山律部。我曾訪過他好幾次，獲益不少。後來法師閉門養痾，直至而今，已是年餘了，寒蟬之聲盡，忽然這幾天天氣轉寒，因距海稍遠，海風難到，在高山大壑間，曾下過霜。昨夜靜思，法師或且將再參方罷。半月前曾經接到他的信云：「朽人近擬韜光埋名，遯世終老，所云之事，乞緩行之。書件俟往泉州後加墨。」——果然，晚上父親回來，說今天去探訪法師，法師已於今日來城，掛錫桃源殿，明日破曉即乘舟往安南去。

「關山月皎清風起，送別人歸野渡空。」（韓冬郎江南送別句）次晨聞雞，我即跑到渡頭的木橋上去，正江上濃霧迷漫，接著霑衣欲濕霧雨濛濛地下著。我徬徨江岸，遠望著滔滔而來的碧浪，在失望之剎那，江頭的蘆花叢裏，突然露出孤帆來，我想必定是渡法師的。霎時，船近了，驚喜起立地向我誦聲阿彌陀佛，這聲音清冷輕快，使我全身發抖，莫敢仰視，在肅然向他回敬之際，下船去了。

法師近來老態日甚，似雪的長髯，瘦得如蒼松般，但是精神卻為我們青年人之所望塵莫及。在很靜穆的面中微露出他的笑容，毫無躁忿地續動念珠，卻一面與我談著，那種飄逸的神態，正和他的書法一樣，清絕人間，毫無矜才使氣的煙火。我問道：「法師何時得重來永春？」他似別有天地非人間地笑而答著：「待來年機緣成熟，當即重來；然未可確定，或且那時已生西方去了。」

法師又問我將送他到那裡。說到這個「送」字，雖然不是什麼特別的名詞，可是有味

○痾：疾病

○壑：聚水的低窪坑谷

○遯：韜光

道極了。我想法師必憶起 俗所作轟動一時的送別一曲云：「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一樣寒冷的境界。我答道：「在下的冷水村，有個木渡橋，就在那裏告別！」法師除勸念佛，速得了脫生死外，別無他語。同座的傳貫師（侍從弘一法師多年的）插口問道：「貴村太平若何？」我據實一一以對。雖然在先曾想出好多事，備作談話資料，可是到那境界，卻都煙消雲散了。靜坐凝神地聽著船過淺處與石子相擦發出又——又——的聲音。弘一法師更閉了眼睛，微動著口脣。我知道他在念佛，更不好打動他。雖然枯寂地對坐著，然總覺得有無限的美趣，正好似葉聖陶先生所說的對坐二小時，勝過共聚十年的光景。

過了好久，傳貫師纔提起午飯事來問他，告別の木橋已在眼前了。隨後我即插口請他指示關於天風堂遺稿影印事，又請他題序。法師於答許之時，船已靠近木橋了。我於匆忙之際，向他告別，跳到岸上來了。愴神地望到那船迷濛不辨，纔回頭走。陰沈沈的天空，數點寒鴉淒厲的叫著。嗟夫！「烏啼月落人何處？又是一番新別離！」我與法師別了！但我尚有一線的希望，便是來年機緣成熟那句話的安慰，這時我心正如南唐李後主相見歡有句：「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謙恭之情 俾人我慢山崩

弘一大師永懷錄 追悼弘一律師文心 / 129

余於民之十四五年間，在江蘇常熟破山興福寺法界學院，從湖北慈舟法師及湖南歸元法師，研討曇無德部律的時候，深感律中的輕重罪的起由，「開、遮、持、犯」的判斷，

止持作持的嚴格，戒體戒相的條析，非常稠繁，難以具了。復於上海佛學書局購得弘一律師四分戒相表一冊，關於四分大律的一切困難，無不解決。他以科學與藝術的方法，將律中的開遮持犯，止持作持，大小罪由，戒體戒相，無不表陳，誠古今中外未曾有的傑作，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一也。

復次於民之十八年冬，余轉入閩南佛學院求學的時候，閩院院長虛大師，弘化西洋回來，而弘一法師亦由他方來閩院，始覩其真容。兩聖僧相比較之下，而虛大師儀表出俗，彬彬地恰是一個義學沙門，而弘一老人狀貌超凡，皎皎地正是一代頭陀行者。迨虛大師講演之後，請其登臺誨示，立即彎腰，連說不敢，其謙恭之情，俾人我慢山崩，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二也。

復次於民之二十年，余弘教河南汴梁及湖北武漢。迨民之二十四年春，因閩院院長常惺法師的函聘，余重遊舊地，又值弘一律師安居南普陀寺三門前東邊的功德樓上，他又從日本請回很多名貴莊嚴的法寶，自己研讀，暇時並為瑞今、廣洽師等，講授律學大要。余於閩院講課之暇，亦曾參加。有時余亦曾披衣持具，叩問要法，慈意殷殷，誨人不倦，曾以名貴竹盒內貯日本式的七卷大乘妙法蓮華經送我，我又轉送已亡的老友□□和尚，現由其徒妙廉、妙解等，仍保存白鹿洞，以作鎮山之寶。其法施的廣大，嘉惠的真摯，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三也。

復次民之二十六年，自盧溝橋事件爆發的時候，全中國漸均成戰區，南普陀寺亦成戰時重地，余遂移居萬石蓮寺。弘一律師又從青島帶學僧數十人亦到，學僧圓拙等數十人安居中巖，余安居會泉老法師關房北部，專研律宗，有時亦為帶來的學僧講律。余唯讀楞嚴

經，並持大悲咒及觀音菩薩聖號，以祈禱世界和平。一切食費，均由會泉老法師供養。同居有四五月之久，凡見面雖彼此杜口，然亦合掌為禮，以示互敬。當其往泉州時，余曾送他老人七律一首，時久不記其辭，徧尋書篋，都未之見，亦一憾事。但他老人往泉州時，觀余書桌除經書外，別無所有，寂寥異常。他老人親手栽三四小磁盆名花，對我很慈愛的樣子，躬自搬到我的書桌沿上，並一一說明其花的名字。其花名我都忘了，曾記有一盆開的很香豔，放在桌上，說了花名，他老人就和悅的轉身回寮了。至今思之，一係慰我寂寥，一係借物以顯其精神常住，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四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在南普陀寺中天禪室南窗下泣寫

不要怕好好用功 做個有為的和尚

弘一大師永懷錄 開達／139

弘一法師清癯的面孔，放在我的眼瞳裏，相距現今已七年了！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天，那時我是一個無知的小孩，故也不大記得清楚。但是那和藹清白的面龐，和瘦怯怯的身材，上下脣有一寸餘的鬚子，那是永記在我的腦海裏的。是在泉州開元慈兒院的大講堂內，瞧著他的算是第一遭。院長葉青眼先生首先告訴法師的來歷，就將法師高深博淵的學問，和從前在社會教育界的成績，說個大略。我的同學們個個都睜開了眼睛，理想中以為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法師，那知卻是一個穿著灰色的中褂子，腳下踏著一雙百納的芒鞋。法師立在講壇上，好似一位活羅漢，風骨灑脫，那莊嚴、慈悲、親切、和善的可敬可親容相，人見了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印象，法師發出那鏗鏘的音聲，好似奏出極幽美的歌曲。同學們！昂首靜聽，連呼吸都不敢虛噓一下，腦海中想，呀，這一小時的話是不易多得的哪！

○癯：瘦小的樣子

篋

太陽的熱氣漸漸消散完了的傍晚，我拿了一本書在獅子石（萬石巖的大殿右邊那塊大石是），高聲吟讀，一面讀著，一邊和同學玩著，接受著那涼風的吹拂，很是涼爽。忽然大殿的邊門開了，跑出一位穿破芒鞋的和尚，走近來對我微笑，這時我的頑皮和種種不正當的遊戲都收掇起來了，很急促的從石上跳下來迎接法師，差一點要跌倒一跤，法師用很善親的手把我扶起來說：「好孩子！不要怕！不要怕！要好好地用功；將來做個有為的和尚。」這幾句話我一生也是忘不了的！我一生也忘不了的！這是一句我多麼心愛的話呀！

去去就來

弘一大師永懷錄 去去就來 李圓淨／165

大家不要過於悲感罷，大師說過，「去去就來」的。

接到泉州報知弘一大師已於夏曆九月初四晚八時圓寂消息之後，悲仰中不自覺地翻檢大師的遺札，劈頭就見：

朽人近年以來，精力衰頹，時有小疾。編輯之事，僅可量力為之，若欲圓滿成就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娑婆，乃能為之。古德云：「去去就來，」迴入娑婆，指顧間事耳。

這兩行加了密圈，我讀了又讀，再看下去：

吾人修淨土宗者，以往生極樂為第一標的，其現在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弘法之事，皆在其次。時節到來，撒手便行，決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毫貪戀顧惜之心。朽人所云編輯諸事，不過姑作此想。經云：「人命在呼吸間，」固不能逆料未來之事也。余與仁者

友誼甚厚，故敢盡情言之，乞勿以此信示他人，他人見者或為驚詫也。

當時我果然不敢以此信示他人，現在大師是往生極樂了，我才把它來公開，大眾不至於再驚詫了罷。見說迴入娑婆指顧間事，許會轉悲為喜罷。

廓然無礙

弘一大師永懷錄 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蔡冠洛 / 172

他到處隨緣清修，不避危難。廿六年北方戰事爆發，他在青島湛山寺，報上的消息，青島已成了軍事上的爭點了，形勢十分緊急，有錢的人都紛紛南下，輪船致於買不到票子，我就急急的寫去請他提早南來，上海有安靜的地方，可以卓錫，但他的來信卻說：

惠書誦悉，厚情至為感謝，朽人前已決定中秋節乃他往，今若因難離去，將受極大的譏嫌，故雖青島有大戰爭，亦不願退避也，請乞諒之。

這種堅毅的態度，完全表出他的人格了，是無論何人見了，都要為之感動不置的。

當「秋色來天地，燈火倍相親」的當兒，他依著預定的時期，離開了青島。信上說，過滬時大約暫住新北門外的一個小棧房。

但是那時黃浦灘上已變成了炮火的孔道，新北門外正是最危險的地方，我就寫信去告訴他，非住別的安全地帶不可。但是他來了，仍舊住在那棧房裏，徹夜的聽著炮聲，毫沒有恐懼的樣子，倒要往福建。問他老人家什麼時候可來上海，他說：

要看機緣，或者就在西方相見。

此後來信又說：

衰老日至，但願早生安養耳……

他到廈門，又值變亂，他怕我和夏師罣念，來信說：

廈門近日情形，仁等當已知之。他方有諄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居住廈門，為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

其實那時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已經寫信去勸請他移居了。不久，又得到他的復信，甚而至於說：

惠書誦悉，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廈門，倘值變亂，願以身殉，古人詩云：

「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謹復不具。

這可以看到法師對於生命並沒有懷戀的意思，而且願意早脫娑婆，往生西方。現在讀他的遺偈：「花枝春滿，天心月圓。」已明明白白的道出他廓然無礙的境界，更明明白白的證明他「戒乘俱急」，已經得到無上妙果了，這又使我覺得歡喜。

清

弘一大師永懷錄 憶李叔同先生 弘一大師 朱文叔 / 184

在我的學生時代，李先生是教音樂的，那時我對於先生的觀感只有一個字——清。

人是清癯的，身材適中，可是因為清癯的緣故，在我的目中顯得高，尤其當他站在講壇上的時候，心中每不期而起「仰之彌高」的感覺。音樂教室的前面，是一個校園。有時先生在那裏觀賞花木，亭亭靜立，也使我起一種「清標霜潔」的感覺。

目光是清湛的，無絲毫垢滓，更不含絲毫嗔怒之意。因為他不多說話，和他日常相見，每有極短暫的相對無言的時候，在這時候，只見他雙睫微垂，覺得好像有無量悲憫之情從他目中流露出來。

語聲是清悅的，無論在上課時，在日常相見時，他的說話總是那末輕緩，可又那末有力，能使聽者澈於耳，入於心。

至於容止氣度，真是一清如水；惟其清，所以潔淨，澄澄澈澈，遠離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襲，淨無微垢，室中明窗淨几，潔無纖塵，這且不說，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覺得有一脈清氣，浸潤著你，涵濡著你，使你自慚形穢，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復存於心。

惟其清，所以和悅，溫溫穆穆，從無疾言厲色。我記得在學業上，所有同學都沒有受過先生的訓斥，可是對於先生的功課，大家都誠意的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數，只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悅，更歡喜。

惟其清，所以靜，安然謐然，從不遑遽惑亂，就是同學們，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課上，也不會有躁急煩囂的表現。

惟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見他有過得失之色，羨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風霽月。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蓮，木中之松。

初秋

弘一大師永懷錄 紀念晚晴老人 陳祥耀 / 189

老人唯一使人永久紀念的，當是他的使人一見便不會磨滅的親切的印象。關於這點，我想葉聖陶先生的「兩法師」已抒寫得頂好。他用稀疏的輕鬆樸摯的筆調來描述對於老人的親感最為調和。周予同先生，是同葉先生同時訪謁老人的人，曾親口說：「在他所會見的人物之中，老人是最富美感的一個。」葉先生說：「和老人在晴秋的午晴中對坐，覺得有難言之美。」我也說過：「看見老人的和善的笑容，是接觸宇宙中一線寶貴的光輝。」

謐：安靜
遑遽：驚慌
害怕
霽：清

老人所給人的印象是這樣的深。老人對人，在他的紅潤而略帶皺痕和疏髯的臉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的微微掀動的嘴邊，永留著和善的笑意。這笑示他內心長時的欣悅，長時的謙泰。是的，老人永遠是安詳謙泰的，永遠是盎和恭敬的，他永遠是使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偉大的修養，他的寬虛懇切之懷，他的高寬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後躺在床上示寂的剎那，還沒有失去他這一切常德。他的聲調非常鏗鏘，說話既極悅耳，吟詩時的聲情綿遠，尤能引人入勝。我應該感謝他給我以對龔定盒詩的情調的啓發，我應該把我在今年六月間所寫的論龔定盒詩中，關於老人對我的理解定盒有何影響一段摘下。

……這就是「悱惻道」上，如萬玉哀鳴」的更是定盒的心聲了，……定盒寫這些詩時的心境，正可以在他的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結段找到很好的說明：「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泚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歟！」初秋是歷盛而感覺到衰的，初秋是要從雄奇哀豔的少年場悟徹地歸到了蕭疏澹蕩的定境的，……初秋是疲倦後喜歡休息的，是惜別的，是甘心逃禪的，……是能夠寬容一切的，……是覺得一切情懷都不必加以深眨，初秋是天地最清明，靈魂最安定，心情最綿邈的季節，尤其是一個最多情、最富於春夏的豐富熱烈的心靈的轉入這個季節的歌唱，一切都更格外加重了他悵惘，追思感喟的深長的情調，一切也更格外表現了他心靈的發展、變遷，和埋在最內在的真切、懇摯，所以初秋是「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的，要體會定盒詩的好處，就請體會這兩首詩那種縹渺的，幽深的，低徊一唱而三嘆的情調。……吾第一次陶醉在定盒「古今誰免餘情繞」一

龔

盒

○悱惻：內心
悲苦○道：迫近、聚
集○糴：買入穀物
沉

邈

詩的情調中，而由此悟入這情調是研究定盦詩與定盦性情的主要之點，是在……承天禪寺裏，邊聽弘一老人講述他入世出家的感想而口誦此詩作收場語的時候，只有多情而又懂得音樂像弘一老人那種人，念起這種詩，那才真是奏成說不出的渺縹悱惻的音樂呀！吾說弘一老人為多情，老人或不以為唐突吧。

今者，我們所怕唐突他的老人，已謝我們而去，檢校舊稿，曷勝於邑，噫！或者我們所設想的定盦平澹時的心情，就某種意義言，或有近似老人的心情的吧。

到了西方乘願再來

弘一大師永懷錄 弘一大師生西有感 陳秋霞 / 200

大師臨終前預囑其侍者妙蓮法師為之助念佛號，且告以如見其眼中流淚，則為「悲欣交集」之表示，萬勿誤會云云。揣大師之意，殆欣者欣自身之西歸，悲者悲眾生之猶迷也。嗟乎，世變方亟，人心未悔，大師於撒手西去之際，而以此四字留遺響於人間，其意義顧不深長歟。

大師臨終之前，微示疾，然拒不進藥，謂其侍者妙蓮法師曰：「你們要我住世，實在眼光太淺，我繼續住世，實不能有所作為，不如到了西方去，乘願再來，屆時廣度眾生，便一切可以圓滿了。」噫，大師之悲願深矣，固去即不去也。

飭終莊嚴

弘一大師永懷錄 千江印月集 葉青眼 / 268

公之盛德莊嚴，見之於飭終之際，可得而述者有三：一曰示疾如無疾然，二曰示死如

無死然，三曰示化如未化然。何謂示疾如無疾然？公自八月十五十六講經，精神雖然奮興，然聲音語氣已微帶有黯然神傷之意，開端結論，字句略露朕兆，眾或不大注意也。迨九月廿三日為道、逢二老寫大柱聯後，下午即云身體發熱。廿四日食量遂減。廿五復為學生寫字。廿六日食量減去四分之三，又照常寫字。廿七日整天斷食，只飲開水，醫藥悉被拒絕。廿八日叫蓮師抵臥室寫遺囑。廿九日囑臨終助念等事。三十日整天不開口，獨自默念佛號。越至九月初一日上午，為黃福海居士寫紀念冊二本，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蓮師。初二日命蓮師寫回向偈。初三日因蓮師再請喫藥，示不如念佛利益，及乘願再來度生等囑。初四日因王拯邦居士力懇喫藥及進牛奶，說十誦戒文等。是晚七時四十五分鐘，呼吸少促，八時正遂吉祥西逝。如是謂為無疾，明明有發熱不進食，謂為有疾，何以旬餘減食停食，寫字說法如故？故曰示疾如無疾然。何以謂示死如無死然？公吉祥西逝後，蓮師等依照遺囑助念已，關鎖晚晴室，退出。翌晨緇素弟子來，悉在室外，焚香獻花禮拜，一日無動。初六日晨刻，將裝入龕。余入室頂禮，瞻其遺貌，見遺體向西側臥，兩腿端疊，左手垂於腿上，右手扶腮，蓋以被單，面隱隱帶笑容，脣際尚略現紅色，與在生無異，然此時距氣絕已三十五六小時矣。如是謂為未死，已氣絕一二日，謂為已死，何以面色如生？故曰示死如未死然。何以謂示化如未化然？過七日是为十一日晚，在承天寺化身窯茶毗，舉火纔逾時許，眾方恭敬圍繞，忽爾異彩一道突從窯門燎出，熾然照耀，辟易一切，眾為震動，厲聲念佛，異彩須臾散去，未幾已告化盡，猛捷無與倫比。翌日眾撿靈骨，分為零整兩種，整的質呈堅固，潔白兼帶青色黃色微紅色，零的千百碎片，其中輒檢出舍利如綠豆大者多枚，余亦檢出一枚，為血色，最奇者，越二十餘日，蓮師猶檢出一枚色澤勝常

○迨：等到

，投諸磁盆中，鏗然有聲。舍利者，梵語設利羅，戒定慧忍力功德之所薰修也，如是謂為未化，已迅疾薪盡火滅，謂為已化，何以有堅固舍利大小一千八百餘枚？故曰示化如未化然。噫嘻，鏡花水月，夢中佛事，世人或未易明，吾人不可不特別注意及之。

示導后學

百年家族 李叔同門風與世風 田濤 / 67

弘一法師的佛門弟子、曾在杭州隨侍的寬願這樣說：

師父有時住到城裏銀銅巷十三號虎跑寺下院，我也隨去。在下院，師父照樣每天教我寫字學文化，教我念經做功課，而且很耐心，絲毫不放鬆，哪怕我寫錯一撇一捺，都要認真給予指正。他還常常教育我應該怎樣處世接物，認真做人。記得他曾教我寫過很多格言：如「放寬肚皮容物，立定腳跟做人」；「律己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臨事須替別人想，論人先將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樂，氣度要宏，言動要謹」；「貪利者害己，縱欲者戕生」；「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處減三分讓人嗜」；「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人好剛我以柔勝之，人用術我以誠感之」等等。師父反覆講解每一條格言的意義，給我的啓迪很大，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曹雲鵬：〈弘一法師出家前後軼事〉

他依照《格言聯璧》的形式，收集並手書有《格言別錄》，從明朝人薛文清（暄）的讀書錄和清朝人梁瀛侯的日省錄中，摘編了《佩玉編》，從佛經和前代大師禪語中選錄出《晚晴集》，將明朝律宗蕩益大師的警訓編成《寒笳集》。

毫無矯飾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佛門苦旅 田濤 / 272

凡是見過法師的人，莫不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錢君匋回憶他對大師的第一印象說：我抬頭一看，一位和尚站在辦公室門口，門正好成了框子，把他嵌在中間。他高約一米七，穿著寬鬆的海青，因為面形清瞿神情持重，雖然在微笑，卻有一種自然的威儀，把身體也襯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淨化後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無矯飾。上唇下巴有些鬚髥，異常地率真可親。五十出頭，並不能算老，我見到他的虔誠，不亞於見到祖父一樣，一陣清涼之氣從我脊背上向全身擴散開來，人世間一切俗套偽飾，在一剎那間都卸淨了。——〈憶弘一大師〉

和善的笑意

百年家族 李叔同 佛門苦旅 田濤 / 272

陳祥耀說：「我看見老人的和善的笑容，是接觸宇宙中一線寶貴的光輝」。弘一法師最使人難忘的，就是一見而不會磨滅的親切印象：

老人對人，在他的紅潤而略帶皺痕和疏髯的臉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的微微掀動的嘴邊，永留著和善的笑意，這笑表示他內心，長時的欣悅，長時的謙泰，——是的，老人永遠是安詳謙泰的，永遠是益和恭敬的，他永遠是使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偉大的修養，他的寬虛懇切之懷，他的高寬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後躺在床上示寂的剎那，還沒有失去他這一切常德。……——〈紀念晚晴老人〉

匋

○嵌：填入

髥

安詳謙虛

許霏在〈我憶法師〉中說：

我的確被他的巍巍大德、煦煦仁慈太感動了，雖然我仍舊以藝術前輩看待他。當我每次和他會面，他總給予我無上的歡悅，清瞿的面龐，老是帶著和善的笑容，像傍晚柔暉的陽光的可愛，他的心懷永遠是安詳謙虛，盎和恬適，絕沒有一絲不得意的神氣或拂然的辭色。

○盎^ホ：充滿

訪故居（城南草堂）

我看弘一大師 才子——藝術教育家——高僧——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38

嘗聞豐子愷言，民國十七八年間，上人暫居其滬寓（江灣）時，偶話舊，忽欲尋訪城南草堂，子愷隨行。至則故居猶存，而主人已易，屋宇改為精舍。入則大動今昔之悲，頓向佛座五體投地，叩頭如搗蒜，誦經不絕口，肅穆之容，萬籟為寂，淒涼之氣，四壁浸寒，我佛有靈，當亦同下傷心之淚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誠求之，其人斯得。嗟乎蒼天！疇昔慷慨好義之文壇盟主許幻園者，頭已白，耳已聾，憔悴之狀不忍目，而猶伏處陋室，為人佣書，藉易升斗，以維生活。相接之下，又復大愴！久之，始破涕為笑，追敘前塵，恍如癡人說夢，此情此景，使陪坐之子愷，亦不禁涕淚沾襟也！

師弟之情

我看弘一大師 才子——藝術教育家——高僧——弘一大師（李叔同）傳 姜丹書／38

民十八年，歲次己巳，上人五十誕辰，紹興徐仲蓀氏曾為放生於白馬湖，洋洋焉魚蝦得所，上人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觀者興感。既而至甬上，有某僧以籌濟陝災請之至西

○甬上^ニ：浙江寧波之簡稱

安，上人不欲拂其意，許隨行，已上輪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質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返岸，眾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恬適之懷，各盡其道，一時傳為美談。今上人年已五十有七，而入山愈深，韜居閩夏窠谷一草庵，不欲再出云。

於戲！白雲深處，藏幽人之孤蹤；明月前身，喻藝禪之風度。渺渺予懷，薰沐紀述。瞻彼南山，曷其有極；載挹清徽，未盡萬一。

示寂

我看弘一大師續傳 姜丹書 / 41

民國廿六年，歲丁丑，火牛厄，蝦夷跳，狼燧急，七月七日盧溝橋，八月十三日吳淞口日寇先後發難；及冬，上人適滯留青島，船雖尚可通滬，但以囊空裹足，待得夏居士丐尊由滬匯資始克行，匆匆過滬，信宿而赴閩。在閩屢易卓錫所，到處弘法。最後居泉州大開元寺，仍勤於律學著述不倦。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十月十三日即農曆九月初四日午後八時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距生於光緒六年九月二十日，享壽六十又三歲，僧臘廿四年。身後諸事，預囑妙蓮法師依旨料理，遺著遺物，亦悉付妙蓮保存，而遺物中有其與生俱來之松枝在焉。十一月初，上海夏居士接其永訣函曰：

丐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於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 音啓

前所記月日系依農曆。又白

夏居士謂月日上之數字系示寂後他僧代填。

上人茶毗後，得舍利子千數百顆，超絕尋常。已分置若干於杭州虎跑寺，備建塔。

●茶毗^{チヒ}

佛教中指火化

僧再拜

我看弘一大師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夏丏尊 / 55

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隨在都給我以啓誘。出家後對我督教期望尤殷，屢次來信都勸我勿自放逸，歸心向善。

佛學於我向有興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還沒有建築成就。平日對於說理的經典，有時感到融會貫通之樂，至於實行修行，未能一一遵行。例如說，我也相信惟心淨土，可是對於西方的種種客觀的莊嚴尚未能深信。我也相信因果報應是有的，但對於修道者所宣傳的隔世的奇異的果報，還認為近於迷信。關於這事，在和尚初出家的時候，曾和他經過一番討論。和尚說我執著於『理』，忽略了『事』的一方面，為我說過『事理不二』的法門。我依了他的諄囑讀了好幾部經論，仍是格格難入。從此以後，和尚行腳無定，我不敢向他談及我的心境。他也不來苦相追究，只在他給我的通信上時常見到「衰老浸至，宜及時努力珍重」等泛勸的話而已。

自從白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後，和尚曾來小住過幾次，多年來闊別的舊友復得聚晤的

機會。和尚的心境已達到了什麼地步，我當然不知道，我的心境卻仍是十年前的老樣子，牢牢地在故步中封止著。和尚住在山房的時候，我雖曾虔誠地盡護法之勞，送素菜，送飯，對於佛法本身卻從未說到。

有一次，和尚將離開山房到溫州去了，記得是秋季，天氣很好，我邀他乘小舟一覽白馬湖風景。在船中大家閒談，話題忽然觸到蕩益大師。蕩益名智旭，是和蓮池、紫柏、憨山同被稱為明代四大師的。和尚於當代僧人則推崇印光，於前代則佩仰智旭，一時曾顏其住室曰旭光室。我對於蕩益，也曾讀過他不少的著作。據《靈峰宗論》上所附的傳記，他二十歲以前原是一個竭力謗佛的儒者，後來發心重注《論語》，到《顏淵問仁》一章，不能下筆，於是就出家為僧了。在傳下來的書目中，他做和尚以後曾有一部著作叫《四書蕩益解》的，我搜求了多年，終於沒有見到。這回和尚談來談去，終於說到了這部書上面。

「《四書蕩益解》前幾個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讀過一次。」和尚說。

「蕩益的出家，據說就為了注《四書》。他注到《顏淵問仁》一章據說不能下筆，這才出家的。《四書蕩益解》裏對《顏淵問仁》章不知注著什麼話呢？倒要想看看。」我好奇地問。

「我曾翻過一翻，似乎還記得個大概。」

「大意怎樣？」我急問。

「你近來怎樣，還是惟心淨土嗎？」和尚笑問。

「……」我不敢說什麼，只是點頭。

「《顏淵問仁》一章，可分兩截看。孔子對於顏淵說：「克己復禮」。只要『克己復禮』本來具有的，不必外求為仁。這是說『仁』是就夠了，和你所見到的惟心淨土說一樣。但是顏淵還要『請問其目』，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實行的項目。『克己復禮』是理，『非禮勿視』等等是事。所以顏回下面有『請事斯語矣』的話。理是可以頓悟的，事非腳踏實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應，才是真實工夫，事理本來是不二的。」——蕩益注《顏淵問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記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滔滔地說。

「啊，原來如此。既然書已出版了，我想去買來看看。」

「不必，我此次到溫州去，就把我那部寄給你吧。」

和尚離白馬湖不到一星期，就把《四書蕩益解》寄來了，書面上仍用端楷寫著『寄贈丐尊居士，弘一』的款識。我急去翻《顏淵問仁》一章。不看猶可，看了不禁呀地自叫起來。

原來蕩益在那章書裏只在《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下面注著《僧再拜》三個字，其餘只錄白文，並沒有說什麼，出家前不能下筆的地方，出家後也似乎還是不能下筆。所謂『事理不二』等等的說法，全是和尚針對了我的病根臨時為我編的講義！

和尚對我的勸誘在我是終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這一段故事。這事離現在已六七年了，至今還深深地記憶著，偶然念到，感著說不出的悵惘。

過午不食 大病三次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上人史略 劉質平 / 99

先師研究律宗，戒律甚嚴，過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晨六時左右，第二次上午十一時。食量勝常人，憶五十壽辰時，一次進麵二大盤，見者愕然。

先師出家後，曾生大病三次。第一次在上虞法界寺，病未痊，被甬僧安心頭陀，跪請去西安宣揚佛法，無異綁架，師被迫，允舍身，有遺囑一紙付余。余以其不勝跋涉，在甬輪上設法救回，自輪船三樓負師下，兩人抱頭大哭。寧中同事，至今傳作笑談也。

第二次病於鼓浪嶼，據師函示：『九死一生，為生平所未經歷。』由黃丙丁醫士，診治三月始愈。時師因著作未竣，樂於醫治。

迨第三次病於泉州養老院，師則以功德圓滿，決心往西，謝絕醫藥，並預知遷化日期，曾函復師丐尊與余二人訣別云：

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于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至人境界，固異尋常也。

曩在鎮海伏龍寺，曾與師面約：余死在師前，師為余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百遍，為余超度。如師往西在余前，余為師侍奉善後。誰知烽火流離，無緣踐約，至今思之，惟有徒呼負負耳。

情深父子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上人史略 劉質平 / 105

先師與余，名為師生，情深父子。回憶民元冬季，天大雪，積尺許。余適首作一曲，就正於師，經師細閱一過，若有所思，注視余久，余愧慙，幾置身無地。師忽對余言：「今晚八時三十五分，赴音樂教室，有話講。」余唯唯而退。屆時前往，風狂雪大，教室走廊，已有足跡，似有人先余而至，但教室門閉，聲息全無。余鵠立廊下，約十餘分鐘，室內電燈忽亮，門啓師出，手持一表，言時間無誤，知汝嘗風雪之味久矣，可去也！余當時不知所以，但知從此師生之情義日深。每週課外指導二次，並介紹至美籍鮑乃德夫人處習琴。

余家貧，留東時最後數月費用，由師供給。師函有云：「余雖修道念切，決不忍置君事於度外，可安心求學，至君畢業時，余始出家……。」師恩之深如此，余不忍以一己求學之故，遲師修道之期，乃於民七夏返國，而師亦於是夏出家矣。

師恩厚，無以為報。出家後，許余供養，心稍安。民二七余避難蘭溪，曾絕糧，後金華陷，匿深山中，但對師供養之資，均提早匯出，幸未中斷。不意數月後，師遽生西，慟哉！

綠滿窗前草不除

我看弘一大師 李叔同先生 曹聚仁 / 108

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我曾經早晨三點鐘起床練習彈琴，因為一節進行曲不曾彈熟，他就這樣旋轉著我們的意向。同學中也有願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志以藝術作終身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親。想明道先生「綠滿窗前草不除」的融合境界，大抵若此。

虛空的笑容

我看弘一大師 法味 豐子愷 / 117

我返故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的，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裏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裏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古裝的，有留鬚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後的照相，有出家後僧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所不為的，將來一定要還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裏的同事們學生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為什麼做和尚？』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吃牛乳，坐在藤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的柳條行李的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尚在尋問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外室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生人來了』，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了，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吃午飯，不必多備菜，早一點好了。」

我答應著忙走出來，一面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面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於十一

點鐘開飯。因為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子裏辦了盛饌請弘一法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鐘，弘一法師只吃了一點水果。今天此地離市又遠，只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的主人翁，竟來坐在這過街樓裏了！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尚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吧！

我把它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法師面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為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無處不近人情

我看弘一大師懷弘一法師石有紀/230

在一個暮靄蒼茫的黃昏，在承天寺大殿右邊一個大圓的盡頭，一間小小的矮屋以內，去拜見老人家。房間是那麼狹小，一几一榻以外，僅能容膝。我和他對坐著，談些別後的事情，他特別關心經先生和夏先生的事。我告訴他經先生已經仙逝了，夏先生則前年（民國廿五年）冬天在上海見過的。原來，他比我知道得更詳細，他說：「經先生晚年太不得志，夏先生近來又死了一個兒子，他經營開明書店和美成印刷所，統統被炮火糟蹋了。」言次，不勝感喟地說：「我早已告訴過他們，人生一切，都是空的。」既而，又轉了口氣，哈哈大笑道：「不要緊呵，經先生書畫千古，夏先生文章千古啊！」

深秋的天氣，已經帶點寒意了，法師精神奕奕僅僅穿著一見短短的單袈裟，我問他：「會冷嗎？」他回答我說：「出家以後，身體更健康了，每日過午不食，即嚴寒天氣，亦

僅著夾衣而已。」約莫坐了兩點鐘，我向他告辭，他提著一盞油燈送我到那短屋的門口。這一夕的相會，是很值得紀念的，據一位近他的和尚告訴我：「老法師晚間從來不肯會客，出家二十年，不曾點過燈火，這次為你，是很特別的。」

過了幾天以後，我接到他一封信，附著他寫的一幅單條，一副對子，對子寫的是華嚴經句，是勉勵我做好官的；單條上則寫著一首唐人的五言律詩：《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其書略云：「錄唐人詩一首，頗與仁者在寺相見情景相似，……」亦足知他心中的感慨了。後來我每過泉州都去拜見他，他依然當我是小孩子，對我很親切。有一次告訴我：「明年（即廿八年）我六十歲了，得想到浙江去看看許多老朋友。」到第二年正月初一這一天，他又給我一信，略云：「獻歲發春，朽人世壽六十，為多寫字以結善緣，貴友如有求余書者……」大約浙江去不成，是要以寫字結緣了。實在說，法師的墨寶，在閩南似乎很尋常，在浙江或者其他地方，都是珍視到萬萬分的。

廿八年夏天，他從泉州赴永春桃源寺習靜。兩三年來，我既栗碌風塵，東奔西走，他亦經鉢飄零，行蹤靡定，僅歲時佳節，偶通音問而已。去冬重到泉州，即聞法師掛錫銅佛寺，因駐身拜謁，一進大門，覺圓法師（銅佛寺住持）向我拱拱手說：「老法師偶然看報，知道你來惠安，非常歡喜，原說今天要寫信去的，現在他出門去了，大半午後可以歸來。」我即和他約定下午三點鐘再來。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愉快，可是法師的容顏，較前衰老得多了，我心裏這樣想只不敢說出口來。他告訴我，明後日即擬還駐石獅檀林寺。我聽不清楚，拿著筆寫，他看著我的自來水筆，在我的日記本子上寫了（檀林）二字，手有些

發抖。我看他眼力有些差，因問道：「近來目力可好？」他回說：「還好，平常人五十歲的眼力呢，身體也著實可以，還能走三十里路。」他雖然如此說，我總有些為他的健康不放心似的。我請他到惠安來住些時，以便朝夕領教，他答應開春以後，天氣暖一點再說。後來，我又托曾詞源先生專程赴石獅迎迓，他回信說，過了二月二十日（陰曆），天氣放晴，即便動身，未附數條云：「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二，不迎不送，不請齋。三，過城時不停留，徑赴靈瑞山。」我當然是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旨的。

在惠安一個多月，我一共上山去三次，他進城來一次。我帶我妻和我的女孩子去見他，他很歡喜。我們曾經拍過一張照。他勸過我茹素念佛，他昭示我做人應該『存誠』，做官不可『嗜殺』，他評改過我的詩，他指點過我的字，我覺得他是多才多藝，和藹慈悲，克己謙恭，莊嚴肅穆，整潔寧靜，他是人間的才子，現在的彌陀。他雖然避世絕俗，而無處不近人情。汪煌輝前輩對我說：「弘一法師畢竟由儒入佛，不比一般和尚。」

五月一日的早晨，他從靈瑞山下來，在曾詞源先生家裏，吃過了齋，動身返泉州去。我送他坐上黃包車，到現在，我的腦海裏還深深印著他老人家在車上的後影。

衣單樸素

我看弘一大師 弘一律師在湛山 火頭僧 / 237

我向夢參法師問說：「那件是弘老的衣單？」他指指那條舊麻袋和那小竹簍，笑著說：「那就是，其餘全是別人的。」我很詫異，怎麼憑他鼎鼎大名的一代律師——也可說一代祖師——他的衣單怎會這樣簡單樸素呢？噢，我明白了，他所以能鼎鼎大名到處有人恭敬的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不，也得算原因之一了。記得月餘以後的一天，天氣晴爽，同時

也漸漸熱起來了，他老雙手托著那個叩盒式的小竹簍，很安詳而敏捷的托到陽光地裏打開來曬，我站在不遠的一旁，細心去瞧，裏頭只有兩雙鞋，一雙是半舊不堪的軟幫黃鞋，一雙是補了又補的草鞋——平日在腳上穿的似比這雙新一點；——我不禁想起古時有位一履三十載的高僧，現在正可以引來和他老相比對一下了。有一天，時間是早齋後，陽光佈滿了大地，空氣格外新鮮，鳥兒和蟬都在枝頭唱著清脆婉轉悅人的歌，大海的水，平得像面大鏡子，他老這時出了寮房踱到外頭繞彎去了；我趁著機會偷偷溜到他老寮房裏瞧了一下：啊！裏頭東西太簡單了，桌子、書櫥、床，全是常住預備的，桌上放著個很小的銅方墨盒，一支禿頭筆，櫥裏有幾本點過的經，幾本稿子，床上有條灰單被，拿衣服折疊成的枕頭，對面牆根立放著兩雙鞋——黃鞋草鞋——此外再沒別物了；在房內只有清潔，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親自收拾——使人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清淨和靜肅。

不禁泫然

我看弘一大師 我憶法師 許霏 / 266

我不是佛徒，而且對於佛學是門外漢，但我對於一代藝人與高僧的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卻十分崇敬，他也對她表示極度親切。現在他「示寂」了，我心中像有千萬句話要向他訴說，並且懺悔我對他的疏懈，我對不住他……

我的確被他的巍巍大德、煦煦仁慈太感動了，雖然我仍舊以藝術前輩看待他。當我每次和他會面，他總給予我無上的歡悅，清瞿的面龐，老是帶著和善的笑容，像傍晚柔暉的可愛，他的心懷永遠是安詳謙虛，盎和恬適，絕沒有一絲不得意的神氣或怫然的辭色。他雖然出家後對藝術事並不措意，但對於我們的藝術工作卻很同情，每次談話中和書信中總

●佛然：憤怒

盎

●巍巍：高大

給我許多啓示。他和我的刻印特別有緣，在廿七年冬，他曾在我的百幾顆印稿中，仔細加圈選取數十方，輯成《晦廬印存》一集，並署簽題跋其上。（此《印存》我在廿九年二月出版。）他因為出家以後，自己絕少鑄石，每有所需，輒命我刻製，因此他所常用的印，很有幾個是我刻的。他每對人稱道，但我自視所刻並無特異處，這也許是他老人家「善善從長」吧？今年二月，他還叫我刻小圓形印一顆，我因社中工作太忙，年來繪事久疏，對此雕蟲更無暇顧及，因此一擱便擱了數月，如果不是張人希兄屢次催問，幾乎把它忘卻了。現在大師已往，此印還沒有結果。唉！我又負弘師矣！追懷往昔，不禁泫然。

○泫然：流淚

悲欣交集

品茗說弘一 清空明月 弘一大師與豐子愷 陳星 / 116

豐子愷對弘一大師的絕筆「悲欣交集」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他在杭州給班侯居士寫過一封信，信中說：

大師絕筆『悲欣交集』，足下以為悲是『慈悲』之悲，欣是『載欣載奔』之欣，自是一種看法。

弟之所見，則略有不同：弟以為此四字義甚簡明。與娑婆世界離別是悲，往生西方是欣……則雖有悲情，乃假悲，非真悲也。『假悲』二字，易被淺見者誤解為不道德，則宜改稱『幻悲』，『虛空的悲』。蓋與極短暫之幻象別離，本不足悲也。欣則是真欣。涅槃入寂，往生西方，成就正覺，豈非最可欣之事？……自古以來，高僧大德，未有能在往生時道出此四字者。於此足証弘一大師之無上智慧……。

孩子氣

清空朗月 二、薪傳 陳星/28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香港《新晚報》載有西維《雜文二題》，其中《大師》一題是作者寫訪劉海粟先生的。文中說：

我忽地心念一動：「大師年輕時候和蘇曼殊認識的吧？」

「當然認識！」

「那麼弘一大師李叔同呢？」

啊，提起這個民初的一代名士高僧，老畫家眼中竟閃動起異樣的光芒，微微激動地扭頭向夫人說：「她知道李叔同呢！」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來，許多當上高官的舊相識熱情招待他住豪華的房子，他都拒絕了，情願住在一間小小的關帝廟。我去看他；赤著腳穿雙草鞋，房中只有一張板床。我心裡難過得哭了；他卻雙目低垂，臉容肅穆。我求他一張字，他只寫了《南無阿彌陀佛》……」

大師性格中極惹人爭議的，是他平生不喜結交政界權要；然而老人談起故友當年扮《茶花女》如何漂亮、削髮前如何風流倜儻，如何在中國首用人體寫生……，那種孩子氣的興奮之情，又豈有一絲沾光炫耀之情？

「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個人——蘇曼殊只是聰明而已。李叔同畫畫書法音樂詩詞樣樣高明，我卻比他少了一樣——演戲！」快人快語，壯哉，大師！

捨命護墨寶

白馬湖畔話弘一 陳星 / 130

弘一大師生前將大量的書法作品贈送給劉質平，據劉質平自己統計，這批墨寶中，計有屏條十堂、中堂十軸、對聯三十幅、橫批三條、尺頁一百九十八張。弘一大師在浙江鎮海伏龍寺時，劉質平曾前後侍奉一個多月。他每天起早，把硯池用清水洗淨，輕輕磨墨兩小時，備足一天所需的新鮮墨汁。當他要辭別弘一大師時，弘一對他說：「我自入山以來，承你供養，從不間斷，我知你教書以來，沒有積蓄，這批字件，將來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緣人出資收藏，你亦可將此款作養老及子女留學費用。」

劉質平收下了這批墨寶，心裡自是無限歡喜，但他並不想把大師的書法藏作己有。他決定，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盡量舉行書展，把這些書法真跡與研究者們多見幾次面，並擬用結緣字款，留作印刷費用，如此則將由國家保存真跡，人們又可以得到印刷本。然而未待劉質平的如意算盤打穩，日軍即已攻入浙江。為了保存弘一大師的墨寶，他歷經艱辛，甚至將生命也置之度外。在此記述兩則往事，相信讀者可窺其一斑。

抗戰爆發以後，劉質平與朋友結伴避寇。由於臨行倉促，他除了攜上大師的書法外，其他的常用物品幾乎一件未帶。到了天寒地凍之日，他身無禦寒衣，吃無隔夜糧。於是受盡了旁人的譏笑。有人對他說：「哪有逃難不多帶衣被，不多拿值錢東西，現在天冷了，何不把字來穿，肚飢了，何不把字來吃！學藝術的人，愚蠢到如此地步，可笑之至。」

又有一次，劉質平在逃難途中忽遇大雨。為了保全大師的墨寶，他只得解開衣服，把身體伏在存放書法的箱子上。這場大雨足足下了半個小時，最後雨停了，字也保住了，但劉質平本人卻得了嚴重的痢疾，幾乎一命嗚呼，以致劉質平所在的校方已代他準備了後事

。他最終當然是被救生還，但他這種捨命護墨寶的行為也被傳為佳話。

孤高自持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371

陳無我（孤芳）〈憶弘一法師〉：

法師與我熟識，而且在三十一年前——那時候，光復不久，民國元年，人民因為事業成功的容易，大家都有點浮躁習氣。尤以一班文人，積習不能改。就中風頭最健的，要算南社的社友……社長柳亞子，他在那時《太平洋報》的文藝欄報館裡，一班編輯也都是本社社友，他們編輯完了時，多的是歌場酒肆徵逐：不脫東林、復社公子個兒的習氣。蘇曼殊以一個日本和尚——也廁身其中，酒肉廝混，獨弘一法師（當時李叔同）孤高自持，絕不湮入，靈機早露。在那時，或已看空色相了。

○
湮：混

深山古木

弘一大師論陳慧劍／373

傅彬然〈懷李叔同先生〉：

「筆者直接受教於先生者，大約有二年之久。……先生平居不多言笑，常衣灰布大褂，寬大而整潔，總見得到挺直的褶稜。先生的儀態，平靜寧謐，慈和親切，但望之又莊嚴可敬。」

「民二十八年秋，子愷兄與筆者同客桂林。子愷兄的書齋裏，懸掛著一張先生的相片，面容清瞿，有如深山古木。……」

影子

陳祥耀〈紀念晚晴老人〉：

「——老人的字，骨力深秀而高遠，清瘦地，馨逸地，正是老人的影子。老人的長身直立的姿態，瀟灑盎和的風神，他那種起落筆的斂神藏鋒的功力，更使他直臻高絕。——老人唯一使人永久紀念的，當是他的使人一見便不會磨滅的親切印象。」

「周予同先生，曾親口說：『在他所見的人物中，老人是最富美感的一個。……』」

「老人對人，在他紅潤而略帶縐痕和疏髯的臉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微微掀動的嘴邊，永留著和美的笑意。這笑，表示他內心長時的欣悅，長時的謙泰……老人永遠是安祥謙泰的；永遠是盎和恭敬的。他永遠是使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偉大的修養。他的寬虛懇切之懷心，他的高寬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後躺在床上示寂的剎那，還沒有失去他這一切常德！……」

平凡和尚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62

弘一法師做了二十四年和尚，不曾高豎法幢，廣收徒眾，示現大師的威儀；不曾發起什麼佛教組織，也不曾擔任過佛教組織的理事長、會長等要職，甚至任何起碼的職銜也不曾擔任過；不曾特出刊物做宣傳或弘法；不曾有黨國領袖、聞人大亨，做他的徒弟護法；他自己，也不想做名山大剎的方丈住持。……他管自做他的和尚，一絲不苟，而對於一切和尚，他似乎不曾有「如何領導，如何整頓」的計劃與思想。弘一法師是這樣做了一輩子平凡的和尚，他自己不曾努力奮鬥，做成一位大和尚；那些「國師」「大師」等尊號，當然

不會無端飛到他頭上，弘一法師真太平凡了。

最後講經處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54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旬，大師在泉州小山書院之過化亭，為眾講八大人覺經。距「離化」之期僅十餘日，這是老人最後一次的弘法。大師示寂後，泉州緇素立碑紀念，題曰「弘一法師最後講經處」。碑今猶存，徘徊遺跡，不盡追思。

淚墨畫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256

「淚墨畫」，就是墓塔內壁正中鑲嵌的青草石上雕刻而成的弘一法師肖像。傳說火化那天，法師的得意門生豐子愷，剛好在上海的一所學校講課，他突然覺得心跳加快，右眼皮也「卜卜」直跳，他心中暗叫不好。果然，第二天，他得悉大師圓寂的消息。此刻他正在作畫，悲痛萬分，伏案痛哭，流下了許多眼淚，眼淚滴落在墨硯上。他突然想起了什麼，頓時振作起來，集淚研墨，舉筆蘸著淚墨，畫了一張舉世罕見的「淚墨畫」。此像線條簡潔，形神兼備，栩栩如生，非與弘一法師久處的人是無法畫出來的（案：當時豐在四川，不在上海）。

小病從醫大病從死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10

弘一法師在出家之後，曾大病過兩次，一次是在四十三歲時。那年他在溫州永嘉大南

門外本名慶福寺的城下寮。他患痢疾甚劇，疑或不起，他的依止師父寂山去存問他，他說：「『小病從醫，大病從死』，今是大病，從他死好。惟求師尊，俟吾臨終時，將房門著鎖，請吾師助念佛號，氣斷逾六時後，即以所臥被褥纏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後來病卻好了。

一次是民國廿四年，他五十六歲時。在泉州草庵，曾付遺囑一紙與其隨侍傳貫師云：「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及洗面，以隨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夾被，捲好，送往樓後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人，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為簡單，必須依行，否則逆子也。」不久，也就康復了。我想他真能做到勘破一切，視色身如無物。他在溫州近水，所以要人家將他遺體裹送江心結水族緣，在溫陵居山，所以要人家將他遺體送往後山飼虎。無非是力求簡省，不願人家多為他麻煩。

民國三十一年，法師六十三歲，陰曆八月廿三日有微疾，還為晉江中學學生寫了一百多幅中堂，廿八日上午自寫遺囑，九月初一日書「悲欣交集」四字與侍者妙蓮。九月初四日午後八時安詳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集老院晚晴室。臨終以手書藥師經一部送與妙蓮供養，遺囑中曾細囑臨終助念及焚化等作法，他在末後並叮囑在未裝龕以前不須移動，仍舊安臥床上，如已裝入龕，即須移去承天寺焚化，去時將常用之小盃四個帶去，填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慎。再則既送化身靈後，汝須逐日將填龕腳小碗之水加滿，為恐水乾去又引起螞蟻上來故。」並囑：「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部已。」他在臨命終前，猶能顧及種種細節，愛憐到小小的螞

蟻，真可說是一絲不亂，安詳至此，誠為希有。

金錶奇緣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358

距今七十年前，李叔同先生在師範教學生彈鋼琴，一只閃閃發光的金色懷錶總是放在琴上，以便掌握每一個學生「還琴」的時間。父親對此印象極深。「還琴」時，每逢彈錯一個音，就要重彈，甚至下次重新來過。父親對這只放在琴頭的金錶再熟悉也沒有了。誰又曾料到，在大帳簿上記載著這樣一筆：弘一大師在出家後把這只金錶送給了弟子寬願法師，戰亂後這只錶落到杭州一個老尼姑手中。父親聞此消息，便向這老尼姑把錶贖了回來，珍藏在家。一九六五年廣洽法師來華時，又是大帳簿上注定著，父親把這錶送給廣洽法師，讓他帶到了新加坡。這只錶出國到新加坡去了二十二年，今年廣洽法師把它帶回祖國，到天津去送給了弘一大師在家時所生的兒子李端先生。這只懷錶經過七十年的輾轉傳遞而終於「葉落歸根」，仍由李家後代保存，這是多麼奇妙的緣！

可是，「錶緣」並沒有到此結束。就在廣洽法師送錶的次日，北京葉聖陶先生的媳婦——夏丏尊先生的女兒夏滿子又送一只金色懷錶給廣洽法師，說這是弘一大師生前所用，於出家前三天送給摯友夏丏尊先生的。夏先生傳給女兒滿子，滿子姐如今又送給廣洽法師。這又是多麼奇妙的緣！

弘一大師生前用過的兩只懷錶，通過不同的方式，經由不同人的手，最後都落到廣洽法師手中，這件事豈不是標誌著兩位法師之間的奇緣嗎？

導儒歸佛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三十六歲萌出家念 林子青／125

江謙〈壽弘一大師六十週年〉詩：

雞鳴山下讀書堂，廿載金陵夢未忘。「寧社」恣嘗蔬荀味，當年已接佛陀光。

乙卯年，謙承辦南京高等師範時，聘師任教座。師於假日倡「寧社」，借佛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蔬食講演，實導儒歸佛方便門也。

退家書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六歲 林子青／235

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閉關（城下寮）時，溫州道尹林鵬翔來謁三四次，均以病辭不見。後溫州道尹張宗祥隻身來謁，寂公以地方長官，不敢遽辭，乃持張名片至師關房一語以故，及張某來謁。師聞言，兩頰泛赤，如有慍色，繼忽合掌連聲念『阿彌陀佛』（如覺悟在師父前不應現慍色，故合掌念佛懺悔。）垂淚曰：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終未獲一面而去。師居慶福寺，凡家書來，輒託人於信封後批：『該本人業已他往』，均原封退還。詢以何不一為拆閱，即不回信也無妨，何苦均行退還？師答云：既經出家，便應作已死想；倘為拆閱，見家中有吉慶事，恐萌愛心；有不詳事，易引掛懷，不若退還為得也。……」

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五十五歲 林子青／335

〈一夢漫言序〉：「師一生接人行事。皆威勝於恩。或有疑其嚴厲太過，不近人情者。」

然末世善知識多無剛骨，同流合污，猶謂權巧方便，慈悲順俗，以自文飾。此書所述師之言行，正是對症良藥也。儒者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於師亦云然。九月五日編錄年譜摘要訖，復檢閱《一夢漫言》，增訂標注。九月十三日寫《隨講別錄》二紙竟。臥床追憶見月老人遺事，並發願於明年往華山禮塔。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也。弘一並記。」

步履轉慢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六十歲 林子青／410

黃福海〈弘一法師與我〉：「法師答應我和他去攝一張紀念照片。我低著頭跟隨法師以輕捷的步子向照相館走去。正走之間，他忽然步履轉慢，我抬頭看見前面遠處走著個矮和尚。法師指著他的背像，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按：即轉塵老和尚——著者）。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所以我這時要慢一點走，不能走到他的前頭。』在照相館前，法師雙手捏著佛珠，立定不動。我請問：『怎麼樣照才好？』他很客氣地答：『隨便』。我與照相師布置背景，調適光線；又請問：『這個樣照如何？』他答：『就這樣好。』法師過後在相片上題了幾句：『己卯二月二十日與黃柏（即福海）賢首同寫影於清原，時年六十，將往永春山中習靜。弘一。』」

澄覽大師

弘一大師新譜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三歲 林子青／454

李芳遠〈摩頤行者叢署〉：「『澄覽』。壬午之春，法師寫寒山大士詩：『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託芳遠轉奉吾國文豪郭沫若。上款署曰：『沫若居士澄覽』。郭氏回贈一紙，稱他為『澄覽大師』。法師蒙是號，欣然受之。」

弘公道風

名號考析



名號	演音	弘一	一日	一月	一相	一音	一味
<p>佛典·古文句</p> <p>佛名〔大正·六〇·五九b〕《大日經疏第一本鈔》卷一一：「言以大慈悲力，故演妙法音。…」</p> <p>《寺沙門玄奘上表記》卷一：「…弘一乘之妙理。讚六度之幽蹟。…」〔大正·四七·三六二c〕《寶王念佛三昧念佛直指》卷上、《闡斷空邪說》第六：「釋迦如來一代聖教，一本於善惡果報因緣諸法。」此號徧見多種史料。</p> <p>「一日」，即「一時」。而「一時」，即佛經中通常在「序分」開頭有「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又永明延壽《宗鏡錄》第二三卷引李通玄《華嚴經論》所說：「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本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嗔痴，任用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大正·四八·五四三b）這個「一日佛」義指一個人如果在一天之中能證無作三昧，無貪嗔痴的話，與清淨心相應，便是「一日佛」。</p>	<p>資料擷錄</p> <p>《全集》第八冊、頁八七—三二五《書信集》。及有關出家後一切史料均載。</p> <p>《全集》第八冊、頁八七—三二五《書信集》。及有關出家後一切史料均載。</p>	<p>《華嚴疏鈔》（十六卷上）所謂「譬猶朗月，流影徧應。且澄江『一月』，三舟共觀。…」《三藏法數》（卷四）則謂：「一月喻佛，三舟喻世間眾生，見佛不同之應化。」</p> <p>《維摩經·弟子品》所謂：「不壞於身，而隨一相」。</p> <p>《維摩經·佛國品》：「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p> <p>《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一〇·四四三c〕，則作「佛以一音為說法，隨其品類皆令解」。</p> <p>《法華經·藥草喻品》說：「如來說法，一相一味」。</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七</p> <p>《華嚴經》句題署。臺灣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五（下）「八字偈語」下款。</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全集》第八冊，頁三九七致馬冬涵〔曉清〕函、《全集》第九冊，頁一八〇中《華嚴經》句題款，時為一九三〇年（庚午）。</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參考書目 弘一大師論 陳慧劍 / 275

入玄	<p>《賢劫經》卷一：「…積功累德不可稱載。深入玄妙無極道元。…」此一名號，義謂「入於玄妙之門」。應是弘一大師依佛理創作。但落款處不多。</p> <p>《佛說佛名經》卷六：「南無焰聲世界不可降服力月佛：」。《大智度論》第廿五卷，說到佛有十種力，這十種力賅括地簡釋為「佛有了解宇宙一切現象與眾生一切因果業報、以及永了生死」的大力。「力月」之意，就是「有無限能力的佛身」。此號為弘一大師依佛理所創。</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七「具足大悲心」等三幅墨寶題款。</p>
力月	<p>法寶撰《俱舍論疏》卷第一餘言：「諸所造色，有二種依：一生起依，二力轉依」。「聖生無色，由力轉依，大種無故。」所謂「二一」，係弘一大師引古人詩句「一事無成人漸老」及清、吳梅村詩「一錢不值何消說」二句，取此「二、一」兩字自號。</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力依	<p>佛名〔大正・一〇・二八〇c〕《佛說佛名經》卷二四〕。〔大正・一二・五〇二a〕《晉譯華嚴》〈入法界品・三四之十五〕說：「發『大山』心，一切惡風不能動故；…」〔大正・九・七六九a〕。</p>	<p>《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二（右）、格言題署。</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七二「贈體磐法師」之墨寶落款。臺北龍樹版《弘一大師演講全集》，頁八四。</p>
二一老人	<p>佛名〔大正・一〇・二八〇c〕《佛說佛名經》卷二四〕。〔大正・一二・五〇二a〕《晉譯華嚴》〈入法界品・三四之十五〕說：「發『大山』心，一切惡風不能動故；…」〔大正・九・七六九a〕。</p>	<p>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臺灣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二（上）。</p>
大山	<p>佛名〔大正・一〇・二二七b〕《佛說佛名經》卷一一〕《晉譯華嚴》〈如來昇兜率天宮品第十九〕說：「普發大心，眾生愛樂。…」〔大正・九・四八二b〕。</p>	<p>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臺北金楓版《弘一大師生命精華》，頁四〇「五言偈」落款。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六（下）「八言偈」落款。《全集》第九冊，頁二六四「阿彌陀佛」題款。</p>
大心	<p>「大心」義同前文。惟此間則謙稱自己是「凡夫」。即雖發「大心」，但仍是「凡夫」。</p>	<p>一九八四年十月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一〇〇歲誕辰）圖六八頁印作，贈夏丏尊。</p>
大心凡夫	<p>《普門品經》云：「三界無本，何求泥洹；不出不入，乃至『大安』。」，大安樂之境，是一切法不立的。</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大安		

大舟	靈峰偈語云：「臨行贈汝無多子，一句彌陀作大舟。」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大明	佛名〔大正・一四・三六六a《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唐譯華嚴・入法界品》第三四之一：「大明解力，趣向菩提。」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四二、五言聯句落款。
大舍	《唐譯華嚴・佛不思議法品》第卅三之二：「於一切法，心得自在，而起『大捨』……」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冰」之題署。
大慈	佛名〔大正・一〇・三八二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唐譯華嚴・佛不思議法品》第卅三之二：「觀諸眾生虛妄不實，起大慈心。」《信力入印法門經》卷二：「有言大慈心者，所謂拔濟一切眾生諸苦惱故。」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三五（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之下款「大慈・釋演音、弘一」。此一名號，似代表大師出家地、虎跑之「大慈山」。
大誓	《唐譯華嚴・十迴向品》二五之六說：「普觀諸法真實之相，發大誓願，滅眾生苦，永不厭倦。」同品二五之七又說：「普願眾生智明了，布施持戒悉清淨，精進修行不懈廢，如是大誓無休息。」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二（右）格言題款。
方廣	《大乘義章》說：「理正為方，義備為廣。」《勝鬘寶窟》中末：「方廣者，大乘經之通名也。」	《全集》第九冊，頁二〇〇（左）格言落款。
亡言	唐、義淨譯《一百五十讚佛頌》有句：「善安立語言，證彼亡言處。」	《全集》第九冊，頁一七六「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詩句題款。
不息	《唐譯華嚴・十地品》二六之三：「名為不休息者，常求智慧故。」又同經《十迴向品》二五之五：「善意王菩薩，及餘無量諸菩薩等，於諸趣中，……起不退轉心、不休息心。……」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林子青《新譜》〈家世概略〉亦收。
不著	《大般若經》卷九《初分轉生品》四之三：「是菩薩摩訶薩不著趣入、不著不趣入，不著已度、不著非已度，不著布施、不著慳貪……」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四（右）佛偈「如化喻」題署。

不動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七九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又《晉譯華嚴・如來名號品》三：「有四天下，名曰堅固，稱彼如來，或稱不動。」又，東方世之「阿閼佛（Aksobhya-buddha），義譯亦作「不動或無動佛」。</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新譜》同。</p>
不轉	<p>《大般若經》〈不退品〉五五：「菩薩於何等法，轉名不轉？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色中轉、受想行識中轉，是名菩薩不轉；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轉，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轉。何以故？色性無，是菩薩何所住？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性無，是菩薩何所住？』」《小品般若經》〈阿惟越致相品〉十：「爾者是為魔事，於是事中，應生堅固心、不動心、不轉心。」</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新譜》同。</p>
日鐙	<p>佛名〔大正・一四・一四五a〕《佛名經》卷六。此佛為天勝劫時「第二佛」。《四十華嚴》譯為「天吉祥」。又為「菩薩」名。又「三昧」名。</p>	<p>《全集》第九冊，頁二〇〇（右）格言聯句題署。</p>
月音	<p>佛名〔大正・一四・八九a〕《稱揚諸佛功德經》上。</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七六（下）、「極樂世界」橫額、贈泉州養老院之題署。</p>
月幢	<p>意為「佛前的幢幡」。意指「佛法得以久住於世、降伏非道」。</p>	<p>《全集》第七冊，頁四三〇（下）為〈莊閑女士手書法華經序〉之落款。</p>
月臂	<p>意為「佛的金色臂」。佛像上的手臂，通常作右手下垂之「接引狀」。其喻意在「伸臂接引苦難眾生」。</p>	<p>《全集》第八冊，頁一五六（上）〈致蔡巧因函〉署名。同書，頁四〇七〈致葉宗擇、宗定函〉，署印「沙門月臂」。</p>
月鐙	<p>《現在十方千五百佛名並雜佛同號》卷一：「…次南方三十八佛…月鐙光如來…」同「月燈」。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二a〕《佛說佛名經》四。</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玄入	<p>《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四：「…於意云何不假功力。諦觀本心玄入心地。…」取義與「入玄」略似。「入玄」義為「入於玄妙之門」，為「進行式」詞語；「玄入」，義為「已入於玄妙之門」。為過去式詞語。</p>	<p>《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七贈劉質平「佛偈」落款。</p>

玄明	<p>《廣弘明集》卷十八〈難釋疑論〉：「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此間的「明」字相反義是「無明」。又，《景德傳燈錄》卷二〇：「金峰從志禪師，號『玄明』大師。」</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又《新譜》同。</p>
玄門	<p>《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上：「上堂云：『夫說法者，須具宗師眼目，須識『玄門』，要辨縑素邪正。』」</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又《新譜》同。</p>
玄策	<p>《宋、高僧傳》第十一：「釋玄策，俗姓魯，會稽人，…於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又，慧能法嗣四十三人，第十六為婺州「玄策禪師」。</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八（左）所寫《普賢行願品》經句之落款。</p>
玄榮	<p>「榮」，為古「花」之通稱。《爾雅》〈釋草〉：「草，謂之榮。」引申義為「美質、光潤、繁茂。…」「玄榮」，應轉釋為「玄門之光」。即「佛門之光」。</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又《新譜》同。</p>
玄會	<p>《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下、〈廣狹無礙門〉第三節：「迴牟覓即易；進步討還難，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釋曰：「此頌忘情反照，卻易相應，以識十度進求，誠難會矣。且如『玄會』終南觀旨一句，作麼生道？」按此間「玄會」人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載，唐代去西域求法第十六位高僧：「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也。云是安將軍之息也。…到泥波羅國，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p>	<p>《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三「慈、悲、喜、捨」四幅之右第一幅法語署名。</p>
弘裔	<p>與「弘一」偕音。《說文》：「裔，衣裾也。」所謂「衣裾」，就是「衣的下擺」。引申為「後代後裔」。</p>	<p>《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五，以滿益大師聯句贈與夏丐尊之落款。</p>
世燈	<p>佛名〔大正・一〇・八九七b〕《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四〕。《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二（一乘品）第三之二：「譬如世間燈，能破一切闇。」</p>	<p>一九七五年臺灣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一（下）七言偈句落款。</p>

自在	佛名〔大正・九・六九八c《晉譯華嚴・入法界品》三四之四〕。《法華經・序品》：「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上海書畫社《弘一大師書法集》，頁五六、書《華嚴》經句落款。
自悟	「自悟後始可令他人覺悟」。《八無暇有暇經》：「於此世間，有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入楞伽經》卷五《無常品》第三之餘：「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而得善巧，自悟悟他。」	臺灣大學晨曦學社一九八五年印製之書箋，上錄弘一大師手寫格言「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之題署。其原件不明。收藏人陳慧劍。
安立	《無量壽經・上》「教化安立，無數眾生。」又，三昧名。《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問摩訶衍品・第十九〉：「復有安立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善處。」	上海書畫社《弘一大師書法集》，頁六六《華嚴經》句落款。
安住	佛名〔大正・一四・三七六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此一佛名，又見《華嚴》等經。《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羅蜜中。」	北京、華夏版《弘一大師遺墨》，頁一五（下）七言佛偈落款。
如月	《唐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三九之二：「如月普現一切法界、以無礙音、大開演三昧。」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如空	《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七之三：「今初推因緣，皆無自性，同法性理，故云『如空』。」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如理	《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下本：「謂照寂妙慧『如理』之智，名根本智。」	《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九「當勤精進、但念無常」墨寶之落款。
如眼	《大乘義章》卷十九：「又如經說，眾生身中，具『如來眼』、如來耳等。…」又云：「如眼既然，餘根亦爾。」	《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五（中）「贈夏巧尊臨古法書附言」墨寶落款。
如說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七《三身義林》：「最初修四勝行：一親近善士，以為勝緣；二聽聞正法；三如理思惟；四『如說』修行。」	一九七五年臺灣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八（下）《華嚴經》偈落款。
如智	《肇論新疏》卷上：「若悟名相本虛，即名相而如智顯現。」《晉譯華嚴》〈世間淨眼品〉一之二：「如來智慧濟群生，悉分別知眾生心。」又，同經《明法品》十四：「佛子如是行，具足如來智。」此為後釋。	上海書畫社《弘一大師書法集》，頁八一（右）屏條《格言》題署。

如實	<p>《法華經》〈安樂行品〉：「觀諸法如實相。」《瑜伽論記》第十四（上）：「心定故觀如實，觀如實故起厭，起厭故離欲解脫。」</p>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七六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華嚴探玄記》三：「光明有二義：一是照闇義，二是現法義。」《唐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三九之四：「菩薩為一切眾生恃怙：如淨日，智慧光明普照故。」</p>	<p>《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二（左）〈格言〉題款。</p>
光明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七六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華嚴探玄記》三：「光明有二義：一是照闇義，二是現法義。」《唐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三九之四：「菩薩為一切眾生恃怙：如淨日，智慧光明普照故。」</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光網	<p>佛名〔大正・一四・三九四b《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唐譯華嚴經》〈阿僧祇品〉第卅：「一一毛孔不可說，放光明網不可說，光網現色不可說，普照佛刹不可說。」《大日經》一：「光網童子身，執持眾寶網，…」此童亦是菩薩身，為文殊菩薩前八大童子之一。</p>	<p>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心自照見吉凶」亦用同名。</p>
成智	<p>唯識學上的「轉識成智」的「省詞」。所謂「轉識成智」，就是將生命中的「無明」轉換為「佛智」，但要分為四階段。即①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②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③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④轉後五識（眼、耳、鼻、舌、身）為成所作智。澄觀大師《三聖圓融觀門》：「次以智是理用，體理『成智』，還照於理，智與理冥，方曰真智。」</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八「八字格言」之一題款。</p>
成就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b《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華嚴一乘成佛妙義》〈第二、辨定得入門〉：「得十六根，『成就』淨力三昧」。《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卷二：「汝當常授持，『成就』最上法。」</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成實	<p>論名《成實論》。宗名「成實宗」。</p>	<p>一九七五年臺灣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四（上）《華嚴經》偈落款。</p>
吉目	<p>《說文·口部》：「吉，善也。」「吉」，義為「善」，轉引為「慈」。「目」，為「眼目」。「吉目」，就是「慈眉善目」。</p>	<p>弘一大師為傳貫法師亡母龔許柳迴向、手寫《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卷末落款「月音」，用「吉目」。又為亡母王太夫人廿</p>

妙嚴	妙勝	妙著	究竟	即仁	忘己	作明	
<p>可作「慈悲的關懷」。這是佛家對世間的態度。</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四a《佛說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卷下〕。《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問摩訶衍品〉第十九：「復有『作明三昧』，住是三昧者，為諸三昧門作明。」</p> <p>《華嚴經》句：「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p> <p>《肇論疏》卷二：「…聖人功高天地。是即仁矣。…」。「即」，〈玉篇・皀部〉：「即，今也。」也可引申為「當日」、「當下」。「仁」，意指「實踐仁道」。釋迦牟尼(Sakyamuni)，意譯為「能、仁」。「即仁」，意謂「當下實行度眾生之道」。</p> <p>《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三《般若波羅蜜多教稱讚分第十三》：「般若波羅蜜多究竟故，一切事業亦究竟。」又，三昧名。《光讚經》卷一〈光讚品第一〉：「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童真等，得總持究竟三昧。」</p> <p>《金剛般若經疏》卷一：「…受佛功德七住未忘。妙著難覺宜應虛心也。…」《大日經》十七：「梵音『蘇羅多』，是『著』義，著微妙之法，故名蘇羅多也。……又遍欲求義，故名蘇羅多也。」</p> <p>佛名〔大正・一四・一二二a《佛名經》卷二〕。〔大正・一〇・八五二a《羅摩伽經》卷上〕：「妙勝菩薩、勇勝菩薩。」《廣清涼傳》卷上〈五台境界寺名聖迹六〉：「唐長安二年，遣使於五台山：勅萬善寺尼『妙勝』，於中臺造塔…」。</p> <p>佛名〔大正・一四・一七一c《佛名經》卷十〕。《大乘義章》卷一九〈淨土義六門分別・第一釋名〉：「修習緣觀，對治無漏所得境界，妙相莊嚴，離垢清淨。…」〔大正・一四・二七八c《佛說佛名經》卷廿三：「南無妙相莊嚴菩薩。」〕</p>	<p>六週年忌寫《華嚴觀自在章》，頁一三偈語下用「吉目」印。</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p>	<p>上海佛學書局，民國廿九年版《護生畫集》第二集，頁一一。弘一大師自選「護生詩」之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九六（右）〈格言〉題款。</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法日	〔大正・一〇・二一一b〕《唐譯華嚴經》〈十定品・二七之一〉：「法日菩薩。」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法城	《維摩經》〈佛國品〉：「為護法城，受持正法。」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八「華嚴經」偈題署。
法流	《楞嚴經》八：「未與如來，法流水接。」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敬守此心則心定，斂抑其氣則氣平」之題署。
法雲	《晉譯華嚴》卷廿八：「決定知諸法，興無量法雲，普惠一切甘露法雨：成就大慈悲。：。」《羅摩伽經》卷中：「觀察菩薩法雲海蔭覆法門。」又為「華嚴十地」之名。「法雲地」，為菩薩頂位。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法幢	佛名〔大正・一四・三〇b〕《佛說佛名經》卷二。《大涅槃經》十九：「法殿欲崩，法幢欲倒。」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工夫」之題署。
念智	《唐譯華嚴經》〈明法品〉十八：「佛子！菩薩摩訶薩，住不放逸，得十種清淨：一者如說而行，二者『念智』成就。：。」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三「華嚴經」偈題署。
念慧	《大毗盧遮那佛說要略念誦經》卷一：「：直言妙法常居手。具淨念慧恒觀察。：。」「念」同前釋，「慧」字，就佛家詞語，義作「生命究竟處的了悟及其徹知能力」。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性空	《大智度論》「十八空」之一。《晉譯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三二之二：「諸法無變易，性空無作故。」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性起	《晉譯華嚴經》〈如來性起品〉三二之一：「顯現廣無量，如來性起法。」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真聖賢絕非迂腐，真豪傑斷不粗疎」之題署。
明了	唐僧鎧譯《無量壽經》卷下：「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二乘非所測，唯佛能明了。」	

明慧	佛名〔大正・一四・三一六a《十方千五百佛名經》〕。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所歸	《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一：「造論弘法，必先歸憑三寶也。略有四義—四顯示『能歸所歸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故。盡十方以下，即示所歸之三寶也。」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圖一（右）「南無阿彌陀佛」落款。
具足	《唐譯華嚴》〈入法界品〉三九之六：「善財五十三參，有優婆夷，名為具足。」意謂「各種條件具備無缺」。《金剛經》〈離色離相分第廿〉：「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泓一	唐、李賀詩：「一泓海水杯中瀉」。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非念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四八四：「…所行念住即非念住。…」。非念，即「佛菩薩之境界，不是一般人意念、思量所能卜度」。又，「非念」，引申為「無念」，或「不可思議」。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之題署。
為依	《爾雅·釋言》：「作，為也。」鄭玄注：「為，作也。」又，《廣雅·釋詁》三：「為，成也。」即「成為」。又，作「是」動詞。為，即「是」。我為，即「我是」。《華嚴經》句：「猶如大地，能作一切眾生依處」之義。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一〈大品智論·十喻讚〉「如虛空喻」墨寶題署。
為舍	《四諦論》卷三：「…（五十五）眾聖所栖故說為舍。…」。「舍」讀去聲，屋舍之舍，意為「要作眾生遮風蔽雨的房舍」。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為明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何山最為明。須彌最為明…」。意謂「要作世間的明燈」。與前文「作明」偕義。	《全集》第九冊，頁二七六（上）「無上清涼」題署。
為首	《大丈夫論》卷二：「…知一切善法以悲為首…」。意謂「要作眾生的先導」。首，有「頭、第一、初始」之義。	臺灣大學晨曦學社一九八五年印製之書箋，皆係弘一大師手書之題署。此一名號是其中之一。收藏者陳慧劍居士。
為炬	《大寶積經》卷七十六：「…得為燈明為炬為光為船為導為師。…」。意謂「要作暗夜的火炬、照亮世間」。	《全集》第九冊，頁二八三（左）「大器晚成」題署。

為導	為勝	為趣	為歸	為護	相嚴	甚深	威德	勇說	信力
<p>蕩益《靈峰宗論》卷三之二，頁卅（答準提持法三問）：「上古儒宗，皆佛菩薩示現，為師為導，接引過流。」</p> <p>《淨土論》卷二：「…阿毘達磨。以理為勝。修多羅。以教為勝。…」意謂「要作為一位最虔誠、最優越的佛道行者。」</p> <p>《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三一六：「…一切法皆以幻為趣。…」</p> <p>《集韻·虞韻》：「趣，嚮也。」嚮同向。</p>	<p>《宗論》卷三之三〈答大佛頂廿二問〉第十九問：「第六外道，圓虛無心，以永滅依，為所歸依。…」</p> <p>《大方等無想經》卷五：「…如來無相故名為護戒。…」意謂「要作為眾生的保護者」。</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二b〕《不思議功德菩薩所護念經》卷下</p> <p>「。《晉譯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第二八之二：「一切諸佛相好莊嚴，普為眾生而作佛事。」又，菩薩名：《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二：「相嚴菩薩。」〔大正·一〇·八九二b〕</p>	<p>《禪門日課》〈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p>	<p>佛名〔大正·一五·七九七b〕《佛藏經》卷下》。《持八菩薩經》〈妙慧超王佛品〉第二：「諸佛世尊，威德善慧不可思議。」</p>	<p>「說」讀如「悅」。「勇說」，意謂「護持佛法，勇猛而喜悅」。次義為「秉持大勇而說正法」。</p> <p>《宗論》卷一之三〈十周願文〉：「某某了悟塵緣，增長信力。」</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之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直幅之二，墨寶「饒益眾生」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三（下）《華嚴經》偈之題署。</p> <p>《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一（左）中國格言之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信悲	《十位毘婆沙論》卷九：「以信悲慈捨。堪受無疲厭。…」意謂「由信仰的力量而激發的悲情」。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一（左）、中國格言之題署、北京、華夏《弘一大師遺墨》，頁七八亦收。
炬慧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五：「…炬慧眼慧力擇法正覺不薄。是名慧根。…」詞義應為「猶如火炬一般的慧力」。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三六（上）《華嚴經》句之題署。
真月	《宗論》，頁三、成時撰《滿益大師序》：「勿即文字，而忘真月。」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五二《華嚴經》句題署。
真義	《禪門日課》〈開經偈〉：「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所書《華嚴經》集句「見一切佛，昇無上堂」之題署。
願門	《唐譯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之四：「願門廣大不思議，力度修治已清淨。」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願藏	《佛說佛名經》卷十六：「…南無陀羅尼一切世間願藏菩薩…」意謂「發大願心的寶藏」。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之題署。
殊勝	《宗論》卷五之一〈復淨禪書〉：「一採集一言半句，以利益之，功德更殊勝矣！」此詞，佛典俯拾皆是。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一（右）格言題署。
被甲	《華嚴經》句：「身被忍辱甲，手持智慧劍。」	北京中國佛協編一九八四年版《弘一法師》（一百週年誕辰）圖三二頁（左）《華嚴經》句題贈劉質平之落款。
淨地	《四分律行事鈔》卷下、二之一：「五分諸比丘欲羯磨於一房一角、半房半角、中庭或通結坊間作『淨地』並聽。若通結，應云此住處共住、共布薩，僧今結『淨地』除某處。」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淨眼	《華嚴經》句：「開示眾生見正道，猶如淨眼觀明珠。」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莊嚴	佛名〔大正・一四・三七七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阿彌陀經》：「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唐代詩人李商隱《晚晴》（五律）：「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三（右）格言題署。
晚晴	「晚晴」二字，與前署義同。弘一大師自五十歲後，與友人通信或題字，也會偶加「老人」二字為名號。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三（左）格言題署。
晚晴老人	佛名〔大正・一四・一二八b〕《佛名經》卷三（東南方如來為上首）。《無所有菩薩經》卷一：「以彼天花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莖下，而成花蓋。」	《全集》第九冊，頁二九四（上）「常隨佛學」題款。
虛空		《全集》頁一九六（左）「精進」題署。
深心	《維摩詰經》〈菩薩品〉：「深心是道場。」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欲除煩惱先忘我，各有因緣莫羨人」之題署。
婆心庵主	《如淨和尚語錄》卷一：「……（送蜀僧得母書歸鄉）雁落秋空剝萬金。寥寥一片老婆心。先天后地難回互。風急思深冤亦深。……」 「婆心」，意謂「老婆心切」，引申為「慈悲心懷」。為禪宗用語。	臺北東大版《弘一大師新譜》，頁三。
晨暉老人	《說文·日部》：「暉，光也。」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善入	《大般若經》卷五二五〈第三分方便善巧品〉廿六之三：「——善入世間、善入涅槃、善入有為相、善入無為相……」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圖頁八十二、格言落署。
善了	《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焰海慧明無等地，善了境界起慈悲。……」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月	佛名〔大正・四五・九五三c〕《慈悲道場懺法》卷七（奉為諸仙禮佛第二）。又，禪觀名。《光讚經》卷六〈摩訶般若波羅蜜三昧品〉十六：「有三昧名善月。」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知	《解深密經》卷四〈彌勒菩薩問品〉之二：「彌勒！云何菩薩善知諸法起。」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一五（下）「報身」經句條幅落署。
善思	佛名〔大正・一四・一三八a《佛名經》卷五〕。《大乘義章》卷七〈身等三業五門分別〉：「止離善思，名之為止。」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一《普賢行願品》偈題署。
善惟	與「善思」同義。《爾雅・釋詁》下：「惟，思也。」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現	「善現」，佛名〔大正・一四・三二四b《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第二〈九百佛竟〉〕。「善見」，佛名〔大正・一四・六〇a《賢劫經》卷八〈千佛發意品〉第廿二〕。《大乘入道次第》第一卷〈初辨資糧〉節下：「巧能隨類現生救物，名善現行。」《華嚴成佛妙義》〈第五問答分別門〉：「若以惑心見者，惑非善見。」支謙譯《維摩詰經》〈弟子品〉：「隨人本德所應，當善見為善智。」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量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決疑論》第四之下〈第八願波羅蜜為主〉：「得無盡相法門者，以無功之智，量同虛空。」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解	《十住經》卷一〈歡喜地〉一：「知諸經書，善解世法。」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夢（善夢老人）	《晉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三四之九：「我當於爾時，神瑞降善夢。」	《全集》第九冊，頁二九二贈李芳遠「明心見性」之墨寶落款。
善愍	意謂「很會哀愍苦難的眾生」。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善臂	佛名〔大正・一四・一一八b《佛名經》卷一〕。《楞嚴經》卷一：「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指輪，語阿難言，汝今見不？」	《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三（右）格言之題署。
善攝	佛名〔大正・一四・三六六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四百佛條〉〕。《象頭精舍經》：「修十善業因何而起？文殊師利言：天子！從善攝身口意起。」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七經偈題署。

智人	《大寶積經》卷廿二〈被甲莊嚴會〉第七之二：「一切諸智人，其意不傾動。」 佛名〔大正・一〇・八七四b〕《羅摩伽經》下（智印王佛）。 《晉譯華嚴經》卷三八〈離世間品〉卅三之三：「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十種〕印，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具足如來無上智印。」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智印	佛名〔大正・一六・一四五b〕《華手經》卷三〈總相品〉十四。 《華嚴經探玄記》卷一五〈佛不思議品〉廿八（末）：「智能迅疾，廣知名為智住。」 《晉譯華嚴經》卷十七〈金剛幢菩薩，十回向品〉廿一之四：「如是回向，以此善根，令一切眾生，具足菩薩法身、智身。」 《大智度論》卷一五：「了知諸法實相，為智慧門，即般若也。入於智慧門，則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也。」 《華嚴經論》卷四十長者李通玄撰：「：善知眾藝明遍周十方字智門：。」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九（左）格言題署。
智身	佛名〔大正・一四・三一三b〕《十方千五百佛名經》（西方一百五十佛名）。 菩薩名〔大正・一〇・五八b〕《唐譯華嚴經》卷一二（如來名號品）七。《十住毗婆沙論》卷二〈釋願品〉第五：「智首行法，非智首行法；信首行法，非信首行法。」 《合部金光明經》卷六〈散脂鬼神品〉十五：「世尊！我現見不可思議智光、不可思議智炬。」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一五〈論解定異中〉：「謂加行智，為一切根本事名方便也，可稱道理。謂智與理相應。」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智首	《晉譯華嚴經》卷四一〈離世間品〉三三之六：「智眼，分別一切法故。」又，菩薩名〔大正・一〇・二一一b〕《唐譯華嚴經》第四〇卷〈十定品〉第二七之一。	《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三、「悲」字條格言題署。
智炬	《晉譯華嚴經》卷四一〈離世間品〉三三之六：「智眼，分別一切法故。」又，菩薩名〔大正・一〇・二一一b〕《唐譯華嚴經》第四〇卷〈十定品〉第二七之一。	《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三、「悲」字條格言題署。
智理	《晉譯華嚴經》卷四一〈離世間品〉三三之六：「智眼，分別一切法故。」又，菩薩名〔大正・一〇・二一一b〕《唐譯華嚴經》第四〇卷〈十定品〉第二七之一。	《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三、「悲」字條格言題署。
智眼	《晉譯華嚴經》卷四一〈離世間品〉三三之六：「智眼，分別一切法故。」又，菩薩名〔大正・一〇・二一一b〕《唐譯華嚴經》第四〇卷〈十定品〉第二七之一。	《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三、「悲」字條格言題署。

智境	<p>《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第二之上：「自性無生，心境無生，名為智境，以智現故。」</p>	<p>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之題署。</p>
智幢	<p>佛名〔大正・一三・一七二a〕《大方等大集經》卷二四〈虛空目分中護法品〉第九。《晉譯華嚴經》卷一九〈金剛幢菩薩十回向品〉廿一之六：「開一切智菩提之門，建立智幢，嚴淨大道，普示眾生。」</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智燈	<p>佛名〔大正・一四・一六四b〕《佛名經》第九。〔智燈〕，意謂「智慧的燈」。《唐譯華嚴經》卷六一〈入法界品〉三九之二：「遍往一切諸佛國土，智燈圓滿，於一切法，無諸暗障。」</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智藏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八〇c〕《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七百佛條〉。〔智藏〕，即「智慧之寶藏」。《華嚴五教章》上：「一切諸法，皆悉流入毘盧遮那智藏大海。」</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三（右）「如影喻」題署。</p>
普音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九a〕《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八百佛條〉。《唐譯華嚴經》卷六一〈入法界品〉三九之二：「普音說法一切法性寂滅三昧。」</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八〇（上右）格言題署。</p>
勝力	<p>佛名〔大正・一二・二七八c〕《無量壽經》卷下。《華嚴旨歸》〈明經益〉第九：「令爾許眾生，頓滅如此無量煩惱，並是普法之勝力也。」</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勝月	<p>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一a〕《佛名經》卷三。《佛名經》卷二五：「敬禮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南無勝月菩薩。」</p>	<p>北京中國佛學編《弘一法師》圖版六八頁、弘一大師贈夏丐尊五印之一。</p>
勝目	<p>《大集經》卷五五：「是故汝等諸大天女，應當容忍莫恨，所謂造光天女：勝目天女。」</p>	<p>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五〇（上）《華嚴經》句題署。</p>
勝立	<p>《俱舍論疏》卷十九：「…由慢力故。諸瑜伽師退失百千殊勝功德。故慢力勝立無記根。此四能生無記染法。…」</p>	<p>《全集》第七冊，頁四二六、〈圓覺本起章序〉題署。</p>
勝行	<p>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二c〕《佛名經》第四。《師子莊嚴王</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p>

勝鐙	勝臂	勝髻	勝慧	勝幢	勝解	勝義	勝音	勝祐	
佛名〔大正・一四・一三八c《佛名經》卷五〕。	近。意謂「最具超越性莊嚴性的接引眾生之手臂」。	《佛說離垢施女經》卷一：「…諸念悉豐滿。勝臂過於膝。…」。「臂」，指「佛陀的金色臂」。「勝臂」與「善臂」之義相接近。	《佛說羅摩伽經》卷一：「…梵勝髻菩薩。龍勝髻菩薩。…」。	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九b《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八百佛條）〕。《說無垢稱經》卷五（香臺佛品）第十：「五、以靜慮攝諸亂意，六、以勝慧攝諸愚痴。」	《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三：「應於如是甚深法中，受持、思惟、修習、伺察，及生勝解。」	《四十華嚴・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卷三〇：「住平等慈，普令眾生，得勝義故。」	佛名〔大正・一四・三八一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八百佛條）〕。《晉譯華嚴經》卷二（世間淨眼品）一之一：「一音遠震遍十方，是名勝音妙法門。」	「祐」，義為「護祐、保佑、保護」。「勝祐」，意謂「佛法，是生命最好的保護傘」。	菩薩請問經：「世尊！如來往昔修何勝行，今獲如是人天中尊？」
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圖版三四頁（右）《華嚴經》偈題署。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九（下）、「南無阿彌陀佛」橫幅題署。	《全集》第九冊，頁二二三（左）、《梵網經・菩薩戒本》題署。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八（右）、長幅經文之題署。	《全集》第九冊，頁二二九（上）、「無住齋」墨寶題署。	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圖版四一頁（右）（擬定養正院教科用書表）簽署。另有「方廣、廣心」二印。	《全集》第七冊，頁四二八（上）、《手書六度經跋》題署。	《全集》第七冊，頁三九八（上）、《本妙法師往生傳》題署。	頁一〇〇。

勝願	菩薩名〔大正・一四・一三八b《佛名經》卷一二〕。《大寶積經》卷七《第二無邊莊嚴會、清淨陀羅尼品》第三之二：「勝願莊嚴，悉得成就。」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堅固	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五a《佛名經》卷四〕。《法乘義決定經》卷上：「以清淨心，觀一切身，皆非堅固。」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八二之四、格言別署。
堅鎧	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一a《佛名經》卷三〕。《大般若經》卷五五九《第五分清淨品》第九：「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欲與虛空、戰諍，被堅固鎧。」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直道事人虛衷御物」之題署。
悲幢	佛名《華嚴經》卷五十三《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十：「：其最初佛。名大悲幢：」。意謂「慈悲的幡幢」。象徵「佛法」悲憫眾生苦難，因而加以救度。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六（右）、長幅經偈題署。
悲願	《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二《長者賢護品》第一之二：「起悲願故我出家，無依眾生作依怙。」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五七、《華嚴經》偈題署。
順理	《成唯識論述記集成編》卷二《疏第一本之二》：「一字句圓滿，不增不減，與理相應，明順理法。：」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九之八、格言題署。
徧照	佛名〔大正・一一・一三四a《大寶積經》卷二四《被甲莊嚴會》第七之四〕。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直幅頁三、「無上清涼」題署。
等月	佛名《佛說佛名經》卷四：「：南無等月王佛：」。「等」，義為「等同、相似、平等」。「等月」，意謂「猶如長空之明月」，或「與圓月無異」。此月亦指佛之法身。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焰慧	佛名〔大正・一四・三八七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千佛條》〕。「焰慧」為「菩薩修行過程之十階位—十地中之第四地之略稱」，即「焰慧地」。《唯識論》九：「焰慧地，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焰增故。」按：證「焰慧地」，必須斷「思惑」，即「貪、嗔、痴、慢、疑」五蓋始可。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佛名〔大正・一四・一六三c《佛名經》卷九〕。《大寶積經》	臺北東大版《弘一大師新譜》，頁三四五

被^ス

尊勝老人	卷三六〈菩薩藏會·第十二之二·金毘羅天受記品第二〉：「尊勝座、佛座，如來之座。」	、弘一大師手書清末莊貽華〈詠淨峰寺詩並題記〉，當時居惠安淨峰時落款。時民國廿四年，大師五十六歲。
無有	菩薩名〔大正·一六·一六四c《華手經》卷五〈諸方品〉十八〕。《心經》所言：「無罣礙故，無有恐怖。」《無上依經》卷上、〈菩提品〉三：「阿難！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為四種惑，不得如來法身、四德波羅蜜。何者為四？一四者『無有』。下面解釋『無有』：「何者無有？緣三種意生身，不可覺知微細墮滅。譬如緣三有中、生念老死，無明住地，一切煩惱，是其依處，未斷除故。」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手書《華嚴經》偈「如來境界無有邊際，普賢身相猶如虛空」之題署。
無住	佛名〔大正·一四·三七七c《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三百佛條〉〕。《金剛經》〈莊嚴淨土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簡義。《晉譯華嚴經》〈入法界品〉三四之七：「無來無去，無住無著。」	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圖版五四頁（左二）、「捨」長幅題署。
無作	是佛典中常見的「三三昧」之一。即「空、無相、無作」。《唐譯華嚴經》卷四四〈十忍品〉第二九：「若離欲則無作，若無作則無願，若無願則無住。…」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無依	《勝軍王所問經》：「復次大王：如世間人，入大火聚：於一切處，無依、無怙、孤獨苦惱。」《除障礙菩薩所問經》卷七：「云何是菩薩如風無礙而行？善男子！如世間風，於一切處，無依、無著，亦無色相。」	《全集》第九冊，頁一八九（右）格言題署。
無所	《法界圖記叢隨錄》卷下之二：「舉體全空，無我我所。」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〇（左）、「如水中月喻」長幅題署。
無畏	佛名〔大正·一四·三七六b《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大智度論》有詳細說明。《初分說經》卷下：「無畏善御諸眾生，三摩哂多 ² (samahita)寂靜。」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菩薩名〔大正·一五·一五六a《海龍王經》卷四〈累囑受持品	

無得	<p>「二十」。《般若心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遠離顛倒夢想。：」《大乘玄論》第四〈同異門〉第五：「《淨名》亦辨二乘之人，皆以無得為得，不亦通耶？」</p> <p>菩薩名〔大正・一六・一b《菩薩瓔珞經》卷一、《普稱品》第一〕。《小品般若經》卷一〇《曇無竭品》第廿八：「諸法無等故，般若波羅蜜無等。」</p> <p>《無所有菩薩經》卷一：「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二五（中）、「香光莊嚴」橫幅題署。</p>
無等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六（左）、佛偈落款。</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九〇（左）、格言題署。</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圖七八頁（上左）、「八字格言題款。」</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二、《普賢行願品》偈題署。</p>
無厭	<p>《宗論》卷二之一〈法語〉示一念：「以心即佛故，上求無厭。」《勸發菩提心集》卷中〈善友門〉：「四者饒益心，無厭倦。」「言無蹇澀，心不疲厭。」</p> <p>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二a《佛名經》卷三〕。《說無垢稱經》卷四〈不二法門品〉第九：「若諸菩薩，了知都無有盡、無盡，要究竟盡，乃名為盡；若究竟盡，不復當盡，則名為盡。」</p>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一二c《十方千五百佛名經》〈南方一百五十佛名〉〕。《月燈三昧經》卷一〇：「住神足菩薩摩訶薩，能為種種神變之事，所謂『一能為多，多能為一』，隱顯自在，石壁諸山，徹過無礙。」</p>	<p>《全集》第八冊，頁二六（下）、〈竹園居士幼年書法題偈〉題署。</p>
無礙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七九c《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五百佛條〉〕。《順權方便經》卷上〈沙門法品〉第一：「謂沙門法，無著無縛，亦無有脫，等猶虛空。」</p>	<p>《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三（左）、〈如鏡中像喻〉長幅題署。</p>
無縛	<p>佛名〔大正・一二・三一八b《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卷上〕。《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四：「菩提者，是清淨義、無垢義、無著義。：何名無著？——無願解脫門即是無著、無起是無著、明亮是無著、戲論寂止是無著、實際是無著、廣大是無著、內外無所得是無著、離諸處法是無著、現在法界安住智是無著。：」</p>	<p>「無著」見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圖六三頁、「弘一大師自繪佛像」題署。</p> <p>「無著道人」見《全集》第七冊，頁四三七（上）、〈四友重攝影題跋〉之落署。</p>
無著（無著道人）		

須彌	佛名〔大正・一四・一六五c《佛名經》卷九〕。《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一：「心如須彌山王，堅固不動。」	臺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印製月曆〈元月份〉第一頁、弘一大師手書格言「勤能補拙、儉以養廉」之題署。收藏人陳慧劍。
慈力	佛名〔大正・一四・一七三。《佛名經》卷一一〕。《正法華經》卷七〈安行品〉第十三：「若於眾生，修行慈力。」《文殊師利問經》卷上〈序品〉第一：「佛復告文殊師利，以眾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肉食。」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律身惟廉為宜，處世以退為尚」題署。
慈月	《經律異相》為國王身捨國城妻子十一：「…理民以慈，月月巡行。…」意謂「慈悲的月光」。此「月」字指月的本體，象徵佛家的悲憫眾生之情。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慈目	神名：《唐譯華嚴經》卷二〈世主妙嚴品〉之一之二：「慈目寶髻天王，得慈雲普覆解脫門。」《寶女所問經》卷四：「…如來瞳子紺青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常以慈目察眾人故。…」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慈舍	《大般若經》卷六〈發趣品〉第廿：「若菩薩摩訶薩，薩婆若心，生四無量心，所謂『慈悲喜捨』，是名於一切眾生中等心。」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〇（右）格言別署。
慈風	《中論疏記》卷三末：「明、攝嶺大師，亦內充無生解，外扇大慈風，破淺學見也。言慈風者，猶春風也。」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四（右）格言題署。
慈現	《大寶積經》卷七：「…大慈現遊戲，常依無相法…」。意謂「慈悲的示現」。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至樂無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題署。
慈燈	《普曜經》卷二：「…慈燈見哀動，梵音聲柔軟…」。《宋高僧傳》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慈藏	佛名〔大正・一四・三六四c《三劫三千佛緣起》〕。《三國遺事》卷三〈前後所將舍利〉條：「善德王代貞觀十七年癸卯，慈」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五（右）格言題署。

圓音	藏法師所佛頭骨、佛牙、佛舍利百粒。」 《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上：「初如來一音說一切法，無不顯了，故名圓音。」《大方等大集經》卷四《菩薩念佛三昧分、歎佛妙音勝辯品》第五之一：「諸佛世尊具圓音，隨眾生類自然出。」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五一（上）《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圓滿	《說無垢稱經》卷五《菩薩行品》第十一：「於自佛土，能速成就，為諸相好，圓滿莊嚴。」「圓滿」，在佛典中隨處可見。 《瑜伽論記》卷七下《第卅一卷》條：「六解了加行，謂於如是所說諸相，善取善了。」	《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三（左）格言題署。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五四《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解了	佛名〔大正・一四・三八六a《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六百佛條）〕。《羅摩伽經》卷上：「不捨煩惱皆已盡，心智解脫如虛空。」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九（下）《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解脫	菩薩名〔大正・一五・五四六b《超日月三昧經》卷下《解縛菩薩白佛言》〕。《華嚴經義海百門》〈十離解縛條〉：「離解縛者，謂於塵上執生滅之相，是縛；了生滅相不可得，是解。」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二《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解縛	佛名〔大正・一四・三二七b《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卷三（一千五百佛條）〕。《說無垢稱經》卷二《聲聞品》第三：「微妙是菩提，極難覺故。」《禪門日課》〈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 弘一大師自選格言「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題署。
微妙	〔大正・一四・一三八c《佛名經》卷五〕：「南無遠離惡處佛。」《宗鏡錄》四六有云：「一切都寂，故云『遠離』。」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〇《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遠離	佛名〔大正・一四・一一九c《佛名經》卷一〕。《別譯雜阿含經》卷一五：「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最為第一，乃至成就實智。」	《全集》第九冊，頁一九四（左）格言別署。
實智	佛名〔大正・一四・一三〇b《佛名經》卷三〕。《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實語	《雜阿含經》卷一九（五一〇經）：「我聲聞中，住實眼、實智、實義、實法、決定通達。」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實義		

實慧	《中阿含經》卷二九〈大品請請經〉第五——「第三念誦」：「舍利子！汝成就實慧。」 佛名〔大正·一四·三九三a〕《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千佛條〉。《父子合集經》卷二〈淨飯王始發信心品〉第一之餘：「於彼沙門大眾之中，猶如滿月，眾星圍繞，世尊光明，復過於彼。」 菩薩名〔大正·一四·二七〇c〕《佛名經》卷二一。《佛門課誦》〈普賢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五八《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滿月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〇（下）《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北京華夏出版社《弘一大師遺墨》，頁八四（右）、弘一大師自選格言題署。
精進	《說文·肉部》：「胤，子孫相承續也。」 《唐譯華嚴經》卷三五〈十地品〉二六之二：「欲入第三地，當起十種深心，何等為十：所謂『清淨心、安住心、…、廣心、大心』。」同卷同品：「於諸佛所，以廣大心、深心，恭敬尊重，承事供養。…」	《全集》第九冊，頁一四五、以一「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作大舟」聯句贈夏丐尊之題署。又《全集》第八冊，頁一五二（下），致陳則民函，頁二〇七（上）致姚石子函，均用「僧胤」為署。
僧胤	《大方等大集經》卷二〇〈寶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廣心	佛名〔大正·一四·一七三b〕《佛名經》卷一一。《慧力》，為「卅七道品」中「五力」之一。《弘道廣顯三昧經》〈得普智心品〉第一：「善寂居靜，解定要行，使得慧力。」《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建立法品〉十六：「是諸神等，常當隨侍衛護，益其樂說辨才，又復為作堅固憶念慧力因緣。」	臺灣大學晨曦學社印書箋：「知足常樂，能忍自安」之格言題署。但該社所印格言引自何種史料、或何人收藏原件，出處不明。
慧力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述意部〉第一：「…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牙因斯以成。…」「牙」引申為「語言、辯才」。「慧牙」，意謂「智慧的語言」或「智慧的辯才」。	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九（上）、《華嚴經》偈題署。
慧牙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
慧炬		

慧幢	熾然慧炬，示導一切平等之道。」亦為「三昧」名。 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	頁一〇一。 《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二（下）、「悲智」二字之題署。
慧樹	《佛本行經》卷三：「…意志枝莖大廣博，持戒禁花甚鮮潔，大智慧樹今欲生，當成熟正法甘果…」。「樹」，為「有根」植物，有「生長」義。又，「慧樹」與「慧根」喻義近似。意謂「智慧之根」，或「智慧之生長」。又，「慧樹」與「道樹」（菩提樹）義亦相近。一個人「生有慧根」，即喻此人之慧是前生帶來。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慧燈	同「慧燈」。佛名〔大正・一四・三六八b〕《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六百佛條）。實又難陀譯《大乘四法經》：「常持大慧燈，破黑闇稠林。」	《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一（中）、贈妙慧賢首「臨行贈汝無多子，一句彌陀作大舟」聯句之題署。
德幢	佛名〔大正・一四・三七三b〕《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五百佛條）。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一《華嚴經》偈聯句之題署。
德藏	佛名〔大正・一四・三五五a〕《佛說百佛名經》（《佛名經》亦收）。《大方等大集經》卷四七（月藏分諸阿修羅詣佛所品）第三（末尾偈頌）：「聞法獲德藏，復能轉示他。」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澄渟	《大乘玄論》卷一：「…水本澄渟，以風潮因緣故生波浪…」。《涅槃經》：「…澄渟清淨。即真解脫…」。《樂邦文類》卷五〈池觀〉：「八德澄渟號德池，金沙為底曜光輝，水流又說無生偈，聞時觀心歛念時。」。「澄」，《說文·水部》：「清也。」與「澈」同音同義。《廣韻·庚韻》：「澄，水清而定。」《廣韻·青韻》：「渟，水止。」《水經·河水注》：「蒲昌海，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淵而不流。」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澄」，義同前。「覽」為「展閱」。結合成詞，為「見識的清澈」。一般用於友朋通信之謙詞。此一名號，源於弘一大師於一	

澄覽	調伏	調柔	調順	摩尼	摩頤行者	論月
<p>九四二年春，寫寒山子詩「我心似明月」一首經李芳遠贈郭沫若，上款寫「沫若居士澄覽」。郭沫若回信稱弘一大師為「澄覽大師」。郭沫若致李芳遠函云：「五月廿日手書，奉悉。：澄覽大師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舊學根柢固佳，然僅有此而無人的修養，終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殆見道之言耳。：郭沫若叩、六月八日。」</p>	<p>佛名〔大正・一五・五六九b〕《月燈三昧經》卷四〕。《達摩多羅禪經》卷下〔修行觀陰〕第十五：「痴愛煩惱，及諸罪垢，能轉苦陰者，皆悉除滅；滅已，其心調伏。」</p>	<p>佛名〔大正・一五・一五四b〕《佛名經》卷七〕。《本事經》卷三〔二法品〕二之一：「謂有一類補特伽羅（Pudgala，眾生），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不造眾惡。」</p>	<p>《五分比丘尼戒本》，頁一偈語：「佛口說教誡，善者能信受，是人馬調順，能破煩惱軍。」</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四五a〕《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卷六末頁〕。《如來智印經》末頁：「摩尼及真珠，圓寶光悅衣。」</p>	<p>《說文》：「摩，研也。」《廣韻》：「摩，撫也。」「摩」初義，是「研磨、切磋」之意；「摩撫」，則引申為輕柔的手部動作。「頤」，《說文》：「頤也。」「頤」，即「下巴」。「摩頤」，即「手撫下頤」「怡然自得」之謂。弘一大師之意，象徵自己初入佛門修道心境怡悅而言。此一名號，初見一九二〇年、弘一大師出家後二年、四十一歲，在浙江衢州寫經時所用。</p>	<p>《唐譯華嚴經》〈十行品〉廿一之二：「此論月者行斯道，忍力勤修到彼岸，能忍最勝寂滅法，其心平等不動搖。」</p>
<p>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四五四。</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八二之二格言題署。</p>	<p>臺北東大版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一八二，「弘一大師手裝《增一阿含》等三經後跋」題署。</p>	<p>《全集》第八冊，頁一五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致李聖章函〉第八通題署，時在溫州。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九（上），「南無阿彌陀佛」題署。</p>

賢首	賢行	賢月	龍臂	龍音	隨順	增上
<p>佛名〔大正・一四・一五七c《佛名經》卷八〕。《月燈三昧經》卷二：「諸佛所學隨順學，智者如法常修行，知諸佛法無疑惑，是故得名為隨順。」</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八三a《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千佛條）〕。《帝釋所問經》：「作歌聲時，復如絃音，以何因故？久發音樂於彼絃中，而出伽陀（梵語 gāthā，義為「頌歌」，甚美），復於伽陀，說三種音：謂愛樂音、龍音、阿羅漢音。」《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卷七〈讚三昧相品〉第九：「諸龍美音遍行中，大功德聲牛王吼。」</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四三b《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卷六〕。</p> <p>《中阿含經》卷三三（一三四）〈大品釋問經〉第十八：「爾時，軌浮樓樂王女，名『賢月色』，有天，名『結摩兜麗車子』，求欲彼女。」「賢月色」之名，意即「圓滿的月色」。</p> <p>佛名〔大正・一四・一六五c《佛名經》卷九〕。《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慈恩疏曰〉條：「此師少歲，性賢有德，因以立名，故言『善歲』，嘉其少年有『賢行』故也。」</p> <p>佛名〔大正・一四・一五〇c《佛名經》卷七〕。又此佛名亦見於《晉譯華嚴》〈入法界品〉。又，菩薩名。又，人名。中國華嚴宗三祖法藏（六四三—七一三）、號「賢首」。又，《華嚴經》有〈賢首菩薩品〉。佛典亦有《賢首經》《三論玄疏文義要》</p>	<p>佛名〔大正・一四・一三二c《佛名經》卷四〕。《靈峰宗論》卷一之三〈完梵網告文〉：「大智開明，大悲增上。」又卷五之二〈復導關函〉：「倘有觀無教，未有不墮增上慢者。」</p>	<p>臺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印製月曆（十一月份），印弘一大師手書格言「律已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之題署、《弘一大師格言別集》〈接物類〉錄有此句。惟此格言原件未見。收藏月曆者陳慧劍。</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p>	<p>上海書畫社《弘一大師書法集》圖頁八一之二、《華嚴經》偈題署。</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七三（右）、「昭廓心境」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七八（下右）格言題署。</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九五（左）格言題署。</p>			

賢瓶道人	卷七〈大乘有七賢事〉：「彼經（華嚴）總說，『賢首位』在十住前，故云：三十心外，更有初發心之位也。 《地藏十輪經》卷一五〈無依行品〉三之三：「如遇得賢瓶，除貧獲富樂。」《秘密三昧大教王經》卷一：「諸供養及密供養，以妙華等依法獻，賢瓶滿盛眾香水，插金剛枝作持誦。」 《中阿含經》卷一一〈三十二相經〉：「復次大人，頂有肉髻，團圓相稱，髮螺右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 《晉譯華嚴經》卷一〈世間淨眼品〉一之一：「普稱滿天王、髻目天王。」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二二六、註九。
髻光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四：「…三世佛號摩尼寶王為髻明珠。…」引申意謂「佛的光明、佛的明燈」。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五（左）佛偈題署。
髻目	《佛說大乘智印經》卷三：「…復有佛出世，號名為髻幢…」。 「髻」，即前釋「無見頂相」，「幢」，即「法幢」。「髻幢」為結合名詞，意指「佛法莊嚴」。	《全集》第九冊，頁二一四（左）、「總結十喻」及同書「法輪常轉」題署。
髻明	引申意謂「佛的聲音」。	《全集》第九冊，頁二八二（左）、「大巧若拙」長幅題署。
髻音	《聖救度母廿一種禮讚經》卷一：「…諸天非天頂髻嚴恭敬跪捧兩足蓮…」。義為「髻相莊嚴」，引申為「佛的法相莊嚴」。	北京中國佛協編《弘一法師》圖四五頁（中）、《清涼歌》之三〈花香〉長幅題署。
髻幢	此一名號，是「漢梵結合詞」。曇，指「曇花」，即「優曇華」的簡稱，梵語作Udumbara，意為「靈瑞花」。在古印度，認為這種花，三千年一開，世間難見，用以比喻「佛法難聞」。「昉」，《說文新附》：「始也。」《釋文》：「昉或作放。」義為「日初出時」。「曇昉」合義為「曇花初放」，以喻「佛法在世間難得一聞」。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
髻嚴	此詞亦為「漢梵結合詞」。「曇」，弘一大師在《曇昉釋義》一	《華嚴經》偈題署。
曇昉		《全集》第九冊，頁二二七「以戒為師」題署。
		《全集》第九冊，頁二五三「贈詩薌江居

曇昕	文中作「曇無」（梵語 dharmā）義為「法、軌則」，另譯作「達摩」。「昕」，《說文·日部》：「旦明也，日將出也。」與上條「昉」字諧義。「曇昕」，弘一大師解為「法日將升」、「普照眾生」。	士」，即署此名。又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四〇五「註引」廣義法師《親近音公瑣記》中敘明「賜號」因緣。
靜觀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十八：「……故圓覺中名為靜觀……」。宋、程顥《偶成》：「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辨音	菩薩名〔大正·一九·六八〇b《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唐譯華嚴經》卷三二〈十回向品〉二五之一〇：「皆令覺悟音，得具足辯才音。」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華嚴經》偈「常護諸佛法，恒塗淨戒香」之題署。
澹寧道人	《三國志·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蜀·諸葛亮誡子」：「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
蘆蔔老人	佛名〔大正·一四·三八五c《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五百佛條〉。《金耀童子經》：「復次，童子初生之時，瞻蔔華（蘆蔔花）樹，處處出生，彼樹執持瞻蔔妙華，天紫金色。復次，瞿曇！如此殊祥，猶未希有。……」	《全集》第七冊，頁四三八（上）、〈韓偓全傳序〉題款。
離忍	《晉譯華嚴經》卷三三〈普賢菩薩行品〉第卅一：「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言：佛子！……離忍辱樂、常懈怠障。」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離念	《雜阿含經》卷二〇〈五四七經〉：「……於五欲功德，離貪、離欲、離愛、離念、離濁，若如是者，雖復年少廿五，膚白、髮黑、盛壯美色，成就老人法，為宿士數。」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圖五五頁、《華嚴經》聯句題署。
離相	《金剛經》〈如理實見分〉第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離垢	佛名〔大正·一四·六〇b《賢劫經》卷八〕。《佛說大迦葉本經》：「即於坐上，遠塵離垢，諸法眼生。」	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自選格言「陰功須向前生積，孽債休教身後還」之題署。

離著	雜華	寶音	難思	難勝	嚴正	嚴誓
<p>《無所有菩薩經》卷一：「何緣能離著，斷滅及常等；復於中邊中，亦復無依住。」《修行道地經》卷五〈數息品〉第廿三：「始除五蓋，心中順解，從是離著；何謂『離著』，遠於眾想愛欲、不善之法行也。」</p> <p>佛名〔大正・一四・三七〇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千佛）條〕。《德護長者經》卷下：「合掌禮於佛，散百種雜華。」《弘道廣顯三昧經》卷二〈請如來品〉第四：「所在堂上，有龍、嫫女各二千人：擎持雜花、末香、塗香，調作諸伎，以詠佛德。」</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八五c《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五百佛）條〕。</p> <p>《華手經》卷五〈散華品〉第十六：「亦觀善力大比丘，是等行願難思議。」《無上依經》卷上：「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華嚴》十地之「第五地」，為「難勝地」。《較量一切佛剎功德經》：「彼難勝世界，一大劫較量時分，是謨賀世界，一切通意王如來佛剎中一晝夜。」《十住經》卷四：「諸佛子！菩薩亦如是，住難勝地中，集一切自在，如意神通，說不可盡。」</p>	<p>《華嚴經》卷五〈散華品〉第十六：「亦觀善力大比丘，是等行願難思議。」《無上依經》卷上：「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華嚴》十地之「第五地」，為「難勝地」。《較量一切佛剎功德經》：「彼難勝世界，一大劫較量時分，是謨賀世界，一切通意王如來佛剎中一晝夜。」《十住經》卷四：「諸佛子！菩薩亦如是，住難勝地中，集一切自在，如意神通，說不可盡。」</p>	<p>《華嚴經》卷五〈散華品〉第十六：「亦觀善力大比丘，是等行願難思議。」《無上依經》卷上：「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華嚴》十地之「第五地」，為「難勝地」。《較量一切佛剎功德經》：「彼難勝世界，一大劫較量時分，是謨賀世界，一切通意王如來佛剎中一晝夜。」《十住經》卷四：「諸佛子！菩薩亦如是，住難勝地中，集一切自在，如意神通，說不可盡。」</p>	<p>《華嚴經》卷五〈散華品〉第十六：「亦觀善力大比丘，是等行願難思議。」《無上依經》卷上：「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p> <p>佛名〔大正・一四・三六五c《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百佛）條〕。《華嚴》十地之「第五地」，為「難勝地」。《較量一切佛剎功德經》：「彼難勝世界，一大劫較量時分，是謨賀世界，一切通意王如來佛剎中一晝夜。」《十住經》卷四：「諸佛子！菩薩亦如是，住難勝地中，集一切自在，如意神通，說不可盡。」</p>	<p>《蘇婆呼童子所問經》卷上〈驗分品〉第四：「復次，蘇婆呼童子！世間有諸障難『毗耶耶迦』（梵語Vinaya，障礙神、破壞神），為覓過故，常求念誦人，…魔黨合有幾部，總而言之，都有四部。何等為四？一三者：一牙部。部主名『嚴誓』：恒作障。」</p>	<p>《蘇婆呼童子所問經》卷上〈驗分品〉第四：「復次，蘇婆呼童子！世間有諸障難『毗耶耶迦』（梵語Vinaya，障礙神、破壞神），為覓過故，常求念誦人，…魔黨合有幾部，總而言之，都有四部。何等為四？一三者：一牙部。部主名『嚴誓』：恒作障。」</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一。</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全集》第九冊，頁一九八（左）格言題署。</p>	<p>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p>	<p>臺灣佛光版《弘一大師遺墨》，頁四一（上）、《華嚴經》句題署。</p>	<p>劉質平家族藏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廿五日臺北國父紀念館翠亨畫廊展出。弘一大師手書《華嚴》集句「見法如幻，</p>

	覺慧	靈辨	瓔珞	鐵臂	
	礙。」《理趣釋秘要鈔》第十〈第十一降三世教令輪段〉：「南方飲食天，亦名嚴髻大將，其形如天人，天冠之上，安象頭，左手執索，右手執花鬘。」 佛名〔大正・一四・一一九c《佛名經》卷一〕《說無垢經》卷四〈不二法門品〉第九：「復有菩薩作如是言：有為、無為，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二法、性皆平等，遠離諸行，覺慧如空，智善清淨，無執無遣，是為悟入不二法門。」《唐譯華嚴經》卷五〇〈如來出現品〉三七之一：「菩薩摩訶薩以過去所修，覺慧力故，乃至一文一句，入眾生心，無不明了。」	《華嚴經傳記》卷一〈論釋〉第五：「《華嚴論》一百卷，後魏沙門釋靈辨（四七七—五二二）所造也。」 佛名〔大正・一四・三四一c《五千五百佛名除障滅罪神咒經》卷六〕。《首楞嚴三昧經》卷下：「時魔眾中，七百天女，以天香、華末香、塗香及諸瓔珞，散魔界行不污菩薩。」《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下〈月首受決品〉第十二：「王阿闍世，有一太子，名曰月首，厥年八歲，解頸瓔珞，用散佛上，而曰：吾以此德，勸助無上正真之道。」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二：「…鐵牙藥叉。鐵臂藥叉。鐵足藥叉。…」意謂「堅強的手臂」，用以接引眾生，脫離苦難。	《華嚴經》卷一〇二：「…鐵牙藥叉。鐵臂藥叉。鐵足藥叉。…」意謂「堅強的手臂」，用以接引眾生，脫離苦難。	以道自娛」之題署。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〇〇。	《全集》第九冊，頁二〇一（右）格言題署。	上海書畫社《弘一法師書法集》頁六四《華嚴經》偈聯句題署。	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頁一二二。	

手書經文年表略記

參考書目 毫端舍利 李璧苑 / 345

年 代	月 日	經名題跋
一九一八年	七月十四	剃度翌日，寫〈楞嚴念佛圓通章〉贈夏丏尊。跋「戊午大勢至菩薩誕，剃度於定慧禪寺。翌日丐尊居士來山，為書〈楞嚴念佛圓通章〉，願他年同生安養，聞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圓種智。大慈山當來沙彌演音並記。七月十四日。」
一九一八年	九月	夏丏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以為迴向。跋「戊午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受紙筆墨；時丐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釋演音。」
一九二〇年	四月初八	手書《金剛三昧經》一卷。題「庚申四月初八日手裝，大慈弘一釋演音並題。癸亥正月付旻飛居士供養。澹泞道人曇昉敬題。」
一九二〇年	四月廿一	手書《無常經》，為其亡母五十九週冥誕回向。跋「庚申四月廿一日，亡母五十九週誕辰，敬書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演音並記。」
一九二〇年	五月	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題「庚申五月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寫。」
一九二〇年	七月	為弘傘法師亡母書《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跋「庚申七月，同學弘傘義兄喪母，為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並誦是戒，以為日課。惟願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演音敬記。」
一九二〇年	七月十三	為師剃染二年紀念，書《佛說大乘戒經》，回向法界眾生。跋「庚申七月十三日，大勢至菩薩聖誕，演音剃染二年，敬寫此經，惟願四恩三有，法界眾生，戒香薰修，往生極樂。」
一九二〇年	七月廿九	地藏菩薩聖誕，書《十善業道經》，迴向法界眾生。跋「庚申七月廿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迴向法界眾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業正因，決定往生極樂。」
一九二〇年	十二月	敬寫《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本事經》合輯並裝訂。跋「是歲（庚申）十二月，敬寫合輯裝訂，白月褒灑陀日，摩頭行者，弘一演音並記。」
一九二一年	二月	書《佛說戒香經》。跋「辛酉二月弘一沙門演音書」。書《佛說五大施經》。跋「辛酉二月弘一沙門演音書」。
一九二一年	三月	書《佛說木槵子經》。跋「辛酉三月弘一沙門演音書」。
一九二一年	三月十日	書《佛說十二頭陀經》。題「辛酉三月十日，居上海護國院，弘一沙門演音敬寫。願將以此功德，迴向四恩三有，法界眾生，同離結著，集諸善本，發大乘心，往生西方，速得無上正真之道。」
一九二一年	四月	安居前，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題「西國持律，唯依自部，神州之士，多尚會通。前

一九二一年	四月廿一	<p>者簡要而易明，後者複雜而難辨。是因廣約而異趣，寧有是非之可云。音幸得人身，欣逢大法，願以有部以自利，兼學旁部以利他。力屏新舊之名，無取軒輊之見。冀以上報世尊之慈恩。下順眾生之根器云爾。辛酉前安居隨喜日，西湖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錄義淨三藏《寄歸傳》二則，並以私意附識。」</p> <p>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冥誕，寫經以資迴向。</p> <p>《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跋「改元後十年，歲次辛酉四月廿一日，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冥誕，敬寫《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以此功德，迴向亡母，早消業障，往生西方。弘一釋演音敬記。」手書《佛三身讚誦》、《佛一百八名讚》《廣大發願頌》三種。</p> <p>跋「歲次辛酉四月廿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敬寫讚誦三種，以此功德迴向亡母，解脫塵緣，往生極樂。弘裔沙門僧胤。」</p>
一九二一年	八月初五	<p>為亡父卅七周諱日，敬寫《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誡經》，以資冥福。跋「辛酉八月初五，亡父卅七周諱日，敬寫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沙門演音。」</p> <p>手書《增壹阿含經》。跋「辛酉九月，敬寫《增壹阿含四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一九二一年	九月	<p>城下寮度歲，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本事經》。</p> <p>跋《別譯雜阿含經》：「辛酉十二月，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	<p>跋《本事經》：「辛酉十二月，敬寫《本事經》二段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一九二二年	六月	<p>為杭州西泠印社書《阿彌陀經》一卷，該社為刻於石幢，以為紀念。</p>
一九二四年	四月	<p>書《華嚴經淨行品偈》一卷，以奉黃涵之居士。跋：「上海黃涵之居士，以影印扶桑本《續藏經》，施三衢佛學會，卷帙之富，切房盈閣。見者聞者，靡不歡喜踴躍，歎為稀有。余以夙幸，叨預勸請之末，為寫《華嚴經淨行品偈》一卷，並節錄清涼疏文，以奉居士，而報德焉。……改元後十三年歲在閏逢沙門曇昉撰。」</p>
一九二四年	五月	<p>手書《佛說八大人覺經》，以贈陳伯衡居士，居士為影印流通。題「十三年歲在甲子五月，沙門曇昉寫。」</p>
一九二四年	夏	<p>手書《佛說大乘戒經》。《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p>
一九二四年	仲冬	<p>手書《梵網經》成，馬一浮居士為題一詩。詩云「要識如來種，應觀孝順心。撥爐知有火，廢</p>

一九二六年	五月	井乃無禽。教陵惟扶律，情亡在飲鍼。毫端留舍利，萬本示叢林。弘繖大士出音上人寫《梵網經》屬題，率綴短句，甲子仲冬，湛翁。」
一九二六年	九月	手書《普賢行願品偈》一卷。跋：「歲在析木五月，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
一九二六年		至廬山，居牯嶺五老峰後之青蓮寺，寫《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自許此生最精工之作。
一九二六年		手書《地藏經·見聞利益品》。跋：「歲次析木江州匡山寺沙門月臂書。」
一九三〇年	四月	書《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跋「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歲次鶉大四月大迴向院智炬。」
一九三一年	二月初五	師先慈歿廿六年，敬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境界普賢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以資迴向。跋「歲次辛未二月初五日，先慈歿廿六年，敬書是經豪本竟，願以功德迴向先慈早證菩提。」
一九三一年	五月	致李晉章書：「寄上寫經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網經》多二冊，乞轉贈幼樵，品侯二居士為禱。：五月八日演音啓。」
一九三二年	二月	書宋施護等譯《佛說五大施經》。跋：「歲次壬申二月，大莊嚴院沙門勝髻敬書。」
一九三二年	五月	書《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跋：「永嘉趙伯頌居士大母蘇氏歿十年，請為寫經迴向菩提。於時歲次壬申，沙門演音並記。」
一九三二年	六月五日	為其先父百二十齡誕辰，敬書《佛說阿彌陀經》，以為迴向。跋「歲次壬申六月，先進士公百二十齡誕辰，敬書《阿彌陀經》，迴向先考，冀往生極樂早證菩提，並願以是迴向功德，普施法界眾生，齊成佛道者。沙門演音時年五十三。」
一九三二年	臘月卅	書《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於了識法師受持讀誦。跋「壬申臘月卅日，演音敬書。」
一九三三年		手書《般若心經》。跋：「歲次癸酉質平居士慈母謝世，為寫《心經》一卷，冀業障消滅，往生安養者。尊勝院沙門善臂。」印「弘一」（白文）。
一九三五年	二月	手書《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跋：「龍集乙亥二月，敬書以奉汝晉居士供養尊勝院智幢。」
一九三六年	三月廿一至四月初八	為亡友金咨甫書《金剛經》一卷。跋：「歲次丙子三月廿一日敬書，四月初八書訖。以此功德，迴向亡友金咨甫夢疇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世界，早證無上菩提，普度一切眾生，沙門演音弘一並記。咨甫浙金華武義人，弱冠遊杭，學於高師藝術專科。搏桑本田氏授手工，

一九三六年	歲暮	臨別日光巖時，手書《佛說無量壽經》，贈南普陀寺主清智上人。
一九三六年		書《佛說五大施經》，迴向士惟居士。
一九三七年	四月	跋「歲次玄枵，敬書《佛說五大施經》，迴向士惟居士，願往生安養，早證菩提。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又七。」
一九三七年	九月中旬	手書《般若心經》和墨寶數件，贈廈門名醫黃丙丁博士。
一九四二年	八月廿八下午	書《般若心經》貽伯麟居士供養。 跋「廿六年歲次丁丑四月，書奉伯麟居士供養。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 書《華嚴經·淨行品》贈夢參法師。 跋「居湛山半載，夢參法師為護法，特寫此品報之，晚晴老人。」 自書遺囑後，以手書《藥師經》一部，送與妙蓮法師供養。 另有無紀年《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部，亦為晚期之作。
一九三六年	五月	讚其精絕，求諸彼邦，未之有也。爾後任杭州師範兼女學歌樂教師廿年。嘗語余曰：始任教師頗多佳興，近惟頹倦耳。余來南閩，曠絕音問。甲戌九月，印西上人書來，謂咨甫臥病半載，艱苦備歷，已謝世矣。遺囑請余寫經，為其迴向佛道。忽忽二載，及於今夏，書寫乃訖，並誌緣起焉。龍集玄枵、木槿榮日，演音，時掩室鼓浪日光院。」 書《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為傳貫師亡母迴向。 跋「歲次丙子五月，敬書是經，迴向瑞集傳貫法師亡母龔許柳女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早成佛道，普利眾生。溫陵資壽寺沙門月音。」書《佛說阿彌陀經》，呈奉日光常住。跋「廿五年龍集丙子養痾古浪日光別院，敬書是經呈奉日光常住，以為紀念。惠安大華嚴寺沙門一音。」

弘公道風

著作繫年



名	謂	時	間	地	點
詩					
戲贈蔡小香四絕		一八九九年秋		上海城南草堂	
山茶花		一九〇〇年一月		上海城南草堂	
人病		一九〇〇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步原韻和宋夢貞題城南草堂圖		一九〇〇年夏		上海城南草堂	
輪中枕上聞歌		一九〇一年二月		自滬返津旅次	
夜泊塘沽		一九〇一年二月		自滬返津旅次	
到津愁不成寐		一九〇一年二月		天津河東糧店後街家宅	
感時		一九〇一年三月		天津河東糧店後街家宅	
津門清明		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		天津河東糧店後街家宅	
贈津中友人		一九〇一年四月		天津河東糧店後街家宅	
登輪感賦		一九〇一年五月		自津回滬旅次	
七月七日在謝秋雲妝閣詩以謝之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日		上海	
二月望日歌筵賦此疊韻		一九〇四年四月一日		上海	
書憤		一九〇四年四月四日（夏曆寒食節）		上海	
贈語心樓主人		一九〇四年夏		上海	
為老妓高翠娥作		一九〇四年夏		上海	
簾衣		一九〇四年秋		上海	
重遊小蘭亭		一九〇四年十月廿二日		上海	
滑稽傳題詞四絕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	
滬學會文野婚姻新戲冊撰成感賦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	
春風		一九〇六年春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醉時		一九〇六年八月		自日本返國旅次	
昨夜		一九〇六年八月		自日本返國旅次	
初夢		一九〇六年八月		自日本返國旅次	
茶花女遺事演後感賦		一九〇七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參考書目 弘一大師李叔同音樂集 秦啓明／211

詠菊	一九一二年春	上海海能路寓所
題丁夢琴繪黛玉葬花圖二絕	一九一二年夏	上海海能路寓所
孤山歸寓成小詩書扇貽王海帆先生	一九一四年夏	杭州浙一師
題夢仙花卉橫幅	一九一四年八月	杭州浙一師
詞		
清平樂·贈許幻園	一八九九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老少年曲	一九〇〇年冬	上海城南草堂
南浦月·北行留別海上同人	一九〇一年二月返津前	上海城南草堂
西江月·宿塘沽旅館	一九〇一年二月	自滬返津旅次
金縷曲·贈歌郎金娃娃	一九〇四年秋	上海
金縷曲·新月迎宵掛	一九〇四年冬	上海
菩薩蠻·憶楊翠喜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
高陽台·憶金娃娃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
金縷曲·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	一九〇五年秋赴東京留學前	上海
隋堤柳·仿詞體	一九〇六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天涯曲·題天涯萍梗圖	一九〇六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喝火令	一九〇六年八月	天津家宅
滿江紅·民國肇造誌感	一九一二年一月	天津家宅
秋夜	一九一二年秋	杭州浙一師
玉連環影·題夏丐尊小梅花屋圖	無	無
題陳師曾畫荷花小幅	一九一六年十月八日	杭州浙一師
讚·偈		
印光法師文鈔題讚	一九二〇年秋	浙江衢州蓮花寺
西泠華嚴塔寫經題偈	一九二三年秋	溫州慶福寺
說偈書贈王大同	一九二四年夏	浙江普陀山
護生畫集題讚	一九二八年秋	上海江灣豐子愷寓所
悲智訓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廈門南普陀

淡齋畫冊題偈	一九三〇年夏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溫陵刻覺圓書了義經題偈	一九三二年六月	溫州慶福寺
竹園居士書法題偈	一九三三年二月	廈門妙釋寺
盧世侯繪地藏菩薩九華垂跡圖讚	一九三三年七月	泉州開元寺
甲戌大病說偈謝醫	一九三四年夏	廈門南普陀
淨峯別菊占絕	一九三五年十月	惠安淨峯
印光、真達像題讚	一九三七年六月	青島湛山寺
李卓吾像讚	一九三八年春	泉州承天寺
馬冬涵三異圖題偈	一九三八年五月	漳州瑞竹岩
續護生畫集題讚	一九三九年冬	永春蓬山
鄭翹松臥雲樓詩存題偈	一九四〇年秋	永春蓬山
王夢惺文稿題讚	一九四〇年秋	永春蓬山
大方廣室詩初集題偈	一九四一年秋	晉江福林寺
藥師經析疑撰錄完稿迴向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晉江福林寺
受贈紅菊花報偈	一九四一年冬	晉江福林寺
臨寂報偈遺友訣別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泉州溫陵養老院
聯		
贈楊白民聯	一九一一年春	天津河東糧店後街家宅
贈虎跑法輪禪師聯	一九一七年十月	杭州浙一師
地藏菩薩讚聯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溫州慶福寺
贈會泉法師聯	一九三〇年春	泉州南安
贈普潤法師南山律學苑題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泉州開元寺
泉州草庵寺題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泉州草庵
贈廣義法師弘護南山律學願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泉州開元寺
惠安淨峯寺題聯	一九三五年夏	惠安淨峯
淨峯寺李拐仙像題聯	一九三五年夏	惠安淨峯
轉道上人七秩大壽賀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晉江福林寺

文藝論述		
二十自述詩序	一九〇〇年二月	上海城南草堂
李廬印譜序	一九〇〇年二月	上海城南草堂
詩鐘匯編初集序	一九〇〇年四月	上海城南草堂
李廬詩鐘自序	一九〇一年一月	上海城南草堂
城南草堂筆記跋	一九〇一年三月	上海城南草堂
國學唱歌集序	一九〇五年秋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圖畫修得法	一九〇五年秋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水彩畫法說略	一九〇五年冬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音樂小雜誌序	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樂聖比獨芬傳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徵求沈叔遠氏肖像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文壇公鑒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昨非錄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嗚呼！詞章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西湖夜遊記	一九一二年八月	杭州浙一師
白陽誕生詞	一九一三年春	杭州浙一師
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	一九一三年春	杭州浙一師
石膏模型用法	一九一三年春	杭州浙一師
西洋樂器種類概說	一九一三年春	杭州浙一師
序跋題記		
漢長壽鉤銘題記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杭州浙一師
楊白民座右銘跋	一九一九年一月卅一日	杭州玉泉寺
讚頌輯要弁言	一九一九年八月	杭州玉泉寺
唐人寫經殘本尾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杭州玉泉寺
南無阿彌陀佛書跋	一九二〇年七月	杭州玉泉寺
佛說無常經序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浙江新城貝山

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書跋	一九二〇年八月	浙江新城貝山
旭光室額跋	一九二〇年冬	衢州蓮花寺
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書跋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溫州慶福寺
朱賢英女士遺畫集題辭	一九二二年三月	溫州慶福寺
贈夏丐尊篆刻題記	一九二二年春	溫州慶福寺
五戒持犯表記序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溫州慶福寺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偈後記	一九二四年夏	溫州慶福寺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序	一九二四年九月	溫州慶福寺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跋	一九二四年九月	溫州慶福寺
五戒相經箋要校序	一九二四年冬	溫州慶福寺
集錄三種序	一九二五年六月	溫州慶福寺
晚晴剩語題記	一九二五年六月	溫州慶福寺
比丘律藏函題詞	一九二五年六月	溫州慶福寺
金陵刻華嚴疏鈔題記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溫州慶福寺
李息翁臨古法書序	一九二九年春	廈門南普陀
四上人詩鈔題記	一九二九年春	廈門南普陀
晚晴院額跋	一九二九年十月	溫州慶福寺
經亨頤壽夏丐尊畫題記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釋四分律行事鈔科抄跋	一九三一年二月	上虞法界寺
華嚴集聯三百序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	上虞法界寺
圓照禪師封龕攝影題記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杭州虎跑
擷錄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序	一九三二年四月	浙江鎮海伏龍寺
地藏菩薩勝德大觀序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廈門萬壽岩
書贈廣洽法師古聯跋	一九三二年冬	廈門萬壽岩
夢後書華嚴經偈跋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	廈門妙釋寺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序	一九三三年三月	廈門萬壽岩

寒笈集序	一九三三年五月	廈門萬壽岩
點校南山鈔記跋	一九三三年八月	泉州開元寺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跋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泉州溫陵養老院
行宗記校跋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	泉州開元寺
道宣律師弘教年譜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	泉州開元寺
梵網經菩薩戒本序	一九三三年冬	泉州開元寺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校跋	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	泉州草庵
妙釋寺募請宋藏記	一九三四年二月	廈門南普陀
佛說大灌頂神咒經跋	一九三四年二月	泉州草庵
地藏菩薩本願經說要稿序	一九三四年四月	廈門南普陀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本考校序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	廈門南普陀
四分律含注戒本校序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	廈門南普陀
隨機羯磨疏跋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廈門南普陀
律相感動傳校跋	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	廈門南普陀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校記	一九三四年八月六日	廈門南普陀
四分律刪補羯磨題記	一九三四年八月廿二日	廈門南普陀
日本續藏經校記	一九三四年九月廿九日	廈門南普陀
華山見月律師行腳圖跋	一九三四年九月卅一日	廈門南普陀
莊閑錄手書法華經序	一九三四年秋	廈門南普陀
扶桑本南海寄歸傳解纜鈔序	一九三四年秋	廈門南普陀
一夢漫言序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	廈門南普陀
一夢漫言跋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	廈門南普陀
見月律師年譜摭要跋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	廈門南普陀
手書十善業道經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泉州開元寺
梵網經古跡記校跋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	廈門萬壽岩
鼓山度藏經版目錄序	一九三五年一月	廈門南普陀
撰錄佛說阿彌陀經義疏序	一九三五年二月	廈門萬壽岩

過化亭題記	一九三五年春	泉州溫陵養老院
蕩益大師年譜稿序	一九三五年春	泉州承天寺
代訂廣洽法師日課題記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惠安淨峯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校跋	一九三五年十月卅日	惠安淨峯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資持記釋題跋語	一九三五年十月	惠安淨峯
龍袴國師傳叙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惠安淨峯
往生論注題記	一九三六年一月	泉州草庵
般若心經論解弁言	一九三六年三月	廈門南普陀
手書金剛經跋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	廈門鼓浪嶼
手書僧伽六度經跋	一九三六年五月	廈門南普陀
扶桑本表無表章報恩乳跋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	廈門鼓浪嶼
扶桑本表無表章銓要鈔序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	廈門鼓浪嶼
佛學叢刊序	一九三六年六月	廈門鼓浪嶼
大乘阿毗達雜集論序	一九三六年七月	廈門鼓浪嶼
扶桑春日版梵網經古跡記序	一九三六年七月	廈門鼓浪嶼
藥師如來念誦供養記跋	一九三六年七月	廈門鼓浪嶼
東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通釋校序	一九三六年八月	廈門鼓浪嶼
扶桑本表無表色章跋	一九三六年八月	廈門鼓浪嶼
扶桑本南海寄歸傳解纜鈔跋	一九三六年八月	廈門鼓浪嶼
韓偓全傳序	一九三六年九月	廈門鼓浪嶼
扶桑表無表章文集序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廈門鼓浪嶼
扶桑普賢行願讚梵本私考序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	廈門南普陀
扶桑本四分律資持記跋	一九三七年二月廿六日	廈門南普陀
養正院親聞記後跋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	廈門南普陀
羯磨略例尾跋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	廈門南普陀
書贈巨贊法師華嚴偈跋	一九三七年四月	廈門萬壽岩

扶桑國藏古袈裟圖稿本尾跋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青島湛山寺
溫陵刻普賢行願品跋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	泉州承天寺
梵網戒本彙戒序	一九四〇年六月	永春蓬山
盜戒釋相概略問答後跋	一九四〇年八月	永春蓬山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題記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四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上之二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上之三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上之四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中之一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七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中之二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中之三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下之一封面題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下之二封面題記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下之三封面題記	一九四〇年十月六日	永春蓬山
四分律行事鈔·卷下之四封面題記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	永春蓬山
書贈律華法師誦帚偈跋	一九四一年春	福建南安靈應寺
韓偓墓道攝影題記	一九四一年秋	晉江福林寺
疏銘傳記		
庖人陳阿林往生傳	一九二二年三月	溫州慶福寺
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衢州蓮花寺
朗月照禪師塔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衢州蓮花寺
汪居士傳	一九二三年冬	溫州慶福寺
崔母往生傳	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	溫州慶福寺
慈說	一九二五年六月	上虞白馬湖
崔孝子碑銘	一九二五年秋	溫州慶福寺
蔣妙修優婆夷往生傳	一九三一年二月	慈谿金仙寺
永嘉慶福寺重建勸募記	一九三一年冬	鎮海龍山伏龍寺

淵泉居士墓碣	一九三二年六月	溫州慶福寺
了識律師傳	一九三三年九月	泉州開元寺
瑞山禪師傳	一九三四年二月	廈門南普陀
心燦禪師傳	一九三五年春	泉州開元寺
陳敬賢居士軼事	一九三六年四月	廈門南普陀
法空禪師傳	一九三六年四月	廈門南普陀
本妙法師傳	一九三六年六月	廈門鼓浪嶼
重興草庵碑記	一九三六年夏	廈門鼓浪嶼日光岩
玉泉居士墓誌銘	一九三六年夏	廈門鼓浪嶼
曇昕法名釋義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日	泉州溫陵養老院
雲洞岩鶴鳴祠記	一九三九年一月	泉州溫陵養老院
陳復初居士往生傳	一九四二年一月	晉江福林寺
福州怡山長慶寺修建放生園池記 (據羅鏗端、陳士牧草稿改寫)	一九四二年七月	泉州溫陵養老院
佛學論述		
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	一九三一年夏	慈谿金仙寺
學有部律入門次第	一九三二年春	慈谿金仙寺
晉江念佛會糾察部簡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泉州開元寺
晉江生西助念會簡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泉州開元寺
梵行清信女講習會規則並序	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二日	泉州承天寺
發心學律須知	一九三四年二月	廈門南普陀
古今尺略圖記	一九三七年三月	廈門南普陀
周尺考記	一九三七年春	廈門南普陀
周尺別形記	一九三七年春	廈門南普陀
扶桑藏鑒真九衣七衣記	一九三七年秋	青島湛山寺
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	一九三九年夏	永春蓬山
普勸出家人應常受八戒文	一九四〇年冬	福建南安靈應寺

持非時食戒者應注意日中之時	一九四一年夏	晉江福林寺
法事行述		
丙辰斷食日記	一九一六年十月三日至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夏曆丙辰十一月廿七日至十二月初九日)	杭州虎跑寺
慶福寺閉關治律為約三章	一九二一年四月	溫州慶福寺
預立遺囑(一)	一九二二年秋	溫州慶福寺口囑寂山上人
白馬湖放生記	一九三〇年一月	福建南安小雪峯寺
學南山律誓願文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上虞法界寺佛像前宣讀
預立遺囑(二)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上虞法界寺
南山律學苑學律發願文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五日	廈門妙釋寺
南閩行腳散記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	廈門南普陀
惠安弘法日記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廿八日 (夏曆乙亥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三日)	福建惠安至草庵
預立遺囑(三)	一九三六年一月	泉州草庵並交付傳貫法師
壬丙南閩宏法略志	一九三六年夏	廈門鼓浪嶼日光別院
地名山名及寺院名略考	一九三六年秋	廈門鼓浪嶼日光別院
中岩閉關通啓	一九三七年四月	廈門萬壽岩
預立遺囑(四)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至八日	泉州溫陵養老院
預立遺囑(五)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泉州溫陵養老院口述、妙蓮法師書錄 交付溫陵養老院董事會
普勸發心印造經像文	一九二三年春	與尤惜陰合作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 (李叔同示綱、尤惜陰演繹)
初發心者在家律要	一九二六年八月	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開示(記錄)
勸人聽鐘念佛文	一九二七年春	杭州吳山常寂光寺
淨土法門大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廈門妙釋寺講演
人生之最後	一九三三年一月	廈門妙釋寺念佛會講演

改過實驗談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六日（夏曆春節）	廈門妙釋寺講演
余弘律之因緣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廈門妙釋寺講演
授三歸依大意	一九三三年五月卅一日	廈門萬壽禪寺講演
殺生與放生之果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	泉州大開元寺講演
敬三寶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	泉州大開元寺講演
常隨佛學	一九三三年八月卅一日	泉州承天寺為幼僧講演
改習慣	一九三三年秋	泉州承天寺講演
萬壽岩念佛堂開堂演詞	一九三四年九月	廈門萬壽岩念佛堂講演
淨宗問辨	一九三五年三月	廈門萬壽禪寺講演
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	一九三六年二月	廈門南普陀佛教養正院開學日講演
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	一九三六年春	廈門南普陀寺口述（高勝進記錄）
律學要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泉州承天寺律儀法會講演（萬泉記錄）
南閩十年之夢影	一九三七年三月廿八日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演（他人記錄）
最後的演講——關於寫字的方法	一九三七年三月廿八日	廈門南普陀佛教養正院講演（高勝進記錄）
釋迦牟尼佛為法捨身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	泉州開元寺慈兒院講演（吳棲霞記錄）
佛法大意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	漳州七寶寺講演
藥師如來法門略錄	一九三八年八月	泉州清塵堂講演
佛法十疑略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福建安海金墩宗祠講演
佛法宗派大概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安海金墩宗祠講演
佛法學習初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安海金墩宗祠講演
勸念佛菩薩求生西方	一九三八年冬	泉州開元寺講演
藥師法門修持課儀略錄	一九三九年三月	泉州光明寺講演
佛教之簡易修持法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	福建永春桃源殿講演
藥師如來法門一斑	一九三九年五月	永春普濟寺講演（王世英記錄）
盜戒釋相概略問答	一九三九年八月	永春蓬山

普勸淨宗道侶兼誦地藏經要旨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	永春普濟寺講演（王夢惺記錄）
略述印光大師之威德	一九四一年夏	晉江福林寺念佛期講演
歌曲		
祖國歌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四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婚姻祝辭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男兒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出軍歌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武陵花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化身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愛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哀祖國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山鬼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離騷經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喝火令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蝶戀花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菩薩蠻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秋感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揚鞭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隋宮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行路難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柳葉兒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無衣篇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黃鳥篇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繁霜篇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葛藟篇 （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〇五年春	上海城南草堂
春郊賽跑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六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我的國 （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〇六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隋堤柳（李叔同詞曲）	一九〇六年二月	東京神田區集賢館
憶兒時（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春	上海海倫路泰安里寓所
春游（四部合唱曲）（李叔同詞曲）	一九一三年春	杭州浙一師
春景（歐陽修詞・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歌（夏 丕尊詞・李叔同曲）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春夜（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朝陽（四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大中華（二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 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送別（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早秋（李叔同詞曲）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月夜（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秋夕（杜牧詩・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秋夜（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冬（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鶯（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利州南渡（溫庭筠詩・李叔同選曲配 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涉江（古詩十九首之一）（李叔同選 曲・吳夢非配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清平調（李白詩・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幽居（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送出師西征（岑參詩・李叔同選曲配 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幽人（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夢（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廢墟（吳夢非詞・李叔同配曲）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悲秋（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傷春（二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夜歸鹿門歌（二部輪唱）（孟浩然詩・李叔同選曲配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天風（二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豐年（二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留別（二部合唱）（葉清臣詞・李叔同曲）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採蓮（三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人與自然界（三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歸燕（四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西湖（三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長逝（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落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月（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晚鐘（三部合唱）（李叔同選曲填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	杭州浙一師任教時期
三寶歌（太虛法師詞・弘一法師曲）	一九三〇年二月	福建南安小雪峯寺
清涼（《清涼歌集》之一）（李叔同〈弘一法師〉詞・俞紱棠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山色（《清涼歌集》之二）（李叔同〈弘一法師〉詞・潘伯英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花香（《清涼歌集》之三）（李叔同〈弘一法師〉詞・徐希一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世夢（《清涼歌集》之四）（李叔同 〈弘一法師〉詞・唐學詠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觀心（《清涼歌集》之五）（李叔同 〈弘一法師〉詞・劉質平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觀心（《清涼歌集》之五・合唱曲） （李叔同〈弘一法師〉詞・劉質平曲 ・唐學詠和聲）	一九二九年八月	溫州慶福寺
廈門市第一屆運動會會歌（李叔同〈 弘一法師〉詞曲）	一九三七年三月	廈門萬壽岩

弘公道風

四分律傳承圖

第一人

百年家族 李叔同佛門苦旅 律學宗師 / 267

對於弘一法師所編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和《南山律宗在家備覽》等律學著作，趙樸初稱其「致力之勤，用思之密，方之古德，誠無多讓。」「其以律學名家，戒行精嚴，縑素皈依，薄海同欽者，當推弘一大師為第一人。」

南山孤臣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 / 194

大師學律之因緣，瞭如指掌。此後或撰聯張諸座右，或佛前發願，都念念不忘於南山律。其誓言有曰：

「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大苦。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

誓辭作於溫陵大開元寺尊勝院，附有小序曰：

「歲次癸酉，正月二十一日，為靈峰滿益大師涅槃日，迄二月十五日，在妙釋寺講舍注戒本及表記初二篇。三月九日迄五月八日，居萬壽山，講隨機羯磨。八月二十四日迄十月初三日，為律祖南山道宣聖師涅槃日，住大開元寺，補講都竟。敬發誓願，以要心策志，資成勝行焉耳。曇昉并書」

同年在開元寺，亦撰發願文曰：

演音自撰發願句三種，行住坐臥時，常常憶念：

我所修持一切功德，悉以迴施法界眾生。

眾生所造無量惡業，願我一身代受眾苦。

誓舍身命，護持三世一切佛法。

誓舍身命，救度法界一切眾生。

願代法界一切眾生，備受眾苦。

願護南山四分律宗，弘傳世間。

此外於癸酉五月，更撰一聯，張其靜室。時居開元講律圓滿前一日也。聯曰；

南山律教，已七百年湮沒無聞，所幸遺編猶存海外；

晉水僧園，有十數眾弘傳不絕。能令正法再住世間。

大師發心為南山孤臣，於此可見一斑。

勉後學 無疲厭

弘一大師詠懷錄新篇 陳慧劍／338

納以天假之緣，於大師三度弘化閩南之期間，親侍講席，每承耳提面命，慈誨獨多，薰沐恩波，永流識海。曾在廈門南普陀養正院，每日常課受以其精選之讀書錄，日省錄課文，親自批註，要言不煩，語語殷切。專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則全部逐篇先為分科分段，句讀圈點，朱墨燦爛。自卷首至完篇，纖毫不苟。講解之外，於緊要處，復加詮釋，其誨人不倦之教育精神，視未出家時尤有過之。嘗謂：「待人當寬而有節，持己應簡默凝重。不能感人，惟責己之誠有未至。為學第一須在能變化氣質，克除結習，進修淨行。」又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是直以當世菩薩聖哲之心，勉後學奮發立德之志，永無疲厭。

研校律典

慈雲八三年一月號 弘一大師與淨峰的因緣 秦啓明 / 39

自入中年，大師便已積患多種疾病。因而移居淨峰以來。每感老病無力，故如早晚集體課誦等修持日課均被寺主免去。但他每天黎明即起，先做課誦。待幫工送來開水，便伏案用心研校律典，長達六、七小時。如遇講經弘法，得由專人在外輕輕叩門，才放下律典開門外出。就這樣一直堅持到傍晚，再獨坐床頭數珠念佛，按時就寢結束一天。除此以外，終日閉口不語。集中精力反覆研讀宋·靈芝律學名著《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濟緣記》、《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在對上述三大記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再行校點。日復一日，耗時近半年，終於完成靈芝三大記的校點。經刻經家徐蔚如助緣，翌年由天津刻經處印行流布。原稿今存泉州開元寺。察閱原稿一行行慎密的圈點，一行行蠅頭小字的注釋，可見當年大師為校點三大記化出了巨大的心血！

弘公道風

台灣律學



唯取在家學處——

（五戒、八戒、菩薩戒等……）

可閱覽者

五六五

法名／年代

濟濤律師／一九〇三——一九七九

關於律學弘傳事蹟：

◎一九四八年逃難至香港，錫駐東林念佛堂閱律藏，深感受具未得戒，發心拜占察懺至清淨輪相，得淨戒品。

◎一九七一年錫駐台灣埔里圓通寺，宣講比丘戒。

◎一九七三——一九七五至屏東東山寺講比丘尼戒。

◎南山三大部及各種律學典籍，第一次在台灣大量翻印廣為流通。

◎閱藏筆記，經 廣化法師整理成《濟濤律師遺集》，主要提出「比丘不得度尼」，「僧尼不得共住」二點匡正時弊，影響近代律學弘揚之方向甚鉅。

◎參考文獻：《濟濤律師遺集》

廣化律師／一九二四——一九九六

關於律學弘傳事蹟：

◎一九六三年起全心投入僧伽教育之振興。計有二處女眾佛學院，三處男眾佛學院（南普陀寺計有五屆）。

◎一九七八年受濟濤律師託，整理閱藏劄記成《遺集》一冊，並終身實踐濟老護教匡時之遺教；不收女徒，堅持僧尼不共住之原則；建立清淨二部僧團。

◎一九八二年受聘至蓮華學佛園，為比丘尼，優婆夷講解「八敬法」及女眾學戒常識，強

調式又摩那法之重要及二部僧授戒之意義。之後，開始接受比丘尼僧團之依止，半月請教誡等；輔育尼僧團如法學戒、受戒。

◎師一生病魔侵擾，示現病行，仍以過人之意志力完成多本戒學註釋；計有《四分律比丘戒本講義》、《沙彌律儀要略集註》、《戒學淺談》、《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一九九六年領導南普陀全體師生，傳授三壇大戒，成就比丘壇外，另開一壇滿足二年六法之式又摩那，於二部僧中受戒；師願滿後，於同年安居中安詳捨報。

◎參考文獻：《見賢思齊·廣化律師簡傳》

道海律師／一九二四——

關於戒律弘法事蹟：

◎一九八一年自香港來台灣講解《隨機羯磨》（出家人作持課程），之後陸續應各地之邀請授《比丘戒、比丘尼戒、隨機羯磨、菩薩戒》；並且海內外擔任戒師，得戒和尚，持續帶動台灣剛萌芽的學戒風氣。

◎一九八七年擔任淨律學佛院第一任院長。一九九一年任正覺精舍（比丘僧團）第一任方丈。遵佛制、弘戒法，力倡安居；依止僧尼遍寶島，遂使正覺精舍成為台灣弘律道場之一。

◎師目前為八十老人，但弘揚戒法，高樹戒幢，培育僧材仍不遺餘力，此紹隆佛種之精神，足堪後人學習。

◎師目前為南普陀寺第三任方丈兼佛學院院長。

◎參考文獻：《八五年南普陀寺傳授三壇大戒同戒錄——道海律師簡傳》

果清律師／一九四七—

關於戒律弘法事蹟：

◎圓通寺 聖觀長老剃度，依止 道海律師學戒多年。

◎受具後至今廿餘年，對僧尼二部戒法研究通利，不間斷受邀至各地開演僧尼止作二持及菩薩戒並擔任授戒戒師、得戒和尚。

◎擔任正覺精舍第二、四、五任方丈和尚，長年於精舍開大座講說戒法不斷，鼓勵大眾法師輕重等持，塵點不染，並且以身作則，光顯律宗道風。

◎師座下依止弟子，龍象輩出；於律學之弘傳及律典之整理編述，都有相當可觀之成績。

◎師自一九九〇年起每三年閉關潛修三年，今正第三次三年閉關之第三年。師為令大眾不離依止，仍受聘為第五任方丈，而寺務由執事承擔。

書

在家律要廣集	藕益大師輯	台中蓮社
南山律在家備覽	弘一律師編	南林出版社
在家律學（備覽宗體篇語譯）	妙因法師述	佛陀教育基金會

在家備覽宗體篇淺釋	道海法師述	南普陀寺
五戒表解	懺雲法師編	蓮因寺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廣化法師註	南普陀寺
律藏會集（居士篇）	覺觀編輯組	正覺精舍
在家律學概說	果清法師述	慈光圖書館
五戒表解講要	果清法師述	慈光圖書館
在家五戒八戒學處	育因法師編	正覺精舍
袈裟的內涵（略探戒律宗要及形持上的時代意義）	修德法師編	正覺精舍
三皈五戒八關齋戒講義	宏泰法師編	悟光精舍
菩薩學處（太虛大師全集）	太虛大師著	善導寺
優婆塞戒經講錄	太虛大師著	法界印經會
優婆塞戒經節本講記	會性法師講	普門慈幼雜誌社
菩薩戒本疏（慈舟大師法彙）	慈舟大師註	大乘印經處
瑜伽菩薩戒本講義	續明法師註	南林出版社
菩薩戒本經講記	會性法師	台中蓮社
梵網經菩薩心地品卷上彙釋	果清法師編（手抄本）	正覺精舍
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	李圓淨居士編	南林出版社

法帶 (cd、vcd、mp3)

tape	菩薩戒本經	會性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tape	在家菩薩戒講解(台)	會性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cd	優婆塞戒經節本	會性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vcd	在家律學概說	果清法師	慈光圖書館
vcd	五戒表解講要	果清法師	慈光圖書館
mp3	梵網經菩薩心地品 卷上	果清法師	正覺精舍
mp3	梵網經菩薩戒本	果清法師	正覺精舍
mp3	瑜伽菩薩戒本	淨界法師	佛陀教育基金會
mp3	南山律在家備覽	天因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tape	五戒述要	天因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tape	八戒述要	天因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mp3	梵網經菩薩戒本	天因法師	正覺精舍
cd	在家菩薩戒本(台)	天因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tape	瑜伽菩薩戒本	天因法師	慧霖文化公司
tape	菩薩戒白話淺要複習	道證法師	蓮子(04-7982639)
tape	信心紮根!戒律・生活的藝術(台)	道證法師	慈光圖書館

弘公道風參考書目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弘一法師書寫·豐子愷敬題	和裕出版社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演述者：胡維銓居士 鑑定者：弘一大師	法輪印書社
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	發行者：李雲鵬· 策畫者：陳慧劍	天華出版股份事業有限公司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	弘一大師恭書 發行者：李 雲鵬·策畫者：陳慧劍	天華出版股份事業有限公司
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	弘一大師	香光寺恭印
地藏菩薩聖德大觀	弘一大師編述	慧光文庫印行
律學講錄卅三種合訂本	弘一大師著	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	弘一大師遺著	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
弘一大師傳	陳慧劍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弘一大師新譜	林子青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弘一大師永懷錄	夏丏尊編	龍樹菩薩贈經會印行
弘一大師永懷錄新篇	陳慧劍編	龍樹菩薩贈經會印行
古道長亭—李叔同傳	吳可為著	杭州出版社
百年家族李叔同	田濤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白馬湖畔話弘一	陳星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我看弘一大師	陳星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
品茗說弘一	陳星著	西泠印社
清空朗月—李叔同與豐子愷交往實錄	陳星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弘一大師演講錄	弘一大師講	台中蓮社印行
弘一大師法集（一至三集）	蔡念生彙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弘一大師詩詞全解	徐正綸編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弘一大師李叔同音樂集	秦啓明編著	慧炬出版社
弘一大師影集	陳星 趙長春編撰	山東畫報出版社
地藏菩薩九華垂迹圖讚	演音敬書	九華山佛教協會
弘一大師羅漢畫集	陳星編	西泠印社出版社
三省（弘一大師墨跡）	沙門一音	高雄佛教道場四週年慶
弘一手札	弘一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
弘一大師書簡	釋懺雲法師編	蓮因寺
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	《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弘一大師全集（九）書法卷	《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華嚴集聯三百	弘一大師撰集	彰化縣安瀾念佛會印行
弘一法師書印光大師嘉言集	原文：印光大師・書法：弘一大師・趙樸初題	江蘇古籍出版社
毫端舍利（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	李璧苑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弘一大師墨跡文物圖錄	杜忠誥敬題	中華書道學會
弘一法師翰墨因緣	雄獅美術編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無上清涼——弘一大師墨寶舍利	上海龍華古寺・上海圓明講堂編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李叔同	廣東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弘一大師遺墨（三份）	弘一大師遺墨（三份）	

弘公道風 / 弘一大師等原著。--初版--
臺南市；法鉢文化，2006〔民95〕 面；公分
ISBN：978-957-29565-2-6（平裝）
1. 釋弘一-傳記
229.385 95018639

弘公道風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99294

一六五、〇〇〇元：「釋心葶、蔡耀裕、王金平、蘇志誠、李國城、林美惠、張景男、賴書香、

賴禮卿、朱素心、葉明炤、王桂花、賴錦瑩、蔡慶雲、黃彩嬉、黃智美、黃寶嬌、黃怡禎、徐淑美、黃婕寧、黃婕米、黃婕棋、黃世熙、劉秀芳」。

以上共計新台幣：一六五、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使用，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疾疫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四年／西元二〇一〇年十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弘公道風

CH282-05/8825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手機行動上網網址：<http://budaedu.emome.net>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23395111-198

傳真：(011)23391134-15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07694979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

(1)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二)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多利用文字方式，儘量少用電話。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以減少郵資及法寶浪費；若大量申請，請務必註明用途。

◎為顧及印刷品質及內容正確完整性，欲發心自行翻印者，請先洽詢原出版單位：法鉢文化事業社、憶母堂 電話：(06) 2936918，請勿增刪內容，販售圖利，以共護佛戒。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0南、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